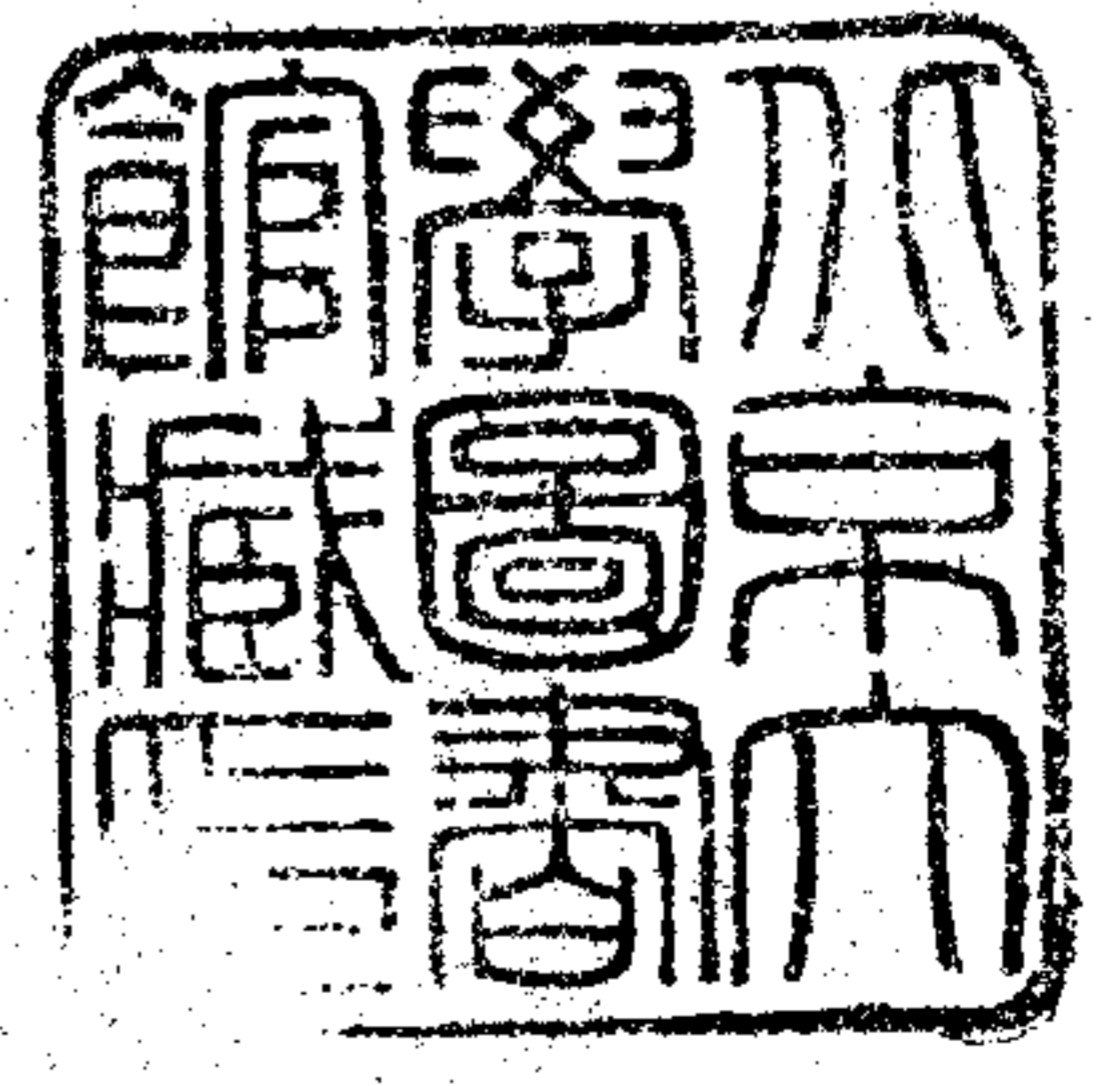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二・子部・雜家類

-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 (卷十一至卷三十五) [清]俞樾撰……………一
- 古書疑義舉例七卷 [清]俞樾撰……………二七九
- 湖樓筆談七卷 [清]俞樾撰……………三五五
- 悔翁筆記六卷 [清]汪士鐸撰……………四二七
- 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 煙嶼樓筆記八卷 [清]徐時棟撰……………四七五
- 東湖叢記六卷 [清]蔣光煦撰……………六五三

2416/10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墨子三

知材也經上

樾謹按知讀為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同長以而

樾謹按畢謂而即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

子十一

一

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為正下文曰日中而南也是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俱自作也

樾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俱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二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閒而不撓撓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樾謹按次無閒而不撓撓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撓

有不相撓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刑之所以奮也兩語本相儷中間闕入此句則儷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從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譽明美也誹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聰也言口之利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竝是儷句今皆以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經下

樾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為文隸書脩

子十一

二

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而

樾謹按鑑上脫臨字位當讀為立量乃景字之誤畢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為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池說文走部池彘行也是池正字施段

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正相對為文正即正字經說下篇木施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施與王對即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樾謹按數至於十則復為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

一句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

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樾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為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

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

子十一

三

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箕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

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為箕耳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經說上

樾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

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

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

之密也若明慮句慮字涉下慮也者而衍下文若明

知句知字涉下知也者而衍若見恕句恕字涉下恕

也者而衍並當刪去

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

樾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為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

名為石耳此當讀云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

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

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

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為已

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子十一

四

磨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之誤篆書人字作刀故誤

為力耳趨之而得為句人則弗趨也為句蓋趨之則

得利而人以為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

所欲也

畫買化也

樾謹按畫買之義難曉上文雖有化若畫為鶉之文

然買與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為一

談也畫疑賣字之誤說文具部賣衍也讀若育今經

典通以鬻爲之上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買鬻言化亦易也尙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曰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買鬻言也

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願倍

經說下

榘謹按字書無願字疑解字之誤玉篇角部解女卓切握也

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榘謹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

子十一

五

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榘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蓋

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

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

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

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

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陴也莊子大宗師

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

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榘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爲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榘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

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

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

大取

越謹按下句當作非爲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榘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

子十一

六

非意人也一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榘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

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

益其益尊其尊

榘謹按尊當讀爲剗說文刀部剗滅也剗有滅損之

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榘謹按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

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已篇嗇其大寶高注竝曰嗇愛

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樾謹按正夫當為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樾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

千十一 七

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竝與此文一律可證

摹略萬物之然小取

樾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為狀因誤為然行而異轉而危

樾謹按危讀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

樾謹按周猶偏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偏

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偏愛因為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耕柱

樾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樾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為一金然則十金為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為不豐畢云十金當為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為無謂古之善者不誅

千十一 八

樾謹按誅當為誑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誑術與誑竝述之段字其字竝從尤聲故得相段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

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樾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是猶弁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祝

樾謹按祝於禁社也當作祝於禁社曰其下句即祝詞也上文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禁社乃叢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聖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貴義

樾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即嘿言
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
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
必為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為之說
謬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樾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哀悲
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樾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段字廣雅釋

子十一

九

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為鉅矣呂氏春秋
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
淵洞蕭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並引作凱風蓋亦省
凱為豈而誤為巨也可以為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樾謹按吾當為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公孟

樾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為富畢說
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
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

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
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為富者蓋
古有此喻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樾謹按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
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為勝疑此文亦當作
渴因噎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師古曰餽
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為噎
是猶果謂振者不恭也

子十一

十

儻也一日跳也則失之矣蹶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
以為喻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振鄭注振揭衣也振衣
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為振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樾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
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
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

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
女之別也

樾謹按避寒避暑為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為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為宜因誤為室矣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樾謹按亦當為下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為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樾謹按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

子十一

士

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魯問

樾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譬怨行暴失天下

樾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為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樾謹按齊大王即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豈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尚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尚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尚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大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

子十一

士

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即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樾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樾謹按畢讀誅白公為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

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榘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榘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牒王氏念孫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牒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挾挾與牒疊韻字玉篇公部深挾深也虫部蛺蝶也挾之與牒亦猶挾之與深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

子十一

三

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紫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備城門

榘謹按尊當爲遵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塹長以力

榘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榘謹按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

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陞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榘謹按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尙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幽贖

榘謹按贖卽贖字之誤其上本從宀篆文宀字與隸書內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

子十一

四

旁作月因變而爲贖矣管子修靡篇有鴈字卽寫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爲證

夫長丈二尺

榘謹按畢云夫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牒守篇改夫爲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頤舉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榘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

五十二者十步而一

樾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為四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為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為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罌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榭

子十一

五

樾謹按王氏引之謂磨當為磨榭當為榭即說文榭榭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為榭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榭字本云皆為高樓磨榭號今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為高樓與此同義為高樓磨榭猶云夾為高樓也磨榭即夾也

時換吏卒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樾謹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即廩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廩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樾謹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蓋自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

子十一

六

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口口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榭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眾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

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右文字譌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第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舊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尊用之尊讀爲遵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其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

子十一

七

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不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樾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卽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必以堅杖爲夫

樾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跌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象之跌也備高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輶杖並當作材

兩軸三輪

備高臨

樾謹按既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書因而致誤

煙資吾池

備梯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煙爲堙是也惟資字尙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秦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填滿之也是茨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資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資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卽資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叁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叁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子十一

六

樾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襍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襍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間也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見疑間字是其例也上文旣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

備穴

樾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並云夫

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竝言夫長臂長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樾謹按什十竝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什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以盆盛醞置穴中

壞字 樾謹按醞疑醴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泔泔疑油之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 備帳博

子十一

九

樾謹按難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素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竝其證

敵引哭而去

樾謹按哭當作師說文而部師古文作𠂔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為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尙賢篇之佚非儒篇之苟皆未甚腐若此率字則真古文也故為表出之

壇高八尺堂密八 迎敵祠

樾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宀突深也謂堂

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為密矣下密字竝同它書深字無作突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樾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樾謹按畢云澤當為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

子十一

十

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為倉英之旗 旗幟

樾謹按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即滄浪也在水為滄浪在竹為蒼筤竝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樾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庶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復者當刪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樾謹按表乃表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

氏念孫訂表爲表之誤正與此同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號令

樾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

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乃傳城

樾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

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暇傳之傳備蛾

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

子十一

圭

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

及窮巷間無人之處

樾謹按間上脫幽字幽闕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淵

毋人淵卽間之段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卽間之

壞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樾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

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

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

各上其名也上文闕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

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容射以書無得譽

樾謹按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

望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

五垂

樾謹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寇二字於舉四

垂上補郭字均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

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暇

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學經室集有釋一篇稍近之

然亦有未盡者郵表暇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畝之地

子十一

圭

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暇郵與

旒通暇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暇郵今長發篇作

綴旒是知郵暇卽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

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暇所以名也凡置郵

表暇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

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暇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

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暇必於兩道歧

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卽以爲名其始亦曰

郵表暇後從省而止曰暇說文田部暇兩陌間道也

是也郵暇之名既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

噉之名溷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禱守篇守表者
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即郵表也郵誤為垂後人
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
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為表雖於義未失而
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竝當作甲後人不
達而加大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
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
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禱守篇言郭
會城會文異而義同
其罪射

子十一 圭

樾謹按射疑別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
耳為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

樾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
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
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
大半

樾謹按升食當為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
下文推之則升為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

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而
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
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
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
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
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
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
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
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
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

子十一 圭

日六升大半今為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
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
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為三升小半
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為一升大半也無小
半二字即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為二升
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為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
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樾謹按疑人蓋東草為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
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已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子十二

干越夷貉之子

樾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弼本從元刻改正文干越為于越注文吳越為於越劉氏台拱補注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江邊地非

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
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為吳邑哀
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
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已而即訓為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懋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
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懋謹按能當讀為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鼃錯傳
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竝曰能讀

子十一

二

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懋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
魯讀躁為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
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
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為傲可證也傲即躁
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
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
為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為傲
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

而改躁為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懋謹按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
說數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遂數之不
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
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
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
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別楊注云使習禮樂詩
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植言同時

子十二

三

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
味心利之有天下

懋謹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
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
說竝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
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
言君子為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
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
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

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佗物不足以尚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樾謹按兩見字竝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書雜誌言

子十二

四

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脩身

樾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樾謹按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

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末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樾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志補誤也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子十二

五

樾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慤不錄而行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楊注曰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樾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設摩鄭注曰設拂也擊與設通郭仲奇碑鷹侍電設設即擊字也

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樾謹按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

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樾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鰥寡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即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樾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

子十二

六

過乎過當為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楊不知過為禍之段字故不得其解耳

鈞有須 不苟

樾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鈞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鈞疑姁之段字說文女部姁姬也姬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嗟鈞為說謂

鈞音拘與須音相近嗟鈞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嗟鈞范望及温公集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鈞與須音近則嗟鈞即嗟須也以說此文是為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鈞為姁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樾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為迂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又似不誤也吟益黔之段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傳為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

子十二

七

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為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

達此旨改知爲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也

以義變應

樾謹按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从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偏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今文辯作偏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偏以義變應者以義偏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

子十二

九

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偏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竝遇變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偏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人汗而修之者非案汗而修之之謂也

樾謹按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汗穢之行將修爲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汗對文竝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樾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樾謹按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子十二

九

樾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

樾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蓋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唵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

榮辱

樾謹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竝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為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為擾攘之讓說文女部孃煩擾也經典無孃字多以讓為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讓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子十二

十

辯而不說者爭也

樾謹按楊注曰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俶真篇辨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撓

樾謹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胙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樾謹按楊注曰胙與祛同方言曰祛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為不詞楊注非也胙當作祛文選吳都賦曰祛以九疑注曰祛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祛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祛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樾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為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

子十二

十一

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竝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諸成字竝當訓終

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

樾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樾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為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

以脩為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樾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

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

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

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

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

文曰以一管眾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

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為尤要矣故特以

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子十二

主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樾謹按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

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

誤也楊注曰慤實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

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

子弓短非相

樾謹按楊注曰子弓蓋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

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

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白仲至五十而加

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樾謹按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

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儂子

樾謹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為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

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為士及東

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

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樾謹按形笑二字甚為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

子十二

主

望文生義未足為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月旁但

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

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

云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

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

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禡

樾謹按極禮而禡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禡

三字為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禡

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禡解也有司世世

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禡即因注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

子十二

南

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汨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

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或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苟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子十二

去

樾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眾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眾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樾謹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參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俞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

愈畧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樾謹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

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閒謂之哲郭注曰黨

黨助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

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

不繆近世而不備

樾謹按世字當作舉遠舉近舉相對為文楊注曰遠

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備鄙蓋

子十二

未

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

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

誤

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

樾謹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

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

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瞻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

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

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瞻唯則中節故

下文云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也瞻字疑諾字之誤

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咏讀之為嘖是也

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為瞻矣

喬字鬼瑣非十二子

樾謹按楊注曰喬與譎同字未詳或曰字大也今按

讀喬為譎是矣訓字為大則與譎誼不倫字當讀為

訐說文言部訐詭譎也然則喬字猶言譎詭矣

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樾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

為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

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為茲厚於後

子十二

七

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

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為仲尼

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

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

樾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為臣作一句則成名

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

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為

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

盛史記封禪書日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

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為諸侯賜也大賢所至莫不以為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將軍適百幸臨況魏其侯即此況字之義

為詐而巧

樾謹按為與偽通為詐即偽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為詐不敢嚮正與此同楊注曰巧於為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樾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為句誤也當以察辯而操僻五字為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

子十二

六

大讀為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淫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為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為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樂富貴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為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

為羞必不以富貴為樂今雖不知為何字之誤大要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樾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為進不詞甚矣進讀為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為餒然則峻之為進猶餒之為進矣

侈然

樾謹按漢書敘傳侈侈公主師古曰侈侈好貌侈即

子十二

九

侈之段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侈侈然好也楊注曰侈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侈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樾謹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段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盡然則津津之為盡盡猶津津之為盡矣

俛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

仲尼

榘謹按說文見部覘暫見也目部睽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卽其段字也倏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卽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倏妥也夫之武王誅二

榘謹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卽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彙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字十二 圭

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尙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行者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榘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是猶伏而恬天

榘謹按楊注曰恬與舐同伏而舐天愈益遠也然舐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眠天眠卽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眠誤爲舐傳寫

者又改爲恬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 備效

榘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各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帑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字十二 圭

榘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圖轉於掌上也隸書圖字或作圖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榘謹按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卽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卽無襍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然

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樾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即以木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尠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讀爲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

遂選馬而進

樾謹按楊注曰選簡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

子十二

圭

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輿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樾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

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壓疆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壓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樾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即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

子十二

圭

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

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

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

子十二

五

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而言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卽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二

子十二

五

諸子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王制

樾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為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

子十三

十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為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樾謹按出當為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雜事篇出作士並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為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為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子十三

十一

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俱具也食部簋具食也選與俱並從與聲纂與纂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並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為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

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纂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為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為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

子十三

三

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為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脩採清

樾謹按採乃採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之間謂之採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濁糞土壤字亦作園玉篇口部園園園也蓋墟墓之間清濁

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亾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亾安危之所從也

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粹國語晉語戎夏交粹韋注曰粹交對也彼云交粹此云相粹義正同

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子十三

四

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富國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為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為之說未為得也蓋古之為將率者其平時即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帥帥賈疏曰云因為帥帥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帥帥也但在鄉為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為帥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為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為卒長以是推之閭胥胥即為兩司馬比長即為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為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子十三

五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媿諉也垂之為委猶媿之為諉也爾雅釋言諉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諉秦人曰諉是諉諉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諉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即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即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為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嬰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為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為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為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樾謹按俗當為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

子十三

六

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為句解為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糴讀然疆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眾取其將若撥糶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邊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糶賈鄭云糶熬麥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糶據鄭之說糶麥之牙糶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糶如以手撥糶也糶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為一又臆造牙糶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糶既音豐即可讀為豐尚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為物至脆弱故以手

子十三

七

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糶乃古文段借字楊泥本字為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為瘰說文疒部瘰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為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即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

王肅

樾謹按恬當作媯字之誤也爾雅釋言媯媯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媯然也是媯然為人面之

貌故詩何人斯篇有媯面目毛傳曰媯媯也鄭箋曰媯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媯無耳目猶言媯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媯因誤媯為恬楊注即訓為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踴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為句不詞甚矣覺當為覺玉篇引聲類曰覺誤也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覺誤為

子十三

八

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蓋段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
徙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沐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楷矣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君道

樾謹按狂即里之段字說文土部里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狸本從里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為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里之段字

子十三

九

善顯設人者也君道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為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

大諛顯設猶云顯大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宰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為珍備而臆剛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

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

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以下文一句為一患故臆改為六不知合二句方成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為之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子十三

十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脩字之誤盧校云元刻循作脩是也脩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脩與汙邪對是其證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開本有及字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

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之未盡者耳

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而釣於涓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樾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綦儀禮士喪禮組綦繫于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

子十三

士

楊雄傳履機槍以為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為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言有逼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

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

無方乎譽當讀為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譽之義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秋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也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廷矣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子十三

主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為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樾謹按樂利當為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慎利也疑利字屬謹慎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慎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子十三

圭

注曰衡讀為橫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竝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矣

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當讀為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其證也漢

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賚又作賚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賚矣爾雅釋詁盡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為上而不知盡之為進於古人段借之道未盡得也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

子十三

西

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表之延謂衡布兌讀為銳謂直

據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園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園居而方止此自以園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園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銳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子十三

五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箠之段字說文竹部箠弩矢箠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芣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

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壽服字元刻從之非是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蓋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子十三

六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撫廣雅釋詁曰撫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撫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纂字之誤纂選皆具也說詳

王制篇楊注曰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鞞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鞞為堅貌
卽引史記為證然鞞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
也說文鞞有二其一見革部為正篆其一見鼓部為
鞞篆之古文鞞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闔鞞李
善注曰鏗鎗鍾聲也闔鞞鼓聲也此文鞞如金石當
以聲音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鞞然如金石也
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為上云鮫革犀兕以為
甲則亦革所為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

字十三

七

荀子異不得并為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
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
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
之屬為之化而愿秀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
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為者
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也為順是
故殘賊生而忠信也為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
也為諸順字竝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

皆為之化焉因順而譌為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
疑其有闕文矣

已暮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樾謹按楊注曰已過也過一暮之後至於三年然後
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為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
綦字作窮極之義此暮字蓋亦綦字之誤已綦三年
猶云已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
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日期當為綦得之矣
敵中則奪 疆國

樾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

字十三

六

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為適
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
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竝其證也上
文言劫則致畏羸則赦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竝就
其一徧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既不用
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
為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執非
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
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樾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

如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若假城耳

樾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取其二魏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為二楊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為三其下句則

子十三

九

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作三後人校正作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乃能使說已者使耳

樾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樾謹按盧校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王氏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疆殆中國下是也今按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為文

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雜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離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疆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彊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彊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樾謹按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

子十三

十

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據楊注當有數字王氏讀書襍志已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二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矣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為

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謂限禁也非是

諸子平議卷十三

諸子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荀子三

天行有常天論

樾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即天道有常楊

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為增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樾謹按楊注曰罕斧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

不倫矣罕疑並字之誤並即今逆字說文干部並不

子十四

順也彳部逆迎也是逆為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並

也養略而動並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所志於天者

樾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

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

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即承上

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而言楊訓志為記識非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

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分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並非又

子十四

二

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故君子敬其在己者

樾謹按敬當爲尚說文尚部尚自急救也經典通作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尚是也君子尚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己者正與小人錯其在己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尚字因誤爲敬耳
屋隊木鳴國人皆恐

樾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止其

响百姓歸天辟亡明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社社鳴實即其木鳴也古人蓋甚畏之故荀子以屋隊木鳴竝言也
水行者表深

樾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 正論

樾謹按楊注曰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

子十四

三

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襍篇賴君之賜以壽三族壽三族即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即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塙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塙之段字譬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樾謹按大字乃而字之譌而大篆文相侖因而致誤注云猶巫佺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樾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蓋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

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
坎井之畫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
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
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樾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
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
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
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
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厥然與鄉無以

子十四

四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
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
三句為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樾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讀為否傳寫
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並非

故作者不詳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樾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詳學者從而傳述之
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

深疾世俗之說故為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故盜不竊賊不刺

樾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
劫殺謂之賊此蓋以刺為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
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
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
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
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蓋大也

樾謹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

子十四

五

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
所緩也說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樾謹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
也金或讀為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
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
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
讀為噤說文口部噤口急也弊讀為敝言難說之至
於口噤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
證做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

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為後人改竄故
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樾謹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
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
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禮論

樾謹按楊注曰齊讀為濟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
為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為躋是也文二年左
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

子十四

六

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
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躋疑即躋之壞字
史記禮書躋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
因大戴之文妄增躋字耳

利爵之不醮也

樾謹按楊注曰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
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
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
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

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為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
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樾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
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
也未字當為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蓋
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為未以
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未者帛之段字上文絲末

子十四

七

楊注曰末與帛同禮記曰君羔辟虎植鄭云覆苓也
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帛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
素幘幘與帛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幘之
段字集音轉而為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
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為幘爾雅釋訓幘謂之帳釋文
曰幘本或作幘是幘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
山其獸多麋鹿麋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為幘
猶以就為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幘荀子作就之本
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樾謹按順讀為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未相巡其義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

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襍

樾謹按襍讀為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秋園道篇園

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

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帀

然則並行而襍言並行而周帀也楊注曰情文代勝

並行相襍猶未達段借之指

絳纒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

子十四

八

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閔既多鴟

鴟篇鴟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

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

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樾謹按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

也嚴親即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黍稻粱酒醴餼鬻魚肉菽藿酒漿

樾謹按酒漿當為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

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餼鬻二字之上蓋芻黍稻粱酒

醴魚肉屬吉餼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餼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曰餼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餼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外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

樾謹按如外如生如存如亡義不可通當作事外如

生事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外

如事生事如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類象版蓋斯象拂也

樾謹按板者車輶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

子十四

九

朱兩輶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輶應劭曰車耳反出所

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輶謂之輶版與

輶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象既為

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即弗也然則斯與拂必同

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輶字

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

是其例也斯疑斯字之誤斯之本義為當鷹而古或

借為輶廣雅釋器彌輶謂之斯王氏疏證亦云未詳

不知彌輶之斯即輿革前謂之輶也惟其在前故擊

於輶也此以版蓋斯拂並言版即輶也在車旁蓋者

車蓋也在車上斬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
斬字本當作限而借用斬亦猶齒木字本當作斷而
太元密次八琢齒依齧則借用齧齧者齧也非齒本
也良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斬又誤作斯則其義遂
不可見矣

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樾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
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
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
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子十四

十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
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
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
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
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
毋利舉爵

樾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
弟眾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注
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
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

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
如或觴之楊注曰嘗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
不醮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心傷樂論

樾謹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
惕荀子書多用惕字儉身篇曰加惕悍而不順注引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克悍也又
榮辱篇曰惕悍僇暴注亦云惕與蕩同歌於行伍則
使入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入之心惕惕傷形似因
致譎耳

子十四

十一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樾謹按自窮本極變柔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
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
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
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
首章連用二猷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
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子車牽三章連用二庶
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
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二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
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句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山麓翁博

樾謹按翁當為翁文世江賦曰氣滂渤以霧杳翁博猶滂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琴婦好

樾謹按賦篇蓋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兩疑則惑矣解蔽

樾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

子十四

上

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若然則疑即惑也於義復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

樾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為蔽惡為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既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是故為蔽

樾謹按宋呂夏卿錢佃本竝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賢為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故為蔽猶云胡為蔽胡之言

子十四

上

何也乃設為問辭下文欲為蔽惡為蔽云云乃歷數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為蔽盧氏從之非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承下無所應殊為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

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

子十四

南

子慎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并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段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樾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

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竝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樾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夫何以知

子十四

孟

樾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蓋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

後人遂以此數句為答辭安加曰字矣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
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
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者農精於
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
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
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
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

子十四

六

樾謹按楊注曰清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
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
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
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藝文
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即射覆覆而
匿之人所不知以意懸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
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荆莊王曰有鳥止于南
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
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
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

設為度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
以好思即謂此也非真援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精明內景

樾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管聞之夫子曰天道
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
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而金
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精明內景之說即孔子之緒
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為後人也

樾謹按上文見寢石以為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

子十四

七

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
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
以為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
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為伏又誤伏為
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樾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
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
義耳楊注云疑或為疑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決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泐萬物之變也詩葛
蕭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
是傳箋竝訓終爲已傳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
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四

樾謹按大元元瑩篇籍知休咎范望注曰籍求也鬼
谷子有飛籍篇其文曰以飛籍之辭鉤其所好以籍
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籍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
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

子十四

九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
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
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正名

樾謹按廣韵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
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然笙竽之
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
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

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說同玉篇
廣韵竝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
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樾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竝有奪誤
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
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
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
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
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卽心也下文云

子十四

九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
知天官爲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關
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樾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
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既有大其大別之不同而上
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徧
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徧徧之義故曰大其名也此
云徧舉之乃一徧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徧與徧形似
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樾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還而窮處也其說冥窮之義甚為迂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躬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樾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為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每相亂若救從出而今譌作敖貨從出而今譌作賈是

子十四

幸

也咄者詘之段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為咏諧之為嗜吟之為吟嘖之為讀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樾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曰凡入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

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為衍文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樾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入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

子十四

幸

之計度今按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入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煖平簞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簞竝言說文艸部蔣蒲子可以為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竝可為證

乘軒戴鏡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剛者也乘軒戴統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跨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四

子十四

重

諸子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性惡

樾謹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竝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子十五

樾謹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為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為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為棖爾雅釋言棖糧也詩宓高篇以峙其棖鄭箋曰棖糧也見棖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

樾謹按同於眾即不異於眾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眾而不過於眾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

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樾謹按楊注曰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為拂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為拂乎拂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艷愠怒色也此拂字疑艷之段音言兄弟必艷然爭奪也

衆者暴寡而譁之

樾謹按楊注曰衆者陵暴於寡而譁譁之然上文云彊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為

子十五

二

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為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樾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若佚之以繩

樾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為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

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載越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為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

其舉事多侮

樾謹按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

子十五

三

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悔悔乃段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痍釋文曰痍本作悔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樾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俗為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

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並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諛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侷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 君子

樾謹按楊注曰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

故莫不服罪而請

樾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為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為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段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

子十五

四

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即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樾謹按易當讀為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樾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

動字之證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慎此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慎讀為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然厚與順證不倫其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悞悞勉也釋文悞亦作慕是敦慕並為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悞此者也敦悞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為忠也說文心部悞勉也是悞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悞因譌為慎矣

子十五

五

請成相 成相

樾謹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佹佹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襍辭十篇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

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禱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必以盧說為謬何也

請布基慎聖人

榘謹按人字不入韵疑有誤當作慎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尚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竝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為聖人矣請布基慎聽

子十五

六

之欲人慎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慎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尊主安國尚賢義

榘謹按義讀為儀儀亦賢也尚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為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尚賢儀言崇尚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榘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蓋祖之本義為廟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為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譏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榘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𡗗之段借說文匕部𡗗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譏人

子十五

七

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譏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卞隋舉牟光

榘謹按舉當讀為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隋與牟光作舉者段字耳中不上達

樾謹按中常讀為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中
忠通用漢張遷碑中善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
以中勇竝段中為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為忠蓋
中衷忠三字義竝通耳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樾謹按楊注曰孰或為郭盧曰古郭號字通郭公長
父即呂氏春焮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作郭為是之難
二字當屬下為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
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為句義
終永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子十五

八

句一七字句為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
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俊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
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
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為七字句乎
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為句厲王流于彘
五字為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
欲衷對言不從

樾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韻而此句對字與下文
從內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衷對為欲剖衷此臆
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衷字上對讀為遂爾雅釋

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
蕩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
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
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
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
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即據以為說曰欲
誠意以對失之矣

君法儀禁不為

樾謹按楊注曰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然禁
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

子十五

九

儀之儀當讀為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
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是
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為之明法解曰雖有
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伎眾譽多外內朋黨雖
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為大義是其證也義儀
古通用義可為俄故儀亦可為俄君法儀與上文君
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為
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
為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
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為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
閉之殆不足據也

請牧祺明有基

樾謹按上文云請收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收基
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牧治吉
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溘溘淑淑

樾謹按楊注曰溘溘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
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溘溘不倫矣淑當讀為淑文選
長笛賦踟躕攢仄注曰踟躕迫蹙兒海賦葩萼淑淑

子十五

十

注曰踟躕蹙聚也踟躕之誼亦猶是耳

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

樾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此注
非是蹇當讀為撓方言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
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印印兮天下之咸撓也下文德
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冬伏而夏游

樾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
獨不入韵疑滋字之誤呂氏春殊明理篇曰草木庫
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

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韵不協也
喜溼而惡雨

樾謹按注曰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
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
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
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
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濕而惡雨蓋後人疑
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
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
訂正荀子誤矣

子十五

十一

簪以為父

樾謹按簪當為鐙禮記喪大記用襍金鐙正義曰鐙
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
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鐙而已矣故曰鐙以為父作簪
者段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
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為鑽所以
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為父此尤曲說
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
襍志誤矣

聖人其手時幾將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為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糾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

子十五

圭

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不敬交 大略

樾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儉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

文誤為敬交猶彼敬文誤為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為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

奉妒味者謂之交譎

樾謹按交讀為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

子十五

圭

本作交是狡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味之臣是交譎與妒味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即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為類正義曰類例也

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為唱說文目部唱低目視也從日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

牟冒也昨之與唱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營篆曰
低曰謹視也從日致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
身讓卡隋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
例矣

冢卿不脩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貿遷如商賈
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曰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
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
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做字之誤施當為地
古同聲段借字也地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

子十五

高

籬地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地木垣曰柵說
文木部地落也冢卿不脩做地謂籬落做壞不修膏
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為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
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樾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
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
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
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
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白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

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是天府下文贅
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為六貳之誤何謂
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
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貳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
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譌蓋茵借為細
網又譌為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稊志洵瑯見矣
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
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細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

子十五

圭

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兩小漢故潛

樾謹按楊注曰未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
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濫為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
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
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
義矣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

樾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
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傅下

疑有闕文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樾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為卿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始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

子十五

未

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為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為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樾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任字之誤莊子泝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

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省生

樾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為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如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為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為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為稽首此文稽首當為稽道皆古文段借字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

子十五

未

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樾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

樾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樾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
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
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
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
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
也未得段借之旨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

子十五

末

樾謹按楊注曰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甯之也此說非
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
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
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
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
曰由志之吾語汝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
當從之華即謹之省文兩奮字皆奮字之誤乃古文
慎字也奮誤為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

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
夫魚鼈龜鼈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
而增巢其上法行

樾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為
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亦以窟穴
對槽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鷂以山
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鼈以淵為淺而窟穴其中
窟穴即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然則以窟為堀猶以厥為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
彼作窟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段借之常例若

子十五

末

無穴字則文為不備矣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樾謹按楊注以不長為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
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
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
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
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指笏者此賢乎哀公

樾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
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

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
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
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樾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瘡也爲有瘡
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瘡己憂也得
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
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
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子十五

幸

樾謹按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
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
平議大戴記

兩驂列兩服入廐

樾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
入廐是以七字作一句始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
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
還入廐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廐
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堯問

樾謹按楊注曰周公聞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

四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
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帛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
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
乃以日字爲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
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日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
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樾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
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
然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

子十五

幸

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注曰人不知
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此由不達
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
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
踰字之衍卽因此矣

諸子平議卷十五

諸子平議卷十六

德清俞樾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壽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

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

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

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以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子十六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裕食醯頤裕生乎食醯黃輒食醯黃輒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裕食醯黃輒食醯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

篇止作頤裕生乎食醯黃輒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樾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

也畫其終考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

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

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本作

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亾彼在



己今誤作止彼在己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
畫一作盡此乃字誤盧氏文昭羣書拾補謂張本作
盡注云盡亾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

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

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

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未並用乎字而

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

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子十六

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沒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

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樾謹按載亦成也尙書臯陶謨篇乃廣載歌曰枚傳

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黃帝

樾謹按正當為生古字生與性通則自大司徒職辨
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
本作養生命益以生為性因誤為正耳張注曰正當
為性雖得其字而古字以矣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官從之爾官大率職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一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帥以賢得民此
帥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帥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
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
仲元本正作帥長

子十六

至人潛行不空

樾謹按張注曰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
為閱者也其說甚為迂曲釋文曰空一本作空當從
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空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樾謹按為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
為古文作而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為禮子
太平御覽上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
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為井並其證也
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可據以訂証

其神無卻

樾謹按釋文曰卻閑也閑乃閒字之誤謂閒隙也卻
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曰卻本
作隙是也故卻有閒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卻
地曰會鄭注曰卻閑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卻德充
符篇使日夜無卻釋文引崔李云卻閑也並可為證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子十六

毀義近是麗為麗字之誤張注曰音鄙肥薄也疑本
作肥音鄙薄也蓋謂讀如鄙薄之鄙耳麗字孫愐音
符鄙切與張讀正合麗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
也秦氏思復校刻盧重元本以麗為麗字之誤夫麗
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蓋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為
此說今正其字為麗其義為毀其音為鄙則皆得之
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即室中矣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已開
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已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

北疑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
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丘開於北牖外聽之正合
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
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榘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
方通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
作放命圮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
俗字放者反字實即方始之方耳

吾誠之無二心

榘謹按爾雅釋詁誠信也吾誠之即吾信之也下文

子十六

五

唯恐誠之之不至即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
引此文改誠為信意雖是而非古義矣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榘謹按疑道藏本作疑盧重元本亦作疑莊子同然
此字實當作疑即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
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為乃疑於神之證管
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為方圓則成
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
理者其成若神此正曰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
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以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
言其上

榘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
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
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
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
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
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
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
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子十六

六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榘謹按無當作毋毋讀為貫蓋貫毋本一字也爾雅
釋詁貫習也毋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
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
則此作毋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毋字誤作毋後人
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
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衾

榘謹按衾當作衿即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
涕沾襟

罪乎不諛不止

越謹按罪當讀為罪說文山部作辜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萌盧重元本亦作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萌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鮑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

越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下

七

衡氣幾也下即當言嘗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間雜列九淵殊為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蓋古書之錯誤久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越謹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為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當據刪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越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即謂之舍猶典市者即謂之市主農者即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刪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下

八

越謹按臙當作臙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臙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越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越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越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為本其陰陽之度審下

句云其昏明之分容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

越謹按此本作彼直真夢者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為苦

越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文曰嘗字又作常竝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為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子十六

九

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越謹按張湛盧重元注竝曰榮棄也訓榮為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譽虛譽也訓華為虛則榮亦可為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蓋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子昔給其

越謹按昔當為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 仲尼

越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為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自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盧本同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子十六

十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而不能刃即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子人間篇亦載此事曰臣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盧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越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象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為證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為也上云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為不言無知為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為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

子十六

七

不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為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為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即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為其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為之張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為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樾謹按位當作泣泣臨也言無相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曰故書位為位是位與泣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樾謹按堪當讀為戡說文戈部戡刺也春蠶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戡字耳尚書西伯既戡紂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豨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子十六

七

樾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季云犢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一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煖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樾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作嗣尚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即嗣也顧命篇恐不獲誓言嗣嗣即辭也說詳羣經平議益辭篇文作嗣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嗣而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
舜讓于德者讓當為讓禮記曲禮篇注曰讓古讓字
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讓于德也讓者取也尚書微
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讓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
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
取曰讓也故曰舜讓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中命之
文而即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
子此言可以見尚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
此故具說之

子十六

圭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
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湯問

樾謹按虛重元本作帝怒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
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
何怒之有蓋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
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
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
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
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
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
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行
髮字者蓋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
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
此則既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復沓矣
其民華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子十六

南

樾謹按華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華
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蓋以衰老對華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
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
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鐘子
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日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請字之誤請
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枉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越謹按虞重元本鉤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鈞韋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予

越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卯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劔擊已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予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為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越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圍於陳蔡亦困字

字十六

五

之誤虞重元本皆作困

北宮子之傑久矣一言而能將易也哉

越謹按但當讀為且詩氓篇信誓且且說文心部引作信誓息息即但之或體是但且古通用也人之寐者至平且則寤矣北宮子久寐而忽寤故曰易且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越謹按疾虞重元本作痲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越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訾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即此訾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訾程為準訾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訾字之義而以為當作貲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越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段字也周官大僕始柶戒鼓故書戒為駭列子原文蓋亦段戒為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即處女脫兔之意

字十六

未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越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為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蓋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亡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楊朱

越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偽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為實名則貧賤為偽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越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莫違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越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

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越謹按住當為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濕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盧重元

子十六

注

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越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

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

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

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

引作藏之中野藏即藏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

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越謹按上文有舜禹周孔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則此言桀紂宜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

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

所歸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

之所歸也毀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

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越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

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

矣蓋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為不

彊食靡角 說符

子十六

六

越謹按靡讀為摩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

引李云摩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即交頸相靡

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越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

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

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

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

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樾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行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樾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並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樾謹按施行字蓋卽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愼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糶薪菜者

樾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段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蓋擔糶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糶薪菜是兩事擔糶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糶乃糶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禱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如惡爲劑若作逮則失其韵矣蓋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樾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樾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卽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鄰人遠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卽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六

諸子平議卷十七

德清俞樾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逍遙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木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鸞斯高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鸞鳩小鳥毛莨詩傳曰鸞斯居鸞居鴉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鸞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卷十七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南上木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而故此卽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

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鵬與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鸞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卷十七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裸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棋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為厲名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鯢鵬及冥靈大椿皆木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為實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為實乎與上吾將為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為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為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子十七

五

所用天下為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為矣故云吾將為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夫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為天下之不治與即此云吾將為實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為賓即是為名兩文複矣非不鳴然大也

樾謹按釋文吟本亦作号崔作詔然說文号部号痛

聲也吟詔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号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攀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拆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拆然則龜字宜即讀如拘蓋龜有巨音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巨慈是也古巨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攀也不龜者不拘攀也龜文之說雖非

子十七

四

攀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為說耳塔焉似喪其耦齊物論

樾謹按喪其耦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耦當讀為寓寓寄也神奇於身故謂身為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塊也蓋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為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賴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視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視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

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為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為屋梁楹為屋柱故郭注曰莛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鍾文選答客難篇莛作莛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

十七

五

豈能發其音聲哉莛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為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為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

十七

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為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為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 養生主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冎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紫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紫竝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子十七

七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燭

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間世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具部賣衙也讀若育此育字卽賣之段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

樾謹按下文行文脩其身以偃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子十七

八

大多政法而不謀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謀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謀成光釋文曰謀便僻也此謀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閒謀竝失其義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殆彼閑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惟南子傲真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子十七

九

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為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木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稊志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為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

子十七

十

辭無由即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為句巧言偏辭上必更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為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
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
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為方古字通用尚書皋陶謨篇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
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竝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即
出入無方此本書段旁為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
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為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為
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為

字十七

土

方段字故語詞而誤以為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
殆非也泄當讀為拙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拙楊注
曰拙牽引也小枝拙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
斨以伐遠揚即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即
此所云小枝拙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
猗乃倚之段字說文手部倚偏引也是與拙同義說
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駢具然
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荆
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
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為說也僖十五年左
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
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即其
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
人有痔病者為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字十七

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為而而即爾也蓋
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
相對彼為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為己以其知
句得其心以其心為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
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
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為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
期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
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
為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
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
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
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
說文目部作國步斯贖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子十七

圭

理志作海瀕廣瀉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
訓頻頻比也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鷓斯
皆可說此賓賓之義
彼且斬以淑詭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詭語意不倫淑詭當讀為弔詭齊物論
篇其名為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
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
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眾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眴恂竝粵之段
字說文兮部粵驚辭也從兮句聲眴恂亦從句聲故
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眴若皆棄之而
走言狔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為死母就之
而食妙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眴若二字以其子言
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
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已焉爾不
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
是其才德未去何為以失類而走乎

子十七

酉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大宗師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
也在眾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
自以為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揖所以行
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即背字故郭
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
正作借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立而非朋黨是訓義為立朋為黨望文生訓殊為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為峨峨與義並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即峨然也朋讀為翮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翮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翮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為峨之段字於此文則訓為立於彼文

子十七

五

則曰踈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為說失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為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何繁之未嘗而況大軫乎釋文引崔云槃結骨疑此觚字即彼軫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軫而不堅是謂真人崔不知觚軫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一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段字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泄即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汰或作快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為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為證然則以世為泰猶以泄為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豈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為循

子十七

六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為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為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為汕爾雅釋器翼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櫟也箋云今之擦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為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為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樾謹按下文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為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為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卷十七

七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崇朝而遠徹則當為不朝徹矣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即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

誤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僂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豕蓋以彈求鴉乃可

卷十七

太

為炙故曰因以求鴉豕若鷄則自能時夜既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即涉下句而行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夫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鑿萬物而不為義

樾謹按鑿即說文鑿字其或體作壘古或以齊為之

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醢是也。醢與菹醢爲同類之物。醢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醢萬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醢。故曰：醢是訓。醢爲醢也。蓋醢合眾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齋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醢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乎貴老而醢其所患。釋文曰：醢亂也。亂與醢義同。然云：醢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醢也。此則當訓爲醢。蓋儒墨兩家是非纒起。故醢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固各有當矣。

字十七

九

日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衛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今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樾謹按昂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寤。以諸說參考之。疑昂乃臬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即臬之義也。然字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寤。寤本從臬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寤者。破段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寤。無名人。益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寤以治天下。

字十七

辛

風子之心爲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爲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則字當爲響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響習如神。善注曰：響習疾也。響與響同。習與習同。然則響自有疾義。響疾連文。響亦疾也。自以作響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響疾彊梁爲句。物徹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勌字絕句。物讀爲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

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
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
響疾彌梁物徹者言響疾彌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
道不剗相對為文皆以六字為一句因學者不知物
為勿之段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正

懋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諫不止當從之罪讀
為罪說文山部作嶽云山貌是也諫即震之異文不
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容之言與山同
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子十七

五

不諫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懋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
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秀
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木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懋謹按勝當讀為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
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
而无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屠其間也此泥本字為說
未達段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冲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无周
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段借之
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

懋謹按審司馬云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
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為潘說文水部
潘大波也從水旡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為蟠
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
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

子十七

五

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
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九淵
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為它處之錯簡莊子
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
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拇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子十八

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竝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樾謹按司馬云蒿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日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

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蒿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日義殊未安蒿乃唯之段字玉篇目部唯康鞠切目明又望也是唯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唯然遠望故曰唯目而憂世之患唯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嚮嚮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唯唯然則蒿之通作唯猶鷺之通作鶴與唯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即本易義是確與塙通亦其例也

子十八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樾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音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馬蹄

樾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雜之曰謂鞮雜其頭也是以雜為絡之段字然下文連之以鞮鞞乃始言鞮絡之事此恐非也雜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即其事矣
赫胥氏之時

字十八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為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即神農也廣雅篇既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即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即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即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即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字十八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為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屑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為竭其尾之竭說文豕篆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為負舉竭其尾即舉其尾也此云屑竭者謂反舉其屑以向上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宥

樾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并也然下文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將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子十八

五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爍鄭箋云將采之則爆爍而疏然則爆爍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隆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樾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象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

樾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老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嵯巖爲泄文選封禪文泄恩鹿鴻李注曰泄深也泄巖猶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遊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持耳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竝作大山泛言山之老者後人誤讀

子十八

木

爲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析楊接情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盜跖嚙矢也

樾謹按嚙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律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爲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蒿爲之也釋文稱或作矯矯揉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挫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蓋樹也柄也矢也皆物也接之擊之矯之則皆人也接字見說文本部云續本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接梢者析楊之楔也柄者桎

桔之孔也言聖知為桁楊接其櫓仁義為桎梏鑿其
柄曾史為桀跖矯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為柱梁小
者為桀櫓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調其繫柄之說
則誤以桀櫓繫柄為皆二字連文白漢世已然釋文
所引諸說妄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越謹按止蟲即牙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
謂之牙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牙
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牙
乎牙即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即牙也

爾聰明

越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越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為句失其讀矣此當
讀不可以物為句物而不物為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越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
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
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
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為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
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
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越謹按諱讀為違違諱竝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
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竝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
通應於禮而不諱即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
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

越謹按此與下節竝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十八

八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聃曰則
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已予告若而所
不能問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
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
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越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
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
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俾也俾立也竝
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方且為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為物絃使緒物絃兩文相對言為事作端緒為物作絃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樾謹按風當讀為几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千十八 九

政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為胡胡固竝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為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皆以故為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為胡猶以故為胡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雖祈嚮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為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

千十八 十

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闕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未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為

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之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理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子十八

士

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易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本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樾謹按賓當讀為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為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賓於鄉里遂於州部此即假賓為擯之

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

子十八

士

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人道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麗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子十八

卷

台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變病心而曠捧心而曠文義甚明若作曠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行

外無正而不行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子十八

卷

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鴉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刻意

懡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
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
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性

懡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為
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蓋
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
明若訓滑為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子十八

謙

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

曰汨亦滑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指之與指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懡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
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為一偏之偏故郭以
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懡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
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為句

非是向木作臆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秋水

懡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為眾崔訓卒
為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
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卅之釋文曰
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
為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閒之盜跖篇人卒未有
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
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
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子十八

末

麗可以衝城

懡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
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
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
衝城其為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
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
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
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畧作幢
樓也可為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為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踴循當讀為逡巡古書逡巡字或

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踴循者據

外物篇帥弟子而踐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踐古踴

字然則踴循者踐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踴循

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踴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子十八

忠諫則為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

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踴循之義遂

失其解并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養乎子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為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子

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子

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

養傳訓養為憂即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

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

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為蟲與下文鳩撥干

日為鳥兩文相對干日為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為

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

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軼生

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為久久老也是其義也

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子十八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

猶鬼神即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

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仰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為句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為句力者並也方之本義為兩舟

相並故方有並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尚

蓋矣楊注曰方起並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偃

全兮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

子十八 尤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趨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間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簡繁必下廝徒馬圍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窳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汗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窳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熒熒從甚聲沈從尤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熒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熒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印烘於熒毛傳曰熒窳也是熒窳同類故以熒有履窳有髻竝言之耳鄭裨諶字窳諶即熒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熒熒亦熒之段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熒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熒古沈字然則以沈爲熒即以熒爲熒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

子十八 辛

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鱸此亦臆說今按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鱖隨行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鱸鱖委蛇而處傳寫有關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
為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樾謹按議嘗讀為俄詩實之初建篇側弁之俄鄭箋
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
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尙書立政篇亦或以議
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
謂法制不傾表也又或以儀為之荀子成相篇君法
儀禁不為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表則當禁使不為也
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然不免於患

子十八

幸

樾謹按崔讀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
呂氏春秋慎人篇胙庶不居高誘訓居為止無須與
居者無須與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
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
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
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杵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
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遺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為長
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為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
得柝杵豫章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為君長也故曰
王長其閒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田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為句殆失其讀也此
當以人貌而天虛為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
真為句與清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
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
亦訓心淑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
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子十八

幸

虛與斷心同故殺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
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
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
人貌而夫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
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為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
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綴虛字亦為無義
諸大夫斃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
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屯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子十八

聖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竝同

於此者

樾謹按說字無邀字才部微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旣迂曲且于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行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

子十八

聖

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八

諸子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又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子十九

醜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即係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為說未達段借之旨

夫外鞮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繫手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繫為繫手殆不可通矣繫

疑繫字之誤繫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漚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繫而捉繆而捉並言繫謂繫繞繆謂網繆廣雅釋詁繫與網繆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繫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噪而噓不噓

樾謹按釋文噓本作噓徐音葛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噓傳奕本作歎即噓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噓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噓與柔為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噓也終日握而手不規

子十九

樾謹按說文無規字角部觥角觥曲也疑即此規字

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觥為規字之所以孽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規謂手不拳曲也崔云規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夫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即邀也古字止作邀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夫語意正相似作邀

者後出字作交者假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即其初矣

不可內於靈臺

懋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子十九

肆

券外者志乎期費

懋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既言志又言期於義複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其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懋謹按且即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懋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即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平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子十九

四

明證說本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懋謹按說文广部厥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詒厥陳也此欽字即厥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即爲道故曰德之厥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介者侈畫外非譽也

懋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侈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侈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侈以陸離師古注曰侈自放縱也卽此侈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既則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狸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狴之捷莊子言狸狴尸子言貓狴一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子十九

五

祭士無凌諄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諄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竝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段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比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竝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子十九

木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秉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謫聞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謫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聞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聞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
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
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
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為續
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
也捷讀為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
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二十九

七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箭于邾公羊捷竝作接
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闕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
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即搏接矢謂以手搏
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
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
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
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
不蹶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
乎即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
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
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
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陽

樾謹按縉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
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
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
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二十九

八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
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懸於眾
人耳目之間此人所其見其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
之縉入之者十九也其為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
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為聞於義殊不可通蓋由
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懃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二十九

九

懃謹按爲性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菑葦下出注云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寢尋也漢書郊祀志寢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言寢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懃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也

子乎子乎

懃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竝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噉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二十九

十

懃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差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巨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懃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益相治
懃謹按蓋當讀爲膏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
子乃或言枚傳並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
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趙注並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為對文莫無也
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二十九

士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
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
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
火益知此文之當為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
故舉以為言見火之為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
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
也隱當訓為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
高注曰隱私也文選精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瘡即癰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勝
脫不利為瘡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瘡悶日夜無瘡
謂不瘡悶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眾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高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虻

三十

士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鶴蚊陸
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
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金三
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
屑屑於三金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為鶴為蚊
乎今按釋文云鶴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曰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
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
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
鶴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

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弑

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翳之子無顓據竹

書紀年翳為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

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

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二十九

圭

聽得罪也聽即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

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為篇亦載此

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

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

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

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

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

審為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

反非是

二十九

海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章昭注曰

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

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

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訪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為正樂與治為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

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到

子之罪大極重盜和

樾謹按極當作極爾雅釋言極誅也言罪大而誅重

也極極古字通書洪範篇絲則極死多士篇大罰極

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極之昭七年傳昔堯極鯀

于羽山釋文並曰極本作極

二十九

志

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為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厯數然與疏戚貴

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即五倫也六

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

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為疏戚貴賤

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

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八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

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即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子子不知兩事並見子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說劍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

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

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

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二十九

志

樾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劍猶治劍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截也失

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

王篇曰其緒餘以為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

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王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過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一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垠冢也此說近之垠猶墻也墻垠本曼韻字應帝王篇以處墻垠之野是也故墻亦得謂之垠管子度地篇郭外為之上閭闔與垠同外物篇胞有重閭郭注曰闔空曠也其義亦相近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子十九

七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為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冥又音眠當從之與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眠李善注曰與古眠字是也甘瞑即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竝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甘瞑于溷溷之域即本之此

稿項黃識者

樾謹按鹹者俘鹹也非所施於此鹹疑鹹之段字也文疒部痲頭痛也黃痲謂頭痛而色黃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為塙詰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肆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為小人猶宵雅為小雅矣字亦作宵

子十九

末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瘳瘳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縵有緩而針

樾謹按縵者慢之段字針者悍之段字堅強而又惰慢紆緩而又桀悍故為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越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必使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二十九

九

越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偽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殺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為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越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為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為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為之大過已之大順

越謹按已讀為以順讀為馴古字並通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二十九

九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越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為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名學者多見名山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越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即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越謹按此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為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

越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二十九

至

而衍之字抵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抵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

諸子平議卷二十

德清俞樾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斂農不斂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令

越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斂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斂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三十

十

信則臣不敢為邪

越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臣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為邪可證臣字之誤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越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并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情民不窳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情民不窳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即接寫民不窳遂并誤刪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爽

樾謹按詩宋芑篇路車有夷毛傳曰夷赤貌字亦作絕瞻彼洛矣篇蘇翰有夷白虎通爵篇引作蘇翰有絕是也夷為赤貌此以酣爽連文蓋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愚亂農

平二十

三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即此文誅愚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竝侏之段字說文金部錮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為免言為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

詩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樸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為根株故衍本字耳鄭案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

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即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平二十

三

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飭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飭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飭然則飭即飭之俗字足以飭口即足以飭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

千歲強

越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強百歲強竝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為一末句作字又誤為修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

字二十

四

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越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去強

越謹按取下當疊取字蓋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斬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越謹按兩日字乃日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越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越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

字二十

五

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訂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說民

越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重罪故重者不至即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生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樾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

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

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

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

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穀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

居什四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

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為性上文曰求名

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蓋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

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

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

奪去耳

故其農勉而戰也

樾謹按此哉非戢止之義當讀為捷詩鴛鴦篇戢其

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蓋戢與捷聲近而義同

下云戰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大地設而

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二語

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

文為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

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為立中不當為中正矣且立中

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

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并當讀為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

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并者誤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而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為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三者名質實易

樾謹按質者倅之反字言其名稱倅其實則相易也

漢高彪碑質音權植亦是段質為倅集韻曰質又音倅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

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

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倅注曰效明也蓋

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博也

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博也禮記郊特牲

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倅

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倅也釋文曰倅

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倅

故國者其博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

博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

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樾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為對文下

文曰故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謬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

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

以易人

樾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

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

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

兵守

樾謹按舉衍字蓋即興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樾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

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

為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

亦當為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燬之蓋

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

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

煥之無使為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
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治古通用爾雅釋天
大歲在末曰協洽童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
正字下作洽段字上下文川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
之至上下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千里斷者強宿治者削

憾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山乎斷也宿

治者削上尚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入字當據去強

說民二篇補

農強勝則國必削

卷之二十

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弑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

傳微訊受訓索隱曰弑倦也農強勝謂農夫倦殆

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宏故文選子虛

賦弑作訊訊字闕壞止存右旁宏字因誤為宏矣去

強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

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與之壞字與弱也

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憾謹按此本云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

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強必弱

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強生必削
去強篇云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強官生必削
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
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強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

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

削

憾謹按上言六強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九九事於

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為六事本作曰禮曰

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

卷之二十

十

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為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

強曰六強二字乃衍文也六強之文見去強篇其文

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蠹官者六曰

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強最得蓋歲也

食也農之強也玩也好也商之強也志也行也官之

蠹也去強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

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為六強明矣而去強篇又曰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

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為

八農戰籍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以六勲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樾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強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

子二十

五

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

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皆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卽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卽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

修權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樾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民師古注曰貶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來民

子二十

五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蓋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土威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強強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實言今秦之所以強者奪所字衍強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主以此春闈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實以大武播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闈當作違實當作葆皆同聲假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

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育君所說即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播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

卷之二十

本

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部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者豈即此篇乎

而王何為受爵而重複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複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

費之半
出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賞刑

樾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為僚係向也謂相向格鬪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皆湯封於贊茅
樾謹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

緝樊隰城贊茅杜注贊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

茅即其地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戶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

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

偃師即可以此為證

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樾謹按勝讀為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

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皆升之段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樾謹按周當為同謂當為謂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樾謹按稽猶同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

今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
能不可通矣斯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
至要是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
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
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
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
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即

子二十

去

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
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
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
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或重字當作國或重
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而
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二律可據訂
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者死者削

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者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射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蓋即射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
國封分地可證

子二十

去

更自操及杖以上

樾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重爵自一級已下至
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即此所謂自操及杖也彼文出
字疑當作士古書十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為簪裏就為不更故爵為大夫

樾謹按就為簪裏下當補故為簪裏四字故爵為大
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為大夫

故爵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

樾謹按就為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為
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

櫛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並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甲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為左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

字二十

本

為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即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為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親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祿四當為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然則三更之為四更亦猶三享之為四享三祿之為四祿矣三更者并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即為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為大良造大良造即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小

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為二合之則為一耳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櫛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小夫名目孫氏星行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弱民

櫛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當據補

字二十

本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櫛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

櫛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為句承上文治眾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強也正與上文治眾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

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即政字之形近而誤者為辯志者不貴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為智上文云為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疆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字二十

幸

樾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為難以農為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君且

樾謹按下明字當為民古每段萌為叱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叱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並曰萌與叱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禁使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為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

字二十

幸

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為衍文即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既非一類合稱焉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慎法

樾謹按執當為執乃古勢字也執字絕句正使二字

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譬言者不能相損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譬言無

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誤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麻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尚是平旦雞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宴之時亦言日兼言時

諸子平議卷二十

子二十

七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子二十一

七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樾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

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
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
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
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
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荆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狐盧氏文昭羣書拾補顧
氏廣圻韓非子識誤竝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
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子二十一

二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
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
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
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
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
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
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
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
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立退既不能剋
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
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還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讀曰
師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
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子二十一

三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
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 存韓

樾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
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
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
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
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
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竝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
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
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

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以為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又下文云韓秦強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

子二十一

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處處則怏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樾謹按舊注讀處處則怏然五字為句訓怏為妨謂

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

處處平居也則怏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為

句怏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為

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處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

衍也今按此當以處處則怏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

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

走則發矣為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為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為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為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為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為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

子二十二

五

即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

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為辜此云辜射又

以射為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周禮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即此

刑也字又作砒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砒死於杜索隱

曰砒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成城市變臣

樾謹按成字衍文也藉當讀為籍詩韓奕篇實畝實

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

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

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眾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成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云市眾所聚恐其乘眾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子二十一

六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

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

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

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

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樾謹按勢當作誓國語楚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注

曰誓近也誓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誓

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樾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

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

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

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

子二十一

七

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

篇詭作危竝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

君危也此末遑段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

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一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

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

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

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

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

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即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

子二十一

八

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揚推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面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

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字當為溶說文手部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為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子二十一

九

者安禾為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欲為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

下操度量以割其下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

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洵淵毋使水清

越謹按顧氏以本字為衍文是也下句洵字蓋亦衍

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眾不釋洵字

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

木乃不神填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

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

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

有也八姦

子二十一

十

越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

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

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人之不知所道成姦即所

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

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十

越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

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

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為治孤憤

越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

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

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為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

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

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

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

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

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說難

子二十一

十一

越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

已則說者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

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

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

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為恥矣不

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

以是數者為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

義之說是也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

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

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

合為說空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懋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 姦劫獄臣

懋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為人臣其道如此

子二十一

圭

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

懋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為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不可不為即不得不為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為己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懋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即可以也墨子尚賢篇曰

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勸也為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竝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饑人不違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懋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即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子二十一

圭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懋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變徧而心急

懋謹按變當讀為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徧同義作變者聲近假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了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備丙

樛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樛兀之異文楚之
樛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
也故謂之樛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南面

樛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
因而多之卽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
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飾邪

樛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

子二十一

五

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
國雖大遼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
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
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
如是者禁

樛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
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
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
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

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
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凌瀛初本作以
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解老

樛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
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
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
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
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子二十一

五

樛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
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喻老

樛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
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
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
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
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
篇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
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

與姐已大笑此則炮格為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為肉圃設炮格登糟巨臨酒池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別為一義蓋為銅格布火其下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巨酒池一類且因為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為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巨酒池肉圃為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

子二十一

末

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巨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樾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說林上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僕與行為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說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踉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本作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踉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踉馬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

子二十一

末

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即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行信字則義不可通因攢而經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為交揚信

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
說文金部鐡可以綴簪物者簪即鐡之段字亦或作
摺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摺是也古本韓子當亦
作摺傳寫因誤爲摺矣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
效之內儲說上七術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即指
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明之也下文云鱸似蛇蠶似
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

子二十一

太

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苟
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
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
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樾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
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刪乃字
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
罪也商子去強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
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

樾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
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
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
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
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
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

子二十一

太

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離此亦不得
其解而強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眾輒救火者

樾謹按輒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
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
公懼自將眾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
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
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樾謹按此本作△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

云伴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五藏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內儲說下六微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

子三十一

三

甯懷之是特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為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行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壽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為之諸侯乎

樾謹按為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鄒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

子三十一

三

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 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

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請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閒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

子三十一

垂

作旨孟子告子篇願問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卽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與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微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立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行者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

樾謹按踈當作踈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踈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

者依今字作迹而踈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踈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樾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蓋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日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子三十一

垂

樾謹按日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此曲說也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踰足者爲踰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踰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別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卽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

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曩之孟嘗
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為明卯猶孟津
之為盟津芒卯之為明卯猶民忙之為民萌今作昭
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樾謹按舊注曰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
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
別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
歟當據注訂正

子二十一

蓄

墾草仍邑

樾謹按仍當作勑謂勑造其邑也作仍者字之誤舊
注曰仍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仍為入未
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勑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外儲說右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為文不當
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芒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
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

載此歌曰謳乎其已乎采芒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芒惟此本
以謳苞為韻苞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
則非韻矣當以此為正

左右有樂子者

樾謹按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闕妄
入宮掖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
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
蘭即闕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慎而言也人且和

子二十二

羞

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為韻下文云而有
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
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
為韻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韻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

樾謹按引當作以日當作日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
或作臥因誤為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

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
故遂絕愛道也 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閒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

子二十一

美

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枵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畱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尙書顧命篇王乃洗頰水鄭讀挑爲濯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作耀爾雅釋魚鱗小者挑衆家本挑作濯竝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段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

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是子言分謗也

子二十二

美

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難二

樾謹按干卽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

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周武
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
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即
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山為宰以干湯由
為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干穆公道亦由也
與此一律

子二十一

夫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
臣也故因人以知人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
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羸人者韓子原文當云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
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
眾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
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
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難勢
樾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為出字又因誤
為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
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
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
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子二十一

夫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
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
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問四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
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
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
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
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
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為又

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 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顛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為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一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字二十一

辛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偁堯禹偁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眾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為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眾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為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行而刪去身字失之矣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 說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蠱為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蠱乃蠱字之誤春秋蠱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即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

樾謹按狀匿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梟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莊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

字二十二

圭

臧為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 六反

樾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為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

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為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引左傳蔡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八說

子二十

五

醫曰詭八經
樾謹按醫字無義趙本作繫亦非也醫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即適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樾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例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例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壘而請兵矣五蓋

樾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壘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壘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壘而請者謂收百官之壘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壘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壘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壘之事則同效壘初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

子二十一

五

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曰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樾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

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行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子二十一

番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顯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

少儀篇申之而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子二十一

番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一

乘鸞輅 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鑿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鑿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鑿輅也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鑿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鑿字

子二十二

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為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鑿在鑿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沉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

言則此文亦必常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為之說疏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 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扣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注曰扣亂也扣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扣之本作物者滑之高注扣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

子三十一

二

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即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重已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

說文無曙字日部曙且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蓋曙卽曙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且明謂之曙故且卽謂之曙矣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求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未始有別也可不卽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

日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邊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邊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別廣雅釋詁曰別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豆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列字故段豆爲之亦或段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瓶王氏念孫讀脰爲別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仲春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貴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

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

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諒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樾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圃
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
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情欲

樾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
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
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為幸自有
道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
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
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

卷五十二

五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
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
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

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蓋即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
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
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樾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
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
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即繼之曰非獨
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
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為衍文王乃
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
即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
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
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

卷五十二

六

誤為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岳醯黃螞聚之有酸功名

樾謹按此當作岳醯黃有酸螞聚之有讀為又言黃
而又酸故螞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
故能致螞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螞聚之上矣當據以
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樾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
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
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
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
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
若是者信反卽其例

及其天年先已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
止作又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
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情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

子二十二

七

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
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
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
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章注曰功牢也管子小
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
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
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
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

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
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論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
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
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
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
氏不知人爲仁之段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

子二十二

八

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塞圍
道也圍道

樾謹按刑塞二字連文刑塞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
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塞者不
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
不躓礙也是圍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
禍福人或召之也慎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慎
事也文法並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

必使之方

樾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為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公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圍道其大旨以為主執圍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即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

卷五十二

九

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夫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為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為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為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為正亦未合方與圍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祝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為衍文然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行

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尚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為衍也

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章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巨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巨大

卷五十二

十

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為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為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復過自用不可證移

樾謹按高注訓證為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上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勢及富厚者可知

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為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譽於

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為忠是其

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

五十二

中為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 大樂

樾謹按辟讀為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為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訛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

見篇祝釋天下若釋灑注亦訓釋為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樾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

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

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

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即民也既言

民又言國人於義復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樾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

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

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為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

此為樂則不樂又曰几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

五十三

樂也上樂字竝禮樂字下樂字竝哀樂字高氏以非

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為句涉

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 適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

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

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懋謹按高注曰謙聽譬自謙之謙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謙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為謙高意此謙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為謙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大小則志慊於義正合

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懋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瓠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谿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瓠郭注曰窮極倦瓠疲

字二十二

圭

懋者也是瓠極義同並有病義

乃之阮諭之陰

古樂

懋謹按阮諭本作阮諭阮讀若昆說文繫傳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自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即可借為昆諭者侖之借字阮諭即昆侖也因論誤作諭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倅作為鞞鼓鐘磬吹管箎篪鞞鞞

懋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鞞擊鐘磬吹管箎管箎即承此文而言此言鞞鼓不言鼓鞞鼓言鐘磬

不言擊鐘磬則管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即涉下文而行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懋謹按高氏解三淫為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即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至因又誤為淫耳

字二十三

南

土潤溽暑

季夏紀

懋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溽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羸入暑字弁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懋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持扶也將與肝通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留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 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竝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五十二

五

四面不出周郊 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 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燦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庠小不滋五穀

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樾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楫字之誤說文木部楫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楫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脚也音楊子愛胥一毛之胥然陴

五十三

未

不訓脚亦不音胥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螟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自部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振亂

樾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

自今單脣乾肺 禁寒

樾謹按自今乃自今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為燁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歆傳注燁灼也然則燁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燁猶彼言焦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樾謹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為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三十一

七

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鬪爭同誼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為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為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

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守皆有是有非也第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為取而有之殊失其指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

三十一

六

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為衍文故具論之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

樾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第一句第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

幸也據此則第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為無道之至於此也第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為侵奪之至於此也今第一句衍厲字第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論威

樾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為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

卷二十一

五

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為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枝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段而為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段而為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為兩矣決勝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樾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即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例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愛士

樾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為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即陽城胥渠其曰

卷二十一

六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為之請也故董安子曰請胥渠也期吾君驛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為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為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為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為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季秋紀

樾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尚武乃服

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復正矣於是翦其髮斷其手順民

樾謹按鄜末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連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鄜音鄜似當從屠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磨恐是磨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磨後人音磨為鄜遂并正文磨字亦誤加下旁而磨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磨者櫪之段字說文木部櫪櫪榘指也韻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桎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磨莊子天地篇

子二十二

圭

罪人交臂磨指是也此云磨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刃若新鄜研高注曰鄜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瞻者

樾謹按愁悴卽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爇省聲籀文作穰不省火部爇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律麻志曰秋穰也古韻卽存乎聲秋之訓穰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假借之例

願一與吳微天下之喪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

子二十二

圭

樾謹按微天下之喪句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客官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知七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職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審已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天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卽關尹子之意蓋揜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

已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已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二十二

重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摯肝以求之即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餼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過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

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胥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餼者而逐之又視名臣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餼者而逐之即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

三十一

重

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竝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竝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為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異寶不足與舉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

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木或作舉傳寫誤合之
因為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為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
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
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
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
氏訓適為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
無以為之

卷三十一

書

樾謹按而無以為四字為句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
為言人皆有為而彼獨無為也為矣而無以為之言
雖有為而仍無為也高氏讀而無以為為矣六字為
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

異用

樾謹按搏杖即扶杖也搏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
名釋言語曰扶傳也傳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
泄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

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上事無作慎無發蓋
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
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為而字耳後人據月
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秬稷必齊麩稷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
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
物者秬稻一麩稷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
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秬稻麩

卷三十一

書

藥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秬稻麩
藥湛醴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至忠

樾謹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八字
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即承
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樾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復而非復也說之言解也
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
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

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

忠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

卷二十二

七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竝與不可以同莫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違皆段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遭乎亂世不為苟在誠廉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樾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侵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良人請問十二紀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良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圍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卷二十二

七

範篇上爰稼稽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稽古爰曰通用爰有即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為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為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為情失之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二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 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為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為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蔭並陽華

子二十三

一

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為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為荊州浸波澆為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竝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竝曰凱本作豈豈豈凱古通用豈風即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

半因譌為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 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為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著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尚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為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

子二十三

二

入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為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為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 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為燥廣雅釋詁燥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庠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眾則罷怯務本

懋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懋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

三十三

三

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譎之證此文通譎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常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懋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則有虎豹熊蟻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鱗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

乎不周二字當屬上句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為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為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本味

懋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

三十三

四

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湯曰可對而為乎

懋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為乎猶曰可以為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可而即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甘而不濃

懋謹按濃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段臘為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臘注曰臘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濃字臘亦鹽之俗體其訓為腫血非肥厚

之義然衣部禮衣厚貌西部釀厚酒也衣厚謂之禮酒厚謂之釀然則味厚謂之釀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為譌字也畢氏沉疑為環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為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為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

五十三

五

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為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著矣

道者止彼在己

樾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為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即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五十三

六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樾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

之也玉篇遠移也移之為羨猶遠之為移矣

各一則不設 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俞爾雅釋詁俞合也是設與俞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為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過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

五十三

七

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 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汜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畧同

故嫖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

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嫖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 句狀有惡 句其言有惡 句兩有字均讀

五十三

八

為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即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此一下以禾為量 必已

樾謹按以禾為量殊為無證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是其明證禾即和之壤字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即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為緼禮記玉藻篇緼為袍鄭注曰緼謂今續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榘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為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間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慎大覽

榘謹按高注曰紛紛散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

全二十三

九

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即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榘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韵之詞即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韵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為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為志於義轉迂

親郭如夏

榘謹按高注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

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民也故下文即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榘謹按靖讀為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為之介立篇東方有土焉曰爰旌自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為靖猶旌為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全二十三

十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榘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為土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權勳

榘謹按斬當為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斬文選海賦象陵嵒而斬鑿注曰鑿與斬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弗聽有頃諫之

榘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為又言又

1451162 子部 雜家類

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
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
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
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恩恩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
始非也恩恩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竝

字三十三

士

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
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恩恩者因俗書恩字作忽
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
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服虔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
作迷竝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
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濶薛綜注同
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
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
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
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
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
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
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
爲證

字三十三

士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
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竝曰廣讀爲
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
竝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
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
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
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即以不廣名篇蓋
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氏不知廣之爲曠
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

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

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為禽高注曰與

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為要期也朝

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

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

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李十三

圭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

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

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為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

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

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

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

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為詭聲之誤

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

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

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竝曰詭異也其時已與

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

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

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梅過

李十三

南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

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為勝

常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

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

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

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

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復矣今本即涉上文

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良治也從又從冫下事之制也然

則服事之服字本作段今經典皆作服而段字廢矣
下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
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
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
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
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榘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
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
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

卷十三

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榘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始知
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
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
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
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
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
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
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郝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榘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郝氏爲之金距
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郝氏之宮而益其宅

榘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
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
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
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榘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

卷十三

未

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
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
之人固相補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去有

榘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
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
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
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姚果以
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正名

樾謹按此文云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為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對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

字二十三

七

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并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剛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為之說非是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

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為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大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竝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悅惑也然則遇悅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悅與下文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為愚又誤遇為過而

字二十三

宋

其義始晦矣

其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真人當為真人字之誤也隸書真字作真莫字作真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真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真路史疏佗紀曰大真或作大莫竝其證也真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即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為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樾謹按曰乃昇字之誤昇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

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
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
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
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
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
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
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
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

子十三

九

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
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
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
衍耳差讀爲嗟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差智故曲巧譌
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嗟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
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
作芑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甘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
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
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
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子十三

十

不好淫學流說卽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
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
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游者旌旗之旂訓與流同
然則從旂從流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
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
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厚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虬毛傳曰
虬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

為龐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為龐
龐厚為一義純樸為一義

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
高注曰以不知為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
不可柰何為實也寶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
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即如何也昭十二
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既以不知
為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為寶也孔子
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可證

二十三

主

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
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
一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即柰何也以柰
何為實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
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
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
之三字為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

二十四

一

為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
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
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
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
子豈不得哉洋辭

樾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為
兩舟相竝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
竝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為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為畏故讀為胡墨子
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
文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
段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
竝其證也故為畏即胡為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
則善者胡為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為畏
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
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為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

三十四

二

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賢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
一證也字亦作燭舉難篇燭火甚盛蓋燭焦聲近通用
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釋文曰燭本
一作焦儀禮士喪禮楚焯置于焦注曰焦炬也所以然
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焦注曰未熟曰焦是其
字本作焦說文火部焦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
者從省此篇作蕉則段字耳
寡人甯以滅為司徒無用印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滅亦魏臣此恐不然若滅實有其人
則魏王已有為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
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滅乃滅獲之滅方言曰荆
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滅是也甯以滅為司徒無
用印乃極言印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印曰公
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滅獲賤之至矣若滅
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窋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印雖不肖猶
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

三十四

二

持絳窋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
負持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
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
也故曰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
通畢氏沉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印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
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
也令臣責印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竝有令字故
誤今為令因又誤王為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

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樾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為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

李二十四

四

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具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為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卻而自歿

樾謹按歿當為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畧曰斷首曰刎

又曰刎古文刃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刃頸也楊倞注曰刃當為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刃為刎此又作歿者歿即刃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廷歿亦當為刎

澹乎四海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為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竝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澹愴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用

李二十四

五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為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當作則難以為繼矣難以為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為當讀作偽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畧相

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
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
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
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
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
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三十四 六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
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
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
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
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
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
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
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
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
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特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
閒之論衡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

三十四 七

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
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
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
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
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
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
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
後人不知不爲否之段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

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長利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知分

樾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

卷三十四

八

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草矣呂氏此文蓋即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即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華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迥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

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饗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為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為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達鬱

樾謹按幾與既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既既之言終也將既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行論

卷三十四

九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為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駭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開春

樾謹按以為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尚書禋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

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竝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情

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

二十五十四

十

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竝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

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即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

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櫓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輶輦者亦段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

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

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

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

疑似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禱說文上部禱保也連

言之則曰保禱九章算術今有方保禱是也保禱即

保禱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

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

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

猶云爲高塚禱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

二十五十四

十

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

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

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

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

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

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
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
不可知相對為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
即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
義苟可知則必為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為尸為止常訓
也而又為審度為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

王二十四

主

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
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即其義也高注未
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 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
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
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
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
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
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為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為

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論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
論也不論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為已
已者已然也一字為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
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
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
也高注未明

肉圃為格 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王二十四

主

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為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
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王哉詢足
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
剖比干囚箕子為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
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為肉圃設炮格登
糟巨臨酒池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
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為格可知格即在肉圃中其
為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枯諸侯

樾謹按此即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

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
蓋此與上文糟三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
玉篇草部漱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壅塞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
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
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
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
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
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

三十四

古

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
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
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
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
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

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
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
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
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
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
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誼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
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三十四

五

樾謹按況讀爲鎗說文金部鎗鐘聲也此作況者古
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
我多有之況之爲鎗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茵改官大夫當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
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茵改則賜之官大夫之
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
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
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茵改於下文之
義方合疑右主然茵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

復苗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苗改之罪即報國改之罪說文全部報當罪人也即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苗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即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苗改則苗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二十五十四

博志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為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

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耻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本越人起師臣與

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為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為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屬八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即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二十五十四

七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

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

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篇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為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出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

士容論

樾謹按術當作變乃段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

左傳是覺言也正義引服虔曰覺僞不信也然則巧
覺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寵突決上棟焚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例論大篇作寵突決
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並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
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
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
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

三十四

末

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
書段借之舊辨土篇曰必厚其鞫又曰其鞫而後之
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
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
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
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
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
文淪漬也淪卽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
應蓋淪變作籥又省作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
作四鄰來虛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
其韻矣

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捐之以陰乎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約淫風爲約堅均爲約糠疆爲
約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突字之誤突與陰正爲韻
高注曰窒容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窒爲突猶
以不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

三十四

九

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約則埆有可
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
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
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
澤也肥疑耨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耨所以成
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
六寸所以閒稼也以耨耨並言則此文人耨必以澤
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耨耨並言可知矣耨謂耕

也穉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巨肥字從
丌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篇上

穉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蕓篇曠
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
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
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穉謹按術讀為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
穀竝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

三十四

手

為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
皆必順其性也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穉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為博史記秦
始皇紀博心壹志索隱曰博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
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博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
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博是專與博古同字而通用
管子霸言篇不博不聽見本篇夫博國不在敦古尹
注竝曰博聚也又內業篇博氣如神注曰博謂結聚
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

專為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境而專居則多死
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
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香時

穉謹按高注曰奪或作奮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為是
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奪部奪手持佳失之也故引申
之為脫失字後人借作斂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
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即今人言漏脫
也此文芳字當讀為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
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為柎是也穗

三十四

手

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為房
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為芳
蕪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

搏米而薄糠

穉謹按搏之言圍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鴻廬人刺
兵搏弓人紵而搏廉鄭注竝曰搏圍也楚辭橘頌篇
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圍也楚人名圍為搏然則搏米
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
菽則圓小菽則搏亦以圍搏竝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隘方言曰隘噎也秦晉或曰隘又曰噎然則不隘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赫赫者赫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赫籀文隘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隘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子二十四

三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樾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子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為褒而適所以為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子二十五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樾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凌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樾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為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災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樾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閒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

必相次也蓋于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二等節為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閒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

子二十五

二

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廁于其閒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迤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昭注引錢說以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為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溫辭

樾謹按溫當讀為濫古字通也濫辭謂濫蓄之辭即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

子二十五

三

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選長角賦閒介無蹊即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識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即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漢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即可說此介字矣凌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己字絕句物當為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

閒之論衡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五謂天既大顯已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玉杯

懋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貫志好誠者爲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懋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

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贅

懋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賁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懋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

子二十五 四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
懋謹按此今文尙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

鄭注曰祇病也說文疒部疒病也祇與疒通
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墜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懋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術修之義也

懋謹按術當讀爲適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適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適同字則術通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鵠字音聿亦有術音

子二十五 五

故禮之衣服圖及綦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鵠則亦通作適矣爾雅訓通為自適修之義即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適修而訓為自者董子此言即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為責數之數亦可為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子二十五

太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為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為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 王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並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為之諱 句 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

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至於郈取乎莒以之為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尚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 精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為奴因誤為怒矣上文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

子二十五

七

得改為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別孕婦見其化 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

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誅絕二字傳寫誤人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是一事其開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

子二十五

八

於此也

恩衛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衛寶惟左氏經作衛俘而傳亦作衛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為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衛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宋省象即古文字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

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罔罔之平也則其為俘囚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為俘何休所解未達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傳文故字蓋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為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為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子二十五

九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即用彼傳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至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字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

曰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為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段字析易疊韻故蝦蟇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為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為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析張遷碑陽氣厥快是也又或作析魯峻碑析薪弗荷是也析所並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支為優矣觀乎澗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子二十五

十

樾謹按詛當讀為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蓋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盟會要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為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即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即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其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此正申說

子二十五

十

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為對文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後人不知然不即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矣之矣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蓋亦後人

听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二端

越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突隸書或作宋與氣相似氣誤作宋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俞序

越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子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子二十五

三

任羣賢所以為受成離合根

越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為一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立元神

越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遠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喻通以為名定實考功名

越謹按為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下以考進退

越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即先字之誤二即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為一最

越謹按當作以一為最與下文五為中九為殿一律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越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越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為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麻十

子二十五

三

一字

是月不殺

越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為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既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為晦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古

用織施舞

樾謹按此即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斄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織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旄羽珥然則織施舞之即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即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即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子二十五

古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即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爲陽若春秋之稱陽秋與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即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爲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

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

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寮聲與勞聲相近僚亦從寮聲而或體作營從勞省聲即其例也昭七年左傳

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二十五

古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中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即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

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爵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人

懋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即所謂通佐也故知十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二十則後人依既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懋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

子二十五

末

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凌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接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字缺一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即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即在九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狝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竝其證

子二十五

七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懋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懋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

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樾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為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為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為二百二十人矣

卷二十一

九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樾謹按太字疑衍文蓋尊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為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樾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並云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
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樾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卷二十五

九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五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為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

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蓋卽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蓋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

子二十五

手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蓋方十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並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

子二十五

手

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亦卽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愚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

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

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

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為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

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間不得

子二十六

有讓字

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戮力

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

樾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

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為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

作徧因為遍矣徧者徧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徧戰

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徧一面也結口定地各居一

面然則魯不得徧者言不得徧當一面也是時齊宋

衛燕伐我魯不能徧當與紀鄭戮力然後結口定地

各居一面與之徧戰徧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



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曰曷

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

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為日不能為日

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徧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徧也

號其大全暝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

曰號凡而略名詳而日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

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

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

暝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子二十六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鵠之辭

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

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

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

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

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春

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物如其真不失秋豪之末
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
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
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
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今世聞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及性之名性之名非
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
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樾眾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為

子二十六

三

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
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為名也
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
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
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聞於性云云誤屨入深
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
分矣今定此為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以下則為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樾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樾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樾疑樾如甚切榻也然補不

訓文木部集弱貌則榻仍樾字之訓耳非其旨
樾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
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襟亦有任制之義
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襟任也任制際會使
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樾眾惡於內弗使得
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
欲樾禁禦對文然則樾即禁也亦猶襟即禁也原注
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術字

子二十六

四

工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
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
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
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
孝者地之義也 五行對

樾謹按河閒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為問董子
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為
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
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
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即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既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屨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

子二十六

三

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句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陽尊陰卑

越謹按上句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旬計安得言十句乎下兩句字乃甸字之誤甸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安所加以不在

越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越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王道通二

越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

子二十六

六

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

越謹按溉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越謹按就當讀爲西史記魯世家考公會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魯相勅范望注曰魯殺是魯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陰陽終始

越謹按溉濟即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故清深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越謹按清深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

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凜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凜其日孰多皆以薰凜相對為義疑此亦當云故薰凜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凜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懋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基義

懋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即徐之誤而衍者既衍餘

子二十六

七

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暘並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委員人副天數

懋謹按參讀為頌說文頁部頌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頌其首毛傳曰頌大首貌並合委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五行相勝

懋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蓋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為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

當為衍文

司營為神

懋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為奸此云司營為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為讒司徒為賊司寇為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懋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問相勝也五行相生

懋謹按問乃問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問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順逆

子二十六

八

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為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摘築毀卵則鳳

凰不翔是其證

木千金則地動治亂五行

懋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五行變救

懋謹按出乃黜之段字

隱武行文

懋謹按隱讀為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
懋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為法字之誤
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
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懋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

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尚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言

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懋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蓋由淺人誤分蠶珥

子二十六

九

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為四事
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懋謹按校讀為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為而為之

懋謹按當作問其所為而為之奪其所二字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

之也

懋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為

脩因誤為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

文章也率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為
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率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
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率由舊章
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懋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蓋即

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懋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

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

子二十六

十

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
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

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

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

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

定其文合四篇為一錄之如左

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

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

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

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

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政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政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子二十六

十一

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芘芘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溲彼涇舟烝徒穢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遠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溲彼涇舟烝徒穢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

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

子二十六

十二

既太甚蠱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

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不辟喪喪
尚不辟况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
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
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視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
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
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祝曰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
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
之祐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

平二十六

圭

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
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越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

越謹按其間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于是家者是
家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
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
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越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即以
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曼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順命

越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
祖

州國人民

越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
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平二十六

酉

越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鷺當鳧鷺非鳧可用否郊事對

越謹按此本作或以鷺當鳧當鷺可用否故仲舒

對曰鷺非鳧鳧非鷺也又曰奈何以鳧當鷺鷺當鳧

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費

越謹按從衍字繞者繞之段字搔而不可繞即荀子
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

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賜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陽亦取百草之心始說陽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龍從巛推鬼隸

山川頌

樾謹按此本作山則龍從巛隸說苑雜言篇作夫山龍從隸隸即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隸從隸鬼或作龍從隸隸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隸隸推鬼隸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乎崇山巛巛龍從隸亦本此文竝可爲證

子二十六

五

不遺小問

樾謹按問乃問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問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其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

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

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民明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

子二十六

五

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初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初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初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

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逆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逆不能成

子二十六

七

天地先盛牲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牲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牲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即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暖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凌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為義非也暖無

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暖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凝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凝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為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井

子二十六

末

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井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久避重溲

樾謹按溲為沛溲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為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溲即重溼也以溲為溼猶經傳之以濕為溼矣李翕析里橋都閣頌醴散關之嶮溲溲即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除害之不待

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樾謹按如此物獨生即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天地之行

樾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尊所以為尊也五字

子二十六

元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入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通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即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縱締交相與為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為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

子二十七

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俯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以軍法言即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于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陳涉世家作抑

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為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 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觀終始之變觀字誤分為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鬲字為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 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土字之誤古府本正作土言安息其土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 宗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為

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篇

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閒所不

欲焉猶曰恐將歲閒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

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又見告矣聞所不

欲即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

歲不聞也聞與閒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

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

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閒辨見羣經平議此

文閒誤作閒正與彼同盧氏文詔不能訂正反謂此

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

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

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古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

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為句天即天時

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口且謂天何權不

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為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

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

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

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

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澤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澤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數節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膠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卷二十七

四

樾謹按怪字難通明古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怪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亂業惟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自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

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藩

卷二十七

五

樾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下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曰長是矣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餘亂謀

也遠謀亦當為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
侯王所在之宮衛緇履躡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
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
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
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
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

本二十七

本

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
本而調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
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
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
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脚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
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
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
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遁走而歸諸侯
殆不少矣益廉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為
可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
良猶甚也良有即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即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
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
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本二十七

七

樾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
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
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
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
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即承此而言可據討也又按漢書盡

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恃賴其尚幼倫煖之數也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苟
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煖其字形尚相近潭本作倫
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即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鬪審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為避大叔帶也而
此以為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異

今二十七

八

聞鬪即鬪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樾謹按弛讀為繞說文糸部繞繫繞也聞命而自繞
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據

說文弛或作號與繞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
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

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氏
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行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

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撥寢戶之簾亦言其大

氏如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竝衍文貴即賢字之誤而衍
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

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為折折讀為哲古字通用尚
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尚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

也為哲與為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輟而
相紹者為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今二十七

九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倫踰等三字即在上出字之下

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
傳為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著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

樾謹按母當作侮言為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
官而歸為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塊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
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曰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川之宐一歲與作之互一日相對為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即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竝曰公謂顯然為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

二十七

十

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準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為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為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為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為大之說也賈子以為獻計者但知為大耳為

大而治誠可也為大而亂則豈若為其小平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為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為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為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為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為則既遺為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為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為大班

二十七

十

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即所為也古書謂為字多通呂氏春秋侍君篇凡吾所為為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為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支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為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

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其兼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譚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段字也以所

子二十七

圭

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痺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

古得字作尋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遠遠人不願往

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

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

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

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子二十七

圭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

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緇維今也術縫論語陽貨篇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竝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為輸荀子脩身篇偷儒博脫楊倞注曰偷當為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味利之時也

樾謹按味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味利不顧師

古曰味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

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隆

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哉臙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臙即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為從臙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臙

顏氏家訓曰火旁作臙為炙是也臙與煮同聲周官

庶氏注曰臙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臙從煮聲猶燃從

庶聲矣讀者以臙即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

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哉臙具醢醢皆三字

為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為俱因誤為但矣下文

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

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

器具樂為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樾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

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傳篇云學者

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即館舍

也此云時有所富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

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困京殿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

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
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慮
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
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
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
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
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李十七

末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
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薄者疑簿之誤
矣上文或薄或拊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
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
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
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
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
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頻亦一聲之

轉賓得通比猶曠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
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
比於死卽濱於死也竝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
眾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擻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擻邑李善
注引蒼頡曰擻拍取也恐或擻之言恐爲人所取方
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擻卽擻之誤
此作軒又擻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贖者每物各一二
百人

李十七

七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
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
軻殺秦王政淮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
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
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
篇曰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
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
忠於公諸書竝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
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為之從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傳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

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即戒勸國語楚語正作
以戒勸其心

德音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卷二十七

末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為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為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
為孝竝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

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天子無

恩於父母父母即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為文隸
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

大戴記保傳篇作安如易如即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

也說為數故數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邊數之不能終
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

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惟言同時也累數

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即累說
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

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連語

樾謹按臆讀為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卷二十七

九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宥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
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

義

以時巡循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
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
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

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即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
息淫聲皆三字為句荀子土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
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子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賈子二

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
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
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
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還下之事

子二十八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為絳大元元瑩篇禍福絳羅正以絳羅
二字連文可證也絳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
說文炷讀若同即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
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為跬聲之誤也然則絳
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
其上半則為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是禁置麗設穿剝以實廟庖即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攬鬪搏擊之獸鮮毒益猛切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鏗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慮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慮古今人表作宓密與慮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鏗乎大仁之化也薄鏗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

卷之十八

三

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鏗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木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昆劉暴樂也柔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鏗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灼爍實則皆後出字耳

溱然溱然憂以秋

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潭本作憂以下秋卽愁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樾謹按還亦當爲還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還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

卷之十八

三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骸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緩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接讀同並其證也古無骸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比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

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駭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駭改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並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子二十八

測

故威勝德則信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信當讀爲愍周書世俘篇凡愍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愍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愍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遺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子二十八

五

寇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並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爲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訂正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

先解

樾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即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口御耳痺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為悟御從御聲御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錮或作錮即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飲腑水

樾謹按腑即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子干八

太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主逸注曰腐臭也即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為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何奴篇閒官即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為積故曰因閒館為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為稱說文其部再并聲也并舉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古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為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即如子胥為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

子干八

七

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醜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觶也醜即觶字變從角者而從西耳說文以為小觶實即觶之異文觶之為觶猶觶之為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眾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尙可見古書之眞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寔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

卷二十八

八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裏糧而至 君道

樾謹按民間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麇表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千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迺作迺作迺作迺作迺作迺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之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已裏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

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鈇陂雜芷若蜚虱視益口笑 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鈇陂未詳疑榆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榆衍縞之愉愉之言引也陂乃帛段字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蜚虱視義不可通蜚疑望之段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益讀爲鬻堯典之益秦本紀作鬻是其例也方言曰鬻掩也鬻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鈇卽陝輪因以榆鈇陂雜爲句芷若蜚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昔者南榮躒醜聖道之忘乎已

卷二十八

九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關與不關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

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
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 道術

樾謹按儀讀為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
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衰之然
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為齧

樾謹按齧字無攷說文齒部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卽
此字蓋相齧齧之意

於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汗

全五十八

十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汗字亦作
滂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滂是汗為停積
之水故反行為汗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高為之淮南子說
山篇高氏之壁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
本作高後人不識因改為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 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與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
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
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
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
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
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
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
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全五十八

十一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
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
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為度
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
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
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
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
離狀也 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卷二十八

三

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

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

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

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

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

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

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

卷二十八

三

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嗔嗔然協民皆

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

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

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

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

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祚也

懋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者懋君明此之謂政之網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也

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懋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

不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也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即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即

卷之二十八 南

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即此文政字分人而不諱者其惟道矣脩政語

懋謹按諱讀為剽說文刀部剽滅也字或作諱管子

五輔篇整齊搏訓以避刑戮又或作縛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人搏訓縛紕並即剽滅之義而引申之字與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諱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為之減也虛解以諱查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諱字下注云音搏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懋謹按忘讀為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

卷之二十八 圭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懋謹按賞讀為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譽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顯頌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懋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

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顛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為顛頊以實其為帝學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備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為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

卷二十八

六

所引不備未足為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為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弼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語

脩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攻守而勝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故弼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

三者並舉以而字連屬之又川乎字為語詞耳上下文弼子之對並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為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為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

卷二十八

七

以博泉楊保注曰是蓋當為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賄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為制度蓋訓命為制度訓基為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即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為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為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所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傳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
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
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與水杓也
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為斗則斗亦未
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
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刺酒之物孔
氏謂持升即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
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
為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
竝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

子平議卷二十八

末

篇印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
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
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為
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為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為領臣之子
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竝疑
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身朝
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蓋
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

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
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
必大吉高誘訓之為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
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
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
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
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濬王以
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子平議卷二十八

九

無宐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
與宐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
七字為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為明知所
當尊敬義未安也古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諸子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撫說文巾部撫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幘於六合高誘注曰幘覆也幘幘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二十九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遂離騷經閨中既遠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挾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挾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多以挾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挾抱引戾也故移挾字於下使挾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挾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搏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挾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

二十九

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韻

初容為酌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酌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摺動摺也容即塔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楊推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為容乎故知此與禮記竝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問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

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子二十九

三

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鴛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鴛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為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為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蛸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

子二十九

四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取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竝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澤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
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
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
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
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卽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
文異義同悲卽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
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子二十九

五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
望崩山是也強字據文作彘從彘得聲與京聲相近
彘或作廢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
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
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恍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恍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
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
亾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恍當讀爲訛說文言部訛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
上言訛然義正相應作恍者段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
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
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
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是殖有臞
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卽從脂膏殖敗之義

子二十九

六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澗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
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下九
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

倣真

樾謹按範卽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

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子二十九

七

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徒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礪

樾謹按高注曰礪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為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謨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為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樾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為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坵謂臺當作臺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子二十九

八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為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即持簡猶靈臺即靈持矣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澗而為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為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為朝詩汝墳篇怒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為朝猶調之為朝也朝雲為雨即詩所謂朝隰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

茫然仿伴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
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
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鑄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
也此說於鑄字之義未得鑄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
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
鑄鑄謂鮮當為鑄然鑄鑄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
儀尊非所施也今按鑄從專聲專猶敷也謂以金敷

子二十九

九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鑄史記禮書注金薄
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即鑄之段字也鮮
讀為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為
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
鮮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為華藻之形疏刻而
金飾之是為華藻鑄獻

不知耳目之宣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
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
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行也字不若尚羊物之終始而條達

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
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

子二十九

十

沫雨雨潦上覆甌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
潦為正流潦即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
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
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為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
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
誤隸書泉字或作涼楊君石門頌平阿涼泥是也古
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涼與沫相似因誤
為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
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為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灑灑即說文泉部灑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為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視其易也

樾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竝無觀字是觀為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千二十九

十一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為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逸也躐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所化則化矣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局天地之間而不窅

樾謹按高注曰局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局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肩牛鼎之局長三尺小肩臠鼎之局長二尺是局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局橫木枝

千二十九

十一

輪開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局故以橫局竝言

蠢蠢嗜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蠶螫指而神不能澹高注曰澹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為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搜人心

也直蜂蠱之螫毒而蚤蠱之慘怛也言攫人心不言攫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竝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攫取吾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 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為前歲之末

子二十九

主

寅為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為文章書德字作陔與位相似故德誤為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為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戮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戮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刑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即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子二十九

西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天之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為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𠄎與兩字相似故兩誤為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脫字當讀為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可文一貫矣

子二十九

去

一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樾謹按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斂斂字之誤尙書

子二十九

去

洛誥篇乃惟孺子頌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攸是布攸即布頌猶言頌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頌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為衍字而削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

樾謹按溫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

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為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越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方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越謹按門間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為間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越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子二十九

七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殯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殯八澤之類是兩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殯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本作無通數名也蓋無通是數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數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數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即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越謹按下文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

子二十九

太

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脆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即脆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脆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脆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越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末僂修頸

越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僂者謂其脊句僂

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
澗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末為上
又以上為頭故以末僕為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
說文木部木上為末故人亦以上為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越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濰
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是汶水有
二一入濰一入沛沛即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
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濰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
襟志已辯正矣惟弗其名未能增指漢書地理志

子二十九

左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今原
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
弗其二字疑即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
似

突生海人

越謹按下文又曰凡突者生於庶人兩突字皆朕字
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朕朕無朕章昭曰朕戚中
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朕龜膚皮也然則
凡朕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
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以朕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為
突矣管子侈靡篇有鴈字即寫字之誤墨子備城門
篇有贖字即實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為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為鴈為贖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突生
海人不相應即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突
生海人突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子二十九

辛

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
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字以配之使成二名
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
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突生海人突下亦必
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越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
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為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
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為異於
是改雨水不時為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竝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早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

早字即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

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

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為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

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

也張所據月令即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子十九

圭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為

草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

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

無義改榜為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禱字之誤也禱

之與禱猶禱之與禱說文分禱禱為二字非是阮氏

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躬字釋為割字

然其文云用躬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為

禱其左旁乃周字蓋段周為禱而右旁又作刀翁氏

方綱以為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

異也用禱眉壽萬年即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

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為無義以此鼎文

證之疑本亦作躬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為割字耳

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

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

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為咎也管子幼官

篇作春行夏政闕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子十九

圭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闕與奄通因脫闕字而

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

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

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為絳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絳屈也江河

之間謂縈收繩索為絳故此曰繩之為度也直而不

絳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越謹按移之言也說文彳部迪衰行也移亦有義
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迪搖動也
是其證也匡與軛通說文車部軛車戾也考工記輪
雖敝不匡匡即軛字不移三言不衰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子二十九

重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

覽其

越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
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傳寬是也高注以
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
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
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
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子三十

直偶於人形

越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
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越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龜也此說迂曲九一皆
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素
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
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
杯水一鈎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
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鑿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為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為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愉欲知之貌論與愉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子三十

二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即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為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行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為說耳文字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樾謹按鞭當讀為纆說文糸部纆交臬也段氏玉裁曰謂以臬二股交辯之也交絲為辯交臬為纆此云左右若纆言如臬之交辯也左右若纆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子三十

三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為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當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微不聽其樂

越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
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
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為德
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
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
後人不知德為得之假字遂臆改為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越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

子三十

四

耳此說極為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嚮
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
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
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
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泄瀦瀦極望旬月不雨則澗而枯澤受瀦而無
源者

越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澗而枯澤
者澗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瀦瀦極望然旬月不雨
則澗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瀦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輪也正相對
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精神

越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𠄎故惘與惟
相似而誤也惘像即罔象也文選思元賦鹹汨飄戾
浦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
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頊濛鴻洞一律皆
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
乃高注訓惟為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子三十

五

越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為塙
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
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顯天西南
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即此九解矣
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為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越謹按熏當為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
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為
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勤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勤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
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燠而不息蓋由
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
內而不見也

樾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
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
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
一切經音義一引衛宏古文官書曰尋得二字同體
尋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子三十

未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
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
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
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長得
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
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
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
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
真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呶呼吸吐故
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
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
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
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子三十

七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
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
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
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
兩脾在上燭營指天俯仰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
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
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
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
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與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
本互易故以僂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
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
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
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
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 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子三十

八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
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
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碣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
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碣而運照
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倣其篇曰斡其元光而求
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
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
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齊棨聚埝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菑木聚曰棨積之於疆畝此
注殊失其義菑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
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棨穢連文其義相同漢
書楊雄傳注曰棨棨梗穢貌是也菑棨穢聚埝畝皆
三字爲句言棨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埝畝也下
云芟野萊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菑棨穢
故芟野萊聚埝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
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
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子三十

九

棟檐椳題雕珠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芟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菱字之義疑高氏所據
本菱字作凌言椳檐椳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
上凌於曲阿也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
下句言芟荷遂改凌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
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
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
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

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為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出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蒸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遠即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為一同即以為萬殊為一同也彼云蒸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即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勹總俗作

子三十

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鷺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鷺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為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為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疇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書聚字或作聚漢書古今人表聚子師古注曰聚聚

子三十

本

字也俗書焚字作然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為焚自然改撩為燎矣廣詁釋諸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為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塵之聚並其證也撩聚即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抑減怒瀾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減怒水也減既為怒水何以又云怒

濶乎高說非也。或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竄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謂之洑。猶風逆謂之竄。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則禽獸跳矣。與

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收鐘鼓管簫干鍼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

子三十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尚非所論於此也。

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為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即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為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

子三十

字為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為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即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即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為任字。不知任即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為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亦以智勇並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采木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為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即本諸此

子三十

古

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為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為社稷而非自以為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十字疑衍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為罰當

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標為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子三十

古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衛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尚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賁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既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
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
蓋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
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
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
文與上文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子三十

夫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長宏孟賁吳起張儀也
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
非舉以相較其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
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即上文所謂心欲小
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
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
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
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
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
證也眾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眾
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
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眾字於句末轉為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
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
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子三十

七

而可得為也釋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
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
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
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
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為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
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
上令即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為正與非上使不
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
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凡行戴情雖遇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子三十

木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蓋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惡及當作反皆以形似而誤惡者惡之古文與德字通反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反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反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蓋力優而惡不能反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惡誤作克反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也四字爲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爲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真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並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子三十

九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段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并為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肱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為用故容亦為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

子三十

子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即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絳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齊俗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為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為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糸部緩緩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緩不舉韋注曰緩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緩故曰其衣緩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緩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謾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緩也後人不知緩為緩之段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子三十

子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材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為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達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齋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涕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裸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裸猶袒裸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繡

樾謹按絹當為絹漢書司馬相如傳絹要裏師古注曰絹謂羅縠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絹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

子三十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為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夫之事故書中為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即涉注而誤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為虛則不能為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蓋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為失之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即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

子三十

丑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 道應

樾謹按窈讀為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亦
敦幽衡鄭注曰幽讀為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
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並
作若以石投水

子三十一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不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為國法而不
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
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此當以良人為是序意篇
良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良人君子也然則諸良人
即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
民人皆以為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
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為是而欲改淮
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
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
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
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亦脫不終
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
猶是也之歌者即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
稌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子三十一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
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
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
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
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則必在道塗之間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

子三十一

七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為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為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嗜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且恭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矣蓋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樾謹按高注曰三玉為一工也五貝為一朋也然三玉為一工它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珎注本作二玉為一珎也說文珎部二玉相合為一珎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穀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數杜預韋昭郭璞注並以雙玉說之穀即珎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子三十一

四

以珎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珎字闕壞而為珎後人因改為工又改高注二玉為三玉以別異於珎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為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言為朋者為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實以二貝為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為朋猶樽以兩為朋也此云元玉百珌大貝百朋珌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珌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是以犯敵能威

懋謹按威乃威字之誤威讀為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為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懋敦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極治悖若有喪也懋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極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子三十一

五

極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其實極治即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為極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即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段字也怠者怡之段字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懋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懋謹按已乃人之己己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己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懋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懋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即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為正即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後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子三十一

未

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

懋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簪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簪被髮也木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

鷩王氏引之以木為此字之誤此即鷩字也引匡謬

正俗鷩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為術氏冠為

證其說洵瑣不可易矣惟未說簪字之義簪當為簪

簪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鍪首鍪也從省言之則

止曰鍪汜論篇古者有鍪而總頌高注曰鍪頭者兜

鍪帽是也去其鍪而載之尤謂去其首鍪而戴之鷩

鳥之冠正與解其劍而帶之笏文義一律作簪者段

子三十一

七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

矣

夏后氏祭於闈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

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

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

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

為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

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

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

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為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

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

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即是祭以朝朝者日出

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

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

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

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

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子三十一

八

氏誤以朝為庭中遂并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

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

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

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

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

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醢工廩商樸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懋女

懂卽淮南所本也童與懂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蕩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子三十一

九

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亾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當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暇更蓄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廕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並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子三十一

十

樾謹按上云劔工或劔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劔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閻主亂於魯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砥硠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劔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溜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為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高注曰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說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

子三十一

七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平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為治未必不亂為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衛紹傳劔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為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韻曰璽俗作全

子三十一

七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為全矣汜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為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雜誌彼璽誤為金此璽誤為全其誤正同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揚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

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樾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為之說非也獸
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獻見桐柏廟碑形與獻似
故獻或誤為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
文為獸杜子春云當為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
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
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
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子三十一

齒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為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
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調玉
篇多部調丁亥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
調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
篇調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尙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當從之此中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
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甯於體聽之不
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也
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
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
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
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
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為物先倡

子三十一

圭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即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正
德篇正作不為物唱無先字

智遠於事

樾謹按遠讀為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
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遠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
文曰劇本作遠

不能為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
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
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為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

故不得不中絕 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駟絲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犬屬也玉篇獫公入切獫犬也獫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雜誌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子三十一

去

狼亦當作狼契蓋獮獺能食魚狼契能搏獸故獮獺不可與池魚並畜而狼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狼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獫與契為韻若作豺狼則於韻亦不可協矣蓋由後人習聞豺狼罕聞狼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又子上義篇同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

誤作衛因改為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為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近而誤交誤為支因改於前為以口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子三十一

去

察行陳解贖之數

樾謹按解贖當為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日出入解續是其證

博則能禽缺

樾謹按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搏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圓也故與缺相對為文太元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即此文搏缺對文之證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疑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疑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子三十一

七

爲頌典之典考工記斲人是故斲欲頌典鄭注曰頌典堅刃貌然則典疑猶堅疑也與上句湫溲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鬼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鬼曰二字此乃鬼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鬼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鬼反顧竟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鬼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鬼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鬼而非鬼乎

鷓鴣能言而不可使長

樾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敎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樾謹按氣當作器莊子八誦世篇氣息弗然釋文曰

子三十一

六

向本作諛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木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子三十一

九

見卯而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即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卯而求時夜蓋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為韵此以暑與莫為韵今刪暑字則失其

韵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味氣為韵則此文亦必有韵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刷字之誤爾雅釋詁刷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狗臭

為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子三十一

辛

樾謹按藥當讀為療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為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為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子三十一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為禮廣雅釋器曰禮褻也玉篇巾部曰禮藉也禮卽禮之異文又衣部曰褻小兒衣也然則禮者疑是小兒承藉齒屨之布故亦謂之褻褻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禮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為物至賤然而疎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

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同此作哀者卽依之段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大匠不斷六豆不具大勇不鬪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簋簋邊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簋簋邊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剝之段字廣雅釋詁剝裂也大庖不剝謂不自割裂與不斷不鬪一

子三十二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者毛鄭皆以任輦為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輶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輶也衡

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軸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軸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子三十一

三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次等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互氏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媛狄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

此山說也乍與作通常讀爲斲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斲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媛狄之捷來斲謂見斲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媛狄之捷來擗高注曰擗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穀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穀虛而中立是此文穀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蓋一軸在

子三十一

四

穀中三十幅在穀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幅皆棄卽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為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以故字作以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為故誤失為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為矣耳文

子三十一

五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為韻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丘無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寅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即寅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為汗潦水名非是

珍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珍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

子三十一

六

疑當作珍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即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為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為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紆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人閒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常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

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

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例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疔且二

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疔部疔痂也人有

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疔其從矢之疾

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段疾爲疔疾行而疔

子三十一 七

廢矣疔且外卽疾且外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

氏春秋異寶篇竝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

疔古今字耳因疔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

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

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復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

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

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

存其復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

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

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

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子三十二 八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

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

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

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

誤作勢者蓋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

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

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蓋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為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即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蓋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刪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

子三十一

九

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竝作北塞上之人則為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為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為愉古愉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教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偷是其證也愉利即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至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子三十一

十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重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

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廷中而弑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子弑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子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樾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難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刪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隕字之誤周易繫辭

子辛二

士

傳夫坤隕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隕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噴然此誤隕爲憤猶彼誤噴爲憤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雜志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眾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蔭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諡言兵略人閒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它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端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服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段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子辛二

士

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靈雨櫛扶風

脩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疢見周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缺壞止存右畔之谷因誤為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並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蓋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羸糧跣足跋涉谷行大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為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為吳軍所不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羸糧潛行是其義也

子三十一

古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為不然則淮南自為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脩身篇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即淮南所本此所謂名可疆立者

樾謹按疆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疆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疆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

子三十一

古

可強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夢冒勃蘇曰吾被堅

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擊爭鼓之

懋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尚士爭鼓之尚與上通尚士卽上上也考工記桃氏爲劍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

子三十一

去

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尚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蔡邕之生蠅蠅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樞棟

懋謹按高注曰樞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並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爲屋以爲廬棟猶曰以爲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并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樞樞者柱上榑也若果是樞字何

得以屋訓之本經扁標棟樞高注曰樞柱上榑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榑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日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樞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秦漢

懋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聲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整然又稱曰孔注曰聲然自巖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子三十二

去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聲然之誤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懋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懋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歧字之誤巢枝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歧棚曰歧閣即

此歧字之義巢高故言歧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

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

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子三十一

末

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植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

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

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

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

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鬪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

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孰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子三十二

末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

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

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

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即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與字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興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下必有次第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為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為衰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

樾謹按既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為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為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為谷

子三十一

九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

樾謹按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為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即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為相率致勇而為之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為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為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宐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毆之段字說見荀子脩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子三十二

十

樾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憚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况二字為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為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即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為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甯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即木之上也末同上甯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子三十一

圭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

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

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是其證

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

要略

樾謹按為字涉下句多為之辭博為之說而衍本作

懼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

未也一律衍一為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期當讀為基宣二年左傳楚人基之杜注曰基教也文選西京賦人基之謀薛綜注曰基教也是基與教同義故曰以時教基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

未得其義壇當讀為壇說文文部壇一曰傳也精神

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壇傳也終始之壇即終始之傳作壇者段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子三十一

圭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

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襍器部引此白作甘蓋

因已倒為酒白故臆改為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

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德清俞樾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中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竝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裏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為藏蓋讀魁為裏魁裏竝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

子三十三

十

人裏妊是則裏與包同義故曰火裏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管灼注曰包藏也是裏包皆藏也測曰酉酉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裏以其義同耳因段魁為裏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礦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

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虛

樾謹按丘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為丘彼丘字有注此丘字無注知所見本無丘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丘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丘字不知注有丘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為經文無丘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丘字增次七丘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丘可知七有丘象六無丘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

子三十三

十一

六曰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日出險登丘蓋由淵而虛而丘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丘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遠條或履之廬閑

樾謹按范本作遠條除王涯宋惟幹本作遠條溫公從宋衷陸續本作遠條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為主不足為異同也惟范訓遠條為不能俯者王訓遠條為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簞宋魏之閒或謂之簞而其廬者謂之簞條上文次六閑黃坎席金第上曰垓古雉字謂城也第簞也此云閑于遠條或履之廬

廬則非黃埃之固遽條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條當從方言訓斲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于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為不辭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曰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關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關猶城也

閑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即涉測辭而行

子三十三

三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温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為解眇字當為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恃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晁鷺篇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予

樾謹按予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个其心惟知有我

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謂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肯矣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温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般生相午_戾

樾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為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違悟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_土

子三十三

四

樾謹按谷當作谷字之誤也谷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為主卻從谷聲故即以谷為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止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_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温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鑽首曰陽氣微動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即

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温
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于于丘餽或錫之坏

樾謹按丘餽未詳何義范注曰丘聚也餽美食也温
公曰丘以喻高大餽餽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
丘餽疑賦賦之借音說文瓦部賦賦謂之賦是也賦
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
與兩丘與區也是古音丘與區同故丘可讀為賦至
餽之與飯並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
温公說同所求者賦賦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

子三十三

五

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坏之與賦實為同類之
物但不好耳若釋餽為美食為錫則與坏絕遠矣豈
楊子屬辭之古乎

四馬就括美

樾謹按括當讀為厝說文广部厝易藥之藏也軸折
衡扞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厝也厝從會聲括
從昏聲兩聲相近語籀文作諭即其例也詩車聲篇
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
通儀禮士喪禮簪用組鄭注曰古文簪皆為括尚書
禹貢篇柤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栝葉松身曰

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栝栝栝松身然則以括為厝猶
以括為簪以栝為檜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達

樾謹按范本如此温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
於義為長蓋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
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
本誤

大國閱閱小國交之交

樾謹按管子幼官篇強國為閱弱國為屬然則范望
訓閱為國正得其解大國小國猶大國小國謂小國

子三十三

本

交於大國也王曰閱者殺羞之器温公謂閱養畜閑
也並與交之義未合

不禍禍俟天活我俟

樾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說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
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為禍正釋禍不
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
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進

樾謹按迂大也蓋即計之段字爾雅釋詁許大也字
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

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蓋于肝
訐迂竝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况迂其身以
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
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動之丘陵失澤朋

樾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
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
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
咎竝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為基其
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動之

子三十三

七

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
當為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嘔夷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嘔作嘔溫公從范本作嘔然實
以作嘔為長蓋此贊三句柔一字為句嘔與柔韻若
作嘔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嘔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
而不嘔嘔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嘔惟傳奕本
作歔尚為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此說於

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
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
美食而不能食乎徒蓋塗之段字或飫之塗即所謂
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
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即道塗故釋文曰徒道
旁也以徒為塗正與此同

臂膊脛如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脛然脛為鳥胃於此殊非所
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
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脚脛如一律若以脛

子三十三

八

如為如脛則下句脛如當為如脛溫公曰脛音噴肉
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
注脛脛直貌是也臂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
釋詁脛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脛祭鄭注曰脛直
也脛與頸脛聲竝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事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
夫壞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壞車與提壺竝
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
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孤字之誤國語晉語侏

儒扶虛章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弧者援弧也孟子告
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弧小子提
壺弧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
似大元本準周易楊子所見周易益與京馬鄭王本
同也

懷威滿虛毅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
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訓虛為空則與滿成兩
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淑真篇虛室
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蓋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

子三十三

九

汜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
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
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
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
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
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
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曾次五何福滿眉末
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田而穀毅于棟毅

樾謹按宋陸王本棟作棟温公從范本作棟言剛果

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棟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
云五為天子家性毅毅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
是范氏竝無棟擇之說尋繹其意所謂自亢者正釋
棟字之義周書作雜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
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
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毅于棟祿者棟則高亢
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棟字則注何以不
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毅于棟柱即
承此贊而言毅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毅于棟柱則
處高而有楛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

子三十三

十

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為棟字非范
本之舊温公從之誤也

據戰嗜嗜若熊若螭眾

樾謹按據即虞字說文豕部虞闕相凡不解也從豕
疋豕虎之鬪不相捨是虞之本義為兩獸相鬪老子
曰猛獸不據隨鐵論曰虎兕相據竝即虞字也彼從
手作據此從足作據皆古文借字耳據戰即以熊螭
言温公謂據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成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為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

厥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並非經義初一曰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並雙聲字也資讀為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闡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為二義胥失之矣

準繩不市

樾謹按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其為不辭温公訓為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為專說文寸部專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專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

子三十三

士

矣

兩遇神及師夢

樾謹按范注師眾也此未得其解也眾次七師孕唱之哭且昭范曰師旨者也膏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為誓者也此贊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已為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並曰兌為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為澤故為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

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兌為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

樾謹按范本蓬作逢温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蓬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蓬大也逢訓大則亦即與盛同義矣蓋逢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段字什蓬者逢之異文温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

子三十三

士

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祿而鷄蓋穀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蓋即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温公從范本是為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閒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祿而雞蓋穀言雉不祿而雞有餘穀也

子序不序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蓋即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鹿

一 主矣疑王涯

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温公不言有異同蓋寫者改從既行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竝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決欲招寇積

越謹按王本決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狡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決乃字之誤温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沈

越謹按尸常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

子三十三

圭

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亾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越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為不辭且既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即也說文空古文作𠄎是次即古音相同尙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宥坐篇竝引作勿庸以即是次與即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即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為說是矣

眇提明晦

越謹按眇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眇也范云眇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眇從目肖聲少與肖竝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為古宵字然宵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為鄙陋提當為睇說文日部睇迎視也眇睇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測而誤温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子三十三

齒

越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佗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佗云三加之也佗佗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逢不幸也范注以為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累馬攙行可鄰也止

越謹按大戴記子張問人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為鄰蓋鄰者遊之段字說文辵部遊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鄰此云行可

鄰也謂其行可以鄰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樾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
惡反者不善發則徧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
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
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
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
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
反惡反為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成

子三十三

五

樾謹按殆當讀為怠詩元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
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為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
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並當作
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尚微而改之又
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
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羈角之吾勤

樾謹按吾當讀為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
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駟吾之或為
駟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

十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吾然
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為之說

闕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元錯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為文
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元擲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
合提當為題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

子三十三

六

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織也入蕨

樾謹按蕨字無義當讀為蕨說文大部蕨空大也玉
篇大部蕨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
之中也

榆漏率刻元瑩

樾謹按范注曰榆猶寫也則榆當讀為榆說文手部
榆引也榆訓引故得訓寫作榆者段字或字之譌也
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

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噴誤作噴情情字蓋卽噴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尙歷歷可指耳

爲猛元蒙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

子三十三

七

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逢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哆

樾謹按許翰曰丁宋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刪

辰辰未戌丑

樾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宋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樾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卽沮也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竝有始義一爲規模二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子三十三

七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戴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戴者是范本亦作戴然戴自是兩義蒙則戴也而非戴也不當并爲一談而以戴說蒙字之義也章管丁謂郭元亨本竝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爲長

禍則有疇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疇字無義乃端之段字疇從專聲端從尚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輜車注云輜或作博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

簡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並專揣聲近之證膊之為端猶搏之為輪搏之為揣團之為揣也福則有膊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元說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子三十三

九

輿物笏震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輿作與是也下文云輿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輿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晉本作遇乎崩光未惟幹本作遇於崩光並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為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會貞亦七字句

天甸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敝之是甸與敝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敝亦猶齊陳氏之為田氏也說文攴部敝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為之天甸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其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為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子三十三

十

是為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即氣盈之謂年病即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亦語詞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尚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混歲年兩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學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僞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焚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積釋文作焚曰水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焚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子三十四

一

樾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昉曰周孔類子之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良般之

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不能踰也今按正文

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

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

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

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

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巨陵仲尼

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

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

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羿

子三十四

二

逢蒙良般之藝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不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術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不能踰也猶曰衆人所不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樾謹按桐者侗之段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侗顛蒙卽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段字耳李注曰桐

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遂分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即侗字之誤注本云桐侗也侗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蓋不破經字而即以訓詰明段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為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為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為太甲則不達段借之旨務穿鑿而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子三十四

三

樾謹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晞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為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

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晞夫子為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間無曰字以別

子三十四

四

之則顏之晞夫子正考甫之晞尹吉甫公子奚斯之晞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樾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相比意不相承下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鴟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蓋因參辰之相比而成人之黨比游晏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鴟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

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

越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

子三十四

五

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其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卽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

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可以說論語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越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論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爲已字失其舊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子三十四

六

越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勅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竝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木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竝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

吾子

越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竝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閒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閒於白黑

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駝駝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為龍虞翻本龍作駝云駝蒼色字亦通作龙文選思元賦尉龙眉而郎潛兮舊注曰龙蒼也是蒼駝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駝史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北方盡烏駝南方盡駢馬然則李注所稱間於白黑其即本史記為說與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

樾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

子三十四

七

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如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屈原之放遂猶玉如瑩磨瑩而成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訂正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既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偽非篤實之真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申明君子事之為尚也上文竝未言及容儀

子三十四

八

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况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衆山相對為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竝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屬韻字莊子逍遙游篇岸約

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嬛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
以卓亦猶綽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
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強為區別
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葶曠沈

修身

樾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葶以喻重濁之質糟
者酒之滓葶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
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為精之誤而訓葶
為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葶孰也義亦未安
簞瓢梓茹

子三十四

九

樾謹按梓讀為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啐之衆
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啐啐皆嘗也啐至齒啐入
口

仁以人之

問道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
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
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
古義

作則苓

樾謹按咸曰苓當為蒙字之誤也然苓與蒙雖竝從

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苓苓耳也苓耳徒
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為可以開
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苓音聆闕
蓋以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苓當讀為苓說文
竹部苓車苓也釋名釋車曰苓橫在車前織竹作之
孔苓苓也此言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其化則如車苓
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即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也

子三十四

十

此云閉之闕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
不開聖卷喻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
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
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為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
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為用以不益為益用而不
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
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
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越謹按塗當讀為戲說文丹部臙篆下引周書惟其
鼓丹臙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臙是塗與鼓通也
說文支部戲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經典即以杜為
之尙書桀誓篇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作戲乃獲是
也戲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
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臙臙也與

越謹按李注曰臙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為大
節祭祀先人也臙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臙臙二字之

子三十四

七

義而於狐狸螻蟻未有發明咸曰臙臙也冬則獵取
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
入穴故螻蟻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
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蟻不過
乎臙臙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蟻
不言人如狐狸螻蟻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臙臙也
歟若謂不過乎臙臙之候當云不臙臙矣如左傳云
虞不臙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
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
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

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藉狐狸螻蟻得臙其肉如人
遇臙臙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蟻不臙臙也
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為牛羊則食之者
必狐狸螻蟻也自來未達此旨

如申韓如申韓

越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
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
寢如其寢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
何足為法皆未達楊子語意

請問之 問神

子三十四

七

越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
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之蓋
既誤心為之因又改問為聞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
是

聖人以不手為聖人

越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
當為干聖人雖為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
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
安既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能執
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

也如此說則與美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說文午部午字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字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作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

子三十四

圭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謬甚矣

狄牙能噉

樾謹按李注曰噉啞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噉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噉者誠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吟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誠和也廣雅釋詁誠調也狄牙能噉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噉矣又按狄牙即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邊也溫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

面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溫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子三十四

齒

著古昔之嗜嗜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

樾謹按恣恣與嗜嗜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素隱曰汶汶猶昏昏不明也汶汶即恣恣也李注曰嗜嗜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難易曰存心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匹則艱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溫公之說爲然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

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

越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二注大畧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蓋勢諸三字為句古勢力字

子三十四

去

止作執種藪字亦止作執蓋本一字耳蓋勢諸即蓋藪諸藪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蓋藪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為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平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越謹按李於愆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愆一字為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愆字當合下語字

為句愆語者過愆之言也過愆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愆語連讀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問明

越謹按兩實字皆當為是不聽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越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上文言期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漢

子三十四

去

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衝說文作衝本從童得聲此衝字即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活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翳路為文故從行作衝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越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成立夜矣乎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神祠也靈壇所以為威
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
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
而為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
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
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漢魏
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
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
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為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

子三十四

七

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
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
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誤以靈場為鬼
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
乎之文施之不當矣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樾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
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為李斯
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
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

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
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
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
道以從人 寡見

樾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
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
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樾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

子三十四

六

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為文上句用者字下句
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
亂邪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竝
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魯不用真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
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
文曰皆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於京孔子
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為能

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真儒乎蓋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神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柳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為真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

子三十四

九

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真儒矣觀楊子不用真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貞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為償償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償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

車償於濟車以償言古語然也償通作賁又通作奔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五百

樾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於義為不備矣

子三十五

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同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為通跡也宋訓開為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為二義則更失之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為句邪乃

語詞蓋託為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庸者邪故又曰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書每以庸為庸眾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曰如庸行翳路宋吳竝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段噫為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雉字於噫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為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子三十五

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樾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圭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子即借晷為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為規本之釋名意蓋近之惜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

魯德亦不得強為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丙午肫傳曰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肫為明魄為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肫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肫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

子三十五

王

馬云魄肫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肫名曰魄是肫即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六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暈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段字璧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遂誤以魄為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載生魄實即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肫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偽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為

之惑信古義之久遠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樾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為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泠泠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聆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楊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為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泠為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為德愈改而愈失其

子三十五

四

真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 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以秋之日言也楊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

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通

樾謹按既死矣又何通之有祕曰見死者通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通乃膊之段字膊從專聲專從甫聲通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泐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

子三五

五

葬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樾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二稔勤渠各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吾見玄駒之步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駟玉篇馬部駟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蓋因螳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

雷不一風不再

樾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並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洵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眾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子三五

六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宇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宋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算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篡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

而即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纂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為喻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

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蓋哉蓋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蓋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即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成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

子三十五

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楊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楊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然則楊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故為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為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即真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為始建國

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殲之段字說文戈部殲絕也讀若咸經傳即以咸為之尚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殲之段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訓咸為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樾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楊子

子三十五

是言豈虛設乎蓋為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高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寬議其故使寬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莽有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楊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共殺莽此則非楊子所及見然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

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黥布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故令亦刺莽始以誅滔于長及徹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為大逆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楊子書宜論其世矣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樾謹按葛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說也葛疑榻之段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榻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榻其上較之

子三五

九

保葬為更疏略矣
攀龍鱗附鳳翼與以揚之淵濤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與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與字盧氏弔弓云李本與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與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與以揚之蓋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擊字之誤爾雅釋詁擊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

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為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為艱深之辭故耳

子三五

十

李注訓相為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揚旨矣
實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實壯士之靡也實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祕曰靡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為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為也蛛蝥之靡即蛛蝥之為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為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為姊

樾謹按曼當讀為鋤爾雅釋宮曼謂之朽說文木部朽所以涂也是鋤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即可謂之曼

縵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樾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斯亦曲為之說非楊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亢華山碑禮與岱亢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亢劉寬碑仿浮雲之志仿卽亢字殺阮神祠碑於是殺阮以為之殺阮卽阮字竝其證也此文抗

子三五 主

字從隸體作折形與折似因誤為折吳氏曲為之說謬矣

滕灌樊鄴曰俠介

樾謹按俠與夾通尚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此卽楊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叔孫通曰繫人也

樾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楊子以魯兩生為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

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禘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槩猶廣也此說亦殊未安槩疑當為鐫大元上初一挫厥鐫鐫溫公解為挫其銳進躁急之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為之豈非所謂鐫鐫者乎故楊子以為鐫人鐫字依說文本作鑿茲作槩者或亦如鑿之與槩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樾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

子三五 主

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不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為之說非楊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楊子此文蓋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為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為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

之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邪句未也字當讀為邪
楊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眾人所能論也其樂可
量也竝以也為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
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
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樾謹按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疑其所據本作
無悟說父午部悟逆也故注曰外無違悟若是悟字
則違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悟因改悟
為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悞字而訓為謬悞

子三五

寺

愈失其真溫公反謂悞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為文鼓之以道德鉦
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
殊失其義

應諧似優

樾謹按李注曰似倡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
言似倡優也且似倡優矣尙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

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
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
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漿衝不齊有諸君子

樾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齊然齊有三
說文艸部齊葵藜也此一齊也詩谷風篇其甘如齊
釋文曰齊菜也又一齊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
靡草齊亭歷之屬又一齊也此所謂齊何齊乎且草
類亦多矣何獨言齊乎齊當為齏周官醢人以五齊
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鄭注曰齊當為齏几醢醬所和

子三五

古

細切為齏然則航不漿衝不齏謂樓航不可挹酒漿
衝車不可盛齏醢也漿與齏以類相從作齊者段字
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
祕曰玩猶珍也廉棧也珍玩與廉棧則不對矣光曰
玩當作剗音完謂廉而不刺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
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蓋溫公雖知玩為剗
之假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剗之則圓楚辭懷沙篇剗
方以為圓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剗印剗而不

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刑刑斷無復廉錡也然則刑而廉正與刑斷無廉錡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者利無恥者如涓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為刑而廉以人言之為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為眾未知何據秘曰隊乎猶言垂之如隊溫公從之然王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之乎說文心部隊深也隊疑隊之段字或學者多見隊少見隊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

子三五

五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即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合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 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為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楊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

子三五

去

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為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偽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即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接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何以處偽謂何以辨別其偽也下文楊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八 反E句

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偽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諧頌禱讓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

子三五

七

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厚度尙碑惠以厚下是也厚厚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大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

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

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

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楊子仍以

伊尹周公待之蓋不許其爲虞舜也楊子此言與阮

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

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

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

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

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

子三五

六

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楊子既不諂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劫况楊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溫公之論亦屬膚淺楊子特著此文蓋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蓋以漢德上擬唐堯也中間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

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楊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為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楊子之謂矣
辟靡以本之校學以教之

樾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靡楊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

子三十五

九

樾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

幽宏橫廣

樾謹按宋史及溫公本均作橫度當從之廣即度字之誤耳惟橫度之義宋史皆未得橫與光同書堯典光被四表後漢書焉異傳作橫被四表是也度與宅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危既宅夏本紀作三危既度是也然則橫度即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即楊子所

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樾謹按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子三十五

十

古書疑義舉例序目

目錄

夫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縑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日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猶問人言筍可食歸而煮其簣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日滋也歟竊不自揆刺取九經諸子為古書疑義舉例七卷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若夫大雅君子固無取乎此俞樾記

叢五 序目

一

古書疑義舉例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倒句例

倒序例

錯綜成文例

參互見義例

兩事連類而並稱例

兩義傳疑而並存例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以重言釋一言例

以一字作兩讀例

倒文協韻例

變文協韻例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例

語急例

語緩例

叢五 序目

二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蒙上文而省例

探下文而省例

舉此以見彼例

因此以及彼例

古書疑義舉例三

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

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

稱謂例

寓名例

以大名冠小名例

以大名代小名例

以小名代大名例

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例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美惡同辭例

高下相形例

叢五 序目

叙論竝行例

實字活用例

古書疑義舉例四

語詞疊用例

語詞複用例

句中用虛字例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

反言省乎字例

助語用不字例

也邪通用例

雖唯通用例

句尾用故字例

句首用焉字例

古書發端之詞例

古書連及之詞例

古書疑義舉例五

兩字義同而衍例

兩字形似而衍例

涉上下文而衍例

涉注文而衍例

叢五 序目

涉注文而誤例

以注說改正文例

以旁記字入正文例

因誤衍而誤刪例

因誤衍而誤倒例

因誤奪而誤補例

因誤字而誤改例

一字誤為二字例

二字誤為一字例

互文作二畫而致誤例

重文不省而致誤例

闕字作空圈而致誤例

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圈例

古書疑義舉例六

上下兩句互誤例

上下兩句易置例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懸例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脫例

字句錯亂例

簡策錯亂例

叢五 序目

五

古書疑義舉例七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不達古義而誤解例

兩字一義而誤解例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据他書而誤改例

据他書而誤解例

分章錯誤例

分篇錯誤例

誤讀夫字例

誤增不字例

叢五 序目

六

古書疑義舉例一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上下文異字同義例

古書有上下文異字而同義者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按有仕於此之仕即夫士之士夫士也正承有仕於此而言士正字仕段字是上下文用字不同而實同義也

論語衛靈公篇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按古文位立同字此章立字當讀為位不與

叢五之一

十

立即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文竊位字作位下文不與位字作立異文而同義也

莊元年左傳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按為外禮也猶曰于外禮也古于為義通鄭注士冠禮曰于猶為也然則為亦猶于也此舉經文而釋之若但曰禮也疑若通言築之為得禮而無以明築于外之為得禮故疊于外二字乃舉經文作于外面傳文自作為外亦異文而同義也

周書太子晉篇遠人來驩視道如咫尺又曰國誠盜矣遠人來觀按觀正字也驩段字也亦上下文之用字不同

者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按首字當讀為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道與首古字通稽者同也堯典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亦來矣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也因段首為道遂莫知其即為上文道字而注者曲為之說致失其義矣

叢五之一

二

備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為給古字同聲而通用也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煖之蓋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所撤其材尚可作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力不足則從而煖之無使為敵用也給與不給反復相明乃上用給字下用洽字又有闕文讀者遂不知為何語矣

呂氏春秋辯士篇必厚其鞞又曰其鞞而後之按後與厚同義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上言厚下言後亦異字同義之例

上下文同字異義例

古書亦有上下文同字而異義者禮記玉藻篇既指必
盟雖有執於朝弗有盟矣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有字
乃又字也言雖有執於朝不必又盟也論語公冶長篇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上有字乃有無之有下
有字亦又字也言有聞而未行則惟恐又聞也

尚書微子篇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忘按釋文
曰讎如字下同此依傳義作音也又曰徐云鄭音讎是
鄭注上讎字與下讎字異義鄭於上讎字蓋讀爲讎故
徐云鄭音讎也又與刈通降監殷民用又讎斂言下視
殷民方用刈穫之時計讎而斂之也孟子盡心篇趙注

叢五之一

三

曰讎一井也殷制用助法上所應得者惟公田所入耳
此云讎斂則是按井而斂之所取不止於公田殆紂時
所加賦歛枚傳不知上下兩讎字文同義異致失其解
又酒誥篇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按
上祀字讀爲已周易損初九已事遄往釋文曰已虞作
祀是祀與已古字通也已者止也已茲酒者止此酒也
已茲酒惟天降命此二句乃魚句猶言惟天降命止此
酒蓋重其事故託之天命也肇我民惟元祀言與民更
始在此元祀元祀者文王之元年蓋文王初受命卽有
止酒之誥故云然耳枚傳不知上下兩祀字異義致失

其解皆由不知古書有同字異義之例也

詩文王有聲篇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按下于字乃語詞
上于字則邗之段字也史記載虞芮決獄之後明年伐
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是伐邗崇與作豐邑事適相連故詩人
詠之曰既伐邗崇作邑于豐也邗作于者古文省不從
邑耳今讀兩于字竝爲語詞則下句可通上句既伐于
崇文不成義矣

倒句例

古人多有以到句成文者順讀之則失其解矣僖二十

叢五之一

四

三年左傳其人能竚者與有幾昭十九年諺所謂室於
怒市於色者皆倒句也

周易震六二億喪貝釋文引鄭云十萬曰億梁氏玉繩
譬記曰億喪貝乃列文與莊子在宥篇萬有億喪同一
句法禮記檀弓篇蓋殯也問於邾曼父之母高郵孫氏
渡孫檀弓論文曰此二句乃倒句也蓋殯淺而葬深孔
子之父實殯於五父之衢而見之者皆以爲葬孔子不
敢輕啓父墓而遷葬乃其慎也及問於邾曼父之母始
得其實當云問於邾曼父之母蓋殯也故作倒句以取
曲折耳按此二義余著羣經平議均不之從然倒句成

文則古書自有之亦存其說以備一解

詩人之詞必用韵故倒句尤多桑柔篇大風有隧有空
大谷言大風則有隧矣大谷則有空矣今作有空大谷
乃倒句也說詳王氏經義述聞節南山篇弗聞弗仕勿
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勿罔君子無殆小人也
無猶勿也罔與殆義相近論語亦以罔殆對文可證今
作無小人殆乃倒句也說詳余所著羣經平議

孟子盡心下篇若崩厥角稽首按漢書諸侯王表厥首
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頷角也稽首首至地也其
說簡明勝趙注若崩二字乃形容厥角稽首之狀蓋紂

叢五之一

五

眾聞武王之言一時頓首至地若山冢之翠崩也當云
厥角稽首若崩今云若崩厥角稽首亦倒句耳後人不
得其義而云稽首至地若角之崩則不知角為何物失
之甚矣

墨子非樂上篇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按野于飲食
卽下文所謂淪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句法
正同畢氏沅校本疑野于當作于野蓋誤連康樂二字
讀之亦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讀并失其義矣

史記樂毅傳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索隱曰薊丘燕所都
之地也言燕之薊丘所植皆植齊土汶上之竹也按此

亦倒句若順言之當云汶篁之植植於薊丘耳宋人言
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便不及古人語妙矣

倒序例

古人序事有不以順序而以倒序者周官大宗伯職以
肆獻裸享先王若以次弟而言則裸最在先獻次之肆
又次之也乃不曰肆獻裸而曰肆獻裸此倒序也大祝
職隋贖逆牲逆尸若以次弟而言則逆尸最在先逆牲
次之隋贖又次之也乃不曰逆尸逆牲隋贖而曰隋贖
逆牲逆尸此倒序也小祝職贊徹贊奠若以次弟而言
則奠先而徹後也乃不曰贊奠贊徹而曰贊徹贊奠此

叢五之一

六

倒序也說者不知古人自有此倒序之例而必曲爲之
解多見其不可通矣

禮記文王世子篇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正義曰以
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餞今此經先云餞
者以餞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饌
獻受爵也按以特牲言之嗣子與長兄弟爲上下兩簋
是餞不止嗣子一人而受爵止嗣子一人是受爵重於
餞也安得云以餞爲重乎孔氏蓋不知古書有此倒序
之例曲爲之說而失其義

錯綜成文例

古人之文有錯綜其辭以見文法之變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夏小正剝棗栗零皆是也

詩采綠篇之子于狩言韋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韋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按箋以韋弓繩繳對舉則知下句繩字與上句韋字對下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蓋錯綜以成文也正義曰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是以繩字對上句弓字失之矣

又思齊篇古之人無斃舉髦斯士按古之人與髦斯上文正相配古之人言古人也髦斯士言髦士也此承上

叢五之一

七

而言惟成人有德故古之人無斃惟小子有造故舉髦斯士古之人者尚書無逸篇枚傳所謂古老之人也無斃謂不見厭惡也舉與豫通爾雅曰豫樂也安也言其俊士無不安樂也豫與無斃互文見義無厭惡則安樂可知安樂則無厭惡可知上句先言古人而後言無斃下句先言譽而後言髦斯士亦錯綜以成文也毛鄭均未得其解

周禮大宗伯職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按薦豆籩徹者薦豆徹籩也於豆言薦於籩言徹互辭耳不曰薦豆徹籩而曰薦豆籩徹亦故爲錯綜以成文也賈疏曰

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大元止次八曰弓善反弓惡反善馬狼惡馬狼按弓善弓惡即善弓惡弓與善馬惡馬同義乃云弓善弓惡者故與下文錯綜其詞也范望注曰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翩然反也誤以善惡連反字讀失之測曰反弓馬狼終不可以也不曰弓反馬狼而曰反弓馬狼文法與此同

淮南子主術篇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巢上言疾風下言木茂亦錯綜其詞意林引此作風疾而波興由不

叢五之一

八

知古人文法之變而以意改之
春秋僖十有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過宋都石五之與六鶴亦錯綜以成文公羊有記聞記見之說穀梁有散辭聚辭之義此乃作傳之體例如此未必得經意也夏小正梅杏棗桃則華緹縞上句先言梅杏棗桃而後言華下句先言緹而後言縞蓋古人之辭往往有此傳曰先言緹而後言縞何也緹先見者也亦未免曲爲之說也

參互見義例

古人之文有參互以見義者禮記文王世子篇諸父守

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云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注曰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又雜記上篇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鄭注曰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疏曰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又祭統篇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其冕服鄭注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凡此皆參互以見義者也

叢五之一 九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注云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又有云文相變者喪大記篇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沐用瓦盤注曰浴沃用料沐於盤中文相變也亦皆互文以見義之例
周易雜卦傳乾剛坤柔比樂師憂皆兩兩相對他卦雖未必然而語意必相稱猶晉書也明夷誅也其義不倫愚謂此亦參互以見義也知晉之為晝則明夷之為晦可知矣明入地中非晦而何知明夷之為誅則晉之為賞可知矣康侯用錫馬蕃庶非賞而何自來言易者未見及此也

兩事連類而並稱例

少年饋食禮日用丁已言或用丁或用己也士虞禮冪用絺布言或用絺或用布也古人之文自有此例士喪禮魚鱠鮓九此亦連類而並稱言或鮓或鮓其數則九也若必鮓鮓並用而欲合其數為九則孰四孰五不得無文矣

叢五之一 十

禮記郊特牲篇繡黼丹朱中衣按繡黼二物丹朱亦二物言中衣之領或以繡為之或以黼為之中衣之緣或以丹為之或以朱為之是為繡黼丹朱中衣非必一時並用也鄭注破繡為綃正義曰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其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此未達古人立言之例也
日知錄曰孟子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于弗于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攷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為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愚謂此皆連類而及之例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書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因孔子而及墨翟因周公而及文王亦此類矣
臨義傳疑而並存例

儀禮士虞禮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鄭注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賈疏曰上已論虞卒哭此記更從始死記之明非上記人是異人之聞其辭或殊更見記之事其實義亦不異前記也按此即傳疑竝存之例注疏聞字今誤作聞非是辨見羣經平議穀梁傳之解經多有竝存兩說者隱二年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又五年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又八年傳或曰隱不爵大夫

叢五之一

士

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又莊二年傳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又文十八年傳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凡此皆兩義竝存不獨疑以傳疑且足見網羅放失之意公羊傳亦開有之閔二年傳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亦二說竝存也

禮記檀弓篇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按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蓋一名一

字鄭罕虎字子皮即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竝存之正義謂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皮之叔父夫記文兩言其叔父也乃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爾雅釋蟲有蜚蠊蚘釋魚有蚘蚘釋蟲有蛭蟪至掌釋魚有蛭蟪蓋皆一物也或云蟲類或云魚類故竝存之郭注於釋蟲不解蛭蟪至掌於釋魚不解蚘蚘由未知其為同物耳

叢五之一

士

韓非子書如此者尤多如內儲說上篇引魯哀公問孔子莫眾而迷事又載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外儲說左篇引孟獻伯相魯事又載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如此之類不下數十事尚書每有又曰之文愚謂亦當以是解之康誥篇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蓋史策所載異辭一本作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一本作非汝封劓刑人無或劓刑人非汝封故兩載之而詞有詳略也下文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此一本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於旬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此又一木也亦兩存之而語有詳略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蓋猶未達古書之例也當更為說以明之

兩語似平而實側例

古人之文有似平而實側者詩蕩篇侯作侯祝傳曰作祝詛也段氏玉裁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侯作侯祝與乃宣乃啟爰始爰謀句法同

解篇曰止曰時箋云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按此亦似乎平而實側者與爰始爰謀乃宣乃啟一例王氏引之曰經文疊用

叢五之十

圭

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轉未得

古人義例矣

論語憲問篇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正義曰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按耻其言而過其行亦語平而意側皇侃義疏本作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也語意更明朱注曰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誤以兩句為平列失之

孟子公孫丑篇今夫蹶者趨者趙注曰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

動心而思矣等趙氏之意謂趨由於蹶今夫蹶者趨者猶云大凡顛蹶之人皆是趨走之人蓋人之疾趨而行氣使之也而至於顛蹶則無不動心矣故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蹶者趨者似平而實側若以蹶趨平列則其義不見矣

兩句似異而實同例

古人之文有兩句竝列而實一意者若各為之說轉失其義矣禮記表記篇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鄭注曰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按數即短長小大質言之則是仁有數義亦有數耳乃於仁言數而於義變言長短小

叢五之十

圭

大此古人屬辭之法也

周官大司徒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按受與保同義古語或以受保連文士冠禮永受保之是也或以保受連文尚書召誥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使之相保使之相受文異而義同皆謂使之互相任保不為罪過也杜子春及後鄭均未達斯旨又族師職云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按相受猶相保也相共猶相及也皆變文以成辭耳賈疏斷刑罰慶賞相及為句失之

儀禮特牲饋食禮饗有以也醕有與也兩句義同變文

以成辭耳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
仁不能以取子漢書楊雄傳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
爲朋與以互用是有與卽有以也鄭注曰與讀如諸侯
以禮相與之與失之

孟子梁惠王下篇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趙注曰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
亦遊也按不遊不豫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趙氏此注
斯通論矣下文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按亡當
讀爲芒荀子富國篇芒勅優楷楊倞注曰芒味也或讀

叢五之一

五

爲荒是荒芒義通故淮南子詮言篇曰自身以上至於
荒芒爾遠矣荒芒連文與流連一例皆古之恆語從流
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連與流一也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芒芒與荒亦一也流
連荒芒亦猶上文遊豫之比變文成辭而無異義趙氏
一一爲之詮釋則轉失之良由不知亡爲芒之段字故
滋曲說其解亡字曰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然
則若弄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亦可謂之亡矣
何以從獸無厭謂之荒乎

尚書堯典篇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枚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
作之體至詩人之詞此類尤多關雎篇參差荇菜左右
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傳曰流求也則流之求之一
也免爰首章我生之初尙無爲次章我生之初尙無造
傳曰造爲也則無爲無造一也

荀子正論篇故盜不竊賊不刺按漢書郊祀志刺六經
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
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是刺有採取之義盜不竊賊不
刺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莊子知北遊篇若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按一汝度

叢五之一

末

當作正汝度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同可據以
訂正攝汝知卽一汝視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
正汝度卽正汝形度猶形也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
義也楊子法言吾子篇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以卓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曰卓者獨化
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
卓約本楚韵字莊子之渾約上林賦之綽約竝其證也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猶渾約綽約之比
是亦變文以成辭而無異義也

以重言釋一言例

禮記樂記篇肅肅敬也雍雍和也顧氏日知錄曰詩本肅雍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洗有遺毛公傳之曰洗洗武也遺遺怒也即其例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詩亦汎其流傳云汎汎流貌碩人其頤箋云長麗後好頤頤然啞其笑矣傳箋皆云啞啞然笑垂帶悸兮傳箋皆云悸悸然有節度條其歎矣傳云條條然歎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盛多子之丰兮箋云面貌丰丰然零露漙兮傳云漙漙然蕭上露貌嗔脊背憎傳云嗔猶嗔嗔然脊猶脊脊然有扁斯石傳云扁扁乘石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

叢五之一

七

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匪風嘒兮傳曰嘒嘒無節度也竝以重言釋一言

巳中有厥篇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曰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按當以江南本為正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同開獨來見己之貌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竝以施施釋之所謂以重言釋一言也後人不達此例增經文作施施非其舊矣

周易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惕者惕惕也猶言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即為重言遂以夕惕若為句矣尚書盤庚中篇乃成火不宣乃心欽欽

者欽欽也乃心欽猶詩云憂心欽欽也後人不明一言之即為重言遂以乃心欽念以忱為句矣由不達古書之例失其義并失其讀也

以一字作兩讀例

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于本字下作二畫識之亦或不作二畫但就本字重讀之者考工記斲人曰斲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曰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據此則故書利水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此二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

叢五之一

七

孟子告子上篇異於白馬之白也按上白字當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乃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則又申說其異之故也如此則文義自明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倒文協韻例

詩既醉篇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按女士者士女也孫子者子孫也皆倒文以協韻猶衣裳恆言而詩則曰制彼裳衣琴瑟恆言而詩則曰如鼓瑟琴也甫田篇以穀我士女此云女士彼云士女文異義同箋云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則失之纖巧矣經文平

易殆不如是

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按此本作一上一下以和為量上與量為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東與通為韻也王氏念孫已訂正上下東西人所恆言後人口耳習熟妄改古書由不知古人倒文協韻之例耳

古書多韻語故倒文協韻者甚多淮南子原道篇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終始不言始終而言終始始與右為韻也文選鵬鳥賦恍迫之徒或趨西東大

叢五之一

九

人不曲意變齊同不言東西而言西東東與同為韻也後人不達此例而好以意改往往失其韻矣

變文協韻例

古人之文更有變文以協韻者詩邶風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天謂父也正義曰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按母則直曰母而父則稱之為天此變文協韻之例也

蓼蕭篇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按光者日也周易說卦傳離為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象傳並云離為光於需象辭則曰離日為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

陽七哀詩注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為光本經義也為龍為光猶云為龍為日龍與日並人君之象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尸子曰日五色陽之精君德也是龍日為君象古有此義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竝以天子言不言為龍為日而曰為龍為光亦變文以協韻耳傳訓龍為寵則已不得其義矣

周易亦多用韻之文亦有變文協韻者如小畜上九既雨既處按處者止也說文几部處止也處即處字故毛傳於江有汜篇覺篇竝曰處止也既雨既處者既雨

叢五之一

十

既止也止謂雨止也不曰既雨既止而曰既雨既處變文以協韻也正義以得其處釋之則與既雨之文不倫矣

古書疑義舉例一

古書疑義舉例二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

儀禮聘禮篇上介出請入告鄭注曰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據注知聘賓所至上介皆有出請入告之事而上文不言是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也必一一識之簡策則累牘而不能盡矣乃古人不言後人亦遂不知卽儀禮一經疏略之處鄭君亦有未能見及者後人讀書鹵莽更無論矣今舉數事見例
聘禮乃入陳幣於朝西上注曰其禮於君者不陳按鄭

叢五之二

十一

見此經所陳止有上賓之公幣私幣及上介之公幣而無禮於君之幣故曰禮於君者不陳下文執賄幣以告注曰賄幣在外也若然則當有出取之事何以無文乎今以下文上介執璋例之知賄幣乃眾介奉之以入上介授璋後眾介從而授幣故使者得執之以告也經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矣
聘禮記簋有蓋纂注曰稻梁將食乃設去會於房按鄭以經文公設梁後其下卽云左擁簋梁不見有卻會事故爲此說不知六簋乃宰夫所設故宰夫爲卻會若簋則公親設之公尊不爲卻會賓將食自卻之經云賓卒

食會飯以卒食後賓自加會知將食時賓自卻會也經文略而不言鄭君亦遂不知并會飯之義而失之矣
士虞禮記祝從啓牖鄉如初按鄉者北出牖也啓牖鄉者啓牖亦啓鄉也上文祝闔牖戶不言鄉是疏略之處鄭注此句因云鄉牖一名也然則記人何必言牖又言鄉乎

特牲饋食禮酢如主人儀注曰不易爵辟內子按尸酢主婦無不易爵者此不言易爵疏略耳鄭注非

又曰尸謖祝前按尸謖上當有祝入二字既夕篇祝入尸謖是其例也蓋祝出告利成後必復入以爲尸謖之

叢五之二

二

節此不言者疏略禮經若此類不可勝舉

襄二年左傳以索馬牛皆言匹正義曰司馬法巨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爲之必一一爲之辭曰以索馬百匹索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曰繁也

古人行文不避繁複例

古人行文亦有不避繁複者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二九二

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兩王之不王兩瞽瞍底豫若省其一讀之便索然矣

周易繫辭傳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鄭所據本如此見釋文虞本亦如此見集解此古本也兩言天下之至賾句似複而非複乃鄭於下句云賾當爲動虞亦云動舊誤作賾則鄭虞猶未解此孔穎達謂以文勢上下言之宜云至動而不可亂也更無足怪矣所謂以上下

叢五之二

三

文勢言者徒見上文賾與動對舉故云然耳其實此文不可惡不可亂專承天下之賾而言下文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然後覆說動字

管子權修篇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

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按此一段之中疊用凡牧民者句文繁語複使令人爲之則芟蕪者過半矣

語急例

古人語急故有以如爲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與

叢五之二

四

而已矣注曰如卽不如是也有以敢爲不敢者莊二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也是也詳見日知錄三十二

詩君子偕老篇是緇袿也毛傳曰是當暑袿延之服也然則袿卽袿延也論語先進篇由也諺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哂嗔然則嗔卽哂嗔也竝古人語急而省也雍也篇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哂矣夫哂亦卽哂嗔也哂嗔本疊韻字急言之則或曰嗔由也嗔是也或曰哂亦可以弗哂矣夫是也鄭注曰弗哂不違道殆未免乎知二五而不知十矣

禮記曲禮篇為大夫累之按累之猶解之也累解本疊韵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和調二字亦同義古語如此楊倞注非也緩言之曰累解急言則止曰累矣鄭注曰累保也謂不巾覆也然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何獨於大夫言之乎

語緩例

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為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為數字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止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唐李涪刊誤遂疑完字當作字矣昭十六年左傳庸次比耦以

叢五之二

五

艾殺此地急言之則是比耦以艾殺此地耳乃以此上更加庸次二字杜注遂訓為用次更相從耦耕矣皆由不達古人語例故也按方言曰庸恣比佺更迭代也庸恣比三字即本左傳恣與次通

尚書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郊牧野者爾雅所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也枚傳云至牧地而誓眾則但謂之商牧可矣國語曰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其正名也乃連郊野言之曰郊牧野又或連野言之曰牧野詩曰牧野洋洋是也此皆古人語緩故不嫌辭費

一人之辭而加曰字例

凡問答之辭必用曰字紀載之恆例也乃有一人之辭中加曰字自為問答者此則變例矣論語陽貨篇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為孔子語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藉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此下凡不可者七皆子房自問自答至漢王輟食吐

叢五之二

六

哺罵曰豎儒始為漢王語與論語文法正同說本閻氏四書釋地按記人於下文特著孔子曰則上文兩曰不可非孔子語明矣前人皆未見及閻氏此論昭然發千古之矇

孟子告子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自問自答之辭盡心篇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亦自問自答之辭乃趙氏誤以此曰字為館人曰後人因并以下文數語皆為館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作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啓之矣

亦有非自問自答之辭而中間又用曰字以別更端之

語者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能宐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或曰顏徒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

叢五之二

七

考甫矣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按晞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刪去上曰字然晞之則是乃答語而非問詞上曰字不可刪下曰字當移在正考甫句上楊子既告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舉正考甫公子奚斯以曉之正以小見大以淺見深也若其間無曰字以別更端則漫無主賓之辨矣淺人以三句平列而移曰字於晞之則是之下又以兩曰字疊用而刪上曰字皆不達古書之例者也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

一人之辭自爲問答則用曰字乃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卽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卽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

孟子書如此者尤多臣請爲王言樂孟子之言也而無曰字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公孫丑之言也而無曰字文義易明故省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句上皆無曰字文勢易見故省之也乃亦有因省曰字致失其義者公孫丑篇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以下乃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趙注甚明因使己爲政上省一曰字後儒遂生異說以此一節皆爲季孫之言失之甚矣滕文公篇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一言足矣無事繁稱博引也傳曰公明儀曰皆周霄所引以爲發問之地蓋周霄意中先有此兩說故竝引之而先以三月無君則弔爲問又以出疆必載質爲問也因省曰字讀者不能辨別遂以傳曰公明儀曰兩說皆孟子所徵

叢五之二

八

引失之甚矣

禮記檀弓篇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吾則食食此文自吾三臣者以下又為季昭子之言蓋敬子所答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此說因中閒省一曰字遂若皆孟敬子之言者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何至無忌憚若此李氏愾作羣經識小始辨正之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

叢五之二

九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其下云抑罄控忌抑縱送忌則專承良御而言叔馬慢忌叔發罕忌其下云抑釋捌忌抑壘忌則專承叔發罕忌而言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也毛傳曰駟馬曰罄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按罄控雙聲縱送疊韻凡雙聲疊韻之字皆無二義傳以一字為一義發矢從禽與駟馬止馬又不一例傳義失之罄控縱送皆以御言罄即控也言止馬也送即縱也言駟馬也

版篇天之彌民如壘如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彌民孔易按攜無曰益承上四句而言益與隘通言

天之彌民如壘如箴之相和如璋圭之相合如取攜之必從無曰有所阻隘也彌民乃孔易耳因上疊句成文累言之則於文不便故止承攜而言曰攜無曰益亦文之具於前而略於後者也鄭箋未得其義

夫詩人之詞限於字句具前略後固所宜也乃有行文之體初無限制而前所羅陳後從省略乃知古人止取意足辭不必備也荀子彊國篇曰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謏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

叢五之二

十

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間視可司閒欲剗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備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為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有胡貊為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畀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在臨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在趙者剗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謏認然常恐天下之

一合而軌已也按此文前以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
兩句提綱中閒又作兩段申說而後云威動海內彊殆
中國則止承威彊而言不及廣大是文具於前而略於
後也荀子此文傳寫舊有錯誤余作諸子平議已訂正
之茲不具論

斯例也孔子傳易卽已有之同人象傳同人之先以中
直也王氏引之曰同人之先謂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
也先者有後之辭也言先而後見矣隨六二係小子失
丈夫傳則曰係小子而省失丈夫之文六三係丈夫失
小子傳則曰係丈夫而省失小子之文是其例也今以

叢五之二

主

王氏之說推之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傳則但曰終日乾乾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傳則但曰
括囊无咎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傳則但曰
利用刑人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傳則但曰无往
不復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傳則但曰拘係之无妄
六三不耕穫不菑畲傳則但曰不耕穫離九四突如其
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傳則但曰突如其來如鼎六五鼎
黃耳金鉉傳則但曰鼎黃耳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
刲羊无血傳則但曰上六无實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
罷或泣或歌傳則但曰或鼓或罷竝文具於前而略於

後者也

僖丁九年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湫於酒淫於色心昏耳
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
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范注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
淫酒不足記也按上文已備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
必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酒不足道也止以一酒
字該之亦具於前而略於後也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

古人之文又有沒其文於前而見其義於後者書微子
篇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叢五之二

主

按底遂陳于上蓋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底遂而
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沒於前枚傳不達其義乃曰致
遂其功陳列于上世則上句增出功字矣國語晉語鄆
陵之役荆歷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曰夷竈湮井非退而何按楚歷晉而陣晉無以爲戰地
軍吏將謀者蓋謀退也非畏楚而退乃欲少退使有戰
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范匄爲夷
竈湮井之計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
曰非退而何退字見於後而沒於前韋注不達其義乃
曰平塞井竈示必死楚必退則文義不合矣

詩生民篇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獲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按后稷所以見棄之故千古一大疑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蓋在后稷呱矣一句夫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前此者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是其異也於是人情駭怪僉欲棄之於隘巷於平林於寒水愈棄愈遠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呱遂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詠其事初不言見棄之由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異義橫生矣

叢五之二

三

禮記曲禮篇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按陸氏德明作音義所據本如此乃古本也天子謂之伯父天子謂之叔父皆言同姓之國而記文無同姓二字蓋下文既別言異姓則此為同姓不待言矣亦沒於前而著於後者也淺人不達誤加同姓二字殊非其舊矣
文二年左傳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初不及臧文仲後乃引孔子之言以臧文仲縱逆祀為三不知之一則知夏父弗忌之躋僖公實臧文仲為之也孟子梁

惠王篇魯平公將見孟子初不言由於樂正子後乃載樂正子之言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則知魯平公之就見孟子樂正子為之也凡此皆沒於前而見於後也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不言使人為何人下文云子顯以致命於穆公則知使者之為子顯矣孟子公孫丑篇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不言平陸大夫為何人下文云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則知平陸大夫為孔距心矣雖人之名字亦沒於前而見於後尤極文字之奇矣

蒙上文而省例

叢五之二

四

古人之文有蒙上而省者尙書禹貢篇終南惇物至於鳥鼠正義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是其例也又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正義曰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元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列今以經文求之鄭說為是導岍言導西傾不言導嶓冢言導岍山不言導蓋兩陽列兩陰列各一言導次陰列蒙陰列而省正陽列蒙次陽列而省也

禮記玉藻篇君羔幣虎犢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此

言人君羔幣虎植之車大夫以爲齊車人君鹿幣豹直之車大夫以爲朝車也鹿幣上亦當有君字朝車上亦當有大夫字蒙上而省也下云士齊車鹿幣豹植則自言士制不蒙此文鄭誤以大夫齊車至士齊車鹿幣豹植爲一節爲之說曰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然則但曰大夫士齊車朝車鹿幣豹植豈不簡而易明乎定四年左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文奔字一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奔上當有楚人字食而從之上當有吳人字蒙上而省也杜注曰奔食食者走則奔食

叢五之三

五

二字文不成義矣

探下文而省例

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行文之恆也乃有逆探下文而預省上字此則爲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二句皆不言畝是探下文而省者也詩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按此亦探下文而省

初無意義正義曰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斯曲說矣牀下既非蟲所當入何反以蟲名附十月之下乎

大戴記本命篇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十也按合於三不言三十合於五不言五十皆因合於八十

叢五之三

六

句有十字而省也孔氏廣森作補注乃刪去十字止作合於八也蓋未達古書之例

舉此以見彼例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者禮記王制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正義曰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又喪大記篇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鄭注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

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禕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正義曰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又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注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正義曰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特犢也凡此之類皆是舉此以見彼學者所當以三隅反者也

顧氏炎武曰知錄曰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

叢五之工

七

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檣杙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古人著書舉一可以反三故文簡而義無不該姑即許氏說文言之木東方之行金西方之行火南方之行水北方之行則土為中央之行可知也鹹北方味也而酸苦辛甘皆不言方雩水音也而宮商徵角皆不言音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而黑不言北方黃地之色也而元不言天之色鐘秋

分之音鼓春分之音而不言二至筮正月之音管十二月之音而不言餘月龍鱗蟲之長而毛羽介蟲之長不信皆舉一以見例非有遺漏也

昭四年左傳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曰公者蓋兼侯而言公合諸侯謂公侯合伯子男也伯子男會公謂伯子男會公侯也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此伯字杜注謂諸侯長非五等之伯其曰侯者蓋兼公而言其曰子王者蓋兼伯而言謂公侯帥伯子男以見於伯也古者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故舉公可以兼侯舉侯可以

叢五之室

太

兼公舉子男可以兼伯亦舉此以見彼之例也

因此以及彼例

古人之文省者極省繁者極繁省則有舉此見彼者矣繁則有因此及彼者矣曰知錄曰古人之辭寬緩不迫得失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利害害也史記吳王濞傳擅兵而別多佗利害緩急急也史記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成敗敗也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同異也吳志孫皓傳注蕩異同如反掌晉書王彬傳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羸縮縮也吳志諸葛恪傳一朝

羸縮人情萬端禍福也晉歐陽建臨終詩成此禍福端按此皆因此及彼之辭古書往往有之禮記文王世子篇養老幼於東序因老而及幼非謂養老兼養幼也玉藻篇大夫不得造車馬因車而及馬非謂造車兼造馬也

禮記禘記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曰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然則因此及彼經固有此例矣喪服小記篇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

叢五之二

九

則否按已生之年所不及者安得有弟王氏以爲諸父之昆弟則諸父二字足以包之何必曰諸父昆弟乎劉氏蔡氏以弟爲衍文庾氏又曲爲之說謂死者爲昆己爲弟不知昆弟親同因昆而連言弟亦猶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耳不達古書之例難以說經矣說文女部妻之女弟同出爲姨按周易渙六四匪夷所思釋文曰夷荀本作弟又明夷六二夷於左股釋文曰夷子夏本作弟又作曠然則女弟謂之姨正以聲近而義通爾雅釋親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蓋因妹而連言姊也

昭十三年左傳鄭伯男也正義曰周語云鄭伯男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足句辭也按王說得之鄭眾服虔云鄭在男服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竝曲說耳管子禁藏篇外內蔽塞可以成敗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也王氏讀書禘志謂成當爲或非是

古書疑義舉例二

叢五之二

九

古書疑義舉例三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蓋古人之書亦未必不更本於古也然其傳述或有異同不必盡如原本閻氏若據四書釋地曰論語杞宋竝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始為宋諱平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按閻氏此論可謂入微蓄疑十年為之冰釋至宋氏翔鳳附會公羊家說黜杞而存宋

叢五之三

十一

雖亦巧合然以本文語氣求之疑未必然也

管子小匡篇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按五子當作四子淺人見上有五人而改易其數不知非作書者之意也此本國語齊語之文其文曰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是齊國史記所載乃當時公論也小匡一篇多與齊語同蓋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為家乘於是更易其文專美夷吾明桓公之霸由其相夷吾若用此四子何功之有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相得而成非由此四

子也以齊語參校改易之迹顯然矣

列子黃帝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洿水之潘為淵澶水之潘為淵開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嘗又與來按上文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而此文是殆見吾衡氣幾也下乃羅列九淵不特全無意義且於文氣亦隔絕矣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即用此篇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以其與本篇文義無關而古本相

叢五之三

十二

傳又不敢竟從芟雜姑存大略耳此亦古人述古之一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按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即為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屬正月正月雨水不復為異故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子時則篇並作風雨不時此太初以後人所追改以合本朝之制者也

國語魯語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按曰齊先君太公者別於魯先君太公也魯亦自有太公即伯

禽是也上文魯儀章犬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周公且太公伯禽竝謂魯先君蓋古始封之祖竝有太稱說詳羣經平議此云齊先君太公正古人屬辭之密左傳易其文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以夾輔成王則剛改原文而失其義矣又韋昭注夾輔先王句曰先王武王也蓋此本成王之命故美其夾輔武王之功左傳易之曰夾輔成王抑又失其義矣轉相傳述非復元文雖古書亦不能無此失也

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

日知錄曰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叢五之三

三

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淮南子舜鈞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按今泰誓偽書即因左傳語而爲之不足據然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則太誓原文詳而傳所引略誠如顧氏說也又按後漢書鄧曄傳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亦是略其文而用其意蓋古人引書原不必規規然求合也

孔叢子孔臧與子琳書引詩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三國志杜恕上疏云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晉書載記苻離上書於苻堅曰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又律歷志楊偉云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宋書彭城王義康傳詩云兄弟急難朋友好合又顧覲之傳巨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南齊書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舊唐書孫伏伽傳論語云一言出口驪不及舌又崔元亮傳孟軻有言眾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凡此皆用其意而略其文詳見秀水沈氏懷小篇按

叢五之三

四

東坡集上神宗皇帝書引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此亦以意引經北宋時人猶讀古書其體裁有自也說文引詩往往有合兩句爲一句者如齊風鷄鳴篇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日邵引作東方昌矣大雅綿篇混夷駟矣維其喙矣口邵引作大夷咽矣皆是也又西部醜下引詩公尸來燕醜醜按此亦合兩句爲一句者今詩冕鷺篇云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熏熏欣欣傳爲誤倒本作公尸來止欣欣旨酒熏熏熏熏以旨酒言猶下句燔炙芬芬芬芬以燔炙言也作熏者段字說文作醜

者正字觀其字從酉可知其當在旨酒下也乃觀毛傳所訓是毛公作傳時已誤矣近世治說文者莫能見及此矣

禮記中庸篇衣錦尚絅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褻裳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按以俗本推之古本禮記當作衣錦絅尚者裳之段字詩本文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而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尚亦猶東方昌矣犬夷叫矣之比俗本衣錦褻裳正是古本相傳之舊但易段字而為本字耳後人不知古人引經自有此例又不通段借遂移尚字於絅字之上於義

叢五之三

五

不可通矣

稱謂例

古人稱謂或與今人不同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襄廿三年申鮮虞之傅摯是也有以夫名妻者左傳昭元年武王邑姜是也竝見日知錄今按漢書外戚傳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亦以父名子也漢書燕刺王旦傳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張晏曰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當是信子頃侯充此亦以夫名妻也

昭十二年左傳殺獻太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按子字衍文本作庚皮之過亦是以父名子之例據釋文潘尫之黨一本作潘尫之子黨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傅摯蓋皆後人不達古人稱謂之例而妄加之又有以母名女者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驪聲姬杜注曰顏褻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是也史記秦本記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驪山按驪山女蓋娶於驪山所生之女是亦以母名女也

叢五之三

六

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蓋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以其為惠公之母而贈之非以其為孝公之妾而贈之也此春秋正名之義也至於禮經所稱則有以事目其人者特牲饋食禮三獻作止爵鄭注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是也下文嗣舉奠盥入按嗣舉奠三字連文嗣子盟人而尸為之舉嗣南所奠之爵故即命之曰嗣舉奠亦以事目其人之例也鄭注曰舉猶飲也則失其義矣又禮記王后禕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按君命謂世婦也下文云唯世婦命於奠爾此經不直曰世婦屈狄而云君命屈狄者若

言世婦屈狄則是凡世婦皆得服之矣故必曰君命屈狄乃見世婦因奠薦而君命之始得服也此亦以事目其人之例也鄭注曰君女君也又失其義矣禮記祭義篇易抱龜南而鄭注曰易官名按此亦以事目其人非必官名也

寓名例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為名皆假以名之也說詳日知錄

叢五之三

七

莊列之書多寓名讀者以為悠謬之談不可為典要不知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長沮桀溺是也夫二子者問津且不告豈復以姓名通於吾徒哉特以下文各有問答故為假設之名以別之曰沮曰溺惜其沈淪而不返也桀之言傑然也長與桀指目其狀也以為二人之真姓名則泥矣孝經正義引劉炫述義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為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

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脈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音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首章答曾子也按上疑奪舉此為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參侍坐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為

叢五之三

八

理之功說之已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加於孝在前論敬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諍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漁父鼓枻太卜拂龜馬卿之烏有亡是楊雄之翰林子墨甯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平按劉氏此論最為通達然非博覽周秦古書通於聖賢著述之體未有不河漢斯言者矣

以大名冠小名例

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共名也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是正名百物有其名別名之殊乃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於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言鳥鳥其大名鳥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犢禽其大名犢其小名也皆其例也

禮記月令篇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敗王氏引之曰蝗蟲皆當為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後人不知而改為蝗蟲謬矣按上言蟲而下言蝗上言蟲而下言螟蟲其大名也蝗螟其小名也中孚傳曰乘木舟虛也按正義引鄭注曰空大木為之

叢五之三

九

曰虛總名皆曰舟然則舟虛並言舟其大名虛其小名也王注曰乘木於用舟之虛此說殊不了輔嗣徒習清言未達古義也

爾雅釋獸麋牡麇牝麇鹿牡麇牝鹿秦風駟鐵篇奉時辰牡辰即麇之段字詩言麇牡猶襄四年左傳言鹿牡也蓋以凡獸言之則為牝牡專以麇言則為麇麇專以鹿言則為鹿鹿乃詩言麇牡傳言鹿牡者通凡獸而言其大名也曰麇曰鹿專以麇鹿言其小名也毛公傳詩訓辰為鳴古語之不能通曉自六國時已然矣以大名代小名例

古人之文有舉大名以代小名者後人讀之而不能解每每失其義矣儀禮既夕篇乃行禱于五祀鄭注曰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推鄭君之意蓋以所禱止門行二祀而曰五祀者博言之耳五祀其大名也曰門曰行其小名也祀門行而曰五祀是以大名代小名也賈疏曰今禱五祀是廣博言之望助之者眾則誤以為真禱五祀矣

叢五之三

十

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楊注於乎字句引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劉氏台拱曰此當以雍而徹乎五祀為句謂徹乎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食以樂徹于造造竈古字通大祝六祈二曰造故書造作竈專言之則為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為三輔也按劉氏此說深得古義足證明鄭注博言之義矣

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則不繫以國如楚丘不書衛下陽不書號是也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則但書其國而不書其地如盟于宋會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書之史策後世將不知其所在故以國書之此亦舉大名以代小名之例也後儒說春秋謂不地者即於其都也失之

以小名代大名例

又有舉小名以代大名者詩采芣篇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三秋即三歲也歲有四時而獨言秋是舉小名以代
大名也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
冬亦即三歲也學書三歲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學擊劍
也注者不知其舉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為說云貧
子冬日乃得學書失其旨矣

呂氏春秋塞塞篇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按此即上文齊
滅宋之事戴氏為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
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為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

叢五之三

主

柄與國同休戚者宋亡則戴氏絕矣不曰此宋之所以
亡也而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亦是以小名代大名之
例此句即結上之辭非別一事也高誘注未達其旨

以雙聲疊韻字代本字例

集與就雙聲而詩小旻篇集與猶咎道為韻是即以集
為就也戎與汝雙聲而詩常武篇戎與祖父為韻是即
以戎為汝也此以雙聲字代本字之例也

尚書微子篇天毒降災荒殷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天
篤下災亡殷國篤者厚也言天厚降災咎以亡殷國也
篤與毒亡與荒皆疊韻此以疊韻字代本字之例也

詩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曰卜予也楚茨篇卜
爾百福箋義亦同按卜之訓予雖本爾雅然其義絕遠
余嘗疑此卜字即檀弓卜人師扶右之卜當讀為僕僕
者古人自謙之稱故訓予與台朕陽一例非賜予之予
也毛鄭以之說詩殆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韓詩秉
作卜卜報也卜爾之卜亦當訓報卜爾者報爾也以雙
聲字代本字也

夏小正黑鳥浴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按飛乍高
乍下何以謂之浴義不可通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
也黑鳥俗即黑鳥習也說文習數飛也傳所謂飛乍高

叢五之三

主

乍下者正合數飛之義俗習雙聲故即以俗字代習字
耳

夏與暇疊韻尚書多方篇大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暇即
夏字言天既降喪于殷以夏后氏有大功德于民故以
五年須待夏后氏之子孫冀其克念作聖而作民主也

詩皇矣篇鄭注引此經正作須夏之子孫尚書以暇代
夏乃以疊韻字代本字

穀與祿疊韻禮記檀弓篇齊穀王姬之喪按此王姬乃
齊僖公之夫人魯莊公之外祖母故下文有或曰外祖
母之說僖公名祿父此云齊穀猶云齊祿斥其名而繫

以國亦猶齊潘齊環之比齊穀王姬以夫名妻亦猶武王邑姜之比古人自有此稱也不曰齊祿而曰齊穀以曩韻字代本字也鄭注曰穀當為告失其義矣古書多假借雙聲疊韻字之通用者不可勝舉略舉一二以例其餘

以讀若字代本字例

錢氏潛研堂集曰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即以說文言之鬻讀若許詩不與我成許春秋之許田許男不必从邑从無也鄭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

叢五之三

七

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琬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趙讀若堯詩獨行堯堯不必从走从勻也趙讀若匍詩匍匐救之不必从走从音也孔讀若較春秋傳公較其手不必作孔也櫛讀若柅易繫於金柅不必改為櫛也句讀若鳩書方鳩倬坊不必改為句也惛讀若曩詩莫不震曩不必改為惛也界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為界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闢之泐指其藪不必改為操也屨讀為僕孟子僕僕爾不必改為屨也辛讀為愆今經典舉辛字皆作愆初讀若創今經典初業字皆作

創入讀若集今經典△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聖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莫讀與蔑同今尚書莫帝字正作蔑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字正作聶叶讀與稽同今尚書叶疑字正作稽雀讀與爵同故讀與施同今經典鳥雀字多用爵敷故字皆用施雪讀與隱同孟子莊子隱几字不作等是皆段其音并段其義非後世譬況為音可同日語也按錢氏此論前人所未發頗足備治經之一說

叢五之三

七

周易鼎象傳曰鼎象也按六十四卦皆觀象繫辭而獨於鼎言象義不可通虞注曰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此亦曲為之說耳周易象字依說文當作像說文人部像象也從人象聲讀若養字之養然則鼎象也猶曰鼎養也下文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是其義也學者不知象為養之段字故不得其義
呂氏春秋古音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按隃本作侖陟上阮字從自而加自旁作隃又誤為隃耳阮者昆之段字說文繫傳自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自元聲讀若昆阮讀若昆故卽段阮為昆阮卽昆侖也漢書律志正作昆侖可證凡讀若字義本得通故彼此可以假借也

美惡同辭例

古者美惡不嫌同辭如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人之所美也而左傳云衡而委蛇必折則委蛇又為不美矣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人之所美也而齊風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傳曰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正義足成其義曰於是樂易然曾無慙色則豈弟又為不美矣齊子豈弟本與下章齊子鞠翔一律而鄭必破作闔圍謂與上章齊子發夕一律蓋以他言豈弟者皆美而非刺故不從傳義不知古人美惡不嫌同辭學者當各依本文體會未可徒泥其辭也

叢五之三

圭

詩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韓詩曰畔援武強也按畔援即畔嘽論語先進篇鄭注子路之行失於畔嘽正義曰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嘽失禮容也正與鄭韓義合嘽之為援猶畔之為嘽聲近而義通矣玉篇又作無然伴換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也卷阿篇伴與爾游矣伴與即伴換也箋曰伴與自縱弛之意蓋即跋扈之意而引申之是故畔援也伴與也一而已矣畔援為不美之辭而伴與為美之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訪落篇將子就之繼猶判渙判渙亦即伴與也傳箋均未得判與之義判渙亦自縱弛也言將助我而就之猶

不免於縱弛也是故伴與也判渙也一而已矣伴與為

美之之辭判渙又為不美之辭美惡不嫌同辭也

禮記孔子閒居篇耆欲將至鄭注曰謂其王天下之期

將至也按中庸篇禍福將至此云耆欲即福也美惡不

嫌同辭月令篇節耆欲禁耆欲以耆欲之不善者言也

祭統篇興舊耆欲此云耆欲將至以耆欲之善者言也

王肅作家語改作有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高下相形例

昭十三年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

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癸

叢五之三

圭

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注曰傳言

子產每事敏於大叔按子產與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

傳者欲言子產之敏乃極言子大叔之不敏此高下相

形之例也禮記檀弓篇曾子襲裘而弔子游弔裘而弔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

弔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是也按曾子子游

皆聖門高弟記人欲言子游之知禮乃先言曾子之不

知禮亦高下相形之例也後世記載之家但有簿領而

無文章莫窺斯祕於是讀古人之書亦不得其抑揚之妙徒泥字句以求之往往失其義矣

孟子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亦舉曾元之養口體以形曾子之養志學者不可泥乎其詞

叙論竝行例

僖三十三年左傳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王氏念孫曰不替孟明下有

叢五之三

七

曰字而今本脫之不替孟明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嚮師而哭既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若如今本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為己過則孟明不可用矣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今按王氏解不替孟明句是也謂今本脫曰字非也自唐石經以來各本皆無曰字未可以意增加蓋古人自有叙論竝行之例前後皆穆公語中閒著此不替孟明四字竝未閒以他人之言孤違蹇叔與孤之罪也語出一口讀之自明原不必加曰字也如昭三年

傳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按則使宅人反之左氏記事之辭且諺曰以下晏子之語中閒無曰字即其例矣

史記屈原傳敘事中閒以議論論者以為變體愚按趙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中入議論古人之文無定法也

實字活用例

宣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上門字

叢五之三

六

實字也下門字則為守是門者矣襄九年左傳門其三門下門字實字也上門字則為攻是門者矣此實字而活用者也爾雅釋山大山宮小山霍郭注曰宮謂圍繞之宮本實字而用作圍繞之義則活矣宣十二年左傳屈蕩戶之杜注曰戶止也戶本實字而用作止義則活矣又如規矩字皆實字國語周語其毋夢神規其醫以墨章注曰規畫也此規字活用也考工記必矩其陰陽鄭注曰矩謂刻識之也此矩字活用也經典中如此者不可勝舉
執持於手即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劍而叱之禮

記檀弓篇子手弓而可是也懷抱於腹卽謂之腹詩蓼
莪篇出入腹我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手熊熊足野羊
注曰手足謂拍踰殺之手所拍卽謂之手足所踰卽謂
之足古人用字之法也

尊者酒器也儀禮注曰置酒曰尊則尊字活用矣席也
筵也敷布之具也儀禮注曰席敷席也筵布席也則席
字筵字活用矣蓋在禮經卽有此例史記東越傳卽鉞
殺王以鉞殺人而卽謂之鉞張釋之馮唐傳五日一椎
牛以椎殺牛而卽謂之椎皆此例也

莊三十一年公羊傳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獲建旗

叢五之三

左

縣所獲得以過我也按此解非是閔二年左傳佩哀之
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示其所獲
之物而過我也蓋旌旗之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
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並有表義僖二
十四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杜注並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旌旗皆
實字而用作表示之義則實字而活用矣解者不達此
例乃以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於
旌乎

以女妻人卽謂之女以食飢人卽謂之食古人用字類

然經師口授恐其疑誤異其音讀以示區別於是何休
注公羊有長言短言之分高誘注淮南有緩言急言之
別詩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釋文曰興雨如字雨我于付
反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
字膏之古報反苟知古人有實字活用之例則皆可以
不必矣

古書疑義舉例三

叢五之三

幸

古書疑義舉例四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語詞舉用例

大雅絲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四
句中疊用八迺字蕩篇曾是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四句中疊用四曾是字尚書多方篇爾曷不
忱裕之干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
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十一句中疊用三爾曷不字四爾

叢五之四

十一

乃字皆疊用語詞以成文者也

禮記哀公問篇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按鄭君作注時
蓋作即安其居即醜其衣服故注曰即就也醜類也就
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以一就字總釋兩即字也因即誤
作節正義誤以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而有節正也之說
非鄭意矣然鄭注亦未安兩即字均當讀作則古字通
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
證也此文疊用兩即字皆承上之詞猶云則安其居則
醜其衣服也射義篇則燕則譽文法與此同但句有長
短耳

周官籩師職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按兩之字疊用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並蒙丘陵墳
衍遠隰而言蓋既辨其名物又辨其可以封邑者故總
言丘陵墳衍遠隰於上而以兩之字分承於下也鄭注
以物之二字為句失其讀矣

賈子服疑篇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
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
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
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
喪異此十九句疊用十九則字文法奇絕建本於則死

叢五之四

十一

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句由不遠古人文法
之變也又數寗篇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自
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
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人人習讀漢書不觀賈子原文
遂亦無襲用此句法者矣

古人之文每以故字相承接似復而實非復禮記禮運
篇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則人則有過養人則
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
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

其生此段一氣相承而用五故字又樂記篇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此段亦一氣相生而用三是故字

子書中如此者尤多墨子親士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處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

叢五之四

三

非此祿之士也韓非子主道篇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若此之類並於一簡中疊用故字是故字故曰字彌見古人文氣之厚偶舉此二則以例其餘

墨子尚賢中篇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按相率而為賢絕句者字乃

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為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疊用是以字亦古書之恆例今誤作相率而為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為賢以賢者眾不肖者寡之故義不可通矣

語詞複用例

古人用助語詞有兩字同義而複用者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斯即則也此顧氏炎武說何謂之庸何文十八年左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庸亦何也詎謂之庸詎莊子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

叢五之四

四

不知之非知邪庸亦詎也安謂之庸安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庸亦安也孰謂之庸孰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庸孰能親汝乎庸亦孰也此王氏引之說

尚書秦誓篇尚猶詢茲黃髮言尚又言猶禮記三年問篇然後乃能去之言然後又言乃莊子逍遙遊篇而後乃今將圖南言而後又言乃史記商君傳乃遂去之秦言乃又言遂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言大氏又言無慮

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

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言此又言若若亦此也後人不達古語有失其讀者有誤其文者禮記曾子問篇以此若義也鄭君讀以此為句若義也為句則失其讀矣荀子儒效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乎人矣今本若誤作君則誤其文矣由不達古書用助語之例也

句中用虛字例

虛字乃語助之詞或用於句中或用於首尾本無一定乃有句中用虛字而實為變例者如螽斯羽言螽羽也免斯首言免首也毛傳以螽斯為斯螽鄭箋以斯首為

叢五之四

五

白首均誤以語詞為實義辨見王氏經傳釋詞

禮記射義篇又使公罔之裘鄭注曰之發聲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不言祿杜注曰之語助按於人名氏之中用語助此亦句中用虛字之例也

尙書君奭篇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祐助其王命乃經文不曰惟迪而曰迪惟不曰惟天而曰天惟此亦句中用虛字之例乃古人文法之變也

詩無羊篇牧人乃夢眾惟魚矣旒維旟矣按眾維魚矣

猶云維眾魚矣旒維旟矣猶云維旒旟矣與斯干篇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一律彼維字用之句首而此維字用之句中乃古人文法之變也後人不達此例而異義橫生矣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

古書有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者尙書洪範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上四句用曰字下一句用爰字爰即曰也爾雅釋魚篇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前兩句用者字後兩句用諸字諸即者也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

叢五之四

六

斷仁不能以取予上一句用與字下二句用以字與即也論語述而篇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上句用而字下句用如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而即如也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上句用乃字下句用而字而即乃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上句用能字下句用而字能即而也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妯史記樂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上句用則字下句用而字

而卽則也

周易繫辭傳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按廣雅釋詁曰云有也變化云爲卽變化有爲與吉事有祥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變化有爲故象事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知來正義分變化云爲爲四事則與下文不屬矣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按下句本作志不而邑邑與上句口不能道善言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而卽能也荀子哀公篇作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心卽志也不知卽不能也以彼證此其義自見淺人不知而與能通改作而志不邑邑則與上句不倫矣

叢五之四

七

又諸志篇在國統民如孥在家撫官而國按孥乃孥字之誤在國統民如孥在家撫官而國兩句本一律特虛字不同耳而亦如也統民如孥猶言愛民如子孔氏廣森作補注不知孥字之誤乃欲互易其如而兩字爲之說曰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私臣如在國則兩句不倫矣禮記檀弓篇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按韋昭注國語周語曰知政猶爲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長見篇曰知猶爲也知伯高而來者猶曰爲伯高而來者與爲爾哭也來者相對成文特虛字不同耳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則誤解知字而兩句

不一律矣又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臯爲之衰按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爲有也是有與爲義通蟹有匡卽蟹爲匡蟬有綏卽蟬爲綏與子臯爲之衰文義相同以上兩句喻下一句也特虛字不同耳注曰蚩兒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兒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則與語意不合矣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而爰粵于三字又訓於是曰於義同禮記禮運篇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其降於教命者皆其法於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於字亦虛字變換之例

叢五之四

八

尹知章注管子戒篇曰爲猶與也是爲與義同列子仲尼篇曰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按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此承上文而更進一義猶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也上用爲字此用與字亦虛字變換之例

反言省乎字例

語詁可乎乎字已見於堯典是古書未嘗不用乎字然乎者語之餘也讀者可以自得之古文簡質往往有省乎字者尙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故非刑何度非及史

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宐乎則亦當有乎字皆經文從省故也

老子第五十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易州唐景龍二年刻石本無乎字第十十章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闢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河上公本此六句並無乎字蓋無乎字者古本也有乎字者後人以意加之也七十七章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末句當云其不欲見賢乎文義始明而各本皆未增加猶老子原文也

叢五之四

九

逸周書大戒篇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按不行下亦當有乎字謀有不行乎言必行也大元唐次五奔鹿懷職得不訾按得不訾下亦當有乎字得不訾乎范望注所謂必肆詆毀於賢者也法言問明篇鳳鳥踰踰匪堯之廷按匪堯之廷下亦當有乎字吳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是其義也凡若此類當善會之雖不可增加以失古書之舊然亦不可不知讀者毋以反言爲正言致與古人意旨刺謬也

助語用不字例

不者弗也自古及今斯言未變初無疑義乃古人有用

不字作語詞者不善讀之則以正言爲反言而於作者之旨大謬矣斯例也詩人之詞尤多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上帝不靈不康禋祀傳曰不靈靈也不康康也卷阿篇矢詩不多傳曰不多多也凡若此類傳義已明且哲矣乃毛公亦偶有不照者如思齊篇肆戎疾不殄不語詞也傳曰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則誤以不爲實字矣亦有毛傳不誤而鄭箋誤者如常棣篇鄂

叢五之四

十

不韡韡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是不語詞也箋云不當爲拊古聲同則誤以不爲段字矣王氏引之作經傳釋詞始一一辨正之眞空前絕後之學今姑舉數事聊以見例且補王氏所未及
杖杜篇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按兩不字皆語詞爾雅曰行道也行之人即道之人猶荀子性惡篇所謂塗之人也詩人之意謂彼道路之人胡親比之有人無兄弟胡依助之有鄭君不知兩不字皆語詞乃云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乃莫他人輔助失詩旨甚矣

東山篇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按不語詞伊亦語詞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箋云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則語意迂曲矣

狼跋篇德音不瑕按不語詞瑕與遐通遠也言其德音之遠也傳訓瑕爲過箋以不可疵瑕說之均未達不字之旨

論語微子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按兩不字皆語詞丈人蓋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分而已安知爾所謂夫子若謂以不勤不分責于路則不情甚矣安有萍水相逢遽加面斥者乎

叢五之四

也邪通用例

論語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朱注曰與疑詞也決詞乃古人之文則有以也字爲疑詞者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邪也弗殊是也使不達此例則以疑詞爲決詞而於古人之意大謬矣今略舉數事以見例其已見于王氏經傳釋詞者不及焉

大戴記本命篇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按機當作幾而讀爲豈古書母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

曰幾爲知計哉並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上

也字當讀爲邪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詞
論語八佾篇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按此章乃孔子歎魯祭之非禮也魯僭禮之國太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如禮者子入太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論反有孰謂知禮之譏故夫子曰是禮也也讀爲邪乃反詰之詞正見其非禮也學者不達也邪通用之例以反言爲正言而此章之意全失矣

叢五之四

論語中以也爲邪者甚多于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並當讀爲邪又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兩也字亦必讀爲邪方得當日語氣以本字讀之則神味爲之索然矣

孟子萬章篇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按此節瞽瞍亦允四字爲句趙注所謂瞽亦信知舜之大孝也若是二字爲句爲父不得而子也讀爲邪乃詰問之辭正所以破成丘蒙之說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

晏子春秋諫上篇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也當讀為邪乃詰問晏子之詞

亦有應用也字而以與字代之者使失其讀則正言若反矣禮記祭義篇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與即也字世婦獻爾本以為君服初無所疑何待致問下文古之獻爾者其率用此與與亦也字乃記人之辭以結上文言古之獻爾者其法用此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為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為夫人致問失經意甚矣

雖唯通用例

說文雖從唯聲凡聲同之字古得通用然雖之與唯語

叢五之四

圭

氣有別不達古書通用之例而以後世文理讀之則往往失其解矣禮記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鄭注曰唯當為雖此雖唯通用之明見於經典者今於王氏釋詞之外舉數事見例

尚書洛誥篇女惟冲子惟終按尚書無唯字今文作維古文作惟即唯字也此句兩惟字上惟字當讀為雖女雖冲子惟終與名誥有王雖小元子哉文義正同終讀為崇君夷篇其終出于不祥馬本作崇是古字通用也言女雖冲幼然女位甚尊崇故宐敬識百辟享也又詩抑篇女雖湛樂從此雖字當讀為惟女惟湛樂從猶尚

書無逸篇曰惟耽樂之從也攸傳不知女惟之當作女雖鄭箋不知女雖之當作女惟胥失之矣

論語子罕篇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按此雖字當讀為唯言平地之上唯覆一簣極言其少正與未成一簣相對成義又鄉黨篇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按此唯字當讀為雖與上肉雖多一例古書一箇中上下異字往往有之無量即儀禮所謂無算爵言雖飲酒至無算爵之時不及於亂也論語此兩篇正相連而一雖字當讀唯一唯字當讀雖亦可見古書之難讀矣

叢五之四

古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按此經唯字當讀為雖與妾雖老一例一用唯字一用雖字猶鄉黨篇肉雖多唯酒無量亦一用唯字一用雖字也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明不以衰老而見疏外妾則不必然矣然雖老而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亦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兩句一義中閒用故字承接其義可見鄭注不知上唯字之當讀為雖于是不得其解矣

句尾用故字例

几經傳用故字多在句首乃亦有在句尾者禮記禮運篇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故

字在句尾者也下云此順之實也鄭注曰實猶誠也盡也正義於此節逐句分疏而不別出此順之實也句似云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奉合下句解之似尚失其讀也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王氏引之曰故字當屬上讀言犯上危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有司誅之矣按王說是也盧辯注誤以故若二字爲句孔氏賡森補

叢五之四

五

注亦未能訂正

句首用焉字例

凡經傳用焉字多在句尾乃亦有在句首者禮記鄉飲酒義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劉氏台拱曰三焉字皆當下屬焉語詞猶於是也按王氏釋詞焉字作於是解者數十事文繁不具錄

孟子離婁篇聖人既竭日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

覆天下矣按此三焉字亦當屬下讀焉猶於是也

古書發端之詞例

凡發端之詞如書之用曰詩之用誕字皆是也乃有發端之詞與今絕異者略舉數事以見例

乃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或以發端堯典乃命羲和是也周官小司徒職乃頒比瀆于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乃分地域而辨其守凡五段文字皆以乃字領之

故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亦或以發端禮記禮運篇

叢五之四

五

故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下正義標故聖至地也爲一節故君至其生爲一節故用至之變爲一節故聖至爲之爲一節又故人者其天地之德以下正義標故人至氣也爲一節故天至質也爲一節故人至爲畜爲一節又故先王秉耒耨以下正義標故先至有序爲一節故宗至至正爲一節故禮至藏也爲一節又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以下正義標故禮至其禮爲一節故禮至以薄爲一節故聖至者尊爲一節故治至危也爲一節故禮至實也爲一節是每節皆以故字發端若夫者轉語之詞也而古人或以發端王氏釋詞引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孝
經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竝其證
也禮記曲禮篇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夫曰此乃大
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
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
失於刪去鄭氏不知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按
鄭君此注誠誤然謂失於刪去則記人亦所不受蓋在
彼文用為轉語而在此文用為發端原不必刪也
禮記中庸篇今夫天一節四用今夫為發端此近人所

叢五之四

七

習用者乃或變其文為今是禮記三年間篇今是大鳥
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
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竝其證也王氏釋詞
已及之乃或又段氏為是而作今氏墨子天志下篇上
云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今是即今夫也下云
今氏大國之君今氏即今是亦即今夫也禮記曲禮篇
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為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
古文是為氏蓋是氏古通用耳今是之文古書多有今
氏之文惟此一見而今本墨子氏上又衍知字故雖王
氏之博極羣書徵引不及矣

古書連及之詞例

凡連及之詞或用與字或用及字此常語也乃有其語
稍別後人遂失其解者略舉數事以見例

爾雅曰于於也而尚書每用為連及之詞康誥篇告女
德之說于罰之行言告女德之說與罰之行也多方篇
不克敬于和言不克敬與和也說本孔氏廣森厄言王
氏引之釋詞又呂刑篇罔中于信中與忠通于亦連及
之詞言三苗之民皆無忠信也枚傳失其義而前人亦
未見及又按此例毛詩亦有之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宗
既燕于宗福祿攸降此于字亦連及之詞來燕來宗既

叢五之四

六

燕于宗二句相承猶言既燕與宗也鄭箋不達遂使上
下兩宗字異義失之甚矣泮水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
二句亦相承猶云不吳不揚不告與訕也告讀如嗥呼
之嗥訕猶訕訕喧譁之聲也上句不吳不揚箋云不謹
譁不大聲此云不告與訕義正相近鄭箋亦失其義
考工記注若知也乃古人則又用為連及之詞儀禮燕
禮篇器用綵若錫禮記投壺篇矢用柘若棘皆是也又
或變其文曰如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曰
宗廟之事如會同皆是也如之與若義本不殊故連及
之詞為若又為如矣朱注曰如猶或也古無此義

之字古人亦或用爲連及之詞考工記作其麟之而文
十一年左傳皇父之二子皆是也禮記中庸篇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三句自來不得其解若謂遠
由於近微由於顯則當云知遠之由於近知微之由於
顯文義方明不得但云遠之近微之顯也且風之自句
義不一例微之顯句亦與第一句不倫既云遠之近則
當云顯之微矣今按此三之字皆連及之詞知遠之近
者知遠與近也知微之顯者知微與顯也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猶易繫辭傳云君子知
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然則知風之自句當作

歲五之四

九

何解風讀爲凡風字本從凡聲故得通用莊子天地篇
願先生之言其風也風卽凡字猶云言其大凡也自者
目字之誤周官宰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
掌官灋以治目鄭注曰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計
也然則凡之與目事有鉅細故以對言正與遠近微顯
一例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發之

惟字古人亦用爲連及之詞禹貢篇齒革羽毛惟木是
也酒誥篇爾大克羞者惟君此本承上文奔走事厥考
厥長而言考卽考也君卽長也惟者連及之辭猶云爾
大克進獻爾考與爾長也下文曰又惟殷之迪諸臣惟

工臣惟工與考惟長一律枚傳曰女大能進老成人之
道則爲君矣未達惟字之義

古書疑義舉例四

歲五之四

九

古書疑義舉例五

弟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兩字義同而衍例

古書有兩字同義而誤衍者蓋古書未有箋注學者守其師說口相傳受遂以訓詁之字誤入正文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既言亨又言煮由古之經師相傳以此亨字乃亨煮之亨而非亨通之亨因誤經文饗亨為饗亨煮矣王氏念孫謂誤始唐石經非也
周易履六三象傳不足以與行也按以字衍文傳文本云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古與以

叢五之五

二字通用上句用以字下句用與字乃虛字變換之例說見前學者不知與字之即以字而更加以字於與字之上轉為不辭矣

隱元年左傳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按曰字衍文也
閔二年傳有文在其手曰友昭元年傳有文在其手曰虞彼傳無為字故有曰字此傳有為字即不必有曰字猶桓四年公羊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作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有為字則無曰字是其例也曰為並用亦兩字同義而誤衍
國語晉語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王氏念孫曰

云字當在若字下若無天乎為一句若云有天為一句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即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為文云災即有災也此以無天云天相對為文正與彼同云有二字同義而誤衍傳寫又誤倒之耳

叢五之五

二

大戴記五帝德篇闇昏忽之義按大戴原文本作闇忽之義與上文上世之傳隱微之說文法一律其衍昏字者闇即昏也禮記祭義篇鄭注曰闇昏時也闇昏二字同義而誤衍老子第六十八章是謂配天古之極按老子原文當作是謂配古之極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天字者古即天也尚書堯典鄭注曰古天也天古二字同義而誤衍
晏子春秋諫下篇聾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按如字衍文而何即如何有而字不必更有如字管子君臣上篇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按是字衍文非茲即非是有茲字不必更有是字

墨子備城門篇令吏民皆智知之按智知義同釋名釋言語曰智知也墨子原文本作令吏民皆智之傳其學

者謂此智字乃知識之知因相承而衍知字矣淮南子
人間篇曉然自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知
字亦誤衍與墨子同

兩字形似而衍例

凡兩字義同者往往致衍已見前矣兩字形似者亦往
往致衍荀子仲尼篇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
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按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為文重
下不當有理字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亦不釋理字之
義是理字衍文蓋即重字之誤而衍者也

墨子非攻下篇率不利和按和字衍文率乃將率之率

叢五之五

言將率不和也和即利字之誤而衍者又天志下篇而
況有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按担字衍文格
人之子女與踰人之墻垣相對成文担即垣字之誤而
衍者

列子說符篇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按呂氏春秋
慎大篇無施字施即於字之訛而衍也

韓非子詭使篇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按池乃
地字之誤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相對成文不當有
城字城即成字之訛而衍也

呂氏春秋安死篇此言不知鄰類也按聽言篇曰乃不

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此云鄰類義不
可通鄰即類字之訛而衍也

商子兵守篇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舉
字即與字之誤而衍管子事語篇彼壤狹而欲舉與大
國爭者舉字即與字之誤而衍呂氏春秋異寶篇其主
俗主也不足與舉舉字亦即與字之誤而衍淮南子泰
俗篇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與治之臣不萬一與
字亦即與字之誤而衍

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其先比二三分以為上中下以考
進退按一句中因誤而衍者二字比即上先字之誤二

叢五之五

即下三字之誤

大宏永次四子序不序按上序字即上子字之誤而衍
者王注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是王淮本正作子不序
也又居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按下序字即下子字之
誤而衍者宋陸王本並作長幼序子克父獨范望本衍
一序字

涉上下文而衍例

古書有涉上下而誤衍者既濟彖辭亨小利貞小字衍
文涉下文未濟亨小狐汔濟而誤衍也禮記檀弓篇禮
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弟三句有

字衍文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皆禮之所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本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此有字涉上兩有字而誤衍也

周書大匡篇樂不牆合按牆合二字無義涉下句牆屋有補無作之文誤衍牆字也盧氏文昭以宮縣說之則曲說矣

管子正篇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按上文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即涉上句能

叢五之五

五

服信而衍

墨子尚同下篇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下義字涉上義字而衍以上下文證之可見

呂氏春秋侈樂篇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下制乎字涉上制乎字而衍適威篇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上極也字涉下極也字而衍壹行篇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下故也字涉上故也字而衍又遇合篇曰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按此十二字中衍三字皆涉

上下文而誤衍者也客字下涉下而衍有字其字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末狀字亦涉上而衍呂氏原文本作客進狀有惡其言有惡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即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今多衍字致不可解此古書之所以難讀也

涉注文而衍例

古書有涉注文而誤衍者詩丘中有麻篇將其來施傳曰施施難進之貌箋云施施舒行伺閑獨來見已之貌按經文止一施字而傳箋並以施施釋之此以重言釋一言之例說見前今作將其來施施即涉傳箋而誤衍

叢五之五

本

下施字顏氏家訓書證篇曰江南舊本悉單爲施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按其功守之義五字乃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孔本阮本均已訂正

禮記檀弓篇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按反字衍文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是記文本無反字乃涉上注文庶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又緇衣篇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按禮記原文本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一律鄭注今爲

大夫卿士本作或爲大夫卿士蓋別本有作毋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也今正文作莊士大夫
卿士卽涉注文而衍又改注文或爲作今爲而正義從
而爲之辭失之甚矣

商子墾令篇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
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鄭案本於姦民無樸下
有樸根株也四字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

韓非子難三篇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
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
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按韓非原文本作

叢五之五

七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
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眾云
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君不足
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不可讀

涉注文而誤例

考工記梓人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注曰曾孫
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按正文諸侯當作侯氏此以
詒女曾孫侯氏百福八字爲句大戴記投壺篇載此辭
曰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雖文有奪誤而正作曾孫
侯氏百福可證也鄭君此注本云曾孫侯氏謂女後世

爲諸侯者正文侯氏涉注文而誤作諸侯於是并改注
文亦作曾孫諸侯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篇吾父獨冬不失袴舊注曰則足者
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按正文本作吾父獨
終不失袴故注以終其冬夏無所損失釋之今作冬不
失袴卽涉注文而誤終爲冬此皆涉注而誤者也

以注說改正文例

段氏玉裁曰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鉏館杜子
春云鉏讀爲菹菹藉也書或爲菹今本改云菹讀爲鉏
鉏藉也則不可通蠹氏下士一人鄭司農云蠹讀爲蠹

叢五之五

八

蠹蠹蠹也今本改云蠹讀爲蠹蠹蠹蠹也則不可通土
馴鄭司農云馴讀爲訓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
王也今本改云訓讀爲馴則不可通祭統鋪筵設調凡
鄭注訓之言同也今本改同之言訓以易識之字更爲
難字則不可通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郭注諫
音聞是卽讀諫爲開明段借法也今作開音諫則非西
京賦烏獲舡鼎李善注曰說文扛橫關對舉也舡與扛
同吳都賦覽將帥之權勇李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權與
拳同今本正文作扛作拳注文又譌舡而不可通以上
諸條皆因先用注說改正文又用已改之正文改注於

是字與義不謀上與下不貫矣按段氏此論前人所未發讀古書者不可不知也

周易坤初六履霜釋文曰鄭讀禮為禮按履霜之義明白無疑鄭讀為禮義不可通疑鄭氏所據本作禮霜鄭注則曰禮讀為履破段字而讀以本字也後人用注說改經又以既改之經文改注而陸氏承其誤耳

周官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曰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按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為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後人以注說改經文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

叢五之五

九

矣

以旁記字入正文例

王氏念孫曰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趙策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與安古同聲即董安于也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董闕安于史記歷書端蒙者年名也端蒙旃蒙也後人旁記旃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端旃蒙刺客傳臣欲使人刺之眾莫能就眾者終之借字也後人旁記終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眾終莫能就漢書翟方進傳民儀九萬夫儀與獻古同聲即民獻也後人旁記獻字而寫者並存之遂作民獻儀

九萬夫按此皆旁記字之誤入正文者也

周書命訓篇通道通天以正人按下文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皆以道天正人對舉然則此文當作道天以正人襄三十一年左傳注荀子禮論篇注並曰道通也道天以正人即通天以正人疑他本或有作通字者後人旁記於此傳寫誤入正文則為道通天以正人文不成義乃又於道上加通字耳

叢五之五

十

本作國後人旁記于此而誤屢入也

管子版法解篇故莫不得其職姓按得職猶得所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是其義也職姓連文甚為不辭姓者性字之誤得其性即得其職也此亦後人旁記異文而誤合之也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為不辭誤與此同

荀子禮論篇大路之素未集也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此說於義未足殆非也未當為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亦寫者旁記異文而誤合之也未者帛之限字上文絲末楊注未與帛同是其證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素幘幘與楮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記合集者幘之段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與猶咎道爲韵是其證故集字得讀爲幘史記禮書正作素幘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

墨子稜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劔驗二字不可通墨子原文蓋止作劔之假劔爲驗劔之即驗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進盡二字不可通韓非子原文蓋止作不盡假盡爲進不盡即不進也凡此皆後人旁記異文而誤入之與義同誤衍之例可以參觀

叢五之五

十一

觀

因誤衍而誤刪例

凡有衍字空從刪削乃有刪削不當反失其本真者周易升象傳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釋文曰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按此本作積小以成大正義所謂積其小善以成大名也後誤衍高字而作積小以成高大則累於辭矣校者不知高字之衍而誤刪成字此刪削不當而失其本真者也

淮南子道應篇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按正文本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

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高注恐失之三字正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校者反刪去勝之二字亦刪之不當者也

因誤衍而誤削例

校古書者鹵莽滅裂有遇衍字不加刪削而以意移易使成文理者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君何以謂已重焉此本作君何謂以重焉以重即已重以已古字通也後人據小戴記作已重旁記已字因而誤入正文校者不知刪削乃移以字於謂字之上使成文理此因誤衍而誤削者也

叢五之五

十二

揚子大元元瑩篇噴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按上文云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噴誤作噴情情字蓋即噴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可易乃移置下句之首而君子之道也誤作昭君子之道也蓋因一字之誤衍而遂使諸字以次而屢降以此校書亦可云不憚煩矣

因誤奪而誤補例

凡有奪字則當校補乃有校補不當以至補非其字者
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
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按下文云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
而算焉多言而慎焉據此則本文好多二字亦當作多
言校者因奪言字而誤補好字此校補之不當者也又
曾子本孝篇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按以力惡食本作
以任善食盧注所謂分地任力致甘美是也今任善二
字誤移在下句之首作任善不敢臣三德甚為無義可
知其誤此文因奪任善二字而誤補力惡二字亦校補
之不當者也

叢五之五

五

爾雅釋草中廹菌小者菌注於上句曰地藟也似蓋今
江東名為土菌亦曰廹厨可啖之又注下句曰大小異
名按中廹謂之菌小者又謂之菌何以見大小之異名
乎據說文草部菌地藟也疑古本爾雅作中廹地藟小
者菌故說文即以地藟說菌蓋對文別而散文通也因
正文奪地藟二字校者據注中土菌之文臆補菌字而
大小異名者轉若大小同名矣注文地藟似蓋句本無
也字乃舉正文地藟而釋之今正文奪地藟字而誤補
菌字則地藟字于正文無見乃增注文作地藟也而其
誤不可復正矣

因誤字而誤改例

凡遇誤字則宜改正乃有改之不得其字而益以成誤
者周書謚法篇純行不二曰定按此本作純行不忒曰
定古書忒字或以貳字為之尙書洪範篇衍忒史記宋
世家作衍貳是其證也貳譌作貳後人因改作二矣又
史記篇奉孤而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按
謀主二字不可曉當作其主言其主必畏而疑之也其
誤作某後人因改作謀矣此皆因誤字而誤改益以成
誤者也

叢五之五

五

管子霸言篇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按伐乃代字之誤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
言一世之人不以為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為代後人傳
寫又誤代為伐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按兩論字皆俞
字之誤俞讀為愈古字通用見本書榮辱篇注韓詩外
傳正作久則愈略近則愈詳可證也俞字誤作俞校者
又誤改作論韓非子主道篇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
增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增乃
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
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字

誤作曾校者又誤改作增

一字誤為二字例

古書有一字誤為二字者禮記祭義篇見閒以俠鉅鄭注曰見閒當為覲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齧肥孟子公孫丑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日知錄載倪文節之說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禮記緇衣篇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惠氏棟九經古義謂孫心當作孫說文孫順也書云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訓古文尚書作遜今孔氏本作孫衛包又改作遜古字亡矣緇衣猶存古字耳

叢五之五

五

尚書多方篇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按枚氏因大介連文而以大大賜汝釋之不詞甚矣說文大部齊大也從大介聲讀若蓋凡經傳訓大之介皆其段字也此經疑用本字其文曰我有周惟其介賚爾齊賚即大賚也後人罕見介字遂誤分為大介二字

國語晉語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按傳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字之誤以相絕句即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即左傳所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

目其人之辭說詳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今誤作一人二字義不可通矣

二字誤為一字例

古書亦有二字誤合為一字者襄九年左傳閏月杜注曰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按古鐘鼎文往往有兩字合書者如石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字是也古人作字但取疏密相閒經典傳寫則遂并為一字矣

禮記檀弓篇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為夫字學者考識二人兩字以

叢五之五

五

正其誤而傳寫誤合之遂成二夫人矣國語夫字誤分為一人二字檀弓二人字誤合為夫字甚矣古書之難讀也

淮南子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古陳氏觀樓曰古字當為亡也二字之譌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按此亦二字合為一字者又人閒篇孫叔敖病疽將死按病字將字並衍文也疽字乃疔且二字之誤說文疔部疔病也人有疾痛象倚箸之形朱氏駿聲謂疔乃疾病之本字疾字從矢疔聲乃疾速之本字後人段疾為疔而

疒廢矣愚按其說是也孫叔敖疒且死猶云孫叔敖疾且死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並作孫叔敖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為疒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又脩務篇琴或撥刺枉撓開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按側室及廟堂均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卽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劔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劔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

叢五之五

七

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貴人爭帶之也因段尙爲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爲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爲廟字高所見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爲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轉展致誤而要皆由於尙士二字之誤合爲堂字所宜悉心校正也

重文作二畫而致誤例

古人遇重文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傳寫乃有致誤者如詩碩鼠篇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

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所此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推篇疊慨其歎矣兩句上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兩句皆是也毛韓本當不異因疊句從省不書止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同此

莊子胠篋篇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按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

叢五之五

本

從敬仲數起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重文從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識之應作世世有齊國傳寫誤例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重文不省而致誤例

亦有遇重文不作二畫實書其字而致誤者周書典寶篇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按本作一孝_句孝畏哉乃不亂謀猶下文曰二悌悌乃知序悌下疊悌字則孝下必疊孝字矣今作孝子畏哉子卽孝字之誤也又下文曰

三慈惠茲知長幼當作三慈惠慈惠知長幼慈惠下疊
慈惠字猶孝下疊孝字悌下疊悌字也今作茲知長幼
茲卽慈字之誤也此皆重文不省而轉以致誤者也

闕字作空圍而致誤例

校書遇有缺字不敢臆補乃作口以識之亦闕疑之意
也乃傳寫有因此致誤者大戴記武王踐阼篇機之銘
曰皇皇惟敬口生聒口戕口盧注曰聒恥也言爲君子
榮辱之主可不慎乎聒聒言也孔氏廣森補注曰聒有
兩訓疑記文本作聒生聒故盧意謂君有聒恥之言則
致人之聒言也按此說是也惟其由聒生聒故謂之口

叢五之五

九

戕口今作口生聒者蓋傳寫奪聒字校者作空圍以記
之則爲口生聒遂誤作口生聒矣

本無闕文而誤加空圍例

亦有本無闕文而傳寫誤加空圍者周書寤微篇欲與
無口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按此三句本無闕文欲與
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足皆四字爲句言欲與之而無
則欲攻之而無庸以王則不足也下文周公之言曰奉
若稽古維王克明三德維則威和遠人維庸正對此三
句而言淺人不知無則無庸相對成文而以則字屬下
句因疑欲與無下尚有闕文乃作口以識之耳

又本典篇能求士口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按兩句一
律上句不當有闕文誤加空圍宜刪又官人篇問則不
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按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
貌如有餘卽所謂佯爲不窮也誤加空圍亦宜刪又云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按此文本作有知而不
發有施而弗德發讀爲伐古字通用有知而弗伐有施
而弗德皆五字爲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學
者不知發與伐同而臆加言字則下句少一字矣因作
空圍以識之也亦宜刪以上三條並見王氏念孫讀書
雜志

叢五之五

十

古書疑義舉例五

古書疑義舉例六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上下兩句互誤例

古書有上下兩句平列而傳寫互誤其字者詩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王氏引之曰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此云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浮與儻聲義相近江漢滔滔武夫浮浮猶齊風載驅篇汶水滔滔行人儻儻也寫經者滔滔浮浮上下互譌後人又改傳箋以從之莫能是正矣說見經義述聞禮記明堂位篇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按包咸鄭元

叢五之六

注論語賈逵服虔杜預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與此不同據論語云瑚璉也先瑚後璉則瑚屬夏而璉屬殷明矣若是夏璉殷瑚當云璉瑚不當云瑚璉也蓋記文傳寫誤倒耳

周書大猷篇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按此當作立正長以勤人立職孤以順幼蓋立正長所以勤民事而立職孤所以使幼者得遂其生也正長也職孤也皆其名也勤人也順幼也皆其事也立職孤以順幼與下句立職喪以卹死文法正同傳寫誤倒失其義矣爾雅釋草唐棣栲常棣棣按詩何彼穠矣篇采芣篇毛

傳說唐棣常棣均與爾雅合晨風篇傳棣唐棣也則與爾雅異此必有一誤而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曰唐棣棣也亦與晨風傳同玉篇木部糖徒郎切棣也糖卽唐字疑毛傳當以晨風爲正餘篇乃後人據爾雅改之其實爾雅之文本作唐棣棣常棣栲今本傳寫互易非其舊也爾雅一書訓釋名物尤易混淆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帖詩涉帖篇毛傳曰山無草木曰帖山有草木曰吧又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砗卷耳篇毛傳曰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祖其義並與爾雅相反正義謂傳寫誤也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書堯典正

叢五之六

上

義曰鄭元讀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則爾雅一書之傳述不同自昔然矣周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鄭注曰潁水出陽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澆注曰春秋傳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荊豫二州相次傳寫誤到之耳凡此之類安得有如鄭君之卓識悉爲考定哉論語季氏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

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管子八觀篇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按下上二字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眾然萬家或有盈絀故此又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老子第十章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又曰明白四達能無

叢五之六

三

爲乎按上句當作無爲下句當作無知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卽所謂取天下當以無事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卽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易州唐景龍二年刻石本正如此而王弼本誤倒之至河上公本兩句皆作無知則詞複矣

淮南子天文篇曰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義言五月

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此亦上下兩句互誤者也

上下兩句易置例

古書凡三四句平列者其先後本無深義傳寫或從而易置之文選于令升晉紀總論曰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李善注引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視今本兩句倒置此或因正文而誤然奏彈曹景宗文曰將一車書曲水詩序曰合車書於南北注並引禮記

叢五之六

四

曰書同文車同軌此則非因正文而然疑李氏所據禮記與今不同也

論語公冶長篇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引作少者懷之朋友信之雍也篇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作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泰伯篇啟子足啟子手魏書崔光傳引作啟子手啟子足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煥乎其有文章魏魏乎其有成功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鄉黨篇與下大夫言侃侃

如也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史記孔子世家作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先進篇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鹽鐵論作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顏淵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記曲禮正義引作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子路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韓詩外傳引作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憲問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風俗通皇霸篇引作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季氏篇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後漢書

叢五之六

五

安帝紀引作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子張篇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玉篇人部仕下引作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以上並見翟氏灑論語考異按即論語一書而它書所引上下倒置者已不可勝計則羣經可知矣雖於義理無甚得失亦讀古書者所宜知也

大戴記禮三本篇天地以合四時以治日月以明星辰以行按日月以明當在四時以治之上自此至終篇皆兩句一韻也荀子樂論史記樂書皆不誤可據以訂正又少閒篇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下二語相對成

文糟濁而酒清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對玉白而血赤也至實者猶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闕之當為衍句

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按惚兮恍兮兩句當在恍兮忽兮兩句之下蓋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文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四句為韻下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轉韻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可

叢五之六

六

知王氏所據本猶未倒也

淮南子椒真篇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滯也美者不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按聲色句當在辯者句前則聲色貨利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字以兩句相連而誤屢例

周書度訓篇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按子孫字不當屢屢者誤也此以是故民主明醜以長子孫為句習服鳥獸為句屢子孫字則不可通矣又程

典篇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按美字用字均不當疊疊者誤也土勸不極美不害當作土物不極美不割卽文傳篇所謂毋伐不成材也勸與物形似而訛害與割聲近而借今疊美字用字則不可通矣又大開武篇天降寤於程程降因於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按程字不當疊降寤於程降因於商皆天所降也若作程降因於商則不可通矣葛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所據本不疊葛字也言字亦不當疊孔注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是孔

叢五之六

七

讀維王其明用開和之爲句言孰敢不格爲句其不疊言字可知也今疊葛字言字義皆不可通矣一行之中誤疊之字纍纍如貫珠古書豈易讀哉

大戴禮四代篇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按庶虞字不當疊於是鷄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與卽謂鷄興也鷄夜伏而晨興故曰三號以興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可據以訂正孟子告子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按四體字不當疊四體不言而喻義不可通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

言而自喻我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此文並作不言而喻不連四體字可據以訂正

文九年公羊傳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按王者字不當疊上文言王者無求故此發問言非王者曷爲謂之王者無求今疊王者字則無義矣國語晉語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按富字不當疊利與賴古字通此言賴君之富以聚徒黨又賴徒黨以危君也今疊富字義反隔矣管子乘馬篇陰陽章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

叢五之六

八

正正不正則官不理末句本作不正則官不理涉上句而誤疊正字又爵位章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末句本作不正則不可以治涉上句而誤疊理字凡此皆兩句相連而誤疊者也

字因兩句相連而誤脫例

周書程典篇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按德開開三字文不成義本作慎德德開開乃無患與上文皆四字爲句兩慎德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尙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按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文義未足本作誥父師少師兩誥字相連誤脫其一而義不可通矣

周易渙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傳曰渙其血遠害也則當於血字絕句然去逖出三字殊不成義疑本作血去逖出无咎因兩血字相連而誤脫其一也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无咎正與此文義相近

老子六十一章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按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殊為可疑當作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即承上文而申言之因下文云大國

叢五之六

九

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大國字適相連而誤脫其一遂并刪上句小國字使相對成文耳
列子仲尼篇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本作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是其義也因兩有母字相連誤脫其一商子箕地篇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此本作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下文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即承此而言因兩名字相連誤脫其一春秋繁露執贄篇賜有似於聖人者聖人下當疊聖人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

至賜亦取百草之心始說賜之似聖人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因兩聖人字相連誤脫其一淮南子主術篇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孟嘗君下當疊孟嘗君字涕流沾纓以孟嘗君言非以雍門子言也因兩孟嘗君字相連誤脫其一又秦族篇小莪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此文道下當疊道字達下當疊達字見字乃則字之誤本云小莪破道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明證也因兩道字兩達字相連誤脫其一

字句錯亂例

叢五之六

十

古書傳寫或至錯亂學者宜尋繹其前後文理悉心考正周易說卦傳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按為曳二字當在其於輿也之下其於輿也為曳如睽六三見輿曳是也睽自三至五正互坎以經注經莫切於此矣序卦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按以喜二字當在必有隨之上其文曰豫以喜必有隨故受之以隨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正義引鄭注曰喜樂而出人則隨從正解豫以喜必有隨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

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按眇能視三字當在跛能履之上眇能視跛能履兩句連文與履六三爻同九二則但曰利幽人之貞與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辭意相近履九二言幽人歸妹九二亦言幽人履六三言眇能視跛能履則知歸妹初九亦言眇能視跛能履矣兩句一意不得分屬二爻也象傳止曰跛能履不及眇能視乃文具於前而略于後之例說已見前後人不達此例以象傳無此三字乃誤移之下爻耳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因附著于此

叢五之末

十一

尙書盤庚篇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釋文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我高后既作乃祖乃父則乃祖乃父必作我高后釋文傳寫奪去耳尋釋文義以別本爲長上言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就臣而言也此言我高后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就君而言也上文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亦是一就君言一就臣言可證

周書克殷篇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卽位于社太卒之左孔注曰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

也按經文本作泰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太卒王入卽位于社之左故孔注如此堯典枚傳曰奏進也奏王太卒者言進王之大卒以衛王也後人誤讀皆執輕呂以奏王爲句謂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相對成文因移太卒字於社字之下耳孔晁作注時尚未誤又世俘篇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千人求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按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告焚二字當在四千之下庶玉二字連文此云凡厥有庶玉四千故下云四千庶玉則銷兩文正

叢五之六

十二

相應也告焚二字自爲句既告焚之五日武王乃使人求之告焚者以商王紂自焚告非以焚玉告也注曰厥人告武王焚玉四千則孔氏作注時已誤矣

詩皇矣篇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按父比于子義殊未安維此于季句昭二十八年左傳及禮記樂記所引並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亦作文王維此王季既作維此文王則比于文王必作比于王季毛詩蓋傳

寫誤耳

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按致其征三字當在誅其君之上其文曰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致其征此乃申說上文又曰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則起下文時雨之意文義甚明傳寫誤倒王肅作家語遂易致其征為改其政矣又夏小正篇初俊羔助厥母粥按經文言初者如初歲祭未初服于公田皆以人事言至禽獸之事無一言初者且不曰俊羔初助厥母粥而曰初俊羔助厥母粥義亦未安此文初字

叢五之六

三

當在上經禘字之上其文曰往禴黍初禘言往禴黍者初著單衣也傳寫誤倒耳又武王踐阼篇觴豆之銘曰飲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按戒之憍憍則逃乃上履屨之銘其文云慎之勞勞則富戒之憍憍則逃兩文相對而義亦反復相成傳寫誤移于此耳

大戴記小辨篇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按此當作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君其習三字誤移在可乎之上則不可通禮記禮運篇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按此當作故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聖王所以順而弗傲也

傲讀作警詩采芣篇釋文引埤蒼曰警弓末反戾也順而弗警者順而弗戾也聖王所以順五字誤移在山者之上則不可通

昭元年左傳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按此本作十二月甲辰朔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餘子烝于溫蓋言甲辰朔晉烝祭之後趙孟將適南陽會合餘子之在孟邑者與之烝祭于溫也溫孟皆趙氏之邑餘子即宣二年傳所謂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者也因甲辰朔三字傳寫誤移在烝于溫之上而餘子又倒作子餘雖服子慎不得其解矣又二

叢五之六

四

十年傳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子公而歸按翟僕新既居新里安得脫甲子公疑左氏原本作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而歸于公亦傳寫誤倒其文也管子霸形篇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棖按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縣棖二字傳寫誤倒本作棖鍾磬之縣棖通作纓廣雅曰纓絡也

墨子非儒下篇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按得字務字傳寫誤倒本作事親務孝得善則美務孝與竭忠得善與有過皆相對成文莊子大宗師篇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

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按子輿有病當作子來有病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求抱樸子博喻篇作子永求與永竝來字之誤也下文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傳寫誤倒之

呂氏春秋審已篇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又審應篇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安上舜字當作聖下聖字當作舜

春秋繁露盟會要篇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

叢五之六

五

此將率爲也哉按修國二字當在此將率爲之下又循天之道篇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按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十一字當在如此物獨生之下

賈子時變篇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按出倫踰等四字出行文倫踰等三字當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又瑰瑋篇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

食按挾巧二字當在不耕之上本作挾巧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

淮南子主術篇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按王氏引之以稌爲稌字之誤是也惟稌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稌稌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此皆字句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簡策錯亂例

凡字句錯亂者尋其文義移易其一二字卽怡然理順矣若乃簡策錯亂文義隔絕有誤至數十字者則非合

叢五之六

六

其前後悉心參校不易見也鄭君注禮屢云爛脫今舉數事以見例焉

周易繫辭下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宥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之乾坤按易窮則變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爲不倫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上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下之脫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也幸此文重出而爛脫之迹猶未盡泯可以校正當移至上篇曰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禮記儒行篇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愆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一律且義亦未足豈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愆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儒有不隕穫至不閔有司二十六字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

叢五之六

本

儒之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簡策錯亂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為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一節為孔子自謂其失甚矣

宣十八年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有乎有蜀之役按此二十一字本在上文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之下編次者因經書甲戌楚子旅卒在邾人戍鄆子十郟之後遂割傳文而綴諸此使經事相次耳非左氏之舊

國語周語是日也晉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按是日者耕藉之日也甫耕未

及歛也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盥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十三字當在下文耨穫亦如之之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之止於農二字即涉下文而衍幸衍此二字爛脫之迹尙未盡泯可以校正今移至下文曰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

孟子盡心篇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為一章其文曰孟子曰

叢五之六

本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正以文王比孔子也若果孟子為貉稽引詩則當有次第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又鄉原章曰何以是嚻嚻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嚻嚻然之下夷考其行之上曰何以是嚻嚻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子答也狂者言行不相顧每以古人之行為隘小而非笑之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之詞及考其所為實未能大過

古人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此三十字誤移在後而前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乃爛脫之未盡者可藉以考見其舊也

管子幼官篇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按三年二年之後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又揆度篇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

叢五之六

充

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下人字衍文此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

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本與人君失二五者相連雖屢入此三句而尚留一人字亦其迹之未泯者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按遷善與參辰不相比意不相承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此兩節疑傳寫互易當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

叢五之六

幸

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此皆簡策之錯亂者不可不正也

古書疑義舉例六

古書疑義舉例七

第一樓叢書之五

德清俞樾

不識古字而誤改例

學者少見多怪遇有古字而不能識以形似之字改之往往失其本真矣今略舉數字示例
其古文作𠄎周易禘卦傳噬嗑食也賁其色也蓋以食色相對成文加其字以足句也其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遂改作无字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周書文政篇基有危傾基字段其為之蓋古字通用詩昊天有成命篇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篇作夙夜其命宥密

叢五之七

是其證也因其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改作𠄎字示有危傾義不可通矣國語吳語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語意甚明因其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改作元字以沒元身義不可通矣

旅古文作表尙書康誥篇絕聞旅德言旅者陳也言布陳其德言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矣周書武稱篇冬寒其衣服衣亦旅字之誤史記天官書曰主葆旅事是旅與葆同義此篇口冬寒其旅大武篇冬凍其葆文義同也因旅字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而又加服字矣官人篇愚依人也依亦旅字

之誤旅讀為魯說文曰表古文旅古文以為魯備之魯是也愚魯連文義正相近因段旅為魯而又從古文作表學者不識改作衣字以愚衣無義又從人作依矣

服古文作𠄎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服刑服對言古語如此堯典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此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並其證也史記作何居非其宐爾雅曰服宐事也是服宐同義故經文作服史記作宐也服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則史記作宐之故不可曉矣大戴記王言篇服其明德也其義明白無疑因服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

叢五之七

七

廣森作補注曰明德之所及也夫明德所及不得言及其明德可知其非矣淮南子主術篇蓋力優而德不能服也其義亦明白無疑因德字從古文作𠄎服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改惡為克改𠄎為及高注曰克猶能也則克不能及為能不能及文義不可通矣按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蓋亦由古本是𠄎字故誤為及也

近古文作𠄎禮記大學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因近字從古文作𠄎學者不識疑篆文先字之誤遂改為先字與

下句不一律矣

自古文作白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自分其名以私其身與周書官人篇自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意義則同因自字從古文作白學者以為黑白之白遂移至分字之下作分白其名非戴記之舊矣

終古文作吳大戴記本命篇女終曰乎閨門之內義本甚明因終字從古文作宀隸變作久學者不識改作及字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則義不可通矣

君古文作同國語晉語楚成王以君禮享之謂以國君之禮享之下文秦穆公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

叢五之七

三

同因君字從古文作同學者不識改爲周字管子白心篇知苟適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因君字作同學者不識亦改爲周字

謹古文作田周書時訓篇鷓旦不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謹蒞挺不生卿士專權謹與歡古字通用因謹字從古文作田學者不識改爲和字則與上下文言字權字不協韻矣

師古文作舉墨子備職傳篇敵引帥而去其文甚明因師字從古文作舉學者不識改爲哭字引哭而去義不可通矣

器古備字也說文人部備相敗也從人鬪省聲器字亦從人從鬪省而止省去中間一画猶鬪字從鳥鬪省聲而籀文作鬪止省去中間一画也管子侈靡篇若是者必從是鬪亡乎鬪亡猶言敗亡也學者不識鬪字傳寫誤作器尹注以爲卽鼻字洪氏筠軒又疑是器字之譌胥失之矣

垂古文作手見說文我部管子地員篇山之手卽山之垂也說文土部垂遠邊也謂山之邊側也學者不識手字誤作才字又加木旁作材失之矣

起古文作起漢書孝哀帝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

叢五之七

四

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信厚能直言通政事起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起於側陋謂從微賤起家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學者不識起字誤作延字師古訓爲可延致而仕者文義迂回王氏念孫遂議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矣

不達古語而誤解例

古人之語傳之至今往往不能通曉於是失其解者十而八九今略舉數事示例

艸蔡古語也說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亦或作草竊竊與蔡一聲之轉艸蔡之爲草竊亦猶莊子

竊竊之或為察察也尙書微子篇好草竊姦草竊即
辨察其本義為艸亂引巾之則凡散亂者皆得言之故
與奸宄連文好草竊即好亂也枚傳訓為草野竊盜不
達古語矣

旅距古語也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李賢注曰旅
距不從之貌亦或作據旅據與距聲近說文西部釅或
作距是其證也旅距據旅語有倒順耳凡雙聲疊韻之
字往往如此大戴記曾子制言篇行無據旅言其行之
無所違也盧注訓為守直道無所私未達古語

士芥古諺也哀元年左傳以民為士芥是也芥則丰字
說文丰部丰艸察也讀若介因丰讀若介故即以介為
之而又段用從艸之芥也亦或作土察察者察之段字
猶芥者介之段字也大戴記用兵篇作宮室高臺汗池
以民為土察猶左傳所云以民為土芥也學者不識土
察之語乃移至汗池之下使汗池土察四字連文而以
民為下增虐字以成句以民為虐文不成義可知其非
矣

弱植古語也植讀為脂膏脂敗之腫字本作殖說文占
部殖脂膏久殖也亦通作殖釋名釋土地土黃而細密
曰殖殖臍也黏泥如脂之臍也然則人之弱者謂之臍

猶土之黏者謂之殖矣襄三十年左傳其君弱植植即
臍之段字正義訓植為樹立則弱植二義不屬矣

究度古語也詩皇矣篇爰爰度是也亦或作鳩度襄
二十五年左傳度山林鳩敷澤是也說本王氏經義述
聞亦或作軌度二十一年傳軌度其信是也究鳩軌並
從九聲故得通假劉炫曰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
也未達古語

婁空古語也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
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以屋言則曰麗
麗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也論語先進篇回也其庶乎
不淺也

婁空此言顏子之心通達無滯若窗牖之麗麗闡明也
史記伯夷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則西漢經師已失其
解而婁空之語獨見于說文乃歎許君之書有祥經學
不淺也

遷延古語也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
亦或作遷衍衍與延古通用周官大祝注衍字當為延
又男巫注衍讀為延並其證也管子白心篇無遷無衍
猶曰無遷延耳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未達古語

樹榷古語也後漢書馮衍傳意樹榷而不憚今李賢注
曰樹榷猶遲疑也亦或作謀榷榷與榷同樹榷榷語

叢五之七

五

叢五之七

未

有倒順耳管子任法篇然故謹對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習士即俗士說文人部俗習也習俗雙聲故義得相通謹對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思不肖者而言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今對字誤作杵蓋由古書對字或作斗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斗杵形近而誤尹注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偽託於謹以毀君法此不達古語而強為之說迂曲甚矣

叢五之七

七

臣七上篇比要審則法令固可知管子治齊猶本周制後人不識比要之語改比為皆尹注訓為事皆得要失之
寔數古語也釋名釋姿容曰寔數猶局縮皆小意也字亦作屢屢屢與寔數並從世聲古雙聲疊韻字無一定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屢屢之也屢屢即寔數猶小民耳自來不達古語莫得其解
穢穢古語也說文禾部穢穢也徐鍇曰穢穢不伸之意亦或作支苟古文以聲為主無定字耳墨子親士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支苟即穢穢蓋謂在下位

者雖見凌壓而不得伸必詒詒然自伸其意也自來莫得其解畢氏沅遂疑其字誤矣

誤詬古語也說文言部詬詬詬恥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誤詢詢即詬之或體漢書賈誼傳作美詬美即誤之或體作謏者之省也又或作奚后奚即誤之省后即詬之省古文省偏旁耳墨子節葬下篇內積奚后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奚后即誤詬言其內積恥辱也今本積誤為績后誤為吾於是古語愈不可解矣

叢五之七

八

天若地是謂累解累解亦即蟹螺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鯀簡蟹螺累解語有倒順耳說苑以蟹螺汙邪對文則蟹螺猶平正也注者不知古語均失其解
逡巡古語也亦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亦或作蹲循莊子至樂篇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按外物篇釋文引字林曰跋古蹲字然則漢碑作逡遁莊子作蹲循字異而義同謂人主不聽忠諫則人臣當逡巡而退勿與爭也郭注曰惟中庸之德為然此不達古語而曲為之詞
敬文古語也荀子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禮論篇曰事

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是荀子書屢有此言性惡篇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則誤文為父大略篇不時宐不敬交不驩欣則誤文為交皆由淺人不達古語而臆改

鮮醴古語也說文附部醴合五采鮮色是鮮色謂之醴故合而言之曰鮮醴墨子節用上篇芋鮓字四見皆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旁耳鮮且即鮮醴醴從盧聲盧從且聲故且字可通作醴也古書多古語又多段借字殆難為拘文牽義者道矣

兩字一義而誤解例

叢五之七

九

詩天保篇俾爾單厚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按傳箋三說當以訓厚為正俾爾單厚單厚一義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古書中兩字一義者往往有之

尚書無逸篇用咸和萬民按咸和一義也咸讀為誠說文言部誠和也咸和即誠和枚傳以為皆和萬民則不辭矣多方篇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按夾介一義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枚傳以為近大見治於我周王則不辭矣周書商書篇昏憂天下按憂當為擾隸變作擾闕其左

旁則為憂矣昭十四年左傳注曰昏亂也襄四年傳注曰擾亂也昏擾二字同義

詩板篇爾用憂謔按憂謔同義憂讀為優襄六年左傳注曰優調戲也是優即謔也蕩篇而秉義類按義類同義義與俄通衰也說木王氏念孫類與戾通說文犬部戾曲也義類猶言義曲也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頗類亦與義類同頗義古同部字也鄭箋訓憂慧為可憂之事反如戲謔訓義類為宐用善人不知二字同義而曲為之說宐其迂遠矣

叢五之七

十

周官庾人正校人員選按員選同義皆數也說文員部員物數也選通作算說文竹部算數也正校人員選者正校人之數也鄭注云選擇可備員者失之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老觀其意憲慎按意憲同義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意憲猶意思也禮記樂記篇發慮憲求善良良與善同義慮與慮亦同義自來但知憲之訓法而不知憲之訓思則意憲也慮憲也皆兩字不倫矣又曰微忽之言按微忽同義廣雅釋詁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即忽也漢書律麻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則微忽二字不倫矣

支十八年左傳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按盜賊二字同義姦兆二字亦同義兆讀爲佻周語曰姦仁爲佻此姦佻之義也杜注訓兆爲域失之襄三十一年傳寇盜充斥按充斥二字同義充大也見淮南說山篇呂氏春秋必已篇高誘注斥亦大也見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凡有大義者皆有多義如股訓大亦訓盛豐訓大亦訓滿皆是也充斥並爲大故竝爲多充斥言多也杜注曰充滿斥見失之昭十二年傳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按其禦二字同義禦與御通廣雅釋詁供奉獻御進也其御猶曰其奉獻御質言之則止是以其王事耳

叢五之七

十一

御亦共也杜注曰以禦不祥失之

國語周語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按創制二字同義論語憲問篇釋文曰創制也顯庸二字亦同義庸讀爲融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顯融山作顯庸一也鄭語命之曰祝融韋注融明也然則顯融二字止是一義顯融昭明四字亦止是一義又曰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按果毅二字一義序成二字亦一義序次也成亦次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序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也凡相重者卽有相次之義故成爲重亦爲次猶序爲次亦爲重史記

趙世家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義之通矣又曰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冕乎按簡冕二字同義爾雅釋詁夷易也與夷古字通簡冕卽簡易也又曰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說文心部惇重厚也今惇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故混厚卽渾厚矣又曰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按和展二字同義展布也和展猶和布也周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和讀爲宣和布者宣布也說本王氏引之然則和展亦猶宣布也以上諸條並二字同義而韋注皆失其解

叢五之七

十一

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按齊宿二字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禮記祭統篇注並曰宿讀爲肅然則齊宿卽齊肅也賈子保傳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並齊肅連文之證離婁篇又從而禮貌之按禮貌二字同義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對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然則禮貌卽體貌也戰國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並體貌連文之證

兩字對文而誤解例

凡大小長短是非美惡之類兩字對文人所易曉也然

亦有其義稍晦攷失其解者如尚書洪範篇末曰曲直金曰從革曲直對文從革亦對文漢書外戚傳注曰從因也由也蓋從之義為由故亦為因從革即因革也金之性可因可革謂之從革猶木之性可曲可直謂之曲直也人知因革莫知從革斯失其解矣

酒誥篇作稽中德按作稽二字對文稽字從木說文曰木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故稽亦有止義說文稽部稽留止也作稽者作止也言所作所止無不中德也人知作止莫知作稽斯失其解矣

周書文政篇充虛為書按充虛二字對文荀子儒效篇

叢五之七

七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倞注曰充實也是充虛即實虛也大聚篇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此即充虛為害之義人知虛實莫知充虛斯失其解矣

詩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綢繆篇見此邂逅按邂逅二字對文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即邂逅也與同異並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為義解之言解散也近之言構合也野有蔓草篇傳曰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義謂因進而連言邂逅也綢繆篇傳曰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謂因避而連言逅也毛公六國時人猶達古義

國語楚語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按崇替二字對文章注曰崇終也替廢也是未達崇字之義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管子五輔篇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按將宿二字對文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又水地篇違非得失之實也按違非二字對文違讀為違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杜注曰違是也然則違非猶言是非

文隨義變而加偏旁例

周易訟九三象傳患至掇也集解引荀爽曰如拾掇小

叢五之七

七

物而不失也釋文曰鄭本作掇憂也按此字鄭荀各異疑本字止作歟說文歟部歟綴聯也患至歟也言患書之來綴聯不絕也荀訓掇拾因變其字為掇鄭訓憂因變其字為掇皆文之隨義而變者也

尚書堯典篇黎民阻飢詩思文篇正義引鄭注曰阻阨也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始也按此字馬鄭各異疑本字止作且說文且部且薦也黎民且飢言黎民薦飢也馬訓始因變其文作祖鄭訓阨因變其文作阻亦文之隨義而變者也

詩載芣篇有芣其香傳曰芣芬香也釋文曰字又作苾

按苾木字餽俗字也後人因其言酒醴變而從食說文遂於食部出餽篆曰食之香也然則下文有椒其馨椒字何又不從食乎經典之字若斯者眾山名從山水名從水鳥獸草木無不如是而字亦孳乳浸多矣

周官內饗鳥醜色而沙鴉按說文無鵠字釋文出鵠字曰木又作鵠是陸氏所據本作鵠也說文牛部標牛黃白色又馬部鵠黃馬發白色二字義同以牛言故從牛以馬言故從馬耳此經言鳥而古無從鳥從票之字故借用標字傳寫者以其言鳥不得從牛又改而從白玉篇白部遂收鵠字矣

叢五之七 五

字因上下相涉而加偏旁例
字有本無偏旁因與上下字相涉而誤加者如詩關雎篇展轉反側展字涉下轉字而加車旁采薇篇玼允之故允字涉上玼字而加大旁皆是也

周官大宗伯職以禴禮哀圉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按周禮原文本作會禮故鄭君直以會合財貨說之若經文是禴字則為禴禴之禴非會合之會鄭君必云禴讀為會矣鄭無讀為之文知其字本作會涉下禮字而誤加丌旁也
大戴記夏小正篇緹縞按緹字古夏小正當作是是與

寔通寔與實通故傳曰是也者其實也今作緹涉下縞字而誤加糸旁

兩字平列而誤倒例

平列之字本無順倒雖有錯誤文義無傷然亦有不可不正者禮記月令篇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按長短當依呂氏春秋仲秋紀作短長今作長短則與韻不協矣又云量小大視長短按小大當依衛湜集說本作大小上文云制有小大度有短長則小字當在大字之前以下句短字在長字之前小大短長各相當也此云量大小視長短則大字當在小字之前以下句長字在短字之

叢五之七 未

前大小長短亦各相當也正義曰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先釋大字後釋小字是其所據本不誤此類宜悉心訂正庶不負古人文理之密察也

兩文疑複而誤刪例

周書鄭保篇不深乃權不重按此當作不深不重乃權不重蓋承上文深念之哉重維之哉而言謂不深念之不重維之則其權不重也後人因兩句皆有不重字而誤刪其一不知上句不重乃重複之重下句不重乃輕重之重字雖同而義則異也
商子農戰篇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

修一百歲者千歲強按此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乃極言作壹之效本篇作壹字屢見此四言作壹乃一篇之宗旨也讀者誤謂壹一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改壹為一未句作字又誤為修於是其義全失矣

據他書而誤改例

禮記坊記篇引詩橫從其畝按毛詩作衡從其畝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下字亦必

叢五之七

七

同韓詩作由鄭君疑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故不從韓義而別為之說曰橫行治其田也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山為橫行其意如此後人據毛詩以改禮記而注義晦矣

墨子七患篇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按疾當作寡為者寡而食者眾雖豐年不足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為者疾後人據大學改之

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按省乎二字衍文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此作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後人據

論語增之

呂氏春秋孟春紀乘鸞輅按鸞本作鸞高注曰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高意鑄銅象鸞鳥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本是鸞字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今作鸞輅者後人據禮記改之遂并高注而竄易之

淮南子詮言篇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按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此承上文而言不當有鼻字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之不知彼上文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與此不同未

叢五之七

六

可據彼增此也

據他書而誤解例

詩鄭風羔羊篇三英榮分傳曰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按三德即具本詩首章洵直且侯一句有二德次章孔武有力一句為一德直也侯也武也所謂三德也鄭以洪範說此詩恐未必然蓋一經自有一經之旨牽合他書為說往往失之

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故四法如四時然按四法即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氏文弼注引錢說云四法即夫子

所以告顏淵者亦猶鄭君之以洪範三德說三英矣
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作維篇以武庚
管叔霍叔爲三監左傳以皇皇者華一詩爲有五善曾
語則謂有六德周禮天官有九嬪無三夫人昏義則有
三夫人周禮六官爲六卿考工記匠人則有九卿匠人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凡十二門月令則但有九門王制
士一廟祭法則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無廟曲禮
王制並云大夫祭五祀祭法則云大夫立三祀凡此之
類當各依本文爲說援據他書聲合異義則反失之矣
說詳王氏經義述聞

叢五之七

七

分章錯誤例

詩關雎篇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
章章八句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
意後放此按關雎分章毛鄭不同今從毛不從鄭竊謂
此詩當分四章每章皆有窈窕淑女句凡四言窈窕淑
女則四章也首章以關關雎鳩興窈窕淑女下三章皆
以參差荇菜興窈窕淑女惟第二章增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四句此古人章法之變求之
不得正承寤寐求之而言鄭分而二之非是毛以此章
八句遂合三四兩章爲一使亦成八句則亦失之矣

論語分章亦有可議者如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爲一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以下又爲一章必謂仲弓問夫子許
已因問子桑伯子以自質則失之泥矣此古注是而今
非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爲一章子路曰以下又爲一章子路之問乃是自負
其勇必謂因夫子獨美顏淵而有此問則視子路太淺
矣此古注與今本俱失者也

叢五之七

辛

分篇錯誤例

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也下
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常貧乃別爲一章今本誤
呂氏春秋貴信篇管子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
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按貴信
篇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
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故其下云
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正與起句相應也今本誤
董子深察名號篇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
可以相調也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

之辭是也六十三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今世間於性言之者不同至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八十三字與枉眾惡於內云云相接即為實性上篇今此八十三字誤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非董子之舊

誤讀夫字例

夫字古或用作詠歎之辭人所盡曉乃亦有誤屬下讀者論語子罕篇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何遠之有讀之孟子離婁篇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亦當於夫字絕句今誤連國

叢五之七

圭

君好仁讀之

莊子徐無鬼篇其求害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也夫按有遺類也夫乃反言以明之言必無遺類也郭注以夫字連下楚人寄而躡闔者讀故失其義

呂氏春秋開春篇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樂水見之按天乃夫字之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偽篇並作夫夫字屬上讀此誤作天者失其讀因誤其字也

誤增不字例

古書簡與文義難明後人不曉率臆增益致失其真比比皆是乃有妄增不字致與古人意旨大相刺謬者管

子法法篇盡而不意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後人不曉疑神之語改作故不能疑神失其旨矣又參患篇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與上文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相對為文散者散其朋黨也後人不曉民散之語改作則民不散而上合失其旨矣又商子修權篇改多惠言而剋其賞此謂口惠而實不至也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為文後人不曉改作不多惠言失其旨矣呂氏春秋淫辭篇罪不善善者故為畏此故字當讀為胡胡與故古字通用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為畏也楊倞注

叢五之七

圭

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為畏是其明證後人不曉改作善者故為不畏失其旨矣凡此之類皆後人妄加致與古人立言之旨南轅而北轍善讀者宜體會全文訂正其誤不可為其所惑也

莊子一書文章超妙讀者不得其用筆之意拘牽文義妄加不字甚多如胠篋篇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乃為大盜接者也此即上文而斷之下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又承此而推言之與此文不同讀者誤據下文於此文亦增不字作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則文不成義矣

又天道篇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之夫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四十二字一氣相屬今妄增不字作果不足以得彼之精則不相屬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二十五字亦一氣相屬而字當讀爲如今妄增不字作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不相屬矣凡此皆拘牽文義者所爲也

賈子屬遠篇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作天下不振失之淮南子原道篇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言道聽而塗說也

叢五之七

今作不入於耳失之於是知不善讀書而率臆妄改皆與古人反唇相譏也

楊子法言學行篇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

從文選注訂正此兩

能踰也又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也字均當讀爲邪古也邪字通用衆人所能踰也言不能踰也其樂可量也言不可量也學者不達古語妄加不字作衆人所不能踰也其樂不可量也淺人讀之似乎文從字順而實則駮其反矣

列子仲尼篇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也與下交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一律今作不治而不亂

此則臆改而非妄加然其失當則亦同科

古書疑義舉例七

湖樓筆談序

余頻年主講西湖詁經精舍精舍有樓三楹可以攬全湖之勝春秋佳日輒偕伴其上然其地距城遠賓客罕至或終日雨則終日不見一人無與談談以筆積久遂多稍稍編次之定為七卷第一第二卷談經第三卷談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第七卷談雜事雖詹詹小言或勝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乎俞樾記

叢九序

湖樓筆談一

第一樓護書之九

德清俞樾

繫辭傳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然則易之名義自取之變易釋名釋典曰易易也言變易也此得其本義矣乾鑿度乃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替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推尋其義殊不可通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人只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易簡之德分屬乾坤易首乾坤應題易簡去簡著易於義何居若夫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不易之義亦有可言然義取不

叢九之一

易而書則名易翻其反而抑何悠謬若如斯言則吉為不吉凶為不凶矣是故易簡之說或者以乾包坤不易之說實乃以白為黑鄭君信緯遵用其義孔氏正義列之首篇支離之談所未敢徇

卦有六爻二五正應固也至謂初與四應三與上應其不然乎以愚求之初上相應也二五相應也三四相應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初上兩爻為陽爻各十有七為陰爻各十有三二五兩爻為陽爻各十有四為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為陽爻各十有二為陰爻各十有八下經三十四卦初上兩爻為陽爻各十有五為陰爻各十

有九二五兩爻為陽爻各十有八為陰爻各十有六三四兩爻為陽爻各二十為陰爻各十有四以其數之相準知其位之相應也然此相準之數自來未有言及者愚反復推求而得之傳曰爻有等其斯之謂歟

周易初九初六之類疑皆孔子所加觀左傳引周易文宣七年傳曰其在周易豐之離不曰豐上六宣十年傳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蹇不曰師初六昭二十九年傳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當時周易已如今本則

叢九之十

二

曰初九曰九二豈不簡而易曉乃必以變卦言乎故知初九九二之類孔子所加古本無也左傳所載當時君大夫言語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歷年二百國非一國人不一人而辭氣之閒如出一口且如秦穆作誓列于尚書與殷盤周誥同一擊牙而左傳所載秦穆之語則皆近今矣知由丘明潤色也又昭元年傳載趙孟之言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在禮大夫年七十始稱老夫據襄三十一年傳孟孝伯謂趙孟年未盈五十至此才一年耳安得遽稱老夫即或趙孟挾長不依古禮然其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及

穆叔賦鵲巢則又曰武不堪也安有對小國大夫自稱其名當天子大臣輒稱老夫其為不然蓋可知矣當由左氏隨事立文稱名者因其辭意謙抑稱老夫者因其語氣衰積但取揣摩之維肖不辭紀載之失真也人與已對文乃古人之文亦或通用公羊宣六年傳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人是樂而已矣何注曰己已諸大夫也此己字若後人為之則當作人又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物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何注曰人夏父自謂也此人字若後人為之則當作己

叢九之十一

三

子思作中庸漢時已有此說太史公亦信之然吾謂中庸或孔氏之徒為之而非子思所自為也中庸蓋秦書也何以言之子思之生當魯哀公時其歿也當魯穆公時是春秋之末而戰國之初當是時天下大亂國自為政家自為俗而中庸乃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此豈子思之言乎吾意秦并六國之後或孔氏之徒傳述緒言而為此書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文曰普天之下搏心壹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曰黔首改化遠邇同度皆與中庸所言合故知中庸作於此時也其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

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然則一稟時王之制矣此亦奈人之語也

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其以夏官名司馬殊爲失之夫司馬兵官也夏者長養之時而兵者陰類故在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眾詩六月篇鄭箋日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亦見盛夏非出兵之時而謂先王以夏官名司馬乎管子五行篇說黃帝六相曰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蒼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工師祝融辨乎南

叢九之一

四

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據此則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名自古有之而夏官是司徒非司馬卽此可知周禮之非古制矣

古書簡質故唐虞二代典謨誓誥罕用語助之詞堯典歸訟可乎句末乎字止此一見西伯懋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宐乎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皆無有也論語發

端便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不亦君子乎於是始變渾噩之體而爲流麗之文其次章述有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抑揚頓挫誦之如生蓋文章之工始乎闕里矣厥後學者傳述斯風益嚙左丘明本之以作傳遂使二百四十年閒君卿大夫如出一口彬彬乎可誦矣自是而戰國而秦漢循用至今烏乎天生尼父爲文教宗論語一書豈獨義理之淵深乎乃其文章之工亦沾溉萬世也

叢九之一

五

碩鼠一篇三言逝將去女初讀之疑失詩人忠厚之意及反復其詞而知其終不忍去也首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次章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是皆決意以去矣三章則變其文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是可知其終不去也毛傳曰號呼也今日不去而徒號呼曰樂郊樂郊明日不去而徒號呼曰樂郊樂郊久之則亦厭倦矣蓋彼都雖可樂而故土終不可忘若曰已矣不復言矣誰其長此號呼乎之猶其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誰之永號猶曰誰其永號鄭箋訓之爲往而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無憂也於是詩人之旨全

失矣

古人言婦女不諱言容貌之美碩人之詩歌詠其君夫人幾於神女洛神之賦矣使後人為之得無有劉楨平視之嫌而古人固不忌也采蘋篇有齊季女玉篇女部引作有齋季女蓋本三家詩廣雅釋詁齋好也疑亦三家舊說義勝於毛毛公訓齊為敬然車牽篇思變季女逝兮傳曰變美貌謂有齊季女也則亦同於三家之說矣推之思齊篇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兩思字皆語詞曰齊曰媚皆言其美也齊即齋之段字廣雅齋與媚並訓好正可以釋此詩先大任後周

叢九之一 木

姜者由大姒嗣徽音而上溯之故先近後遠也毛傳鄭箋均非詩旨夫容貌醜惡列於六極男子且然況婦人乎後世於婦人諱言其美正由風俗媮薄心術不端漢郭輔碑云有四男二女咸高賢姣嫵以姣嫵稱其女漢人之詞猶近古也
尚書君奭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按伊尹與保衡一也皇天與上帝一也上言有若伊尹下言有若保衡上言格于皇天下言格于上帝此古人屬辭之法鄭注曰伊尹湯所以倚而取

平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望文生義或轉失之矣堯典流其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攸傳曰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斯言得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本是附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言驥尾顧氏炎武謂是回避段借之法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蓋六朝人猶及窺此祕也

叢九之一 七

而後舉益任之政是伯益代皋陶秉政名位或稍後之然史公先云封皋陶之後後云舉益別而言之明伯益非皋陶後也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五歲佐禹事屬不經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此未詳所出春秋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馘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杜注云此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卽皋陶字庭堅之為皋陶漢人舊說固如此孫叔敖碑云庭堅禹稷不能踰也亦以庭堅為皋陶而伯益者隤鼓也水經注載百歲將軍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鼓高陽氏第二子伯益者也左

傳先隕鼓後庭堅豈先父後子乎卽謂益字隕鼓無經典明文可據然庭堅之下止仲容叔達二人益曰伯益其非仲叔明矣卽非隕鼓亦在倉舒檣戴龍降大臨四入之中皆列庭堅之前者是故皋陶伯益爲父子之說愚未敢信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子亦所未詳也韓昌黎論文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余謂此言惟尙書足以當之如皋陶謨篇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叢九之一

八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譏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聽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又如多方篇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靖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嬰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此兩段文勢雄厚後人稱韓潮蘇海方此其猶溝澮矣且前一段

汝翼汝爲汝明汝聽汝弼本作五疊而句法長者至三十九字短者止四字參差錯落真大珠小珠落玉槃也其下疊用七之字而又間以兩哉字讀之音韻鏗鏘雖謂之無意行文不可也後一段三疊而曷不四疊爾乃兩疊我惟時有陣馬風檣之勢凡如此類皆令人百讀不厭聖經固不可言文卽以文論亦文章之雄乎東晉所出古文尙書正如刻楮爲葉翦綵爲華索索無生氣望而知爲贗筆淺人以其文從字順而喜讀之皆齊梁小兒之見也

叢九之一

九

洪範五事各有休咎之徵既足明得失之應矣五福六極本不相涉漢儒必牽合言之於是五事而六極兩者參差乃增出皇之不極以配五事而爲六無理甚矣夫數之不合者不可強合是故五行者書所有易所無也言易者必附會五行於是兌爲金而乾亦爲金震爲木而艮與亦爲木金有二木有三矣易之爲卦八八六十四大六之爲首九九八十一不相襲也說太玄者必以某首爲準某卦於是重複者十有七矣凡此之類皆說經之蔽通人無取也

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古有此言姑存其說耳其實當文王時已無洛書矣何以明之成王之崩

也東序西序天府之寶備列無遺乃河圖存而洛書無聞焉使文王時而有洛書則傳武王以至成王歷年未久不應遺亡必與河圖同陳兩序矣故知文王時無洛書也若孔子時則并無河圖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使其時河圖尚在必無此言故知孔子時無河圖也夫河圖洛書自作易之聖人文王孔子有不及見乃儒者於千百年後隨意造作轉相傳授曰此河圖此洛書吾誰欺欺天乎

泰誓之文首云太子發上祭于畢又云太子發升于舟其下云中流白魚入于舟中王跪取出俟以燎先稱太子發後稱王此乃古史之體蓋周史所紀武王之事實始于此篇自此篇以前皆文王事故稱太子發以別之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列落下先書舜曰咨四岳然後書帝曰俞咨禹枚傳云言舜曰以別堯其說是也泰誓先書太子發後書王蓋古史體例如是矣鄭康成注云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此悠謬之談豈有俄頃之閒稱王定號者乎

叢九之一

戰國傳聞之事多好事者為之往往失真孟子辭而闕之卓矣乃其所載古事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之類不知本何書近人或據以補舜典之逸恐未必然也以愚

論之如所稱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皆好事者為之而非事實禹益事固不可考若舜事明載虞書曷嘗有南河之避乎列子仲尼篇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此說轉得其實堯典云舜讓于德弗嗣疑古本堯典作舜讓于德弗辭猶文作嗣故與嗣通禮記曲禮篇注曰讓古讓字然則今本作讓古本必作讓也讓者取也言以德讓取而弗辭也夫堯舜以天下相授受非命九宮十二牧之比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使天命不在舜歟堯固不得而授天命而在舜舜又何辭焉是

叢九之一

士

故列子斯言轉視孟子為得實矣
古人文體亦往往相襲如斯干無羊兩篇皆以太人占夢寓頌禱之詞魯頌閟宮卒章商頌殷武卒章皆言斬伐松柏營造宮室詞旨竝相近宋薇篇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篇云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小雅車篇二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輿而出車篇之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全用召南草蟲篇首章之詞是古人作詩亦有藍本也論語司馬牛問君子司馬牛問仁兩章相次而意境

相似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曰衣
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兩章不
次而意境亦相似趙邠卿孟子題辭云七十子之疇會
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
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
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
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
此者眾然則聖賢著述亦多沿襲後世文人轉相摹倣
七發之後有七啟七命之作答客難之後有解嘲答賓
戲之篇陳陳相因固無怪矣

叢九之一

主

禮云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然記問亦是一學周易有
序卦一篇先儒以其無意義疑非聖人作其實卽記問
之學也周易六十四卦次序頗不易記故作此一篇以
聯絡之使自屯蒙至既濟未濟皆有意義可尋則滿屋
散錢貫穿成一綫矣尙書之序云爲某事作某篇不如
易之貫穿成一故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損其一雖蠢
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
不如易也夫書序萬不能如易之序然卽楊子此言可
見作序卦傳之意亦可見序卦傳之功趙邠卿注孟子
作孟子篇敘一篇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并謂

篇所以七者法天以七紀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二
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
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其說穿鑿無理不知
古人記問之學固如此也承學之士習聞其說則傳寫
奪失易於校補不特見好學深思之意亦足見抱殘守
缺之心自宋以來空談心性不足以語此矣

周禮太卜掌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連山歸藏
不傳則周易之異于夏殷者不可得而見也孔子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則孔子未正以前雅
頌次序與今應有異同宣十二年左傳稱武之卒章曰

叢九之一

主

者定爾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杜注曰此三六之次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
楚樂歌之次第愚謂此或孔子未正以前次第也然其
餘則無以言之夫失所之雅頌不可得而見則得所之
雅頌亦不可得而見也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不脩春秋
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
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所出奔若
此之類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故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不脩春秋
今已無存諸侯之策亦皆灰燼則孔子之所筆削者亦

不可得而見也士生千載之下讀聖人之遺經而欲盡通其意斯固難矣故曰不知蓋闕

凡傳所以釋經也孔子傳易實勘斯體如經曰潛龍勿用傳則釋之曰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皆舉經文而申明之所謂傳也子夏之傳喪服公羊穀梁之傳春秋毛公之傳詩皆用斯體夏小正之有傳亦其類也獨左氏傳則不然蓋左氏非傳春秋也孔子欲作春秋先聚賢書及春秋成而賢書皆糟粕矣所謂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然諸書所載皆本當時國史二百四十年事實具在於斯其聚之也既

叢九之一

南

難其棄之也亦可惜於是左丘明乃編纂之潤色之自成一書與春秋本不相涉間有舉經文而釋之者不過竊聞緒論一知半解依附聖經以自尊寵微言大義非所聞也所采取不盡者別爲外傳卽今國語是矣左傳序正義述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可知左氏當日亦自有蒐羅采輯之功是故孔子之作春秋探驪而得珠者也左氏之傳皆鱗爪也公穀之徒發明經義譬猶焦明翔乎寥廓也若左氏者所謂羅者猶視乎藪澤也然其文章靡麗敘述詳明遂爲史

家之鼻祖雖不附春秋而其書自不可廢由是相承傳注之外別有紀傳之體史記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是戰國記載已有傳之名而太史公史記遂有列傳矣故愚謂左傳者當列之史記之前使成一史不當廁之春秋之後強名一經也

何劭公說公羊有託王於魯之說學者多不信之然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則何氏之說固有所受之矣竊謂自宋以來儒者舉不識春秋之義惟蘇明允獨得之其論春秋曰有善而賞之非曰吾賞之魯賞之也有罪而罰之非曰吾罰之魯罰之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予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予魯也此卽黜周王魯之說蘇明允於春秋亦非專家未必得公羊師法而所言如此不謀而闔合足徵其學識之超羣絕倫矣近時孔鼻軒固篤信公羊者而於何氏託王於魯之說顧不謂然未免買櫝而還珠也

叢九之一

五

隱公不書卽位雖三傳異辭要皆以爲攝耳其實不然也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是言之春秋託王於魯魯之隱公其猶周之文王乎文王雖受命改元然必待武王而後定鼎乎郊廓是

故隱公之不書卽位示開創之始王業未成也春秋二百四十年皆託王於魯以寓一王之大法非爲十二公作載筆之史其託始隱公不書卽位自有大義區區以爲成公志小矣是故春秋始于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卽位見創業之難終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見太平之應自來言春秋者未見及此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然由周而上溯堯舜禹湯之興其數皆不合孟子此言何所受之歟竊意孟子深於春秋如所云春秋天子之事又云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皆深得春秋之意五百

叢九之一

末

年王者興蓋亦春秋師說也何者春秋託王於魯魯自伯禽受封其薨年不載史記徐廣集解引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嗣後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三十年竝見史記魯世家上溯武王克殷六年而崩下加春秋二百四十年爲五百五十一年而春秋以昭定哀爲所見之世定哀之閉文致太平見王者治定適當周興五百年之後是故五百年而王者興乃春秋家說而孟子述之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不可知之謂神然則聖人之上又有神人乎及讀周易而知其果有之也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卽所謂神人也夫聖人憂民者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若夫神人者人而天者也使堯而爲天必無九年之水矣使湯而爲天必無七年之旱矣水亦憂旱亦憂堯之所以爲堯湯之所以爲湯也水亦不知也旱亦不知也天之所以爲天也此神聖之別也

叢九之一

七

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止以空言反復辨論實無以折服好事者之心也夫秦穆之功不大乎齊桓則百里奚之賢不過乎管仲孟子不爲管仲而何子百里奚之深也蓋戰國時惟秦爲強而秦之強自穆公始故百里奚在戰國時甚見尊重商君相秦視堯舜禹湯無足法者而曰吾孰與五羖大夫賢可知當時之重奚也萬章一篇首論舜次禹次伊尹孔子而以百里奚終焉孟子其未免乎戰國之見也夫

孟子去齊有欲爲王留行者不詳何人趙注謂是齊人之知孟子者然據下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

不聽是稱孟子爲夫子而自稱弟子與公孫丑所云夫子當路於齊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稱謂相同又下文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于乎是孟子與之言自稱長者與孟子語樂正子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稱謂亦相同然則此客必是孟氏之徒留仕於齊國者非泛泛然齊國之人也按趙注益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于齊竊謂趙氏此注必有所受之留行之客或者其卽益成括乎受業不終仕齊又見殺故不著其名意其所言必欲孟子暫留而自見齊王說之使復用孟子若然則非如穆公之有人

叢九之一

七

乎子思之側而反如泄柳中詳之有人乎穆公之側矣故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也

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也檀弓記子游之知禮則以曾子爲不知禮子產子大叔皆鄭國賢大夫也左傳記子產之敏則極言子大叔之不敏文章高下相形抑揚過甚古人屬辭亦往往不免孟子稱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夫曾元雖不如曾子之大孝亦不失爲賢者何至吝惜酒肉欺謾其親且既曰亡矣又以復進其父見詰何辭

以對雖兒童之見不出於此而謂賢者爲之乎蓋傳者以曾子養志曾元養口體兩兩相形非可以爲典要後之談士奮其舌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抑又無足怪矣

魯人爲長府鄭注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夫藏財貨之府非如苑囿之可爲游觀如其未壞必不改作壞而改作則無可議竊謂魯人之爲長府季氏意也考之左傳昭公之攻季氏實居於長府然則季氏之改作長府猶趙簡子之欲毀晉陽之壘也趙簡子不云乎吾見壘培如見寅與吉射也季氏之見長府不亦如見昭公

叢九之一

九

乎且非特此而已魯一國之眾過長府之下皆指而目之曰此昔吾君昭公所居以攻季氏者也忠義之士必有太息流涕者而季氏子孫不得安枕矣此季氏之所以必欲改作也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魯論讀仍爲仁夫舊貫何以言仁蓋動其不忍之心也舊貫可愛舊君獨不可思乎此孔門之微言而魯人傳其舊讀惜乎鄭君之不知從也其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夫孔子之聖而躬爲季氏吏由賜之徒仕季氏者多矣豈閔子而以仕季氏爲恥且辭之則已耳

何必有汶上之言疑此事亦在昭公遜齊之年汶上自魯適齊之道示將從故君於齊耳

春秋之義微者書人論語所書有門弟子有門人門人亦微者也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夫子曰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臣與二三子別而言之則門人之與門弟子固有異矣蓋雖同列門牆而行輩較晚未敢抗行故從微者之例稱人如云門人不敬子路又云子出門人問曰非微者而何孟子學於子思之門人至今迄不知孟子所師爲何人師不必賢於弟子信夫

叢九之一

干

莊列之書多寓名玄冥參寥之倫哀駘它叔山無趾之儔觸目皆是疑於以文爲戲矣不知此在古立言者自有此體也雖論語亦有之如長沮桀溺是已夫二子者問津且不告豈肯以姓名自通於吾黨啍啍原隰在水一方夫子與仲氏又何從諮訪其姓名哉特以二人各有問答之詞不可并爲一談於是爲假設之名以別之曰長曰桀美之也桀猶傑也曰沮曰溺惜之也言其沈淪而不返也以爲二人之真姓名則泥矣嗣後文人沿襲斯體不廢翰林子墨鬪賊家之瑰辭元微鏡機踵楚客之故調夫固有所仿矣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書不可盡信凡書皆然雖孔孟之書亦有然者何也夫以一人之事今日爲之而明日筆之於書已不能保其曲折之必合矣況待之數十年之後而成之他人之手乎是故孟子葬母猶前日事而已適反於齊遂使千載下疑孟子不行三年之喪此記述之過也孔子之於陽貨其始也禮可以不見則拒而不見其繼也禮必往拜則從而往拜亦準之以禮而已乃適值其亡又適遇之塗此皆事之適然者也必謂聖人時其亡而往拜之此婦人女子之所爲豈聖人而出此乎且使夫子登陽貨之堂而與之見其相與

叢九之一

圭

問答者亦不過如下文云云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豈復有他語哉見之家與遇之塗在夫子無損益也然則孔子何畏乎陽貨必時其亡而往拜之哉此亦記述之過也傳聞至孟子時并謂陽貨闕孔子亡而饋豚孔子闕陽貨亡而往拜遂使孔子與陽貨同出於囑誣之甚矣夫孔孟之書且不可盡信然則二十四史中記載之失真者可勝道乎讀史者乃卽其事實以論定其爲人吾恐古人之負屈而不自白者爲不少矣

湖樓筆談

弟一樓取書之九

德清俞樾

儀禮士昏禮媵御沃盥交鄭注曰媵謂女從者也御謂婿從者也媵沃婿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或疑婿之從者不知以何人為之愚謂此亦婦人也蓋以隸子弟之妻妾為之觀下文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使御非婦人何得入室而受婦所說之服乎又觀下文婦徹于房中媵御餽酢之雖無媵媵先使御非婦人何得與媵同餽豈男女襍坐履舄交錯如渚于髡所云乎其平云

叢九之二

十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注曰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可見婦之從者亦有丈夫則婿之從者何必無婦人乎古人制禮原本人情必無不近人情之禮也儀禮諸篇皆題曰禮獨大射篇題曰大射之儀按禮記正義云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然則此經流傳題目不同其稱曲禮者每篇應題某禮其稱威儀及動儀者每篇應題某儀

暨乎禮經崩壞學者從煨燼之餘鈔撮成書稱儀稱禮各從其舊故合而名之曰儀禮今存者止十七篇稱儀者止大射一篇遂莫能言其故矣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儀禮雖有十七篇之數而既夕篇即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篇即少牢饋食禮之下篇則止十五篇耳且惟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士喪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此六篇實為士禮若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少牢饋食禮此八篇非士禮也喪服一篇言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亦不專屬士也然則今之儀

叢九之一

十一

禮未必即高堂生所傳之士禮矣或者高堂所傳又有遺佚後人就禮古經五十六篇內刺取以補之而又不足乃分士喪禮及少牢饋食禮為上下篇以合十七篇之數耳經典釋文曰古有六經謂之六籍滅亡既久今亦闕焉竊謂六經之名雖本於禮記經解篇託為孔子之說然而樂實無經也樂記之文即載禮記之中大司樂之職即為宗伯禮官之屬樂章即在詩三百篇內然則樂何經哉至於鳧氏為鍾鐸人為畢附磬氏為磬其制略見考工記特工師之事耳樂云樂云鍾鼓云乎晉書樂志

曰河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
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文選注引琴操曰古琴有詩
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白駒蓋三代遺聲瞽矇
傳習猶有存者班固言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
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此類是矣譬之以禮所謂籩豆
之事則有司存也孔子正樂不外於雅頌之得所初未
嘗別為一書吾故曰樂無經也

三禮之次當以儀禮居首禮記次之周禮一書未必周
公所作即果出周公亦周之官制耳非禮經也漢世初
出本謂之周官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

叢九之二

主

為周禮然東漢時馬融作周官傳鄭康成作周官注未
嘗竟目為周禮也後之學者以鄭氏所注儀禮禮記周
官通稱三禮於是相沿至今矣附之儀禮禮記之後庶
幾得宜陸德明作經典釋文乃以周禮冠首曰周為本
儀為末抑何到置之甚又爾雅所以釋經宜次經後老
莊子書不得先之陸氏先老莊後爾雅亦所未詳也
爾雅為周公之書而有張仲孝友之文學者疑焉余謂
晉人孱入也晉大夫張老即張仲十三代孫見困學記
聞所引張氏譜其子孫在晉故述其祖德附之雅訓以
為光榮且如釋山篇曰梁山晉望也此晉人增益之明

證不然何國無望而獨舉晉望乎釋賦篇秦人謂之小
驢夫方俗語言不可勝載周公何意獨載秦語乎此亦
晉人為之蓋秦晉壤地相接而又昏姻之國秦人之語
耳熟能詳帖畢之士附載異聞相承至今莫能刊削矣
春秋時晉最强人文亦最盛古書流傳往往經其附益
逸周書未載師曠見王子晉事竹書紀年以晉事終皆
此類也

晉穆侯名其二子曰仇曰成師蓋皆美名左傳載師服
之言乃有嘉耦曰配怨耦曰仇之說此好事者為之爾
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

叢九之二

四

毛公皆訓匹與雅說合怨耦之說非古訓也鄭君用左
傳以易毛義殊為失之春秋時人好因字義橫生議論
如論畢萬之後必大則曰魏大名也論鄭文公賤妾燕
姑則曰姑吉人也魯人毀中軍於施氏成之臧氏蓋取
施音近弛有弛毀之義臧則善也衛侯為虎嵬求令名
者與之始食太子請使良夫良亦善也若此之類甚眾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為魏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
在是矣則弁以之說經雖公羊師說未敢信也
周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輔嗣注曰為師之始
齊眾者也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

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然則王氏所據經文當作師出不以律若無不字則義不可通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其師出以律四字乃先明律之不可失其云失律凶也方是釋經文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之義今經文奪不字即涉傳文而誤耳唐郭京作周易舉正乃見不及此然宣十二年左傳引周易正作師出以律否臧凶且釋之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又似以否臧連律字讀者律否臧猶云律不臧也夫孔子作傳但言失律之凶不言律有

叢九之二

五

臧否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其所說經多違經義鄭君箋詩好以左傳易毛公舊說愚竊非之所說律否臧之義未足據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聖人之言如此而已至六十四卦與期之日初不相當後儒必以卦當日乃以一卦當六日四分則六十卦已盡暮之日而四卦無用於是以坎震離兌主二十四氣不在六十四卦之列此京房之說已牽合難通而焦氏之法又以一卦直一日自乾坤至既未濟盡甲子至癸亥六十日六周而得三百六十日以坎離

直夏至冬至震兌直春分秋分不在六十四卦之列魏伯陽之法又以一爻直一時兩卦直一日依序卦次第輪直而以乾坤坎離爲橐籥不在六十四卦之列凡此之類雖漢人舊說皆曲學小數無當經義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而又相之此匹夫匹婦之所羞而孔子顧不之罪何哉曰此三代以上之見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也夫古之君臣非猶夫後世之君臣也天子不能獨治其天下於是乎有諸侯諸侯不能獨治其國於是有大夫天子之有諸侯非曰爲我屏藩也諸侯之有大夫非曰爲吾臣僕也自天子諸侯以至三命

叢九之二

六

之士抱關擊柝之吏各量其力之所能任以自事其事以自食其食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無非天也天之生管仲使之匡天下也天何私於齊而爲齊生管仲哉管仲亦何私於齊而以齊霸哉使齊不用而魯用之則以魯霸可也魯不用而之秦之晉之楚之宋則以秦霸以晉霸以楚霸以宋霸可也夫且無擇於齊而又何擇乎小白與糾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孔子感說七十二君皆是道也至後世則不然君之視其國如農夫之有田臣之於君若傭焉而受其直於是齊主蠲之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人人奉之爲天經地義一犯此

義則匹夫匹婦皆得而笑之雖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曾不足贖其豪末之罪而孔子之言遂爲千古一大疑嗟乎此古今之異也古人官天下後人家天下也是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孔子之言官天下者也程子曰小白兒也子糾弟也故管仲可以不死程子之言家天下者也

周官閭胥掌其比曠撻罰之事注曰曠撻者失禮之罰也曠用酒其爵兕角爲之撻扑也夫曠之與撻其事異矣記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酒豈所以爲罰

叢九本之一

七

者哉然而閭胥之曠則無異於撻且先曠後撻是曠之更甚於撻之也嗟夫聖人治天下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其恃有此道乎蓋撻之爲罰齊之以刑也民免而無恥也曠之爲罰齊之以禮也有恥且格矣古三代盛時其里巷細民皆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恥爲非由上之人先待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上以盜賊待其民而民亦以盜賊自待桁楊日敝奸宄不息烏呼桁楊之爲用不如一曠矣

家富子壯則出分說者以爲是秦人之惡俗以愚論之天地之生人固日分之勢也一父母而生子二子又

各生子二以至於無窮而不可究詰乃必欲聚之一官常如一父母之時其勢豈可得哉昔周初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茂旂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雖在王室懿親不能無分也况庶族乎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甯適不來微我弗顧此分之見於詩者也若使無分則諸父何速焉而又何來與不來也禮內則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

叢九本之一

八

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此分之見於禮者也若使無分則將何獻焉而又何入與不入也是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仁之至也分則義之盡也仁且義人之道也世有以累世同居爲美談者殆高世之行而非所謂中庸不可能者乎

內則曰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閉鄭注曰衰老無嫌夫夫婦之閉何嫌之有必至七十然後同藏無閉則伉儷之恩薄室家之道苦矣且唯之爲言取必於是時者也然則七十以前固不可七十以後亦不可歟唯及七十於義難通反復思之鄭注殆誤據表記篇唯天子

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為雖竊謂此唯字與彼不當為雖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明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下文曰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兩文相承義亦一貫見夫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閒妾則不必然矣然未至五十亦必與五日之御亦不以衰老而見疏外也若如鄭注則上言夫婦主於有別義之事也下言妾御主於有恩仁之事也兩節判然有如冰炭不當以故字承接而下矣須知雖及七十妾雖老兩雖字本屬一律下雖字作雖而上雖字作唯古書假借往往有此注家不達遂失經旨且使人厚於妾而薄

叢書卷之二

九

於妻有關世道者甚鉅豈有同牢合昏之夫婦而各私所有儼分畛域者乎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因筆之此以告薄俗

內則一篇多言飲食之事冢宰所屬首列飲食之官人子之於親人臣之於君所宜致謹者其無先於此乎鄉黨記聖人之事亦於飲食加詳焉是故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者孔子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孔子也或疑二者之相悖則固不然夫飯蔬飲水之中亦自有精且細者存薄乎云爾必非鹵莽滅裂也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可謂盛矣其國

祚雖不如周之久然至紂而後失之自紂以前固未失天下也周之天下則不待王赧而早失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以今言之孟子之時猶周代也而孟子已與夏商等視蓋自平王東遷政教不行浸淫至於戰國弁虛名不復能保其失天下固已久矣特未亡國耳古者天子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天下之所歸往則謂之王者則謂之有天下若其德衰號令不足以及天下則仍是一國而已矣後世不達此義殘山賸水猶擁虛名作史之人務存忠厚奉蜀漢為正統列昷昷於編年凡此之類非

叢書卷之二

十

古義也

周自成康以降惟穆王宣王稱盛焉以詩書考之穆王有書而無詩宣王有詩而無書詩書其相表裏歟然二王實皆非賢君太子晉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且云爾穆王無論矣穆與繆古字通非美諡也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周穆王之諡殆與秦穆公同以其盤游無度故立此號歟

春秋時卿大夫多得美諡文武成康布滿史策纒盈見殺猶稱懷子苟寅被逐猶稱文子他可知矣靈子厲子

固無聞焉乃其時諸侯往往有諡靈若厲者寬於其臣而嚴於其君何歟公叔文子之請諡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古者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以必有以易之其生也既爲合名其死也宜爲美諡若人君之名既非所得稱又何待乎易則其諡也非以易名固以表行也夫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周公之制莫之敢紊君臣諡異職此之由後世若王福時爭許敬宗之諡持論雖正於古義其猶未達乎

叢九之二

主

乃據左氏傳宋萬之弑閔公也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然則太宰督與仇牧同死春秋書仇牧而不書督何歟曰督亦弑君之賊也萬弑閔公督弑殤公督亦萬也以萬殺督猶以萬殺萬也又何書焉夫人臣莫難於以身死其君以身死其君而不足以贖其弑君之罪春秋於君臣之獄嚴矣

春秋書初獻六羽竊有疑焉古有六佾八佾之文無六羽八羽之說變佾言羽於古無徵且舞有羽舞有干舞言羽遺干於義未盡杜預曰公問羽數故書羽則因一時問答之詞而變三代沿襲之號其文則史當不其然

何休曰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乃左傳又云將萬焉萬則武舞矣劉炫曲爲之說終不可通愚按大司徒職之羽物考工記之羽者皆謂禽也春秋六羽卽周官庖人所共之六禽鄭司農說六禽曰鴈鶉鷄雉鳩此必有所受之初獻六羽謂始其此六禽也雖於經師舊說無所依據倘遇東三傳而獨抱遺經者或亦有取乎

叢九之二

主

險以守其國是也孟子言爲高必因丘陵是知古人固有因丘陵而爲高之法春秋書築郿其謂此乎漢書武帝紀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因用止匈奴之寇又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是卽古之遺法余從前奉使行河陝間見兩面土山若立壁然蓋皆古人所築以爲險固者至今猶存也

魯無風而有頌何也曰孟子稱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與春秋自相表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

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
答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
統也然則魯無風而列於頌正春秋託王於魯之義其
有周頌有商頌所謂同時稱王者三也有商頌而無夏
頌春秋紉夏之義也

孔子魯人七十子亦大半魯人乃微言大義傳至今者
則往往出於齊人如公羊子齊人也春秋一經賴以粗
明穀梁不過掇拾補苴左丘明固不傳經所弗論也漢
初詩有三家而齊詩之學獨存異義六情五際皆出齊
詩漢書翼奉郎顛兩傳略見大指惜後學失傳毛義孤

叢九之二

主

行使聖人刪詩之舉僅同徐陵之編玉臺新詠王安石
之選唐百家詩而制作之微意不可復見矣齊論多問
王知道二篇不知其語云何必有精語惜其不傳孟子
譏公孫丑曰子誠齊人齊實未可輕也

論語微子一篇似乎凌雜不倫細讀之乃一篇如一章
也以殷有三仁始以周有八士終首尾自成章法其論
殷三仁以微子為主微子忽然竟去似視箕比有愧乃
孔子並許為仁明居亂邦者有可去之義也下載柳下
惠之言主於不去然其下兩書孔子行則孔子固去矣
以後書接輿事書沮溺事書丈人事皆孔子去後之事

而以逸民一章繼之逸民之中柳下惠存焉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明孔子異於柳下惠正見柳下惠之不去
不如孔子之行也前後相應幾於天衣無縫矣於是又
載大師摯諸人之去國亦明可去之義而終以陽襄之
入於海別有天地非人間矣使自此竟止殊有江上峯
青之歎乃又載周公謂魯公語而以周有八士終之以
見幸生開國之初濟濟多士為邦家光殷三仁何其可
悲周八士何其可樂也此曲終奏雅也

大學中庸雖孔氏遺書要是七十子後學者所為列之
論語之前似乎未安孟子舊在諸子中大史公以孟荀

叢九之二

主

合傳最為有見孟子一書敵荀子則有餘配論語則不
足乃自考亭以後學者奉四書為定本矣宋錢時撰四
書管見十三卷四書者一論語二孝經三大學四中庸
先論語而後學庸有孝經而無孟子似較考亭為有見
也竊謂元明至今祧高密而禰新安漢唐相承之舊學
為之一變說易則信先天說詩則疑古序有識之上未
敢苟同惟枚書之偽竇始獻疑為一大功不可沒耳
論語正義云此書所載皆仲尼應荅弟子及時人之辭
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
也竊謂答述曰語雖本鄭君周官注然論語得名未必

以此禮記樂記曰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疑古史記載自有語名牧野之語乃周初史臣記載之書也左丘明著國語亦因周史之舊名孔門諸子論撰夫子緒言而名之曰語固有所仿矣

自四書章句集注行而古注束高閣矣其中亦互有得失未可一概而論如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注以爲二事而今一之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古注以爲一事而今二之如此之類不妨竝存乃如子張篇載子游之言曰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不滅性此說固自無弊考亭不從別爲之說曰致極其哀不

叢九之二

五

尙文飾也是考亭之意必以爲勝於舊說矣乃又曰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夫易古人無弊之說爲有弊之說而反以有弊爲古人罪繇不知其何意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曰介大也此說得之人惟已小而物大於是物之臨我者不必其果大也而視之皆厯然矣顛倒眩惑失其所守復何怪焉若柳下惠者已大而物小彼視千駟萬鍾猶簞食豆羹也視萬乘之卿相猶褐之夫也三公雖尊曾不足當其劍首之一映我自有大於三公者存而豈以三公易我之

大也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近解曰介有分辨之意則經經然小矣且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乃言其有分辨與孟子平日推重展禽殊不合也

周襄王謂晉文公曰若猶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夫晉爲唐叔之後亦是姬姓即使改物豈能更姓襄王此語似乎失詞不知此乃古義也晉語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又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又曰昔少典取於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若然則

叢九之二

六

父子兄弟不必一姓使周德衰而晉有天下不妨自爲姓以別異於周不必其爲姬姓矣

千乘之國馬包異說當以包說爲長子路曰千乘之國再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蓋子路所說者百里之國故再求從而遞減之爲六七十也若從馬說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似過大矣大約古人言百里之國便爲大國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六尺以極小言百里以極大言不極小不足見託孤之難不極大不足見寄命之難後人生大一統之世提封萬里遂覺百里之地小若彈丸此古

今之勢異也

實始翦商子孫之辭也在太王當日不特無其事并無其意然周人追王自太王始則不得不以周之王業為始於太王周自此始商自此止矣故曰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後人不達或欲據爾雅訓翦為勤非也

周魯皆特立姜嫄廟疑於有妣而無祖余謂姜嫄者帝嚳之妾也而實生后稷以其為周人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無廟以其妾也故不敢以配嚳而特立廟以祀之嘗作釋姜嫄一篇存賓萌集中及讀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

叢九之二

七

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鷓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曰無野是為頃公然則頃公之生與后稷同蕭同叔子是惠公之妾則姜嫄是帝嚳之妾明矣頃公事雖不足信要是依附古事而為之可取以為證也

曲禮曰勞毋袒知袒是不敬孟子言袒裼裸裎亦是極言其不敬耳乃禮又云非有敬事不敢袒裼學者疑焉余謂袒裼自是大不敬之事而有所不得已用之至敬之地如祭禮君袒而割牲夫割牲非袒不可也若非割牲則不敢袒是謂非有敬事不敢袒裼與勞毋袒之義本是一貫無庸曲為之說也

古人宮室之制自李如圭以後考之略備矣惟北堂之名竊有疑焉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鄭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夫房中為地幾何如賈氏疏棟北一架為室南壁則室之深止五架之一耳乃分前為房後為堂乎且堂之與室有墉以閉之室之與房亦有墉以閉之若房與北堂則無墉也無墉則以何者為節乎愚謂北堂東房一地而異名以其對西房而言故謂之房然西房有北墉而東房無北墉故西房無堂名而東房有堂名曰北堂者對前堂而言前堂南嚮此則北嚮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云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

叢九之二

六

即是房中禮有明證其為一地而異名明矣鄭君云房中半以北失之余從前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嘗作東房西室圖猶泥鄭說也

詩人之詞何其微而婉歟如芄蘭刺惠公也惠公之惡豈勝言哉詩則曰垂帶悸兮說文曰悸心動也引申之凡物之動者皆可以悸言之其垂帶悸然常動則其舉動之無節可知矣所謂驕而無禮也而毛傳乃云悸悸然有節度未得詩意也如狼跋美周公也周公之德豈勝言哉詩則曰赤舄几几說文曰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是几几本作擊擊其義為固足容嚴重故擊擊然

而其處變如常亦可見矣所謂不失其聖也毛傳但云
几几絢貌亦未得詩意也烏呼說詩如毛公而尙未能
盡得詩人之意千載而下推求字義反有得焉小學之
有功經學豈不信夫

詩書之義蓋有同者史記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
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
庚三篇是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小雅楚茨信南山甫
田大田序並云刺幽王也其信南山序云不能脩成王
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正義謂四詩
皆思成王夫周人經幽王之亂而思成王猶殷人當小

叢九之二

九

辛之衰而思盤庚也然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不及小
辛也思成王而作楚茨諸篇不及幽王也此古人立言
之微婉也是故楚茨諸篇言雖美盛意實悲涼正如白
頭宮女閒說元宗聞者爲之起舞而言者涕淚盈掬矣
後人不信序說但泥文詞將詩人言外之意付之悠悠
於是諸詩味同嚼蠟矣

讀詩不可忽略於一字之閒如云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夫門有四而獨言北者以北門背明而向陰也此毛義
也又如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夫道有左右兩畔而獨言
右者右亦陰也此義毛鄭均未及也采芣篇首章云采

芣采芣首陽之巔次章云采芣采芣首陽之下則山之
上下已徧及矣三章云采芣采芣首陽之東夫山有四
面乃獨言東者東爲震方震爲長子故太子居東宮明
讒人之言切近太子此詩刺晉獻公之信讒蓋爲太子
申生發也不然詩人之詞豈苟且趁韻而已哉

湖樓筆談二

叢九之二

辛

湖樓筆談二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四庫全書

五帝紀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尙書高辛以上無稽則略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紀乃有劉媪夢龍白帝化蛇之事蓋當時方以爲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爲好奇過矣

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按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旣爲顓頊苗裔則去黃帝遠矣况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黃帝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

叢書之三

得娶之乎以五帝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

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澹以親故歸周保西垂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叟敬之言和親其仿諸此乎然申駱重婚而後申侯卒以犬戎入寇履霜堅冰所由來漸矣

秦本紀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台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周本紀及封禪書竝作合十七歲按秦昭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自是至始皇元年適十七年

無七十七年也秦紀行上七字漢書郊祀志誤從之

春秋之世吳楚稱王然夷狄大國無不稱王者秦本紀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秦甯公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曰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厲共公十六年伐大荔取其王城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孝公元年西斬戎之獠王然則吳楚之稱王亦沿夷狄之俗耳齊桓不以稱王責楚其以此乎

叢書之三

二

文公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諡爲靖公又哀公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夫太子而爵之以公非禮也當時諸侯所未有也至唐而高宗諡太子宏爲孝敬皇帝元宗諡其兄憲爲讓皇帝德宗諡其兄琮爲奉天皇帝代宗諡其弟俛爲承天皇帝皆非可爲典要也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五年楚人來賂六年義渠來賂十四年晉人楚人來賂不以聘問禮來而曰來賂先王輕財重禮之意不復存矣春秋所以爲戰國也

晉滅霍滅耿滅魏在獻公十六年爲魯閔公元年晉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竝與左氏合而秦本紀乃繫之武公十三年按武公十三年爲魯莊公九年是時曲沃未

并晉晉侯潘二十二年曲沃武公三十一年尚非獻公也

莊襄王三年蒙鰲攻魏高都汲拔之徐廣曰汲一作波

波縣亦在河內按年表魏景湣王三年秦拔我汲距莊

襄王三年已十年矣則蒙鰲所拔者波也非汲也

韓魏趙皆故晉國而魏獨以晉稱秦獻公二十一年與

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按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

趙救之曲阿卽是年也是所謂晉者魏也孝公二十四

年與晉戰鴈門年表在二十三年作與晉戰岸門按魏

世家哀王二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

是所謂晉者亦魏也并有稱魏晉者獻公二十三年與

魏晉戰少梁其曰魏晉猶言殷商也故梁惠王自云晉

綱目於赧王五十九年書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

歸而卒以爲合春秋之書法而不知入秦者非赧王也

西周君也按周考王二年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於

是有西周君桓公卒威公立威公立復封其少

子於鞏以奉王於是育東周君而周天子自在成周至

赧王立自成周遷於王城王城卽河南也於是始與西

周君同居及秦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

叢九之主

主

叢九之主

四

約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

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西周君也非赧王也而赧王亦

旋卒周本紀所書周君王赧卒是也西周君固無恙而

爲秦人遷於憇狐是時無周天子而尚有西周君在憇

狐東周君在鞏至秦莊襄元年滅東西周周乃不祀合

周秦兩紀觀之周之事迹甚明赧王初無入秦獻地之

事綱目所書失之疎矣

秦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莊襄王立尊夏姬爲

夏太后後世人主追尊所生者仿乎此其始本於春秋

妾母之稱夫人至漢哀帝時有四太后

秦滅六國以天下爲郡縣而古之建國猶有存者衛是

也抑非獨此也莊襄王使呂不韋滅周盡入其國而不

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至始皇時未聞見

奪則周君猶在也秦始皇十八年滅韓二十二年滅魏

而韓魏滅亡之後尚有安陵君見於戰國策則安陵君

猶在也陳項之亂掃地盡矣乃漢興而滇閩尙楚越之

苗裔朝鮮猶故燕之遺民蓋封建之世其國皆歷千載

之久根深蒂固非可一旦蠲除至漢世大啓諸侯乃如

萍梗之漂於江湖儼然而散亦可知古今之異勢矣

秦之先伯翳賜姓嬴其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一曰若

木實費氏秦則大廉之後也是秦嬴姓鳥俗氏其後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又為趙氏太史公於始皇本紀大書之曰姓趙氏不著其為嬴姓者以見三代以下之即以氏為姓也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孔子世家曰姓孔氏同一書法世乃謂太史公混氏姓為一果爾則直曰姓某足矣何必曰姓某氏哉

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此乃臨文之宜賈山至言曰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其言雖正而以此罪始皇則過矣書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叢九之三

五

百世有天下國家者孰不欲其長守弗失傳之無窮哉自古豈有萬歲天子斯言也乃晉人之清談非可登之詔令

秦有列侯又有倫侯琅邪臺刻石云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倫侯之名止見於此

秦刻碣石門曰墮壞城郭決通川防然則九河故道或者於此時失之邪緯書稱齊桓公塞八流以自廣不足據也

秦宗廟之制略見於二世元年羣臣之議其曰古者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賦增犧牲禮咸備母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按極廟乃始皇二十七年所立亦曰太極廟漢代諸帝身存而豫立廟本乎此古之人君有置禘之事無立廟之文是固非禮矣至所言廟數則秦時博士之書具在當必有據漢元成開毀廟之議起韋元成以為當存五廟劉歆以為當存七廟而無有及秦時之議者以其為亡國之事也乃後儒於鄭王之異同亦未嘗以此折之何

叢九之三

六

邪東坡論南北郊引王莽事曰議禮當問其是非而不可以人廢

秦廢封建身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故趙高稱始皇帝二十餘子今見於史者扶蘇胡亥公子將闔公子高而已李斯傳注引辨士隱姓名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上則胡亥乃始皇十八子也而史稱胡亥為少子趙高亦曰諸公子盡帝兄則當始皇時諸子已未必皆在矣繼以二世之屠戮遂無遺種楚靈王有言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王子嬰本紀以為始皇之孫李斯傳以為始皇之弟蓋不可考而徐廣

又以為始皇之弟子未知何據

阿房宮作於始皇三十五年而未成始皇崩即以作阿房之人復土酈山至二世元年酈山事畢乃復作之年表書十二月就阿房宮然二世二年李斯馮去疾馮劫尚有且止阿房作者之請是阿房宮尚未成始皇自居咸陽宮未得一日居阿房宮也唐杜牧之賦乃夸言而非實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為秦王三十七年而崩故徐廣曰年五十秦本紀云始皇五十一年而崩誤也又本紀二十六年事年表為二十七年本紀二十七年事年表為

叢九之三

七

二十八年紀與表有一年之差

始皇紀二世三年沛公已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按高帝紀遣魏人甯昌使秦然則望夷之事高固受計於沛公也高本趙之疏屬索隱謂高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讐卒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未為無據使子嬰不殺趙高高祖入關必有所以處之矣東坡始皇論可為人主以刑餘為周召之戒而非所以論高也然考蒙恬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穆世世卑賤則索隱謂高本趙公子自宮以進者亦未必然耳
項羽本紀於立楚懷王之後始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高祖本紀亦云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項梁號為武信君月表於二世元年九月項梁初起即曰號武信君非也

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據漢書則此數言皆項梁謂會稽守語也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云云與史記不同班固必別有所據

叢九之三

八

委而去之矣然則蘇角王離涉開泗川守陳留令此數人者君子不猶有取哉夫罪秦可也罪秦而罪及為秦死者不可也讀史者當表而出之以為忠義勸

鉅鹿之戰功不細矣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微項羽則趙旦夕破而章邯以勝軍還救秦沛公十萬之眾可坐縛矣夫南陽守在宛張良猶危之况章邯之兵乎故曰沛公得入關羽之力也

蒲將軍見項羽紀剛武侯見高帝紀而不著其姓名高起亦見高帝紀而不著其官爵史之失傳者多矣文帝紀封趙丞相嘉為江陵侯徐廣曰姓蘇年表作江陽侯

則易其封徐廣注曰蘇一作藉則變其姓漢書年表亦作江陽侯而蘇嘉又作蘇息則譌其名噫烏九寫而為烏虎三寫而為帝吾安所取信哉又景帝紀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功臣表係作嘉武陵作武陽此必有一誤徐廣疑其人有二名非也漢書景帝紀從史記帝紀作係功臣表從史記侯表作嘉各因舊文不加考覈至蕭何傳亦作嘉則但檢侯表未尋帝紀也乃歎古人讀書亦多疎略無怪後人之鹵莽滅裂矣

漢書於漢王即皇帝位之後即曰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史記無之按六年始

叢九之三

九

尊太公為太上皇何高帝之先母而後父乎若后與太子俱尊而尊不及父益非人情矣蓋史失其年故總紀於即位之下非必是年所舉行也漢初草創非有前典未必能如後代帝王一登天位尊崇之典秩然俱舉史記不書非疎略也

立淮南王英布月表在四年七月太公吕后歸自楚在九月高紀先叙太公吕后之歸而以立淮南王為在會塚下之後韓信徙封楚王月表在五年正月漢王即皇帝位在五年二月高紀稱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一王之立

紀表不同以本傳核之則皆本紀誤也

高帝紀七年更命酈邑曰新豐是時太上皇已崩矣漢書地理志新豐秦曰酈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此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小說家所載耳非其實也

高帝紀皇甫謐曰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按秦昭王終五十六年高帝始六歲孝文一年莊襄三年得十歲始皇三十七年二世三年得五十三歲加高帝十二年得六十二歲而皇甫謐乃云六十三

叢九之三

十

者蓋從本紀以莊襄王為四年也按始皇本紀始皇生於昭王四十八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據此則昭王五十六年始皇九歲加孝文王一年莊襄王三年適十三歲然則莊襄王安得有四年也本紀以莊襄王為四年恐誤而皇甫之說亦為不考矣

孝惠帝紀皇甫謐謂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謂時年二十二臣瓚以為帝年十七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二說不同以愚考之惠帝之崩年二十三夫謐以帝為生於始皇三十七年加二世皇帝三年高帝十二年得十六歲加惠帝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皇甫謐謂生於始皇三

十七年者不誤特所謂二十二者誤耳夫瓚以爲帝年十七卽位是元年十七歲至七年非二十三歲乎是臣瓚謂年十七卽位者不誤特所謂二十四者誤耳高后紀呂祿軍北軍呂產居南軍按高祖八年蕭何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皆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西南兩面無門闕矣以是考之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太尉之謀在先得北軍北軍既得而南軍孤懸於外無能爲矣

叢九之三

三

秦廢謚法而以二世三世爲紀雖不師古而猶近質較殷人之以十干爲號似爲勝之死而有謚周道也夏殷本無謚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亦未足爲秦罪也漢興諸事皆因秦舊而獨復謚法然高祖紀云上尊號爲高皇帝文帝紀云上尊號曰孝文皇帝謂之尊號而不曰謚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

文帝紀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滋侯姓徐名悍按惠景間侯者年表松茲侯徐厲非悍也文帝遺詔屬國悍爲將屯將軍悍不書姓而徐廣注以爲姓徐未知所據景帝紀七年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夫婦人從夫夫在

而從其子之稱非名也漢書作立皇后王氏爲得其正此當以漢書爲長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其文甚明漢書作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然非注不明矣此當以史記爲長

史記自文帝後元年至後七年每年書後景帝中元年至中六年每年書中後元年至後三年每年書後漢書但書後元年中元年而已是史記之密而漢書之疎也然如後世有年號者亦將每年冠以年號乎太史公武

叢九之三

三

帝本紀不傳不知其書法又何如也

褚先生取封禪書作武帝本紀然亦有小異者如食巨棗大如瓜作食臣棗漢書郊祀志亦然恐史公原本是臣字傳寫者誤也至紀與書異而勝於書者如書云天子識其手書紀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此當以紀爲長蓋牛腹中書必文成使人爲之非所自爲也書云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紀云神君最貴者大夫按神君乃巫之神以巫爲主人居帷幄中與人言卽所謂上郡有巫病而鬼神降之者也太一乃天神之最貴者漢祀太一有二其一則天

子三年親郊祠如雍郊之禮其一則羣人薄誘忌所奏祠以歲時致禮謂之薄忌太一是二者均與神君無涉也太一之佐曰五帝亦非大禁司命之屬也然則此太一當作大夫蓋巫神之貴者曰大夫耳秦漢時民俗相稱尊之則曰大夫若蕭何稱沛中吏是也巫覡鄙俚亦沿此稱非謂太一也亦當以紀為長

史公作夏商周本紀又作三代世表而紀與表亦有不同者夏本紀帝宁世表作帝子周本紀恭王翳扈懿王艱世表翳作伊艱作堅孝王辟方世表無辟字太史公竝存之而不易此可見其網羅放失之意矣是故魏世

叢九之三

畫

家文侯都年表作文侯斯楚世家哀王猶年表作哀王郝若斯之類非不能改也所以廣異聞也

夏本紀云帝孔甲立天降龍二與左氏所載蔡墨之言合世表乃云孔甲淫亂不好德二龍去封禪書亦云孔甲淫德好神二龍去之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豈龍固以禹時來至孔甲時乃去邪太史公時左氏春秋傳未行然史公固見其書史記亦採其說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陳世家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以為國亂再訂即左氏之說也史通申左篇乃云

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有程嬰杵臼之事然史公載此等事亦以廣異聞非不見左傳也孔甲二龍事本紀與書表不同亦此意矣近人有謂太史公時左傳未行無由據以筆之書何其疏邪

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按甲乙主東方天地左海而中國之地東至於海而止故甲乙在海外也云四海之外概言之耳漢書止作海外天官書五殘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謂大字一作六此

叢九之三

畫

亦誤也據漢書大字之下尚有而黃兩字文義方明史記奪之耳

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按文昌六星非牢也在斗魁中者何星邪孟康注以為天理四星及考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無司中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乃知所謂貴人之牢即文昌六星中司災也注史記者當據漢書以正其誤而不必攷引也若漢書五行志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則以牢在魁中故云耳非謂魁即牢也

昌黎曰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按天官書氣來卑而循卑通者注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周密齊東野語據此以糾韓文之失愚考漢書天文志作循車道然則史記車通當亦車道之誤注承其誤而妄爲之說不足據也

太史公於張儀傳曰三晉多權變之士言縱橫強秦大抵皆三晉之人晉文公譎而不正豈其遺風邪齊自太公以陰謀佐周金匱之書陰符之經皆託於太公是以秦漢間方士多出燕齊漢武帝時齊人言神怪奇方者以萬計所從來遠矣惟魯當楚漢傾側擾攘之中絃歌

叢九之三

五

不輟其風俗固殊焉周公之政孔子之教不可及已

古稱淫祀無福是以不在祀典文仲蒙譏請改祀命武子見美春秋之世尙知淫祀之非也至後世人鬼雜揉祭祀無制齊有天子地土兵主之祀楚有東皇太一雲中君之歌而秦尤甚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連之屬皆莫知所自始國將亡聽於神不其然乎然猶上所崇奉也秦有天下郡縣遠方之民得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而淫祀徧天下矣越二百餘年而釋氏遂入中國有開必先豈非秦人爲之嚆矢也哉秦滅周而所奉有周天子之祠漢滅秦而所奉有秦二

世皇帝之祠然特巫覡之見耳非古者祭國之義

秦取九鼎簪於周本紀九鼎入秦簪於秦本紀史公之辭固甚明也始皇二十六年使人沒泗水求周鼎鼎不言九非禹鼎也禹鼎自在秦而後世不見者燬於咸陽三月之火矣封禪書云周之九鼎入於秦又云或曰宋大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乃方士新垣平輩之妄說也夫周鼎自在雒邑何緣而入泗水乎宋之社亡又與周鼎何預乎且年表載宋大丘社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則秦惠文王之二年也後此二十年爲惠文王之後九年張儀欲伐韓尙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

叢九之三

其

必出之言安得已亡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也卽如漢書郊祀志之說謂社亡於顯王四十二年至惠文王後九年亦十有二年矣漢郊祀志又曰周德衰鼎遷於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尤爲無據當秦之世豈復有宋哉故知九鼎入秦史公之實錄九鼎沒泗方士之空談秦所求泗水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也

齊田氏在春秋始終以陳氏稱而史公謂敬仲奔齊卽改姓田氏者古田陳同聲也然春秋時自稱陳戰國時自稱田恐史公據後以改前非其實也陳之變爲田當

必有說年表齊平公驚元年云齊自是稱田氏按平公時雖政在大夫而變君之姓以從臣恐無其事或者陳氏於是年始改稱田氏而史公誤為此說耳考世家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是乃田氏有齊之始變陳為田當在此時也

魯亡於頃公齊亡於康公晉亡於靜公國亡矣其君何以有諡也鄭君乙世家無諡而年表曰鄭康公則亦有諡也宋主偃史記無諡而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作宋獻王則亦有諡也楊倞注荀子曰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然則魯鄭諸君之有諡或亦其臣子所為猶

叢九之三

七

金主守緒之繼承麟諡之曰哀宗其遺臣私為之諡則或曰閔宗或曰義宗也若齊康公晉靜公則或曰齊三晉之所為猶魏諡山陽公為獻皇帝晉諡陳留公為元皇帝也

燕昭王築宮求士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然此三人中惟樂毅乃真士也鄒衍雖能著書無益人國劇辛反覆小人卒為龐煖所殺然則燕昭之駿牛亦葉公之龍耳其後太子丹養士二十人荆軻之外無聞焉養士豈易言哉

春秋昭公十三年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楚平

王立而後得復封也史記十二國年表於魯昭九年已書陳惠公吳元年魯昭十二年已書蔡侯廬元年至昭十三年蔡則二年陳則五年矣按陳世家楚平王求故陳悼太子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是惠公不以即位之年為元而以哀公卒之明年為元年蔡亦必如是史公所書本其國史之原文也意古者亡國復封類然乃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也

叢九之三

九

宋萬立公子游為君是公子游乃賊黨也左傳書殺子游於師蓋不以為君史公易殺為弑稱之曰新君游此必本宋國史記之元文噫非南董之筆矣此宋之文所以不足徵也

趙世家云晉定公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此簡子不成禮於其君猶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我則食食也史公所載自有所本顧亭林日知錄乃謂即左傳降於喪食之事史公誤解而為此文然其下又云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則史公原未嘗誤解左傳也

年表魏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瑩生據世家則瑩乃文侯子擊之子而謂之太子是太子之子亦稱太子也其亦

稱太子者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本乎父不得舍其父而本乎祖也秦本紀文公太子卒賜諡為罃公罃公之長子為太子夫罃公之長子文公之孫也然曰太子者父雖亡猶繫之父也後世不達此義於是乎有皇太孫之名

魏世家哀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年表哀王五年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而秦本紀云惠文王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其將犀首走夫犀首即公孫衍魏人也而以爲韓將是本紀之誤也世家年表並言取曲沃而本紀獨言

叢九之三

充

取焦考魏世家及年表魏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則曲沃入秦久矣何於哀王五年又云取曲沃乎是又世家年表之誤也

太史公曰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按楚之滅杞在周定王之二十四年而周敬王時句踐已即位元王時句踐已滅吳矣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是句踐之霸在楚滅杞之前太史公乃謂杞滅而後句踐興也

戰國策聶政刺韓傀兼中烈侯按韓世家烈侯二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烈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文侯卒子哀

侯立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是哀侯見弑而烈侯不見弑國策云兼中烈侯豈未中要害故不死邪考刺客傳又以聶政事爲在哀侯時夫哀侯固見弑者也且聶政之刺嚴仲子使之或即世家所書韓嚴乎然則戰國策紀載自得當時之實特誤以哀侯爲烈侯耳

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合四十一縣六國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其數不同按商君傳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疑本紀四字誤也古三四字多積畫往往致誤

叢九之三

平

王十二年穰侯魏冉爲丞相十五年魏冉免二十六年魏冉復爲丞相據此則當云相秦四歲而免免十一年而復相也疑本傳誤

屈原傳敘事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讀趙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敘事中人議論與屈原傳同古人之文無成法也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自是田和列爲諸侯稱元年然年表仍大書康公之年其間太公和二年桓公

午六年皆不書也至二十六年康公卒齊無君矣然後
書齊威王元年是亦史公與滅繼絕之義也後之作史
者不達此義乃有當漢帝在位魏未受禪而大書黃初
元年者

趙良曰孔丘有言推賢而戴者進聚不特而王者退良
本秦人不能稱述闕里緒言蔡澤亦云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知戰國之世已家
有孔氏之書矣

歐陽公曰始為朋黨之說者誰歟按蘇秦說趙肅侯
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

叢九之三

幸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蓋朋黨之名起於戰國吳起
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
傾軋至西漢時弘恭石顯之徒以蕭望之劉更生等為
朋黨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
也

古未有以所居為號者幼名冠字死則以謚仲尼不稱
闕里子輿不號武城檇里子傳檇里子疾室在昭王廟
西渭南陰鄉檇里故俗謂之檇里子蘇秦傳鬼谷先生
注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所居因為號蓋
以所居為號始見於此濂溪伊川乃襲此稱後之道學

先王遂無不以為是為號夫亦習而不察也

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
獨有秦紀其文略不具然則古之史皆名史記十二年
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是孔
子所修亦名史記也太史公本秦紀以成書名曰史記
蓋因乎古也又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衛世
家云子讀世家言近世趙耘菘氏箸陔餘叢考據此謂
本紀世家其名皆有所本獨傳之名創自史公愚按平
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然則傳之
名亦有所本矣

叢九之三

幸

史公叙秦以前事皆本其國史之文蓋戰國時史職未
廢觀秦趙渑池之會可見雖經秦火亦頗有存者燕世
家稱今王喜此即其國史之文也至秦漢以後網羅放
失為力尤勤刺客傳贊云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
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樊鄴滕灌列傳贊云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酈生陸賈列傳
贊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此其勤與懷鉛
提槩者等而方言第一時之空談史記乃千古之實錄
又未可同日語也

黃歇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

蔡澤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
趙高曰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皆黃老
之說蓋自河上丈人傳安期生安期生三傳而至樂毅
公樂巨公傳蓋公爲曹參師而田叔亦學黃老於樂毅
公戰國楚漢之際相傳不絕漢初崇尚黃老其來有自
矣
虞卿無名荆軻無姓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
故號虞卿是其名不傳也荆軻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
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是其姓不傳也
高祖紀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漢舊注

叢九之三

圭

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
令言其後以爲常按此說非也始皇本紀其議帝號李
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則秦詔令已用其
字矣其乃古語左傳成公十三年其承甯諸侯以退昭
公三十二年其委之伯父春秋時語已如此又按盤庚
曰其惟致告金縢曰其新迎則三代之書亦有之矣
蒯成侯周緹傳賜殺人不死後世鐵券之賜其仿於此
乎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容齋續筆據漢書公
卿表謂釋之未嘗以廷尉事景帝愚按此論似密而實

疎蓋史公於傳首卽云張廷尉釋之傳中一則曰張廷
尉再則曰張廷尉然則所謂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乃仍
其故稱耳非謂以廷尉事景帝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罔亦少密焉今觀年表所載有
以謀反國除者斯固法所宜爾也他如武昌侯德坐傷
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猶曰重民命也又如蓼侯臧坐
爲太常南陵橋壞國除廣阿侯越坐爲太常酒酸國除
猶曰嚴祀事也卽如曲城侯臬柔坐知民不用赤仄錢
爲賦國除樂成侯義坐言五利侯不道國除猶曰撓時
禁也乃至芒侯申坐尙南宮公主不敬國除矣祈侯它

叢九之三

圭

坐從射擅罷國除矣絳陽侯祿甯侯指坐出哿國除矣
武原侯不害坐葬過律國除矣高苑侯信坐出入屬車
間國除矣安丘侯指坐入上林謀盜鹿國除矣噫祖父
累百戰之功而得國子孫負一朝之過而失侯遂使降
將無反顧之心功臣有自危之意亦豈長有天下之道
哉
酷吏周陽由傳云與汲黯俱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夫以汲直之守正而謂
與由同爲校固失臯轡之辨而班固作漢書乃刪去與
俱二字直云汲黯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

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則以汲長孺爲畏周陽由矣夫於
衛青且揖之而於周陽由乃不敢均茵馮乎呂成公所
以譏班固之陋也王伯厚乃謂班史本史記誤矣
殷本紀武乙無道爲革囊盛血而仰射之名曰射天宋
世家宋偃王盛血以革囊懸而射之名曰射天龜策傳
紂殺人六畜以革爲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
爭彊三君所爲如出一轍何哉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

太史公自叙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漢書
司馬遷傳誤以奔秦爲奔魏師古曰魏國在獻公時已

叢九之三

畫

滅爲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小顏此注蓋未考史公元文也

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爲某事
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
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非漢以後之人所識也

褚先生補史記張宴已譏其鄙俚然其人亦未易輕者
漢書儒林傳褚少孫與張幼君唐長賓竝受詩於王吉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是固有功於經學者矣元
成間王氏嚮盛少孫補建元以來漢者年表於陽平侯
王稚君云初元以來方盛費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

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宜於國家也此可見少孫
雖與同時而不屑依附乃真不辱其師傳者以視樓君
卿谷子雲之徒猶腐鼠也論者以旗亭之論謂其附霍
大將軍寃矣

湖樓筆談三

湖樓筆談四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謂孝與廉各一人非郡國各一人也蓋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免是孝重於廉也馮唐傳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乃專以孝舉之證清于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並其證武帝登中嶽太室間若有言萬歲此人所習知也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登之采浮大海山稱萬歲此又一事

叢九之四

十

人罕知者夏侯勝傳載宣帝詔議立武帝廟樂但云山川稱萬歲不言其為何山也

除詆言令見高后紀而文帝紀又有誹謗詆言勿聽治之詔罷三服官見元帝紀而哀帝紀又有齊三服官皆止無作輸之詔豈除而不盡邪抑罷而復設邪積重難返豈不信夫

後漢書徐璆傳注引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敢用按此說非也漢書百官表云諸侯王金璽繡綬師古注引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某王之璽然則漢諸侯

王固得稱璽故賜匈奴單于印亦稱璽比之於諸侯王也

食貨志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非赤仄不得行此事武帝本紀不書不知其為何年然云是歲張湯死則是元鼎二年也其上乃云自鑄白銀五銖錢後五歲按鑄白銀在元狩四年鑄五銖錢在元狩五年以是考之則鑄赤仄又當在後矣愚按功臣侯表曲成侯皇柔元鼎二年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為鬼薪則知赤仄之鑄在元鼎二年又鄆侯仲居元鼎三年坐為太常收赤仄錢不收完為城旦則知赤仄錢至

叢九之四

二

元鼎三年已廢不行食貨志所云鑄白銀五銖錢後五歲乃沿史記之誤而未及正也

百官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似相國丞相乃通稱耳然觀史記巨不韋傳莊襄王以為丞相太子政立尊為相國蕭相匡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曹參世家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周勃世家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是相國丞相非一官而相國更尊於丞相也百官志但沿後世所通稱者為說而未溯其初耳

史記高帝紀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甯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嚮爭權天下此數語亦見韓王信傳而淮陰侯傳初無是言也故徐廣注其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其辭甚明至班固作漢書誤以韓信爲淮陰侯因增入蕭何追信事而以此數語屬之淮陰侯矣然於韓王信傳仍從史記載此數語師古遂疑之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列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蓋不知班史高紀之誤而反疑此傳所載史記之原文遂

叢九之四

三

成千古之誤又班固於高紀則誤而韓彭英盧列傳亦止載史記原文未嘗增韓王信語也師古云云抑又誤矣

史記高祖十年大書春夏無事漢書乃有夏五月太上皇后崩之文如瀆晉灼竝以爲無此事而史記項羽本紀云羽取漢王父母妻子又云歸漢王父母妻子則高祖又似有母李奇以太上皇后爲高帝後母證以楚元王交爲高祖同父弟則李奇之說容或有據但高祖之母止追尊爲夫人呂后時始尊爲后而後母乃先有皇后之稱乎殆不然矣按荀悅漢紀夏五月太上皇崩秋

七月太上皇葬萬年則知班史於五月衍一后字於七月衍一崩字遂成此誤耳若陸士衡漢高祖功臣贊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此乃謂太公與呂后猶鄒陽上吳王書所云惠后惠者惠帝后者呂后也古人不以爲嫌也以爲太上皇后之證恐未足據

孝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注家皆以或詐僞爲吏絕句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竝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按下文但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

叢九之四

四

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初不言詐自稱吏者宜如何禁絕則師古說非也本文蓋有衍字當作或詐僞吏以貨賂爲市因僞下誤衍爲字乃於吏下又沾吏字以就文勢耳武紀元符六年詔曰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此云詐僞吏彼云擣度吏義正一律章昭曰凡稱詐爲擣強取爲度然則詐僞之與擣度二者同科

孝哀紀建平元年詔曰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悃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延乃起字之誤起古起字惟其起於側

陋故能周知民間疾苦可使親民也延字書傳罕見因誤作延師古注曰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者則所見本已誤故曲爲之說而於文勢未合王氏念孫讀書稊志因欲移此四字於州牧守相之下以就文勢義亦未安皆由不知延爲延之誤字也

刑法志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按八歲以下本作七歲以下孝平紀元始三年詔曰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宅皆無得繫是其證也禮記曲禮篇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此正漢制

叢九之四

五

所本今作八歲以下蓋涉上句八十而誤下文又述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以爲合於三赦之法然則漢制皆以七歲爲斷益明矣

蕭何傳子祿薨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至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愚按史記蕭何世家孝惠二年相國何卒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史記原文止如此未嘗有封何夫人之事也又考史記功臣侯表惠帝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同祿弟孝文元年同有罪

封何小子延元年然則同乃祿之弟史記侯表甚明而漢書乃以爲何之夫人此是班固別有所據然史公生西京時終當以史記爲正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是道之名漢已有之百官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是漢之道乃以轄蠻夷之地故惟零陵廣漢越巂武都隴西天水諸郡有之又紀傳中屢稱縣道是道卑於縣也自唐分天下爲十五道而道之名始尊矣

叢九之四

六

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楊惲傳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此則後世六部之名所由始矣

古今人表張宴已譏其紛錯然所指摘亦未盡也夫其所列爲上上者自伏羲神農以至周公孔子十數人耳乃周公之後孔子之前數百年中獨列一弗父何弗父何固賢矣恐未足以與於此也鮫之妃女志有嬖氏湯之妃亦有嬖氏此二有嬖氏者於經傳初不見其美惡乃一則以鮫之故而置之第八一則以湯之故而置之第二是謂附驥尾而彰入鮑肆而臭非表也桀紂之罪

宜亦同科而桀與末嬉第八紂與妲己第九坐跣躄而
課貪廉畫嫫媼而詳妍醜固何據也周王子猛衛世子
共伯不幸短命未聞其罪而列下下此何為者且表列
九等而復標聖人仁人知人之名如齊召忽宋仇牧晉
荀息之徒吾未見其為知也文王太姒則曰仁人武王
邑姜則曰知人孔氏之徒亦為區別顏閔為仁游夏為
知若斯之類咸所未喻學者但以資多識可耳其所品
題固弗論也

顏氏家訓云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
乳為酒桐撞乃成有一後進以為種桐時大官釀馬酒

叢九之四

七

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按顏氏但辨桐之非桐而未及
此句之義也是時哀帝詔罷樂府官故孔光何武議云
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其七十
人可罷蓋百四十二人中罷遣其七十人餘者給大官
使桐撞馬酒即詔書所謂別屬他官也若以桐為桐是
直謂以桐馬酒給此七十二人矣句讀之不知而欲言
史學哉顏氏當日未知以此曉之否

周子南君姬喜殷紹嘉侯孔何齊褒魯節侯公子寬褒
成侯孔均此皆以先聖之後封者而列之外戚恩澤侯
表殊失其倫此當與高帝十年所封樂毅之後華成君

竝為一表也

食貨志孝文五年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顧租鑄銅錫為錢敢以襍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則
漢之錢有以錫鑄者矣武帝時造銀錫白金如淳曰襍
鑄銀錫為白金是錫在漢時固充國用自唐以下天下
常患乎無銅於是有禁銅於民間者有市銅於外夷者
而莫議及錫何也

周官所載官數但曰人而已如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
夫二人是也然度人職曰正校人員選則員之名亦古
矣漢百官志始有吏員之名乃漢時不獨吏稱員功臣

叢九之四

八

侯表東茅侯告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員
數也此民之以員稱也禮樂志琴工員五人柱工員二
人繩絃工員六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此工之以
員稱也翼奉傳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此後宮
之以員稱也蓋有定數皆曰員故博士弟子亦稱員
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將
右右將是牽牛河鼓非一星丹元子步天歌所謂牛上
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是也爾雅何鼓謂之牽
牛此古人考之不審耳後人承爾雅之誤而又誤其聲
為黃姑於是古詩有黃姑織女時相見之語又誤以黃

姑爲織女於是李後主有迢迢牽牛星粲粲黃姑女之詩轉展相沿失之彌遠

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愚因此思春秋所書星隕如雨常亦此類不必讀如爲而以合左氏之說

古者每易一官必鑄一印授之故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未至郡而已懷會稽太守章至宋孔琳之始建議除之見南史然以漢書考之亦不盡然周昌傳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此

叢九之四

九

印非卽周昌之印乎又地理志汝南郡慎陽注師古曰慎字本作慎闕駟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此亦可見漢世之制非易官必易印也地理志有平的縣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據此則漢世本有的字近人或因說文有的無的而欲改周易之的額中庸之的然盡作的字則好古而泥者也韓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然則淮陰此言其聞諸雷侯者乎所謂人者或卽雷侯也范少伯之去以書招文種雷侯之於淮陰當亦不能無言也惜兩人均不能用耳

蕭何傳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秦雖任法而其取吏乃如此酷吏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初議論猶然至武帝時吏益務爲嚴峻如禹者又號爲平吾是以知武宣之間其吏治不減於暴秦世之訾秦者未見及此也

楚漢之際受封者虛建名號而不必實有其地如曹參之爲建成君灌嬰之爲昌文君樊噲之爲賢成君傅寬之爲共德君皆師古所謂楚漢之際權設寵榮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是也若靳歙封臨平君按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則實有封邑矣而史漢均無注豈誤以爲虛

叢九之四

十

封邪

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之邊側也汲長孺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牀邊側也疑古文段廁爲側所謂踞廁者坐不正耳師古於張釋之傳訓廁爲邊側而於汲長孺傳必從如淳之說以廁爲溷竊謂武帝雖倨亦何至於溷上見大臣哉史記呂后本紀斷戚夫人手足使居廁中漢書外戚傳云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踞鞠之域謂窟室也然則史公所謂廁中者亦未必爲溷中也初學記引漢官云秦漢秩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

石比二千石凡四等比二千石月得粟百石二千石月得粟百二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粟百五十石中二千石月得粟百八十石而漢書百官公卿表但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而無真二千石後漢書百官志亦然愚按汲長孺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滄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朱博傳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外戚傳姪娥視中二千石俗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則漢制自有真二千石初學記所引可補史之闕

叢九之四

十一

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曰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宣室温室承明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三輔黃圖所謂未央宮東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枚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即此也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后蒼為記亦必在此蓋即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為天子射宮也

賈生弔屈原文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愚按師古之音非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是植與置古通用倒植猶倒置耳

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封禪文靈囿賓於閒館大人賦悉徵靈囿而逸之相如文每喜相襲且如子虛上林皆一時奏御之作而既云輶輪又云轉白鹿既云軼野馬又云軼赤電既云捷狡兔又云捷鷓鴣既云掩兔麟鹿又云麟距虛如此類不可勝舉蓋本無實事而徒以夸誕之言飾而成之無惑乎語之重字之複也余嘗謂

叢九之四

十一

相如出而漢文衰信矣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間者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蓋漢時每有恩詔輒賜民爵一級意其時民得自為賣買也此亦可見漢爵之不足重矣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滄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按此注非是據其下云十五學擊劍蓋自十三至十五適三年學書至三年則於文史已足用矣故又學劍也其三冬猶云三秋耳非必至冬日乃學書也

嚴助傳稱東方朔上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然

漢武起上林苑吾丘壽王成之而諫之者朔也辟戟之言義形於色雖汲直不過焉尚謂其併優哉其非有先生論曰放鄭聲遠佞人薄賦歛省刑辟然則先生之論皆孔孟之緒言其所欲設施於漢者可知矣史乃稱其專言商鞅韓非豈知朔乎又述楊雄之言謂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噫子雲作大元擬周易法言擬論語可謂純矣晚節不終至有美新之作所謂純者安在哉史稱張歐爲廷尉未嘗按人王伯厚謂鼂錯之死張叔劾奏安得云不按人哉余亦謂子定國爲廷尉稱無冤民而楊惲之獄定國撫拾口語以爲左驗此亦安得云

叢九之四

三

無冤也本傳不書爲之諱耳然其實不可掩也若張釋之者豈不賢哉

陳萬年傳萬年召咸教戒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兒誼也然陳咸後以久滯郡守賂遺陳湯入爲少府與其父傾家賂許史何異喪其初心矣況所至以殺伐立威死者歲數百千人固不如乃翁之廉平也

鼂錯之父呼錯爲公在去病之父見去病稱臣皆漢世風俗之陋也太公之於高祖有以先之矣傅介子之誅樓蘭王誘以金帛醉而刺之以堂堂之漢

而行刑刺毒政之事甚爲中國羞不如常惠之責龜茲段會宗之誅番丘遠矣况以比甘陳乎謂之立功異域吾不信也

漢人重舉主實爲座主門生之濫觴雖其意良厚然而私也王駿傳光祿勳匡衡舉駿有專對才後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此則不媿古之遺直後世若張陵之於梁冀卻誅之於崔洪榮毗之於楊素皆伸公憲以報私恩君子人與

叢九之四

三

貢禹傳三工官費五千萬師古注謂少府之屬官是也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此說非是考地理志工官凡九河南郡也潁川郡也太山郡也廣漢郡也河內郡之懷也蜀郡之成都也南陽郡之宛也濟南郡之東平陵也太山郡之奉高也安得云三工官乎師古糾之亦未及此

彭宣傳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注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按兩龔傳勝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是漢固有王國人不得在京師之制然以他傳考之爰盎楚人枚乘嚴助朱買臣吳人韓安國梁人主父偃齊人又鹽鐵論魯國萬生之徒咸集闕廷漢世王國人之在京師者多矣然則此制當起於元成

問彭宣所以仕至廷尉而復出也李奇之注未覈

王貢兩龔鮑傳首列鄭子真嚴君平而未附薛方邵越

郇相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表章清節勝

太史公之傳游俠多矣惟紀逡及唐林唐遵竝仕莽朝

而亦屢其間未免失荃茅之辨按唐林當哀帝之初已

為尚書令頗持正論見傳喜傳晚節不終惜哉

衛青傳民母服虔曰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

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丙吉傳宮婢則令民夫上

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兒

在俗問者愚按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虔所解未得古

人之旨

陸孟因大石自立僵柳復起使友人內官長賜上言漢

家堯後有傳國之運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此真妄

人也其後王莽曹丕先後篡逆皆言漢承堯後宜有禪

代未必非此等議論啓之以詆言誅死宜矣宣帝興自

民間乃官其子甚無謂也

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孟康曰天文志云

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

令適停冬陽氣至炭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印

愚按燥溼之氣炭受之而鐵不受故足以驗陰陽若土

則亦能受燥溼之氣與炭不異恐低則俱低印則俱印

不足驗也然則以鐵易土固勝之矣

殷太史執簡爭紂當立而紂亡國伍子胥以死爭於闔

閭立夫差而夫差以滅漢史丹伏青蒲爭太子不當廢

太子立是為成帝而王氏之盛自此始遂以篡漢諸君

子所議非不正而天之亡人國豈意計所能料哉

衛青霍去病名見佞幸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軍功也

張湯杜周名見酷吏傳而得入列傳者以有賢子也周

仁之名亦見佞幸傳而得與雋不疑張歐同為一傳幾

於韓非老子矣若楊僕因為御史督關中盜賊治放尹

齊故史列之酷吏然考其生平以南越功封侯又破東

越其後以朝鮮事失爵與鄧甯之徒專以殘酷見者不

同似宜入列傳也

蘇建傳不過數語而附其子蘇武傳甚詳竊謂當立蘇

武傳而父建附見其首若唐書劉全諒傳不過數語而

附其父劉客奴傳甚詳則當立劉客奴傳而子全諒附

見其末凡此皆史家體例之可議者也

太史公葺以蠶室張安世傳兄賀下蠶室西域傳樓蘭

王質子坐漢法下蠶室外戚傳許皇后父廣漢下蠶室

蠶室之義注家所說皆未明按咸宣傳闌入上林中蠶

叢九之四

五

叢九之四

未

室然則蠶室乃上林中室也

古諸侯皆有史秦漢以降無聞焉然考之漢書何竝爲
穎川太守見紀穎川名次黃霸見本傳王閔爲牧守所
至見紀見董賢傳是則漢時郡國必有記註亦史之遺
也

匈奴傳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
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然則晉朱序
母築城號夫人城亦有所本世傳范良妻事疑卽范夫
人事而傳者失其實也

古婦人不以名行而漢書所載婦人之名甚衆如衛青

叢九之四

七

傳衛媼長女君儒次女少兒次女子夫張安世傳女孫
敬霍光傳夫人顯女成君義縱傳姊姁陳遵傳陳遂妻
君甯又寡婦左阿君此類不可勝數外戚傳女醫淳于
衍字少夫并以字行矣成帝所幸曹宮亦稱偉能或亦
其字乎他若元帝宮人有王昭君而廣陵厲王胥所幸
八子又有郭昭君東方朔小妻名細君而江都王建女
亦名細君史書僻處人所忽略因記於此

西王母見於山海經汲冢周書史記亦有造父御穆王
西巡守見西王母之事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
謂之四荒然西王母之所在迄無知之者漢書西域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故漢

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人相如夫人賦吾乃今日
見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分亦幸有三足鳥爲
之使楊雄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
卻慮如此可見漢人皆以西王母爲女仙也故哀帝時
民間相傳行西王母籌而王莽作大誥曰太皇太后配
元生成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則并託之爲
符命矣至大宛傳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十匹李
廣利傳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令殺王而
出善馬漢兵宜解此自謂大宛之王名母寡者陳湯傳

叢九之四

本

又作母鼓與西王母初不相涉世儒強作曉事輒曰西
王母西方國名漢時嘗得西王母之頭豈不謬哉
孝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爲長公主師古曰帝之姊妹
則稱長公主然漢世稱長公主者非必帝之姊妹也外
戚傳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爲
太子女爲長公主是時文帝在而已云長公主是女亦
可云長公主非必姊妹也蓋男之長者爲太子女之長
者爲長公主曰太曰長其義一也古大太同字僖八年
左氏經文禘於太廟正義曰太廟廟之大者是太廟卽
大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以登介丘注云介大也丘山

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是太山即大山也以是推之太子即太子也知太子之義而長公主之義亦明矣

王氏五侯之初起也起土山漸臺百姓歌之曰土山漸臺西白虎及王莽之敗也死於漸臺地雖異名則同焉又王莽即真拜甄豐為更始將軍遣五威將班符命於天下有曰海內更始及劉聖公起以更始建元此與魏起安世殿而管武帝字安世後周華嶽頌有曰會一區寓納之仁壽而隋文帝立改元仁壽事正相類皆幾之先見者也

叢九之四

末

王莽一庸妄子耳其矯誣之詞凌亂之政班固乃備載無遺陋矣魏之纂漢也其臣下勸進稱述功德援引符命見於裴松之注者幾萬餘言而陳壽作三國志削而不書其見高於班固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後世頌宰輔者輒引為美談愚按平當子晏仕至大司徒而莽之篡也曾不能死其位反為莽太傅又分陝為左相此豈特莽大夫已哉漢書不為立傳蓋削之也平氏父子非令典世但習而不察耳

張竦字伯松見陳遵傳史稱其廉謹自守然竦為陳崇

作奏頌莽功德凡千餘言又為劉嘉作奏言安眾侯崇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噫何言之忍哉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蓋以施之劉闢讀者猶病之竦之言不亦喪心病狂之甚哉其悖逆如此何以為廉謹自守也又曰拂其頭衝其匈又其軀切其肌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是亦四其御史矣張京兆乃有此孫惜哉世人徒於陳遵傳見之幾以為禮法之士亦未一考王莽傳也

叢九之四

幸

固之史名之曰漢書是直欲追配唐虞三代之書也又叙傳以諸帝紀為春秋考紀則又將續獲麟之筆矣其箸述之意可為盛哉文中子作元經以擬春秋遂蹈吳越僭王之罪此後世之刻論古人無是也

荀悅漢紀改紀表志傳為編年與漢書小有異同處要皆不及班書日知錄采其一二事今細核之亦殊不然其一事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

此漢書以負遂為負進又曰可以償博進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苟紀為長今按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此二說解進字不同而要之遂負帝也非帝負遂也故璽書云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蓋戲為索債之辭故引君甯為證見非空言也遂謝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明其已更赦令雖有宿負當蒙恩免也苟紀乃云帝數負遂此與漢書正相矛盾夫遂負帝則可引赦令以自解帝

叢九之四

圭

負遂而遂引赦令解之則失尊卑之分矣此事仍以漢書為長若進字犯史皇孫諱則師古已釋之矣又一事曰元康三年三月詔曰骨肉之親放而不誅漢書作粲而不殊文義難曉苟紀為長按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此注甚明蓋謂骨肉之親雖至分析不當殊絕宣紀粲字顧氏謂當作粲據說文粲散之義則粲與析義可相通而粲字之誤無疑苟紀作放而不誅其義又別夫既云放而不誅則雖免誅夷猶當流放下乃云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文義不屬矣此事亦仍以漢書為長但粲當為粲則誠如顧氏說不

可不知耳

湖樓筆談四

叢九之四

圭

似爪字唐扶頌奮作奮則似舊字徐氏紀產碑冠作冠則似寇字嚴新碑貌作類則似類字張遷碑雪作雪則似虐字楊統碑克作官則似官字金恭碑兆作兆則似水字周憬功勳銘德作德則似促字陳寔碑美作美則似筭字韓勅後碑耳作耳則似耳字夫股般字近禹河失鉤股之名房防形同漢史沒宣房之實竊恐經典中因隸體混淆以致沿訛千古者殆不少矣聊記大凡以俟好學深思之士

叢九之五

王

兩部學者但觀其音義之同可知其本爲一字如敎擊也椽擊也則敎椽一字也屏蔽也屏蔽也則屏屏一字也後迹也衛迹也則後衛一字也睨衰視也頤旁視也則睨頤一字也親至也親至也則親親一字也晏安也則晏晏一字也攢習也遺習也則攢遺一字也遺媒遺也嬾媒嬾也則遺嬾一字也譎權詐也譎權詐也則譎譎一字也踳僵也踳僵也則踳踳一字也連遠也踳遠也則連踳一字也勅疆也儻疆也則勅儻一字也慄疾也慄疾也則慄慄一字也嫖輕也嫖輕也則嫖嫖一字也寘塞也填塞也則寘填一字也諳知也愔知

也則諳愔一字也滄寒也滄寒也則滄滄一字也頤頸飾也嬰頸飾也則頤嬰一字也粗襍飯也粗襍飯也則粗粗一字也襪行兒躍行兒則襪躍一字也如此之類雖居兩部實是一文區以別之乃其偶不照耳

說文所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有似隱僻不適於用而實爲經典正文者錢氏大昕潛研堂集陳氏壽祺左海經辨皆曾枚舉之可云略備矣今復加蒐輯以增益其所未盡在周易則故卽德施晉也之施夷卽明夷之夷儻卽三歲不覲之覲儻卽有疾儻也之儻曼卽引而申之之申傷卽交易而退之易在尙書則傅卽篠簜旣敷

叢九之五

四

之敷趙卽左傳所引夏書道人之道改卽僞秦誓傳妣己之己鄴卽序彙伯來朝之巢在詩則輶卽展轉反側之展并卽福履將之之將祿卽象服是宜之象敷卽式微式微之微賦卽自貽伊戚之戚扶卽山有扶蘇之扶鞅卽在城闕兮之闕校卽伯也執爰之爰屢卽厭厭良人之厭競卽鞞鞞淺幘之淺鬚卽綢直如髮之綢睫卽題彼脊令之題挽卽汝覆說之之說憤卽無不潰止之潰殫卽敦弓旣堅之敦奄卽文王之德之純之純夷卽有夷之行之夷輶卽白牡駢剛之剛盍卽亦有利羹之和媼卽不僭不濫之濫猶卽萋楚箋狡狴之狴騰卽蒸

民箋濡養之義心即小毖箋懲艾之艾霍即絲衣序靈
 星之尸之靈在春秋則各即邠降於齊師之降郊即盟
 於葵丘之葵趨即公羊傳漸進也之漸媿即左傳美而
 艷之美憐即招攜以禮之攜靡即闕西辟之辟郊即邢
 茅胙祭之祭良即鄭石制字子服之服讀即貫盟也之
 價堞即傳於堞之堞懾即武震以攝威之之攝嬖即僕
 臣臺之臺在儀禮則移即主婦衣袂衣侈袂之侈鞶即
 朱極三之極鞶即掘肆見衽之肆在周禮則殯即潰瘍
 之潰疾即六曰筮祝之筮祐即二曰造之造索即索室
 駸疫之索靡即建大麾之麾救即春招弭之弭鐘即暴

叢九之五

五

內陵外則壇之之壇簾即考工記輪輿弓盧之盧輶即
 萬之以眡其匡也之匡在禮記則攘即暑無褻裳之褻
 僇即騷騷爾則野之騷辨即斑白者之斑消即首固固
 之省籍即告於甸人之告帑即紛悅之紛趨即鳥不猶
 之猶迭即獸不狘之狘暴即般以俱之俱至即掃席前
 曰拚之拚秩即加夫穉之夫媯即屬屬乎之屬呢即仲
 尼曰之尼在論語則盥即瑚璉也之瑚趨及舉竝即與
 與如也之與輿即三嗅而作之嗅綯即鞠躬之鞠器即
 鏗爾舍瑟之鏗憊即晉文公誦之誦誰即其言之不怍
 之怍在孟子則媯即畜君何尤之畜勑即創業垂統之

創憲即隱几而臥之隱危即為之詭遇之詭欺即惡是
 何言也之惡便即懦夫有立志之懦甸即萬室之國一
 人陶之陶甃即若崩厥角稽首之厥纒即馮婦攘臂下
 車之攘搭即動容周旋之容在爾雅則撰即毛舉也之
 拳迂即于求也之干勳即助勳也之勳忤即盱眙也之
 盱煇即速鞠也之速鞶即餽饋也之餽瞻即監視也之
 監漶即水醮曰膚之醮墮即水出其右正丘之正醜即
 太歲在干曰元默之默臆即臆股之臆凡此之類悉數
 難終偶因所見而筆之好學之士有能觸類引申者寓
 目即是固非區區掇拾所能盡也

叢九之五

本

周官保氏疏稱形聲之體有六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鳩
 鴿之類右形左聲草藻之類上形下聲婆娑之類上聲
 下形圃國之類外形內聲闐闐衡衡之類外聲內形然
 說文無婆字空易以婆字闐闐仍是外形內聲衡則從
 角從大會意與非形也衡則全是會意字非形聲字也
 考之說文從行得聲而在外者竟無其字擬易之曰問
 聞風鳳之類外聲內形庶為得之惟書之六體形聲居
 多古人製字亦頗錯綜如韋從舛口聲乃分其所從之
 舛置口於中此藏聲於形也鹽從鹵監聲乃分其得聲
 之監置鹵於中此藏形於聲也至如竊則离甘皆聲聲

則次弟皆聲是聲不一聲也嚴從二口而噉又從一口冒從目而唱又從目是形不一形也然則六等之說固不足以盡之

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按雉乃段字其字當作垝從土矢聲與堵字從土者聲同經典皆段雉爲之而垝字亡矣楊子太玄經開次六開黃垝范望注曰五堵爲垝垝字他無所見惟見於此子雲多識古文信矣許叔重失收此字學者遂不知雉爲段字陸佃埤雅曰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望文生訓實非古義

叢九之五

七

十百千皆有本字而萬獨無本字玉篇方部有万字云俗萬字十千也然隸續載建平五年郟縣碑云賈二方五千則漢世固有万字也水經汝水篇注云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字據此則楚之方城本作萬城其或作方者正以古萬字作方形似故也然則方爲古字無疑矣說文云千十百也從十從人愚謂千與方皆從一從人人持一爲千人戴一爲方

說文有從月得聲之字而無月篆張參五經文字月部曰月音牆元度九經字樣鼎字注云下象析木以炊篆

文市析之兩向左爲月音牆右爲片李陽冰亦云木字右旁爲片左爲月音牆然許君鼎篆說解云象析木以炊也是以鼎爲象形形則非字分之爲片月二字非許意也嚴鐵橋謂月卽𠄎之省然凡從月得聲者皆隸陽唐部與𠄎聲絕遠玉篇𠄎女尼切又音牀廣韻十陽二十一麥竝收𠄎字夫二部本不相通何以一𠄎字而兼二音疑并月𠄎二字而一之故既隸陽部又隸麥部此是誤合未足據也竊謂月雖不知何字而唐人舊讀皆作牆則斑斑可考此字蓋卽牆之古文象形字也毛詩縣篇縮版以載箋云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正義曰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

叢九之五

八

月字正象縮版以載之形故爲牆古文

說文無藏字愚謂藏卽葬之或體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葬從艸而藏從艸從艸猶從艸也藏其聲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以藏釋葬實則一字此例古固有之毛傳曰簡蘭也蘭蘭亦一字也說文葬篆說解云臧也臧字無義當作藏字用檀弓說也藏字之義爲臧蓄義所專相沿既久經傳無作葬埋義用者惟列子楊朱篇述端木叔事云及其死也無壙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古字古義一字千金矣

藏為葬字則藏蓄字當為何字曰其字當作贖從貝藏聲玉篇貝部贖藏也是其字也贖字雖說文所無愚嘗讀墨子節葬下篇曰計厚葬為多埋贖之財者也則古固有贖字玉篇所收足補許書之缺乃今本墨字贖誤作賦而古字不見矣辨見諸子評議

易卦坎為水離為火水字篆作灬橫看即坎卦說文曰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亦坎義也乃火字篆作火與離卦不合愚謂此殆篆者過求整齊轉失製字之意火字當作灬其旁之灬即離卦上下兩陽也其中之人即離卦中爻之陰也字形與卦象本無不合作者將其

叢九之五

九

中畫之參差者引而齊之乃成火字其後變篆為隸又將其旁變為兩點彌失其真矣

廣雅哉視也或問哉是何字曰即尚書在璿璣玉衡之在也漢人書在字或作哉州輔碑哉貴不濡是也在本從才聲我則變從戔聲此作哉者又變從土為從自以合於在察之義也殆漢魏閒俗書歟或載本古字因經典皆段在為之而本字獨存於廣雅歟

廣雅威健也字書無威字周易咸亨利貞取女吉疑威即咸卦之咸以其取女吉故變從女漢時俗書也棟卦傳曰咸速也故有健義且上經始乾坤下經始咸恆是

咸卦本配乾卦乾為健咸亦為健殆古易說乎

廣雅噉啖並訓笑按噉者嗟噉啖者於乎與笑義絕遠而得訓笑者說文欠部歎吟也段氏王裁據文選盧諶覽古詩注補其亦曰謂情有所說吟歎而歌詠且為之說其義曰古歎與嘆別歎與喜樂為類嘆與怒哀為類如樂記云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又云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論語喟然歎曰皆是歎字檀弓曰戚斯嘆詩云而無永嘆愾我寤嘆皆是嘆字以段氏說推之噉也啖也蓋皆歎而非嘆也尚書堯典篇僉曰於鯀哉管子小稱篇嗟噉

叢九之五

十

乎聖人之言長乎哉並是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之詞然歎嘆不分由來已久古書所用亦未必不混於所施詩雲漢篇王曰於乎與僉曰於異矣說苑貴德篇嗟噉乎我窮必矣與嗟噉乎聖人之言又異矣而廣雅嗟啖並訓笑則尚與古義合宜表而出之啖即於字因訓笑故從口且

玉篇一部所收字與說文同但天下沾瓦瓦古文耳部未乃有入字注竹瓦切而不說其義必後人附益非顧氏之舊也入即寡之俗字一人為寡正如龍龕手鑑所載丕為多長為矮所為棄弱為暗之類俗書鄙俚大率

然矣

玉篇之末附分豪字樣二百四十八字其中多鄙陋不經如台我之台三台之台本是一字乃分台台二字云上湯來反星也下羊支反我也臧否之否否泰之否亦是一字乃分否禿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鄙反屯禿又如咀舍字作咀詛祝字作詛二字有從口從言之別而從且得聲則同乃列咀咀二字云上茲治反罵也下慈呂反咀嚼以兩字謂皆從口猶屬可通謂一從且而一從且不知且是何字徧考經傳並無台禿咀諸字抑何鄙陋乃爾顧野王當不至此也

叢九之五

士

說文無塔字梵音初入中國譯者蓋卽以鞞字爲之一切經音義卷五出佛塔二字云經文從革作鞞是其證也又曰或云塔婆或作得婆是塔之音轉而爲得矣卷十又出偷婆二字曰經中或作兜婆或云塔婆或言鞞斗波是塔之音又轉而爲偷爲兜或引而長之爲鞞斗矣梵音無定不獨其字不必定作塔并其音亦不必定如塔也偶讀阮文達塔性說因記之

說文無樾字淮南子人閒篇武于陰喝人於樾下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則漢世固有樾字矣而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秣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本大

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則越字又不從木同一淮南而有作樾作越之殊嘗謂此是高許二注之別許書無樾字則許慎所注淮南必作越而作樾者高誘本也余之生也先大夫初名之曰森字之曰立甫後更命之曰樾字之曰蔭甫及中歲治經或謂樾字說文所無宜易之余謂已孤不更名名字受之先人不可易也或又謂宜去木旁作越然自先高祖以來皆以五行徧旁命名去木作越失其序矣是亦未爲可也嘗爲解嘲語曰漢諸葛孔明名亮而說文無亮字唐韓退之名愈而說文無愈字夫如孔明者可謂名臣矣如退之者可謂大

叢九之五

士

儒矣皆以說文所無之字爲名然則名何必說文所有乎且許叔重者親著說文者也於邑部出鄒篆謂炎帝太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則固許君之所自出然許君自序曰呂叔作藩俾侯於許不作鄒也李陽冰以篆書顯於唐代豈不知冰凍字當作人而冰乃凝字乎然其自署皆作陽冰不作陽人或謂李少温之名自是凝字不知陽冰乃以字行者其兄字堅冰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堅冰例之則陽冰非陽凝審矣蓋君子雖好古亦貴從時名字氏族之行於當代者不必盡泥於古文也

石鼓有連字即堂塗謂陳之木字也小雅何人斯篇胡
逝我陳毛傳曰陳堂塗也爾雅釋宮堂塗謂之陳並當
作此連字潘迪音訓曰連鄭氏云今作徇是謂連即徇
之古文殆非也說文陳從自從木申聲古文作陣愚謂
古陣連二字聲同義異陣者宛巨也故從自連者堂塗
也故從走經傳皆以陳字為之而連廢矣第四鼓言連
禽弟九鼓言馬既連並陳列之義其字本當作陳凡作
陳者段字也此作連者亦段字也說文失收連字非石
鼓文則連字竟不可見而堂塗之陳遂無本字矣是宜
表出之以存古文也

叢九之五

去

有人用銷金鍋事問說文無鍋字宜何從或曰宜用鬲
部之辭字愚按說文秦名土謂曰辭從鬲斤聲讀若過
與今鍋字聲固相近矣然云土謂則非鍋也今之鍋其
即古之盃乎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鷄父丁盃子丁父甲
盃宄盃冊父考盃說文盃字在皿部云調味也廣川書
跋引作調味器也是今本奪器字調味之器非鍋而何
盃從禾聲與鍋亦聲近文選盧子諒覽古詩趙氏有和
璧李注引琴操曰昭王得瑠氏璧瑠古和字盃之變為
鍋正猶和之變為瑠矣
漢人注經止為譬況以正音讀魏孫炎始作翻音而梁

沈約遂立紐字之圖蓋反切布滿經傳學者苦其難了
不得不有以統攝之此紐弄之所由興而即為字母之
權與其實反切之法止是雙聲疊韻雙聲為主疊韻輔
之理本淺而易見初無艱深難曉之事亦無神妙難傳
之學如東字德紅反德東即雙聲也然德都亦雙聲德
登亦雙聲德當亦雙聲德篤亦雙聲止一德字無以定
其為東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為東字無疑矣
公字古紅反古公即雙聲也然古該亦雙聲古岡亦雙
聲古怪亦雙聲古骨亦雙聲無以定其為公字於是加
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為公字無疑矣籠字盧紅反盧籠

叢九之五

去

即雙聲也然盧雷亦雙聲盧郎亦雙聲盧黎亦雙聲盧
落亦雙聲無以定其為籠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
其為籠字無疑矣蔥字倉紅反倉蔥即雙聲也然倉籠
亦雙聲倉青亦雙聲倉妻亦雙聲倉促亦雙聲無以定
其為蔥字於是加一疊韻之紅字而其為蔥字無疑矣
如此之類略舉見例可以類推善乎錢竹汀先生之言
曰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雙聲不可
也乃後人不知雙聲專言字母忘其天籟託之梵音淺
見之徒詭為絕學抑何悠謬之甚乎
未有六經先有六書然則讀經者可不知六書乎六書

中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於經義或尚無關惟段借之不明則爲經義一大蔽鄭康成箋詩注禮皆有讀爲讀曰之文於是段借之例大顯有功經學不淺而後儒乃以好改經字病之夫經字無可改讀將六書遂無段借乎今以人人共知者言之論語不亦說乎其字當作悅而經則作說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說讀爲悅乎齊必變食其字當作齋而經則作齊使用鄭注之例得不曰齊讀爲齋乎使謂不亦說乎是言說之說齊必變食是齊魯之齊則雖三家村夫子知其不然而與言讀爲讀曰之例則雖老師宿儒搖頭而不信蓋知二五而不

叢九之五

去

知十大率然矣

古文段借字布滿經傳約舉其類蓋有三科一曰文省如周禮故書泣作立納作內是也一曰文增如周易束帛彋彋子夏傳作殘殘成象之爲乾蜀才本作盛象是也一曰文異如儀禮聘禮注古文禡皆作賜大射禮注古文獲皆作護此變其形也詩河水浼浼韓詩作泥泥周原膺膺韓詩作牒牒此變其聲也書平秩東作說文作平艷易服牛乘馬說文作備牛此形聲俱變也總此三科分爲五類段借之例亦略備矣至若明堂位篇資禮樂之資或爲飲周官鬯人用蜃之蜃或爲謨此則直

是別本異文無關段借愚嘗欲法毛公說詩不破字卽以訓詁明段借刺取經傳中段借之文作聲雅一書因循未果今卽以周易音義所載各本異同及經師音讀之異準前所陳三科五類爲聲雅五篇聊以示例或好事者踵而成之博采諸書爲之疏證未始於小學無裨也

文省篇

苒媯也鹿麓也咨諮也取娶也位泣也龍寵也禽擒也血恤也亢荒也庸墉也折哲也薦薦也官館也止趾也右佑也差嗟也備德也守狩也其箕也母姆也尼柅也

叢九之五

去

取聚也奔拚也雍甕也息熄也食蝕也菩蒞也疾嫉也烝蒸也專搏也先洗也其期也奇倚也柔輮也喜喜嘻嘻也余余徐徐也

文增篇

覆復也疑疑也穰幾也菩蒞也苞包也輿車也斫拚介也嘲朋也嘖嚙頻也拂弗也溺弱也麗麗也噉噉也道首也場易也似以也曠夷也祀已也苞庖胞包也握屋也藁藁也豐豐也遯豚也崩靡也盛成也效爻也卑卑也仁人也佃田也楫楫也阪反也廣黃也極極也開寺也殘殘彋彋也趙趙跂跂次且也庖犧包羲也

文異篇上

繆謬也輝揮也殺弑也謙謙也構媾也資諮也窒窒也撥撥也槃盤也錫賜也驅馭也攀戀也詳祥也塏塏也隍也哲逝哲也噤謙也福富也紆汙盱盱也摺摺也麤薦也躡躡也飲坎也荐游也檢險也沈枕也坻祗也經啞臺也踣拇也誦輔也俠頰也媵媵也震振也碩鼈也黥剝也時待也澂徵也怪室也浴欲也顛逆也徧徧也權顧也抵抵也陸陸也捉扼也渥握也艷剝也凝凝也渥劇也噫億也臍臍也黃臙也旆芾沛也味沫也際際也翔祥也戕戕也糜糜縻靡也措厝錯也髡弗也茹絮

叢九之五

七

柳也磨摩也蕩盪也違圍也禮體也噴噴也儀議也悔誨也功貢也撈劔也揆刻也綺倚也眇妙也嘆嘆也琅莛也助助也橋矯也採輦也倫輪也焯稿也治怡怠也經綸謂之經論塔桓謂之槃桓氤氲謂之細縕翩翩謂之篇篇又謂之偏偏嗃嗃謂之焯焯噶噶謂之嬉嬉徐徐謂之茶茶

文異篇中

輻輳也遂遁遯也培坎也池沍沍也肥腓也慳慳也拊拯也頰頰也莞莧也得德也掩揜也劓剝也閱閱也黠黔也蹶蹶蹶蹶蹶蹶也

文異篇下

聚造也履禮也變辨也苞彪也啞蹟也禡挖也裁財也倬首巢也旁庇彭也遘哲也杼培哀也搗宣也殷隱也猶由也貸臧宗哉簪也冥鳴也明命也槃幡也簠膚也禡絞祗也揣朶也莢梯也臻游也誘牖也斃憊也縲繫累藪羸也齊晉也睇夷也翠翳契騎掣也壺弧也決譎也宅圻也軌筮也澄徵也憤室也以己也越次也擊牽也邁妬也櫛鋼柅也儲除也躍論也黜跪也收登也斐蔚也乘孕也孀須也既幾也稷戾也均鈞旬也室闔也齊資也夷弟也媵蒸也絨弗也祭禘也犯範也置德也

叢九之五

六

野冶也冊隕也退妥隕也保寶也粥餽也龍驪也朱鼻也眾終也號號謂之愬愬逐逐謂之攸攸又謂之悠悠又謂之甞甞嗃嗃謂之確確

湖樓筆談五

湖樓筆談六

第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離騷者屈原所作之篇名而後人題之曰離騷經過秦者賈誼書中第一篇之名而後人題之曰過秦論皆失作者本意

自帝高陽之苗裔兮至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一篇總謂之離騷實則賦體也班孟堅幽通賦張平子思元賦皆倣此而作賦首云系高頊之元胃兮正與離騷發端同猶可見其摹擬之迹是故離騷之後有幽通思元正猶答客難之後有解嘲答賓戲也昭明不達斯旨妄

叢九之六

標騷體然則幽通賦可謂之通思元賦可謂之元乎乃至九歌九辯招魂招隱不分體例盡被騷名古人之所不料矣

文選一書詞賦家奉為準繩乃其體例實多可議如賦詩宜以時代為次多為標目反或拘牽且特立耕籍之目而所錄止潘安仁籍田賦一首特立論文之目而所錄止陸士衡文賦一首然則耕籍即潘賦之正名論文乃陸賦之本意題前立題猶屋上架屋矣又如風月雪賦謂之物色義既不通而秋興一賦又非其倫斯亦義例之未安者乎

文選封禪書率邇者踵武述聽者風聲與史記所載同然徐廣曰循省近世之遺迹聽察遠古之風聲則下句當從漢書作聽述者風聲于義方明而與上句率邇者踵武文亦一律傳寫倒之所宜訂正

西都賦眾流之隈汧涌其西後漢書班固本傳無此八字然李善注略不及此二句之義至下文商洛緣其隈始云隈水曲也於回切則知李善本亦無此二句不然隈字已見前何不注於前而反注於後乎又云於是後宮乘輦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數句中獨旗字不入韻疑旒字之誤注引上

叢九之六

林賦乘法駕建華旗正文旗字即涉注文而誤然本傳亦然無可訂正矣

流水之為物以起伏見奇文士之筆端以抑揚入妙雖聖賢作述亦必由之是故富而可求也為如不可求蓄勢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為如欲平治天下發端口角翕闢誦之如生矣然或失之已甚則亦以文書詞賈子治安策引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語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者哉夫管子非愚人誰不知之雖云翻空易奇未免意圓語滯東坡上神宗書引論語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而曰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藍木
長沙抑又甚矣

韓昌黎集感二鳥賦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荒永朱
文公考異云羌乃發語詞施之句內似未安愚謂此乃
篆字之誤篆永同義詩江之永矣說文引作江之篆矣
古人用字不避重複周易以輔相並稱相亦輔也大雅
以昭明並言昭亦明也韓賦篆永並言篆亦永耳篆羌
形似因而致誤國語吳語曰今吾道路悠遠篆永之文
正猶悠遠二字同義古人不嫌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

叢九之六

王

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
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
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
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百
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此段文
勢昌黎曾襲用之其答崔立之書云僕雖不賢亦且潛
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
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
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
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

二者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几幾川
也又所謂勃者果誰哉而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
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與曹書語意絕相似末
二語曹云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韓云士固信
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一顛到閉而筆意更
健可悟脫胎之法矣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子椰子厚著非國語
而其文多學國語蓋其平日致力也深故能窺其罅漏
而詆諆之然亦可謂蟲生木中還食其木矣

老蘇辨姦論或謂是坡公所作此固不然老蘇學識自

叢九之六

四

在二子之上當荆公未進用時天下想望風采老蘇獨
著論力詆之且不媿見微知著之學其後東坡與程正
叔同朝惡其不近人情力言其姦邪此正用老蘇料荆
公故智乃老蘇於荆公則受知言之名東坡於伊川則
負失人之咎益歎老蘇高見非坡公所及也
東坡上梅直講書謂周公之富貴不如孔子之貧賤夫
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
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其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
足與樂乎此矣此段議論絕高蓋以天下賢才自命也
其意以為梅公門下有子瞻一人雖不達亦足以豪矣

此意未可明言故借周孔爲喻其末段白敘云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雖自言而實爲梅公言夫有大賢焉而爲其徒誠足樂矣有大賢焉而爲其師其樂更當何如末云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此正其點晴處蓋梅公當時必有歎老嗟卑之意故以此寬假之迄今梅宛陵之名雖自足不朽要之得坡公而名益重此書云云真言大而非常也

叢九之六

五

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謂光武得聖人之時先生得聖人之清然聖人之時豈光武之謂哉篇中以光武及先生對舉其後云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則語意反注重光武矣當云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微先生豈能成光武之大哉庶於賓主之間無到置之患蓋雖古人佳篇不能無疵累亦足見行文之難矣

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以甲辛二字易東西二字顧亭林等之吳人之呼庚癸愚按班固幽通賦伯祖歸於龍

虎蓋謂晉文公出亡歲在卯返國歲在酉耳乃以卯主東方爲龍酉主西方爲虎此視樊宗師以東西爲甲辛更繚以曲矣特作賦與作記體例不同故樊記有詭異之譏而班賦無艱深之誚文體固各有常也

史記淮陰侯傳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漢書作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此孟堅有意見奇轉不如史記原文矣宋子京修唐書竊用其語舊書太宗長孫后傳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新書易之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子京固好摹古然亦可見其史漢之熟顧亭林譏

叢九之六

六

之曰戶知之三字殊不成文便不知語出漢書矣古人之文固未可輕議也

西都賦極言西都之盛序所謂極衆人之所眩曜也篇末乃云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使讀者有悠然不盡之思而西都之盛愈見子虛賦極言雲夢之饒富篇首乃言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亦是此法孟子將言爵祿之制而曰嘗聞其略將言諸侯喪禮而曰吾未之學也文字抑揚自昔然矣凡光景自隙中注射若其小如豆者則無論隙之或方

或圓或三角或八角而其光皆圓滿如珠至方寸以上則光各如其隙不能皆圓矣此理絕不可解沈休文詠月詩云方輝竟戶入回影隙中來每歎其體物之工妙然月光如此日光亦如此凡光皆然未見其為詠月也此二句體物雖工意境或猶滯乎

謝靈運還舊園作云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此二語極煅鍊兩如直用史魚事三避賢用孫叔敖三去相事蓋以避賢當去相二字也李善注乃云心愜三避之賢又云三避三黜也失其旨矣

四聲之說古人所不拘潘安二河陽縣作云豈敢陋微

叢九之六 七

官但恐忝所荷陸士衡從軍行云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此荷字和字依今人並當讀仄聲而皆入歌麻韻又如一漲字也江文通望荆山詩雲霞肅川漲則作平聲上希範旦發漁浦潭詩析析寒沙漲則作仄聲今人屑屑分別殊為多事矣
范彥龍贈張徐州詩可稱妙絕而云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揮字終不免趁韻注引易注揮散也於義豈可通乎潘安仁河陽縣詩亦是名作而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伐柯二字亦無理注引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然則凡不遠者皆為伐柯更辭隱語豈詩乎

杜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此句亦有語病髮可言短頭不可言短雖出老杜要是語句之小疵讀者不可不知也

李太白詩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王昌齡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此兩詩體格不倫而意實相準夫閨中少婦本不知愁方且凝妝而上翠樓乃忽見陌頭楊柳色則悔教夫婿覓封侯矣此以見春色之感人者深也牀前明月光初以為地上之霜耳乃舉頭而見明月則低頭而思故鄉矣此以見月色之

叢九之六 八

感人者深也蓋欲言其感人之深而但言如何相感則雖深仍淺矣以無情言情則情出從無意寫意則意真知此者可以言詩乎
王維終南別業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鄰叟談笑無還期此詩極有意味真所謂一篇如一句者讀者或未之見及也蓋詩中往還字乃一詩之關鍵其興來獨往也有無窮之勝事人不能知而自知之行到水窮坐看雲起勝事之在其中者不可勝寫矣使不逢鄰叟則亦興盡而還耳乃偶與叟遇遂談笑而忘還人讀

至此以爲尋常結句不知選字與往字正相應也苟不爲拈出負作者苦心矣

李義山韓碑詩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清廟生民兩詩並非一律清廟是周頌首篇或舉大雅首篇文王以配之猶有可言乃舍文王而舉生民不知何意或亦隨筆湊合乎竊謂堯典舜典與清廟生民詞句本不相儷儻易之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周頌商頌詩豈不較勝惜不能起古人而其質之

溫李之詩妍麗可喜然求工字句閒不能無病如溫飛卿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甲

叢九之六

九

帳丁年語既工而詞意亦自渾成斯誠名句也李義山隋宮詩云玉墜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天涯丁則工矣然詩意本謂天命歸於真主而乃云玉墜歸於日角日角二字遂可以代真主乎果爾則漢高祖有七十二黑子漢人稱高祖直謂之黑子可矣詞章之士不求文義之安往往有此駭竇王文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求龍魚工對遂呼孔子爲龍蹲按春秋演孔圖云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然則以牽牛日孔子其亦可乎日角之稱猶此類矣

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錄康熙間歙人汪立名刻香山詩集深以此語爲不然云試舉公晚年長律其根柢之博立格鍊句之妙果百老嫗所能解否余謂汪說是矣然老嫗解詩正不足爲白公病蓋詩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而顯出入之不深則有淺易之病出之不顯則有艱澀之患公力矯此弊故他人所百思不到者無不脫口而出如偶吟云老自退閒非世棄貧蒙強健是天憐高曠極矣哭崔兒云誰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沈痛極矣然此等句老嫗安必不能解乎公當吟髭拈斷之時偶就老嫗一決或亦事所嘗有若其不解必深入而猶未顯出宜更改易此正可見其千辟萬灌之功伐毛洗髓之力非率爾而作也余於太傅詩百讀不厭在詩經精舍曾以書白集後命題有肄業生陸雅南詩云苦心百鍊總無痕得香山三昧矣

叢九之六

十

白太傅以長恨歌得名余謂太傅晚年實有奇奇妙妙之作若長恨一篇乃其少作雖至今膾炙人口非其至者也峨眉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由此路孤燈挑盡未成眠不合帝王家氣象皆爲後人指摘非止上窮碧落下黃泉有目連之謂矣然讀至結句則不能不服其

筆力之高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此尚是
太真所述七夕私語之詞使後人捉筆為之則此下必
敘方士復命上皇感悼然後再作詠歎之語收束全篇
乃白公只作二句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
期以後不更著一字而已將全篇收束讀者但覺含豪
邈然初無鼓衰氣竭之病此是何等筆力雖老杜猶恐
未辨此也

日知錄有古人作詩不避重韻一條誠哉是言也香山
集中多長篇重韻更所不避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夢
游春詩押二行字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

叢九之六

十一

押二槃字蓋不一而足矣昌黎集晚秋鄆城夜會聯句
云五鼎調勻藥又云仍祈卻老藥後人謂勻藥之藥音
略與下藥字音義不同無嫌重押愚按漢書相如傳勻
藥之相具師古注曰勻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
惡氣故合之蘭桂五味以助諸食讀賦之士不得其意
妄為音訓以誤後學據此則勻藥之藥仍當讀如本字
與下藥字初無異讀也蘇詩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
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字義不同故得重用反失
之泥矣

東坡梨花詩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此詩妙絕而明郎仁
寶以為既云淡白又云一株雪恐重言相犯欲易梨花
淡白為桃花爛漫此真強作解事者首句梨花淡白即
本題也次句花滿城正承梨花淡白而言若易首句為
桃花爛漫則花滿城當屬桃花與悵東欄一株雪了
不相屬且是詠桃花非復詠梨花矣此等議論大是笑
柄又引雍陶鷺鷥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
知而欲互易其行立兩字愚謂立而人己先見行而魚
猶未知正其措詞之妙若互易其行立二字則意反淺
矣即氏此論亦殊點金成鐵也

叢九之六

十二

有即古人成句易一二字而遂為己有者如江為詩竹
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易疎暗二字
遂成詠梅名句是也有截去其二字而為己有者如王
右丞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截
去漠漠陰陰四字變七言為五言是也有移易其上下
句而為己有者如坡詩才大本難用論高常近迂放翁
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即用此二語以下句作上句是
也若斯之類咸所未喻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己出何必
蹈襲前人乎

東坡集有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

秋月翁輩溪先生石洲詩話謂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易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若填詞然余細按之翁說誠然矣惟取四詩逐字排比之他字無小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蘇贈張繼愿用戲字答李公擇用行字中秋月用銀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詞家每每以入聲字作平聲用右丞用客字正是入聲或客字宜讀作平也蓋此調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讀仄聲便不合律東

叢九之六

圭

坡答李公擇及中秋月兩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證也惟贈張繼愿用戲字則是去聲於律失諧或坡公於此小疎又玉篇戲字有析義虛奇二切此字借作平聲讀或亦無害也今錄四詩於後精於音律者審之渭城朝雨過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受降城下紫髯即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暮雲收盡溢清寒銀燭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東坡遊金山寺詩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此謂初三之月也按康誥惟三月載生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霍聲周書曰哉生霸是魄乃霸之段字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魄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不合矣僞孔傳日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此非古義乃溫公解楊子法言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從宋咸說謂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魄當作朏此不知

叢九之六

齒

古義而惑於僞孔傳之說也坡詩以初三夜爲江月初生魄不爲僞傳所誤其見高於溫公矣

湖樓筆談六

胡樓筆談七

弟一樓叢書之九

德清俞樾

遁甲開山圖云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逃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原代父繇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據此則古有兩大禹矣荒誕之說固不足據然堯典正義引謚法曰淵源流通曰禹則禹之為禹本以治水得名或古善治水者皆曰禹猶古善射者皆曰羿乎湯居亳

叢九之七

而六國時又有亳王湯呂望封齊是稱太公田和篡齊亦稱太公古名號之相襲者多矣無以斷其必無也但以爲一人化生則近乎佛家轉世之說耳

列仙傳務光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拾遺記傳說質爲赭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並得利建侯之封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夫務光成湯時入而以爲武丁時復見傳說武丁時人而以爲成湯聘之二事適相對記載失真茲爲尤矣

宋玉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配合蓋言其晚

遇也然高誘注淮南說林篇云呂望年七十始學讀書自七十至九十止二十年耳九十顯榮猶爲早達矣紫微斗數稱太公望壽一百六十此固不足據然太公必享大年可知故其七十讀書正其勝衣就傅之年其九十顯榮乃其弱冠登朝之日也漢郎顛稱顏回十八天下歸仁然列子稱顏淵壽十八則天下歸仁之日亦其頭童齒豁之年矣是故蚤成不足喜晚遇不足悲辟草木之榮枯亦各以其時而已惟論衡稱召公年百八十而說苑建本篇又稱周召公年十九而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是召公早慧而又大年古賢臣所勉見其得天

叢九之七

獨厚者歟

晏子稌篇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按泯子午之書盛爲晏子所稱而其書不傳其名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古來著書之士如此者當不獨一泯子午矣可勝大息又按管子四稱篇載桓公問管子管子每對必云夷吾聞之於徐伯曰徐伯亦不知何人其管子之師乎今其言雖幸託管子之書以傳然世之知有徐伯者尠矣傳不傳豈非命歟

管子內業篇桓公使管子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

管子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此婢知詩更在鄭家詩婢之前矣晏子諫下篇曰嬰有一妾能書管仲晏子一以君霸一以君顯乃其家一婢一妾亦非常人管婢知詩晏妾能書亦論古者一佳話也今晏子書一妾誤作一妾遂使風流勝事為之淹沒余著諸子平議始訂正之

湯祝網而漢南四十國歸之然四十國不知何國也公劉遷幽而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然十八國亦不知何國也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然五十國亦不知何國也

叢九之七

王

徐偃王行仁義而江淮閒服之者三十六國然三十六國亦不知何國也推之塗山之會萬國孟津之會八百國更無從稽考矣封禪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記者正十有二信博聞強識之難矣

嘗讀孟子至孟獻子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樂正裘牧仲幸而為孟子所記憶從此姓名千古矣其三人者不幸而不為孟子所記憶則遂湮沒無聞矣在孟子當日不過一沈吟閒而傳與不傳即繫乎此人知富貴窮賤有命存焉而不知身後之名亦自由命不然彼五人者何以有

傳有不傳哉

列子楊朱篇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樂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叢九之七

四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按列子雖多厲言然端木叔必實有其人大都輕財好施與以貧其家亦豪傑之士也據云德過其祖知其為子貢之孫但不知其為孫與為曾公與詩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正義曰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此云子貢之世蓋古語然也子貢以

貨殖起家至端木叔乃一舉而空之聚必有散成必有毀亦理數之常歟故無而能有者子貢也有而能無者端木叔也無而能有易有而能無難

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則與孟子同時也乃二子之書無一語相及是孟子當日不知有莊子莊子當日不知有孟子也千載而後二子名滿天壤在當日則亦東家邱耳安必其相知哉雖然使二子而相遇則見於孟子書者必莊生理屈見於莊子書者必孟叟詞窮從此是非議起矣吾故以孟莊之無言而笑朱陸之多事也

叢九之七 五

左傳所載有文在手者三人所習知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閻姓出自姬姓昭王少子生而手文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云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何周人有文在手者之多乎殆因唐叔虞事子孫各尊其祖競為美談以自誇異遂成一轍矣
王子淵洞簫賦夔妃準法李善注曰妃未詳也愚按左傳云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然則夔之妃即元妻也而云夔妃準法豈夔之典樂妻亦贊助之歟漢時古

書猶在必有所據意有仍氏之女非止容貌之美其材藝亦有過人者也夫周姥不能談詩而夔妃乃能作樂唐虞之盛五臣而外有婦人焉斯亦奇矣漢書古今人表列后夔於上中列元妻於下上蓋因厥子而累及其母或未允乎

顏之推冤魂志引周春秋曰周杜國之伯名恆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詆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

叢九之七 六

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按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見於墨子而其事本末不詳獨見於此末句弓矢字乃弋字之誤墨子所云伏弋而

死是也杜伯之事儒者疑之然所引周春秋必周史所紀載墨子實親見之且至秦漢閒雍管尙有杜主之祠爲小鬼之最神者豈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乎杜恆之死自是冤獄而其禍起於女鳩婦女之階厲自昔然矣列女傳齊威王卽位九年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按北郭先生不知其名說苑成侯卿對威王曰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北郭先生其卽刁勃子歟

叢九之七

七

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之事存乎史氏紀載者半存乎委巷傳聞者亦半學士大夫之所知史氏紀載之事也愚夫愚婦之所知委巷傳聞之事也然學士大夫少而愚夫愚婦多則史氏之紀載不敵委巷之傳聞矣是故元霸爲唐高祖子史固有之然不壽早死無所表見而至今傳其神勇比擬關張唐薛仁貴宋楊業皆一代名將史固有之然其後裔亦無聞焉而至今稱道其家風以爲美談沿習既久雖士夫亦誤信之趙雲菘頤北集有關索嶺詩云未必傳聞盡僞史策眞亦善於解嘲矣乃如漢書律歷志所載張壽王言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

周閉夫殷周之閒事蹟具在烏有驪山女爲天子之事當日陳之朝廷傳之史策何歟是知不經之說自古有之好奇輕信亦所不免後世負鼓盲翁登場優孟附會古人張皇幽渺復何尤焉

又按驪山女者戎胥軒之妻中滴之母也史記秦本紀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滴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按上文顛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生二子曰大廉曰若木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其元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

叢九之七

八

廉蜚廉生惡來以是言之戎胥軒者中衍之曾孫也酈山女者申國之女故申侯稱之曰我先酈山女正義曰申侯之先娶於酈山酈山女蓋申侯娶於酈山所生之女以母名子古有此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嚴聲姬杜注曰顏嚴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此以母名女之例也申姜姓之國然則驪山女姜姓也驪山女爲戎胥軒妻適當商周之閒與張壽王所言正合其後自蜚廉至造父五世周穆王封之於趙城春秋時趙氏其後也自惡來至非子六世周孝王封之秦至始皇而有天下然則驪山女之遺祚孔長矣傳至後

世并有為天子之說度其在當時必有非常材藪為列國所稱道者也神仙感遇傳唐少室書生李筌常游嵩山石壁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驪山老母指授祕要撰為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乾元二年表上之驪山老母其即驪山女乎至今流俗相傳猶有此名余為詳考之如此使有好事如楊升庵者為驪山女外傳當必古艷可觀也

昔堯之禪舜也先以二女女之及舜禪禹未聞有此事然戰國魏策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此帝女何人意者舜亦以女女禹如堯故事乎夫舜起側

叢九之七 九

陋無所表見二女嬪虞觀厥型也若禹則治水成功聲教訖於四海詢謀僉同復奚試焉乃亦循二女女之之例何歟使劉知幾得此事益滋疑竇矣漢魏之際釐降二女以嬪於魏率由舊章不亦古乎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尸子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傅子曰禹十二為司空之數子者雖云早慧豈其然乎太子晉事見周書其年已十五矣古人文字喜為已甚之辭稱其早慧則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語其晚成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王充有語增之篇非無見矣

范曄曰呂望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墨子乃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則以呂望事為閔天泰顛事矣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易林乃曰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則以箕子事為微子事矣史記曰舜耕歷山漁雷澤馮衍顯志賦乃曰臯陶釣於雷澤兮則以舜事為臯陶事矣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鄒陽上吳王書乃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則以孔子事為曾子事矣鬼谷子午合篇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呂尚事於書傳無見蓋因伊

叢九之七 十

尹而類及呂望也呂氏春秋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晝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墨翟事於書傳無見蓋因孔子而類及墨翟且因周公而類及文王也古人之文其猶九方臯之相馬乎得其意而牝牡驪黃有所不計至後世文字日密而體格日卑矣

周之尹氏詠於詩書於春秋至東遷之後詩人歌詠彼都猶稱尹吉可謂盛矣困學紀聞引錄異傳所載尹氏一事余讀列子周穆王篇又得一事輒并錄之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遭饑荒羅鼎鑊作糜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

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大治產其
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
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
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
所欲其樂無比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
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
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
事疾並少閒列子雖多厲言要亦因尹氏當日聲勢赫
然故從而附會之前一事可爲世家巨族法後一事可
爲世家巨族戒

叢九之七

士

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文
子爲通元真人庚桑子爲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
隨號稱爲真經事見舊唐書禮儀志今石刻尙在蓋屋
縣樓李肇國史補云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
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然
則唐時固以此四子書列學官矣自宋以來以大學中
庸論語孟子列學官亦稱四子書是以儒家之言襲彼
元門之號且孔子之聖非思孟之儔而大學一書亦未
定爲曾子之作四子之名不無可議乎

奇肱氏獻飛車周公破之不以示中國聖人之意不欲

以機巧教天下也指南車亦周公所制以送荒外之來
朝者多材多藝之聖人其智巧豈出公輸偃師之下乃
制度秘而不傳工師無聞焉蓋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
以行水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能如是是亦足
矣然奇智異巧中國亦往往有之晉書宣帝紀乘追鋒
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斯亦神速之至乎舊
唐書李臯傳爲戰艦挾二輪蹈之荆風鼓疾若挂帆席
則舟以輪運亦昔人所有矣推陳出新無所不有若拾
遺記所載宛渠之民乘螺舟沈行海底者在他日或竟
有之亦不可知也

叢九之七

主

陰疑於陽必戰誠哉是言乎是故有孔子則有少正卯
矣有子產則有鄧析矣桓譚新論曰少正卯在魯與孔
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然則少正卯
者疑於孔子者也呂氏春秋曰鄭國多相縣書者子產
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
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然則鄧析者疑於子產者也孔子
不殺少正卯不能治魯然非孔子不能殺少正卯子產
不殺鄧析不能治鄭然非子產不能殺鄧析夫元黃交
戰兩敗而俱傷者豈少也哉

東坡安期生詩引云安期生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

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以上並東坡之說余謂古出世之士其始皆有意以用世者也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授以丹訣遂不復之京師後人題飛吟亭云金丹一粒誤先生然則洞賓亦安期生歟唐陳陶詩云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又云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其自負亦不淺矣乃讀南唐書云陶遜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

叢九之七

圭

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媪貨藥於市歌曰籃采禾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然則俗傳八仙中之藍采和卽陳陶也以皇家結網之疏而麟鳳化爲麋鹿亦足悲矣至陳圖南事則更可怪聞見前錄云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題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然則先生之志視前數公更遠矣又稱其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

華山爲道士是先生之入華山而仙猶虬髯公之至扶餘國而王皆無聊之極思不得已之變計也後人乃津津樂道之曰仙乎仙乎不知仙者乃千古傷心人別有懷抱也羅隱始名橫士上不中第乃改名隱方其爲羅橫也是一人也及其爲羅隱也又一人也前後兩人若是者多矣

伍員事在國語皆稱申胥韋昭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齊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然則申胥與申包胥兩名相混矣余舊厲仁和之臨平鎮有申包胥廟不知其立廟之由

叢九之七

圭

今乃知卽伍子胥廟也其地近錢唐江入海處世傳伍子胥爲朝神是宜有廟云申胥廟者從國語所稱也俗士止讀左傳不讀國語因誤以爲申包胥矣今有申包胥廟又有伍子胥廟蓋不知申廟卽伍廟而重立也兵燹後久不至臨平矣偶筆於此告居其地者公父文伯之母猶績孔子善之臧孫之妾織蒲孔子非之事固有因人而異者乎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滷韭生韭菹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陳雷侯李崇爲尙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多儉悛惡

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菲葷崇客李元祐語人曰李令
公一食十八品人問其故曰二九一十八問者大笑此
二事極相類然一見其清貧一見其鄙悛矣是故祭遵
以布被見重而公孫宏以布被蒙譏王良之妻以布裙
表其儉而王莽之妻以布蔽膝著其詐

齊書稱周顒何胤並精信佛法而周妻何肉各有其累
此拘墟之談也按淨諸業障經云無垢光比丘遇婦女
呪術因其行欲歸以自責投佛佛問汝有心邪曰我無
心也佛云汝既無心云何言犯又未曾有經曰祇陀太
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持今欲捨戒受十善法佛

叢九之七

五

言汝飲酒時有何惡邪答曰國中豪族時時相率齋持
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佛言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
何惡哉以此言之周何二公自不精進妻肉兩端何累
之有是故齊桓公負婦人而朝不害爲霸鄭簡公抱鐘
而朝不失爲治

天堂地獄在佛家初無是言乃其後展轉增加之語也
何以言之四十二章經其初入中國之書也有云知足
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
意夫使佛教本有天堂地獄之說則言天堂必言地獄
乃以地上與天堂相儷則地獄之說爾時無有矣即天

堂二字應別有說古書多假借天堂者天上也上尙古
字通在彼教書亦有之如和上之爲和尙是也此經疑
本作天尙天尙之與地上文雖異而義則同秦漢開書
若此者衆後人不達尙字之義加上作堂既設天堂之
號遂立地獄之名劍葉刀山流爲圖繪矣

唐建中二年景教流行中國碑云判十字以定四方又
云七日一薦洗心反素論者謂卽今天主教固已惟景
教之義未詳愚謂景教者丙教也唐人諱丙故以景代
丙丙教者火教也據冊府元龜所載天寶四載之詔知
景教初入中國謂之波斯經教所建寺名波斯寺主溥

叢九之七

六

唐會要云波斯國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
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然則天主卽諸胡所事火祆也
丙者火位故謂之丙教後又避諱改作景教而其義乃
不著矣碑文云景宿告祥景宿卽火宿也又云懸景日
以破暗府謂火也日也景教之義可以瞭然又云宗周
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余讀其交爲之大
息夫海外諸國以中國爲唐人至今猶然巨唐道光景
風東扇此語蓋驗於千載後矣

釋迦譜言摩竭提國優樓頻羅迦葉兄弟學於仙道佛
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

火龍恐相害爾佛入室中惡龍吐火發燄衝天世尊即
入火光三昧龍反遭火藏身無地輒投佛鉢迦葉師徒
翌朝往看佛言我內清涼終不為彼外火之焚君所事
龍今降鉢中迦葉歎服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
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眾第三夜帝釋眾第四夜
大梵眾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光現汝事
火邪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聞法是其身光迦葉又
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即往
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然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
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

叢九之七

七

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迦葉汝
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
即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
河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
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厥兄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同
奔兄所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按此可見事火
諸胡之大概迦葉兄弟三人已歸佛教而其徒撮拾餘
論傳播中原至今未艾可慨也景教流行中國碑稱三
一妙身无玄真主其文真字屢見曰常然真寂曰哉隱
真威曰鍊塵成真曰亭午昇真曰真常之道曰占青雲

而載真經曰潤色真宗而迦葉亦屢言不如我道真今
禮拜寺又名真教寺可知其所自來矣

爾雅所載四極四荒之名實莫知其所在古時必有紀
載學者罕能言之矣史記載騶衍之說以為中國名曰
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
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當時斥
為怪迂莫信其說漢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
十六篇後世無傳焉佛氏書入中國乃有四大部洲之
說更為學士大夫所不道然自泰西諸邦交乎中國海
上往來捷於鸞輪於是始有五大洲之名曰歐羅巴曰

叢九之七

七

利末亞曰阿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至
近時魏氏海國圖志則謂阿細亞歐羅巴利末亞此三
洲者其為釋典之南瞻部洲南北亞墨利加則為西牛
賀洲至墨瓦蠟泥加則西土未能言其詳不知於釋典
當屬何洲而釋典之東勝神州北具盧洲則阻於南北
冰海更無從問津矣茫茫海宇雖西土如墨瓦蘭者尚
不能周知大雄氏之法力真不可思議乃鄒衍在戰國
時先有大九州之說博覽宏識更出大雄氏上烏呼先
秦諸子若鄒衍者其聖矣乎

孔子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又欲居九夷不知聖人當

日何倦倦於海外如此乃至今觀之東洋諸國如日本琉球朝鮮皆服習儒書涵濡聖教而自泰西諸邦交於中國亦皆翻譯經書流傳其地更數百年後必與東洋諸國同染華風孔子之教愈行而愈遠矣子思子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烏呼斯言也其弗信矣乎

智度論云譬如清淨池水狂象入中令其混濁若清水珠入水卽淨不知清水珠是何物後讀宣室志云馮翊巖生嘗游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或

叢九之七

九

曰珠也因以彈珠名之其後生游長安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以彈珠示之胡人奉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願以三十萬爲價曰此寶安用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中冷然洞徹自亡此寶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故此越海踰山來中夏以求之今果得於子矣然則清水珠實有此物佛經所云眞寶不虛也

宋鄭景璧蒙齋筆談云余童子時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

寺題二詩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有老人自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按元人有洞賓度城南柳禱劇蓋卽本此然誤松爲柳矣

生必有死人之常理聖人知其無可奈何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以身之不能常存而冀其名之不至於泯滅也乃仙之人則起而笑之以爲身後之名於我何有哉於是有龍虎鉛汞之說取坎填離之法金丹既成大約一二百年間可以不死矣乃佛之徒則又起而笑之以爲天地之氣不能常聚而不散今強制之使

叢九之七

幸

不死此豈長久之道哉一旦強制之力稍有疏懈則前功盡失矣夫吾身未生之初自有虛靈圓妙者存吾但保守此而已其軀體之存亡可勿論也能保守此者則雖齒危髮禿極幹將毀而死於此者又生於彼所謂天地壞而者箇不壞也是故道家求長生佛家求不死總而言之仙佛兩家不外畏死之一念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信哉

關尹子三極篇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此五行相克之理佛家果報之說所從出歟列子天瑞篇曰鷓之爲鷓鷃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此五

行相生之理佛家輪迴之說所自來歟

岳珂程史云元祐閒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枹蒲之儔咸在焉博者六七人方拈一局投遊盆中五皆莖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者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邪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此雖戲語而足見東坡之用心入微以此讀書定無閒不入也相

叢九之七

圭

傳有獻趙子昂洗馬圖於鉅公者中有一馬自水出圍人曳以繩或訾之曰是非真本也某所見真本其繩勁直今繩不直便不見圍人用力之勢矣鉅公以爲然卻弗受或人因以賤值得之重付裝潢直其繩而獻之得重值焉聞此乃乾嘉閒一名流事似非美談故不著其名雖然讀書得閒不當如是歟

湖樓筆談七

悔翁筆記

合肥味古齋雕板
瑞安孫衣言署檢

悔翁筆記目錄

卷一

元良首也 二則

九河

治梁及岐 二則

達于荷 二則

黑水 四則

大陸 二則

揚陟

竹箭

顧命七兵

劉

蓼蕭序

隰則有泮 二則

白土沮漆 二則

鞞鞞

牡屬牝麋

陰鞞

六駁

經文不可泥 五則

筆記目錄

一

味古齋

鄭箋同異 四則

鄭氏注通假 九則

綠

繪

緜綱

茗

漆 二則

暴

八佾

孟子字數

左氏駁文

名

陽

卷二

儀禮今文

儀禮漢制攷 三十六則

職方山澤川浸

周官軍賦說六鄉

都鄙

乘數

邦國 辦可任

諸臣 媵四則

編次周禮追師注二則 憤

副

卷三

爾雅訓詁言 爾雅分編二則

漢人增益爾雅 後人增益爾雅七則

爾雅經字六則 爾雅引書注三則

爾雅用韻 爾雅韻

漢志爾雅二十篇二則 傳注引爾雅

爾雅義異 爾雅文異

筆記目錄

讀異 句讀異五則

爾雅字異十則 爾雅訓詞十則

爾雅舊注佳十二則 注疏紕繆十五則

爾雅脫文衍字六則 郭注脫文三則

注脫二則 山海經郭注三則

方言郭注二則 郭注有本六則

非郭注 郭引他人八則

郭注異文 郭注不詳者百四十事

注雅二則 正說文誤

說文相異三則 說文說雉九則

四方雉異文四則

卷四

古韻 古射音二則

同訓異義 味莖著

白楊 晨

麻同則兼服之一則 髦

繅 繹且六

鏃 做蔽

慶 鵝鵝

朶保 盜

母燒灰 三十六郡

初郡十七 漢志河水經流

筆記目錄

漢志江水經流 將相表誤

續漢志失載并省增立縣二則

府兵二則

卷五

吳時金陵四水四則 水經渙水過水

滹沱十則 臨淇

水經誤字 揚州水利

直隸水道 淀河十六則

東淀 永定河

五堰 運河二則

對壩 元虞集

味古齋

卷六

宋志節度團練防禦各二則

隆州 一縣分隸兩郡

六鎮七則 馬陵桂陵

滕氏 算掃

宮觀二則

附記周蓮池學師令祖詩經注

記目錄

四

味古齋

梅翁筆記一

江甯汪士鐸

元良首也釋文首本作善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良本訓善自善訛為首而後人遂以元良之分為疑此幸有釋文之可校正耳

釋詁元良首也書一人元良似元良連文不可分然此釋首之訓與書無涉也元者善之長良首也詩建爾元子士冠禮元服傳注皆云元首也廣雅元良長也長即首也不必連文固可單舉也釋詁之中此例不少如鬱陶繇喜也棲遲云云息也無祿徂落死也禋祀祭也鞠訥諛盈也疆界云云垂也搖動云云作也淹留久也皆可分可合之文元良為首不足怪也

筆記一

一

味古齋

又北播為九河九河者猶今之減水壩也河不兩行禹豈不知之而播為九者所以備盛漲則啟以分洩之耳然又恐河分而力緩水緩沙停入海之處必淤故又同為逆河使九河者首受河而尾仍入河以同為逆河以入海故海口暢行猶今徐州九減壩首受河而尾入淮仍由清口出以助黃刷沙而入海然則徐州嶧山等間猶播為九河也清口以下猶同為逆河也自齊桓公時八支河塞盛漲無以洩故數十年至宣公七年己未河遂決宿胥奪潔川之道幾幾有改海口之勢矣可畏哉宣公七年周定王五年也惜三傳不載其事耳○夏時時書缺故決無考商則屢決謂禹河不決者謬極

東山學士 汪士鐸 印

治梁及岐偽孔以為雍州山後人從之唯蔡以為冀州山是也或以為二山去河甚遠然經原未言治二山為治河也且以為雍州山則梁山可言治河岐山去河近乎進退無據矣會攷以為壺口梁岐一役也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不知壺口梁岐同時施功出何經典且大野雷夏相近而在二州當時未必既治雷夏遂不治大野也況雍州復言荆岐既旅則荆岐為一役可知荆山在梁山之西岐山之東又何以不并序於治梁及岐之間也導山云導岍及岐至於荆山即此何以又分言於雍州也以矛盾百喙何辭蓋人不過以傳出蔡氏故不論所言之是非而必求異說以易之耳抑知治

筆記一

二

味古齋

梁及岐乃治汾水固與治河無涉哉
雷夏在濮州東南大野在鉅野東五里荷澤在曹州東南皆治泲水也必一役可知而分言於三州何也而南北條皆有荆山黑水有三可證
近人知河之宜為荷是矣達于荷即達于濟也猶浮于汶之達于濟也濟與潔古不相通滎陽引河之通者非禹跡蘇氏書傳謂汴為禹跡固非趙氏言濟通潔而不能指其相通之處但空言敷衍則尤非胡東樵以鄧里渠揚渠為證然鄧里渠揚渠南通泲矣北屬漢河亦不通潔潔在漢河之北禹河又在潔之北則二渠不通潔不通禹河也夫濟潔古無相通之道經亦無相通之言

二三淺人無故杜撰相通之說又相率而尋相通之處真可笑許敬宗之對可為明證然則達荷達濟曰達何也濟之南北二渠固難定為禹跡然濮之來也久矣荷之通濮濮由延津入河耳但濮自瓠子河分者為濟濮支津為北濮自封邱北北濟分者為濮渠此則自酸東今延受河之別濮下流東達於荷耳曰浮于濟潔非相通乎曰近濟者浮濟近潔者浮潔非言相通也按揚州沿江海達淮泗青州浮于汶達于泲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荷兗州浮于濟潔達于河此四州皆自潔入河或自泲入河泲潔不相通疑泲入河之後復出河特勃軼者為滎澤耳故泲能入河班志顏注曰軼與溢同言泲

筆記一

三

味古齋

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為滎澤也此說可據
胡東樵以禹貢黑水為三程同文徐心田以為一程同文云山海經河與黑水同出昆侖○爾雅河所出為昆侖窮河之源即昆侖也
雍梁以為西界○河所出為枯爾坤山山自喀什噶爾以來經和闐南二千餘里以抵此連山不斷使張掖燉皇閒有水南行在河源之下不能截河河源之上不能截山然則謂黑水出張掖離山者別一水非雍州之黑水也水經謂出離山入南海非也
入於南海然則黑水出昆侖為雍西界至雍梁界之三危○

注以三危在瓜州誤當依鄭康成引地記書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者為是蓋鳥鼠少西為岷山三危更在岷之西與岷南北相當當時必由鳥鼠故道傍岷山北循黃河南岸經今松潘屬郭羅克土司境西南行乃抵焉故云然岷山之西今西甯屬土司又西為西藏土司在察木多洛隆宗之北三危當在其處蓋枯爾坤西為巴薩通拉木又西為諾莫渾烏巴什實一山也即古之昆侖矣黃河出其東格吉河出其南經西甯屬土司至察木多南為瀾滄江喀喇烏蘇河蒙古云出其西經西藏土司至洛隆宗南為怒江經云南入緬甸入南海而瀾滄入南掌之南海此二水必有一水為黑水矣禹貢雍

筆記一

四

味古齋

梁之界必在今察木多洛隆宗之間故三危既宅在雍州州之西距黑水其下為梁西之黑水其下入南海為導水之黑水或者瀾滄乃黑水與以怒江又在其外也○瀾滄即葉榆水經不能考其上源故以此為黑水失之入於南海三黑水實一水也○張邦仲曰瀾滄出西番阿克必柱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東一枝為樣備江南東入西洱海正支南行絕雲龍江東南流入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有黑水祠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宋李元陽以為黑水元史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至真國者導以之黑水也水經之張掖者雍州之黑水也

漢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熨道入江唐樊綽以麗江為黑水薛季宣以瀘為黑水引酈注黑水為瀘即若水出姚州徼外吐番界即金沙江出西番南至塔城關入麗江曰麗水東南至大姚合打沖河東入四川入江此梁州之黑水也不可合為一水與程說異陶文毅亦以金沙江為梁之黑水而以牂柯江為導川之黑水則不若瀾滄江之合矣○山海經青水今大渡河乃青衣水與涑水合者也其若水乃今之金沙江蓋若水滙水瀘水合之水也

筆記一

五

味古齋

郭注以為鉅鹿澤今鉅鹿北廣阿澤不知此禹貢之大陸呂覽淮南所謂趙之鉅鹿也郭誤漢志太原鄆縣班固曰九澤在縣者為昭餘祁并州數水經以為大陵也按陸當作陵秦有楊陜職方法以為所在未聞而郭注爾雅以為在扶風汧縣西是誤以弦蒲為楊紆矣○雍州藪曰弦蒲注在汧班志汧北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說文檣注書曰竹箭如檣按書無竹箭史記夏本紀禹貢曰竹箭既布又曰瑤琨竹箭然則竹箭乃今文尚書之篠篋也說文無劉字顧命執戈書疏引鄭注戈上刃云戈即今

之鉤子戟執劉鄭注云劉今鏡斧說文鏡銳也廣雅劉
刀也執鉞鄭注鉞大斧執惠鄭注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執戮執瞿鄭注皆以為三鋒矛說文戮周制侍臣執戮
兵也詩小戎傳公三隅矛殆此也執銳鄭注云矛屬凡
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
長短之數按銳說文作銳云侍臣所執兵也凡七兵惠
戈劉鉞戮瞿銳也廣韻六脂戮戰屬十虞鏹戰爾雅不
載顧命之七兵說文載戮銳戈鉞四字餘三字則無劉
字而兼瞿亦無兵訓鄭君亦以意況之故每云蓋以疑
之也

劉有訓陳者武帝紀龜劉即龜有訓克者釋詁逸周世

筆記一

六

味古齋

俘云咸劉商王受也有訓殺者勝殷退劉也亦釋有訓
暴樂者拏采其劉也

蓼蕭序言澤及四海箋以夷狄戎蠻九州外之國當之
大抵謂婚兄弟姻兄弟爾大學所引自屬斷章取義其
實乃所謂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小功以下為兄弟之兄
弟也

書九澤既陂詩彼澤之陂陂澤障也氓詩隰則有泮邢
春浦尚書據古濕隰字相近而定為濕字之訛濕潔川
也禹於大伾東廝河為二渠其一向北者河之經流東
流者潔川兩分於宿胥口鄭注甚明周定王時河徙河
始行潔川而經流成大河故瀆春秋時河自河潔自潔

也宿胥在頓邱東南數十里而近中為河北為淇南為
潔故詩以淇潔對舉淇水小故云岸潔水大須用隄防
以障之故云陂詳為陂今東河於沁水南河於南北兩
運河及六塘諸河皆用隄工其遺制也

哀十年取犂及轅杜注犂邱隰也潔作隰云犂一名隰
濟南有隰陰縣按即潔陰也釋文木或作濕通典一百
七十二注引孟康言潔川皆作隰川後漢襄楷傳隰陰
人光武十王傳隰陰重邱漢書王子侯表上濕城侯忠
史記作隰成西河郡之縣也

自土沮漆鐸按此土讀為杜杜水也言去邠踰梁山沮
乃沮之訛遂自杜水以沮漆水而至岐山也率西水澗

筆記一

二

味古齋

言循杜水而西循水涯至漆渡漆乃邑於岐下周原耳
鐸謂禹貢之漆沮既從又東過漆沮小雅之漆沮之
從頽之猗與漆沮皆涇東也以有沮也生民之自土杜
也沮同漆涇西也涇西無沮也元和志邠州之漆誤以
當時俗名入志非書詩班志水經之漆也戴氏謂漆有
三者誤以元和志邠州之漆為一也邠州漢之漆縣其
西即今麟遊故班志說文等皆云漆水在縣西縣西者
在漆之西麟遊也隋志普潤即邠州云有漆水亦即麟
遊古之杜陽之漆也元和志乃以白土川入涇者當之
此或當時流俗有此名古無之也

釋文刀室鞞鞞同鞞上室曰鞞鞞同鞞下飾曰鞞鞞同鞞或曰劍衣

或曰夫襍○方言劍削自關而西謂之鞞○戴東原云
瞻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天子玉琫琕而琕
琕諸侯邊琕而琕琕大夫鏡琕而琕琕士琕琕而琕琕
震按琕皆當作鞞琕文兒說文琕佩刀下飾鞞刀室皆
誤毛傳鞞容刀鞞也釋名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琕下
末之飾曰琕琕可據以正說文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琕
左氏藻率鞞鞞亦不作琕釋文鞞鞞刀削之飾瞻洛箋
疋申傳作諸侯鏤琕大夫鏡琕言天子諸侯琕琕異物
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爾雅黃金謂之璽金之美者
與玉同色凡飾天子玉諸侯金大夫金玉雜士璽○佩
有德佩事佩德佩以玉曰白玉曰水蒼曰山元曰璠珉

筆記一

八

味古齋

自天子至士各有等事佩以利用曰刀礪曰捍珉而容
刀惟諸侯始有

釋獸屬牡麋化麋按此郭本爾雅誤也當云化麋牡麋

何也詩鹿麋麋鹿也鄭箋用爾雅今亦誤孔疏曰牡

曰麋可證玉篇廣韻十一羣經音辨七引鄭義皆作化

曰麋當據鄭以正郭

傳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蓋白金也續續鞞也箋蓋續

口金飾續鞞之環阮伯元曰陰者輿前軾下板也胡承

珙曰軌在輿下陰在軾前陰高於軌故曰揜軌陰鞞者

陰下之鞞正義謂以皮爲之者是謂繫於陰板之上者

非也說文鞞引軸也從輿下而出於軌前以繫於衡其

後則繫於車軸故以爲引軸其革不能如此之長故須
爲環以接續之鐸按胡氏之言確甚然言一端以繫於
衡則非也正義曰古之駕四馬者服馬夾鞞其頸負鞞
兩鞞在旁挽鞞助之若繫於衡則仍負重在兩服而兩
鞞無所助力知此鞞必一端繫於馬背上如今車用邊
套之制其鞞亦端繫於馬之背一端繫於軾下環上方
能助力特古人不於軾而於軸耳兩鞞故兩鞞左氏哀
二年傳曰我兩鞞將絕是其證也蓋續者卽銅環在軸
上以繫鞞之一端非若胡氏革不能如是之長而爲環
以接續之謂也騶馬兩鞞一鞞鞞於軸以引車外鞞
貫於游環以制其旁出內鞞合服馬之鞞貫入轅軾之

筆記一

九

味古齋

環以御云

古草木之名多雙聲疊韻苞櫟六駘是六非數目之名

駘非騶白之馬毛傳偃牙食虎豹之獸非也釋木駘赤

李釋草駘九葉樊光木駘作駘陸璣疏梓榆駘馬青色

駘鞞鞞與六駘一聲之轉耳

堂下謂之步○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覆衣

應步不在堂下也

門外謂之趨○公羊傳十年傳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

非門外也

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詩駘奔走在廟左襄三十

年傳使奔問諸朝又何也

祭山曰廩縣○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邢疏此對文爾散言則無足亦曰蟲

小者謂之應○注詩應棘縣鼓在大鼓側按筓小鼓在大鼓旁是同也

大磬謂之馨○注以玉石為之詩那箋馨玉磬也是同也

笙小者謂之和○注三笙一和而成聲鄭鄉射注三人吹笙一人吹和是他注亦同也

釋詁肆故今也○注故亦為今今亦為故按肆不殄厥慍傳肆皇天弗尚箋皆故今連文

筆記一

十

味古齋

鄭氏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正義云釋詁文按釋詁作絲於也

我居罔卒荒箋荒虛也爾雅釋詁文作濔虛也

禮學記不興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云歡喜興也爾雅作獻興也

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云釋詁文爾雅作假已也

周禮以為民極注極中也正義云爾雅文今爾雅作殷齊中也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釋言文爾雅作斯諺離也後子極之箋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爾雅誅誅也

致天之屆正義云釋言文爾雅作屆極也

夏屋渠渠箋屋具也爾雅作握具也

內則疾痛苛癢注苛疥也爾雅作苛疥也

詩終朝采綠大學作萊王芻也竹韓詩作薄篇蓄也毛傳本之爾雅陸璣以為一草名已誤朱子以為竹箭之竹蓋木史記下淇園之竹以為攤立說然水經注通望

洪水無復竹木惟有王芻篇蓄不異毛興說文箴篇箴薄水篇箴則韓詩傳亦同毛也

漢時名帛為縵後漢輿服志公主貴人始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縠采十二色重綠當作綠袍六百石以上重

練采九色紫紺三百石以上五色采綠青黃二百石以上四采紫紺賈人二采綠青又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

筆記一

十

味古齋

卑繪袍又爵弁繪其上似爵頭色又注引獨斷云綉繪也是漢時名帛為繪也

後漢輿服志注云縵綠色縵青紫色按鄭注蒼璧禮天亦同今注賈疏以為青白色是也前漢楊雄傳翠玉樹

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璘璘壁當作璧師古以殿壁釋之誤壁與翠對文當為蒼白色也

若即陵茗藤木高二丈餘花大如旱金蓮色亦同高郵有紫葳今凌霄

山海經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地理志太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莽曰漆治說文漆水出右扶風岐山東入渭水

經漆水出杜陽縣俞山即山經之榆次山東北入渭十

三州地理志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今有水
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隋地
理志普潤卽邠州有漆水水經渭水篇注橫水左會漆
水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
陽之岐山者是也其水至美陽入雍水蓋榆次山卽俞
山亦卽岐山實一山也生民自土杜沮沮卽此胡墨
莊以爲漆沮之從猗與漆沮謂左氏昭四成有岐陽之
蒐證以岐陽石鼓則二詩之漆亦在此然二詩皆兼言
沮而涇西之漆無沮水戴氏謂沮爲彼汾沮洳之沮亦
非也不如以禹貢及二詩之漆兼沮言者指涇東言生
民之漆與山經地志以下諸言指涇西言以無沮水也

筆記一

三

味古齋

謂涇西二漆者除元和志有此言外更無他文寰宇志
以證其非此自李吉甫之誤不知水經注漆水篇之漆
水卽渭水注中注雍入渭之漆水本無注涇之說也
通典新平卽涇普潤麟遊杜陽四縣皆未注漆水
何人斯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稽古編文八年公子
遂會維戎盟於暴杜注鄭地范甯穀梁注同則暴必近
維亦東都畿內國王氏詩稗疏據公子遂壬午盟於衡
雍乙酉盟於暴三日盟兩地地必相去不遠衡雍今懷
慶府蘇今溫縣胡墨莊云成十五年楚侵鄭及暴隧遂
侵衛今原武高誘淮南精神訓注云訟閒田者暴桓公
蘇信公也則二國必犬牙相錯鐸按水經清水篇注又

東過汲縣北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東南
流潛行地下又南東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埤野又
東南入於清水按剝雹聲近俗謂雹水疑古謂之暴水
也溫汲二縣相近或卽古之暴國與○暴爾雅釋言暴
作䟽釋詁作爆易繫下鄭作䟽周官司寇上作暴攷工
注或作剝史記楚世家華露徐廣云華一作暴漢書東
方朔傳注服虔云暴音暴鄧展暴音瓜廂之廂師古云
暴與服音同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諸侯也六佾隱五年
初獻六羽是也季氏大夫也四佾昭二十五年萬者二
人惠定字作二八是也其眾萬於季氏蓋取公之四佾

卷已一

三

味古齋

足已爲八原有四佾足四佾故八故公只餘二八也六
佾夫四故二論語八佾指此
趙氏孟子題辭曰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陳士
元孟子雜記云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翟晴江梁
玉繩對數之凡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一字較趙多六百
九十四字較陳少三十一字
左氏僖十五年釋文之言上天降災以下四十二字昭
十四年平邱之會以下六十一字皆後人之文羸入者
未審所出宜存參
公羊隱七年傳美惡不嫌同名爾雅以亂爲治以故爲
今以徂爲存以曩爲羸是也

閔二年齊人遷陽馬宗圃引漢志東海郡都陽應注齊人遷陽是○城陽國陽都應注齊人遷陽故陽國是○惠氏曰一國兩屬未詳孰是鐸按漢縣若此頗多不可枚舉此則郡得陽之南國得其北陰之都也

筆記一

一四 味古齋

梅翁筆記一終

後學儀徵劉壽會校字
受業上元羅震亨

梅翁筆記二

江甯汪士鐸

說文序言俯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獨儀禮用今文臧禮堂曰士冠士昏古文離皮今文儷皮說文離言黃倉庚麗俯禮用麗皮納聘矣士昏古文局今文鼎甬或為鉉說文局為外閉之闕甬言以木橫貫鼎耳而舉鉉明俯禮謂之甬既夕古文乃甬今文乃封說文明言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公食禮古文羊苦今文羊芾說文芾明俯禮曰鉶毛牛藿羊芾豕薇矣士昏古文北趾今文北止說文以止為足無趾字士喪古文為銘今文為名說文有名無銘

筆記二

一 味古齋

特牲古文酌今文酌說文有酌無酌陳壽祺引伸之曰士冠古文匱為篋說文有匱無篋鄉射記今文禴為縮說文有縮無糝聘禮記古文飪作臚說文有飪無臚少牢古文綏為斯士虞記斯俎今文為抑俎說文無斯特牲今文按為綏說文無按士喪今文使作夷說文無使士喪今文脂為迫說文無脂士喪古文褶為襲說文純或作褶士喪今文釋為澤說文無釋既夕記古文塋為役說文役卽塋字又今文館為鐫說文無館既夕古文算皆為筭說文無筭此皆許氏用今文之誣也士虞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个音相近又特牲禮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是也○鐸按一个臣

東山書局
印

及左氏傳又弱一个焉方言十二箇枚也注謂枚數也說文箇竹枚也前漢刑法志顏注个讀曰箇箇枚也貨殖傳顏注同此

聘禮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同時許君舊書曰說文解字白攸曰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釋文名謂文字也

士冠纏今之幘梁也○續漢輿服志尚書幘方三寸羣吏青幘武吏赤幘未冠童子幘又曰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筆記一

二

味古齋

又笄今之簪○釋名簪髮也以髮連冠於髮也說文髮首笄也笄俗充字晉語折委笄注笄簪也

又冠義始冠節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續漢輿服志漢興續其顏卻摻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

士喪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釋名衣尸曰襲襲匝以衣周匝覆衣之也楊震傳布單被裁足蓋形皆俗衣也通裁未詳

士昏卿大夫妻刺黼以為領如今偃領矣○方言四極謂之偃注即衣領也續漢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入廟服皆隱領隱偃同

既夕齋居柳也柳車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釋名

綏注旄竿首其形灑灑然也明堂位注蕤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又小車駕馬輕小之車也論語包注

小車駟馬車攻工記輪人為蓋蓋崇十尺釋名蓋在上覆蓋人也又輿棺之車曰輅其蓋曰柳柳聚也眾飾所聚亦其形倮也與此蓋上蕤同矣○屏風丁晏引司几

筵明堂位釋文爾雅魏書李謚傳釋名以下缺

士冠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說文匱蓋米籩也一切經音義三引風土記云笈如冠箱而卑者也廣韻二十

四綏匱冠箱也鄉射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續漢輿服志

筆記二

三

味古齋

又見二十一頁綏廣尺六寸後漢西南夷傳有梧桐木華續以為布幅廣五尺其官布無可考又後漢書獨行傳符融幅巾奮襖注以一幅布為之也又按此以深衣

元端裳證之可信其廣二尺二寸也既夕纓今馬鞅也○釋名鞅嬰也喉下俯嬰言纓絡之

也中車鄭注云纓今馬鞅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後漢周章傳前拔佩刀絕馬鞅僖二十八年鞞鞞鞞鞞

聘禮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後漢梁竦傳坐徒新城使者護守光武十王傳遣中黃門占

護其妻子班超傳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聘禮帛今之璧色繪也○文選雪賦注引字林繪帛總

名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雜帛曰繒王符潛夫論本傳或刻畫好繪演繁露繒厚帛也大宗伯賈疏以為蒼色輿服志采十二色錦綺羅縠繒

既夕侍者今時侍從之人○後漢列女傳悉歸侍御服飾又云車馬服從皆言侍從也桓帝鄧皇后傳驅役從使列女傳阜使傅奴侍者

燕禮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續漢禮儀志永平二年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儒林傳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饗老禮八年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儒林傳祖

四 味古齋

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公食大夫注羹或中別左酒右漿皆弟子職語

特牲禮樹之制如今大木輦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一切經音義六車無輪曰輿今之輦輿形制別於古也前漢溝洫志山行則樹輦昭注曰樹木器如今輦牀人舉以行也說文作輦云大車駕馬者也又云輿車輿也輿上有軫是上有四周也無輪是下無足也廣雅案謂之輦疏

聘禮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斂者今文斂為逾鐸按此米粟之量也古皆不云斂論語與之庾莊子田子方缺斛不敢入於四竟廣雅鍾十曰斛是古不作

斂也昭十二左氏傳粟五千庾攷工陶人庾實二殼是古不作斂也丁晏引周禮掌客魯語說文繫傳王莽傳喪服傳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髮矣○釋名掃櫛也所以摘髮也續漢輿服志以瑇瑁為櫛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鏹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櫛有等級焉此鄭君之證也

聘禮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孔融碑春秋饗神史晨奏銘到官行秋饗

士冠韜藏笄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韜丸也○方言丸所以藏箭弩謂之箠弓謂之韜或謂之韜丸後漢

五 味古齋

南匈奴列傳弓韜丸一廣韻作韜丸同義注同方言藏弓為韜藏箭為韜丸左傳服注冰積丸蓋也說文韜弓矢韜也

士冠緇布冠無笄者著頰鬋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薛名齒為頰○釋名作齒云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廣雅齒謂之幌按齒當作齒魯與滕辭鄰也幌頰古音同部齊人曰幌飾形兒也釋名又見二十一頁之右

士冠緇布冠今小吏冠○後漢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聘禮筥稱名也若今萊陽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說文穧穧刈也周禮掌客鄭君彼注云筥謂一穧也魯語韋昭注因秉曰筥按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按此禾把之量也說文五稷爲秬二百秉二秬爲秠亦四百秉爲一秠皆言禾把之數與米粟之量異實也

士冠榮今之搏風○丁晏引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漢書揚雄傳注誘說文之榮字注

既夕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釋名塗車以泥塗爲車也鹽鐵論二十九今素桑揉偶車轡

輪皆魂車之類也
十冠有司如主人服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吏及假吏武傳皆是也

○前漢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後漢儒林傳注引謝承書河南郡設吏卒視之宗室四王三侯傳起祠廟置吏卒龐參傳卒吏卒及太尉府陳禪傳但使吏卒往曉慰之此吏卒連言也○符融少爲都官吏注都官從事公孫瓚爲郡小吏衛颯傳注引東觀記颯從吏二人循吏傳許荆傳注引謝承書荆字子張家貧爲吏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儒林傳周防仕郡小吏李邵醫幕門候吏弟五種爲吏冠名州郡胡廣傳入郡爲散吏此單

言吏也○張誦傳寶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即門卒此單言卒也○段熲傳假司馬夏育何進傳假司馬伍宏班超傳以超爲假司馬又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此假吏也

既夕今時有死者蓋木置食其中樹於道側由此○此言喪之重也釋名車死者之資重也舍餘米以爲粥投之甕而縣之比葬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

鄉飲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續漢禮儀志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伏湛傳是歲奏行鄉飲酒禮李忠傳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鄧暉傳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

飲時行饗禮
聘禮竹籩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籩而方如今寒具筥者圍此方耳○丁晏引李綽尚書故實通雅通俗文楚詞南史虞悛傳集的桓譚新論淮南時則訓注員底曰筥北堂書鈔引張逸閉口寒具不得入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餠桓譚新論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賈思勰齊民月令膏環一名粧枚用秫稻衣屑水密滌之純澤如湯餅麩手搗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膏油煮之楚詞大招柹枚密餌注柹枚環餅也吳謂之膏環按北堂書鈔引此下有亦謂之寒具句今本楚詞無之知有脫文也後漢樊曄傳爲市吏餽餌一笥第五倫

傳注引華嶠書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寒具餅餌屬筮笥屬此其證也

鄉射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又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禮用元為異○後漢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儒林傳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注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循吏秦彭傳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鮑永傳廼會眾修鄉射之禮前漢韓延壽傳會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續漢輿服志行大射禮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是其證也

士喪免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

筆記一

味古齋

交於額上御繞紒也○釋名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方言曰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幪頭後漢向栩傳好被髮著絳綃頭注綃當作幪引鄭君此注云云問喪注今時始喪者邪中

燕禮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前漢游俠傳王邑居樽下侮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樓護獨東鄉正坐蓋寬饒傳寬饒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晉書阮咸傳咸圓坐相向大酌更飲前漢田蚡傳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皆坐相勸酒也

士昏筭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筮簋矣○按注又云橋所以度筭○經云筭緇被纁裏加於橋又舅答拜宰徹筭注被裏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按說文筭為△之或體△△盧飯器以柳為之鄭君所謂竹器也方言十三簾趙魏之郊謂之筭簾郭注盛餅

留謂飯帚曰箒一切經音義十五筭箒也飯器受五升此筭為飯器也○說文簾飲牛筐也方曰筐圓曰簾又作籩呂覽季春紀具曲植簾筐注員底曰籩即筭也○箒今刷鍋帚

聘禮束紡注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

筆記一

味古齋

為衣服○說文紡紡絲也縛白鮮厄也釋文引說文厄作色誤也又引聲類以為今正絹字釋名絹經也音堅其絲緇厚而疏也後漢陳實傳令遺絹二匹續漢輿服志委貌以阜絹為之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皆阜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

士虞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烏翅矣○前漢貨殖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注晉灼曰今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坩之暴使燥是也說文北方謂烏腊曰腊周官庖人腊脯鄭眾注腊乾雉內則夏宜腊鱸盧植注腊雉腊也說文翅翼也周官作翬同涼州烏翅者若後漢樊儵傳野王歲獻甘醪膏錫和熹鄧太后

1. 1624

傳之蜀漢卸器九帶佩刀同為土貢矣庖人好羞注今青州之蟹胥○丁晏引腊人說文臚字注

既夕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前漢鼂錯傳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田蚡傳後房婦女以百數歸堂後房也淮南子原道訓潤浸北房高注北房陰堂也趙廣漢傳廣漢持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張禹傳禹持崇人後堂飲食言內堂也又云彭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顏注便坐謂非正寢田蚡傳前堂羅鐘鼓立曲旃雋不疑傳登堂坐定言正寢也○伏以鄭君言今則取證自當時世相比上不得至周秦下不容到晉宋惟字畫訓詁時或涉及亦以小學

筆記

味古齋

師承固必有所自也

職方山澤川浸

揚州山會澤區具川涇水經有志有浸瀟水經有

荊州山街雲漢水經有志有潁水經有志有

涿州山華田榮水經有志有波水經有志有

青州山沂田望水經有志有沂水經有志有

都野釋地車攻傳三十三年哀九年疏趙世家兩漢志禹

兖州山嶽野大河水經有志有志

雍州山嶽野大河水經有志有志

幽州山嶽野大河水經有志有志

養水經有志有

時水經有志有

冀州山恒昭行水經有志有

并州山恒昭行水經有志有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

州為鄉大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小司徒○凡七萬五千家○宅

田士田賈田在近郊官田牧田牛田在遠郊○六鄉之

官凡一萬八千八百三十其爵加遂一等○載師以廛

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以備益士田大

夫之子得而賈田財之田也任近郊之地以官田公

耕之田也以養公賈田賞賜牧田牧六畜任遠郊之地

後鄉士田謂圭田賈田賈人家所受田官田府史等所

筆記

味古齋

受田牛田牛人家田正義四同每同九萬夫共三十六

萬夫山陵等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

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約受二夫則去十五萬夫餘

九萬夫此九者約各萬家亦通不易等二夫為一夫為

四萬五千家合六鄉共十二萬家為實受地數也○六

遂同○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

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猶六鄉之比閭也其小異者

六鄉上地家百畝六遂下劑致阡六鄉上地無萊六遂

有萊也遂亦七萬五千家○六鄉上地家百畝遂有萊

五十畝鄉中地家二百畝遂有萊百畝鄉下地家三百

畝遂有萊二百畝而遂中地下地皆家百畝○其出車

坊記正義云若七十五出車一乘恐非力之所能據中
車毀折之文質人受馬之說司兵受兵之言恐此皆國
家所給也春秋作邱甲正義同○鄉遂用溝洫法用貢
法○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容馬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容大百夫有洫倍洫上有涂容乘車千夫有澮澮上
有道容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以達於畿○上地
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
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

大司徒正義親王子母弟與公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在
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在家邑○載師以家邑之田任

味古齋

稍地為部制以小都之田任縣地為部制以大都之田
任國地為部制○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注縣方八里旁加一
里方十里為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
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縣方
二十里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方百里
為國積萬井九萬夫共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
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
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
於一國○都鄙用井田助法小司徒注引司馬法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

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司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方十成
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
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國方
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匠人正
義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洫者司馬法有二法一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
乘又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
言云成者據通治洫洫為說二而一者也○所封之人
共十種置內大國九曰三公之田三曰致仕者副之三
曰王子弟三次國二十一日卿田六曰致仕卿六曰三
孤三曰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曰大夫之田二十

味古齋

七曰致仕大夫二十七曰王子弟九○王制鄭注按成
與甸一法也成通治洫者故方十里甸據出賦者故八
里夫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止出七十五人蓋不
盡以為兵也又哀公二年以徒五百人莊公四年師徒
無虧○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公邑謂六遂餘地
天子使大夫治之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田
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甸凡七萬五千家為六
遂餘則公邑○耜席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曰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曰遂九夫為井井閒
廣四尺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
曰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大司徒

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戴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賈公彥云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甲士多步卒少也此小司徒正義也按此原料兵之法及出兵亦七十五人為一車與邦國同蓋此原料兵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三十人是二十家出一人也

一車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三軍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千乘六軍也七萬五千人天子六鄉六軍為正卒六遂六軍為副卒宣十二年左氏注二十五乘為偏一百二十五乘為伍十五乘為一廣百人

筆記一

丙

味古齋

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五大偏○縣師司右皆言車之卒伍注車亦有卒伍○成元年正義云邦國所出車甲士七十五人與大司馬五人為伍不同者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七十五人乃徵課邦國所料之兵臨戰之時還用鄉遂之法配制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必還屬本車更當以甲士虎賁領之配車而戰蓋車有車之卒伍人有人之卒伍也

大司馬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大國三軍車五百乘次國二軍車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車一百六十

六乘餘六十二人○陳祥道曰三軍三鄉之所出千乘闔境之所出也○賈公彥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曰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案甸六十四井方八里也加治洫二里方十里即成也故甸即為成然六十四井則五百十二家而出七十五人是七家出一人也此左傳服虔注及詩闕宮正義馬鄭論語注皆用此說何楷曰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一封三百十六里奇提封十萬井定出賦

筆記一

丁

味古齋

六萬四千井車千乘○哀元年說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十里而有五百人者十里九百夫之地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八人上地差多則有五百人也○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諸侯畿兵不遠征也高宗伐楚曰襄荆之旅武王克商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至於征徐以眾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春秋以來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可考也○邦國之國中亦同天子之鄉遂家一人用溝洫其郊外用井田同天子之都鄙亦甸出一乘七家出一人也○或言一甸五百七十六家者言一井九夫之賦不除公田故六十四井為五百七十六家然九夫之賦實只八家故宜以五百十二家為

定○夏殷諸侯○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孟子及襄二十五子產曰列國之地一同是也鄭注王制言夏五等爵三等地殷合子男於伯周斥大九州大司徒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然則大國不過千乘者千乘馬融以為其地三百十六里奇故惟公侯之地始足當之左氏所謂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也○魯作邱甲杜佑謂邱出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一兩之數三邱出一乘之數四邱為甸出百人矣杜預云一甸增加二百二十五人謂甸出七十五人一乘今魯使邱出之是四倍於常也蓋邱十六井只宜出馬一匹牛三頭也陳祥道鄭伯謙

筆記一

二六

味古齋

吳鼎從杜佑顏師古從杜預○魯成元作邱甲襄十一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昭八蒐于紅衰十二年用田賦賈逵言欲令一井出一邱之稅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多於常十六倍杜氏謂欲別其田及家賦各為一賦故言田賦○齊見管子中匡篇○宣十二成二昭十三○楚二廣廣有一卒卒編之兩宣十二○鄭桓五先偏後伍伍乘彌縫○書牧誓費誓○成元年莊十六年閔元年襄十四年○案三軍二軍一軍皆邦國鄉遂之軍其境內之軍用井田如都鄙鄉大夫國中自七尺^{年二}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黃氏曰不言年而言尺者瘞短侏儒不任使也國中晚征早

舍近王城役多也野早征晚舍遠王城而役少也王與之曰兵事先遣邦國後遂後鄉役事先鄉後遂後邦國○其舍者國中自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癯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於家期不從政○王制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為甸徒皆非周制也○均人豐年公甸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公同方百里左氏惟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論語百乘之家鄭注大司徒云百里

筆記一

七

味古齋

之國凡四都采地食者四之一刑法志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圃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曰百乘之家○公之卿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所謂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也○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同方二十五里所謂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也其采地食者皆四之一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稅三百家其子男中都小都無以言之又鄭注論語駢邑三百云此齊下大夫之制謂卿百邑^{方二}下大夫則得十里之成○荀子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

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昭元魏舒毀車以爲行五乘十
五人爲三伍五人爲伍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
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襄二十三齊侯伐晉先驅
前申驅次前中軍貳廣副左翼右大股後

天子取后三國媵之並后本國爲十二女

諸侯不再娶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莊十九
公羊文也經原文云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左無傳
公羊文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
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
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云三國來媵非禮
也惟天子娶十二女○成八年左氏杜注古者諸侯取

筆記一

六

味古齋

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
女穀梁注同○其二國之媵先來與夫人偕歸者成八
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
伯姬歸于宋○後夫人歸者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
來媵是也○異姓不媵故左氏譏齊人媵爲異姓○本
國歸一次二媵三次故曰三歸○北齊元孝友傳請若
晉令諸王妾八人郡君侯六人○鐸按三歸者歸姓之
女如晉侯之四姬類左氏襄三十一年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胡歸之子公子禰是歸乃胡國
之姓疑管仲所娶胡國女也疑此三歸之女不儉當時
人所共知故子以爲言若言有此三歸爲不儉則大夫

固有姪娣不能爲不儉也

大夫○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儀禮貴臣貴妾喪大
記大夫撫姪娣○秋槎雜記云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
○三歸包注娶三姓女管晏列傳正義本此國策鮑注
蓋三取女也○北齊元孝友傳晉令一二品四妾三四
品三妾五六品二妾七八品一妾○漢地理志身在陪
臣而取三歸
士○曲禮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曰士有一妻
二妾長妾當是娣江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
娣但不必備○士昏禮女從者注謂姪娣也又云媵布
席於奧注媵謂女從者也

筆記一

九

味古齋

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
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謂髮髻廣雅假紒謂之髻以爲
副之類非卽副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副婦人首服
三輔謂之緞紒亦然按卽後漢志之剪麓齒今揚州人
曰髻○次今江甯人曰頭髻少牢注被錫讀爲髮髻別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采繁之
被鄰風及衰十七之髻同說文髮益髮也髻髮也釋名
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髻別也別刑人之髮
爲之也
髮有巾曰幘釋名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急就篇注幘
者韜髮之巾所以整績髮也常在冠下或單著之獨斷

云方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服也董偃之綠幘後乃賜
衣冠引上殿是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幘
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續漢輿服志古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
至秦乃加武將首飾為絳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
題漢興續其顏卻縠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
製也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
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又云未入學小童幘句卷
屋示尚幼少未遠冒也廣韻繼小幘也按此非扎巾扎
中古曰帕頭幘頭綃頭

釋名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

用象物成其飾也追師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
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按副有衡笄六珈以為飾後漢與
服志結紒步搖笄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
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豐大將六
獸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環繞以翡翠為華
腳風毛傳謂編髮為之誤編髮者編與次也今江南人
曰假角余按續彭城諸生問字類思記誦多外因鈔據
先備之言始其檢閱舊稿存者屢此不忍棄之

悔翁筆記二

後學合肥張席珍校字

悔翁筆記三

江甯汪士鐸

爾雅釋詁說文云故言也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
故周南釋文亦云通作古故說文言部引詩曰詁訓漢
藝文志作訓詩蒸民作古訓三者同也毛詩古訓是式
傳舊作訓故故之言古也○釋言言者說文云直言曰
張揖雜字云古今之異語也釋言言者說文云直言曰
言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詁之言古乃舉今以釋
古言之言衍乃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也釋詁動
連十餘文而為一義釋言多不過三三言而為一義也
惟適於鹹苦也
三言連舉為異

釋訓訓者關睢正義云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凡

釋訓訓者關睢正義云訓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凡

卑之字皆道物之貌以形容之然釋詁之唯唯皇皇藐藐穆穆美也關
關嗶嗶音聲和也當入釋訓
釋言云舫舟也釐屬也糧糧也舫泝也土田也里邑也
菑紘也廩廩也餽餽也饋餽稔也養餼食也啜茹也袍
襦也鬻糜也翻蠹也蠹翳也緝綸也袞蔽也皆當入釋
器釋言黼黻彰也
亦當入釋器釋言之華皇也當入釋草昆後也當
入釋親釋訓之粵拿掣曳也以下當分入釋詁釋言如
不俟不來也之類朔北方也當入釋地饔酒食也絨羔
裘之縫也幬謂之帳凡曲者為留皆當入釋器釋器律
謂之分當入釋樂木謂之虞旄謂之龍亦然釋畜篇末
題為六畜而豕子豬一節錯入釋獸即釋獸一篇之中

鼯鼠一節亦當附鼠屬麕大羊當入釋畜羊屬疑此類

皆後人附益之者也釋詁舒業順敘也又云舒業順敘于也既云肆古故也又云肆故今也既云伊維也又云伊維侯也既云爽差也又云爽武也亦皆後人所增

釋四極則李巡本謂之四海下較諸本多八蠻在南方

三句參蕭釋山則附漢時五嶽之名於後邵氏釋野郊

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據野有死麕兼之干旄等傳叔

于田箋說文口部皆曰郊外謂之野無謂之牧牧外五

字釋鳥兩言桑扈竊脂據說文獨斷昭十七左氏疏則

冬扈竊黃下無桑扈句又釋地八陵之雁門釋獸之秦

人謂之小驢皆漢人附益

如切如磋六句淇澳之詩也既微且蘊巧言之詩也張

味古齋

仲孝友周宣之賢臣也美女為媛釋邦之媛也美士為

彥釋邦之彥兮也其虛其徐北風其涼也猗嗟名兮猗

嗟也式微式微式微也禮禘暴虎于田也籩簠戚施新

臺也夸毗殿屎板也婆娑東門之枌也徒御不驚宣王

也誰昔然矣墓門也我生不辰變小雅也皆後人所增

周公所不及知也

釋天之凱風谷風曰涼曰泰或古有是名非為釋詩然

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曠則終風之

詩也是類是禡既伯既禱非文武之時周公不及知也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周公之言矣振旅闐闐六月也非

周公之言也釋地幽營為殷制矣鄭有圃田非周公所

知也雁門之地非周名也此叔孫通所益也

釋山之河南華五者與泰山為東嶽復舉而小異猶曰

一舉各州之鎮山一舉五岳而梁山晉望乃晉既滅梁

始有其地周公時非晉望也

釋水河水清且瀾漪魏風也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衛詩也沂河沂遊秦詩也亦後人羈雜

釋訓翟翟休休俱見蟋蟀熾熾炎焱皆為雲漢居居究

究皆見羔裘晏晏旦旦岷詩也憲憲洩洩謔謔諄諄

詩也翕翕訛訛小閔也竊疑皆有後人附益者矣

左傳釋文連引餽餽也鬻糜也今二文中隔至六句之

遠此後人誤分之也考說文餽云糜也周謂之餽宋謂

味古齋

之餐餐即健字說文鬻訓健即此餽也○釋按今准以

此餽餽北以豆粉雜小米成粥曰餽猶江甯之稀麩餽也

也之訓左僖二十八年昭七年正義並引孫炎云鬻淖

糜也是四者同類而異名稠曰糜淖曰鬻周曰餽宋曰

餽分而二處非也合言之則餽餽鬻皆訓糜分言

鬻紩也袞蔽也袍襦也亦當連於一處○疑當云黼蔽

彰也袞蔽也鬻紩也袍襦也言黼蔽以彰施袞蔽鬻皆

言紩也又疑袞蔽也蔽當為黼領也揚之水傳諸侯繡

黼故禮言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此文宜云黼

蔽彰也袞黼也鬻紩也即附釋器黼領謂之襍下○餽

餽也袞黼也二物合為一者古人轉訓引申之義

康訓靜訓安訓虛說文康水虛也

康即酌彼康爵之康說文及文選登

羨即江之永矣之永樓賦注引離詩

荊即倬彼甫田之倬韓詩

擊即赤舄几几之几文說

簪即有嘒其星之嘒又即策其之嘒昭十七年詩所以除舊布新也

邊矣西土之人逸今作茂哉茂哉憇今作天威畏今作棗忱

稱今作爾戈翼今作日乃瘳無惑或今作俯今作張為幻

至於大坻今作此蓋李巡樊光等注郭用之也

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鬻犀謂之割木謂之劍玉謂之

雕皆韻語也雕從周又與敦為一聲之轉故能為韻也

釋親之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韻

也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韻也

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娣韻也釋宮闕與楔韻

落時與尻韻寧樹韻也闔闔韻也康莊驂韻也期遶韻

也此類甚多不能悉舉也雕謂之琢當在石謂之磨之

下不當廁邸蓐之間且邸謂之抵蓐謂之茲竿謂之施

簣謂之第四句為韻不容廁雕謂之琢也

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下流直力服急急流毒忒食

告則隱職鞫皆韻語也

漢志爾雅二十篇○今十九篇翟晴江以為當有釋禮

篇今釋樂之祭名講武旌旗即其殘缺之文孫志祖以

為釋詁當分上下篇近人以關雎正義引爾雅敘篇為

一篇

廣雅參謂之實沈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而爾雅

皆不載蓋爾雅專釋詩故他經所略也如二十八舍之

須女危北胃觜觴參西東井與鬼七星張翼軫南不載

者十一十二次則實沈鶉首鶉尾不載者九雖見禮記

春秋內外傳亦略之也

公羊十二何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

特舟疏云釋水文也又班固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

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偁弟女子先生為姊後

生為妹此釋親文也孟子趙注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此釋親文應劭風俗通聲音篇引大者

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笱以為禮樂記今釋樂

文宜或以爾雅當有釋禮一篇為叔孫通所作而今已

之故止十九篇也

釋地廣平曰原說文春秋說題辭作高平曰原鄭箋公

劉詩亦作廣平

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職方引作八蠻六

戎五狄此本文異也而李巡所注四海下又有八蠻在

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今木亦無之

釋草黃菟瓜○注菟瓜似土瓜御覽九百九十五引孫

炎云一名瓜列也此以下芴藪之芴上屬也

釋詁覲髮弗離也○孫叔然一字一讀郭兩字讀

筆記三

四

味古齋

筆記三

五

味古齋

釋水簡絜○僖四年左正義分爲二河集傳引曾氏爲一河

釋草熒委萎○邢疏上一字一句下二字一句或有上二字一句下一字一句

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邢疏引孫炎云三名則唐蒙句也郭云別四名則唐與蒙各一句也

釋木痲木苻婁蕢○疏引某氏說以苻婁釋痲木則屬上句又樊氏同舍人以苻婁屬下句

水出其前消邱○釋名作陟邱
水出其後沮邱○釋名作阻邱
水出其右正邱○釋名作止邱

邇池沙邱○廣韻作岵岵
釋山銳而高嶠○史記黃帝葬橋山正義引此作橋山
小山岵大山岵○說文引作駮
小山別大山鮮○吳都長笛二賦注引作大山嶰
夷上洒下不濇○注不發聲正義引孫炎不衍字然釋魚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郭注是也
犀謂之割○釋文作斲
木謂之劇○玉篇引作極

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隱五年傳同公羊桓四年傳春田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云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諸文皆異

畢堂牆○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若堂之牆鄭箋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重厓岸○注兩厓累者爲岸洪頤煊云說文厓岸上見也岸上見卽是重厓
窮瀆汜○注水無所通者說文汜窮瀆
山脊岡○說文岡山脊也釋名曰山脊曰岡
山絕陁○注連山中斷絕說文陁山絕坎也
山上有水埒○釋名同
夏有水冬無水梁○廣雅水自涓出曰梁與此異
山嶺無所通谿○說文同
犢牛○注今無角牛後漢書西南夷傳○有旄牛無角

筆記三

木

味古齋

筆記三

七

味古齋

一名童牛

秋獵爲獮○注順殺氣也

釋山未及上翠微○注近上焉彼初學記引舊注云山氣青縹色曰翠微按蜀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似舊注爲備矣

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柞氏疏引舊注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江有沱二句○注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詩汝墳正義引李巡曰江河汝有肥美之地名按蜀郫江夏沃壤甚多衡雍見於左氏汝墳見於詩李說是也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天子造舟○注比船爲橋公羊宣十二年疏引舊說以

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按此舊注與郭同也

魚謂之鮪○注鮪屬書鈔一百四十六引舊注云蜀人

取魚以爲鮪說文鮪魚脂醬也出蜀中此魚醬也

錯革爲日旗○注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首詩六月正義

引孫炎云畫急疾之鳥於縵也鄭志荅張逸同孫說

巒山墮○注山形長狹說文巒山小而銳

多草木岵無草木岵○陟岵傳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

岵與此相反○案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

釋名同當從爾雅

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卷耳傳崔嵬土山之

戴石者石山戴土曰砠與此異○按爾雅誤也說文岵

筆記三

八

味古齋

石戴上也釋名石戴土曰岵土戴石曰崔嵬小雅漸漸

之石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故王引之焦

循江聲賦庸堂皆從毛詩而駁爾雅與戴東原

歸異出同流肥○泉水毛傳及釋名同水經淇水引舍

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與此異○水經河水引呂

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漢水釋文亦云漢水本同而出

異與呂引合

漢爲潛○沱潛旣道正義引郭云有水從漢中沔陽南

流至梓潼漢壽人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

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水經潛水引鄭云漢別爲潛其

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

夏獵爲苗○注爲苗稼除害左隱五年正義引鄭說言

擇取不孕任耳若治苗取不秀實者

坵謂之坵○按明堂位反坵出尊反爵之坵又云崇坵

康圭亢圭之坵皆在廟中兩楹之間旣夕設楸於東堂

下南順齊於坵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坵南皆在堂之東

西隅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坵一度食之坵堂在室之

東北隅爾雅之坵實兼諸義而郭注但云在堂隅是不

知彼三坵矣

在地者謂之臬○注卽門廩胡竹邨師曰臬與匠人之

樂同以識日景者也爾雅廩謂之闔方是門廩郭以此

筆記三

九

味古齋

容謂之防○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按射人注云容者

乏也鄉射注云容謂之乏不謂之防荀子正論篇張容

注引此文則非射者所用

大版謂之業○注築牆版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飭懸

鐘鼓捷業如鋸齒釋名曰筍上之板曰業詩巨業維樅

婦人之禕謂之縞○注今之香纓按詩不盈一襜襜卽

禕禕卽蔽膝詩東山正義引孫炎云禕悅巾也

開謂之楨○御覽一百八十八作笄謂之疾

閉謂之門○郊特牲索祭祝於枋正義以爲廟門曰枋

釋宮文禮器疏亦引作廟門謂之枋郊特牲枋之於東

方疏又引門謂之枋脫一廟字

室有東西廂曰廟○賈謐贈陸機詩注引廟作廊誤也

陝而修曲曰樓○類聚六十三引陝作俠誤也

室中謂之時○玉篇引作時

尉謂之縫○注古鉞錘字文選祭古冢文注引作鉞謂之錘

繩之謂之縮之○詩綿正義引作繩謂之縮

餒謂之餘○說文引餘作喙

春為蒼天夏為昊天○黍離正義引尚書歐陽說春日

昊天夏曰蒼天堯典正義引鄭讀爾雅說文廣雅亦同

釋草茵芝○類聚九十八引作茵芝

駮牝○釋文孫改牝為牡夏官庾人注引爾雅同孫

筆記三

十

朱古齋

九達謂之達○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說文道九達道

也釋名齊魯謂道多為達此正解也乃左隱十一年正

義引李巡注取並軌之義不知並軌雖有攷工經涂九

軌之說然彼自言其廣非言九達也文選注引韓詩章

句亦言中達為九交之道可知

康瓠謂之瓠○注瓠壺也史記索隱引李巡云康謂大

瓠也文選弔屈原文注引李巡云大瓠瓢也然郭義為

長

麥赤苗○注今之赤梁粟齊民要術二引舍大曰是伯

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誤矣

疾雷為霆霓○文選東都賦注書鈔一百五十二御覽

十三類聚二初學一引並無霓字

夏曰復胙○絲衣箋及公羊注引並無此句徐彥疏云

諸家悉無此言

闔謂之臺○月令及禮器注引闔下有者字

鷲白鷹○今本作楊鳥二字者誤

巾車賈疏云正幅為繆爾雅文又覲禮疏爾雅云正幅

為繆據此今脫此四字矣

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引爾雅熊虎為旗今脫此句

禰禰積積說文引今無

釋木守宮槐○注炕布也初學引其下有云江東有樹

與此相反俗因名為合昏既晝夜各一其理等耳

筆記三

北

朱古齋

釋言饋餽也○詩疏引郭注云今呼簪者修飯為饋

饋均熟為餽按者修當作音修乃旁注文誤入郭注正

文者也

糜桑山桑○書正義引郭注有柘屬也三字今脫去

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注隰溼墊也今釋地無此注

帝範審官篇注引舊注云桷楊也一曰屋角斜枋一曰

栝也今無

四達謂之衢○注交道四出中山經注言樹枝交錯相

重五出有象衢路也

玉十謂之區○雙玉曰鼓五鼓曰區西山經注雙玉為

鼓半鼓曰隻

錫謂之釧○注白鑑中山經謹山多白錫注今白鑑也
釋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西山經注引此文英為菁
佩衿謂之褱○注佩玉之帶上屬方言佩紵謂之程所
以系玉佩帶也

簪筓也○注涼州銘方言注同

祭風曰磔○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大宗伯

注鄭眾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以止風

既伯既禱○注伯祭馬祖也詩吉日傳伯馬祖也

禘大祭也○注五年一大祭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

殷祭何注五年禘也

釋木灌木叢木○注集於灌木皇矣正義引李巡云木

叢生曰灌木
筆記三 三 味古齋

釋言啟跪也○注小踞左襄八年正義李巡注同

釋獸魁如小熊竊毛而黃○注狀如熊而小毛麕淺赤

黃色說文魁如小熊赤毛而黃

釋木時英梅○今注雀梅齊民要術引郭此注云英梅

未聞則雀梅非郭語

釋草臺夫須○注鄭箋詩曰臺可以為禦雨笠

菝蝼蛄○注引謝氏曰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按此

陳國子祭酒謝嶠也按此謝氏曰乃邢疏後來校書者

依邢疏攙入注文耳

董亭厯○注引廣雅云一名狗薺按廣雅狗薺大室亭

厯也

蕪荳麋蕪○注淮南子云似蛇床山海經云臭如麋蕪

蕪侯莎其實媿○注引夏小正

廣泉實○注引喪服為禮記

卷施草○注引離騷

狗四尺為葵○注引孔氏書傳段君以孔氏傳下十五

字後人所增

牛七尺為尊○注引尸子

釋地兩河開曰冀州注自東河至西河按郭大荒者經

注冀州中土也與此異河南曰豫州注白南河至漢公

羊莊十年疏引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之南與今本異

江南曰揚州注自江南至海公羊疏引作自江至南海

亦微異

郭注不詳者百四十事○大約訓詁異詞後人皆能詳

之雖未必盡合然十得八九矣惟鳥獸草木則郭所未

詳者後人亦不能詳以訓詁可通以六書鳥獸草木不

能臆說也然亦補其十之七八其不可補者如釋草之

經履蔣庚草垂比葉困被祿姚莖涂薺攀柎釋木之

髡相釋蟲之不蠲王蛟密肌繼英釋鳥有密肌繫釋魚

之蚶蛭釋鳥之鷓鴣軟鷓劉疾釋獸之犍牛此則真不

可知者後人亦所未詳矣凡未詳者十三○釋虫傳負

傳者是也

是也版郭注未詳柳宗元作蝮版

健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羽獵賦注引作郭舍人東方朔傳有郭舍人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嘗疑張仲宣王時人不似周公所作舍人疑卽此人然亦非健爲也○錢竹汀云廣韻有舍姓蓋姓舍名人也

又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皆爲注俗閒別有一孫炎爲疏十卷所謂孫炎非作注之孫叔然也高璉皆淺近俗儒也有邢昺疏

禱告也說文作吉也葑大也說文作葑大也

所以止扉謂之闕○說文作闕

紅龍古其大者歸○說文歸齊實也

筆記三

十四

味古齋

王念孫曰蟲鳥同名者密肌繫英翰天雞是也蟲木同名諸慮山巖諸慮奚相是也蟲草同名莪蘿蛾羅虬蚺蚺是也又果羸果羸蘆葩蠟蟹是也○廣雅蘆服卽爾雅之葵蘆肥又作葑突一作菘選卽羅蔔萊蕪蕪青豐堯卽須葑從

說文雉十四種爾雅雉十三種

鷓雉○青質五彩說文作盧諸雉與此異

鷓雉○長尾走且鳴說文云走鳴長尾雉也

鴻雉○黃色鳴自呼說文同其名自呼亦猶鷓之自呼也

鷺雉○似山雉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

說文云赤雉也中山經西山經赤鷺注皆以爲鷺雉是也

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說文同卽夏小正元雉入於淮爲蜃者樊光以蜃是丹雉所爲非也

鶴山雉○長尾者說文同樊光云其羽可持而舞亦作狄字

雉雉鷓雉○今白鷓也江東呼白雉亦名白雉說文分爲二故有十四種郭合爲一故十三種也按北山經注白鷓卽白鷓西山經注白鷓卽白雉亦名鷓雉

雉絕有力奮○最健門說文同按雉絕有力奮同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翬亦雉屬言其

筆記三

十五

味古齋

毛色光鮮說文同賈逵曰設色之工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鷩○卽鷩雉也說文作搖借作揄義同

南方曰鷩○白帖作鷩昭十七年注作翟賈逵曰攻金之工也按集韻引字林鷩南方雉名鷩冠子南方萬物華羽焉

東方曰鷩○說文作留白帖云東方曰鷩賈逵曰搏埴之工

北方曰鷩○說文作稀白帖作鷩賈逵曰攻皮之工

西方曰鷩○說文作蹲白帖同賈逵曰攻木之工

梅翁筆記三終

後學上元朱桂模江浦侯宗海校字

悔翁筆記四

江甯汪士鐸

古人有音無韻四聲起江左古只三音並無四聲何況陸氏之二百六韻與且聲有流變今文尙書三代之言已異於春秋何況後世天地之大以淮爲界淮北古中原其音與詩書易三傳先秦諸子近淮南古吳越楚及羣舒諸小國其音與楚詞及詞賦近集廣均之八人已雜收南北不知南北不止音別凡一切飲食起居無不較若天壤聲音特其一端而諸家言韻混而一之殊可笑也然則言韻則分南北二枝又分上古之音周音先秦西漢之音東漢魏晉之音然後下接六朝陸韻以偏

筆記四

味古齋

旁分析不必言陸氏部分以疎不以密且字有兩讀者方音使然惟不常用之字無方音其餘一切日用起居之字皆有土音亦所宜知

民生不常用之字學士大夫以入文章故千古一音五方無殊若民生日用則婦孺各隨方音言之若射者民生日用之字也古射音近序孟子序者射也廣雅釋言序射也古入御韻鄭風叔善射忌與御韻好爾無射及中庸無射無譽韻大戴禮投壺篇射與處所譽韻是也或讀若釋射義射之爲言釋也北人無入聲從畢之音皆近斃書彝倫攸斃說文引作殫其云釋也者泮水釋文無釋一作射又作斃釋魚龜仰者謝釋文一作射卽

周官地龜釋屬其從射之字與從畢同者釋獸麋父李本作澤父是也序與豫通鄉射記注今文豫爲序王制注西序小學疏云序則豫也義注序或爲豫爾雅釋詁豫射皆訓厭儀禮注云序無室蓋庠爲鄉學有堂有室序爲州學無室所謂下於鄉庠也此皆入御遇由序通謝鄭君儀禮注所謂序續如成周宣謝火之謝今本或作榭乃新附字也宜作謝楚椒舉曰榭不過講軍實是也詩于邑于謝潛夫論志姓氏篇作序遂由序入禡韻周禮射于州序三名豫一名榭鄉射注王制疏可證射義射之可言釋也或曰舍也公羊序疏序者敘也說文序從于聲敘從余聲曲禮于一人鄭注于余古今字

筆記四

二

味古齋

是二字同試徵諸從余從舍之字左傳歸餘于終史記作歸邪詩其虛其邪釋訓作徐徐餘皆從余聲而升九九釋文射荀作耶卽邪字也是射徐徐通也史記律書以舍爲舒氣淮南子律受無射史記以爲無餘旣入于謝楚辭注引作徐更錯綜證之常武釋文序本作徐射義序點鄭注或爲徐點又如漢書敘傳引左傳釋卽謂虎於菟之菟斃卽在此無射之射見中庸釋卽周禮鄭注飾中舍算之舍澤卽管子引詩舍命不渝之舍又舍卽韓詩楊水屯戍之戍又卽公羊齊孺子茶之茶從舍聲者卽卽徐人取舒之郤又如洪範曰豫伏生五行傳作茶孔疏云鄭王本作舒哀六年左氏傳齊陳乞弒其

君茶公羊作舍

射又通夜狐射姑穀梁作夜姑漢書作射應劭音夜說
文夜舍也夜從亦聲曹伯射姑穀梁作亦姑亦即腋釋
名腋釋也閔元年穀梁釋文洛音路姑之路春秋說題
辭洛之爲言釋也又可證射音古如序由序入謝而序
轉入釋夜謝轉入舍淮南釋六律以無射爲無厭
載謨食詐諂也按載謨訓作爲之爲食詐訓詐僞之僞
釋木味莖著注釋草味莖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按郭
說不然非重出也同名爾

按白楊即楊葉夫移樹高數丈葉如柳江甯人曰響葉
桐葉因風則響也可磨銅錫

筆記四

三

味古齋

說文从辰凶聲徐鍇曰當从凶乃得聲下籀文古文皆
从凶按凶部息進切又一部一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
下行讀若退段氏曰凶乃凶聲之訛按水部涵从凶聲
蘇計切思部思从凶聲息茲切段刪聲字非也糸部納
从凶聲蘇計切人部俯从凶聲斯民切廣韻十二霽媿
躑躅皆當从凶聲音匹詣切釋名凶峻也所生高峻
也史記著雍謂之祝犁爾雅釋詁注彌離蒙籠也洪範
思曰睿今文作思曰容尙書大傳曰思心之不容高誘
注戰國策引五行傳同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思曰
容說苑載尹之文言曰容作聖漢書五行志曰思心曰
容是容睿二字通也然則農从凶聲小徐言當从凶段

氏言从凶皆非也凶有二音按本書凶與退音近洪範
思曰睿大傳及繁露皆作容推此例則自得自農聲矣
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
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男子重首經無變而有除若帶
則可易麻以葛女子重要帶故經可易而帶不易山陰
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帶以葛若又遭齊衰
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
子更首經以葛今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
衰之麻是曰兼服何也以其麻同也鄭謂服麻又服葛
誤矣

筆記四

四

味古齋

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若先遭重喪後遭新喪則
變先之輕者男變要帶女變首經如斬服卒服之變男
要女首而以葛也以其精粗大小同耳如齊衰之麻又
遭齊衰則復齊衰要首皆麻爾重於所變之葛服宜從
重而男不變首女不變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
要女經是也○輕包重特包者也前葛也特者特前麻
也期以下之麻雖重亦變復遭後喪亦不以後服之麻
變後服之葛故曰麻葛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重者
服之其前葛也輕者易之其後麻也然不如爲裏明之
裏六格曰男首經男要經女首經女要經要經即帶也
遭齊衰期遭大功以下直分三格曰未葬既葬練而取

小記明傳按格習之其義自明

穆天子傳南山有鐸鐸按脚即說文之脚即笔字

蘇北人音琴從林熒省聲也熒北人音行故也泉屬其

皮北人以爲繩其稽以竹壁其根或寸斷之中有蟲北

人帶以南歸飼鳥或有貨於市者其稽似木拇指大堅

如小木白色北人多種之云字又作噴掌葛又作穎雜

記又作裴詩子之丰兮景士昏禮大葉如葵黃花赤實

七月熟皮綠色剝而漚之池則白

文十四年公羊傳接苗四鬻且六孔與軒洪頤煊辨手

指之形按下文云鬻且也長則無論其手指之形如何

而六終非長也疑六爲大之訛

筆記四 五 味古齋

爾雅釋器所謂之鍤說文郭注鍤也廣雅樁謂之鍤說

文鍤大鉏也廣韻引方言云關東名曰鹵斫淮南子兵

略訓奮僮鍤高注云鍤斫也六韜軍用篇云槩鍤刃廣

六寸柄長五尺以上疑即瞿也或傳寫脫去又字作瞿

當作瞿乃鍤之省也

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

禮緇衣苟有衣必見其敝敝即蔽蔽即弗也翟菲以朝

巾車注引作翟蔽以朝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禕或

謂之被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

齊魯之郊謂之禕禕即禕爾雅衣蔽前謂禕蔽蔽鄰也

東方朔傳廣雅大巾禕禕禕蔽鄰也

作敝膝

其禕孔有鄭箋禕當作麋牝麋也麋即麋麋猶牝鹿曰

麋麋之牡曰麋麋也小鹿善驚

釋鳥鵝鵝比翼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

名謂之鵝鵝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郭注

次西山經及海外南經與此正同

說文人部采云古文保保云从人从采省聲采古文孚

又云保古文保不省其爪部采云古文孚从采采古文

保字小徐本云采古文孚从古文保保亦聲桂未谷云

本書保从采古文采當云采古文孚故古文保云不省

又案手部桴从孚不从采子部采云古文孟字又人部

俘从人孚聲水部浮从水孚聲火部桴从火孚聲皆無

筆記四 六 味古齋

古文本部桴亦無古文故無作从采者食部飽古文作

餒注云古文飽从采聲漢簡爪部采音孚食部餒音飽

注云出說文與今異人部倭音保子部采云保亦孟字

也

吳廷華以溢當爲搯較鄭注爲善不然如鄭注則一溢

爲二升矣鄭注二十兩曰溢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

者鄭按律歷志百二十斤曰秬以斤法十六兩乘之得

一千九百二十兩是一斛百升之重也準此則一升凡

重十九兩二錢以此減二十兩餘八錢乃命分宜曰一

百九十二分升之八最爲簡要而古法委重乃以八除

一九二分得二四即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按說

文錄重百黍與班志五權甬重十二銖容千二百黍合亦與五量千二百黍為甬合說文二十四銖為兩與五權兩之為兩五量合甬為合惟五權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與五量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不合鄭注比而同之與黍數不合矣按鄭以稱為斛故以為此數然五權五量本不相同徵之黍數初四百二十八萬黍斛二百四十萬黍相去懸絕如溢為二十兩據五權則為一斤四兩五量則為二升若以稱為斛則為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然非所安也意鄭注升當為斤字之訛二十字涉上而衍原文因云一斤又四分斤之一與然鄭注既云有誤即不實徵之算數又

筆記四

七

味古齋

相符矣按此皆太泥其實只言一溢米如俗言一把米最善月令之仲夏毋燒灰呂作毋燒炭季秋伐薪為炭可證灰必炭之訛史記通鑑皆言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用廷尉斯言定天下為三十六郡裴駙曰泗水漢曰薛魯曰東齊瑯琊南九江會稽潁川碭漢曰泗水漢曰薛魯曰東齊瑯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代巨鹿邯鄲趙國上黨太原雲中九原漢曰雁門上隴西北地漢中巴蜀長沙以秦置此無異議者也內史本京師為內史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則三十六郡中黔中昭襄王二十七年攻楚黔

中拔之三十年對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楚世家亦云秦立黔中郡也且在始皇二十六年以前明甚志丹陽郡注黔中郡高祖五年更名武陵郡皆無考班志之數然泗水郡亦注云故東海郡亦不言秦何以裴獨取郡也而據此則裴氏所得者三十四郡而內史郡郡不與焉後世洪稚存以內史黔中為三十六郡中黔中以南海桂林象黔中郡加之又成三十九郡矣班志然內史不足數而鄭僅見東海郡注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郡元和志等書皆云秦始皇走郡郡是秦有郡郡矣然立之年月不詳不知在二十六年前否難取以足之數也則仍三十四郡而內史及鄭未確也金榜數黔中不數內史矣而亦以郟及鄆足其數亦非也錢竹汀不數內史而以南海象桂林足之然此特班志所列

筆記四

八

味古齋

之秦郡志言郡國一百三十八而高帝二十六文景各六有之數非始皇二十六年所分之三十六郡也略取南越之數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在三十三年是在分三十六郡後七年秦置郡郡在三十三年是在分三十六郡也故秦桂林南海郡注秦置郡郡在三十三年是在分三十六郡也按史漢言秦郡者言故者今列於下除內史黔中陳勝傳陳守令陳有守東海陳勝傳東海故守守於薛是鄭傳是秦有陳郡也東越列傳秦立閩中郡守也則秦有東海郡閩中史記東越列傳秦立閩中郡守也則秦有東海郡也初定天下時也泗川郡以上皆言秦郡也言秦郡也者高紀六年以故東陽郡郡吳郡劉賈為荆王又以碭郡漢為薛郡郡三縣立弟文信君交傳云薛郡東陽郡十六又以膠東楚封田膠西臨淄濟北楚封田博陽城

陽郡七十二縣立又如廬江為故淮南濟南菑川膠東高密城陽五郡國曰故齊此言漢初為齊王地也山陽濟陰東平三郡國曰故梁言漢初為梁王地也六安曰故楚漢初為楚地也河間曰故趙皆言漢初為某國地後國除今為某郡也此言秦也按言故者不計外言秦者陳泗川皆言守而未明言郡且亦未見何年月所立東海即前之郟先為郟後改名東海中疑與南海等三郡同時開置合二十六郡為四郡所宜列者除確鑿之三十三郡外如黔中為必數者是為三十四內史郟郟三郡既內史不在數金氏說其近之與如洪氏說何以不數郟及閩中通鑑武帝元封二年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筆記四

九

味古齋

注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汶山郡又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而漢地理志無珠厓儋耳沈黎汶山四郡者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真番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元帝初元三年罷珠厓天漢四年罷沈黎黃龍三年省汶山郡入蜀故十七郡省其四焉○又元朔元年置蒼梧郡三年旋罷此與象郡臨屯真番皆非初郡十七之數○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以為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四郡今班志無臨屯真番河水云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按黎陽以上過金城

河南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內十六郡以下過魏郡廣平鉅鹿信都勃海又為逆河則又過右北平遼東共二十三郡而云十六不可解也

江水云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按江過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據水經江水注引袁山松之言干寶晉記紀陟之對自蜀至宜昌已五千七百里易被曰江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三千六百三十里共至海八千三百餘里則漢志誤也鐸又按古以江至江夏合漢為止以下江河互受通稱考水經可

筆記四

十

味古齋

見故漢志云過郡七不數廬江以下也司馬溫公曰史記將相表高后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封丞相後九月免漢書百官表七月辛巳左丞相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麻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羣臣謁代邸無食其名知二表皆誤鐸按今本表七月辛巳在七年格上九月在八年格上知以一格不能容而誤于七年格內也然文帝紀書閏月已酉又書元年冬十月辛亥則辛亥乃朔也十月辛亥與閏月已酉相距二日則閏月大者辛巳朔小者壬午朔則丙戌乃六七日故前月無丙戌也元狩四年衛青為大司馬云云宋

祁云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前志郡國百三後志郡國百五前志縣邑千三百十四
後志縣邑千一百八十是增郡二省縣百三十四也然
前志猶有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合縣邑共千五
百八十七後志僅千一百八十則共少前志四百七也
其省并之可見者前志天水有街泉略陽道二縣而後
志無街泉漢陽郡略陽注云有街泉亭前志汝南定陵
縣注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上蔡入淮潁川有定陵注
云有東不羹後漢無汝南之定陵有潁川之定陵注云
有奈不羹劉昭補注云有高陵山汝水所出是并汝南
之定陵入潁川之定陵也前志汝南寢注孫叔敖子所

筆記四

土

味古齋

邑之寢邱是也世祖更名固始而淮陽國復有固始注
云本名寢邱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後漢并爲一縣故
汝南固始注云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劉
昭注云楚莊王封孫叔敖子前志南郡有郢縣注楚別
邑故郢後漢省入江陵故劉昭注云江陵東南有郢城
前志左馮翊有櫟陽注云秦獻公自雍徙後志無櫟陽
而萬年補注云秦獻公都櫟陽是櫟陽并於萬年也前
志右扶風有棧縣注周后稷所封後志并入郿縣故郿
注云有郿亭前志潁川有密高縣注武帝置以奉太寶
山後志并入陽城故其注云有嵩高山劉氏注云山海
經謂爲太寶之山前志泰山蒙陰注顛與國在蒙山下

後志并蒙陰入南武陽故注云有顛與城桂陽有陽山

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按後
志無陽山并入陰山故應氏云然應氏後漢人故云今
陰山顏氏之駁非是前志安定郡有陰密後志無之而
陰槃縣劉氏注云舊有陰密并於陰槃也此其大略也
餘可細攷之

其後漢增立之縣見於自注者如永甯以章安縣東甌
鄉爲縣建昌分海昏置是也見於劉昭補注者如平都
注和帝分枳置宣漢云和帝分宕渠之東置漢昌云分
宕渠之北置是也其未注而可考而知之者如襄信云
有賴亭故趾考前志隨縣注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賴

筆記四

土

味古齋

是襄信分隨置也已吾補注兩引杜注皆在襄邑之南
疑已吾分襄邑置也穀城注春秋時小穀劉氏補注有
項羽冢前志臨邑莽曰穀城亭項羽冢在前漢東阿界
則穀城分臨邑東阿置也

碑帖有可以補史之缺者如唐志所載府兵之目張希
古墓志云左衛尚德府今無金石錄九十一寂照和
尚碑云京兆灌鍾府今屬馬邑郡志也平陽郡
冀城府晉州鳳州刺史石幢卷六朔州尚德府今姚懿碑
高陽府晉州臧懷恪碑崇仁府今李龕銘輟輟府今志作
李輔光誌涿州仁賢府今志無涿州有仁賢府此志之訛也張說誌盧龍
府平州田琬德政碑合黎府今無郭敬之家廟碑雍北府鳳翔

金如府河南 絳州萬泉府絳州 河南府城皋府河南 同州

興德府同州 汝州魯陽府汝州 又華岳題名義陽府無今 李文

安石浮圖銘易州新安府易州 乙速孤行儼碑普濟府無今

興國府逸今 黃城府無今 大德寺造象記邵南府河南 乙速

孤神慶碑長春府同州 岐陽府鳳翔 甘泉府河中 許洛仁碑大

明府無今 原城府河南 田義起石浮圖頌易州石亭府易州

雍州興國府逸今 王忠嗣貶東陽府夔州 ○金石萃編一此

府兵之名也

王履清碑云葬于高陵之奉正原長安 定公碑三原縣

萬壽鄉長安 爾朱遠墓志澄城縣武安鄉長安 臧希晏

碑三原縣長安 吳承泌墓志萬年縣涇川鄉北

姚村隋蜀王美人董氏碑汴州恤宜縣馮宿碑冀州長

樂縣號國公楊公臺銘亳州臨渙縣時皆無此諸縣

筆記四

味古齋

後學上元秦際唐校字

受業江甯廿元煥

校字

校字

校字

校字

悔翁筆記五

江甯汪士鐸

秦淮今由東關淮清利涉文德武定南門新橋上浮下

浮諸橋以出西水關者也

青溪今滿城東北角半山寺畔發源歷西華門大陽溝

壽星常府欄干門樓錢廠娃娃昇平銀定諸橋以入秦

准者也

運瀆今分淮水於斗門銀倉乾道羊市虹橋馬家通賢

老虎諸橋北逕雞籠山東以達吳時宮苑者也

潮溝今太平門內一帶溝流逕府學北極閣北門橋糖

坊老米樣米漢西門石橋候駕易駕望仙諸橋以達乾

道北橋通運瀆其運瀆東出一支由乾道北橋歷筍橋

鴿子內橋東出以會青溪者乃其支流也運瀆潮溝今

俱湮其秦淮入東水關向北歷大中復成西華石板通

賢北門以達乾河沿而止者秦淮支津也其由淮清橋

向北分淮水由四象內橋鴿子筍橋乾道倉巷望仙諸

橋迤西而止者古潮溝故道今亦秦淮支流也其自下

浮橋分淮水向北由斗門銀倉乾道諸橋入秦淮支流

者古運瀆之跡今亦秦淮支流也

鐸按陰溝水注云過水又東北屈至賴鄉西谷水注之

谷水首受渙於襄邑縣東東逕承筐城東云云是谷水

首受渙而不詳渙之所出亦不詳其所入也淮水篇云

淮水篇云



淮水又東逕夏邱縣南又東渙水西入九里地名注之
渙又東南流此上有脫文敘渙水所出始可云又東南
也其下云渙水又東南流逕雍邱縣故城南又東逕承
筐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
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云云是渙水出雍邱西也
下又云渙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鄆城北
鄆城北新城南又左合明溝又逕亳城北穀熟城南陽
亭北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鄆縣南費亭南鉅縣南又
東苞水注之又東南逕蕪縣南又東逕谷陽縣右會八
丈故瀆又東逕谷陽城東北右會解水即谷
水也又東南逕白石戍南埵城南浚水注之浚水又東

筆記五

二

味古齋

南入於淮以下遂不言渙水是無渙水所入也然則注
於埵城南當云渙水注於浚水不當云浚水注之也其
睢水注云明水絕睢注渙即所謂左合明溝也然則注
於渙水原委皆未敘明也此疑有脫文矣○又水經注
淮水篇沙水入淮在過誤也按水經過水之後敘沙水
注淮云經所謂蕩蕩渠也已誤又云渠出荆山之左當
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之此渠自在淮南
濠水之界別一沙水不知何以又蒙以蕩蕩渠之名也
誤而又誤矣
濤沱水經當有此篇惜佚不傳此外言地者莫若漢志
按班志言濤沱者八條源委了然今用大字書之而以

今縣名分注於下

代郡鹵城今繁注云濤沱河東至參合青入濤沱別下
樂成弓高成平過郡九代雁門太原常山中山行一千
三百四十里

別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清河信都河開行三百七

十里今濤沱出繁峙東泰戲山歷代州蔚縣東忻州

靈壽北定襄北孟縣北五臺南平定州北入平山界

南行唐今行注云滋水東至新市入濤沱今行唐南

定北北定州南無極南城晉

信都北深澤東鹿南冀州北注云濤沱在北以上今古不異

樂成今獻縣注云濤沱別河即上濤沱首受濤沱東至

筆記五

三

味古齋

東光今獻縣然則自冀州北而武強北肅甯南饒陽北至河

間南獻縣南則阜城交河北而衡水北武邑北深州武強

饒陽南獻縣南阜城交河北而衡水北武邑北深州武強

安大城青縣南阜城交河北而衡水北武邑北深州武強

正流如洪氏之言至河間獻縣之東為濤沱也古之濤沱

首受濤沱河於古之樂成今之獻縣正流自西而東別

河恩弓高樂成自古而北然後歷今河之北獻縣北河

靜海北而保定文安大城南青縣

弓高北而保定文安大城南青縣注云濤沱別河首受濤沱即樂成之濤

平舒今靜海入海今在靜海北民曰徒駭河南合黃河

成平今交河縣注云濤沱河濤沱別

故有此

按古今注後漢永平十年作常山濤沱河蒲吾今平山
渠通漕船是濤沱在靈班志上艾注云縣蔓水東至蒲

吾山入滹沱縣蔓水下流即太○水經注云淇水清河
 又北逕浮陽縣滹沱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
 合口又云清河又東北至泉州縣天津縣北入滹沱水
 又濁漳水注云衡水右逕下博衡水縣故城西光武自
 滹沱南出至此失道又云衡水漳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
 昌亭與滹沱河會出樂城獻縣陵縣北者乃滹沱別水
 分滹沱故瀆之所纏絡也按滹沱漳淇合處曰合口易水注云東至
 文安縣縣今與滹沱合巨馬注云巨馬水於平舒靜海縣
 城北南入於滹沱同歸於海也○後漢志安平國信都
 有滹沱河饒陽有無雙亭

筆記五

四

味古齋

過臨沮縣此如隨美人董氏之碑云汴州恤宜縣隋志
 亦無之同一可疑也
 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左會纒水水上承汝水
 別流奇頴城東鐸按此言有誤注言左會則水在汝北
 矣奇頴城在汝之南也○淇水注云水首受淇水川渠
 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沙按有字當作於過字當作
 注蓋淇之枝津入洧洧入潁潁至百尺溝與沙合也○
 潁水經過潁陰縣西南臨潁縣南而注於合百尺溝及
 項縣故城北下又言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誤矣○河
 水經言過在平西注誤言過在平城東上文自言往平
 縣大河在其西云云何自相矛盾

揚州入海河在興化者止白駒小海諸場東行一路而
 射陽神臺俱在境外故議開何塚之車兒埠白駒之牛
 灣河俱無當也必開射陽為上否則石達天妃二口由
 興化岡門十八里至鹽城東下石達自登瀛場繞而西
 則下天妃口俱入新洋港歸海有石閘○興化鄒莊至
 界河界河至岡門最捷射陽神臺要口也石達天妃亦
 捷徑餘皆非也○邵伯以東地高昭關壩以北高寶諸
 湖入運邵伯以上從高郵車邏南關五里各壩分注下
 河入海其南下從金灣壁虎橋灣頭閘各路分注由芒
 稻河人字河入江高寶東隄閘壩十四處張鵬翮將五
 里車邏南關三減水壩改為石滾壩非大有餘不令過

筆記五

五

味古齋

洩但三壩各寬六十餘丈洩水過多○同治五年七月
 初旬淮水漲破高郵車邏壩及北關決口二百餘丈東
 灌興化鹽城
 直隸之水滾水漢志至文安入河今至新安入西淀涑
 水至容城入河今至雄縣入西淀即拒馬河滹沱河東至參
 戶入滹沱則又曰從河東至文安入海今至天津入直
 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今至通州北入白河沽水出
 塞外東至白水州入海今同據漢志也
 海河中受者淀河○即東淀在天津縣北五里永定子
 牙清河之會流也自河頭至丁字沽入北運河長四十
 里其西之上流曰東淀

河北受者永定河○卽蘆溝河渾河桑乾河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之陽有金龍池者溢出名桑乾東下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雁門雲中應州諸水皆會穿西山入宛平東南至看丹口分爲二其一東由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至霸州合易水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此河過懷來東兩山開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徑山東始冲激震蕩元史名曰小黃河金大定二十九年立廣利橋卽蘆溝橋俗曰黑水河無定河康熙三十七年自蘆溝至永清之朱家莊匯狼城河注西沽達海後治二百餘里廣十五丈賜名永定然流太濁淤而南淤信安勝芳等旬而北又淤策城新張

筆記五

六

味古齋

諸處皆爲平陸駸駸及臺頭與子牙河會矣雍正三年命別由一道入河毋使人淀恐渾流入停水淤淀也怡親賢王遵旨於郭家務改河東行復開下流之長甸河引達三角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周築三角淀圍隄以防其北軼然近則長甸河三角淀又淤而散漫南行頭河二道河皆成斷港剩有楊家一河若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而側注於楊柳青一帶濁流復從而逆之必穿運而過矣必也疏開長甸注之河頭南岸築隄至楊家河而止幸其流善淤而肥若令上流懷來保安石徑山一帶引灌之法通行則分水既多奔自高而變瘠爲肥其利溥矣

淀河之經流曰清河其派有三曰西派自會同河之三汊口經臺山而北出紀家淀而東入勝芳淀者也東派由趙家房經托蓮泊出郭家窪會勝芳河者南派由下馬頭經崔家房入張家嘴過任家莊逕左家莊泊歸石溝河者○又有支派沿大隄而東經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石溝河○二派歸勝芳二派歸石溝又總歸臺頭河經楊冀港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一百四十里自永定入淀而勝芳河淤故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口淤而南派亦無正流唯沿隄一支寬二三丈深五六尺不足容水雍正三年自崔家房東決者九處怡親賢王浚東西二深下口及張家嘴又浚中亭四十餘重自口頭對岸之下河

筆記五

七

味古齋

門分引玉帶河入臺山河其下流石溝臺頭亦浚深東淀所受西淀之水有二一曰會同河○卽玉帶河之下流也自西淀之茅兒灣至霸州而拒馬桑乾胡良霸水皆會焉自保定流入又東北曲折行可十里爲善來營北岸有洋河口又東一百五里爲范家口又東五里爲蘇家橋分爲三汊河口卽所謂玉帶河至霸州會渾河東下分二支經文安入石城等淀而正由州東無梁名邊問家河又分一支入永清名信其正支入文爾淀逕東安爲呂公河者也今河寬十五六丈至二十丈不等總會順天保定正定三府西山一帶三十餘河之水故決何家道口決鹿疇決下武保定雍正五年新開之牯牛

河自西栲栳圈會入復淤河身唯餘臺頭一派為正流亦漸形淤淺日甚而下流信安河已成平陸即勝芳辛張逕褚沽東沽二港達王慶之一支名呂公河亦無河形矣則上而石溝下至楊家河俱宜浚也○後周太祖顯德元年河自楊劉至於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堵古隄而出灌高棣溜諸州至於海涯遣李穀詣澶鄆齊按塞隄防三十日而畢

一曰中亭河○會同河之北此所謂栲栳圈一河南北相望者也

筆記五

味古齋

二河之上流為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西北諸山之水會焉趙北口居淀之中有石橋八座雍正易以木升高加闊又增三橋然淀本平水入以渾流最易淤墊唯不使渾流入之可矣
所受之水正北曰白溝河○拒馬之下流也自雄縣來拒馬出廣昌之涑山至房山鐵鎖崖分二派一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河琉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糖西域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南入涑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瀟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迺欄河女思澗子莊溪諸水皆會之二派合為白溝河入柴伙淀查白溝濁水最易淤淀其白溝本由龍灣而東逕道務馬務頭洪城出張青口河形宛然行於淀外也○白溝壅

藥王行宮前河形拘折土人曰鵝鶩必當挑去

西自安州來者依城河○徐河出五回嶺經滿城安肅而曹水入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雜距紅花名最著經清苑南至糧河橋而方順水即曲逆河也水之下會之五雲石曰二泉流為放水河五郎河入焉逕石橋村至糧河橋與一畝泉河合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為依城河入雜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出石獸岡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入雜淀按新安除城北外三面皆水為容城下流大段淀一帶皆壑也雍正三年於三臺村開引雹河逕小王營尚村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

筆記五

味古齋

南自高陽來者豬龍河河本唐河○即澁水出山西靈邱入唐縣為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漑稻直達下素經曲陽之鎮里高門所漑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會之王謙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
沙河○即派水出繁峙入曲陽合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唐河皆會之經新樂歷定州沿流一帶多滋灌溉
滋河○出枚回山經靈壽為慈水七祖寨岔頭大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流至無極南孟社復出遶縣北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
三水會於祁州之三岔口者也逕博野蠡高陽而入白

洋淀○水性悍疾雍正三年決柴淀口潰蠡螂口冲鄭州驛路怡親賢王治之於出岸村開引河十里至孟仲峰出口然後安流

淀河右也受者子牙河○其上流之西有百泉牛尾野澧沙洛劉累泊即張家泊又即廣阿津大陸津大陸泊在任縣北為穆家口河洩入北泊東為雞爪張滋等五溝洩入滏河其北所人之北泊即甯晉泊一名胡盧河在甯晉東南自隆平流入又東北入冀州凌河沿河沙河沛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滏陽河入焉自滏沱南徙由賈口而入淤滏河故道三十餘里遂決洩口營上等村雍正三年滏沱東徙不復入泊四年自黃兒營

筆記五

味古齋

至營上村挖深水始通暢北泊合滏陽等河同為一河至衡水焦岡北與滏沱合經冀州武強獻縣河間青縣大城入淀名子牙河其支流自完固口經杜林鎮抵青縣之鮑家嘴入南運河近已淤淺其滏沱河者出繁峙太戲山經太原孟北入平山北靈壽南入正定後與冶河合其勢遂猛成化八年由正定晉州紫城口入甯晉泊後又分為二一為支流東出束鹿鴉兒河入深州今恐其淤甯晉泊改由木邱南至焦岡出甯晉泊之下合滏河為子牙河亦名鹽河自河間入大城經白洋渡四呈口匯黑龍港曰交河北折繞縣東北子牙村始曰子牙河分三支一西北入文安石城淀一北流又分三支

西一支入文安黑母淀東一支入大小窩口中一支入霸州文泉淀匯於武清三角淀入白河按其流滯悍水經所云右出為淀北為澱口是也蓋子牙一河總二泊滏滏沱諸水故如是耳

滏陽河即滏水出磁州神廟山東北經邯鄲東三里會堵沁二水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永樂中漳河決而與合故多為患後漳東徙經魏元館入衛滏水獨貫甯晉泊始安元郭守敬言磁州滏漳合流宜引水由滏邯洛永雜合入澧河可灌田三千餘頃

平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有東西

筆記五

味古齋

二淀西淀分三汊入東淀南泊之水注北泊北泊合滏陽滏沱為子牙河入東淀孫文定言永定子牙向皆無隄故泥淤田閒而不入淀惟漫水耳不與水爭地可也永定有隄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子牙有隄而臺頭等淀亦淤
此外鳳河通州武清窩頭鮑邱河香沙寶坻牯牛河良鄉固霸東淀達天津者曰淀河一名大清河今永定入沙家淀在葉淀之西由葉淀以入淀河歸海孫文定所謂引入西沽之北另行入海者未嘗行也孫文定言永定下流由郭家樓魚壩等口入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害然必導於葉淀東使入西沽之北別行入海為上

永定河原無隄工水發漫溢深者尺許淺者數寸及其到淀淤已停積止餘清流不至淤淀而水過沙留夏麥倍收所謂一水一麥地也自懷來石景山之東築隄以來其始河深水尚行隄中而淤勝芳淀其後河身日高高地丈許隄高二丈許隄無堅土皆沙所築風雨水皆能沖散故又年年潰決而淤淀清流為害甚大今治之不能毀隄不如不與水爭地築遙隄北以南苑南南以淀北為界寬則其勢分流緩借以淤地亦可倍收夏麥緩隄壞者不修水發不過二三日又多建減水壩以分其力陳文恭孫文定皆持此論又滹沱漳水皆不宜有隄亦同此理大約北直濁流非若黃河不須隄功惟不

筆記五

三

味古齋

可以濁流入淀而已○北直水利在多分淀河入海之口挑淀之淤導子牙永定另行入海不淤淀而旁多建草壩以分其勢浚南北二泊東西二淀及南北運河場海七里二淀而已○桑乾自于成龍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於是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成平陸淤勝芳淀而辛策城成平陸淀水與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雍正四年特命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海母使淤淀乃於郭家務以下開新河然下口仍入淀故又淤王慶坨三角淀且將淤及楊家河矣五堰去溧陽八十里自廣通壩東十五里曰新壩因廣

通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以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度堰又南九里曰沙漲壩又東九里曰前麻壩曰五堰當作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瀆之水其溧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按幸有五堰故湖水不通太湖而賊船不犯蘇常亦幸不通太平岡即而達秦淮不然賊匪出入更難防矣咸豐元年議開金陵城北古直瀆河以達江說者謂果如此賊船此指且直指北門聞者懼而中止予始惑之謂言者之過今罹賊害而遠水者卒免始知水道竟以少通為妙運舟歷河凡五百餘里隆慶間翁大立始有開泖河之

筆記五

三

味古齋

議萬曆三年傅希摯亦言二十年舒應龍於韓家莊引湖水注之泖二十六年劉東星開侯家灣梁城通泖口遂可行舟三十一年李化龍浚成泖河於是運艘通行昔偁過洪今偁過淮為出險矣然由清河桃源宿遷從堇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泖河尚有一百八十里之黃河險阻也天啟六年李從心自馬頰口至陳瑤溝月挑一河六十七里以避宿遷淺劉口磨兒莊等處崇禎八年泖河淤阻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開新河二百餘里明年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泖河然駱馬閒淤則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可沒也夫萬曆時運猶出古洪口留城百餘年中運口十改迨東移至皂河口雖呂梁洪

亦避去矣然倒灌猶不免也康熙二十年閉皂河口順
流而東十五里出張莊運口遂免倒灌然運舟猶經黃
河二百八十餘里靳公又於九里河一帶開運料小河
引汶沂之水直達清河上流從仲家莊入河北河之口
愈趨愈下愈免倒灌而運舟經河不二十里矣

中河上接張莊運口并駱馬湖之清水下歷桃清山安
入平旺河以達海而於清口對岸仲家莊建大石閘洩
山左諸山之水至二十七年正月工竣運舟由仲家閘
進中河入皂河歷黃河者方七里耳其功偉哉中河北
岸不可建減水壩蓋中河水患其弱也若再於中河北
開一河築重隄於西甯錫成兩橋之閒以建閘分洩異

筆記五

古

味古齋

張併出平旺歸海若於清河治東陶家莊建一閘重運
由陶莊入回空由仲莊出則佳矣
聞包丈慎伯言大溜頭作壩合龍須先於壩外作月壩
以河流橫行左右突月壩殺其性然後頂溜能合龍也
道光二十年莫愁湖水陳君子晉築隄護其里而水衝
處不能合龍有老圃周士龍教之作竹節對壩三四處
而龍遂合蓋以壩漸殺其性故頂溜能合龍也陳君一
日告予言凡水過橋則橋西水高於橋東此亦對壩殺
水之一驗也戊申大水包丈言於西城外築壩可護一
城於壩上留車道十部以出染坊穢水疏青溪潮溝舊
渠以引新水則城內無憂無水惜二三君子窮而在下

遂使一城之中水淹其八也哀哉

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北起遼海南濱青徐築塘捍
水招徠南人給其牛種緩其征科至正間丞相脫克脫
行於河間保定密雲順義西自檀順東明徐貞明孺東
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建言順天正定河間水利郭尚書朝賓
以為勞民罷之及被謫至潞河著潞水客談言水利十
四則大約主備旱潦儲蓄積西北有一石之入東南省
數石之輸譚綸蘇瓚徐待王敬民俱見而美之疏薦於
朝進尚寶少卿蘇瓚亦言潞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
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時畢尚書鏘亦力贊之乃
先詣永平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而閩人勳戚佔閒田

筆記五

古

味古齋

沮之王之棟又力言不便者十二帝惑之遂罷萬曆三
十年事也漢武有搜粟都尉明帝立宜禾都尉三國時
有典農中郎將古之鄉遂大夫也○開溝洫以行水築
隄岸以障水為梯田以受水潞陂池以豬水置桔槔以
導水立牐壩以放水疏河源以來水浚下流以放水去
葑菱以利水插柳條以柔水挑淤塞以通水○漢張堪
為漁陽太守開狐奴昌平稻田八千頃北齊裴延儁為
幽州刺史溉督亢涿州百餘萬畝宋何承矩為河北制
置使興雄霸鄭州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次年大熟
承矩輦稻入都示朝臣諫者乃息明汪應蛟為天津巡
撫開水田二千畝收四五石惟旱稻以鎌立槁按物

之宜古人所重北方稻田不便者雨少栽種過時則秧老一也沙土不能蓄水即深極而雨後沙亦淤之無水養稻二也不願食稻不願學強學之亦不精三也稻工作多北人情鹵莽而耕故宜雜穀四也南人往作心先猜疑無工作時又無存泥五也水草不便難以畜牛購自南方而不善飼養亦易倒斃一牛偶斃家人怨咨六也水田農具北方所無木鐵皆來自南方匠作不熟修理亦難七也渾河障滯沱遷徙靡常非如南方川澤不改八也又此數水皆濁水不可引以灌田恐掣動大溜下塞上決清水甚少九也鹹斥之地插秧立槁十也沙土虛鬆風多則沙土飛流秧上壅蓋不能生育十一

筆記五 六 味古齋

也偶然薄收而遽罷南漕以派北民忽完千數百年所無之賦必不願納恐致多事十二也南漕既罷設有不收又何以轉致南漕運河數年不行必然淤廢旗丁水手必然散遣一旦徵之費恐不貲十三也旗丁散在各府罷之必有資遣此等不肖之人必聚為盜匪十四也散旗丁罷漕船廢運河猶易耳一旦欲緩急復用恐難猝辦十五也惟貞明所謂早濼有備一不專待哺於東南二惟省東南轉輸之說不可行耳三分河以殺水患四溝洫可限戎馬五農不輕去其鄉六招南人以田則田均民亦均七南省賦北省徭八諸鎮不煩轉輸九農與兵合十省招募十一宗室可田十二養民之政舉可

法并田十三教可與十四

筆記五 十七 味古齋

悔翁筆記五終

後學江蘇陳作霖校字
愛業上元田

梅翁筆記六

江甯汪士鐸

宋節度見於地理志者一百其以鎮名者如鎮海青鎮
安鎮南洪鎮東越鎮國後曰鎮潼華鎮甯鎮洮後
曰武勝熙鎮江潤以國名者定國同護國河中奉國湖
甯國宜以江名者如定江江平江吳甯江夔靜江桂以
海名者如清海廣靖海瓊陸海汝瀛海河間平海泉甯
海杭橫海滄以慶名者如保慶襄州卽德慶奇昭慶湖
崇慶崇慶集慶寶慶寶慶肇慶一作興慶端慶源趙
慶陽慶陽以武名者如武康洋武泰黔武甯徐武勝鄧
武當均武成消武信遂武安潭武昌鄂忠武許雄武秦
味古齋

筆記六

彭武威武定武甯武利建武邕以南名者如劍南
益荆南江陵山南東襄陽淮南場以東名者如河東太
原東川潼川以康名者如建康昇淮康蔡靖康府保康
房以遠名者如安遠安甯遠容清遠融慶遠慶遠以德
名者如興德濟南成德鎮彰德相感德本名感義耀常
德常德安德閩以化名者如昭化金彰化涇以信名者
如彰信曹保信盧昭信鞏崇信隨以保名者如保大鄭
保靜宿保甯教以甯名者如泰甯充興甯甯建甯建甯
奉甯鄭以永名者如永清思永興西安以陽名者如河
陽孟岳陽岳以平名者如平川濬平涼渭天平鄭更有
順昌順昭義上黨建雄平陽隴西西甯遂安嚴鳳翔鳳

翔光山光嘉興秀忠正壽靜難那應道溫其節度一百

鎮復有天雄大名後為北京安國邢係後唐之節度未

知宋時有否范陽幽大同雲中皆後收復此外如歸德

未宣德湖天德豐彰國應振武朔安化密昌化信保順

兆建安眞益州蜀靜安潼定南高臨海台河西涼歸義

沙威城武定天印宋地志皆不載仍有康國安

靜靜海密靜鄭昭武保泰保都甯遠

威德俱詳見宋職官志

團練則北海濰上碭單濮陽濮淮安唐河池鳳和政岷

定襄忻蒲陰祁濠陽磁信都冀太甯隰吉鄉慈洮州洮

山陽楚東海海陵秦鍾離濠南充順慶十八也

防禦則安化密瑯琊沂東牟登東萊萊濟陽濟富水鄂

博平博樂安株文安莫易陽雄永清霸河內懷汲衛廣

平洛饒陽深雄絳絳雁門代解州解汧陽隴斬春斬歷

陽和景復復通義眉此外譙郡毫符離宿二郡防禦後

升節度不計外其防禦二十三也

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得隆州隆字或為絳或為隰

宜考宜為隰也按劉崇仍有麟蔚二州隆州在嵐州西

北縣東南三十里晉漢間置不誤

孟子禹疏九河正義云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

汝南潁川之間故兩隸余按不僅此也安邱則北海瑯

琊瑯琊安邱注云侯國莽曰甯鄉北定陵則潁川注云

瑯琊安邱注云莽曰誅邾今渠邾是

公二十一年魏敗于馬陵注濮州甄城縣東北六十餘里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卽此也此虞喜志林之言按魏世家正義則敗龐涓必在甄城之馬陵無緣渡河至元城之桂陵也括地志之桂城要屬故老之附會其地乃近馬陵非桂陵也韓世家注亦誤以桂陵爲馬陵由不知二地異處也此三事也

經義述聞大戴禮中云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王氏云當作娶於滕奔氏滕奔氏之子云上脫奔字下奔字誤倒按王氏說非言顓頊娶於滕氏滕氏之姪婦奔則爲妾者生子曰女祿猶左氏其娣戴嬀生桓公之意耳

筆記六

五

味古齋

算掃之法向用一三五七九遞加雖便不捷今定如高一尺至五尺高一丈一尺至二丈者用高以高自乘以一八之數乘之便得爲高丈尺至高一丈者其長有一丈二丈三丈之別須以高乘長再以高自乘然後以一八乘之每里一百八十丈每丈用土六十方隄底濶七丈而濶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用土六十方自白洋河至雲梯關三百三十里清河至雲梯關二百里共長九萬五千四百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

文獻通考宋設祠祿以佚老優賢雖及挂冠皆處以宮觀假以祿爾熙甯時患疲老不任事而廢職者王安石行新法於異議者皆處以宮觀然皆俟力請而後授若

非自陳而特差者則如降黜熙甯六年杭州洞霄宮亳州明道宮太清宮華州雲台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永康軍丈人觀成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廟大原興安王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太極宮靈仙觀置管幹或提舉提點官其奉給則兩省卿監及職司資序人曰都監爲提舉視小郡知州餘官知州資序人爲管勾視小郡通判武臣倣此各處留官一員餘聽從便居住年六十以上者乃得爲之亦不得兩任如洞霄宮有七人之類見坡集其高卑則中太乙宮醴泉觀使集禧觀使萬壽宮佑神觀神霄玉清等宮各處皆近百人或以處宰執之請乞者却掃

筆記六

六

味古齋

編云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崇福南京鴻慶鳳翔上清太平宮兖州仙源縣景靈觀有提舉管勾官爾熙甯二年始并置之此近時書院之類也如院長亦授之自朝則尊若元之山長矣

宋時宮觀有使有提舉有監有主管判官都監使始于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王旦之爲玉清昭應宮使提舉始于仁宗康定元年李若水提點與監主管皆始于徽宗大抵兩府三司執政爲使侍從爲提舉庶官爲提點又其下爲監革職者爲主管尊卑判然也自仁宗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不復建乃以天聖六年所造之太乙宮祀上帝於是東京西京又有太一宮遂曰中

太一宮東太一宮西太一宮而中太一宮最尊其使皆
宰臣之罷政者領之且有不敢領者如范鎮提舉中太
一宮固辭改提舉崇福宮而提舉崇福宮者遷正議大
夫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是中太一宮之下即崇福宮
也今畧敘其次若在京者中太一宮崇福宮景靈宮中
祥符九年作集禧觀崇禧觀會靈觀大中祥符九年作醴泉觀佑神
觀冲佑觀上清太平宮洞霄宮萬壽觀崇道觀而玉隆
觀最卑為給事中降授在南京者則大中祥符七年以
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及太極觀太平觀在亳州者
太清宮最尊此外則東太一宮西太一宮靈仙觀婺州
之明道宮成都之玉局觀皆以侍從提舉他如中岳南

筆記六

七

味古齋

岳等廟則有監其未見提舉等官者則大中祥符二年
詔天下立天慶觀七年作元符觀九年兗州之景福宮
太極觀天禧二年之祥源觀哲宗元佑六年之上清儲
祥宮徽宗即位之初之景靈西宮崇甯四年之帝齋宮
大角鼎星祠政和七年所改天下天甯觀為神霄玉清
萬壽宮寶籙宮宣和元年之神霄宮六年之陳橋顯烈
宮 文獻通考雖年及挂冠皆以宮觀處之假以祿耳
熙寧中王安石以處異議及疲老不任事者然必力請
始得朱竹垞集六十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及見任使
相充使始于李次提舉次提點主管判官都監杭州洞
霄宮南渡後為內祠北宋則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

觀諸使趙安仁王旦丁謂寇準馮拯王欽若李通皆嘗
為之宋史志十三祠祿以佚老優賢在京以宰相執
政充使丞郎學士充副使兩省或五品以上為判官內
侍官諸司使副為都監又有提舉提點主管患疲老不
任事者廢職使任宮觀以食其祿也母限員數以三十
月為一任卿監以上提舉餘官管勾○東坡詩卷十監
洞霄宮者同時七人不拘員數也

附記周蓮池學師令祖詩經注○雌鳩即魚鷹一曰黃
鴨死央之一種也大者曰王雉○苻今浮苻葉如小荷
莖上青下白食其下白及根○牲煮於鼎牲熟升於俎
其清汁復煮于金和以菜曰芼○羊用苦豕用菹魚用

筆記六

八

味古齋

蘋藻荐于廟牛用藿○黃鳥即黃鸝黃鸝倉庚鷲黃楚
雀○王后織元統公侯夫人紘紕卿之內子大帶大夫
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先明衣
中衣夏葛冬裘褌衣緇衣也禮衣朝服○芼苴馬鳥牛
舌車前○五尺以上曰駒六尺以上曰馬○占鵲巢之
鳩乃雌鴿即八哥也○小萍藻也魚食之不為人茹中
萍苻可為菹大萍芡也○亦為菹苻芡皆用莖○魚在
俎芼在鉶太羹在登穀在豆果在籩飯在盤○緇帛庶
人禮士大夫元纁諸侯加大璋天子加執璧凡帛長四
丈兩端卷之卷約二丈合之為一兩今曰一匹銳曰牙
牡也相值者曰齒牝也一曰上牙下齒鼠無上齒故無

鷓鴣剖葦今蘆札字○汝甯平輿有摯亭○太昊之後
曰仲虺其後祖己又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禹之後
莘國妣姓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昆夷伐之一日三至
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鐸按蓮池名錫元望江舉人其祖某名諸生也有書
未刊故附記其畧

筆記六

二

珠古齋

梅翁筆記六終

受業合肥張士珩校字
江浦翁長森

煙嶼樓讀書志

清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坵後進高材生成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遊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啓發之歸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與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偃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閒自衡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貽贈奉直大夫父桂林由武生授營千總詔旌義行贈奉直大夫母李氏贈宜人陳氏封太宜人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已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

舉人以輪饒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卽家居不復出湖西烟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旦燈滅俄頃而天明矣泊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篋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先生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衆難故不蹈近人墨守之弊尙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湮矣先生正之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漢學據以爲眞先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輩繼之往往以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

而周人之韻著焉則有詩音通避寇建隩閉戶說詩以袞裳爲告密以葛生爲悼亡以猗嗟爲誇增以賚般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朱輯之逸經校畢刻之呂覽以暨登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摭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邇年修縣志當事請先生主之而推凡例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所採踰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踵諸家耆舊之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冊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假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家傳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奄有衆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慎修王伯申文章如姜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二者自望溪臯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甚長於考證臯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己之學其

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也先生之文章中立法張之間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援據古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也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甫四十立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議敘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壽尙幼女四長嫁舒懋敬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鎮三字吳世采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坵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隩陳徵士勸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畫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余非徒哭其私

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董沛表

煙嶼樓讀書志目錄

卷之一	經一
卷之二	經二
卷之三	經三
卷之四	經四
卷之五	經五
卷之六	經六
卷之七	經七
卷之八	經八
卷之九	經九
卷之十	經十
卷之十一	經十一

讀書志目錄

十一

卷之十二

史上

卷之十三

史下

卷之十四

子上

卷之十五

子下

卷之十六

集

先大父筆記非先大父手定本也大父歿後先府君傾資刻其遺著復哀輯賸墨凡書隙紙尾零篇斷句手抄成帙名曰

讀書志目錄

一一

煙嶼樓筆記請吾師陳詠橋董覺軒兩先生審定藏之篋衍今去府君歿二十又七年先大父系下方來為長及今不編訂成書恐遂散佚以滋孱戾乃取原稿重抄一過屬吾友慈溪馮孟顓貞羣校閱孟顓讀書精審於凡徵引必取原書校定其可類分者釐為讀書志十六卷審慎別擇編為定本昔吾大父跋閩徵君潛邱劄記嘗謂其所錄各條皆漫無斷制發揮者又往往為當日摘出備用之語為日既久雖百詩亦茫然不知摘此何為者而子孫乃刻以問世可謂不愛其先人云云又今所編讀書志孟子志中有云若言事錯誤子孫可以正其祖父弟子可以正其先師謹本斯旨為刪節若干條修正若干條與孟顓商推既定重念先大父讀書之勤與府君裒錄之苦心是用付之排印以永其傳非敢戾先志以

問世也既成遂識其原委如此戊辰清明節第二孫男徐方來謹識

讀書志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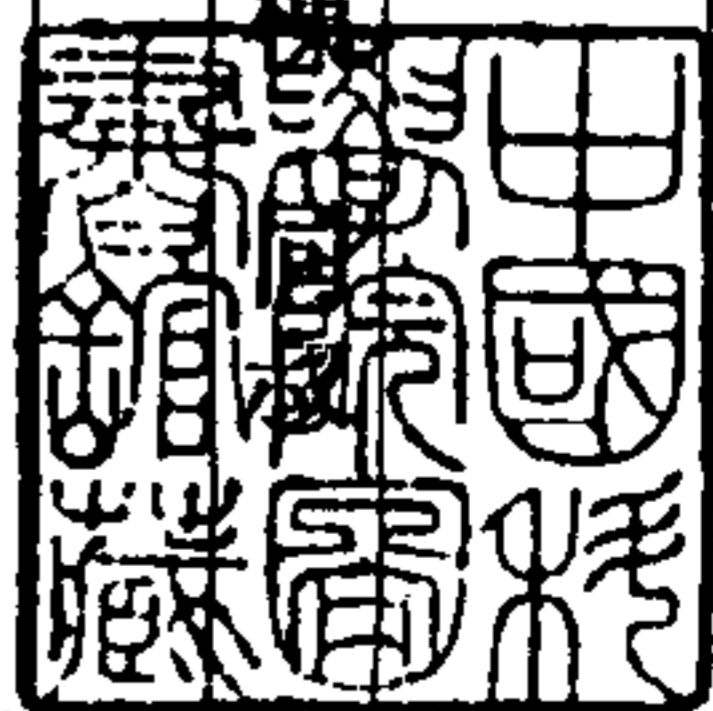
三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一

鄧徐時棟

經一

書



堯典首稱曰若稽古帝堯其下皆稱帝曰至四岳薦舜曰虞舜以後其稱堯者為帝稱舜者為舜格汝舜舜讓于德舜格于文祖直至堯崩載舜命詞始稱帝曰而猶恐後人疑為追述帝堯之辭故於第一帝咨四岳之詞仍稱舜曰其後連用十七帝曰至末處叙舜生平則復稱舜以其堯典中記舜事不得不爾也今自慎微以下割為舜典上冠以曰若稽古帝舜云云然則烈風雷雨弗迷之下所稱帝曰即帝舜乎此理極平常而割裂經文者茫然不察也上云曰若稽古帝舜既以舜為帝矣下即接以協于帝此帝字忽復指堯從古至今有此書法乎臯陶謨益稷皆稱舜為帝豈有舜典中反稱舜者禹貢首稱禹敷土末稱禹執玄圭以是時禹為舜臣故不稱王甘誓湯誓以至周書諸誓誥皆稱王曰未有他例商人最質然盤庚三篇惟叙事稱盤庚而述誥詞則必稱王若曰高宗彤日篇首既稱高宗下即云乃訓于王曰金縢合叙武成二王事其前之王有疾為王穆卜王其罔害王翼日乃瘳皆武王也其後之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諂公王與大夫二公及王王執書以泣王出郊皆成王也蓋中間有武王既喪不利孺子等語紀載已明不至疑成爲武也顧命合叙成康二王事其前之王不憚王乃洮潁水王曰王崩皆成王也其後之王麻冕黼裳御王册命王再拜興王三宿王答

讀書志一

十

1. 讀書志目錄 2. 三

拜王答拜王出在應門之內王義嗣德王若曰王釋冕皆康王也蓋中間有乙丑王崩逆子釗于南門等語紀載已明不至疑康爲成也若堯典一篇叙二帝事中開帝乃殂落舜格文祖等語亦既紀載明白凡舜命詞可以稱帝曰矣而史臣則以爲是堯典中叙舜事也惟恐後人疑所稱帝曰爲追叙帝堯之詞故大書特書於第一次命詞著舜曰二字至篇末總叙生平在十七稱帝曰之後可以稱帝生三十矣而史臣則以爲堯典中叙舜事也惟恐後人疑所紀三十等語爲總叙帝堯之事故大書特書於生三十上著一舜字其詳慎如此其明白如此而妄人者乃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或割帝曰格汝舜以下爲舜典或割正月上日以下爲舜典或割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其尤妄者造爲舜典存後半而亡前半之說於是取月正元日以下

讀書志一

二

爲舜典下半而居然抄史記舜紀文爲舜典補前半之亡號曰舜典補亡刊刻行世夫紀唐事於虞書述舜事於堯典合兩朝爲一朝曲體兩聖人授受天下之苦心并爲一典以成空前絕後之書此等識見固非庸妄鉅子所能知者即以史法論之既已爲舜典矣舜既帝矣而乃於稱帝之中一稱舜格再稱舜曰三稱舜生天下有如是背謬之史例乎哉若謂上古之世風氣淳樸史臣質實故雖三稱舜而不以爲非然則堯典何以自首句紀實外通篇稱帝而不稱堯舉陶謨益稷中何以通篇稱帝而不稱舜吾嘗謂割堯典下半當舜典者倘其能改三舜字爲三帝字即許之補亡若并此不知是非特無知妄作抑亦不識字矣古今史事風氣雖異而其例則一金滕顧命紀事之史也但須敘述明白前後王皆稱王可也正如後世紀事文中及兩

朝者曰洪武朝帝何爲何事永樂朝帝何言何語至於紀人之史後世之本紀也漢高祖紀中必稱後帝爲孝惠唐高祖紀中必稱後帝爲太宗正是堯典中稱舜之例也

毛大可奇齡以堯典之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下半自以爲讀書得閒顯然左證者有曰春秋戰國閒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此則真舜典矣云云余謂此妄語也假令古人引月正元日以後經文有稱堯典者則其說尙可通今並無有何得以爲據耶說文心部引五品不遜遜作遜而稱唐書此四字非在月正元日後耶而曰唐書唐書非堯典耶許氏書用孔氏不妄言也堯典或稱帝典或謂之虞夏書或謂之虞書或謂之唐書但未有稱

讀書志一

三

舜典者舜典別有一書亡之久矣何得與堯典混乎說文禾部引棋三百有六句與心部同稱唐書而韋部引旁逖屏功人部引方鳩倂功皆稱虞書尙書紀帝王生卒未有詳盡如舜者詳盡如此而後人猶紛紛妄說真是怪事其最著者莫如史記帝王世紀史記謂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既舉舜而舜復耕漁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又云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世紀謂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五十二年甲午徵用七十九歲史記集解引此歲亦作年吾以意改正此謂舜生年與上二句說堯在位之年不同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其紀堯謂甲午徵舜

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皆與堯典顯然背謬近有李錯者竊釋史作尙史以史記世紀合之尙書作舜本紀其叙舜年舍堯典此語而取世紀是又失之眉睫者矣今本堯典作舜年表而以史記及世紀附爲白文後以意討論經文而不及遷謚經正斯無邪慝固不必更與之相詰辨也

舜年表

舜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史記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讀書志一

四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紀舜代行天子事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堯典年表

讀書志一

五

舜生三十徵庸舜生三十歲被徵而登庸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徵也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庸也試者用也即徵庸之庸集傳解作姑試故以降二女爲堯將試舜則豈有降女試人之理耶於是而舜在朝矣慎徵五典諸事皆自此年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自徵庸至此凡三載也是歲舜年三十二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格汝舜之明年也是歲舜年三十三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自受終至此二十有八載也是歲舜年六十矣 三十在位徵庸以後又三十年也正謂舜六十歲事舜三十二歲堯曰汝陟帝位命之即位也舜讓于德弗嗣不敢即位也三十三歲受終于文祖雖不在天子位而實行天子事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至此而堯崩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受終已二十八載矣亦不容更有他讓其行即

位禮雖在明年而即帝位實在此歲故曰三十在位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帝殂落之明年也是歲舜年六十一矣偽孔以格文祖謂在服堯喪三年畢後此誤解上文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及誤據孟子三年喪畢之文也夫三年云云者終言之也非以月正元日謂在此三年後也若孟子云云則戰國時傳聞之說非實事也且如孟子言三年喪畢後尚有避南河之南事又必待朝覲訟獄謳歌者無不歸舜其間不知幾經歲月而後至中國踐天子位焉得於喪畢後月正元日據格文祖乎前儒據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改元以駁偽孔然此猶後世之制也經文明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是徵庸之年至在位之年首尾三十一年也而詢事考言三載合之二十八載堯崩確是三十一年鐵據如此又何疑乎 三載四海過密八

讀書志一

六

音此史臣紀堯崩而終言之謂殂落之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之中四海過密八音其死也哀天下之哀堯如此堯典合紀二帝此上紀堯事故終言堯崩此下紀舜事故篇末終言舜生死語詳余舜典補亡駁義中毛大可駁朱子舜年百有十歲之語謂尚有服堯喪三年未數舜年一百十三歲夫統紀舜自生至死至於詳盡如此豈有舍其服堯喪三年不叙之理若服喪之年例不叙入則君父一也尚有服瞽叟喪三年服母喪三年合之服堯喪三年舜年一百十九歲矣然則此三載實終言之舜格文祖之明年也是歲舜年六十二矣 五十載陟方乃死自格文祖至此五十載也是歲舜年百十矣

古人著書謹慎後人讀書荒略盤庚三篇第二篇云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云云第三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

位綏爰有衆曰無戲忌云云皆無王若曰字以叙次明白不至疑爲他人語也而第一篇獨著王若曰三字于王命衆悉至于庭之下例以後二篇即無王若二字亦斷然是盤庚語若謂史臣尊君故於首篇特著此三字則何不著之於篇首出矢言之下而乃述其詰辭已百言忽復憶及之乎況上云王命衆悉至于庭明著王字亦既尊之矣何必復加王若二字余嘗反復其詞始恍然大悟蓋出矢言以下之曰字是當時不肯遷之大家世族之言也自我王來至底綏四方並是其語故其下特復稱盤庚云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云云在位者即是大家世族倡民爲浮言者也蓋盤庚既聞此言乃召而訓誥之故曰王命衆悉至于庭而恐在位之言與盤庚之言相混乃特加王若曰三字以別之其謹慎如此而後人不知也

讀書志一

七

于今五邦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東甲居相祖乙居耿今將遷殷爲五遷前儒謂五遷俱指先王言不得以遷殷漫入數內故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往亳爲二遷毛大可曰此強求五遷不得而故析一以合之夫商亳本一地湯自南亳徙西亳祇一徙也安得以始居爲一徙乎余謂大可喋喋譏人而已亦不見經文夫經言五邦不言五遷經中五邦與序中五遷雖同是五數而義則迥別經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曰邑曰邦則商一也亳二也囂三也相四也耿五也何不可者始居不得謂之徙豈不得謂之邦乎歷數邦邑可舍始居之地乎鄭義其精毛爲妄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一

讀書志一

八

著雍涖灘之歲孟秋
月鄧徐氏蘧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二

鄧徐 時棟 同叔

經二

書

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
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
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墨子所引同一出處也
下四句皆連文其所出之書亦必連文可知也而偽書於中間
橫加天視自我民視二語已大無理而又於在予一人句下加
今朕必往則妄之極矣夫既罪在予一人而又曰必往將安往

讀書志二

一

乎將往而伐予一人乎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云云以不勝歸
罪於己其意甚明白也今無故而歸罪於己而又將誰伐乎然
則武之歸罪於己何哉曰此必非伐紂之誓也墨子明言之矣
蓋告泰山隧之辭也其所以告者論語言之矣蓋因大賚而告
泰山者也其所以大賚則因紂行虐政之後民不聊生武既得
天下收窮民而大賚之而因告諸神祇也其歸罪於己者欲神
之加福於百姓猶湯禱旱而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此其義
甚明白而豈伐紂之誓乎且論語不言所出而墨子稱傳墨子
引書甚多有稱篇名者有云先王之書者有稱某朝書者或稱
傳曰則上必冠爲先王之書從無引尙書而單稱爲傳者試臆
舉之故夏書曰七思殷書曰又故周書曰又聖王之道先王之
書距年之言也傳曰傳湯誓曰又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又

于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下于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日又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下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又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又于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下同泰誓曰下且不惟泰誓爲然再誓亦猶是也又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又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曰中天志泰誓之道之曰又商書曰下夏書禹誓曰又于古曰者又蓋稱此亦似引此詞古且禽艾之道之曰又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上非樂于武觀曰又于仲虺之告曰上非命于泰誓曰又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中非命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又有于三代不國有之曰又于召公之執命于然曰又禹之總德有之曰下非命仲虺之告曰又泰誓之言也于去發曰又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字公孟子亦二字當與篇名也歷歷如此而引雖有周親之尙書且同是尙書中之泰誓而獨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云云其非書詞亦明甚矣且此引見兼愛篇而兼愛篇固嘗引泰誓矣一篇之中引此則稱傳引彼則曰泰誓尤事理所必無者

讀書志二

二

觀之武成之僞顯然而紛紛更定竄亂原文未必不爲作僞者所竊笑也按三統曆譜皆引武成矣中有云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與眞書若合符節然則何得不信此而疑彼乎凡尙書篇名見書中者皆卽書中字摘以名篇者也其紀事之辭如高宗彤日西伯既戡黎之屬其紀言之辭如大誥爾多邦爾殷遺多士君子所其無逸告爾四國多方之屬皆是後人取書中字以名其篇非如後世文士先造篇名而後作書也不特書也詩經亦然觀鄭風中有兩叔于田則後篇特加大字以別之此古人著書後人名書之通例也而僞古文旅葵篇獨曰太保乃作旅葵以訓于王既非紀事又非紀言直是書序今文二十八篇中無此例也夫旅葵何解乎就其文義曰西旅底貢厥葵則旅葵二字名篇可也以之屬辭不可也而曰太保乃作旅葵請問旅葵是何物而太保作之乎其僞顯然

讀書志二

三

之以解尚書況既知必瘳而又為壇册祝願以身代則直貪天功為己力矣疏但以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尚不知而慮先王憂之以駁鄭義尚未盡也是鄭注尤不足據至蔡傳云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按此說大略得之特下文册祝之詞直以武王生死責之三王是二公為王穆卜不過問王吉凶其憂惱先王者猶小而公乃向之責命其所以憂惱先王者較二公不曾倍蓰則將何說以處此乎是蔡傳亦未為盡善也愚按鄭注之妄安在解義而其訓戚為憂則確不可易蔡傳得其大略而解未可二字則尚未精密譬之國家有難當告於君若以目前禍患危迫之狀詳悉入告徒使吾君憂慮而已未可也惟籌度利害畫定一策以策事入告使吾君采不致徒憂斯可矣夫武王有疾而二公卜諸先

讀書志二

四

王先王知其將死而無如何是徒憂我先王也未可也惟公以至誠代死之詞告先王先王雖憂愁於心而得藉手此詞以請命上帝則庶幾事或有濟而可以無憂我先王矣蓋未可二字當精審如此

或問武王之疾周公知其必死乎曰知之疾至不可為良醫且知之而況聖人且如生死尚未可知而張大其事曰代某之身得吉卜而曰予小子新命於三王不又貪天功為己力乎然則知祝之之必瘳乎曰未敢必也必之不待卜矣然此聖人之謙德也孝子慈孫一誠可以回天而況聖如周公大抵金縢一篇所以記周公之至誠也始以誠格祖考格上帝繼以誠動天威終乃以誠感幼主其理至微非至聖不能享天心如此後人疑之妄矣

氓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禮占人君占體禮記玉藻君定體鄭注謂視兆所得也皆此體字鐵板注脚特三王在天之靈能知武王生死而不能主武王之生死也武王生死上帝主之公方以身代之說乞三王請命於帝縱使三王許為之請帝之許否未可知也祝已即卜事在俄頃而何以即得吉卜公何以即決其罔害而武王翼日竟瘳何也曰鬼神之神至盛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此斷非後世儒生所可臆測者然由常情度之三王能請命於帝而不能徒請於帝有公詞則可以請也公能知三王藉詞可以請命而不能知三王之許請與否有龜卜則可以知也然而三王之愛武王亦必同於周公若果藉詞可以請命萬無不許之理而公乃曰爾之許我爾不許我又何也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事在他日營洛之時此時公不能知

讀書志二

五

天命之永焉否也命永則三王將請之而帝亦許之不永則請亦無益此惟三王知之而公不能知也至既得吉卜而後知三王必請帝必許周必不墜天之降寶命而王疾必有瘳也故曰王其罔害也

蔡傳於納册金縢匱中注云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前周公啓籥見書者啟此匱也後成王欲卜啟金縢者亦啟此匱也按下文文明云以啟金縢之書又明云得周公之說則成王所啟者自然即此金縢之匱不待智者始曉也而謂周公啟籥即啟此匱則讀書亦頗不精審矣夫啓籥見書公在壇上卜龜時事也納册金縢匱中公歸後事也若果同是一匱公不於卜吉時即納此册而必待歸後重啓匱而納之此何意乎書以金縢名篇經曰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

滕之書是金滕之爲物必國家鄭重之器其中所藏果僅卜筮書與否非後人所能臆測而器物則固非公可攜以自隨者也若所謂啓籥見書者則不過卜筮之書如周禮太卜三兆卜師四兆之類公固可與祝史並攜以往者而謂卽金滕可乎

王瘳之與王喪相距不知幾年禮記謂武王末受命又謂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乃終其言雖不可盡信而本朝人說國初時事終有影響較之史記等書爲可信大約武王之崩與其得天下相去要不甚遠然則公以至誠格天而僅僅得此數年庸有濟乎曰此不知當時事勢者之言也是時武王之命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也夫武王遲數年而後崩而既崩而流言即起矣武庚卽叛矣大誥多士多方雖以周公之聖而大費經營如此假令武王先數年而喪則成王更幼離間之言更得而中之國事更不可爲而天下岌岌矣周公之爲武王請命全爲周之永命起見非僅僅爲王一身計也故許之則無墜降寶命雖先王亦永有依歸不許則命必不永不復可以事鬼神上帝雖珪璧亦無所用之也或曰公之聖不減武王豈王喪而遂有此慮乎曰此尤不知當時事勢者之言也夫兄弟相及殷家常法是時周方承殷有天下而改爲傳子嗣子幼沖公不能不輔之而以國家新定之日身處嫌疑之地外既有誕敢紀叙之武庚內又有妄思相及之管蔡此其難易較之武王未喪之日相去何啻倍蓰耶武王遲數年始喪然猶多難如此而況可克商二年而遽喪乎然則公之請代其得已乎不得已乎人情風氣愈下愈薄故前古之事有必不可行於後世者聖人知其然也不惜改變舊例以爲定法苟或生今反古則禍亂立見

讀書志二

六

是故君臣相禪至美也自夏后傳子爲定法苟或反古卽爲戰國之燕矣兄弟相及至美也自周家傳世爲定法苟或反古卽爲春秋之吳矣蓋反古生禍亂在三代時已然不必後世也特周家改及爲世其法自武王定之乎抑武崩周公立成王始定之乎曰此事書傳無明文前儒亦無論及之者吾讀逸周書武倣解而後知其法實武周兩聖人所共定者武倣解曰詔周公且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誦者成王名也此篇僅八十餘字孔晁無注後之校者亦謂其殘缺而其中存者文義顯然如此且文倣解爲文王立武王爲後之命故篇首曰惟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文立武名篇曰文倣武立成名篇曰武倣名義既同又文倣解首云文王告夢武倣解篇首亦有王告夢之語告夢雖不能曉

讀書志二

七

其爲同紀立後之事則斷斷無疑然則傳世之法公實與武同定然則公之地位與前之泰伯後之季札可以自潔其身不顧國家者其難實萬倍也然則公之請代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金滕極通順易曉不似諸誥之難解也而後人往往誤解之上云公將不利于孺子則下云我之弗辟辟字明是避執政之位況下文明有辟之之地曰居東明有辟之之時曰二年又明有王悔悟迎歸之文曰惟朕小子其親迎曰王出郊僞孔欲以此篇證僞造蔡仲之命故訓辟爲法以暗附會于致辟管叔之語既解辟爲致辟不得不解居東爲東征而征東甚遠非卽時可以出迎遂不得不解出郊爲郊祭天矣無情無理不知此篇特記郊祭何故夫流言爲其將不利孺子而卽興兵往殺起造流言之人罪人既得心暢意滿而以幼主之疑未解擁

兵觀望揚揚在外此雖後世少主臣稍跋扈者尙未敢然必王莽董卓曹操者流而後肆行無忌至此極也而以誣大聖之周公可乎況晉辟爲避曰我之弗避詞義極順而乃用以法法三叔五字解一辟字可乎惟避位故居東義詞又極順而解之爲東征征東而曰居東可乎

周公居東二年近人濟寧許雲嶠鴻磐尙書札記云二年不連周公居東句周公居東特記此語完上文辟字之意也所云二年者成王之二年非周公居東二年也元年流言二年公避而罪人得經文則字斯字正言其得之速非遲之之詞也此駁蔡傳之也云云以周公居東四字爲完上文以二年爲成王二年立說新巧而實則讀書不精審之過也凡解經而欲以己意更正舊說當以經解經尤當以本經解本經金縢一篇記事最曲折

讀書志二 八

詳盡篇中至用十六乃字自祝詞三乃字外餘十三乃字皆記事詞也若使周公居東四字自爲一句其事例正與史乃册祝周公乃告二公公乃爲詩一例必當云公乃居東矣使周公居東四字屬上爲文其詞例尤與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一例必當云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乃居東矣此其不合本經者一也周公居東二年句法與既克商二年絲毫無別克商二年非武王即位之二年也則周公居東二年何得隔截其句而以爲成王即位之二年乎此其不合本經者二也且蔡傳解罪人斯得爲始得流言之人本是誤解許不知其誤但以遲速相辨難而不知如其意論之蔡尙速而許尤遲也何以明之蔡謂公居東之二年斯得是相隔纔一年也若許謂成王之二年斯得則流言居東皆在武王始喪之年經文有明證也至明年

而成王始即位改元又明年而始爲成王之二年是距公居東之歲首尾凡三年矣而罪人始得非欲速而反遲乎吾故曰許之讀書未精審也至其云元年流言二年公避則經文武王既喪與管叔流言與公告二公與周公居東皆一直說下其間並無可以分隔年歲之理而許乃云云是直鹵莽滅裂自造典故讀書不精審之過也

罪人斯得僞孔以爲周公已併武庚三叔誅之故其篇末傳云此以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然而誤也非但征東必不可云居東且東征之詩明云三年此云二年顯然不合蔡氏駁之是也而蔡解斯得謂成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亦誤上文大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主名確鑿如此何待二年始知夫惟當時確知流言本是懿親故成王不能無疑公不得不避位

讀書志二 九

若僅是民之譏言不必張皇至此況罪人斯得者得罪人而誅之之詞也若僅是始知流言之人於文亦殊不類又況如蔡解則鴟鴞詩之既取我子不可解如僞孔則鴟鴞一詩全不可解故愚以爲皆誤然則何也曰愚以爲罪人斯得者成王得管蔡而誅之也蓋武王既崩周公執政以輔成王管叔與羣弟倡爲不利孺子之說使徧傳國中以開成王流言者言如水之流甚易而速也流水非無根之物不必解流言爲無根之言至公既避執政之位居東年餘管蔡見反閉之計不行乃遂以殷叛周夫但倡不利之言尙非大罪公既避去其言不解自破尤不必追以爲罪而至監殷而叛則真罪人矣於是成王乃得而誅之是時管叔方監殷王得誅之者經傳不詳不能悉也且夫公之避位居東得至二年之久者以二公在朝也傳所謂召康公與

太公夾輔周室者也然而身雖在外心在王室至是聞誅管蔡既不能無傷於手足之愛而又以朝廷不汲汲討武庚而惟殺管叔是急將來小腆蠢動西土不靜事未可知矣故作鷓鴣之詩以貽王大意謂武庚既害我三叔而又將窺伺我國家首章揭明大意而傷三叔之因此獲罪次章言我方始立國而即有武庚之外侮三章言國本未立事甚危殆四章言禍患顯著吾心甚迫急而吾言不得不哀切也大旨如此乃王得此詩不喻公旨前既有流言之疑至此復疑既取我子爲咎王之殺管蔡一似以鷓鴣比朝廷者則我方大義滅親公何得以此咎我然而不敢竟責公也故曰王亦未敢誚公蓋雖以周公之聖二公之賢而未易解王疑忌之心者如此至風雷交作啓金縢得公代武之說乃始深信公實無不利孺子之心始知鷓鴣之詩實憂武庚之禍害國家而非咎我之殺管蔡於是迎公歸國執政如故於是公討武庚而乃有大誥之書故大誥但斥武庚不及三叔一語於是公始東征而有東山之詩故書言居東二年而詩詠東征者三年此吾合之詩書反覆事理而竊以爲差得其情事者也

朱子詩集傳誤信僞孔以鷓鴣爲周公既誅管叔武庚後之詩而亦以鷓鴣比武庚則豈手誅管叔而乃謾之於鷓鴣耶既誅武庚而尙慮其毀室而禁之曰無毀耶全篇危苦迫切之言爲溯往事耶爲戒後來耶皆一無所著故愚謂如僞孔則此詩全不可解也況果如孔說則殺管叔無與王事王何故因此詩而欲誚公管叔方以殷叛公方誅武庚而併誅同叛之管叔正公勤勞王室實事王何至全不知感而反因見詩而欲誚公且一讀

代武之說即知公之勤勞而頃者滅殷餘孽安周大功全不知覺既不召之歸朝又見詩而欲誚之直待風雷交警啟金縢書始知悔悟此雖後世中主愚不至此而況成王耶

蔡傳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册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愚謂二公皆不知也册祝之事聖人以至誠格天理固如此故公之爲壇墀必不在國都之中當時蓋擇都外靜僻之地而召册史及屨執事者同往故曰歸俟爾命曰公歸經文有明證也至卜龜見書亦即在周公所立壇上祝已即卜卜已即啓籥皆一時事史乃册祝曰云云卽繼以乃卜三龜云云經文亦可證也然則二公不知册祝焉知卜疾乎公歸不告二公以册祝之事豈獨告二公以下疾乎故曰皆不知也

公命我勿敢言漢人皆作一句讀故王莽效周公敕羣公勿言非但僞孔也而蔡傳非之解謂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則命字萬不可解公又不欲以此事沽名鬼神之理甚微可使由不可使知此公之所以命勿言也且苟非公命勿言則祝史或僅一人百爾執事能不以至誠格天異事相傳告乎而王與二公至相隔數年之久而全不知有此事乎

僞孔本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云馬本作親迎按親迎是也正與下文王出郊文氣一貫僞孔欲解出郊謂出而郊祭則親迎二字無著況謂周公方東征則亦無往師所親迎之理故改爲新逆而傳之云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則上文並無王過雖欲誚公而終未敢所謂改過自新者安屬耶至蔡傳又作新迎謂新當作親又引鄭氏詩傳親迎周公之語謂新爲誤則豈未見釋文耶且非馬非孔亦不知其所據何本

許氏雲嶠札記反駁蔡傳謂康成詩箋至以鷓鴣比成王其臆說無禮如此其他說何足爲據竹書記年亦有王逆周公於郊之語試思周公遠在東方出郊將誰逆乎郊字當從孔傳無疑云云夫以鷓鴣比成王誠康成之臆說也而親迎二字則馬融本實實如此鄭所謂親迎周公者不過述經語耳以解詩有無禮之臆說而并其述尙書經文者亦斥之爲不作據此豈可解經乎又且我之弗辟僞孔訓辟爲法蔡傳據鄭氏詩傳避居東都之文解辟爲避許謂較孔傳爲優其語方在前條同一蔡氏書傳據鄭氏詩傳合吾意者較孔傳爲優不合吾意者卽不足據此豈可解經乎許氏札記又云卽以新字作親字所云予小子其親逆其者擬合如此之詞非果親往也吾嘗謂許氏讀書不精審此語亦其一也然吾因許言更讀經文乃知古人文字謹

讀書志二

十一

嚴真非蠱心人所可妄解者篇中其字當作擬合如此解者凡四而皆有歸宿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一也而以未可以戚我先王句爲歸宿册祝曰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二也而以卜吉書吉及公歸等句爲歸宿公曰王其罔害三也而以王瘳句爲歸宿王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四也而以王出郊句爲歸宿然則親迎卽作新逆卽解作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而下文並無遣使之事三其字皆有歸宿獨末一其字漫無歸宿可乎不可至僞孔解出郊爲郊祭彼不過欲迴護蔡仲之命耳然而有萬萬不可通者夫風雷告警弁啟金縢舉朝惶惑之時何暇行此鉅典孔謂改過自新豈真對天自誓乎且上云天大雷電以風下云天乃兩反風是王未出郊以前狂風固未息也此其爲時必不甚久亦不過一二日間而天子郊天有多少典禮卜日

卜牲諫何容易孔謂玉帛謝天豈盡去一切儀禮專用玉帛而可謂之郊乎是於當日情事已萬萬不可合而以書法觀之上云惟朕小子其親迎下云王出郊文氣一貫明白易曉也今改爲郊祭則上文親迎既無歸宿此處郊天又突如其來古今有此文法乎堯典祭天云肆類于上帝召誥祭天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語例皆極鄭重今乃以出郊二字了之乎且本經記周公告三王自爲壇至册祝詳明如此而成王謝天乃僅僅二字卽使一爲本事一爲旁及叙事當分主客顧亦不應簡略如此周公之卜與成王之卜何嘗不分主客然經記周公之卜曰乃卜三龜云云其辭固詳而記成王之將卜曰王與大夫盡弁云云亦不過略是詞例固當如此豈有記郊天大事而僅以出郊二字了之者乎然則出郊必常解爲郊迎周公無疑乃

讀書志二

十三

許謂周公遠在東方出郊誰逆則吾不知東方果在何處遠果安極東方之遠許果從何知之夫以居東爲東征是書之東卽詩之東山說固誣妄不足辯其他或謂東都或謂東國或謂東方皆不過望文生義以意揣測之詞而愚則謂東是王城之東其地與都城相去亦不甚遠夫周公爲王卿士而封之畿內則東者公之封國也若此時公尙未封亦必有湯沐之邑則東者公之采邑也辟也者辟執政之位也非辟人而辟世也居也者釋政而退居也非逃之而隱居也是時流言孔急百口莫辯惟公辟執政之位故流言不解而自息矣公雖不與朝政未有不關心國是者惟退居伊邇故一聞王殺管蔡卽作詩以貽王矣詳玩上下經文辟爲辟執政之位居爲退居封邑束爲王都之東去都甚邇而朝野所共知罪人斯得爲成王得管蔡而戮

之王出郊爲出郊往迎周公皆一一通貫毫無疑義前儒解金
滕往往得此失彼以致經文齟齬不可合若許氏札記之言本
不容辯今辯之者仍辯僞孔也以吾前辯僞孔出郊之解未盡
也

召公以成王定鼎郊鄴而得吉卜於是懼王信卜而不修德乃作
召誥一篇篇中反覆言成命之不足恃惟敬德始可以祈永命
世儒不解其義徒以爲誥戒之常言於是言天命皆成憮怵
矣余故爲召誥解以正之篇中句斷亦多錯誤如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九字當句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別爲句而解者
以惟王受命爲句則上文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之茲字不
可解矣况君爽曰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顧命曰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二經有明證乎又如今天其命哲命

讀書志二

十四

六字當句吉凶命三字當句歷年知三字當句今我初服宅新
邑別爲句而解者今天其命哲爲句命吉凶爲句命歷年爲句
知今我初服爲句而解之曰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
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何如其則命王以
哲四字已不成文而哲也吉也歷年也皆從永命一邊說中閒
忽插一凶字就墜命一邊說亦爲不貫又且皆不可知四字是
無故添設而所可知者今我初服何如其語亦糊突無謂若從
吾解則曰今天其命哲命今天其信已命我以哲命乎吉凶命
歷年知吉凶之命必待既有歷年而後能知之非今日得吉卜
之所可恃者故下云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
德之用祈天永命言我今日正在初服猶之子正在初生之
時惟有速敬厥德王果用德卽可以祈天永命猶之當子之初

生而自貽之以哲命也何等直截了當又況以文義觀之上云
自貽哲命下云其命哲命正復一氣相生自爲證佐不知解家
何故必離下哲命字以哲字屬上句以命字屬下句坦坦周道
自種荆棘眞使人不可解也

洛誥乃命寧予毛大可極駁蔡傳謂古今自婦人歸寧外豈有寧
禮耶按尙書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寧爾邦儀禮觀禮明云天
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後漢肅宗詔引之曰禮云
伯父歸寧乃國此寧字與尙書寧字正是同義且大可知婦
人省父母爲歸寧而不知男子省親亦曰歸寧如漢書哀帝紀
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後漢書
陳忠傳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齊義曰告寧休謂之名又陳重傳獨行
同舍郎有告歸寧者唐人猶知之屢見諸家詩集中室宋史容

讀書志二

一五

山谷外集注引九朝通略元豐二年太學生鍾世美得假歸寧
是宋時尙有此語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占文侯之命王曰父義
和其歸視爾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占寧予寧爾其詞既同
秬鬯之賜其禮又同此豈可異解乎蓋平王之賚文侯以秬鬯
正用成王待周公典禮也

予不敢宿蔡傳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其注顧命云宿進爵也愚
按此宿字當解如論語不宿肉之宿蓋秬鬯取其香氣時久則
氣散故不敢宿而卽禋之於文武也小爾雅宿久也廣雅宿留
也

吾嘗謂君爽爲周公定洛後答召公召誥之書小恙爲成王悔悟
後答周公鷓鴣之詩皆別有說

君爽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多方

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同是庸釋同是稱天自當同義而注家異解何也蓋庸釋者舍而不肯眷顧之意二字連文不當一處解庸爲容一處又解爲用一處解釋爲捨一處又解爲去之也多方庸釋易明君爽亦與同解言天雖不可信而我武王實能延文王之德則天亦不忍舍而不眷顧我文王之受命也

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東坡書傳云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馬牛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馬牛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按蔡傳大意與此同皆非也

讀書志二

十六

夫軍中安得有臣妾哉苟有臣妾而既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又安得有逋逃之臣妾哉且所謂得此風逃者何人乎若軍伍中得之而敢不復其主是自相攘奪之亂軍矣豈周初魯公之行師而漫無軍政至於此極乎若他人得此而來復我軍中則何爲不賚來復之人而反賚汝乎汝者汝軍人也必無指他人之理蓋馬牛臣妾者民間之馬牛臣妾也大兵所過民情必甚惶惑我雖秋毫無犯而民之有奔避遷徙者固情所必至於是當擾攘之時遂或有風逸之馬牛逋逃之臣妾亦勢所必然故公諄諄然戒之曰汝無敢越隊伍而追逐之若既得之而能迹其原主而還之則我當商度所復多寡之數而有以賚汝乃或越逐之或得之竟私爲己有而不還原主汝則有常刑矣至於敢爲寇攘踰人垣墻馬牛本未風逸而敢竊之臣妾本不逋逃而

敢誘之汝則有常刑矣上是因風逃而據爲己有下是不風逃而奪人所有後刑必更重於前刑而皆曰常刑者蓋刑法載在令典軍人盡曉故但云常刑耳嗚呼後世軍無紀律攘奪牲畜擄掠婦女甚至殺平人以爲功級所過之處野無青草民畏官兵甚於盜賊行師之慘極矣是時固不至是然而防患未然所以誥誡訓飭之者周至如此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也左文十八年傳史克引周公作誓命曰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按誓命有云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正與此常刑相證明

今文中雖全篇通暢易曉必有一二語不可猝解者乃至極淺易如文侯之命時已入東周矣極晚近如秦誓時已半春秋矣而讀其書詞必不能無藉傳注況周初乎況唐虞夏商乎古文無

讀書志二

十七

篇不易解其有不可解者即是剽竊書傳中之引尙書者此豈一口之所能愛憎者乎而曉曉者何爲乎

今文尙書不外婉曲渾厚四字古文尙書不外徑直浮薄四字尙書但紀月日不記年歲此必古史官自有一定之例非後人所能測議者如堯典之正月上日月正元日收誓之時甲子味爽康誥之維三月哉生魄多士之維三月多方之維五月丁亥顧命之維四月哉生魄其體例無不然者乃至呂刑云王享國百二年則是舉年壽爲言實不言穆王卽位幾年也金縢云既克商十有三祀之文則又別開一例蓋是篇記箕子之言稱年爲祀史臣恐混周年於殷祚故特變文云維十有三祀若曰雖稱年爲祀而實我周武王之十有三年也變文而非恆例然今文尙

書中紀年者亦只此一見耳

偽古文尚書不知古史體例遂於伊訓有元祀太甲說命有三祀

太誓有十有三年畢命有十有二年無知妄作不必詰者

書序斷非出自先聖其所云往往與本經背謬如謂成王作康誥

與經中朕其弟顯然不合世儒以漢學力辯而迴護之至以孟

侯爲周公呼成王以朕其弟爲周公呼康叔而復以王若曰謂

是周公述王之命顛倒錯亂無一是者斷當以宋儒說武王作

康誥而篇首爲洛誥之錯簡萬萬無疑也則序所云非也序又

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方按經文以移邇

遐邇爲昔者之事則殷民之遷遠在成周之前故召誥云庶

殷洛誥云庶殷安得營洛既久始遷殷民乎且成王周公之稱

之者曰天邑商曰殷獻民曰多方之義民何嘗輕賤之而以爲

頑民乎則序所云又非也至其逸者如五子之歌如旅葵諸序

與偽書合而與他傳記所說不合蓋偽書依序作偽而不知序

之不盡合也

西河論經亦自有的確不磨處而盛氣指斥如販夫裸罵村婦拍

手者此何爲也若刪其一切閒文與自造典故及故求立異以

攻朱子者剝膚存液未始不可開悟後學嗟乎安得有心明眼

人一整理之

讀書何可拘執成見但求其是卽是善讀書者近時諸家拘拘於

漢學一字不肯攬入唐宋而注尚書家尤甚古文既已爲偽舍

之可也而因此遂謂今文中亦有爲梅氏所改易者凡遇他書

引尚書與今本異者即依他書改易今本或增或刪或移或易

嗚呼此亦焚書之日矣夫古人引書原自有以己意增刪之者

讀書志二

十八

謂尚書爲梅氏所竄亂而梅氏未嘗點竄他經也則他書之引

他經者亦多異同其又何說以處此吾嘗謂諸家盛尊漢說而

其氣象只是三家村夫子何嘗有漢儒學問漢儒注經明知其

謬誤者亦必注之曰當作某或曰衍文而已未敢向經文中以

己意改易一字而今則筆則筆削則削無所不至可謂尊漢學

者乎其注尚書必以鄭氏降而至於馬氏又降之則王氏而已

然而三家之書無一存者采摭雖極博不過萬分之一而奉奇

零斷續之文字字而疏證之以爲漢學真大可笑也 凡古人

著書往往存二說引其注者或偏舉一說古人注書往往前後

異義引其注者或但稱一義古人注書往往稱一語而駁之而

正之又或既駁之復爲釋之引其注者或但引其所稱而不復

載其駁語或但引其所駁而不復記其釋詞此皆事理所常有

者今但見徵引而未見全文吾惡知其所云馬鄭者果即馬鄭

意乎

讀書志二

十九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二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三

鄧徐時棟同叔

經三

詩

夫婦士女義皆有別男子已娶曰夫未娶曰士女子已嫁曰婦未嫁曰女詩曰求我庶士又曰士如歸妻皆未娶之稱也故易曰老婦得其士夫士夫與女妻相對女妻謂處女之妻非再醮婦也士夫謂士之夫非再娶夫也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義最確今世以未娶而卒者曰處士未嫁而卒者曰處女猶是古義然雖曰處士而不得其解者多矣 或曰氓詩自我徂爾三歲食

讀書志三

十一

貧是此人既已有室矣而下復云士也岡極二三其德則不必未娶者始謂之士也余曰固然然不可泥者詩不又云乎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是既嫁而亦可謂之女矣若分別言之則如吾前所云混稱之則夫士為男而婦女為女也猶之禽曰雌雄獸曰牝牡而雉鳴求其牡則屬之禽矣雄狐綏綏則屬之獸矣無衣集傳謂秦俗強悍樂于戰鬪故其人平居相謂如此然而秦非僭王之國也而三曰王于興師此何王耶蘇氏謂秦本周地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說集傳采之然而尤不可通豈有先王興師而我能與子偕作者耶或曰此吳人滅楚楚申包胥乞秦師秦哀公既許之而作此詩故傳曰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王者楚王也按左傳稱賦者不必古詩如公入而賦姜出而賦退而賦曰之類皆自作詩也則其引傳似是明證而

詩中與子同仇亦頗與其事相切既而思之亦非也楚人僭號以後列國相謂亦固有稱楚王者若入之歌詩不云楚而直稱之為王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且三百篇為春秋時人作者皆在孔子未生以前及孔子之身則已有定數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可驗也而此事在魯定公之四年夫子年已四十有七豈有取近人之詩入編中而曰三百三百一如古編也者則又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最後又得一說亦忘其謂此乃秦穆將與晉文納王之詩此雖後起之說而不可易也蓋王者周天王也子者晉文也仇者王子帶也此正師河上而待晉時之詩也及晉人辭秦師而下此役雖不果而秦穆勤王之心未可沒也故存之也於是而王于興師之王有的解矣吾知澤陂之無異乎月出也鄭風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則繼之

讀書志三

一一

曰清揚婉兮而此詩一章有美一人乃繼之曰傷如之何蔓草云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則繼之曰邂逅相遇適我願矣而此詩二章有美一人碩大且卷乃繼之曰寤寐無為中心悄悄且其首章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苟為男女相悅相念之辭未有一稱有美而即傷之傷之而至於涕泗滂沱者蓋其事急矣其禍烈矣其憂君切矣其心即洩治忠諫之心而其辭即月出勞心之辭而較之為尤迫也朱子曰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諒哉 或曰陳靈從夏南一事而其詩至月出株林澤陂三篇之數見乎曰此難言也焉知月出前篇防有鵲巢之誰佛予美心焉切切非亦指此事乎齊襄通文姜一事耳而齊風南山敝笱載驅亦數見之況月出澤陂純乎忠愛之心較齊風之但為諷刺者尤

七十一

爲敦厚而數見何妨乎

澤陂在月出株林之後何元子楷既解月出與株林同時必當解澤陂亦陳靈時詩矣當考世本古義

青蠅三章集傳一章比也二三章興也按三章皆以青蠅比諷人不知何故同義異解向疑板誤而無刻不然

縣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集傳曰比也此微賤勢苦而思有所託者爲

鳥言以自比也蓋曰黃鳥自言止于邱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有能飲食教誨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愚按此

以黃鳥起興而非爲鳥言也詩人言黃鳥尙有止處而我則勞于行役而不能趨不能極也誰能飲食我教誨我載我以後車

而使我得免于行乎大意如此今乃以爲鳥言則如鷓鴣之爲鳥言亦必予羽予尾類于禽語鬻子毀室通于物情豈有禽鳥

也舍邱阿之自得其樂而反願爲人後車之所載乎且孔子讀此詩而曰于止知其所止是明明以邱隅之止爲得所豈有一

毫恨其不能前之意乎詩詞明白易解不知朱子何故別生一義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六句從古無的解夫以亭臺沼囿之廣斷無不日可成之理此

無論趨役者之衆寡也且既不日成之矣何又曰經始勿亟乎又曰庶民子來乎解家不得其解遂謂以不日成之之故故謂

之靈臺然靈字字義孟子已先解之以其民歡樂之而謂之靈臺靈沼非以其不意速成而謂之靈也解家又以末二句謂追

叙未成時事果爾則其語當在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之上矣今

讀書志三

三

讀書志三

四

余以經解經忽得妙解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者即召誥之厥既得卜則經營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即召誥之太保乃以庶股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即召誥之厥既命殷庶庶股丕作也蓋首二句是言相度地位次二句是言營度方位既成下二句始言庶民之興作以書核詩若合符節古人復起不易吾言

周公作大武以頌文武之功而武之詩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吾每讀此詩而疑之凡雅頌恆例其專美一人若生民之美后稷公劉之美公劉者無論矣其他凡頌美先世之作如大雅則大明必先大任王季而後文武必先古公姜女而後文王思齊必先大任而後文王大妣皇矣必先大伯王季而後文王下武必先三后

而後成王文王有聲必先文王而後武王如周頌則天作必先大王而後文王昊天有成命必先二后而後成王執競必先武王而後成康如魯頌則閟宮必先姜嫄后稷大王文武周公魯公莊公而後今之魯侯如商頌則玄鳥必先武湯而後武丁長發必先有妣玄王相土而後湯先祖後宗先父後子此古今文章定例亦定理也而獨此詩先武王而後文王且受之者受之於文王也則當云嗣文受之受之者武王受之也則當云武嗣受之而皆不然而獨曰嗣武受之假令不知周家世系驟讀此詩既先武王後文王而文王下復言嗣武受之此爲武之受於文乎抑爲文之受於武乎其可疑如此然且左宣十二傳稱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篇中明明有武王字而乃謂武王之所自作此詩僅僅七句楚莊乃誦其末句而左氏述之

蓋讀左傳而其疑滋甚如此又且樂記賓牟賈論大武有有司失傳不則武王之志荒矣之語大武本周公所作而乃歸咎武王而疑其志即使武王志荒貪得天下以至聲淫及商而周公表揚功業為武王作樂不應反形容其荒志也而乃賈言之孔子然之蓋讀樂記而其疑益甚又如此今乃恍然而知為武王所自作也非惟詩無可疑左傳禮記亦無可疑者也夫所云武王者商湯也史記曰湯曰吾甚武遂自號武王此語雖不可甚信而武王二字則周武未崩其諡未定以前無不知為商湯者故商人作頌於玄鳥曰武王靡不勝按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武丁之孫子於湯所為事業無不可肩當之也於長發曰武王載旆而玄鳥首章直以武與湯併稱之曰古帝命武湯當周武作大武時豈能預知身後將諡我為武王恐後人難於別

讀書志三 五

識而不稱成湯為武王乎人子善則歸親武王得天下尤當歸功文王詩書中歷歷可考也而以征誅得天下者近世實始自成湯故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謂唐虞夏以德而殷以功也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謂及我文王啓佑我後人而實能繼殷湯以受其天下也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謂至於今日則既已克紂可以止殺而遂致定文王之功也爾者爾文王也此猶周公對大王王季文王而曰爾三王也故後漢祭祀志引元命包曰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或曰周武以前皆稱成湯為武王是矣及周公作諡法既定昭廟之諡則豈不慮後世之難於別識者而何不於制禮定樂時一追改之曰此兒語也焉有武王手作大武之樂而周公可為之追改者若以後人私度古聖人非但周公制禮定樂之時當改

大武即孔子正樂定雅頌之日又當改商頌矣 或曰此解雖違舊義實愜人心特執競之詩首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此詩實頌成康詩詳學必不能解武王為殷湯也而二詩句法全同下句且不易一字豈同在周頌之中一以指周武一以指殷武耶曰此駁稍近理然亦迂拘之見也詩中句語相襲者多不勝數而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四句並見谷風小弁兩詩中一則夫婦之言一則君臣父子之語一則家事一則國難而居然至於四句十六字無一字不全同者何況並頌征伐之功者乎然且牧誓稱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而商頌有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其稱謂同其事同其物無不同而劃然兩人一殷武一周武相隔至六百年之久而又可混乎吾嘗謂讀書當別具手眼往往有文雖異而事實同者亦有明

讀書志三 六

明同文而實異義者嘗戲語友人易云君子道長傳云國君道長一句四字至三字並同而無一字不迥然異解有如此者云遜於有虞楊雄法言序云遜於不虞亦僅僅易一字而其解全別孔子例稱子而坊記之子檀弓之穆公使人問曾子乃稱曾西不因其下之自呼為申不知也列女傳魯黔婁卒曾子往弔之錦緇萬花周武例稱武王而大武之武王乃稱成湯不因其詩之先武後文及文王嗣武等語亦不知也而又證之以左傳參之以樂記而吾解始定或曰武篇武王之為成湯既據左傳無疑義矣乃傳記楚莊之言不但此也宣十二傳稱楚莊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藥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

考之周頌載戡干戈云云時邁之詩也清廟之什 著定爾功武
之詩也臣工之什 敷時繹思云云賚之詩也閔予小子之 綏萬
邦云云桓之詩也九篇 武詩已有成說餘若時邁若賚即皆以
爲武王作無不可通惟桓詩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
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此武
王明指周武不能以爲成湯也若此武王非成湯則豈有同在
大武之中而兩武王乃可異解之理然則武王作武之說不足
據矣曰此成見在胸之故也左傳稱周饑克殷而年豐桓篇首
二句正周武初克商時事下即自爲戒微謂守天命非可解也
昔者桓桓之成湯未嘗不保有厥土戡亂四方以定其家及我
周之德昭于天而我皇遂以代之矣語極明順易解何以不能
指武王爲成湯耶且若指武王爲周武餘詞亦固可通而皇以

讀書志三 七

中宗高宗祖甲而後及大王王季文王乃至同朝告語如周公
之於君爽亦必先稱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與其諸臣而後
及於先世而況武王手定天下歸功文王追美征伐得天下之
商湯以爲比德而又何忌諱之有乎
孫履齋數詩句起三言終八言然緇衣之敝及還一言句也祈父
鱧魴二言句也 三百篇以四言爲主其長短句之錯見者莫
多於五言故如三言六言多不過二句江有汜振振鷺之連下
四句爲三言所僅見是以有袞衣兮之連下三句爲六言所僅
見至於五言則誰謂雀無角連下四句召南舒而脫脫兮野有
揚且之哲也鄘君子皆連下三句投我以木瓜則全篇五言偶
閒一三字句耳衛木知子之來之鄭女曰連下六句十畝之閒
兮魏十畝連下六句爲全詩庶見素冠兮魏素連下七句而閒

讀書志三 八

閒之句當作何解爾雅釋詁云閒代也於此章詩義最確其他
訓義如隔遠離隙之類俱不與此詩相比附故毛傳即以代訓
閒然惟上句武王是成湯則下句不可不言而喻若武王是周武
則代之者代何人乎又且賚之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又
曰我徂維求定皆明明是周武自作之辭亦必不能指爲周公
頌文武者然則合武賚桓三詩觀之武王作武之說確鑿可據
周人說周詩必自有授受真解不然楚莊豈不知武王爲周武
之諡者左氏豈不見周武詩中有兩武王字者
頌揚本朝則諱言勝國古人不爾也殷人以長發頌其先而首云
禹敷下土方周人以大明美其先而首云天位殷適尚書中尤
多多士多方所以誥誡殷人其皆言成湯至帝乙宜也而召公
以召誥誥其君首稱殷先哲王周公以無逸戒其君首稱殷王

六言二句爲一詩此彼彼有屋小雅連下三句匪先民是程威
連下四句或燕燕居息北連下十二句虞芮質厥成大雅連下
六句伴俛爾游兮卷連下十二句而閒以四言三句宅殷土芒
芒商頌連下三句然則焉得不一變而爲五言詩乎 小雅北
山詩後三章全用五言凡十二句每句以或字起亦遂截然而
止後人無敢有效之者 詩莫古於商頌商頌五篇凡百五十
四句中有六言句二句帝命式于九圍長設都于禹之績殷是
也而五言得二十二句之多我受命溥將烈宅殷土芒芒古帝
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肇域彼四海殷
受命咸宜以上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帝立子生商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厯則莫我敢曷實左右商王以上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以保我後生以上百分之中得十五分何必待西京而始萌
芽乎 三百篇之格莫奇於緇衣第一句五言第二句一言第
三四皆五言第五句一言第六句六言又莫奇於伐檀第一五
言第二三皆六言第四四言第五七言第六四言第七八言第
八九皆四言後人為樂府歌行雖極短長錯落不能效此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三

讀書志三

九

邃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四



棟同叔

經四

周禮

康成注大行人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朱竹垞彝尊遵采此四字為
孟子佚文愚按非也前數葉中方引此四字稱左傳今詞義並
同何為一引左氏一引孟子乎其注嚮人引曲禮誤以為檀弓
注射人引射義誤以為樂記此引孟子正同一錯記也

儀禮

先配後祖古人所譏而士昏禮亦以婦至之明日始見舅姑何也
或謂未見舅姑之前婦雖至而不配也今杭俗猶如此然昏禮

讀書志四

一

明言婿迎婦至夫婦共食既徹婿說服於房婦說服於室又云
姆受婦巾鄭注巾所以自絮清又曰媵布枕席主人入親說婦
之纓燭出媵待於戶外呼則聞至於夙興而後婦沐浴俟見質
明始見舅姑是未見之前明明配合矣且唐詩有云妾身未分
明何以見姑嬾又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然則
必待配而後可見乎然則先配又何譏乎

喪服疏繩非今時不借也周時人謂之履子夏時人謂之非漢時
謂之不借也此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皆是異時而別
名也然則不借是喪屨之名後人因此屨是草履遂盡以草履
為不借失之矣然則小說家造為仙人不借之說固妄而吾鄉
前輩以左右不可通借解其義全歸琦瑛為精博吾嘗據之以
駁舊說今讀禮疏始知其義精確不可易如此

禮記

曲禮恆言不稱老解家並謂身為人子不得自稱己老做謂非也身已高年而尙事父母者天下能有幾人禮家立論必以世間常事言之而言其常則凡為人子者大約二三四五六十歲耳此時何至自稱為老而況恆言稱老乎蓋稱老者稱父母也非自稱也親年既邁起居恐其勞頓飲食恐其增減侍奉勸諫之際常不覺以衰老形之言語至告誠家人應對朋友尤不覺常在口中此恆言稱老人子之常情也然而父母聞之則心驚而神惕矣故記禮者戒之吾友范疇廬明經邦常對人稱老父老母余勸其勿爾而并疏禮意如此

讀書志四

二

曲禮云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指君夫人邦君之妻也君於其國屬父道則其妻屬乎母道凡為臣子者固不敢稱犯其君夫人之諱而至於對其君則妻統於夫雖臣子亦不復為夫人諱也經義如此而陳澹集說乃云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此語頗不可解經文下云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二語自屬家中言夫人之諱自屬邦國言何得混云其家先世乎

士喪禮云賓不答拜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是弔人之喪主人拜謝而賓但避之無答拜禮也余每弔喪常行此法而或以為傲不知據禮經所言答拜乃反是傲也

檀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扶夫音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按二夫人者謂此一輩人也其稱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皆由己身推指之謂妻姊妹之子於從母之夫一輩人夫姊妹之子於舅之妻一輩人此二輩人皆無服者記者語簡略去妻

姊妹之子與夫姊妹之子耳而陳氏集說則云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又曰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按依陳說是所云二夫人者乃指妻兄弟之妻即俗所與夫姊妹之夫即俗所而言矣恐未盡善也夫妻兄弟之妻與夫姊妹之夫此二輩人相別甚遠男女嫌疑之際慎之又慎雖曰同爨焉得為服且婦人於夫之姊妹有服者從其夫而服之也至夫姊妹之夫則雖其夫尚不為之制服何論婦人若男子於妻黨惟妻父母而已於妻之兄弟尚無為服何況妻兄弟之妻乎又且果如陳說則記者直云妻兄弟之妻與夫姊妹之夫而已何故別就旁人生出稱謂又不明指而乃煩注家加時偶有甥至外家七字以補救之耶然則陳說斷不

讀書志四

三

可從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嫂叔固多同爨者其分又最親而先王以別嫌疑推而遠之不為制服何況夫姊妹之夫與妻兄弟之妻乎從母之夫我謂之從母之夫也舅之妻我謂之舅之妻也是皆由己身推指之也猶云君之母與妻之喪是我之君母我之君妻也若如陳解則君母君妻豈屬姑婦言乎

陳子車之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而詭對子亢謂因疾時失養故用殉葬以補之子亢既正告之以非禮復以正語之不能必止其謀因亦詭言之曰疾當養者執若妻與宰得已則已不得已則當以妻宰殉之於是弗果用此言真有倉卒定變之才不爾不能止也陳氏集說云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按此注不得語妙須云但

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欲以請殉者為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一說則豈不得以五字斷句訓以作已止也然以人之母以其母明明兩相形對何得斷以字為句且解亦甚拙按文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言爾欲以他人之母嘗試已巧則爾豈不能以己之母嘗試已巧者乎而爾母之死未嘗機封則毋亦於爾心有所病乎蓋般請機封向所未有特其一時弄巧呈技耳公肩假知般母之死未必有此故即以詰發其良心言爾於自己之母可以自主豈不得弄巧者乎則毋亦病之而不為者乎然三家視桓楹而般欲易以機封知機封一事亦必制繁費重季氏之力可行若般之母則雖欲行之而其勢有不能者公肩假亦明知其故特借此以折之使般無可答也

讀書志四

四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謂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按如此是人臣常禮於無祿之臣何別且如此解則君有饋焉四字斷然不可通矣方氏謂仕而未有祿若孟子之在齊其君以賓禮待之故其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此解甚妙使字即是將饋之使亦大通

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鄭注微猶非也孔氏正義曰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

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按此疏極明順萬不可易者而雲莊集說乃曰微無也孔子引詩而言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按此但知微之訓無而不知微可訓非但知而已為竭盡無餘之辭而不知此而已是助語之句遂至糾葛不可解於雖字下妄加以子罕得人心六字晉字下妄加憂字天下上妄加然字而既曰可無晉憂而已又曰天下亦孰能當之使兩語自相矛盾而義仍不暢乃又引一說云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則民既說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舉天下孰能當之矣按僅不敢伐何云弱晉苟能弱晉何云雖但語又牽強無理況孔子此語是歎美規宋者之辭謂規宋者因子罕哭死而哀而民說之而知其不可伐夫苟民

讀書志四

五

說如此雖非晉國即天下亦孰能當之蓋晉一國小而天下大晉一國弱而天下強合天下之強大尚不敢伐民說之國而況區區一晉國而可伐之乎大意如此今集說並作歎美子罕之辭則上文善哉規國乎全無著落矣 微非也確不可易呂覽離俗訓曰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獨舜湯者非但舜湯也高注微亦非也國策趙策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微獨趙者非但趙也皆非訓微為非不可而雖微二字則更有確證國語晉語公孫枝曰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此二語與檀弓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二語句法毫髮無少異者夫苟晉國臣子皆思報其君父之仇讎雖非秦國即天下亦孰不患之蓋秦一國小而天下大秦一國弱而天下強合天下之強大尚無不患之而況區區一秦國而能無患

乎然則由國語觀之檀弓而已二字孔謂助語之句亦確不可
易如此確注確疏而陳氏故舍之而別生異義一義不足更增
一義而皆無是處真不知其何心也

章注國語亦訓微爲無亦
極不通語詳余國語雜記

中

曾子問記喪之二孤云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
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
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
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云辯正也疏云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
康子之威不敢辯正也愚按衛君弔魯臣則魯君主其喪喪服
小記所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是也特孝子不敢
當主但哭不拜主喪之君則但拜謝來弔之客而不必哭也今
魯君哭而康子拜是兩失也孔子謂康子之過者爲君諱也而

讀書志四

六

辯字則當訓爲辨別之辨謂二人皆拜當時執事者直不能辨
別何人之爲喪主也只是敘事之辭非追咎當日之有司也讀
上下文氣自見

男子三十始娶此記禮者妄言不足憑信傳記所載他姑勿論卽
如文王之生伯邑考孔子之生伯魚皆在十四五歲豈有周公
制禮而不法文王者豈有孔子娶妻而不遵周禮者 傳曰國
君十五而冠冠而生子或曰惟國君始蚤娶耳庶人則必三十
也信若是已無解於孔子之生伯魚矣且吾更有證者方舜之
在下也固庶人也三十徵庸舜猶未娶核諸禮家之說其時不
過應娶之年乃何以盈廷師錫直稱有鰥孟子曰老而無妻曰
鰥可知三十未娶過時已久故孟子至以無後不孝言之由此
益見禮說之妄

禮父在爲母期舊唐禮儀志載上元初則天上表稱三年在懷理

宜崇報若父在爲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關
且齊斬之制足爲差減更令周以一期恐喪人子之志今請父
在爲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依議行焉按則天此言不無私意然
論實有當於人心不可以人廢也乃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
上言謂雖則權行有紊彝典請仍舊章庶叶通典上令百官詳
議時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謂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
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禮云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重輕從俗斟酌隨時
禮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父在爲母三
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
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

讀書志四

七

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
之志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
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
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
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述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
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
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
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登孝義抑賢引愚理資寧戚食稻衣
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議一依周禮則古人刑政今不行者
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
爲慟哭者再思語甚詳皆極痛快而當時紛議不定履冰又再
上疏辨論謂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

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偽符載初
之元遂啓易代之深歎孝和雖多反正章氏復效晨鳴孝和非
意暴崩章氏旋即稱制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不早圖刊正
何以垂戒於後語極巧辨然而呂雉危漢不必先改禮文而謂
武墨傾唐必先預定喪制乎梟獍弑逆史不絕書此豈度量喪
制而後行大事者乎假令定制子不喪母遂可以絕武韋覲覲
之心乎履冰之言可謂兒語矣而元行冲又附和盧說謂捨尊
壓之重虧嚴父之義亦不知其何心也堯典曰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論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考兼妣言父並母稱似三年通喪二人未有區別
惟齊斬異耳禮記多七十子之徒所爲其云爲母期者恐三代
盛時必不爾也此事當詳考之

讀書志四 八

祭法稱父爲考祖爲王考曾爲皇考高爲顯考始祖爲祖考今稱
祖爲王考猶古也皇字自南宋始禁不敢用而稱高祖爲顯考
則世所絕無者矣

孔子閒居篇孔子以五至三無告子夏而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子夏問何詩近之孔子告以夙夜基命宥密云云及子夏問五
起孔子又告以無聲之樂氣志不違云云愚按此段中之氣志
不違威儀遲遲內恕孔悲氣志既得威儀翼翼施及四國氣志
既從上下和同以畜萬邦日聞四方日就月將純德孔明氣志
既起施及四海施于孫子凡十五句並是詩詞蓋子夏先問何
詩近之又問言盡於此而已乎而孔子告之如此則仍引詩爲
證故應氏謂大抵按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而
十五句中如施于孫子日就月將以畜萬邦之類已見三百篇

中其他即是詩中逸句自來搜羅逸詩者從不及此可怪也
石梁王氏說坊記謂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
皆後人爲之愚按凡云子者未必是指孔子凡弟子記其先師
之言皆可稱子後人見一子字盡以屬之孔子遂往往有不可
通者猶之詩中多稱君子焉能篇篇知其所指何人若謂是作
者偽造假託則不應故引論語以露破綻也

壻稱妻父母爲外舅姑向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孟子館甥貳室
彼謂我甥故轉而舅之別於舅氏之稱故外之既舅其父故姑
其母別於父之姊妹故外姑之蓋其稱謂源流轉當如此後
讀坊記則壻直稱妻父母爲舅姑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
舅姑承子以授壻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
妻之父母曰舅姑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特爾雅實稱外舅

讀書志四 九

外姑坊記無外字者蓋是省文若後人行文稱女父母而曰此
吾舅姑也必將有噴飯者矣

喪禮哭踊雖是儀節然亦悲哀之極出於人之自然者也問喪
篇曰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如此
說則是養生法矣恐與先王制禮之意相去甚遠

問喪篇文法甚佳其猜測先聖制禮之意容或有不然者如云
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益亦衰矣揆之人情原不過
如此然遽加以益衰云云似非仁人孝子之言其篇末云禮一
絕字當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是則能
知所以制禮之心者

三年問是天地閉一片至文讀之能令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 處
三年之喪者大約朝死而夕忘耳故此篇痛哭流淚以啟發人

之良心而以大鳥獸小鳥獸爲譬喻使稍有血氣者讀之無不
淚下 此篇全出荀子禮論字句稍有異同耳古今之所一也
以上並荀卿文荀卿此下論君喪亦三年之故甚詳記者刪之
而孔子語以爲結荀卿之學本無愧於孟子學者耳食而抑
揚之遂覺軒輊太過即如此篇入之禮記讀者以爲至文若在
荀子書中亦不爲奇 此篇文氣醇厚遠過西京在荀子何嘗
有意爲文而自然是至文此周秦兩漢之別也 然而從之之
從當依荀子作縱從即縱也謂放縱而隨之也若作如字讀無
是處矣 三年間中有然則何以至期也一段解家謂父母本
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期而練男子除經婦
人除帶云云愚按非也此期字是指期服之喪與父母三年之
喪無涉作者謂喪至期年天地已易四時已變以是象之故至

讀書志四

十一

親以期斷言凡處兄弟祖父母妻子之喪皆至親也可以期斷
也而至於父母則雖期不足必以三年故下云加隆焉爾也言
加隆於他至親之喪非謂父母之喪本期年而吾特爲之加隆
也反復文詞必當如此解說故下又云由九月以下何也亦是
從三年之喪推言之於大功小功若以期指父母言則下文期
九月總小功並不可解矣
小戴選大戴禮四十九篇爲禮記而傳之學者行之後世著之學
官則必小戴皆精義而大戴皆糟粕也乃以今觀之殊多不然
大戴中無論其他即夏小正一篇可以刪乎小戴禮無論其他
即儒行一篇可以存乎是非倒置之事古今往往有之不意聖
賢經傳乃亦有幸不幸耶
儒行純是策士聲口無論理義即其句法如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身以有待也養其死以有爲也試取
以雜之他篇必不能亂格葉也又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
數也此非特去聖人萬里即稍稍有容之君子可語此乎末云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
以儒爲戲與庸妄策士自誇大者不遠余謂國策中尙無如此
衰藪文字直是漢高嫚罵儒生之時不得志者妄爲之耳

高宗弗寫儒
行國臣下

鄉飲酒義篇自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至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凡五節並是荀子樂論篇文

喪服四制篇首云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蓋作者當時正當墨翟
之教盛行著書非儒謂禮不必制喪不必行之時作此篇者必

讀書志四

十一

係七十子之徒痛邪說之橫行有感而爲此言以詳說乎喪禮
所以如此之故蓋其衛道之心不在孟子下也

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稱高柴之行云往來過人足不履影注謂不履人
之影謙慎之至也此說吾甚疑之夫必日月燈燭之下而後有
人影吾足欲履人影而人影已在吾足上矣即欲履之何能履
之而以此爲謙慎恐高子之愚不至是也家語弟子行篇作往
來過之足不履影王肅注言其往來常迹故迹不履影也語頗
難解此注以太宰純增注本正文小注皆有闕斷句吾細繹之蓋
常迹故迹四字連文不履影也四字是申明之詞猶云不履影
者言其往來常迹故迹也蓋影字只作迹字解兩露之時霜雪
之下沙土之上皆有履迹高子行步不爽分寸步步在舊迹上

其迹分明故曰足不履影不履影者謂不踏壞其舊影也反是而亂其步趨履迹縱橫舊影不可復見是履影矣語意似略奧而理實較禮注為長 大戴作往來過人故盧注如彼家語作往來過之故王注如此皆望文生義也家語雖出王肅偽造然其所見大戴實古於盧氏

臨海洪頤煊注孔子三朝記又自為音義云中引衆說存者稱名歿者稱官此例已為罕聞而又曰或有歿而稱名存而稱官者別有所取不在此例則今古存歿益令人茫然矣即如時人之中孔檢討阮中丞則稱官王念孫陳壽祺則稱名則未知孔阮之稱官為已歿乎為別有所取乎王陳之稱名為生存乎為別有所取乎且所謂別有取者不過以其人之賢否別之乃其於古人惟鄭司農鄭君虛僕射數人不稱名餘如董仲舒高誘包咸馬融王肅杜預韋昭徐邈徐廣張守節楊倞楊簡無不稱名者已為狂妄之極至引古書如曰莊周書韓非書賈誼書又如淮南王書呂氏春秋楊子法言稱名稱爵稱子稱氏顯然區別是豈亂國之呂不韋謀反之劉安仕賊之楊雄反賢於長沙江都諸大儒耶處士橫議一至於此是亦世道人心之害也

讀書志四

十一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四

鄞蓬學齋徐方來
攷士用活字板印

讀書志四

十三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五

鄭徐時棟同叔

經五

左傳

杜氏於孟子卒下注曰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正義曰言婦人法無諡也不得從夫諡解其不稱惠也按既云婦人無諡則下文何以有聲子杜氏明云聲諡也既云先夫死不得從夫諡則下文何以不稱惠子而稱仲子仲子卒於隱之二年是明明後夫而死者也不必旁稱博引但就本傳下文數語讀之便已矛盾如此且婦繫夫諡春秋時不必爾也聲子成風或是次妃而桓夫人何以曰文姜莊夫人何以曰哀姜並後夫而死者也

讀書志五

杜氏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愚謂此亦臆度之詞春秋中王后小君何嘗並援此例若謂末世滋蔓為之作諡正法實無諡也此孔氏說則正法定禮孰有逾於周初者乎周公既制諡法始自文武若太王之妃曰周姜王季之妃曰太任無論矣而文王之后何不曰文妣而曰太妣武王之后何不曰武姜而曰邑姜此雖元凱復生不能答也 前儒謂婦人從夫諡愚既有說以非之矣而未盡也左傳中婦人各有諡如文姜哀姜之類悉數未易終物而其以夫諡為諡如鄭武之武姜衛莊之莊姜則是史不知其諡遂因夫諡稱之猶云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傳十二及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傳二楚莊夫人傳九晉悼夫人傳三類耳傳屢稱宋襄妻為襄夫人而文十六傳又稱夫人王姬注王姬故稱王姬正史官不能知列國婦諡之明證今

稱某夫人則知非諡簡其文曰武姜莊姜即謂婦人從夫諡然則傳稱晉懷之妻曰懷嬴豈此婦改嫁晉文死而猶許其從前夫諡耶況此婦死後實諡辰嬴明見傳中然則其曰懷嬴者不過謂是懷公之妻耳而武姜莊姜有何異耶 或謂衛莊之正妻曰莊姜其妾曰厲嬀戴嬀蓋惟正夫人得從夫諡耳愚亦以為不然即如魯之文姜哀姜皆正夫人也而傳十七傳齊桓夫人三王姬為第一乃莊十一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共姬即王姬何嘗從夫諡耶傳於不知婦諡者輒以夫諡稱之其既不知婦諡而又數婦同一夫則不得冠夫諡或以其姓別之如文夫人

羊氏姜氏是也或以其國與姓連稱之如邾文公元妃齊姜二妃晉姬文十齊侯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如夫人者六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之類是也亦有僅知一婦之諡

不知他諡則此有諡之婦亦從同以國姓稱之如王姬諡共姬長衛姬亦諡共姬傳七而連他人叙之則但稱王姬長衛姬而已此等皆因文見義本無定例讀傳者當會通之耳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解謂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愚按此解非也夫已為君而立桓為太子則隱將以桓為臣子耶已不為君而帥國人奉此太子則隱將置已於何地耶隱公在位禮樂征伐悉自己出未嘗一請命桓公而嘗自稱寡人所謂帥國人奉之者安在耶鄭衆解謂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是真已為君而桓為太子矣必無此理賈逵解謂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既曰為太子又曰為君語已矛盾且十一年中發號施令何嘗奉為君耶故杜皆不從也而杜說亦未安愚謂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是以隱公立五字當為一句而奉之三字為一句鄭解上句是

也解下句誤而奉之者不以桓為臣子而尊奉之也不視為臣子即是尊奉之不得說奉之為太子也春秋經於十一年中以君禮待隱公是即隱公立之實也元年不即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上皆孔疏語是即奉之之實也如此則傳義明白曉暢賈杜皆以立而奉之四字連讀而傳意晦矣 鄭云奉桓為太子賈杜云立桓為太子語雖不同而皆以桓之太子為隱公所奉立也愚則謂桓公之太子早立於惠公之世何以明之惠公既以仲子為夫人夫人之長子即是太子觀子同生而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可見況隱元傳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此豈待隱公立奉之而後為太子者哉而孔疏乃以惠薨太子少之文證杜之隱立為太子殊覺羸疏 隱公之攝與

讀書志五 三

周公之攝迥別周公之攝攝政也隱公之攝攝位也故尚書所稱王曰皆指成王且明有周公曰王若曰之文此豈自稱寡人史稱為公者之可例乎隱公實即君位而其心則謂此實桓之位而吾權時即之者故十一年傳云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之云者猶曰還之也左氏即隱之迹窺隱之心以為雖在位而實則權即之故曰不書即位攝也而盟篋傳曰公攝位盟宿傳直曰公立公羊述宋穆公語云吾立乎此攝也正與同意然則謂帥國人奉桓與謂奉桓為君者皆非也 隱元年舍舍肉舍作棄字解吾不知其作何棄法推而遠之耶徹而去之耶顯與本事違異矣按當作藏字解便無窒礙凡舍字字義有數解然如屋宇之舍棄置之舍無不含藏字意者 傳九年傳記晉事云以是藐諸孤杜解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正

義曰藐者縣遠之言諸子皆長而奚齊獨幼是小大相去縣藐也藐諸孤者言年既幼穉縣藐於諸子之孤按杜解惟賤字不妥是時奚齊已立為太子何賤之有孔氏不疏賤字但云幼穉疑賤即穉之譌若其解義則以幼穉與諸子縣藐七字解一藐字諸孤即作之孤解謂以此幼穉與諸子縣藐之孤辱在大夫也語極順適孔氏誤會其旨以幼穉縣藐貼藐字以諸子貼諸字而疏作縣藐於諸子之孤穉穉不順語頗無理近時胡氏延佩鳴玉訂譌雜錄則云幼賤貼是字指奚齊諸子貼諸孤謂羣公子縣殊杜本藐字此作殊字誤解藐字言此幼穉之奚齊縣絕於諸子之貴長義本如是若以藐為眇小意則孤字應指奚齊諸字將作何解天下有是句法乎今人裂取藐諸孤三字作孤子眇小用沿襲已久不覺其非按胡意是以諸訓衆據其所說將以是

讀書志五 四

藐諸孤五字當解作以幼賤縣絕貴長衆公子此非特古無此句法即今亦無是句法也而下句所謂辱在大夫者幼賤之奚齊在大夫乎抑貴長之羣公子在大夫乎然且奚齊既立為太子而重耳夷吾是時並亡人太子賤而亡人反貴是何說乎又且獻公所嗜愛者驪姬姊妹之子奚齊卓子也而所鄙惡者申生已死其存者不過重耳夷吾耳二人與二人相對待又何得以亡者二人為衆公子乎是孔氏既謬而胡氏則謬之又謬者也至以孤字指奚齊便謂諸字無解則更謬諸字作之字解謂以此藐小之孤可也諸字作語助辭藐諸二字連文猶云藐然藐爾謂以此藐諸之孤亦無不可也文義並極穩當明白而何不可解之有孔疏惟諸字誤解其孤字亦指奚齊 箕子之遇明夷當時憫之後世諒之他日訪範陳疇不得已也至

於興朝分封宗藩此與勝國孤臣有何干預而左傳云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此箕子恐當有誤

鄭商人以十二牛犒師僞爲君命以示有備且即使告於君以備之而秦師果在算中滅滑而去或曰今之商人但知謀利而已苟有利雖獻國不恤也焉得如鄭商弦高者乎余謂此固當時風俗之厚然亦有不盡然者觀昭十六年傳子產告晉卿謂鄭國與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其盟詞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然則鄭國商人與其君世有盟誓蓋必其初有大功於鄭不願在朝而願子子孫孫世爲商人故與國同其休戚終春秋之世有功於國絕無依勢作威與聞國政者呂覽悔過篇載弦高矯鄭君命詞較傳爲詳文極雅馴又載三帥答詞謂是迷惑陷入大國之地蓋當時掩旗息

讀書志五

五

鼓而來及爲商人道破報於致詞姑以此對犒師人也

古人銘功其得意與後世同而名號之閒無所忌諱則與後世絕異如叔孫獲僞如以名宣伯是以夷狄盜賊之名名其子也今人所必不肯也又如楚子轅夏徵舒滅陳後因申叔時之諫而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不曰陳州而曰夏州是又以亂臣賊子之姓氏其州也亦今人所必無者

僞如之弟曰焚如焚如之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兄弟以一字爲行第自此始

左文十八年傳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後人乃謂季文子與其事此苛論也宣公方立即有莒太子僕奔魯一事宣命與之邑而文子命司寇出諸竟及公問故則使史克對公甚詳中有莒僕弑君父語如果文子身與弑逆則授邑黨惡且不暇何肯出

之又安肯直言弑君以自翹其過耶況傳文無一字及文子而必欲於傳之外求之注春秋者之通病也爲是說者不過以宣

十八年傳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謂此語是文子自己供狀所以補前傳之未及不知使我者猶曰使我魯也使我國家也非謂己也殺適立庶襄仲可使文子而失大援則不可使也此語重在失援上則使爲致使之使而非使令之使明矣況下文即接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若果文子身與其事宣叔之怒詰之者豈僅僅在先後閉耶亂臣賊子春秋所必誅者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曰再斯可矣若果文子躬與弑逆恐孔子必無此寬論也且三思後行是統括文子生平若既爲弑君之賊何足挂齒試問其當行大事之日三思乎再思乎但讀論語便知左氏

讀書志五

六

之未嘗失出也是文子不能諱正至莒僕弑君事傳明明曰僕因

國人以弑紀公而趙匡乃以經不書僕弑遂謂因字是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而又見以弑之以字不可通遂毅然欲改以字作之字此真妄論可笑傳曰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明白如此而妄論之耶而姜氏炳璋補義極是之且欲以此坐實季文子之罪不知何故一失入一失出如此

問春秋何以不書莒僕弑君曰不告不書史官常例未修春秋所無孔子焉能益之

趙盾許世子二獄極爲後世所駁吾謂公穀誤之而左氏未嘗誤也許世子之弑君左氏明云飲其藥而卒是明明以藥弑之者並未與經旨違異自有不啻藥之說以起後人之疑而左氏無此說也至趙盾之弑君左氏據晉策書記其事雖爲盾諱而所

以實其罪者不一而足後人自不解耳 公羊宣六傳趙盾躋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葵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按此解甚迂曲周狗蓋得之於周者耳 太史責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盾謂自貽伊戚夫亡不越竟此已事不能追改者若弑君之賊則固儼然在國也盾苟無愧於心何難取而戮之以免此感而乃非惟不討而又使此賊逆新君以蓋其弑逆彌天之大惡然則桃園之攻誰實使之左氏書曰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又書曰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由後概前而知趙穿攻靈公上隱隱有宣子使三字在至記孔子之言雖真偽不可必而即其所記亦自有意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夫不隱何也謂不沒其實也狐書盾弑君為不沒其實則盾之弑君不已實乎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夫

讀書志五

七

法者何也謂不沒其實之書法也狐據不沒其實之法書盾弑君而盾甘受此惡名則盾之弑君不更實乎謂之古之良大夫者謂較勝於今之大夫如崔杼之屢殺史氏弑其君而尚不肯受其名者耳曰惜也越竟乃免則尤誅心之論謂汝既弑君而欲免此惡名則惟有越竟而去終不反國使國人不能得主使者之名而後乃可耳而今何如乎語語是坐實盾罪而讀者不察也 趙氏匡謂作傳者不達董狐之意遂附會為孔子之言朱子亦以孔子之言為左氏偽造而讀其識見甚卑 太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美之曰書法不隱春秋弑君多矣為正卿而亡越竟反討賊者曾有幾人若據此法則凡弑君之獄盡歸罪於正卿可矣且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即謂之弑君之賊此在周公之禮孔子之春秋為何法乎假令陰使人賊其君已則出竟以俟聞既弑而反而姑

取一人焉以為賊而殺之而遂可以免此名乎語非正理必有深意此在後人善體會之大約當左氏時正晉三家強盛之日晉史之粉飾其詞不待言矣 久之又久至立趙武時尚曰宣孟忠則雖不忠者蓋晉史終為之飾如此 而左氏危行言孫亦必有格格不能盡吐者然而既傳孔子之經不容與經背也故所記雖據晉史而旁敲側擊使讀者於言外自得之此則左氏當日之苦心也已公使鉏麇殺盾而麇死於趙氏庭槐之側誰殺之乎曰觸槐而死則自殺矣而乃述其臨死之言誰聞之乎其言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夫靈公雖無道非民之主乎而盾弑之非賊民之主乎此子也才吾惟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非先君之所以命盾者乎而盾相靈公而至於不君非棄君之命乎憫愴之言正所以實盾罪者 田首山見靈輒曰宣三年未知母存

讀書志五

八

否今近焉 杜注云 是靈輒其名也首山之下其居也乃至免盾之後而曰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夫既不告而退則前所述歷歷之名居誰知之而誰能記之乎然則靈輒實盾之私人其與為公介實盾陰使之在公左右以窺伺公者至於既得其死力而故為不識其人也者而故問之以掩人耳目而左氏亦遂顛倒恍惚其詞而書之然則公徒之中倒戟者多矣此所以伏甲未攻而已有搏葵者之知之也 傳記靈輒事云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杜注云輒亦去愚按自亡當謂宣子不當謂輒此遂字跟上問字來自字指宣子言宣子問輒輒退後已亦遂亡去如此則自字不至費解亦如此而下文宣子未出山而復句及亡不越竟亡字並有根杜解誤矣 宣二年傳記宋事云宋城華元巡城城者謳而嘲之元使其驂乘

句者亦必注之而此無注其音扶而必不可屬上句亦可知

宣三年傳云鑄鼎象物胡氏曰左傳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誣矣禹所鑄者別九州之分野差田土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鑄於鼎以為萬世準耳愚按此等語真足令人齒冷夫王孫滿者親見此鼎者也今以生後千百年之人起與之爭而強辯之曰不如是也必當如是是有是理耶宋儒往往自執一理與古人爭是非此鼎秦人尙得見之故有圖象四五事在呂覽中今試以此語胡氏必將極駁呂覽何則左傳尙不可信何況呂覽且使此鼎至今尙在亦必悍然不信以為贗鼎此亦無奈古人何也

宣十四年九月楚人圍宋至明年五月始解兵臨城下九閱月之久析骸易子幾將亡國僅藉詭計劫楚將而後得求成而尙以

讀書志五

一一一

華元為質其辱甚矣其禍烈矣原其所以致禍則華元之殺楚申舟故也其所以殺申舟則非惟過不假道實以申舟嘗扶宋公之僕故也而申舟所以扶宋公之僕則實華元之父華御事致之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而文十年楚將以陳鄭蔡之師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之以田於其國中之孟諸而宋公為之右孟以至有違命扶僕之辱夫逆之而聽命又道之田國中此其辱百倍於假道其君儼然為之左右此其辱亦百倍於扶僕乃御事方以國小民無罪隱忍受辱願為之弱而元乃不忍小忿逞一時之快而幾至於亡國乎且惟宋願聽命所以因違命而敢扶其僕惟管田孟諸而君為右孟所以因

出使而敢不假道是二者之辱皆由御事若元以為辱則御事為無恥若元為善於謀國則御事為不忠然則元之殺申舟禍其國辱其身而且逆其父矣

成十年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林曰饋麥之人為景公召桑田之巫以其言不食新故示以新麥而殺之愚按饋人為之四字當句饋人猶饗人為之者煮熟之也為字讀如論語為黍之為何得讀作去聲

又傳云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正夏四月麥始熟之時景公聞桑田巫不食新之語急欲食麥矣豈肯麥早熟於四月而遲之六月始欲食之之理然則晉用周正明明如此而先儒必謂晉獨用夏正者何也

讀書志五

一一一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五

著雍佶讎之歲孟秋月
鄆徐氏遠學齋印

已而放子南太叔灼知其心故謂國政非私難而猶恐子產以放逐同祖兄弟爲嫌也故引周公殺管蔡蔡云云以慰安其心而申之曰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以爲周公之聖夫豈不愛惜兄弟而以王室之故至於殺之蔡之而子以國政放從兄弟何疑焉成王之殺管蔡適在周公輔政之世其事可以假借而遂不覺其言之如此然則襄二十一祁奚之言固非權詞而昭元子太叔之言則實權詞也苟有知者必然吾言乃偽造蔡仲之命者全竊定四年傳爲本而既竊之而復變亂其本事首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卽繼之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一歸之周公而王於是乎四字竟若熟視無覩者是其心殆欲以定四傳暗合昭元傳而襄二十一傳則姑舍之雖由其讀書不精審不知襄定二傳爲實案

讀書志六

五

與詩書相表裏昭傳爲權詞與本事不相應然而尙有昭元傳爲據猶可說也乃至以流言坐羣叔而管蔡啟商甚聞王室八字又竟若熟視無覩者則太鹵莽矣夫金縢之記流言者所以明周公居東之由也非罪也公居東二年而管蔡啟商亂王室杜注謂則眞罪人矣王於是乎殺之蔡之若管蔡不啟商亂王室但是播布流言此非特周公不敢罪之即成王亦何至遽以爲罪而殺之而蔡之乎而況成王方以流言疑周公至於出辟而不之問居東二年而不之召是方德流言者之不暇而殺之而蔡之乎若如僞書謂周公實罪之則流言方謂公將不利孺子而所謂將不利孺子之人乃遂赫然大怒辟者辟囚者囚降者降恣所欲爲全無顧忌此非吾所謂莽操之行乎而可以誣周公乎嗟乎自有僞書而周公之殺管蔡遂成鐵案詩書本事

無孳究之者太叔權詞無致疑之者而於是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無不信有此事而後世英主若唐宋二太宗篡弒得國若隋煬帝明成祖之屬無不據此事爲口實而其臣下皆援引此事以諂諛而逢迎之嗟乎僞書一變亂本事而其禍之酷且烈如此然則謂周公雖戮管蔡無損其聖與謂僞書抄撮經傳無害於理者皆未之思也已矣 舜封象有庖戰國時有放之之說而萬章遂以問孟子若使周公戮管蔡萬章能無疑乎及孟子告之以仁人於弟親愛之欲其富貴云云若使周公果戮管蔡善問之萬章能無及乎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陳賈尙以知而使之不知而使之難孟子若使周公使之監殷及以殷畔而公復手戮之彼賈之所以難孟子者其如是而已乎此吾於孟子無字中而益信周公必無戮管蔡之事如此

讀書志六

六

昭三年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叔弓也不入惠伯子服也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授館敬子從之杜謂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按此事亦見檀弓忌者忌日也非怨忌之忌怨忌者在郊而因之不入將誰與鬪乎一不可解因遇介者之叔父怨忌而遂廢公事二不可解忌者在郊而我入國正是辟之今反以不入爲辟三不可解且使椒不先入敬子亦終不入不知所遇之忌將何時去此假令忌終在郊又將奈何四不可解蓋及郊主國有郊勞之禮受郊勞之禮必在館中亦必與介同受此禮適以介之叔父忌日至郊叔弓禮椒將遲之明日始行此禮而椒乃以公事爲主反先入館受勞禮而叔弓亦遂從之如此義甚明白不知杜氏何以誤解如此至鄭注檀弓亦以忌爲怨而謂敬子有怨於

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尤謬

昭七年春秋春王正月暨齊平許淑服虔杜預並謂燕與齊平毅

梁傳賈逵何休並謂魯與齊平吾核左傳前後文而知實是燕

與齊平語已詳春秋規萬中今讀此年傳文而復得一證焉傳

云鑄刑書之歲昭公六年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

將殺帶也杜注壬子六月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杜注壬寅此

日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按壬子不言月

者是謂見夢以後第一壬子雖不言月義自明也明年壬寅不

言月者是謂明年第一壬寅亦不必言月而義自明也第一壬

寅在正月二月不可知而以此年經書四月甲辰朔逆推之則

無論正二三月為大盡為小盡總無壬寅在二月之理然則齊

燕平之月非正月乎然則正月之暨齊平非燕與齊平乎若如

讀書志六

七

賈何等解正月為魯與齊平二月戊午盟濬上若是年二三月

甲辰朔戊午為始是燕與齊平而燕齊平之月焉得有壬寅乎

昭七年傳楚靈王為章華之宮納亡人實之芊尹無字之闕有罪

亡入宮中無字往執有司弗與而執無字以謁諸王無字引周

文王楚文王之法謂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又云若以二文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杜注盜

有所在言王亦為盜又注云盜有寵王自謂林堯史因申之云

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為盜則我方有寵於君未可得

而取也按此注大誤杜云盜有寵王自謂不知自謂何寵林云

我方有寵於君不知又是何君不意注書而有此嚙語也無字

云盜有所在者指執無字之有司也無字一則曰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再則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夫闕以得罪

而亡是盜也執而有司隱之是與盜同罪之盜也故云若以二

文之法取之則非特亡闕在是即隱盜之有司亦在是矣而楚

靈聞其言而無以難也曰爾姑取爾亡闕以去耳若爾所謂隱

盜之盜則方有寵於我未可得也是亦指有司為盜何嘗戲言

哉杜林解非但有寵二字萬不可通即無字云盜有所在亦非

昭七年傳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按南宮敬叔或即

南宮适是孔門弟子也若懿子之師事殊尚可疑論語孔子呼

弟子無不名者懿子苟師孔子何為不呼何忌而稱孟孫豈以

卿故尊之耶

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

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杜注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是

讀焉為如字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是存兩說孔疏云焉猶

讀書志六

八

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則竟讀焉為於虔反矣

按文直接甚明言戎入我郊甸遂取我周郊甸之地不知何故

讀焉為於虔反而添設若不由晉四字也況下文云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明言惠公誘戎之害則上句何須更作一轉孔疏似

誤會杜意

昭十年傳言宋元公為太子時惡寺人柳欲殺之及遭平公之喪

柳熾炭於元公喪位將至而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注言元公好

惡無常愚謂遭喪在冬十二月葬在明年春二月正夏正極寒

之時柳體貼人情諂事如此安得不寵左氏好描寫人情正不

必譏元公之無常也因記故老言一小卒寒冬伴提督寢裏溺

壺被中而臥夜中提督將私捧溺壺進之甚煖提督大喜拔之

官至四品此亦一寺人柳也

昭十一年葬公母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
有歸姓也歸姓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按此語頗奇處三年
之喪而不感以理斷其失國可矣乃率合其母姓言之以母爲
胡女歸姓則當不歸若母爲宋女子姓當無子乎較之姑吉人
之語尤爲好奇

昭十三年記楚共王埋璧立嗣之事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厭紐杜
謂微見璧紐以爲審識按上言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既
云密埋豈有微見璧紐之理且其未祈之時明日請神擇於五
人者使主社稷又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是此語
人人共聞若果微見璧紐誰肯與紐離異而子于子哲乃遠之
乎蓋璧雖密埋王與巴姬必記其所埋尺寸地步無須微見紐
以爲審識者及五人既拜由頃者所拜之位度向者所埋之處
而卽知其遠近相去幾何也其曰厭紐者璧必有紐蓋向神埋
璧其紐在後故厭紐則必當璧此二字與上跨之肘加焉遠之
一例不過以厭紐代當璧二字耳

昭二十年琴張聞衛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
賊何弔焉按齊豹與宗魯相善薦魯於公孟縶即孟縶公孟以爲縶
乘及豹將殺孟使魯去之魯以爲向者子美我謂我能善事孟
故孟信我而使孟乘若聞難而去之是我不善事孟而使子
向者美我之言不足信於孟也今惟有子往殺孟我亦不洩於
孟而爲孟死之是我果善事孟而子亦不失信於孟矣後魯爲
孟縶乘豹以戈擊孟而魯以背蔽之斷肱與孟皆死此上稱夫
由常情視之魯能不負所薦不負所事臨難不避以得兩全不
居然大丈夫也哉而孔子斥之至於如此可知戰國刺客後世

劍俠皆聖門所棄絕雖死而弔亦不屑者也從可知左傳所記
但守小節以一死成名者皆宗魯之類而孔子所謂言必信行
必果經經小人有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所謂大人
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其理皆一貫而倖倖然惟以氣節用事
不顧義理者可以返矣竊物曰盜殺人曰賊魯竊不失信之
名於豹故曰齊豹之盜明告以將殺孟而祕不告之使終見殺
故曰孟縶之賊杜注謂豹所以爲盜縶所以見殺皆由宗魯按
下句是也上句尙非正解

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鬪杜注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
雞鬪按此注誤也鬪雞之戲古早有之莊子紀渚子爲王養鬪
雞列子黃帝篇同又莊子逸篇稱羊斟之雞以狸膏塗其頭數
勝人戰國策臨淄民無不鬪雞走狗近世鬪雞者先期相約鬪
於某所不勝者出金帛古人想亦猶是則何必二家相近始鬪
耶且如注語似謂鄰近雞自相鬪非人使之鬪則與下文介雞
金距悉不合矣季氏介其雞杜注掃芥子播其羽也按正義
引賈逵云掃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至郈氏雞目又史記魯
世家亦曰季氏介雞羽說與杜同正義又引鄭衆云介甲也爲
雞著甲又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以芥菜塗雞翅而注呂覽察
微篇則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孔疏左傳合論之云以郈氏
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愚謂甲在身胃在首明有分別高云小
鎧著雞頭是胃其雞非介其雞也至鄭孔云爲雞著甲不知雞
鬪在首而以身爪輔之若甲其身是反爲雞累使之不能輕舉
迅疾矣故不如以介爲芥蓋芥屑播在雞羽遇鬪鼓翼其屑既
可以眩敵雞之目而芥子性辣著目又使之不易開也宋王

觀國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為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解左傳不知
經典釋文明云介又作芥是傳文本有作芥者 觀國又云介
其雞者為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此說太鹵莽矣
傳文明云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蓋季氏始以芥
子昧郈雞之目而郈雞不勝郈乃為之金距金距甚利能爪傷
季雞使之不及振翼而於是季雞不勝故平子怒也今乃云介
雞以禦金距則是先金距而後介倒置傳文非讀書鹵莽而何
況以甲蔽臆將使雞頸不能屈伸何尚能鬪此又不揣物情之
說矣 杜注引或說云以膠沙播之為介雞觀國云以膠浹沙
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惡能勝彼雞按孔氏正義云蓋以膠塗
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蹶得傷彼雞也此亦可存一說
與下文金距相關涉蓋金距則較沙爪更利所以能勝季雞然

讀書志六

十一

則唐人讀書較宋人精密多矣

定二年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杜注出辟酒愚按非也私
出謂將因私而出也襄十五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小便
此私出之私與同義下文云開乞肉焉惟射姑以私而出必將
復入席故可向之乞肉若辟酒而出是逃席也何肉之可乞又
明年傳開以餅水沃庭邾子怒問開曰夷射姑旋焉杜注旋亦
小便亦
正以射姑嘗出私故因邾子臨廷之時特沃庭以發邾子之怒
問而遂以誣之也語亦遙遙相對

定四年傳恣閒王室賈杜並云恣毒也按說文訓恣為毒引周書
來就恣恣此逸書今無可證亦不知恣恣果是毒毒與否小爾
雅廣言則訓忌訓教按之左氏義實較毒為長宣十二年傳楚
人恣之脫扃又恣之拔旆投衡此非訓教必不可者故杜亦訓

教而恣閒王室之恣愚謂亦當訓教謂管蔡誘啟武庚而教之
亂王室也蓋武王既封武庚於殷武庚臣事周室本無二心自
管蔡教之而武庚叛矣孟子所謂管叔以殷叛者也或謂毒閒
王室蓋指管叔及羣弟流言彼以不利孺子離閒王與周公
去而後王室可圖其計甚毒故云毒閒也亦通但流言在前以
殷叛在後今言管蔡啟商是已以殷叛矣何為復溯其流言耶
終當以教閒為妥乃至哀元年傳之恣能戒之謂忌澆而能
戒備之也哀二十七傳之趙襄子由是恣知伯謂知伯輕薄襄
子襄子敢怒不敢言因是而忌知伯也二恣字並以訓忌為善
而杜皆訓毒尤與二傳文義不順 西京賦人恣之謀此亦非
訓恣為教不可者可見恣教之訓漢人早爾固不始自宣十二
杜注若小爾雅非偽書尤古訓矣乃說文獨訓為毒廣雅釋詁

讀書志六

十一

又訓為意皆與左氏數見無一可合者 又按西京賦天啟其
心人恣之謀雖不必用左氏而上句啟字下句恣字未必非暗
用其意然則張平子殆亦解恣閒之恣為教也

胡傳

諸經俱可穿鑿求新而春秋更易宋人每喜苛刻論古而胡氏安
國又甚故胡氏之傳春秋可取者十無二三而燬煉周內冤誣
古人者至於觸目皆是讀之往往令人憤恨乃前代功令以頒
學官試士子者至數百年之久人心烏得不刻而薄立論烏得
不怪且復乎名曰傳經實足禍世

胡氏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為詐如公
卻是至誠胡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戲云子發偽於
為善公卻是至誠為惡也朱子嘗述此語以告門人可見刻於

論人文定本性如此同時朋友且爾宜其於古人更不惜力爲
培擊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六

讀書志六

十三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七

經七

四書

傳注本無可疑而妄求異義所謂說經而尚新奇者也明季譚梁
生貞默作三經見聖編謂大學即中庸後小半乃以論語爲一
經大中爲一經孟子爲一經謂之三經且謂皆相繼而作中庸
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大學在明明德接中庸予懷
明德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接大學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
也噫說經而尚新奇真是無所不至亦覺無所不有矣明季鄭
遂陽草堂說書七卷亦謂中庸以明德終
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也

讀書志七

訓詁之學有一定不可易者有隨在各是者此豈可執一論哉朱
子注論語獲罪於天云天即理也天命之謂性云性猶理也此
是隨處各具一理本無可議者而毛大可極力非之謂理命之
謂理豈復可通強辨硬坐令人氣憤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與論語命字何異假令援
論語以注孟子曰天即命也亦豈可議其不通而或駁之曰然
則中庸當云命命之謂性左傳當云命所命也命命未改乎大
可之言何以異是先儒說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是命
中固自有理在也朱子解論語之天爲理解中庸之性爲理合
之理命之說則是中庸首句當訓爲理理之爲理矣此雖五尺
之童亦知其妄而大可居然以之著書真可怪也
論語中天字多就理一邊說孟子中天字多就氣數一邊說

中國
棟
同叔

余極惡大可以無理強詞駁朱子一日有少年盛氣爭辯即以理命之謂理相詰難謂此言雖使朱子復生亦當無以自解余笑應之曰不必朱子復生吾試為朱子代解之訓詁之書莫古爾雅爾雅開卷即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是哉字首字元字無不解作始字而或取其文以解尚書之元首起哉而曰當解為始始起始可乎又且諸經訓詁起為發發猶始也又起字本有始義則尚書舜歌僅四字無一字不當解作始字可乎此是尚書難解乎抑亦作爾雅者尚未通乎合座大噱少年赧然而去

孫季昭奕示兒編中說經多穿鑿附會即其無礙於理者亦復是故為新奇求其無愧於理可以有功經傳者十不能一二也向在吾壻凌定甫家見此書記其大略數則 如解開韶章謂不

讀書志七

知肉味是怒不是喜齊以侯國而乃作天子之樂至於三月故夫子聞而甚怒之至於不知肉味而有不圖至斯之歎謂不意韶樂而乃作之於此地也無論不知肉味斷非盛怒光景即不圖為樂一句雖辯才無礙亦萬萬不能解作愠怒之辭也 解孟子之知好色則慕少艾謂艾字古無作美好解者須解作苟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艾衰也謂如曲禮五十曰艾之艾無論楚詞擁少艾之不得不解作美好即就上下文觀之曰慕父母曰慕妻子曰慕君慕字下皆實指倫類何得此處獨將慕字一讀乎且知好色云慕少衰有妻子不當云慕益艾乎 解仕而優則學二句謂仕而能優即是學也學而能優即是仕也上句猶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下句猶云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也夫不學即學亦須如子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也不仕即仕亦須如夫子云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也斷不能但以則學則仕二字括之使人猜啞謎者又必須易則字為即字語始可通又且以理論之下句尚無礙義理若上句果如所解則是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何復斥之為佞乎 解皆不及門之門為門目之門解竊比老彭之彭為殍猶云側也解必也狂狷乎謂是反詞非美狂狷解孰謂微生高直謂是美詞非譏微生並是舍康莊而履荆棘以此示兒將使兒曹跣出血而不止矣 解子見南子謂是見南蒯其說甚長且辯吾鄉王厚齋先王笑之曰是時子路年甫十三又焉能不悅乎

大學

毛大可極駁朱子解壹是為一切按漢書平帝紀一切滿秩顏師古曰一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史

讀書志七

記李斯傳一切逐客貨殖傳一切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惟一切嚴削漢書趙廣漢傳一切治理路溫舒傳一切不顧國忠餘言一切者尚多正是壹是之義如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何礙文理耶

中庸

子思作中庸多引孔子語而於第一見特書字以例其餘可知當時七十子之徒以及雜家者流著書立說多述其師語稱子曰子云者故分別之如此而其原則出於堯典堯典紀二帝言語特於舜語第一見特書舜曰所以別堯語而例其餘也 有謂尼是夫子諡者據魯哀公尼父誄詞也然冠以仲字自當是五十伯仲之字春秋大夫有諡者例稱某子或稱某伯仲不聞以伯仲冠諡上也 近儒好古每依傍說文漢隸以寫今字嘉興

張昌衡序馮勺園師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稱孔子字尼字左
旁特加聖諱驚且惡之考爾雅釋邱云水潦所止現正正原本
一尼字注疏本實作泥釋文云依字當作尼又作坭是陸氏所
見別本但有作土旁者惟廣韻引爾雅作坭然不言孔子之字
可作此字也後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
非體三倉尼旁益正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然後
知此字本之三倉而早爲顏黃門所駁斥夫郊社之地不避聖
諱此外不得已而用之則或缺中直或寫作正或加土旁而改
音爲期若專稱聖諱即是狂妄今乃稱孔子之字特取聖諱加
於其旁合名與字於一字之中故犯前人所駁斥者以爲好古
是漢律所謂大不敬也隸釋夏墟碑稱孔子字作泥此蓋本之
爾雅者然孔子之字豈得隨意改寫

讀書志七

四

道家之語小也曰巢蚊睫中釋家之語小也曰入藕絲孔形容微
渺至矣盡矣而總不如吾儒之語小曰天下莫能破焉語極平
庸不作奇險渾然天成無可駁詰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追王之典實成
王之世周公所爲者而大傳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
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
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是武王不
及還周即於牧野設館追王三王矣後人以朱子入中庸於四
書中遂尊信之而以大傳爲誤記又或有圓全兩說者謂武王
雖追王三王而追王之禮但行於文王未及太王王季而武王
崩其後周公乃爲成禮則吾不知此所行者何禮豈亦如後世
上尊號已降諭旨而尙未宣讀寶冊耶抑克商二年而後武王

有疾瘳又不知幾年而後崩奠牧室時已將追王而後竟忘
之耶又或有并中庸大傳而俱不之信者直據史記西伯卒武
王載木主號爲文王之語謂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是與
西伯受命稱王改元之說同一誣妄尤不足辨吾嘗謂論古事
必據古書而身親其事之古書尤爲鐵據尙書金縢周史所作
是眞身親其事之古書也一則曰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再則曰
若爾三王三則曰新命於三王此時武王未喪而太王王季與
文王合稱三王歷歷如此則追王之典必不成自周公斷斷無
疑者中庸大傳同出禮記大傳牧室追王亦未敢謂其必然而
要是武王所追王金縢具在中庸不容不誤也

讀書志七

五

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
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明明是此五倫明明是言
人倫大可未之知也大可又言五倫只有天屬無人合則并論
語以君臣之義爲大倫孟子以男女居室爲大倫而不知矣
孟子五倫與中庸五達道真是磁鍼珀芥相視無別者中庸開
章即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至此復言天下之達道五而
孟子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
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所謂教者何教也即修道謂
教之教也所謂道者何道也即率性謂道之道也亦即天下達
道之道也而中庸既言達道即繼之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而孟子既言道與教即繼之曰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中庸又繼此而言

達德以歸於成功而孟子又繼此而言振德而使之自得兩書若合符節如此今不知二五即一十而曰中庸昆弟孟子長幼明明不合然則中庸所謂君子之道某未能一者未知即此達道否若君子之道即是天下達道則達道稱昆弟而君子之道稱兄弟豈昆弟兄弟又將有差別耶 中庸達道孟子人倫其夫婦兄弟朋友次序無一不合而惟父子君臣則先後互異蓋五倫本以父子為首而中庸特先君臣者以此言是孔子對魯哀公之言尊君故先君臣耳觀孔子自以求子先求臣子夏之論以事父母先事君而他日孔子對齊景則又以君臣先父子此雖無關宏旨然既究書義不得不推勘到此 讀書何可泥長幼固有非兄弟者而孟子長幼則明明是兄弟且如兄弟二字是同生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無不知者而周禮大司徒

讀書志七

六

之聯兄弟非同生也故鄭注謂兄弟是婚姻嫁娶公羊傳云兄弟辭也此亦非同生也故何注謂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為兄弟而爾雅釋親則曰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又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注謂古者皆謂婚姻為兄弟若但執一說遂可翻古人成案則非特孟子長幼非昆弟即孟子云兄弟有序亦豈即中庸之昆弟乎 章大來曰見改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為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為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夫子路以丈人之所明者詰其所昧長幼之節丈人所明君臣之義丈人所昧若長幼是指主客則子路客也而實幼丈人主也而實長論主客則丈人當敬禮子路論長幼則子路當敬禮丈人今不曰主客之節而曰長幼之節不應子路反自誇其所能以傲丈人此直不識文理者之言也而來助

唇舌乎 集解孔氏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按孔氏又以長幼屬之父子矣而皇疏則謂汝知見汝二子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缺

子思引孔子言略與論語同惟有宋存焉一語與論語之宋不足徵也相反何也前輩謂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作此巽詞理或然耳

朱子於中庸第三十三章分六節竊謂當分七節詩曰衣錦尚絀至的然而曰亡為首節君子之道至亦孔之昭為二節故君子內省不疚至尚不愧於屋漏為三節故君子不動而敬至時靡有爭為四節是故君子不賞至百辟其刑之為五節是故君子篤恭至不大聲以色為六節子曰聲色至至矣為七節蓋自首末二節外餘並是引詩以明己意

讀書志七

七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七

遂與字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八

鄧 徐 時棟 同叔

經八

論語

季弟石門時榕讀書時有見地其解學則不固謂固執也解如毋固毋我之固蓋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能學則不至固執兩則字自當一例不應上則字微轉下則字直接且如常解當云則學不固非學則不固矣說頗近理

無友不如己者此不如當作不似解弗作不及解呂覽載周公且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正與常解論語相合而愚謂此

讀書志八

必非周公之言也夫當周公之時非但無賢於公者抑豈有齊公者乎然則公將離羣索居而已矣吐哺握髮以下士何爲者也況乎聖人與人爲善惟恐人之不親我也苟親我豈有畏累而遠避之之意又況我欲擇賢我者而與處也而賢我者又將以我爲不如彼而懼累而遠我矣我將若之何我恐不如我者之累我而不與處也而不如我者將終不得一見賢己之人而終其身不得與斯道矣彼將若之何故曰此必非聖人之言也惟作不似解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耳非拒人也 管仲論鮑叔牙謂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論隰朋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是定二人優劣若周孔拒不若己者則是與鮑叔比肩度不及隰朋而智出管仲下矣 毛西河曰禮之用二節分節錯矣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

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余謂禮之用和爲貴已坐實和字

而卽繼之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則斯卽和也明白曉暢斷不必

臆說乃曰禮樂本同原是強以禮樂兩項並入一斯字矣上下

文氣恐不甚接 又曰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環屑過於

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夫前既以禮樂兩

項解斯字至此乃以由之爲由禮由之必爲由禮是誰人聞得

卽依西河說上截斯字作禮樂兩項解矣而此由之由字有子

乃未明言所由何物亦當遲疑審度由禮耶由樂耶由禮樂兩

項耶而乃直信不疑斷之曰禮勝則離其斬斬截截如此錯矣

乃訓詰亦無不錯者曰細行環屑過於拘曲一若僅見一小字

絕不見有大字因以細行二字括之豈大字本不必解耶西河

詆朱子謂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於半行以下卽邪視亦不及

讀書志八

之真可駭焉今不必一行半行卽一句中上一字明明見之至

第二字忽視之而勿見則更可駭也然且曰環屑曰拘曲竟於

本分外添設而不顧況有子曰有所不行明是喝下語氣今併

屬上四字爲一節則有所不行非一無可行矣而曰窒而不行

亦自難通須知此節是論和專重和字禮之用以和爲貴先王

之道以和爲美故小事大事皆可由之此一節也皆可以由而

乃忽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僅知夫和而其和乃不能以禮節之

故亦不可行也此又一節也上節和字重蓋和中自有禮字在

下節和字輕蓋專和而不知有禮則失和之本意非真和矣

愚按知和而和句難解朱子謂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文義

非不順但稍嫌添設耳不如以知和二字爲句而和不以禮節

之七字爲句似較圓潤

論語弟子分三解余既言之矣而先生之稱亦有數義先生饌是父兄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之先生與孟子之先生將何之儀禮之先生異爵皆指高年惟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之先生始對弟子言者 孟子中公孫丑稱弟子而留行之客亦自稱弟子是仍卑幼對長者之通稱也呂覽去宥曰荆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此弟子正對師稱者

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其誨子路者不過數語而已荀子子道篇記其語自盛服見孔子始載之綦詳蓋論語載孔子言語極簡要采擷精華如綴狐白之裘故其載一切問語皆略而又略後人讀論語者不識此意

雍詩者周人祀文王之詩也詩詳學魯以文王為周公自出之祖故祭文王而但知祭文王常用祭文王之樂故以雍徹其實文

讀書志八

三

王既已追王諸侯不敢祖天子魯祭文王非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祭以士魯祭文王用文王之樂又非禮也久而忘其本始祭文王以周公配以為祭周公可用此樂也遂於周公廟用之而祭周公以羣公配以為羣公廟可用此樂也遂於羣公廟用之三家出自桓公立桓廟於私家以為公廟用此樂也遂於私家之桓廟亦用之此歌雍之所以在三家之堂也蓋積漸而致習為固然經聖人指出如夢初覺此聖人立言之妙也然而魯侯辟公也非天子也一辟公更無有來相之辟公也而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奚取於羣公之廟乎奚取於周公之廟乎奚取於魯文王之廟乎醒此覺彼則尤聖人立言之妙也漢祭記

王著上書章帝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給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按先王但用先王之樂可知不但此也孔子此言實萬古論禮樂

之準則而後世議禮者不察也魯用周禮樂宋用殷禮樂見左議者以魯為僭而謂杞宋可用夫杞宋而得用夏殷之禮樂則有繼周而起者周後必為興朝之資恪其國中亦得用周禮樂無疑也然即由雍詩言之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又將奚取於子南君之堂乎易代而後正朔車服無不更改而同軌同倫又無賓格異制之理若使其用先代禮樂祭器祭服一切難行不但樂章中句語顯然背謬已也

郊特性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為本朝之諸侯本國之大夫言之若朝已易姓國已亡滅而尚不許其子孫祖之則是曾為天子諸侯者皆餒而矣故杞宋得祀其先王禮也亦情也祀之奈何曰中庸所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王制所謂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真萬世

讀書志八

四

定制不可移易諸儒論辨滔滔詳證博引以自伸其說吾不敢信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按鄭祖非也若宋祖不當但是帝乙康成以祖厲王為時君所賜見五經異義一之六十八然則孔子歎杞宋不足徵夏殷何也曰用之不可存之可也肆習之亦可也記曰有司之失其傳也傳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桑林在宋周禮在魯無訾議之者季札為春秋知禮君子孔子嘗稱之而在魯歷觀先代之樂而贊歎之非可以為肄業之明證乎夫宗周無恙魯尚以宗國存禮樂而夏殷已亡杞宋乃不能守先世典章此所以歎其文獻之不足也孔子既歎杞宋無徵而他日又自幸得夏時坤乾夫坤乾殷易也孔子雖幸其得之而贊周易不贊坤乾也夏時夏正也孔子雖告顏淵用夏時而作春秋用周正不用夏正也且孔子既幸得夏時又以之告顏子然斷不教杞人舍一王之建子而改用其先世之寅正也

此尤吾言可存可肄習而不可用之確證

揖讓而升下而飲即用朱子集注亦曰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然則即有升而飲斷無有下而飲然則此章當依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而飲爲句言升也下也飲也無之而不揖讓也乃今世學者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然則將作何解乎

毛大可駁朱子獲罪於天注天即理也謂天是指蒼蒼之天何得云理若以理解天則云理厭之理生德於予吾之不遇魯侯理也而可乎余曰此妄語也朱子於即理也之下明曰其尊無對又曰逆理則獲罪於天矣明指蒼蒼者言之其云即理也者是推原天之所以爲天非訓詁解釋以代正文者也若如大可妄說則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駁之曰在明明本克明俊

讀書志八

五

本未有府庫未非其末也而可乎

夏稱夏后氏殷周稱人此不過古人語例如此無深義也而白虎通謂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禮記弓上正義引然則湯以征誅得天下而湯誓稱我后逸書稱後來盤庚稱前后古后神后高后先后何以解之又且詩書稱后甚多何嘗專稱有夏呂刑以伯夷禹稷爲三后下武乃以太王王季文王爲三后是又何說耶又按白虎通之解后義蓋因虞書羣后德讓句生出然觀此句即不得以后專指有夏矣

漢文帝紀曰寡人不佞注佞才也正與論語說佞字意合惟注論語當云才辯也

或問毛西河說子華使齊是爲魯使正在孔子爲司寇時是時冉子爲魯司財宰故請粟與粟得以自主且謂由求赤一齊仕魯

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墜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粟倍他日者亦使治賓客即此使齊是也其牽合處似頗支離否余曰豈但支離已哉西河說此章書最無理其說本邢氏然早爲前人駁正而必復申其說者攻朱子也本不足辨今姑辨之其謂由使治賦正春秋傳所稱墜三都夫墜三都與治賦有何瓜葛語已附會而求使宰財以孟子賦粟倍他日爲證則大無理夫司財宰何官已駭耳目而孟子之所謂賦粟倍他日即是論語之所謂聚斂附益乃論語則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句孟子則有求也爲季氏宰句明白如此而必撇去季氏謂是爲魯司財宰吾不解其何心且爲司寇用及門爲司財宰而賦粟倍他日是顯坐孔子以知人不明用人不當於汝心安乎至謂治賓客即此使齊治賓客與爲小相則合而與出使爲

讀書志八

六

行人則頗不合且孔子年五十五爲魯司寇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時甫十三公西氏雖幼慧恐未必肥馬輕裘便能啣命出使也乃其云冉子請粟與粟得以自主夫既冉子爲魯司財宰得以自主則應與卽與何故必爲之請必爲之請益多此一番轉折乎夫兩節連記例可並參原思爲之宰是爲孔子宰也則子華使於齊是爲孔子使也如云子華爲魯使將毋原思爲魯宰乎焉知原思必不爲魯宰曰是斷不然姑勿論原思爲之宰之字無著即使爲魯宰自有頒祿者在何須孔子強與他人事而與之粟乎是孔子又爲司財宰矣乃西河則謂子華使齊原思爲宰皆一時事故與粟辭粟皆公家稍食此說何也曰如是則倍無理矣豈有公家稍食一任師徒自爲主張曰與之則與之曰不與則不與有是理耶夫苟公家稍食孔子亦必當按國

制給與之如儀禮所云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者不待冉子之請既請矣或應與與否宜明告冉子以國家之常典即冉子亦即須按國制給與之不待請於孔子況孔子責冉有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使爲公家稍食將貧者而後有祿富者必當無祿富者既已無祿而貧者受祿名之曰周急將朝廷爲大養濟院有是理乎果爾則原思辭粟孔子且不必禁之乃若其所

讀書志八

七

夫子之粟以與子華經發覺後而爲孔子所斥耶喪心悖理何忍出此夫季氏賜粟千鍾魯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其偶見於家語史記者尙然焉知孔子必無藏粟朋友通財何況師弟緩急相需何論多寡惟其不急是以併升斗亦不必與不爾卽不爲之使豈直視其餓死而不之救耶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先生爲弟子宰財尙可而弟子尙不得主先生粟何耶 又問西河言冉子與粟是準聘禮者其言曰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乘有五籩籩音庚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乘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云云似乎冉子固將準聘禮十五乘與之因請粟無幾未解孔子之意不得已以三分之一與之此於當時情理尙可通余曰此妄語也何乃全不考察而反是之夫冉子明明欲行禮於

子華之家而孔子不之許反斥行禮爲繼富是明明以不知禮坐孔子矣然且肆無忌憚自造典禮據聘禮當設殯時門外米禾皆二十車惟上介門外米禾皆十車及歸賓饗餼則門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籩設於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秬設於門西西陳即聘義亦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是既行聘禮之後卽以向所陳設之米禾饋於賓館共六十車載在典禮明明可考而曰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已自不合又且以車乘有五籩之禮文謂是禮注然此皆其錯之小者乃至以主國待賓之禮謂是主君命使之禮則不應以號稱通儒者而援經之荒唐一至於此

讀書志八

八

或問子謂仲弓章集注稱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而復申之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又南軒張子謂是與仲弓論用人而朱子又力非之謂不必回護按此章似以論用人爲是而朱子力持其說何也余曰舊注此章解釋文義別無他說自王充以爲仲弓之父皇疏因之遂爲千古冤獄矣晉范甯注論語曰謂非必對言也皇侃曰仲弓父劣當是於時爲仲弓之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聖人不顯揚人惡卽惡之何至比其人爲犁牛況稱其子之賢而斥其父至非人類是重傷子心矣何以爲聞者地然且果有是語說者未嘗指名記者何從知爲仲弓發夫論語固有成例而論語此章尤成例可援之顯然者凡與人面語則書某謂某曰或謂孔子曰子謂冉有曰子謂子貢曰子謂子夏曰用之則行子謂顏淵曰微生畝謂孔子曰陽貨章謂孔子曰子謂伯魚曰周公謂魯公曰是也非面語而其言係論某人某事者則但書某謂某孔子

謂季氏子謂韶謂武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子謂子賤子謂子產子謂衛公子荆是也惟吾見其進章不在此例正如弟子呼字偶一見耳今此章明明面語而必據吾見其進章謂是背語則何異於據孝哉閔子騫而謂德行淵懿皆夫子語耶須知此章書不待後人解論語中自有注腳其全章大意即是告仲弓舉賢才三字耳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即是告仲弓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二語耳或者仲弓問政後夫子尚恐其不達因復告以用人之法使不致為葑菲之遺而其中又隱隱包括赦小過之意如此又何必更辱其父乎乃若史遷以前蓋未有誤讀者試引一條證之淮南子曰馭屯犁牛既擗以鞭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是明明引用論語此章明明說用人不拘所出膠守史記家語者可以返矣王充論衡直自定仲弓之父為伯牛蓋見犁牛二字遂率意妄指之然絕不足據而毛奇齡作改錯極駁朱注行惡二字謂即宜言賤言不肖不宜言惡此乃祇許他人說不許朱子說耳其實亦不大相遠且西河亦只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者朱子說經最仔細最圓通而於此章則未免過執其云說書不必回護夫說書固不必回護亦豈可冤屈自有朱子之論而後人竟有見與舊例不合欲摘去曰字者嗚呼冤至此哉

呂覽博志曰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可作論語夢見周公之注

漢書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按集解引王肅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皇疏孔子至齊聞

讀書志八

九

齊君奏韶樂之盛而以爲痛傷故口忘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何以然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貴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按王意自當如皇疏邢疏則郢書燕說矣王氏之說不如漢書可從然亦可備一解也

或問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天然正反而先生與馮教諭登府書必以夷齊比夫子不比衛君何也余曰惟其父子爭國適與兄弟讓國之野說天然正反故自來無能解此者而吾知夷齊無讓國事在後而解此章書在前昔讀此書反覆疑之是時徐遠香元弟方館吾家與之辨論而愈惑憤懣三日夜豁然若有啟余者乃始知子貢問夷齊是比夫子不是比衛君竊謂

吾此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夫子貢之問是問夫子之爲不爲也今如常解乃是問衛君之當爲不當爲此是謬解即使問衛君當爲不當爲而夷齊與衛君何涉夷齊至孝衛君至不孝此猶堯舜至仁桀紂至不仁也天下豈有斷桀紂之獄而商量堯舜者則豈有斷衛君之獄而商量夷齊者夷齊仁而無怨則衛君爲不孝子萬一夷齊稍不仁夷齊稍有怨心則衛君爲孝子乎且夷齊何怨之有伯以父命叔以天倫各行其是怨於何生子貢以怨問夫子以無怨答畢竟伯叔怨著何事怨著何人夫聖人論古自有一定不易之常道若其處人家國之閒往往經權並用子貢來問夫子未必知之浸假夫子以常道答子貢而他日於衛君將並用其經權則夫子之爲不爲仍不可知子貢何得直斷其不爲況夫子之爲不爲子貢所不知若乃夷

讀書志八

十

齊之仁而無怨則豈有所不知而乃不問其不知仍問其所知
 既問其已知遂能豁然不可知之事子貢雖穎悟恐神不至此
 而夫子之不為衛君竟不出所料此皆反覆之而令人廢食者
 也又況據時勢論之是時衛君年不過十歲魯公生於魯昭二
 年四十八而薨其子出公為其子之子則不知拒父事
 先有姊衛姊嫁孔圍則出公是時不過十歲內外且其父反顏事讎所謂納君者乃是欲滅衛之晉趙鞅浸假納
 之而衛之宗社為墟將若之何此其時勢焉得以去國甚易之
 夷齊而並論之乎後以問馮教諭教諭報書以輒之拒父三傳
 皆無明文且曰輒即位時才九八歲耳非特不能拒父亦不知
 有拒父事其說是矣乃其原子貢之問則曰出公不能如夷齊
 讓國而逃其迹可疑而其心未嘗不怨夫既曰才八九歲而復
 曰不能如夷齊讓國而逃而又曰其心未嘗不怨可乎夫子貢

讀書記八

十一

之問並非問衛君當為不當為也正是問夫子之為不為夷齊
 之世以臣伐君之世也夫子所居之國以子拒父之國也情事
 兩符處置亦宜一式然而夷齊高潔之士夫子則急於治世之
 人或者夫子視夷齊為隱逸一流人物則於衛君或當為之然
 則夷齊於衛君全不相及而於夫子則大有瓜葛何則紂之昏
 暴不可勝言武之伐萬不得已者也曠之凶逆不可勝言衛之
 拒萬不得已者也武不伐紂生民奈何衛不拒曠宗社奈何然
 而君臣之經不可沒也而夷齊適當其時然而父子之經不能
 廢也而夫子適處其國然而夫子既稱為古之賢人而子貢復
 以怨問畢竟夷齊之怨誰怨乎曰怨武王也子貢之意以為夫
 子但許夷齊為賢人夫聖達節賢守節假令夷齊不助武王而
 深怨武王此即後世明則是一人者尚不達於萬不得已之故
 馬作歌之意

讀書記八

十一

而徒守經經之節者夫子豈肯出此如逸民章明曰
 我則異於是故復窮夷
 齊之心而以怨問自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又何怨然後知聖賢
 經權異用而於仁則萬無殊途之理夷齊此仁夫子亦此仁夷
 齊不仕武夫子豈為衛乎故得直斷曰不為從此而夷齊之心
 可知矣以君臣之名不助武王而武則實出於萬不得已何怨
 之有從此而夫子之心可知矣以父子之名不助衛人而衛則
 實出於萬不得已何怨之有所以伯夷之友如太公身佐武王
 而伯叔不以為非夫子之弟子如子貢子路皆身仕衛君而夫
 子不以為過若乃求仁得仁之仁字亦今古無確解但以讓國
 為得心理之安則讓國正心所大不安正理所大不安者父欲
 立叔而伯逃而叔亦逃曩日遺命化為烏有大逆死父矣於心
 安乎兄終弟及當時定制亂命本不足遵既欲遵之而終不得
 遵萬一無中子可立則徇小名而斬國祚真有如鮑駿責丁鴻
 所云者於理安乎然則仁字何解曰此即殷有三仁之仁也紂
 本應伐武本應助礙於君臣之分毋亦隱去之已耳此真求心
 之安者此真得理之安者此真仁也至於讓國之說之安詳見
 余夷齊讓國論中亦自謂卓然不刊之論由此而此章常解更
 不足恃矣即使夷齊果有讓國事而解此章書亦當置之不問
 何則以二人比夫子則辭明而義順以二人比衛君則語晦而
 理悖不知先儒何故舍康莊而故踐荆棘也仁和趙氏佑頗能
 疑二人無讓國事而以不能解論語之故遂不敢定其言曰若
 謂二人無讓國事則子貢何為以衛君相比噫舊解之足以眩
 惑後人如此亦見真解人之不易得也且如常解是以兄弟讓
 國比父子爭國也然則亦當以曠輒並論不當專論出公夫伯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二四

夷以天倫當立正是崩曠影子叔齊以父命當立方是出公影子今以夷齊比衛君一人語例亦復畸重自來解家卽此眼前語例從未商量過也問衛君當爲不當爲只須問叔齊一人已足無緣牽連到伯夷身上叔齊重天倫而不重父命正與衛君重王父命而不重天倫相反則論叔齊以定衛君足矣今復論及伯夷豈子貢尙疑夫子將爲崩曠耶吾嘗以極淺易語問同人假令夫子將爲衛君其答子貢之間將作何語將曰古之不賢人乎將曰不仁乎怨乎此是參究書理一法非戲語也若併此未嘗理會可解書耶若如吾解則可四通八達矣夫子不爲衛君故重視夷齊曰賢人曰求仁得仁曰何怨假令將爲衛君則論語孔叢皆有明例逸民章論二人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其自論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當時

讀書志八

十三

答子貢者如此則夫子爲衛君矣孔叢子載楚聘孔子宰予冉有人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山之賢孔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若當時答子貢者如此則夫子爲衛君矣 宰予冉有之問許由太公正與子貢之間伯夷叔齊一例若以夷齊比衛君將毋以太公許由比楚王耶

呂覽古樂篇高注引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上有文王爲西伯五字按文義不加此五字甚明豈古本論語有此五字耶

論語所見人品以儀封人爲第一而達巷黨人次之其曰大哉孔子正夫子所謂大哉堯之爲君其曰博學正夫子所謂成功文章其曰無所成名正夫子所謂民無能名直見得夫子至德無

所不備而形容之盛亦無以過此故夫子聞而不敢受而假託於射御以示謙蓋雖卻之而未嘗不許之也不意春秋時有此巨眼人而尹氏以爲不知聖人過矣

顏子一生學力自知自言盡於喟然一歎中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自言其少時望道未見無從著力無從下手只是言道並非贊夫子之道集注謂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者似誤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言我方無從著力下手一自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始知道在邇而前求諸遠道甚卑而前求諸高至此有力可著有手可下循序漸進無所不說自然不能歇力矣集注以欲罷不能屬之下節似又誤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凡可下手處已無不下凡可著力處已無不著

讀書志八

十四

然而吾才既竭而道猶未竟向時望道未見疑前疑後今則見之親切實實如有所立也向時仰彌高鑽彌堅今則仰之鑽之真真見其卓爾也到此地位又復無可著力無可下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人力既盡而天者不可強也 程子謂顏子深知孔子胡氏謂見夫子所立之卓爾朱子謂深知夫子之道愚謂顏子說夫子只是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十四字其餘皆不必黏夫子立說蓋有天卽有道道非夫子之所親也堯舜此道夫子此道顏子亦此道也顏子始未見道既因夫子而知道卒以才竭不能竟道喟然一章是言道之大夫子之善教不是知夫子而贊夫子也而聖道之大惟夫子能竟之此意卻在言外

何韻仙琳問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集注謂安知不似

我之今日恐聖人未免自是矣夫聖人豈肯視我之今日為極地且以我律人而曰可畏曰不足畏是全以私意自處幾幾乎惟恐其如我之今日矣而可乎余曰可謂讀書不隨人後矣皇疏以今指我今日之生徒固已無理而邢疏指我之今日朱子從之向甚不以為然君意疑之是也然而何解曰當以今字指後生今日來者即後生之四五十言後生可畏然彼惡知來者筋力就衰不能如今日年富力強可以聞道乎至於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意似較圓余謂此已足廢舊解矣然如君意所云則來者二字已是無聞之四五十已是不足畏之四五十如是則下二句贅設矣又且上後生句下至於等句皆從旁觀說獨以焉知句屬後生說則必須於焉知上加一彼字方妥又且筋力就衰年富力強並是添設矣西河論此

讀書志八

十五

章書謂往來今昔從來祇屬一人言詩之始者不如今論語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皆是固不得以來者屬後生而以今屬我其說甚通而其解不如今則曰非不若今日也謂其與今日不相同也詞不達意語頗鶻突愚謂當以後生可畏焉五字為句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為句今者後生之今日也來者自今日以至四五十也不如者猶言不似也論語中開句用焉字如有君子之道四焉見賢思齊焉善為我辭焉年四十而見惡焉之類皆是而此章則上云可畏焉下云無聞焉又自成章法若不如二字則論語中有宜訓不及者有宜訓不似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如學也不如仁人皆訓不及是也不如邱之好學也訓不如為不似則見聖人雍容氣象無友不如己者訓不如為不似則與道不同不相為謀意一

貫若訓作不及已則始學者終無助矣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兩不如亦訓不似為合而此章則尤顯著者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此二十字自為一章正如與片言可以折獄章一例毫無區別乃若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此二十三字自為一章而當分兩節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三句為一節蓋子路平日自守學問如此是論語文體常常有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三句為一節蓋夫子進之之辭如此是論語先叙後斷體常常有之如此則於聖賢兩下學問各不牽強所謂章妥句適者唐棣之華章與此若合符節則有成例矣又按史記引書好引全章而子路傳中引此章亦祇引衣敝緼袍三句則疑太史公固亦分章而讀之者矣

讀書志八

十六

齋必變食豈不茹葷之謂耶莊子人閒世曰不飲酒不茹葷是祭祀之齋然則不茹葷之齋莊周之時固已然矣莊子原本老子後世以為道宗此其道家法耶若使聖門之齋亦是不飲酒不茹葷則自然素食已耳論語何為言必變食耶畢竟如何變法不可詳矣若莊周以此語託之夫子顏淵自是寓言恐非實事葷字從草本菜屬也蒼頡篇葷辛菜也管子立政篇曰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荀子富國篇曰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禮記玉藻篇曰有葷桃茢然則莊子所謂不茹葷論語集解所謂齋禁葷物者即是不食辛菜耳故儀禮士相見禮注云葷辛物蔥薤之屬不知何時始以肉食為葷食也

鄞蓬學齋徐方來
攷士用活字板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九

鄧 徐 時棟 同叔

經九

論語

或問毛西河分從陳蔡及德行節為兩章本之史記以駁集注語頗支離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和平通達真善讀聖賢書者乃其於改錯極駁集注置程子語於不問及稽求篇則及之乃曰經貴闕疑不必鑿鑿遁辭知窮無足深詰獨於其言有二疑焉其一言此時伯牛閔騫輩皆不可考究有可考者否余曰聖門事蹟不見他書而獨載論語者往往而有不必定

以不可考而疑之也然伯牛一人則固明明可考尸子仲尼之意篇曰孔子為司寇以冉耕為中都宰嘗從阮於陳蔡之閒白虎通壽命章淮南精神訓並云伯牛為厲又見論衡家語其一言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為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為季氏帥師戰清見於左傳即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其語似非無據余曰此全然無據之言康子召冉求在哀公三年陳蔡之難在哀公六年焉知此三年中冉子必仕魯而不從夫子至哀公十一年為季氏帥師與陳蔡之阮相距又五年與康子之召相距又八年豈得蒙混併為一時事須知阮陳蔡時冉子正不仕魯而從夫子哀公三年康子奉命召冉子及十一年清之戰與冉子議國事而冉子有戰功正史記所謂康子之召非小用將大用者乃哀六

年魯伐邾七年魯伐邾八年魯復有吳師其時季孫柄國國家多事而所謂非小用將大用之人絕不一見有是理耶且世家載康子召冉有後越三歲始陳蔡已而楚昭王以師迎孔子而孔子之楚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遂自楚反衛皆哀公六年事當是時衛國大亂邦人洶洶正名一論史公明述其語雖不及冉子而夫子為衛君之問必在此時可斷無疑者也乃朱子注衛君待子章以為魯哀之十年西河駁正之曰此六年事非十年事也然則同一衛事子路之問既在魯哀之六年而冉子之問必令遲至哀公十一年戰清以後何故又孔叢子記問篇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云云然則楚聘夫子時冉子方從夫子明證確據之不一而足如此又且檀弓稱夫子將之荆楚人聘夫子但只一見故孔疏定焉

讀書志九

二

哀公六年 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是則冉有與難陳蔡而先夫子至楚明載禮記從夫子自楚反衛而與子貢商衛事明載論語論語禮記尚非僻書何曉曉耶 凡說古事苟無赤柄必不可武斷哀公十四年子路尚仕魯明年即死衛難子貢從夫子陳蔡史傳之有明證者乃哀六年陳蔡而哀七年即有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之事二年之間尚不能定其往返而況首尾相距九年而曰此必歲歲仕魯豈理也哉 曰然則其謂鄭皇諸家皆分兩章豈先儒皆錯耶余曰是不然凡經傳各有師承即如史公讀此章以為夫子已語其作弟子列傳序首稱孔子曰下即接德行節柴也愚節回也屢空節連貫成文宛如後世集句者然其伯牛仲弓子游諸傳無不以此節為孔子語而要是史記錯而集注不錯夫說經而先執成見則左袒右

袒但視吾舌可矣西河極惡朱子凡同集注者即為非異集注者即為是固不問皇鄭也且吾有大駭者鄭注論語雖亡而邢氏疏德行節明日鄭氏以台前章今忽云康成以為此節與前節不連為一章此又出何本耶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注欲買車以買椁也竊謂假人財物未有坐索此物使之賣鬻以為我用之理況夫子答以鯉死無椁又曰吾不徒行以為之椁又似夫子家中別無可賣之物苟欲用椁必須賣此一車以為之者則亦不可通矣記前八亦有致疑者不知其作何解忘之矣

按管子乘馬篇曰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又曰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三十一然則請子之車者蓋夫子之車其大木有可以為椁材者故請以為之曰以為之椁曰不徒行以為之椁是實以

讀書志九

三

車為椁非賣車以買椁也蓋古人棺椁之制非尋常之木可為者惟可以為車之木始可為椁如左傳所云美檀二柏椁定之類顏子卒時適無此木故請車以為之也 或謂管子但云可以為車可以為棺而不言可以為椁殊不知古人棺椁之材固自通用檀弓云天子崩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按此時既已斂殯何為尚致為棺之木可知可以為棺者即可以為椁也疏謂可以為周棺之椁者則語既添設義亦不順又按孟子中充虞問椁木太美而孟子答以古者棺椁無度亦見棺椁之材固可以通用也 明人何孟春家語傳序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按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子魚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為設事之辭云云噫俗儒妄言乃有至此者聖人亦人情豈有其子儼然無

恙而云云者且無論其他即語氣觀之已死耶未死耶信王肅
僞家語而武斷於經文真不祥之說哉

論語兩不可則止孫季昭示兒編並解作有所不可之事則必止
之使勿爲余謂問友章斷不可從以下句毋自辱焉不可解也
季昭亦勉強解說謂毋使此友從而辱然究不如常解之順
蔡中郎正交論云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毋自辱焉亦常解
也若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余前亦謂孫解非是以常解有
大臣氣象若孫解不過是爭臣耳今余又欲依之以備一說卻
不在不可則止句看出而在下文從之者與從字看出試妄言
之蓋由求雖未入室顧亦聖門之選豈僅僅不從弑逆之人哉
不從弑逆稍知廉恥者皆能之何獨由求若謂此語是陰折季
氏不臣之心則僅此二人不從彼亦何所忌憚哉故擬音從爲

讀書志九

四

縱而解之曰所謂大臣者平日以道事君有所不可之事則能
以道止之使勿爲今二子者無此力量可謂具臣耳只如論語
所載旅泰山聚斂伐顛史諸事亦即不能止之證於是季子然
因夫子之言遂疑二子縱恣君欲無不從命者曰然則是從
同君者與從君者猶言一聽君之所爲而事事不能諫阻之也
夫子曰二子若遇弑逆之事則力能止之使不爲亦必不肯任
縱之也蓋平時但知食祿忠主之爲義卻不於道上細細揆度
至遇非常之變則必犯顏極諫改而後已所謂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如此似於二子身分稍合
攝乎大國之閒集注但云攝管束也而不引申其義管束乎大國
之閒語頗難曉謂是爲大國所管束則之閒二字何解按集解
引包注以至皇邢二疏無不云攝迫也於義甚通不知朱子何

故舍之而改爲管束也漢書五行志下之攝乎晉楚之閒注云
攝收持也亦不可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集注云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又云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胥失之矣愚按此二句與下二句文氣直下本無轉折此二猶
字與下猶字意義相同亦無正反然則此二語是子貢述子成
之意謂苟如子言是文無異於質也質無異於文也則虎豹之
鞞無異於犬羊之鞞矣若如集注解作子貢正意則下二句萬
不可接故必須加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十一字而後可
遞入下句則似乎添設矣至集注責子貢失言愚亦以爲非也
即使子貢此言果如集注文質等耳不可相無之意則其言正
與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語相

讀書志九

五

合夫彬彬爲君子質勝文之非君子無疑也而必欲以質爲本
爲重則是必質勝文而後君子則并孔子之言亦失之矣乃集
注於質勝文章引楊氏語直謂質可勝文文不可勝質而曰與
其史也甯野然則宋儒於孔門文質之論固未心悅誠服特不
敢顯議孔子耳而於子貢又何惜譏議之乎 或謂楊氏與史
甯野之說蓋本之先進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程子以文質得宜爲先進之禮樂以文過其質
爲後進之禮樂故楊氏本之按先進章之野人豈可與質勝文
之野字相混若兩野字可混則後進禮樂之君子可混於文質
彬彬之君子矣且禮樂與文質有何關涉是時世衰道喪禮樂
僭亂即論語中孔子之言如非其鬼而祭鄭聲亂雅樂管氏有
反玷季氏舞八佾之類皆所謂後進之禮樂而當時反以爲君

子者此豈可謂之文過其質乎且禮樂皆文也故孔子曰文之以禮樂此豈可以質字參入之乎禮樂自禮樂文質自文質苟欲以文質言禮樂則禮樂者文而已矣 與史甯野之說非但顯違此章彬彬之教又與孔子他日之言全然相反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質之不可勝文也如此記黃南雷未刻稿中有文一篇謂三代以下日趨簡陋有質無文駸駸有禮崩樂壞之懼其言極詳明與宋儒周末文勝之說相反

范亦汾邦楨問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須以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九字爲句若斷子張問士爲句不應子張開口但說一士字復說下句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論語所記又有子張問政子張問士子張問明子張問仁於孔子不應子

讀書志九

六

張皆開口但說一字而更無餘語凡一書記叙皆有體裁其問曰者是并其問語記之其但有一問字而無曰字者則是問語尙多記者但書孔子答語而推其原始則書某問某謂孔子此語因某人問某事發耳即如上章記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下接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蓋不記問政二字則無道有道所指何事不記下句則孔子焉用殺語無根若其開端問政之語不足記也此章亦然故上書子張問士下接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蓋不記問士二字則達字奚屬不記下句則孔子爾所謂達語無根若其開端問士之語不足記也知此然後知論語無字中有多少言語在故問孝問仁問政問士問君子皆不一而足而孔子答語言人人殊蓋當時各有意見議論進質函丈孔子取其言裁斷之故所聞異辭耳

集注曰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此見語言於無字中也從此可類推矣

曰然則對病發藥之說非耶余曰吾最不喜對病發藥之說然未嘗無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以其兼人而曰如之何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以其退也而曰聞斯行之此對病發藥也然而公西華卽已疑之記者并記其語無煩後人代爲補救矣若其他則當時更無疑義記者更無餘語聖訓明白焉所謂對發焉所謂補救且如顏子夫子許其三月不違仁而至其問仁乃反告之以一日克己復禮且如子路孔子許其兼人許其果而至其問政乃反告之以先勞無倦孔子又許其片言折獄論語稱其無宿諾傳稱小邾信其一言而至其問事君乃反告之以勿欺豈有子路而欺君者後人謂犯非子路所難而難於勿欺妄語可笑

讀書志九

七

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首句與今異文四句本連貫而中有又云字皆古人引書常事章懷注下二句謂此是錄論語者因孔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按語例四句皆屬孔子口語斷非記者釋辭且上稱孔子曰下稱又云是范氏亦明以爲孔子語章懷蓋以四句連文而范忽分引之故疑下二句爲釋辭耳誤矣 范氏既引此書復申之曰此蓋失於周旋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按有所必爲卽是進取有所不取卽是有所不爲如是狂無異於狷狷無異於狂聖人復何故爲是區別耶或問子產子西管仲孔子抑子西而美二人後儒謂孔子雖美二

人然仲不如產言外自見余按荀子大略篇引孔子語謂子家駒不如晏子晏子不如子產子產不如管仲然則謂孔子意仲不如產者非也

作者七人矣包氏咸注謂荷蕢荷蓑儀封人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袁俊翁四書疑質謂封人以得時行道爲心不與六人同行當以微生畝易之愚謂皆非也孔子論作者七人並未顯然指出豈早已逆料門弟子他日將爲論語一書必能將此七人者一一散見之論語中耶況時至季世隱逸者多或爲孔子所未見或雖見之而不載在論語中者豈能遽定其人數耶然則當指何人曰聖言隱約非千載後人所知必求其人以實之則莫如王氏弼之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蓋此七人者曾經孔子論定而目之以爲逸民者也 康成以七爲十

讀書志九

八

之譌加荷蓑沮溺荷蕢楚狂而去夷逸朱張似非按風俗通十反篇曰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王注本此宋儒張程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更非按上章云避世也

宋景德中賈邊試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時王文正爲相以爲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啟遂黜之余謂此正論而非通論也凡代聖立言闡發經旨只求其是耳古人注釋豈無千慮之一失後人心思豈無千慮之一得哉主試但當觀其論之通否不當執立學官之注家以沈錮天下萬世之耳目也後世專尊朱子一句一字不敢擬議其實非朱子所望於學者之心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家紛紛至有解作天星者則世豈有食天星者抑豈有天星而能食者耶將何以解不食二字

按魯語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然則匏瓜卽苦匏所以繫腰

而濟者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卽是匏又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以經解經詩與國語自有明證凡瓜皆供人食惟此瓜味苦不可食但以濟人而已故曰繫而不食繫非繫於生瓜處也謂繫之以濟耳集注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注實誤凡一切草木果實何一非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者何必匏瓜而以之取義乎蓋聖人以用世爲心時行時止無所偏執若僅知守正而不知達權是猶物中之匏瓜僅足供人濟渡而不可使人食也夫旨如此或曰物之可用不可食者多矣何以必指匏瓜余謂此又不可泥者室中適有此物偶爾指點及之亦復何關深義譬如孟懿子問孝而適遇樊遲御遂告樊遲季氏旅泰山而適遇林放問禮遂及林放又如以杖叩原壤手中適有

讀書志九

九

杖遂語畢而叩之不是偏地竟得杖來而叩其脛也朱子注詩匏有苦葉明以匏爲濟水之用不知注論語何故舍之而別尋一義也集注說義理極精當亦有必須商定者此類是也

忠得忠失論語中不過數言而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家語在厄篇甚詳是子路問而孔子答者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集注云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孔子言之也未知是否云云愚謂此必宋初妄人增之者其意甚輕子路以爲此言必孔子然後能說若子路者不能道也故妄增之

子皮曰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語意正同似當讀識作不識不知之識不必定音志也

曰予小子履節皆引成湯禱旱之誓非伐桀之誓也語見余逸湯誓考中國語引此明稱湯誓墨子引之較詳獨稱湯說後人論議紛紛吾考中既引周禮及呂覽兩說字以解湯說之義今又得一確證焉金縢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夫此祝告之詞也上云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又云史乃册祝又云納册金縢之匱中今不曰告不曰祝不曰册而曰說可知祝告之詞古人本稱爲說禱旱之誓全記成湯告祝之詞而稱說又何疑耶以書證書其證較周禮呂覽尤確前未見及而逸湯誓考已刊刻故補記於此

讀書爲儒生豈有孔子生卒而漫不考究之理特吾不解赫赫憑據在三傳而儒者猶紛紛聚訟眞可怪也孔子之生公穀並載於襄二十一年之末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繫

讀書志九

十

於經書冬十月日食及曹伯來朝及會商任三事之後是十月庚子也二十一年同庚子同惟十月十一月互異而以經書十月庚辰朔推之十一月不得有庚子公羊之誤顯然則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月二十一日斷斷無疑者也乃說者謂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因噎廢食以偶然書月之訛而欲盡廢其年日之與他書符合者已非公論若穀梁則年月日無一可駁詰矣而又欲以公羊偶然之訛并廢穀梁之無一可駁詰者是又何心耶蓋朱子論語集注序說引史記世家曰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遂疑朱子主史記夫史記載三代事多臆測武斷卽如紀舜年謂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是以舜年爲百歲明明與尚書堯典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年百有十歲之說背謬夏史官之紀舜年何異於七十子之紀孔子生年今舍七十子之說而下信數百年後之司馬遷是何異舍尚書而信史記而謂舜年百歲耶況朱子於序說雖采史記而往往駁正其事如記定公十四年攝相諸事卽以魯世家駁之記顏濁鄒事則以孟子駁之記絕糧陳蔡事則以論語駁之記歸與之歎則直以不然駁之記書社封孔子事則直以無此理駁之然則於其所記生年豈能深信不惑則何得以其未定之說而謂朱子專以史記爲憑耶且朱子所引史記非盡史記原文也考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其文如是並無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等語而朱子乃引之如彼江慎修謂以公羊十一月庚子繫之史記二十二年

讀書志九

十一

是朱子偶失檢而誤愚則謂朱子屢以他書駁正史記何至以史記所本無之語而據他書以湊合之耶蓋朱子既引史記魯襄二十二年之文而疑不敢信因以公羊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之文參注其旁屬草未就或爲傳寫者所連併後儒篤信朱子一字不敢擬議見序說引史記遂謂孔子必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并史記原文不暇一覆按之亦可怪已又且史記世家記孔子事非天降而地出也其所記亦不過采之三傳論孟諸子雜家之中孔子生卒別無他見但見三傳卒年月日見左傳既全據之不易一字而生年月日僅見公穀若不據公穀更據何書乎庚子之日公穀並同而十月十一月二傳互異史公略其月日而其年則必據公穀無疑也乃公穀此傳並在二十一年之末下卽緊接二十二年史公讀書荒忽誤視旁行遂妄

記之爲二十二年序稅之誤史記之誤皆以愚意妄爲揣測如

則雖史公復生必當嗚呼然失笑前帶但知史記與公穀迥異而不知史記實本公穀感此說亦旁參互稽久而後得之者頗自

以爲必無大謬然則孔子史記荒忽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即如

記顏濁鄒謂是子路妻兄彼亦非別有所據實乃見孟子有於

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之文而誤以彌子

以下十二字屬上句解遂有子路妻兄之說此前人說也然則

孔子生年與公穀差一年之故亦必是誤視旁行無疑也然則

史記尙可據乎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是猶謂

論語子曰是春秋時孔子之言孟子曰是戰國時孟子與之言

其說本極平常而後人乃謂其無確然不易之證夫以七十子

所傳春秋中之語爲據而尙非確然不易則天下無可讀之書

矣大約春秋時事經傳並有者以經爲據三傳並有者以左傳

讀書志九

十一

爲據今孔子生年爲左傳所無若不據公穀更據何書耶公穀

事與左傳多違異吾極不信之至此事則左氏不載公穀以古

今一人之至聖於是特以生年附書傳中此豈有考據不確而

敢漫然書之者乎而況其人於聖門授受固有淵源此豈尙慮

其不能的知聖人之生年乎至公羊十有一月之誤或偶然錯

記或傳寫偶衍皆爲事理所有證之以經而穀梁毫髮無誤而

尙紛紛何耶後余讀經典釋文見其公羊晉義於庚子孔子生

下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

然後知陸氏所據公羊傳實無十有一月四字今通行何休解

詁本有此四字者即陸氏所謂一本一本者別本也然則公羊

實本不誤而別本傳寫誤之然則公穀並是十月庚子孔子生

兩傳合符節而又何疑矣何休注公羊多妄語即如此條不能辨十月有一月四字之非善本其精審

不及陸氏又注云時歲在乙卯與左氏違異亦不足憑耳金仁山履祥通鑑前篇既主史

記又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此尤庸陋可

笑楊士勛穀梁疏謂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

有頻食之理又前儒謂春秋及漢高紀中連月日食者皆史誤

衍余固未敢以此說爲必然然即頻月日食而遂不可生聖人

此是何理天不生孔子於堯舜揖讓之世而獨生於亂臣賊子

接踵之春秋此豈有理可解者乎而何論日食不日食乎且前

編中大書釋氏生年畔道如此是尙可與論孔子生年者乎又

且仁山既書釋氏生於庚戌歲又書孔子生於庚戌歲是明明

援墨入儒使之後先同庚戌也而釋氏生於昭王二十二年之

庚戌孔子生於靈王二十一年之庚戌是明明駕釋於孔使釋

氏先孔子以八庚戌也是其居心恐不止庸陋矣夏氏洪基

讀書志九

十二

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

紀正得其實則吾又不解七十三歲之說出於何經何傳而乃

驚喜其年數之適合也若亦出自史記則此等直截算法人人

盡曉由庚戌至壬戌自是七十三歲而遂得其實耶史記孔

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當云二十二年爲庚戌誤也

自此一誤無之而不誤矣故其後云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

子蓋年三十矣疑詞豈史公亦不敢自信耶又云孔子年四十

二魯昭公卒于乾侯當四十三又云定公九年是歲孔子年五

十是歲庚子當五十二按其前後皆差一又云定公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六當五十七又云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

十矣當六十一又云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當六十六

又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當七十七

叶斐氏集解張氏正義皆不糾正獨小司馬索隱以公羊傳正之而其語多不可解試附論之其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注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夫謂春秋用周正耶則十一月自是戌月古無建戌為正者何為屬明年耶謂春秋用夏正耶則周正十一月當夏正九月何為屬明年耶謂周正以十一月為歲首耶則春秋非史記秦本紀並無以十月為歲首而以之編年者何為以十一月屬明年耶此其揣測史公致誤之由遠不如吾誤視旁行之說 至孔子卒年在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此本之弟子續經及左氏傳中後人無敢有異說者然則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四月己丑日年七十有四杜預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

讀書志九

日月必有誤按續經十四年五月書庚申朔八月書辛丑至此年正月始書己卯四月書己丑由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推之十六年四月中間約二月一小建則是年正月當庚戌朔己卯在其月之三十日四月當己卯朔己丑在其月之十一日惟十五年傳秋間有閏月則是年四月當戊申朔而月中無己丑審矣此或己乙形近之訛或前年閏月閏字之譌皆非千載後人所能臆斷而孔子卒於哀十六年四月年七十四則斷斷無疑者也特杜氏於孔子生年不信公穀而信史記哀十六續經注中明言之而昭七傳注云孟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則是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又主公穀矣一家之言矛盾如此可怪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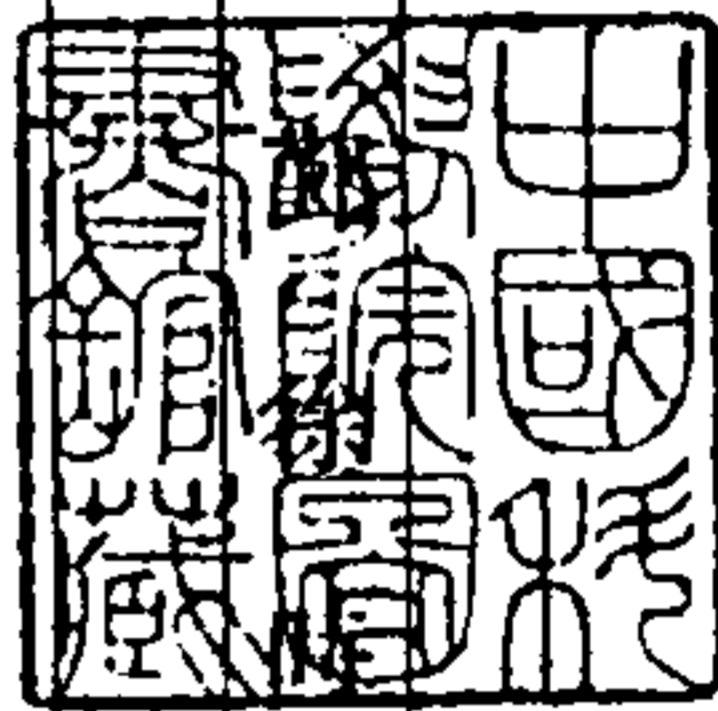
讀書志九

著雍涖灘之歲孟秋月
鄞徐氏遂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

經十

孟子



棟同叔

毛大可謂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爲文多襲管子如省刑

罰薄稅斂按見小區規矩方員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規矩之

正方員也法法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隄毋貯粟口口毋擅廢適

子毋置妾以爲妻形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

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又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者未有不勝人者也或以上並見其所著四書騰言補中或

管舉此爲問余笑曰此妄語也古人著書往往雷同固不必抄

讀書志十一

說也況孟子一生輕視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

子未必襲之而乃以戰國時人私意增刪真贋雜出之書而謂

孟子襲之非夢語乎且大可所數未盡也試終舉之五輔篇曰

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諸侯大則以王又曰小者兵挫而地

削大者身死而國亡其民其則身死國削又曰關譏而不征市

鄙而不稅小匡曰使關市幾而不正墮而不稅戒篇曰關幾而

不正市正而不布關譏而不征無夫里之布出合篇曰若合

符然若合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

公輸子之巧不以中匡曰薄稅斂輕刑罰省刑罰窮形曰民歸

規矩不能成方圓中匡曰薄稅斂輕刑罰窮形曰民歸

之如流水水之歸之由戒篇曰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不義與之齊又曰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分

人以財謂之惠心術上曰耳目者視聽之官也耳曰目曰臣乘馬曰

彼王者不奪民時不違農時勿奪其時國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

食人又曰道有餓民塗有餓殍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有姑焉者矣上自好者下必其他字句相類不可更僕數也然且非特孟子

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後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難而後易先難

獲又曰政者正也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動四時之下而萬物化

行焉何言哉四時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小稱篇曰

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求為可知也小問篇曰夫寡非有

國者之患也邱也聞有國禁藏篇曰鑽燧易火鑽燧弟子職

曰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出門如又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有酒

生形勢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

又曰事父母而不盡力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

於人勿施於人又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讀書志十一

之惡山之數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百姓足君孰與

與足皆與論語意義相同則不應夫子與及門垂訓教人而多

襲管子也又且靜而安法即靜而后能安也聞賢而不舉法

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於身合即菑必逮

夫身也生財有常法上即生財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則民不

從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心

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是大學又襲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

即白刃可蹈也繼絕世言即繼絕世也如日月之明法即如日

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修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也

書同名車同軌上即車同軌書同文也是中庸又襲管子也

吾不意一部四書中襲管子者何以多至於此乃至左傳其全

襲者無論矣即非本事而自爲文者則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

之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忠賤不踰貴少不凌長遠不閉
 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等語豈左氏襲管子耶乃至
 於詩其引用者無論矣即非引用而自爲文者則亦有人而無
 良合夙興夜寐小心翼翼執事有恪其儀不忒弟子等語豈三
 百篇又襲管子耶大可既讀管子而獨疑孟子不謂之夢語得
 乎又況孟子之與管子非但不肯相襲且有全然相反者孟子
 一書道伯業者齊桓葵邱之會耳而其所述盟辭與管子幼官
 篇及幼官圖中所載會諸侯之令絕不相同顯證一也盟辭中
 所云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等語此依管
 與孟子大管子伯形篇中亦載之而是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
 而令於遇上之辭與孟子所云葵邱者絕異顯證二也又孟子
 載齊景欲觀轉附朝舞一節文管子亦載其略乃是桓公問而

讀書志十

三

管仲答者又與孟子景問晏答絕異顯證三也乃不意大可又
 張目言之曰至於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一節則
 全襲齊桓事而易其名與語者此則不謂之病狂喪心不得矣
 夫孟子既攤管子而襲其文何故而易其名與語者夫五伯桓
 公爲盛孟子之言也涕出而女於吳孟子之言也則二君者由
 孟子之言固桓優於景也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
 之言也則二臣者由孟子之言無分優劣也吾不解孟子此時
 復何惡於桓仲復何愛於景晏而以生平節取之詞忽易爲愛
 惡變幻之說而攤管子而襲其文而故易其名與語而以桓仲
 爲景晏也而大可云云此非病狂喪心之說乎然且孟子詳而
 管子略孟子述夏諺數十言而管子無之孟子述聞諫以後諸
 善政而管子無之孟子述太師樂章而管子無之則豈有全襲

人書而故造爲始末以欺人者然且此事非特管子成篇有之
 即晏子春秋問篇亦載之其言較詳於管子而轉略於孟子大
 可既讀管子亦當並讀晏子苟讀晏子則亦當詳慎審視之反
 覆辨難之謂此事也果桓公耶果景公耶果管仲對耶果晏子
 對耶果孟子襲管晏耶果管晏襲孟子耶抑桓景並有此事而
 兩臣之對適相合耶抑三書各自爲文而所聞異辭以致詳略
 互異耶乃全不參究全不考核而遽以襲之一字誣我孟子又
 以易之一字重誣我孟子其不謂之病狂而喪心者乎 管子
 戒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
 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
 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

讀書志十

四

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如此是但有我游之願
 而因諫而止固未嘗一出也則孟子所謂出舍於郊云云者真
 是劈空造典故矣於是晏子加詳焉問篇下曰景公出游問於
 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
 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
 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
 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
 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
 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
 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
 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
 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二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

贈之然後歸也是又明明襲孟子文而故抄變其詞爲同異者且孟子中自吾王不遊至爲諸侯憂六十五字並夏諺文故晏子引之而復以己意釋流連荒亡四字作晏子者不知皆是諺詞誤以今也之今爲晏子時特改此句作今君之遊不然然則孟子中惟君所行也五字不可解矣此又抄竊之顯然者凡述古以諫者必稱述古事既完以後以今事參合而折衷之此古人定例孟子中無不如此如對齊宣交鄰國之間自詩云王赫斯怒至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今王亦一怒斷之又如對謀救燕之間自書曰湯一征至后来其蘇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今燕虐其民斷之又如答萬章宋行王政之間自湯居亳至于湯有光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不行王政云爾斷之又如對滕文事大國之間自昔者太王至效死勿去

讀書志十一

五

皆述古事也下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斷之雪宮章晏子對景公自天子適諸侯至謂之亡皆述古事也下始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斷之且惟君所行正與君請擇於斯二者語意脗合爲諸侯度一也爲諸侯憂二也皆古人已事也故曰惟君所行言二者惟君自擇之耳猶之去邠邑岐一也效死勿去二也皆古人已事也故曰擇於二者若以爲諸侯憂一截作眼前事則齊景已是流連荒亡晏子但當戒以無然如孟子告梁惠以王無罪歲告齊宣以王速出令之類何得云惟君所行乎故知今也不然之今是古之今而非今之今也管子記問遊事凡一百八字晏子凡二百二十八字而孟子最詳凡二百六十三字即以詳略論亦可見管晏之襲孟子何則古人引書有刪節而無增加也況孟子所載有條有理有始有末

乎然則管晏皆偽書乎曰管子真偽錯出晏子則諫上諫下二篇當是真本問篇以後則抄左傳抄孟子抄國語抄墨子抄韓非抄呂覽大約戰國時人極推重管晏好事者取其書更易補苴以傳於世耳或曰據孟子則問遊事自當屬晏子管子書僞矣若晏子則豈有不載之理曰此又不可執一論也夫子相魯及聘列國諸事蹟他書載之綦詳而反不見於論語雖孟子行事亦往往見於他說而孟子無之夫著書非作傳也不必載也毛大可曰余幼讀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按此語又妄夫師行糧食者謂從行之衆皆飽食也猶孟子云行者有裹糧也行而裹糧亦何足異然以流連荒亡之故從行甚衆徒費食用則可異也而況行者飽食而居民則又無所得食也故即繼之曰飢者

讀書志十一

六

弗食而行者雖得食而疲勞於道路不得休息也故又繼之曰勞者弗息其義甚明有何難通作管子者抄變其詞以師行而糧食者謂之亡語不可通於是加其民二字而曰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其義遂與孟子迥別而大可乃欲補孟子非妄語乎且此食字與下息字隱字爲韻若加其民二字則二句無韻矣又且晏子亦曰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是作晏子者所見孟子實無其民二字若孟子有脫誤不應晏子亦脫誤此二字故曰妄也大可又曰轉附朝儻爲猶軸轉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余謂此又妄也尹知章注管子曰言我之遊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趙歧注孟子則曰轉附朝儻二山名近時孫星衍作晏子音義云當依管子且曰齊實無此山又曰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轉載斛石是時齊

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夫以軸之轉載斛石譬已之遊覽此尙成文乎若謂齊海運以軸轉轉載斛石則是裹糧以遊耳夫裹糧以遊則裹糧以遊耳何云猶耶至以流下流上證之則更妄孟子不又云從獸無厭耶浮舟以遊獸自何來至謂齊無此山則經傳中山川地道今不得其處者甚多可勝疑耶然且孟晏並云吾欲觀於轉附朝舞今以四字爲亥豕之譌則將曰吾欲觀於猶軸轉斛非笑語乎即管子中無欲觀字而下云南至琅琊亦不可接如毛孫諸說則但云我欲遊於琅琊足矣然則猶軸轉斛實當爲轉附朝舞之誤而大可反顛倒之非妄耶 或謂猶軸蓋軸之誤吾欲觀於軸轉斛者蓋景公欲往觀海運故下云遼海而南也曰是則孟子誤晏子誤而管子又誤矣僅此一言而三書並誤恐無此

讀書志十

理且軸轉斛者即是海舟運食也而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常解之曰我游海舟運食而尙可通耶 孫氏解晏子較舊注稍明白然以石斛自載殊覺難通非但孟子之吾欲觀於四字萬萬不可解也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集注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則是獨樂與人樂與少樂與衆樂之樂皆如字解爲獨自鼓樂與人鼓樂與少人鼓樂與衆人鼓樂矣又下二節不與民同樂與民同樂皆云同樂之樂音洛惟末節今王與百姓同樂無音章內凡如字皆而注云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此同樂之樂亦如字解爲王與百姓同鼓樂矣竊謂非也無論今樂古樂其作樂自有一定人數有何獨樂人樂少樂衆樂之可分別謂此非言作樂也言聽樂也則豈有先王奏樂而徧召天下人同來聽樂之理況

後文論與民同樂之鼓樂亦是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與不與民同樂之鼓樂分毫無異然則所謂不若與人不若與衆者又將作何歸宿乎愚按此章惟鼓樂如字餘樂字並音洛無如字者同一樂也獨樂之樂與少樂之樂自然不若與人樂之樂與衆樂之樂爲尤得其樂然而有王之樂有民之樂王以鼓樂爲樂百姓豈能廢事失業與王同鼓樂哉但使安居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則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此聞鐘鼓者所以欣欣然有喜色也此節獨樂即豈能獨樂哉之獨樂末節同樂即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之同樂若讀如字不可解矣朱子蓋因孟子與王言今樂猶古樂王方請問其說爲何忽舍鼓樂而轉問歡樂按凡論說諷諫之際往往不對其所問而先更端以轉詰之如梁惠問民不加多孟子忽以五十步笑百步詰

讀書志十

之樂惠願安承教孟子忽以挺刃殺人詰之齊宣問此心何以合王孟子忽以力舉百鈞詰之至若此節則尙非更端也樂記曰樂者樂也上如字下音洛後同又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檀弓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器曰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荀子曰樂者所以道樂也又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乃釋名云樂樂也使人好之也而孟子亦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是則樂即是樂王但知樂有正不正而不知樂有同不同其利害相去乃懸絕也

列女傳傳孟母事似孟子實少孤者故趙氏孟子題辭云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而闕里志四書人物考等書直謂孟子三歲喪父今魯平云後喪踰前喪則豈有因他人之治喪而追責諸三歲孤孩者乎樂正子曰前以士又曰前以三鼎然則孟

子喪父時已出仕爲士何幼耶且由臧倉語觀之前後喪相去必不甚遠遠亦不過十餘年若甚久遠誰復追論其前事乎然則孟子喪父時非但不幼必已三四十歲而孟母諸事皆見之漢人書中愚直以爲無可信者不然孟母則誠賢母矣而三遷時孟父果安在耶今孟廟中專塑母像且以三遷名其志與其書院竊怪孟氏子孫何以但讀漢人書不讀孟子耶

漢人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弟而今孟廟中以爲孟子之子木主稱二世祖吾昔嘗爲詩疑之明都穆聽雨紀談引孟氏譜云仲子名畢孟子之子又三遷志載宋人所撰孟氏譜云孟子娶田氏生仲子從學公孫丑以趙岐稱從昆弟爲非然詩正義引孟氏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然則宋人譜妄矣

讀書志十

九

我不識能至否乎常解謂我不識此時已能至朝否乎如此是不識已至否非不識能至否錯矣蓋仲子深願孟子之造朝而不能必孟子之果造雖將多人要路力請一往然卜諸平日巖巖氣象恐未必遽肯圓通萬一不朝則吾對使之言皆妄語矣故既云今病小愈趨造於朝又云我不識能至否乎意謂病雖小愈固未大愈或中道畏風不能前進或病中力弱不能行禮以至半途而反終不能至於朝未可知也蓋此語仲子自圓其說非故爲揣度而隨口造謊也

本若以美然集注木棺木也又注使虞敦匠事謂充虞管董治作棺之事者按上文明云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云云是此時營葬已久豈有合葬時椁木不問而追問殮時棺木之理孟子之治母喪棺與椁固無不美者故棺椁衣衾

之美至傳道於魯平口中而充虞此問則椁木也故孟子告以古者棺椁無度卽繼之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明明別椁於棺之外又云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椁在棺外土在椁外椁與土相附故椁木尤欲其堅厚白虎通崩薨篇云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闢土無令迫棺也正與孟子同意則以美之木斷非棺木也秋陽以暴之注謂秋日燥烈似以夏正言之按周七八九月夏五六月也此三月於周爲秋時正是可畏之日故不曰夏日而曰秋陽

宜若小然集注小謂小節也愚按非也小謂所挾者小玩下句今字可見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卽公孫丑管晏之功可復許乎之意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卽公孫丑得行道焉由此霸王不異之意

讀書志十

十

執箕帚爲婦婦字取義原自如此而注孟子妾婦之道似不必更說到箕帚

庶人稍有力者所畜不止一鵝何況萬鍾蓋祿之家乎且必饋而後有鵝不饋遂無鵝乎又且饋生鵝於世卿之家而僅僅一鵝鵝若是其貴重乎身爲世卿之母乃牢記一饋鵝於心至他日必殺是鵝以食其子乎於情於理皆所必無蓋孟子欲以此日其兄是醜醜之言與前日仲子惡用是醜醜之語相關合則不得不云殺是鵝耳 仲子念母而歸省其母其母愛子而殺鵝以食其子母子相愛如此其兄苟有人心正當好言存問體貼母心慰安此弟而乃以前言藏怒反唇相稽一洩宿忿此非特食鵝之弟勢難下咽卽殺鵝之母亦將無地自容但觀食鵝一事已甚如此則平日之氣燄迫人可知平情論之如此不義之

兄仲子亦實難鬱鬱久居此也 孟子即仲子食鵝一事遂以
以母不食以兄室不居坐實其辟兄離母之罪然但即此事觀
之孟子語頗為深文夫以不常來之弟但食一鵝又重之以其
母之賜食而必諄讓之使不能下咽此其不義亦可概見仲子
不能以德化之無亦辟去之已耳故辟兄不足為仲子罪也若
以離母罪之則其母方安富尊榮泰然享萬鍾之養此豈忍負
而逃之於陵使同嘗織履辟繼之苦況而並受飢餓哉介之推
母曰與汝偕隱是可負而逃也仲子之母不必爾也計惟屢省
之已耳饋鵝殺鵝為日必當無幾而已兩省其母則仲子何嘗
離母哉而責之曰以母則不食使當時無其兄外至之言仲子
何嘗不食哉夫使仲子而不食母食則聞兄言之後出而哇者
何物哉故曰此孟子深文也 或曰此孟子答匡章之言也匡

讀書志十

十一

章與父責善而屏妻棄子於人倫實有欠缺者故以辟兄離母
極力駁斥仲子所以解章子之惑也然不義與之齊國章亦極
力駁斥之至謂其亡親戚君臣上下此非對匡章之言也何以
言之 或曰孟子稱仲子為齊之巨擘是孟子固以仲子為賢
者也而駁斥之者春秋責備賢者意也然合兩章觀之孟子並
不以仲子為賢者 蓋孔子急於用世者也而不用則已孟子
急於用世者也而不用則有不豫色夫孟子時之有仲子曾何
異於孔子時之長沮桀溺荷蓑荷篠之屬哉孔子曰隱者也曰
果哉末之難矣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邱不與
易也溫厚和平似與諸逸民不妨各行其是也者而孟子則直
視此一流人為無君臣上下之人而深惡痛絕之此雖聖賢氣
象之別實亦孟子尤急於用世一片熱腸之所由致也然而有

王霸不異之孟子而後可以輕視不仕無義之仲子否則與其
為不義之兄戴不如為辟兄之陳仲也且天下之同流合汙恃
勢貴介與仕君熱中患得患失者多矣此其人皆不辟兄不離
母而有親戚君臣上下者也吾不知其與仲子相去更復何如
而彼且援孟子以傲仲子也後儒不知孟子之旨隨聲附和動
以無人倫斥仲子然則秦伯逃之荆蠻較於陵更遠亦可坐之
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禮貌之衆惡必察也陳仲子皆稱其廉
士而孟子不之許衆好必察也

曾元養口體曾子則可謂養志是則養親如曾元者未可也必若
曾子始可也義本如此乃集注引程子語謂事親若曾子可謂
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咬文嚼字似

讀書志十

十一

近學究又有餘不可解當是有歎之誤
不告而娶則必將使父母不知此事於是孟子有館甥貳室之說
然而親見其事之史官則大書之曰釐降二女子媾於虞
媾者水名出歷山舜所居之地而後以為姓者也虞者舜之氏
而後以為有天下之號者也堯降二女於媾之虞氏古史確
鑿如此此豈能使其父母無聞知乎而豈不告而娶乎 孟子
中所載舜事如不告而娶如象曰殺舜如避堯之子皆是戰國
時相傳有此語考之尚書無一合者孟子好窮古聖之心不暇
辨其事之有無而取而論衡之論衡之語足以傳示後世若其
事實則姑舍是

宋儒論古事往往以理為斷此不可訓也論古事總以古書為據
而身親其事之古書尤為鐵據即以孟子事言之孟氏譜三遷

志等書以孟仲子為孟子之子而趙氏謂是孟子之從昆弟則漢人說可據也然亦以更無古於此說者而據之終非鐵據也乃至孟子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之教語亦出趙氏似亦可據而臧倉明云後喪踰前喪樂正子明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則趙說萬萬不足據矣同出趙氏或向可據或竟不足據者以有身親其事之古書在也是真鐵據也若孟子之說舜事則更古於漢人不待言也然而有別焉其合乎尚書者無論矣其曰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曰封象有庠曰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皆可據也以其說更無古於孟子者也乃至曰不告而娶而書曰釐降媯汭則娶時非不告也曰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而書曰慎徽五典又曰詢事考言三載則徵庸以後非在畎畝也曰瞽瞍焚廩象蓋都君而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孟子引書亦曰瞽瞍亦允若則瞽象早為舜所化非徵庸後尚思殺舜者也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而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以詢事考言三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合之於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之文則月正元日即在堯崩之明年所謂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三載乃是史因百姓如喪考妣而終言之非以月正元日為三載後之月正元日也然則堯崩明年舜即踐天子位矣又何三年喪畢而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也乎是皆不可據也以孟子雖古而更有身親其事之尚書在也真鐵據也

言事與言理迥異言理如孟子孰得而擬議之若言事錯誤則子孫可以正其祖父弟子可以正其先師明後諸儒以孟子言之

讀書志十一 十二

雖明知其誤無敢訟言之者恐非孟子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云云按孟子此論極正大特子產為春秋賢大夫中有數人物其治鄭政事見傳記者皆極有條理何至此事不知政體如此且溱洧為鄭之通津亦必不至全不照管聽民病涉之理然則孟子豈誣之耶曰非也子產之事軼事也非常事也孟子之論通論也非論子產也蓋子產治鄭何嘗不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而或十一月十二月之前杠梁尙未成就偶逢天寒行者病涉子產適過其地見之惻然即命以已輿一濟涉者夫以執政之輿而濟徒涉之民未有不互相告語譁然傳播者久之又久尙為美談於是孟子即其事而論之謂若僅僅如此是不過惠而已矣烏知為政哉其下稱述古制詳論政體而結之曰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可知是以為政之道告凡為政者而非論子產之不知為政也乃葉水心習學記言不知孟子意謂孟子此語未當是不善讀孟子者 小德小惠最易傳播亦最易則倣後世士大夫歆慕古哲往往舍其大而學其細以竊比古人此通病也孟子正虛其不善學古人故特為此論其意猶曰古人有大段好處在如此小恩小惠何足學哉是為後世士大夫痛下鍼砭非於名公卿尋其罅隙也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北流李曉園師紹防謂此乃曾子戒守者之辭曾子戒之以無寓人於室毀傷薪木而又屬之謂若他日寇退則當為我語於大夫曰修我牆屋我將反也其後寇退之日曾子果反上寇退先事之言下寇退始是實事不然復矣

讀書志十 十四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集注忍無愁之貌按此本趙注也然愚意不如說文訓忍為更善說文云忍忍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忍忍與忍不過師承異文其訓為忍則與公明高語意甚合說文云忍忘也後人謂此事不繫於心則云忍然置之度外正是忘忍不省意爾雅釋詁云忍盡也自謂待父母之心已盡亦正是忘忍不省尤與此忍字意合無愁亦通而語意稍遠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集注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愚按此注與本文不甚明順且上文明云而已矣下云不知己有何罪是猶曰我竭力耕田共子職而已矣而父母終不我愛不知我有何罪哉雖曰自責仍是怨慰而謂非怨父母何也蓋自我竭力耕田至於我何哉二十二字皆即上文忍之一字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讀書志一

忍若何者忍下文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即若是之忍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若何者小丈夫下文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即若是之小丈夫也語例絲毫無異如此解釋詞明義順若如朱注非但於我何哉四字不順而已矣三字不可解且若是忍之是字尤全然無著古今語例若是及如斯如此之類必有所指即以孟子言之若是其甚與若緣木求魚之甚也若是其大乎若方七十里之大也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若齊王反手則滋感也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若王霸不動心則過孟賁也指不勝屈從無一懸宕不可指實者而此章若是忍是字獨無可指必無是理惟他章是字多指上文此章是字乃指下文以致誤解不知尹士章若是小丈夫恰與此章若是

忍天然玉合如此 朱子注四書云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若以此語注此章而已矣尤妙尋常人竭力耕田謂於子職已竭盡而無餘也於我何哉猶云我亦無如何也皆與說文訓忍為忍爾雅訓忍為盡鉞鋒相對

君子不亮惡乎執語頗難解舊注亦不盡明暢四庫提要中稱何異孫以惡字讀去聲余未見何氏所著問對不知其解說之詳即其讀去聲之說度之蓋讀亮為諒君子不亮即論語中之君子貞而不諒也惡乎執即孟子中之惡執一也惟不諒所以惡執此解實較勝常解

讀書志十一

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按是以無恥之恥解作能以無恥為恥亦通特下句無恥解作無復恥辱則與上文人不可以無恥句之無恥迥然異解恐古人無此語例也愚意當解為若以無恥為人所恥辱則真無恥矣蓋人不可以無恥然或自恥其無恥是尚能改行從善非真無恥也至於羞惡全泯一任人恥辱我之無恥全不顧忌而至有無恥之恥是真無恥人也即下章為機變之巧無所用恥不恥不若人之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集注謂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愚按如此則下節獨孤臣孽子獨字不可解矣操心危慮患深即是疾疾故達之達即是德慧術知皆本朱注下節與上節一意何為以獨字反接之獨字必不能作故字解也蓋德慧術知者才也疾疾者禍患也有才者一意徑行操心必不肯危慮患必不肯深一生常在禍患之中而彼昏不知也是即朱子注益成括章恃才妄作所以取禍之意在人為小有

才未聞大道之死括在國家爲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之亡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朱注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愚按朱子此注似非孟子意夫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此豈可以小廉目之乎孟子稱伯夷伊尹孔子爲古聖人其論三聖之同則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不義不肯得天下爲聖人而不義不肯受齊國乃僅僅爲小廉乎孟子謂簞食豆羹雖身死能不受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齊國與萬鍾孰多他人之舍

讀書志十一

十七

簞食豆羹者不能信其不受不義之萬鍾仲子之舍簞食豆羹獨能信其不受不義之齊國乎蓋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時人之言也仲子之廉匡章盛稱之當時蓋莫不稱之稱之而充其操之所至謂雖或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必不肯受一時莫不云然故曰人皆信之然而不受齊國談何容易齊國非簞食豆羹之比以仲子之小廉而遽信其能不受齊國是直視弗受齊國之大節僅僅如舍簞食豆羹之小廉矣故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句是駁詰語非斷制語義似略奧而合之上下文必當如是下乃申明之謂人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而乃以其能舍簞食豆羹之小廉遂信其有不受齊國之大節何可哉人皆信之信其能弗受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不信其能弗受也兩信字甚明朱注解信字並

加實字不嫌添設耶 人莫大焉四字與下亡親戚君臣上下七字連作一句讀焉字語助辭只作於字解 今皆以姻婭爲親戚考之古殊不然孟子謂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指其辟兄離母而言則以母兄爲親戚也管子揆度曰夫城郭廢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重於親戚也則以父母爲親戚也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是亦以父母爲親戚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集注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愚按非也孟子因論孔子之取狂狷遂及孔子之惡鄉原而萬章因問鄉原也觀何如有曰字甚明或疑萬章不問鄉原孟子何爲特引孔子之論鄉原耶曰此推而言之也萬章問孔

讀書志十一

十八

子何思狂士而孟子告之以狂狷因狂及狷是猶連引孔子語也及萬章問何以謂狂不問何以謂狷也而孟子乃既告之以狂者遂并告之以其次之狷者而更告之以孔子所惡之鄉原正如子路問成人夫子既告之以成人而更告之以今之成人也何疑焉且此章記問答最清析易曉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云云孟子曰孔子云云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云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云云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云云敢問何如何以謂之其爲問語甚明也故無曰字何如斯可謂之鄉原以緊承鄉原德之賊也句恐人以首節爲例并上文皆視爲萬章語 首節孔子在陳曰至進取曰至德之賊也相領首節孔子在陳何思德之故特加一曰字狂士正與此之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相似 也若謂德之賊也萬章述孔子語已畢下是問語故加曰字則

首節進取不忘其初萬章述孔子語已畢其下問語何為不加曰字耶 闕然媚於世也者集注云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言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愚按如奄人之奄是也謂深自閉藏似非闕奄通闕本訓蔽惟奄闕閉門故謂之闕惟精氣閉藏故謂之奄是闕寺本取義於閉藏也而孟子此語則直謂鄉原如闕寺然專以諂媚人為事也與斥儀衍為妾婦同意不必追其命名之原而謂之閉藏也若果深自閉藏尚何親媚於世之有

戰國時最多偽說尤多偽造唐虞三代古事孟子取其不悖於理者姑信之至瞽瞍北面之屬即已力闕其妄其他如莊列韓非之徒則妄聽輕信滿紙荒唐乃至啓殺益太甲殺伊尹諸妄語居然大書於紀年之史則當時齊東野語多不勝詰可知矣因

讀書志十

此而知孟子所說唐虞三代古事雖有與尚書違異者而悖理者少蓋當雜說蠱起之時披沙揀金已大有一番淘洗功也明陳心叔士元孟子雜記解公行子有子之喪直妄語也此句句法極順本無可疑後世不行古禮竊疑不過喪子何為張大如此遂有解子之喪為人子之喪者語已紕繆無理而雜記乃以子之二字為人名謂即燕王所讓國之子之謂史記不言子之亡之何國或者子之本齊人自燕逃歸於齊至此時而子之死齊王以其嘗為燕君五年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廷之說而公行子是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云云此真無憑無據信口妄說解經至此可謂悖亂之極者矣又云史記六國表謂君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已則妄解而反以古書為妄顛倒黑白所謂悖者恆以不悖為悖也

孟子雜記中載斷句與常讀異者亦有可取如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以易字斷句元云易然句或讀然因下文按以然字屬下尤與孟子文法相類敦匠事嚴以匠字為句元云王柏讀敦匠事按今讀不始王柏朱注已如此然如趙讀則句法極順不知朱子何以不從可謂曰知以可字為句元云吳程云可字句之也而曰知謂為知禮按此句本難解故朱子疑有闕誤今如吳說差可通若輔廣謂可當作皆則改經文矣往送之門以往字句元云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按此句本亦難解今以往字句是謂於其往也而送之於門此往字即下文往之女家之往子思不悅於卒也以悅字句元云不悅字句按子思之不悅豈但於其卒乎惟標使者出大門乃是最後時事朱子云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饋時云云是本以悅

讀書志十

字斷句不知後人何以作一句讀也至其他如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以有人不得為句本趙注智足以知聖人連下汗字為句本蘇注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以已甚迫為句本古注陽貨先豈得不見七字作一句讀本趙注卒為善士則之野以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句則皆故好新奇不如常讀之妙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一

鄞 徐 時棟 同叔

經十一

羣經總義

四庫提要以羣經解立五經總義類而序之曰漢志以石渠五經雜義雜置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諸家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經義攷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采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可見為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涓兼采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見沈廷芳刻何焯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為部分然論語

讀書志十

二十一

鄞 蓬 學 齋 徐 氏
校 印 書 籍 之 記

類未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為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云云愚按古人總解羣經之書寥寥數部不能創立專門故或置孝經中或附論語後至乎後來著作既夥自不能不別立一類而此類中所載各書往往論解多經斷非五經二字可該即由諸書命名觀之如劉敞七經小傳毛居正六經正誤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之屬各自明標數目此豈能以五經二字統之者乎若謂孝經論孟均五經之流別則史家本之尚書春秋子家本之論語孟子集家本之詩書二經儒者著書苟非二氏何一書非五經之流別乎况功令明以論孟孝經為專經三禮皆禮三傳皆春秋尚各謂之經總稱十三經又

豈可以五經二字統該之乎然則宜立何名曰語求其近古義求其安妥則與其準唐人之隋書經籍志不如采梁人之文心雕龍而以羣經為號也乃提要謂其不見為訓詁之文此語頗可駭怪夫提要經部中如曰易類書類詩類其所錄之書何一部非訓詁之書其所名之類何一類見訓詁之文而獨於羣經必確鑿以訓詁之文為正名乎

開百詩與人尺牘亦云通志堂總經解三字不通之至

經義考擬經中多貪多務得之病至如漢春秋獻帝春秋三十國春秋十六國春秋之類亦盡入之以其名耶則太玄潛虛並不名易何以入之擬經以其意耶則司馬遷以獲麟竊比明欲自附春秋何以不入史記耶三代以下著作其胚胎原始多本於經至史家則凡編年之書無不本春秋者牽連摭拾伊于胡底耶擬易擬卦補詩補禮當入也至如居家儀禮四民月令之屬

讀書志十一

二

不過竊取經名耳徒以經名將道藏釋典無不尊大稱經可盡入之耶又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明明與經分道揚鑣乃亦以偶然名為春秋強入擬經吾嘗謂友人孔子既成春秋未審晏平仲曾得一見否即使見之亦未必料此書將來當尊之為經而自作一書以擬之也然則擬經門之入此書是又誤中之誤矣

墨守傳注不敢稍聞異議其失詔而固排擊先儒以意自創新解其失鑿而妄皆非也過猶不及也余嘗謂是非天下之公爭論一己之私先儒何嘗無得失細心察之自見先儒何必不非議平心言之自足也六一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此言深得後人讀傳注之法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尙書呂刑文也荀子君子篇引之稱傳曰惟則定國呂覽權勳篇引之稱詩曰是逸詩也而左傳僖四年公孫支引之但曰臣聞之無過亂門呂覽原亂篇引之稱詩曰是亦逸詩也而左昭十九子產引之作諺昭十二作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國語亦作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臣無或作威及毋或作惡遵王之路尙書洪範文也而韓非有度篇引之稱先王之法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逸周書大匡解文也而左文元年引之稱周志有之唇亡則齒寒公羊僖二稱記曰注史記也穀梁僖二稱語曰左傳僖五作諺呂覽權勳篇作先人有言曰韓非存韓篇十過篇皆作臣聞國策齊趙俱引作唇亡韓策作唇揭莊胠篋淮南說林與呂覽作唇竭竭當揭之譌國策注揭猶反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詞也而越語引之作先人有

讀書志十一

三

言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左哀元伍員引之稱臣聞而戰國秦策引之以為詩云去疾作除害木實繁者披其枝四語兩引於秦策一以為詩一以為臣聞之於安思危左傳引之於作居呂覽注引之皆稱書曰今見逸周書鄭典解中而楚策中虞卿引之乃曰臣聞之春秋

元白廷玉斑湛淵靜語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假至孟子以多二也字而劉向說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愚按湛淵以文之繁簡論其高下意謂書詞高於論語特不敢議論語耳而不知實偽古文竊論語而故減之者今人盡讀論語胸中已瞭然於孔子立言之旨

毒之屬尤有部通蕭肴部則有枹從包曉從堯噍從焦窳勃從
 卯通屋沃部則有凍從東榑從尋蔞喉從族繡從肅之屬屋沃
 部通蕭肴部則有煥澳腴奠從奧瀑襍爆曝從暴酷楷楷譽
 碯從告焯嵩從高翬眊從毛駁從爻較從交樵從焦稍箭從肖
 邈從貌電飽颯從包通尤有部則有軸柚柚從由蹴蹴從就毓
 從流衄從丑昔從酉之屬本是同音故其偏傍相類如此 吾
 言蕭肴尤有屋沃三部通音證之於詩固同在鳩部中即如清
 人第三章云此詩每章皆清人在軸今屋沃部也馴介陶陶今
 蕭肴部也左旋右抽今尤有部也中軍作好今蕭肴部也於今
 音似枹瑟不合而不知古音則秩然不可亂如此然則何煩轉
 音借叶乎即就此三部而論古音固是同部而今韻書中亦尙
 有彼此互見者如蕭肴尤有一部互載之韻則有調唯灑條颯

讀書志十一 六

蘇蘇彭恂啁培窳枹摻綢綯咎湫轉勃之類蕭肴屋沃二部互
 載之韻則有焯蓼煥貌爆蹕樂較覺權告暴眊蘇澳瀑藐之類
 尤有屋沃二部互載之韻則有督繆凍勑宿柚覆復固厥副畜
 羸伏讀輻之類雖後人辨別異同不可為訓然亦足證古音之
 本通也

三百篇中釋音宜曰古音某或曰古與某音同不得謂之叶音某
 通借某音也古本同音而反謂之叶借正猶考三代地理而曰
 併江浙為揚州分山東為齊魯也

韓詩外傳載麥邱封人祝齊桓公辭首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
 人民是寶新序載此作祝主君使主按寶與壽為韻古音也詩
 鼓鐘伐鼗與洲字為韻鮮可以飽與首留為韻中軍作好與抽
 為韻核之今韻是蕭肴豪通尤韻也詩三百篇無不然者而左

傳襄四虞人之箴自畫為九州州字始韻其下道字廟字草字
 擾字獸字牡字皆同一音至末四句家字夫字始換一音推之
 三代有韻之文無不然者大戴禮武王履履銘曰慎之勞勞則
 富富與有同音者也故與勞同一音也戶銘曰若風將至必先
 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謀與搖同一音也史記箕子麥秀詩
 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好與油同一
 音也尚書大傳作韓非子周秦之民歌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
 往歸田成子乎子與已為一音苞與謳同一音也薛尚功鐘鼎
 款識周遲父鐘銘曰萬年眉壽子子孫孫無疆寶寶與壽同一
 音也左傳哀二十一齊人之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
 蹈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憂與皐覺蹈同一音也國語九晉惠
 公改葬共世子諺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臭與

讀書志十一 七

報同一音也國語七商銘曰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咎與膏同
 一音也左傳哀十六魯哀公誅孔子曰昊天不弔不懲遺一老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堯舜余在疚疾與弔老同一音也老子曰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以戶下為韻牖道為韻也若此
 者未易一二數而左傳哀二衛太子禱詞亦有韻之文也其詞
 曰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崩噴不敢自佚備
 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
 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是討字矛字羞字愛字皆同一音也

朱竹垞序張刻玉篇誤稱上元本於是提要遂以誣張士俊謂其
 故刪重修牒詭稱上元本而左袒竹垞謂其未見所刊以意漫
 書不知張刻即出朱氏所授何得未見而張刻明稱大廣益會
 玉篇何嘗詭稱上元本哉提要中頗多意測之辭而於此書則

即首葉朱序未終讀之可謂疏矣至朱序之誤蓋由年高錯記當張刻此書時以竹垞名重不能不刻其序又以竹垞年高不敢請其改作此或張氏當日所以仍刻誤序之故然何妨即朱序後附識數行以明其誤即不貽後人以口實矣是亦張氏之疏也 提要云朱彝尊序力斥劉淵韻合殷於文合隱於吻合焮於問之非然此本實合殷隱焮於文吻問彝尊未及檢也云云按此本上平分文欣上聲分吻隱去聲分問焮明白如此何嘗合乎宋入諱殷字故改二十一殷爲二十一欣豈作提要者但見目中無殷字更不考書中欣韻卽殷韻否又不檢後二本目中有隱焮韻而遽妄言之乎然重本改殷爲欣提要於前條言之矣豈至此又俄忘乎若以本注同用便謂之合則上平中所注同用之韻悉爲劉淵併合之所本又豈僅文殷二韻乎況

去聲中間焮二韻此本各注獨用所謂合焮於問者又何謂乎前玉篇以朱誤而誣張此則朱不誤而又誣朱皆不可解事也邵子湘長蘅古今韻略世稱博雅其據樂府杜韓詩論古詩通韻不刊之論也若其於吳才老楊用修二家古叶外增入叶字則有貪多之失即如於東韻據行露增入家字謂與訟叶又於屋韻據行露增入家字謂與獄叶此大不通之說也三百篇無一句有韻之理無論家字二章俱不入韻但使一章偶然可叶亦不能據以收入苟依邵氏將關雎女字可入鳩叶又可入采叶又可入芼叶耶偶爾翻閱未究其全俟暇日當合諸家參校之

邃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二

鄧 徐 時棟 同叔

史上

史記

太王王季之追封爲王禮記大傳以爲在牧野武成之後是也中庸謂周公所追封誤矣乃史記周本紀直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云云嗚呼服事之德古今無兩而并土無二王之義而不知烏在其能服事哉故西伯受命稱王之說斷斷其爲妄語也又按史記敘述逸秦誓語中云予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諸家所引亦多作先公然則武王口中明稱先公安有追王

讀書志十二

之事又禮記引逸秦誓亦但稱文王爲文考若文王在日已受命稱王至於十年之久而其子乃去其王號而僅曰文考亦事理之所必無者也

亡秦者胡於是始皇防胡而禍乃在胡亥又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亦民間有此語而南公述之其後西楚起兵亡秦世儒以爲言驗余謂非也蓋楚者秦莊襄王也當其爲質於趙趙不禮楚是所謂三戶也其後納不韋有身之邯鄲姬而生秦政以呂亂嬴政立而秦亡矣故曰亡秦必楚也

天下號令在某人則某人爲本紀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紀之前有項羽本紀高祖以後不立孝惠皇帝本紀而獨立呂后本紀固以本紀爲紀實而非爭名分之地也此後無人能具此識力亦無人敢循此史例矣 後世史官自史公外多不曉史法

即如史記立項羽本紀若使之修漢書必且爲王莽本紀而孟堅不敢也此便是班馬優劣顧聞此言者往往不知吾意謂余好作異論則請以孔子史法言之春秋之作所以懼亂臣賊子者也其人苟弑父與君則梟獍巨逆人人得而誅之必當斧鉞之於其終身者也乃文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文十八年又書齊人弑其君商人亦曰其君亦曰弑其君與凡無罪而被弑者分毫無異中間六稱齊侯亦與無罪者分毫無異又襄三十年書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而昭十一年又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亦曰蔡侯亦曰誘殺之昭十六年楚子與誘殺子殺之凡無罪而被殺者分毫無異中間三稱蔡侯亦與無罪者分毫無異可知罪大惡極至於躬行弑逆之人而既已自立爲君後之史臣即從而君之不在於區區名位間爲斧鉞也然則依春

讀書志十二

秋法而作漢書彼王莽者豈宜爲列傳乎 或曰衛州吁齊無知皆弑君而據國者也州吁且嘗會諸侯矣而二人者之被殺春秋何以不書弑其君耶曰竊位未久也先君未葬也或曰聖人作春秋正名定分豈以時之久暫爲區別乎曰時之久暫何可不論且如尋常繼統之君先君未葬則稱子未踰年則稱子然則他人尙以時暫不得成其爲君而況於亂臣賊子乎 本紀史之綱列傳史之目史官記事之體例如此而據事直書正統篡竊自見新莽竊位擅號令者至十五年而可無本紀乎蔡般不過十二年齊商人僅僅四年未嘗分別之以爲閏統也若謂般與商人雖弑逆而是公子若莽則異姓矣故不得爲本紀然則劉信劉玄皆嘗爲天子孟堅何不爲之立本紀而呂雉異姓又何以居然本紀乎蓋班范以後皆視本紀二字如後世所

稱正統然者又如宋儒所稱道統然者故斷斷經經不輕予人而不知其非史法也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分四格一大事紀二相三將四御史大夫而以皇帝紀年列之首格其例是也乃其廢罷皆倒書於上格中此例絕不可解如丞相蕭何薨宜書於第二格者乃倒書之大事紀中罷大尉官宜書於第三格者乃倒書之相位中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死宜書於第四格者乃倒書之將位中此後凡廢罷薨免並同此例不在本格驟閱之令人茫然

留侯世家並不言張良何字而於傳中刻六國印時突云子房後世文字無此例也 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又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下復十一稱陛下是時高帝未稱尊號而忽陛下忽大王是史遷文字疏忽處

讀書記十二

三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此史記留侯世家中語也向聞讀者以子房二字為句以前客云云為句余謂義亦通暢但不如以子房前三字為句客有為我云云為句則於文法較為潔淨有姿致 留侯策封六國後之不可凡八今按其說惟第八謂天下之士從漢王者不過欲功名富貴耳今既立六國後則天下士皆歸事其主無與大王共取天下矣此說為最切近當日情事其前七說引湯伐桀武伐紂以及表閭封墓發粟散財假武脩文休馬放牛諸事皆迂闊論而不切事情蓋當良初進說時亦無深謀心以為不可而不能得其肯要姑隨意泛說之耳且果立六國後豈惟謀臣戰士不復從漢王哉將其國中人民皆思故主矣國以民為本民心思故主漢焉能據而統一之哉良語不及此何也

余嘗謂留侯為呂后計召四皓輔太子於是太子得不廢而呂以日彊是呂之幾亂天下者留侯之力也而當孝惠初崩呂后之哭不哀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方年十五遽為丞相陳平等定計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復令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丞相從其計太后乃說而哭始哀呂氏權由此起嗟乎幸產祿皆庸人無能為耳不然酈兄之說不行而天下危矣推本禍始非辟疆一言誤之乎呂氏幾滅劉氏而助其後以玉成之者實張氏父子可異也

周勃世家云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籍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籍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涪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愚謂如涪說非也孟說亦不明

讀書記十二

四

景帝蓋借此示意若曰待爾如此豈非有不足於君乎猶俗云待爾不周備豈非得罪於爾乎語若自謙而實示以薄待之意使之自明以告退也故下云條侯免冠謝而景帝亦不答謝遽離坐而起至條侯趨出復有怏怏非少主臣之語而條侯乃終不悟以至受獄吏無賴之語而坐應許負餓死之言甚可惜也伯夷列傳中說盜跖其語原本莊子是引用以為文章可也而集解復據莊子直注之曰盜跖柳下惠之弟則大妄矣莊子稱孔子見柳下惠云將往勸盜跖此如何語而可為典要耶按此為據者甚多不獨裴駟一人而已皆不可解 楊倞注荀子賦篇亦學篇亦云柳下惠之弟述莊子更詳 呂覽誠廉篇載夷齊語有曰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有曰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云云有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有曰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天下閭周德衰矣按史記偽采薇歌全是藍本於此晏子傳稱其僕聞妻言抑然自下呂覽士節篇載晏子出奔而北郭騷以死諫於君而晏子復相而其始則晏子之僕以為賢者而教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養其母也豈同一僕乎何晏子之僕之多賢也若史遷果為執鞭亦非凡僕也

王翦傳亦佳末云三世為將必受不祥尤可為嗜殺人者戒

史公敘述馮驩事迴不及國策惟釀酒買肥牛數語差不寂寞然入之史記是佳文入之國策則又不類文章一道雖關天資學力而時代風會所限亦自有不可強者 孟嘗君傳贊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僅五十六字而蘊蓄多少然但見史記覺此贊

讀書志十二

五

亦不過爾爾乃讀臨川集之論孟嘗君者劍拔弩張竟似翻陳出新一篇用意出色文字乃至復讀此贊始歎王荆公翻新之語盡是史公語耳而荆公怒罵史公和平荆公用力史公隨意荆公一氣說盡史公含蓄有餘荆公明斥其不得為好士史公但稱其好客自喜而不得為好士之意令人於言外見之噫文章高下厚薄乃至於此可以悟文法矣聞荆公作文甚崛強凡他人與已同意即便毀棄已作今其論孟嘗君全脫胎史公何耶

魏公子以客赴秦軍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一段文字讀之不覺手舞足蹈真是天地閒有數文字庸妄鉅子動言簡潔果如其言則此段與史事毫不關緊要盡情刪去之亦有何妨且使後人為傳於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

之下即可直接云侯生乃屏人閒語曰云云本事已足覺辭決而行至公子再拜因問凡一百四十五字都是贅辭辭費矣嗚呼此史法文法之所以寥絕於今世者也 吾嘗謂史公作信陵傳最出色有姿致今夜讀之甚喜急呼酒大飲以此傳下之惟傳首是時范雎亡魏相秦至公子患之三十四字可刪又贊語亦平平不稱其傳贊末與傳末重複更覺著此無謂若依吾言盡刪去之真是絕世高文在史記中亦不多有世有知者必謂余言深得史法

史公襲用國策語多奇偉即點竄一二亦覺神奇獨至抄襲尚書以訓詁代經文則多點金成鐵者知史文可以人力學之而經文不易效也

西漢名將韓淮陰第一條侯次之而皆不得其死可惜也

讀書志十二

六

石建取父中冓廁踰身自洒澣注謂廁踰小袖衫也師古曰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踰音投而青箱雜記以蘇林說踰板溷板不必親濯當以顏說為是

龜英傳曰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而隋書劉炫傳稱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炫能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假令炫生漢世史公必當刪傳中語矣因知千奇百怪何所不有迂儒動以理斷而欲知上古之事測海外之情亦烏乎不失哉

將虎鬚入虎穴幾不免虎口哉語極譎貽可喜史記用偽莊耶抑偽莊竊遷史耶

褚先生史筆與史遷相去何啻萬里而敢於下筆以補綴之亦怪事也然終以補綴史記得附驥以傳至今亦行險以僥倖者也

褚先生所補記或有裨史事者附存之可也乃至三王世家後所言皆注史文也宜小書爲史記注不當列爲正文

漢書

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注謂涓人如謁者涓潔也主潔除之人後世則專屬之宦官如涓人中涓之類似謂其人既受官刑除去穢物其身涓潔也

後世稱天子爲官家是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來雖俚而文東平王傳呼天子爲縣官注云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翟光子禹傳亦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亦謂天子也然不過此數處耳其餘稱縣官者甚多皆是謂州邑吏矣

叙傳皆引滿舉白注服虔曰舉滿栝有餘白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

讀書志十二

七

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愚按當以孟康及師古前說爲是服說云罰之已是餘意至顏氏後說謂白即罰爵之名則引滿舉白豈得釋以引滿舉罰乎且引魏文事爲證則將曰罰以大白又曰舉罰罰君可乎大約舉白者謂舉而盡之也浮以大白者謂罰以大白而使舉盡之也 浮字當罰字解古無不然晏子雜下請浮晏子君命浮子爲我浮無字也淮南子蹇重舉白而進曰請浮君

後漢書

古制有不可解者即如侍中亦顯宦也而考其實乃是分掌乘輿服物耳獻帝紀注稱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夫儒者也而乃畀以宦官宮妾之任而猶榮之耶

崔伯玉稱張平子謂其制作倖造化此特以其作渾天儀著靈憲

造候風地動儀等事耳若其著述則二京之賦四愁之詩膾炙

人口而所作東觀漢記及條論遷固者不可得見前人稱東漢

班張比之西漢兩司馬亦惜其史不傳然余觀其上書論史事

謂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

本紀按此卽後世儒者高論正統之意而其非史法也夫莽既

篡漢有天下一切刑政盡出其手至十餘年之久班氏但爲作

傳不立本紀已失史法而平子復欲立元后紀元后未嘗一日

臨朝亦未嘗一日垂簾莽不過以姑氏之故陽尊奉之於宮中

爲新室文母乃後世儒者竟取宮中老朽畀之以宰制天下之

權非笑話乎夫呂雉之宜爲本紀者雉實臨朝而宰制天下者

也此豈可援爲例耶假令是時元后已崩則十餘年中年月災

讀書志十二

八

祥又將紀之於何所乎又其論東漢初謂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建號於光武之初愚按亦非也更始雖漢宗室諸將以其懦而立之正與漢初之義帝相類光武雖爲之將旋即叛之劉項皆臣義帝高祖且徵兵討弑義帝者然史遷不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之上加義帝紀也況是時稱帝者多矣同姓則劉望劉嬰劉盆子劉永等異姓則王郎公孫述盧芳李憲等帝者紛紛而獨尊光武所封淮陽王而復降於赤眉而終爲赤眉所殺之更始以爲之紀何也又且莽奪天下於孺子嬰之手光武元年之春芳望又嘗立之稱帝於臨淄苟以後世儒者臆見論之則戊辰至乙酉十八年中正可撥公在乾侯之例全紀帝嬰上接居攝下接建武漢家統緒可以一日不間斷又何元后更始之足紀乎然而事非其實古

今萬萬無此史法也平子嘗以紀元后更始之說數上書於朝不聽而後人編史不紀元后而竟有紀更始之年者故詳論之蔡邕傳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得失云失得文家罕用宋黃伯思楚詞序參

校失

三國志

稱漢為蜀者當時敵國之謬語耳吳既與漢通好即不稱蜀江表傳引孫權語云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至權稱尊與漢為盟盟辭一則曰漢與吳再則曰漢之與吳三則曰漢吳四則曰害漢吳伐五則曰害吳漢伐其稱謂確鑿如此然則當時敵國尚正名號而後世乃復沿謬語耶

讀書志十二

九

吾嘗極不然先儒之論正統若在位之賢否為分別則三代下幾可無正統矣若以得位之正否為異同則舜禹外亦可無正統矣尤可笑者則於分疆裂土之朝而強與之論正統也如漢後之有三國當是時各君其國各臣其民時而兩相侵奪時而交相往來此亦何嘗有所統屬者而生乎其後數百年之人乃忽攘臂而起私以其當時之鄰邦敵國為之臣屬一則大書之曰此正統也二則分書之曰此閏統也此非特為所分書之閏統也者必不甘心即為所大書之正統也者亦必將赧顏而不受猶之古有三人者本是朋友而後世有好事者論其行事之賢否曰某一一人者父也此二人者其子也何以異於是而況忽予忽奪俄主俄臣方尊曹家旋與劉氏而為門戶之見者又交口稱譽之直謂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殊不知溫公之以魏為正統者以北宋乃受異姓之禪而得天下者也文公之以蜀為

正統者以南宋乃宗室子弟而偏安於一隅者也其君極似魏安得不尊曹家其君極似蜀何得不與劉氏陳詩三國志之序

人臣者不得已之苦心易地則皆然也浸假錢氏私竊大號與宋為敵其臣而苟尚論史事必且尊孫吳為正統矣然則有為之言豈遂可據以為定論耶

壽謂武侯國不置史記注無官則妄言也豈有武侯經國而不立史官者耶蓋蜀中兵燹以後文獻無徵壽欲詳紀二主事績而無可考者故有此語明非簡陋然則後人答陳氏於蜀書最略者亦可已矣

晉書

讀書志十二

十

五行志載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此與明末崇禎初年之天啟七崇禎加十還有福王一之語絕相似而明末語更顯而驗更奇

南史

一日與友人飯村家先陳鮮魚乾二味主人自言無肴友戲之曰已得十品何云無肴主人不解友曰二五豈非十耶吾鄉鄉音魚與五同音故云然此友未嘗讀書此謔何異任昉之戲庾杲之食韭菹菹韭生韭而云三九二十七種耶此等語居然入之正史流傳至今是亦史家之無識也 三韭等語入之世說語林足見前輩風流不意竟采入史則可怪矣 李崇為尚書令富而儉食嘗無肉但韭茹韭菹其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見雞跖集此等語固是盡人能道不必勸說也

北史

薛孝通傳載孝通與同人詣晉祠諸人皆拜孝通獨捧手不拜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拜者慚焉此事入之史傳以為佳話也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一員外郎至椒山祠長揖不拜人問之曰我亦員外彼亦員外人曰彼忠臣也其人曰我奸臣乎相與大笑之由孝通事類觀之慚者是乎笑者是乎

舊唐書

漢書依劉氏父子錄略始為藝文志三古典籍自應備載其後史家多缺此志隋書復志經籍事兼數代自應考厥存亡詳其著錄至劉昫為唐書作經籍志則方承隋後例宜變通但當記本朝著作不當更及先代矣乃舊唐志中全本開元時毋與所為古今書錄摘其書名撰人以成此志而開元以後唐人所著書反盡闕如是乾元殿書目簿而非唐書經籍志也於作史體例

讀書志十二

十一

殊大乖舛 唐人著作於四部各有源流此豈容缺略者而史部中如實錄儀制刑法地理尤關一代政體之大今實錄止於中宗儀制止於唐書儀制法止於開元令式地理止於開元三年十道圖但據所見之書錄便志全唐之藝文是猶但據唐六典作職官志而至德以後品秩高下可以不載但據元和圖志作地理志而長慶以來郡縣沿革可以從刪豈尙得為一朝之全史也乎 經籍志序云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云云然則有著書而無列傳者將附其書於何處耶疏於考證自文身陋故其詞如此乃至我朝乾隆四年重刊舊史當時儒臣校勘之每卷之

末並有考證其經籍志下卷末考證云臣德潛按丁部集錄內唐人自盧藏用後遽接沙門道士諸集而開元以來文如張說蘇頌陸贄權德輿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劉蛻杜牧諸人詩如張九齡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元結李觀韋應物白居易李商隱諸人皆不與焉其為殘闕無疑也又沙門中無皎然靈徹貫休齊己道士中無吳筠司馬承禎婦人中無上官昭容亦屬漏略備觀新書所載庶乎完善云云本書卷首明白自序如彼而校書者熟視無睹言之舛誤如此其時奉旨編校任非一人荒忽之語更無指擿亦可怪也且一代著作並至開元今僅摘其丁部丁部中又僅數此二十餘人夫自開元九年至於唐末二百年撰著又豈悉數可以終物者乎

讀書志十二

十一

徐賢妃諫太宗疏有云業大者易矯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千古良箴也而語極自然似出之甚易者不意初唐閭閻中有此等文字 高宗廢后王氏傳前既云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為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復云武后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數日而卒然則果縊殺之耶果死於甕中耶不應一傳先後互異又傳云武氏入宮與后及蕭良娣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后舅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廢后及良娣為庶人囚之別院是后寵久衰帝惡之深矣乃傳復云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封閉甚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

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又云朕即有處置此段所載亦與上文大怒光景不合也 呂雉殺戚夫人斷其肢體謂之人彘而武墨殺王皇后及蕭良娣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妒虐之性如出一律本自天生耶抑有所效法耶

唐范攄雲溪友議載先侍郎參李林甫計議後懼罪累逃隱衡山寺中為行者嗜啞不言者十年此大妄語林甫擅權在天寶四五年以後先侍郎卒於天寶初年已不及見安得懼罪逃避之事況十年乎當時與林甫同在中書如冊命則林甫為正使往往侍郎副之後人緣此遂造為參計議之說而攄又妄言之作唐史者據此遂於侍郎傳中有嘗參李林甫計議士林薄之二語而不知皆妄說也史云天寶初卒只此一語已足破言者之妄矣 史云天寶初卒譜云天寶元年卒按天寶二年冊命公

讀書志十二

十三

主侍郎尚為持節使則斷非元年卒也二年以後一切冊命皆無侍郎蓋是卒於天寶二年者故曰天寶初也

儒學傳劉闢惜林蘊之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耶闢捨之云云余謂砥石不如磨刀石當時怒斥之詞必不通文云砥石作史者易以典語反無生氣矣

新唐書

歐宋同修唐書而宋非歐匹也宋子京往往喜用隱僻字故六一以札闔洪麻戲之然其書既成朝廷以出兩手恐體裁不一復詔六一看詳令刪定為一體六一退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又舊制書成奏御惟列官高者一人時六一官最高當專列名六一謂宋公於列傳

功深日久豈可掩其名乎於是紀志表書六一名而列傳書子京名文人自古相輕歐公此舉真盛德事也本朝王鴻緒嘗為明史總裁以衆人同修之明史而刊刻行世據為己有直題之曰橫雲山人集此與歐公之分書姓名其厚薄高下何止霄壤耶

新五代史記

文忠新五代史譽之固多攻之亦復不少至有為專書糾其繆者前輩謂薛史詳事實歐史工文章蓋歐公以文章弁冕當代其作此書筆削則學春秋紀敘則學史記刻意摹仿成一家言故後人羣以文章推之然吾謂即以文章論亦頗有不可解者姑勿論其他論其本紀凡本紀首書某祖宗某皇帝即繼之曰姓某氏諱某此史遷以來定例也今梁本紀首云太祖神武元聖

讀書志十二

十四

孝皇帝姓朱氏而不言其名諱下云其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竟不知所謂太祖者何人也雖下敘全昱僅一二語敘存溫二人不數語即言存戰死讀者知太祖為溫而於史法乖矣至唐本紀則尤怪首云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即敘其先世有朱邪盡忠又敘盡忠死其子執宜歸唐又敘執宜死其子曰赤心唐賜姓名曰李國昌又敘國昌子克用於是詳敘國昌克用父子事至國昌卒詳敘克用數千言卷將終始見克用之子存勳及云克用卒子存勳立而此卷終矣試令讀者掩卷揣之卷首所謂莊宗者非克用而誰耶而孰知莊宗非克用乃是克用之子存勳而歐公於下卷之首但云存勳克用長子而已中敘其為天子而於卷末但云皇帝崩而已亦不言其廟諡遂使人讀唐紀至二卷莊宗之事已畢而竟不知所謂莊宗者果何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也史家有此例耶如謂莊宗之爲存勛世無不知者不待別也則五代之事固有舊史何煩更作耶如謂必爲天子而後稱廟諡吾前卷敘其先世雖於克用加詳而不言克用爲天子可知莊宗非克用也則如曹操身不爲天子而魏書何以稱太祖武皇帝耶如謂後史不足法吾法史記則史遷作秦本紀未嘗不敘其先世爲前卷而何不以所謂秦始皇帝者冠之於首卷之首耶是則公之刻意學史記而於史公之例殆有未合者也歐公之惡五代者甚矣其君自唐明宗周世宗而外無不視爲暴逆之主矣乃獨於弒逆之事隱而不書梁太祖之弒於朱友珪也唐莊宗之弒於郭從謙也皆書曰皇帝崩而已史以紀實實被弒也而與得其死者同辭此豈得爲信史乎或曰是春秋法也春秋於隱桓諸公之不得其死也皆書曰公薨而已噫若是

讀書志十二

十五

則大謬矣夫春秋魯史也孔子魯人也以魯人修魯史其諱國惡禮也萬世不易之定法也夫不見春秋之紀他國乎自衛州吁弒君以後凡以實告者靡不書之孔子殷人也宋其宗也而於宋事且無隱焉華督之弒殤公禍及其先人而曾莫之諱也史以紀實據事直書禮也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歐公之於梁唐非魯之尊非宋之親而諱而不書何耶夫宋之親猶不諱而況非宋耶公之言曰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又曰人知惡名不可逃爲惡者庶乎其息此皆其所以自附於春秋之旨者也今罪至於弒其君罪莫大矣惡至於無道而被弒惡莫加矣而盡沒其君若臣之實吾不知其所謂欲著於後世而使

此徐無黨注不能爲之補正而好言書法則尤史注中之蕪陋者矣

宋史

元人修宋史專以推崇道學爲事至於紀事書法概乎未有聞也即開卷數葉太祖本紀中書紀元年月便令人不甚了了如云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云云復云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真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班行首云云天成上不書明宗廣順上不紀周太祖登極周祖爲樞密使不稱爲漢樞密使皆紀述不明使人卒不可曉復云世宗即位復典禁兵云云復云三年春從征淮南云云其下連書四年五年六年於三年上不書顯德年號幾令不知史事者讀之尙疑爲廣順之三四五六年也後復云恭帝即位改廣德軍節度檢校太尉七年

讀書志十二

十六

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云云則更可大怪周世宗以顯德六年六月殂其子宗訓所謂恭帝者即以是月即位此七年者誰七年耶世宗無七年恭帝以六月即位歷半年至明年之春必已改元久矣即使少主年號爲新朝所革除史臣不得聞之亦當云恭帝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云云焉得蒙混故君稱七年乎荒唐極矣

太祖紀於陳橋軍變事紀之甚詳凡三百八十餘字至廢恭帝爲鄭王尊符后爲周太后止其中有云夜五鼓有云遲明有云至晡而並不紀一月日已可怪矣乃敘次既畢即換行重起書曰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云云則試令讀者掩卷思之此紀與前所紀者爲兩年事乎爲一年事乎則荒唐不勝言矣夫建隆元年即恭帝之元年也其前宜書

恭帝元年春正月某日軍次陳橋驛云云記至即皇帝位即當書云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以其年為建隆元年於是換行書建隆元年春正月某日遷周帝帝上不得書恭字而宜加周字及符后於西宮封帝為鄭王帝不當云易其號曰鄭王后為周太后不當云而符后為周太后復書云乙巳大赦改元賜內外百官軍士爵賞云云若是則庶於史法較合矣

宋太祖叱雷德驥曰鼎鑑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鼎鑑有耳本俗語也入之文史亦雅而為稗官沿用成惡俗語矣世傳水滸演義中最多

范仲淹傳初太后遺詔以大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噫失禮之事後世雖聖主亦有之特無敢言如文正者耳

讀書志十二 十七

張邦昌為偽楚皇帝夫人而知之而中興姓氏錄叛逆傳載邦昌使高麗時會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始為假王復為偽天子此豈亦關命運耶先是崇寧閉望氣者謂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詔開河縣中斷王氣其後邦昌劉豫相繼僭竊二人皆阜城人然則又係地理使然雖斷之而終不能使之不發見耶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邦昌以中書舍人出使高麗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之曰他日當為中國侍郎但不可為秉政大夫此事吾鄉無知之者神語亦頗難解

建炎三年苗劉之變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太子臨朝其後高宗復辟韓蘄王擒傅正彥皆伏誅太子旋卒僅三歲耳史謂宮人誤蹴金爐有聲驚悸而死朝野雜記云太子為張魏公殞於鐵塔

下史云云者為魏公諱也夫三歲孩提有何知覺今上嫡嗣並非非種而擅殺之而國史至於不敢書魏公惡得為純臣哉其後高宗卒至無子而覓太祖之後以為子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宋史創立道學傳後人非之明人重修宋史依舊史原例後人更非之余始亦謂其非是既而思之立之是也凡一代之史遇事關國政沿習久遠為前代所未有者即當分立門類別創名目若志若書若表若列傳皆有此例所謂前無可因後不容襲者也宋之道學胚胎於東都而昌盛於南渡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推崇尊奉之則高於聖賢詆斥排擊之則目為朋黨淵源不絕門戶日分標榜相高真偽雜出關國是而繫人心豈容不大書特書別為卷目哉元明以來不絕其人然多私家授受而無與政事之得失固不得援舊例者矣 朱子一代人物非諸儒所

讀書志十二 十八

可及當入正傳不當入道學傳 既立道學傳則凡為道學者盡入之已耳何乃優劣朱陸以道學儒林為區別哉前人謂道學即是儒林無分彼此余又謂不然道學傳當在儒林傳之後凡箋經注史博雅淹通之儒當入儒林傳中其開堂講學薪火相傳說心談性語錄行世者則當盡入之道學傳中彼以流派分門類我即依其門類後先並載而史臣之事畢矣不必盛推之亦不必強抑之世有三長之史家必不以吾言為妄也 金史

以敗為勝以小勝為大捷臣下以欺其君國史遂載其事余嘗謂由近事以律古人諸史所載戰功殆未易盡信也即如吾鄉高橋之役實大敗金人先是建炎三年十二月己卯高宗幸明州己丑出東渡門航海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

州奏乞海舟上賜俊手書許以捍賊成功當封王爵俊既貪黷封爵又以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侯之及癸卯與金人戰俊先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卻其將黨用邱橫死之既而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死戰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遂大破之殺四千人明年正月乙巳午刻西風忽起金人復乘之攻城西門俊與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又大敗之金人奔走墜田閒或墜水是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庚戌金人復犯明州俊禦之於高橋而俊意不欲留明州乃託言上召我扈從辛亥盡將其衆入台州洪道亦以丙辰夜悉府實微服與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明州遂爲空城有惡少與崇節馬軍千人而已至己未金人始破明州數礮碎城樓守

讀書志十一

一九

者奔散而出城遂陷并無所謂攻克與戰勝也於是脩前敗之怨搜剔殺掠無所不至其報宗弼者曰搜山檢海已畢而宗弼曰如揚州例遂并焚其城二月丙子引兵還臨安時金人已山明州登海船追襲高宗數次矣終不能及故去此金人攻破明州始末載之宋修四明志中爲時甚近蓋尙有目擊其事之遺老所傳述者故得詳悉如此而金史太宗本紀云天會七年宋即建炎三年也十二月壬寅敗宋兵於高橋宋主入於海壬寅癸卯相差尙即一日而是時高宗入海已閱十五日之久乃據其書法一似宋主以兵敗始遜去者至云敗宋兵於高橋則直是當時阿里盧蒲渾宋明州將官掩飾已罪以敗爲勝故爲妄語以欺其主者國史遂據書之耳特高橋之捷爲南宋中興十三戰功之首以元人修金史不應漫不考據而猶沿其誤也 太宗紀又云

八年正月己未阿里盧蒲渾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此又當時夸大其功故以所俘不知誰何之趙伯諤而強之以爲明州守臣以欺其主者也考明州守臣本張汝舟及高宗來明州汝舟供奉簡儉上嘉之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而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明州至正月己未金人破明州是時洪道奔天童山三日矣城中軍馬惡少以酒官李木將之焉有所謂守臣者金人既退洪道復來劇民家窖藏其麾下精卒暴橫尤甚幾爲州人蔣璉所殺是年四月罷之貶秩二等以直秘閣向子恣知明州則此時數月閒明州凡歷三守臣亦焉有所謂趙伯諤者但即明州一事觀之史多失實如此此事自當以寶慶四明志爲信史惟作志之時不能知北事故金將姓名亦失之今按之金史始知爲阿里盧蒲渾也又志言正月乙巳之

讀書志十二

二十

敗虜請濟師於完顏宗弼又言庚戌虜酋兀朮引衆再犯明州又言虜既破明州遣人聽命於完顏宗弼是不知完顏宗弼即兀朮也且兀朮並未至明州金史本紀云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盧蒲渾追宋主於明州戊戌阿里盧蒲渾敗宋兵於東關遂濟曹娥江壬寅敗宋兵於高橋八年正月己未阿里盧蒲渾克明州二月乙亥宗弼還自杭州此則自當以金史爲據且志亦知宗弼之未來明州特誤以阿里盧蒲渾爲兀朮而不知兀朮乃宗弼之原名耳

太宗紀於天會四年正月書太上皇帝出奔又於閏月辛酉書宋主桓出居青城又於十二月癸亥書宋主桓降是日歸於汴城是來降者但是欽宗而無徽宗也乃忽於五年二月丙寅書詔降宋二帝爲庶人於六年八月丁丑書以宋二庶人素服見太

祖廟遂入見於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上僅一帝下忽二帝史法之疏也 太宗紀天會四年二月海濱王金降封

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其首惡十一年八月戊子趙

樗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樗及其壻劉文彥伏誅夫誣以欲亡

去尙在情中誣以謀反則徽宗是時雖封公爵實與繫囚無異

此不可以欺婦豎而敢以此誣之真不情之尤矣以奴告主尙

在非理之中以子誣父且是忠難中之父子而忍以此誣之真

無理之尤矣况遼奴前車不遠即使病狂喪心希圖富貴焉知

不蹈覆轍余疑直是金人欲殺此二人特文致其罪以飾耳目

耳 雜史並謂徽宗終欽宗則爲金人所殺而金史海陵紀

乃云正隆元年六月庚辰天水郡公趙桓薨何也

金人雖不能統一天下然百二十年之中滅遼破宋臣虜其君威

讀書志十二

二十一

震中華攝服與國亦雄矣哉觀金史世紀其始祖以子身流落

他方無所憑藉偶以一言之中遂娶六十歲老女子居然生二

子一女以漸興起卒成帝業豈非天哉 六十歲老女子能產

三兒此事理所必無者金始祖娶之或是偶邀天幸然完顏部

以兩族爭鬪不解來煩始祖解之而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

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此正如今人

煩人作事曰事成將厚報汝則豈有許人厚報而以廢物者始

祖聞言忻然許諾既爲諭解欣然納之又豈有爲人作事願受

人廢物以當酬已者然則此時完顏部落蓋其種類稍與華殊

六七十歲婦女生子蓋是常事許者受者蓋皆視此老女子爲

宜男之奇貨耳史贊謂娶六十之婦而生二子一女豈非天耶

疑尙不達其情事也

明史

楊最諸臣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

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

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

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而吾謂忠孝節義

爲天地閒正氣有一日天地即有一日忠孝節義之氣撐住於

其閒故雖亂臣逆子之世亦必有一二忠其所事者此豈盡關

培養之效乎明太祖殺戮忠良虐及士類成祖以弑逆得天下

所以酷禍忠節士者爲古昔所僅見其後制刑至於廷杖待士

之薄極矣然而忠憤之士史不絕書至其亡國而殉節捐軀者

難更僕數自是天地正氣不可漸滅耳而乃云百餘年培養之

效夫明之待士有何培養之足云也哉 正氣固在天壤閒至

讀書志十二

二十一

性亦具人腔子中若必以培養之效而言則誓不必有舜鯀不

必有禹矣故忠孝節義在人自奮而以培養立論是亂臣賊子

反可藉口矣史臣失言姑詳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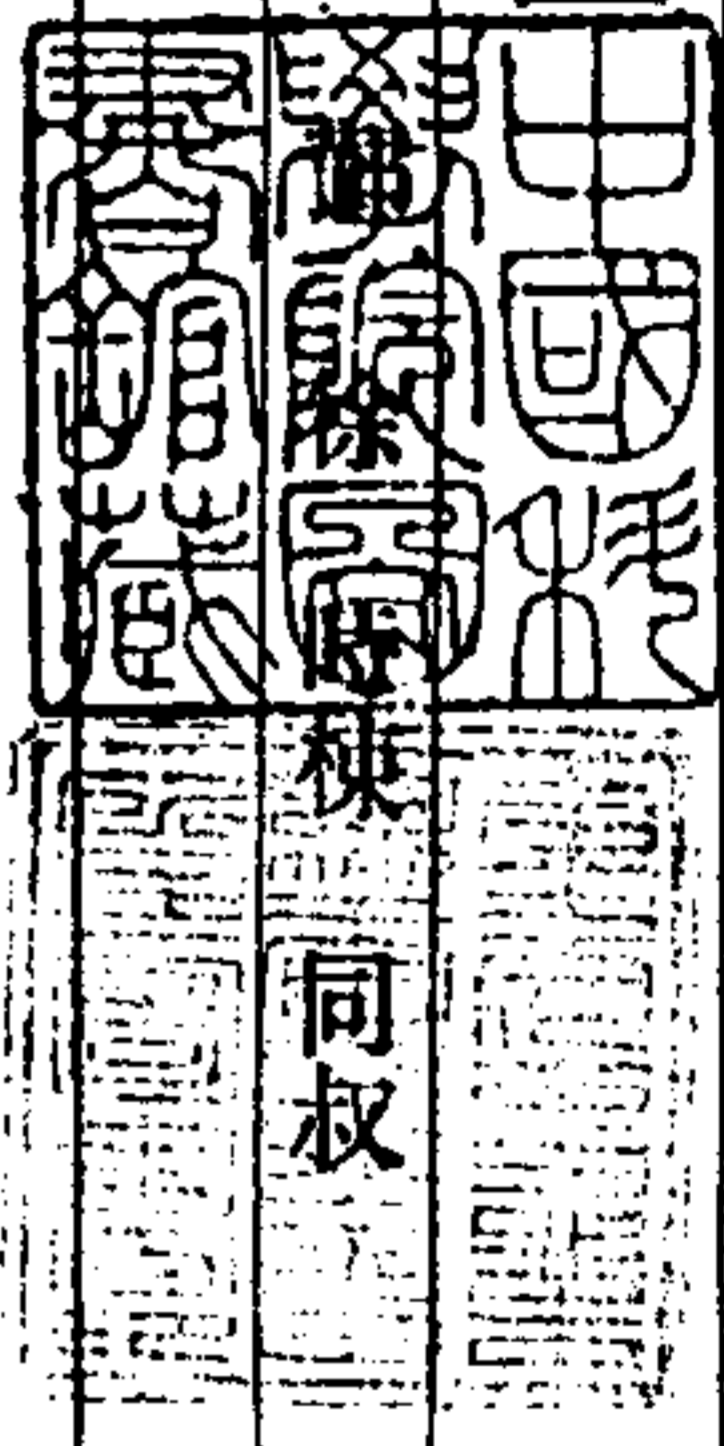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二

著雍伊難之歲孟秋
月郵徐氏遂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三

史下

通鑑前編



金仁山書釋氏生於昭王庚戌始吾雖惡其妄猶以為必有所據

及閱周方叔嬰危林則羅列佛生典故甚備綜其所考其紀日

有二月八日生者佛經有三月八日生者佛經有四月八

日生者佛經其紀世有聖殷王時生者法顯有周平

王時生者正像有桓王時生者道安有莊王時生者費長其紀

世并紀年月日有桓王五年乙丑生者羅什有莊王九年

四月八日生者曹有莊王十年甲午二月八日生者普羅

讀詩志一三

有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承有魯莊七年即莊

王十年四月辛亥生者李善注有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者後魏

辨正論及阿含經等又引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語其

說紛紛真方叔所謂高僧叢論既聚訟之莫憑一人紀載亦齟

齟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者也乃仁

山直斷以為昭王二十二年庚戌生舍一切殷平桓莊之說而

獨主昭王舍一切昭王甲寅之年而獨編於庚戌問其所出自

注用周書記異修周書記異今不可見而魏僧曇謨最引之博

士姚長謙又引之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引之貞觀十三年敕

尚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佛生日法琳又引之其說

載危林中甚詳雖不足辨而盡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生絕無

二十二年庚戌之說謂是偶誤則編年之書不容舛錯謂有別

據則舉要之中明注出處萬萬不足書之事而毅然大書之歷

歷有可稽之說而公然自造之此好奇之過也冠林或作周書

引亦作周書異記

甲子會紀

皇極經世雖出大儒然荒遠上古誰實告之乃至黎黎然以黃帝

八年為第一甲子此可信乎故三代以上甲子惟入春秋以後

始可排次其前當在闕文之列此書自黃帝至周平王幾二千

年紀年無一闕失即使薛方山應旂清夜自問能一一無稍疑

惑耶既入春秋考證亦未能確即如惠王崩於戊辰閏月己巳

為襄王元年春秋從赴故書王崩在己巳十二月左氏明言其

前年不發喪後年來告喪之故考國語周語晉語中所數襄王

讀書志十三

幾年核之此年事實襄王元年實在己巳與左傳悉合先儒不

信左傳以庚午為襄王元年不考國語之過也今此書亦以庚

午為襄元舍傳從經尚無不可而乃於惠王崩年書襄王畏太

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云云則舍傳而復襲傳語首鼠

兩端矣惟秦漢以後據史編年當無錯誤

釋史

帝王世紀古史考既佚不傳或見他書所引大約語多蕪雜不盡

可信後來作者若蘇轍古史之悍羅泌路史之妄均無足觀獨

馬氏釋史網羅古籍述而不作紀事本末洋洋鉅觀千古奇書

也後有李錯者抄撮此書作為尚史而才識不長論斷乖刺直

謂之無知妄作可矣

逸周書

逸周書未可盡信而其言事理亦自有確當不可易者命訓解曰
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此言頗與後世情事相
肖凡民家遇疾病患難連綿不絕則必見鬼疑神卜筮祈禱而
史巫紛若矣

逸周書又厚誣文王如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程寤鄭保
諸解並言攻奪戰陳之法謀國取天下之道以教武王以語周
公似一家父子兄弟無日不陰謀豫備耽耽於商鼎者嗚呼誣
罔一至於此

程典解曰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大聚解曰譬之若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祭公解曰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
茲朕魂在於天太子晉解曰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
文傲解曰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皆極似諸子中語於尚書

甚遠也

讀書志十三

三

尚書紀月日不紀年此想是古史體例如此由文推詩後人作詩
往往開句用年號或曰皇帝幾十載或曰某某幾年春唐人尤
多此法乃三百篇中則但有月日而無紀年如曰定之方中作
于楚宮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似此不一而足而總不及紀年知古人
行文自有定法如此乃至逸周書則體例不一有然有不然蓋
其書真偽錯雜或係古史所紀為孔子刪餘之書或係戰國偽
託為後人附益之篇學者就此小小體例核其真偽亦什得一
二矣試臚舉之程典解之維三月既生魄程寤解之文王去商
在程正月既生魄御覽引此大開解之維王二月既生魄文傲

解之庚辰以上文寤傲解之維四月朔世俘解之維四月乙未
日此篇紀月王權解之維王不豫於五日以上武作維解之武

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皇門解之維正月庚午大戒解之維

正月既生魄周月解之維一月既南至諡法解之維三月既生

魄因學紀聞本典解之維四月既生魄以上成史記解之維正

月王在成周味爽以上程皆但紀月日而無年歲者若大匡解

之維周王宅程三年鄭保解之維二十三祀庚子朔小開解之

維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文傳解之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

春以上文柔武解之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大開武解之維王

一祀二月小開武解之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寶典解之維王

三祀二月丙辰朔鄭謀解之維王三祀大匡解第三之維十有

三祀文政解之維十有三祀武傲解之維十有二祀四月以上

讀書志十三

四

成開解之成王元年作維解之元年夏六月及二年明堂解
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及周公攝政六年而天下大治及七
年致政於成王嘗麥解之維四年孟夏以上成則皆紀載年歲
與今文異惟作維明堂二解叙述篇中為紀事之辭而非紀年
之體其法與堯典之二十有八載及三載及五十載金縢之周
公居東二年洛誥之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較相若耳
又小開解曰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者鮮矣諺
曰一碗不作響兩碗叮嚀響即所謂兩而爭也
大開武解曰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
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云誰哀之寤傲解曰無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和寤解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
柯大聚解曰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周祝解

曰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又曰故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又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皆極雋永似諸子似

古歌謠

克殷解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尙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指之商庶百姓咸侯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開絕其首縣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繼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縣諸小白按白旂赤旆之說必是妄語吾前已極論之此解所云尤見誣妄雖

讀書志十三

五

使殷紂當其時亦不爲此已甚況大聖如武王者而忍出此此真其序所謂行大事者矣賈子連語篇言紂鬪死紂之官衛與其軀棄諸玉門之外民之觀之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言方合當時情理逸周書殷祝解稱湯放桀於中野中野士民盡奔湯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言將爲桀開明士民使從桀也而士民終不願從於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之民又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而委之何也繼而湯不能止

桀之欲去乃曰欲從者從君桀遂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湯歸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再拜退從侯位讓三千諸侯諸侯莫從然後即天子之位按其言雖亦未可盡信然而聖人不得已之時伐暴救民其於舊君必當如此若克殷解所云則侯拜而王揖之又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太顛闕天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於社則是驕矜之氣倨傲之色畢見於羣侯大會之時豈尙有聖人一點雍容氣象哉甚矣戰國妄人之誣先聖也孔晁注逸周書謂殷祝解爲事之不然則克殷解反當爲事之信然者乎

讀書志十三

六

世俘解紀武王所得紂圖中獸曰虎二十有二貓二其數較他物獨少又紀之虎下諸獸之上似甚貴重不易得者即韓奕之詩亦言有貓有虎言之亦似足貴者然則必非今時之貓矣爾雅釋獸曰虎羸毛謂之羸貓注云虎之淺毛者別名羸貓詩傳亦云似虎淺毛者也蓋直是虎類故皆與虎連言之猶麋之與鹿耳

諸書並謂縣紂頭於白旂惟荀子謂縣之赤旂世俘解則曰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於周廟與克殷解所云大白小白又異要之事無故實憑空捏造不足辨耳乃至其所紀俘馘無國不有又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愆國九十有九國馘屠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此亦與明季流寇不大相遠矣又云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又紀所狩禽虎貓麋犀鼈熊羆豕貉麀麇麋鹿或數千數百少或數十則又與孟子所言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相正反然則豈可信之乎

武傲解僅存八十餘字舊校謂此篇殘缺不可讀孔氏亦無注文
余按此篇蓋武王命周公立成王為後之文故曰詔周公且立
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呼敬之哉云云誦者成王名
也又按文傲解為文王立武王為後之命故篇首曰惟文王告
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武傲解篇首亦
曰維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云云
兩篇並云告夢殊不易曉也

無依無靠四字諺語也皇門解曰俾無依無助

皇門解祭公解諸篇雅似尙書義亦醜正商誓解亦古雅其稱后
稷之德曰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
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蒸享在商先哲王明祀
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哲王維厥

讀書志十三

七

故斯用顯我西土其詞雅而其意殊薄終不似尙書之渾噩也
又篇首曰今維新誥命爾敬諸朕話言自一言至於十話言其
維明命爾似全從尙書敷衍之者

官人解亦見大戴禮中如曰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
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諸語皆極確當不可易而淺露
殊甚入之禮記則近似入之尙書全不似矣職方解之在周官
亦然

周書中多用韻之文又多計數如四徵六極八政九德之屬幾乎
無篇不有是皆周秦諸子故態學臯陶謨洪範而全然不類者
也愚謂凡遇此等即非周史原書矣

周秦以前之書所引周書今皆在此書中故逸周書斷非全出於
戰國時也

周書七十二篇蓋必有數篇是周史為孔子所刪者戰國諸子又
雜以傳聞附益之作不一手故其書有近尙書者有絕似國策
者有似諸子者而法家兵家權謀家縱橫家儒墨家無乎不有
而太子晉解則直是小說家語矣

古史

蘇子由生數千百年之後儼然紀載三古點竄史記以為古史史
記固不盡可憑而古史亦豈可作據哉吾嘗謂莫遠於三代以
上之年而莫雜於三代以上之書亦莫妄於三代以上之事實
苟當吾世而欲考正舊事勒為成書此必非博與識不可我朝
馬氏所為釋史庶幾乎博矣而識則未也子由古史亦或有所
駁正而沿襲甚多甚哉識之難也彼繼古史而為路史繼釋史
而為尙史者更無足與論矣

讀書志十三

八

路史

羅氏路史全以識緯道書示奇炫博本不足據加以以憑空臆造
往往核其事迹十譌七八其文字亦以艱深文淺易議論又醜
駁互見非佳書也且紀三古之事而止於夏代已可駭怪而旁
見側出又常及漢晉後史事真不知其體例何在也
識緯之說盛於漢而肇於秦亡秦者胡其胚胎耳帝王世紀云桀
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此因秦事而附會之不值
一笑者而路史後紀獨引之何無識耶

今言

明嘉靖閒海鹽鄭端簡曉著今言四卷專記明事中一條云李文
達公天順日錄云八月十五日之變天下驚懼賴今上皇帝以太
弟即位尊兄為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於親不敬

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憂鬱災偏天下前後何不類如此云云余謂前條是景泰閒所紀後條是天順閒所錄無怪其前後之不類也嗟乎炎涼世態至施諸君父之前可歎也

明喬宇作南京中府守備題名記稱永樂乙巳詔以勳舊重臣鎮守按成祖崩永樂廿二年甲辰八月明年乙巳爲洪熙元年安得有永樂乙巳耶又尙寶司題名碑書少卿首姚繼次袁忠徹而姚繼下注云文敏公夔之子按繼實廣孝嗣子若文敏則方以正統七年舉進士安得有子在永樂時已恩蔭爲少卿耶又祭酒黃佐修南雍志稱弘治元年諫官張九功奏請薛瑄從祀上命禮部會議尙書周文安公等言薛瑄與元儒劉因嘗並議從祀大學士楊士奇謂其無所著述而止按薛文清以天順八年方卒而楊文貞已早卒於正統九年安能逆阻文清之從祀

讀書志十三

九

耶以上數條皆爲鄭端簡所駁吾不解以本朝人說本朝典故以士大夫說朝廷掌故何至荒忽如此錄之以爲率意秉筆者戒

永樂之變誅戮廷臣至於族滅其家教坊其妻女雖盜賊尙不至此天理良心牿亡盡矣後世讀史者猶爲墜淚豈當時所謂靖難功臣者獨無人心曾不一言勸沮之也或曰非不欲諫毋亦逆鱗難犯不得不安緘默以全家而保妻子耳然今言載是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而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士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云云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

中如張統王鈍鄭錫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

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由此觀之彼弑逆橫暴之主尙有良心未死之時而逢君長君之徒乃反百計羅織以爲獻媚固寵之計然則導之且不暇尙望其勸沮之耶已死者且不肯相恕尙望其生全未死者耶嗚呼此時明政直是天翻地覆故一二守節之臣其君目之爲姦臣其臣則直比之於叛逆可哀也夫彼亦非有惡於死義諸臣也求寵固位之心勝遂不覺昏惑狂亂耳至於事定而羞惡媿恥之心萌則不得不巧言排詆之以故修實錄者乃妄言方孝孺再三叩頭乞生其實人之見之者如見其肺肝徒爲後人唾罵曾何損於諸忠毫末也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述建文死義之臣於方正學則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

讀書志十三

十

直筆可謂直窺其隱矣今言謂西楊張修實錄巧詆者何謂乎

晏子春秋

孫氏星衍以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解劉向敘錄中校讐二字愚謂校讐之義莫善於讐敵之說蓋取彼此數本互相校勘斷斷是非有若讐敵故曰校讐然則與配合之義無當也劉向敘錄云晏子衣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云云按中間無故加晏子蓋短四字其上下必有脫佚可知故明刻本注云疑缺是也而孫氏星衍作晏子音義乃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夫以不滿六尺解短字盡人皆知不必注也而卽謂無缺何耶如云晏子長不滿六尺其書六篇云云亦斷無有此等文法

會稽先賢傳

說郭本謝承會稽先賢傳僅一葉耳采摭而成非原本也孔愉字敬康闕澤字德潤黃崑字文通陳業字文理魏朗字少英賀劭無字陳修字奉先七人而已闕德潤傳僅載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二十一字而已佩文韻府胞字注引先賢傳此語蓋即出此本耳

會稽先賢傳云賀邵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嘗著鞞希見其足按古人見君以著鞞為不敬左氏所云鞞而登席是也後世迥異先賢傳云云則與後世無異然曰在官府著鞞是不在官府常赤足矣又其特著此語以美之則是他人雖在官府亦赤足也今世雖極不檢之士無在官府而赤足者又曰希見其足似又未嘗不偶然一見者古今殊異如此

文廟位次圖

收皮一人諸書俱不在弟子之列我朝雍正二年從祀文廟據孟子也凡諸書所稱弟子者顏路曾點入崇聖祠外惟公伯寮以愬子路見黜申黨中績即申根容藏即奚容蒧不復覆祀餘如鄭單縣夏之或疑一人者亦並祀之祀典至此九稱大備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命以禮部新定文廟位次圖頒行天下今謹注明其位次名稱於此表中又加圈名旁以便省覽字有異同則旁點之或無此字則角其旁云

按位次圖以弟子從祀者殿上四配二人已見前論二人東配第二為述聖子思子西配第二為亞聖東哲六人已見前論凡六人五人已見在兩西哲五人前其第六為先賢朱子在兩廡則東廡三十五人先賢公孫儀三十五為先賢西廡三十四人先賢左邱明位第三十三則又二人祀崇聖祠配位

讀書志十三

十一

讀書志十三

十一

配位共五人二人已見前論三人東配第一為先賢孔氏孟皮明共八十四人其八十一人已見此表未見者公孫儀左邱明收皮也收皮見孟子左氏有親受業聖人傳春秋之說於禮皆必當祀者若子產於咸豐七年始從祀竊謂古今從無子產為弟子之說論語所載他書所見可不待辨核之左傳魯襄八年子產已能議國政雖其父子國呼之童子然少亦當十五六矣越三年聖父見於傳又越十有二年公穀始記孔子之生是孔子之生後子產必且三十年豈有可強前輩為弟子者乎聞當時以河南巡撫之請得祀不知作何陳請耳又如選伯玉林放皆祀於唐開元中愚謂伯玉見論語的然孔子之友石室圖妄稱弟子貽誤至今若林放則不過孔子同時人稍有見識者禮本之問蓋正當魯禮僭亂之日忽斯人知有禮本遂不覺感觸聖心特蒙褒許又適遇季氏僭旅泰山至於高弟不能教正遂不覺憶及斯人援為比擬夫泰山豈有如人之理泰山不如林放者季氏不如林放也立言之體應爾也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林放之無足重輕可知夫以區區之林放尚知禮本之問而世為執政之季氏反無知妄作一至於此究其語意林放之必非弟子又可知也此又石室圖妄稱弟子之貽誤也而乃居然高坐西廡之首雖孔子稱許之高第弟子明見論語如原思南宮适漆雕開公西華子賤公冶長樊遲左邱明諸賢悉在其下以增祀子產改東廡第一一愚妄之見竊謂當依嘉靖九年之議與伯玉同改祀於其鄉者謹案諸賢之升祀殿上列配位哲位者祀典尤重非末學所敢妄議也若兩廡中位次先後似當以見論語禮記春秋傳孟子諸

書者爲先而以無所表見史記家語諸書之稱爲弟子者次之其同見諸書者似當以孔子所稱許者爲先而其餘次之今東廡先賢如漆雕開乃後於商瞿公西華非特後於司馬牛且後於梁鱣冉孺伯虔冉季漆雕徒父漆雕哆諸賢若琴張牧皮則幾乎殿矣西廡先賢如高柴樊遲乃後於公皙哀巫馬期後於商澤若申枨左邱明幾乎殿矣蓋前代之序位次多本史記家語所載年歲爲先後然以漢人紀數百年周人之年歲何自知之故核之諸書事蹟往往叵信此豈可據爲祀典者况文廟祀典祀學問不祀長幼若祀長幼顏曾思孟又何能升爲四配哉文廟之祀所以祀學問也以子產之惠人君子伯玉之君子寡過並爲孔子所稱歎師表百世誠足祀於學宮然萬無以兄事友事者而屈在弟子列之理故愚嘗有妄議謂天下大成殿皆三

讀書志十三

一三

開中開奉孔子南面四配東西而其二旁開則十二哲東西面今若於兩旁開中上各設南面神龕以祀聖友非特子產伯玉可祀其中即吳季札齊晏子諸賢推而廣之如儀封人達巷黨人之深能知聖者俱可列祀之師弟朋友聚處一堂表章學術鼓勵後生當亦孔子在天之靈所心許者釋奠之日別具羊豕分官獻告於禮於理似無不合草野私議焉得禮官入告又案新定位次圖中於崇聖祠西配先賢曾子下注云名哲此蓋據昌黎諱辯曾子之父名皙語也然論語稱曾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一律云點爾何如與呼由求赤一律是曾子之父名點字皙萬無疑義昌黎偶然錯記不知禮官何爲錯據之也非子貢則夫子之道不大非子路則夫子之道不尊故生平嘗有妄議謂聖廟若立四配當以顏曾端木仲四子

道光朝曾有請陳良從祀者部駁謂無著述不許吾不知林放曾著何書也昔賢遇合孔子謂之命孟子謂之天不意數千年後血食亦有天有命如此

孟子大書特書曰陳良之徒陳相既著陳相背師之罪亦見陳良在當時必是大賢名儒若稍無足輕重斷不作此書法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後人品題先儒可違孟子否孟子品題時賢有如此稱許否

試問於人曰有一庶民爲日記擬起居注自比天子言稱朕以朝廷宮殿苑圃名目當其家屋宇園林實則其家并無屋宇園林也若此人者當尊之乎不乎必曰此病狂喪心之人不待教而誅者也今王通以身有穢行之人爲中說擬論語自比聖人言

讀書志十三

十四

稱子以朝廷將相大臣名氏當其家門人弟子實則其家并無門人弟子也此與前所說病狂喪心之人相去幾何而乃羣奉而尊敬之至於配食孔氏之廡下真天地間一大怪事也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明人重刻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改名朱子同年四庫提要極斥之謂其標榜門戶有害名教陳義甚正而宋代同年小錄祇存二本體例無所分別提要於寶祐四年題登科錄此則題同年小錄不解作何區別或亦兩錄原名本互異耶抑又有可疑者提要於此錄云宋代同年錄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人爲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互古長留足以摺拄綱常振興風教而是榜以朱子名在第五甲第九十講學之家亦自相傳錄得以至今云云下即極駁王鑑之改名之妄其

於寶祐錄云三人並以孤忠勁節措拄綱常數百年後睹其姓名尚凜然生敬此錄流傳不朽若神物呵護者豈偶然哉云云相其語氣殊覺抑揚過甚平心論之三忠同榜固是希有之事而以朱子一人敵三忠臣恐亦未易軒輊二錄並傳至今並可寶貴何必遽作此微詞哉紀文達不喜宋儒時亦不滿朱子徒以身修官書朱子為列聖所尊重未敢訟言之耳至如同年錄之傳不特非朱子所能逆料抑亦非張大其門戶者之能必其久傳且與朱子生平學術絲毫無涉而乃故於筆端上下其手亦可已而不可已者矣

寶祐四年登科錄

寶祐四年登科錄提要作一卷今以策問及考官姓名等為卷首以金榜題名為一卷文山對策及御賜詩文山謝詩表為一卷

讀書志十三

十五

諸進士字貫三代為一卷三忠傳為一卷此提要無之共分四卷而林信等跋附焉提要謂考官王應麟奏文天祥卷其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即應麟之弟當時法制猶疏未有迴避恩按厚齋先生實為覆試檢點試卷官後世科場條例雖密似亦無因覆試外廉官而迴避已中舉子之例也是科吾慶元府得十二人四甲二百二十六題必題錄但云本一人三十三錄但云寶祐錄所據寶慶四明志知慶元人其中一人三十三錄但云本貫慶元府鄞縣字文壽而脫其姓名據寶慶四明志始知為章運瑞志在陳著之下五甲卓雲之上名次既與錄符運瑞義尤相配是可據志以補錄無疑也又四明志尙有楊應霆等十八人為錄中所無按此錄五甲中姓名本貫盡脫者凡二十九人八十二及九十四又百五又百六又百九十五至榜末二百三十三凡二十四人又特奏進士全然未載此十八人或在二十九人之中或係特奏名均不可

知提要祇言括蒼彙紀衢州府志萬姓統譜三書所稱寶祐四年進士為此錄所無者皆在所闕之內而不及寶慶四明志似亦偶然疏忽矣延祐四明志與寶慶志全同二志並經當時采進並著錄於提要中

越絕書

周時有越絕一書所謂或子貢或子胥作者今所傳越絕書乃漢袁康所作是越絕之傳其後越絕亡而越絕書獨存書中明白可考不解數千年來讀是書者何以皆復夢夢即以漢人之書而疑子貢子胥作也其篇末詳記作書人姓名為袁康刪定者為吳平既已顯著名氏毫不揜飾如此而書中乃曰子貢作此書子胥作此書雖夢中囈語無是理也本事篇明云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謂此書何以不名曰越經或越書或越記而乃名越絕乎下文詳釋所以稱絕之故今此書儼然名越絕書而尚曰何不稱書又夢中囈語所未有者即此兩端今書顯為越絕之傳作者本是明白並未作一夢語而後之讀其書者反皆憤憤說夢可異也餘證尙多余將為越絕考以發其覆而解數千年不解之疑案亦一快事也

讀書志十三

十六

宋元四明六志

乾道四明圖經云陳國家郡國志鄞山有陳國家一名雁棲墓昔為日南太守死有雙雁隨柩而歸棲墓上三年然後去又寶慶四明志與此同下注云出太平寰宇記而水經沔水注曰江水又經官倉官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雁送墳處名國同官日南太守同雙雁送葬異事亦同必是一人而傳聞異詞以至陳虞之姓互異耳

然水經稱東虞西虞本事詳悉如此且著書之人時代較先恐是圖經誤也俟更考之

寶慶四明志載石曼卿等筆驛詩刻節推應壁今郁氏書畫題跋記又載曼卿古松詩墨蹟及樓宣獻趙節推師夏二跋趙跋謂刻古松詩以配等筆且云古松詩為袁正獻家物其子木叔見示因得模刻云云此事關吾鄉掌故樓趙二跋并黃慘一跋皆當補入志中噫摘花作供謂之方長不折摩挲古蹟謂之玩物喪志道學家迂態不能為之曲諱今正獻偉然學道人也近余以從祀兩廡請於官已得奏請俞允而當時趙節推乃稱其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其風流儒雅照映千古亦迥異貌為巖巖者矣

先大夫之字上安下國故余刻宋元四明六志遇二字連者輒改

讀書志十三

十七

下一字作古文之或而已所作詩文避不敢用後見魏書禮志

稱孔 為孔安無下國字史記秦紀正義稱韓 為韓國

無上安字偏舉其名似為我諱古已先之何妨沿用也

水經注

酈道元水經注於東南水道錯誤甚多故其自言有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蠡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是古人著書毫不文過如此後來所作若南水經今水經諸書考核水道似較詳密而雋雅華縟博奧精詳萬不能及道元矣
難字爾雅命名頗奇其書今不傳水經比水注曾引一條云藥水在比陽惜無從見其原書矣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三

讀書志十三

十八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四

鄞 徐 時棟 同叔

子上

荀子

勸學篇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楊倞注謂道聽塗說也按此六字與不苟篇之非惠施鄧析者正同豈亦謂其琦辭怪語皆道聽而塗說乎

勸學篇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楊注誦與屈同頓挈也謝氏壻曰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言全裘之毛皆順矣按吾鄉方言凡以手挈物因而高下之而去其污垢皆謂之頓正此字也舉足頓高下謂

讀書志十四

之頓足俗謂之頓脚義與頓委之頓同

不苟篇曰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楊注皆實闡其所以然如云以平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又云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故曰卵有毛也愚按楊注似不得其意荀子之意蓋皆謂必無之事必無之事而欲實之為有是說之難持者也然而惠施鄧之巧辯獨能說無為有故曰非禮義之中也山豈能與淵平地豈能與天比齊秦相去甚遠豈能相合鈎豈能有須卵豈能有毛皆謂事理之必無者也入乎耳出乎口二句不可解楊亦云未詳而又著或說云即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

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見吐納雲霧是有口也云云按無故添設一山字已不可解而其解語更為轉轉不順闕疑可也

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按此語正與不苟篇所云意合不苟篇所云山淵平以下七語蓋皆二子書中語即所謂琦辭怪說也

戰國之時士習靡下以立談取卿相為貴以不求聞達為賤至如孟門高弟乃欲以儀衍為大丈夫矣又如陳仲子者若生漢晉六朝之閒豈非石隱之高士乃孟子尚以為巨擘而趙后至以為可殺荀子不苟篇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其

讀書志十四

輕鄙之如此

榮辱篇曰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按此云親戚亦指父母言故云忘親楊注曰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似楊以後世親戚為解矣 古人親戚只指父母兄弟言之左傳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國語曰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國策云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此親戚對嫂妻言之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意與人不閒於父母昆弟之言同則亦指門內之人言之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亦謂父母兄弟以至管子之重於親戚晏子之離散親戚孟子之亡親戚

君臣荀子之親戚不免刑戮尸子之以親戚徇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

以親戚徇則皆是也至漢書貢禹傳之賞善罰惡不阿親戚魏志

華歆傳之祿賜以振施親戚晉書裴頠傳之雖后親屬然海內

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則皆指貴戚姻婭言矣 史記五帝紀堯

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又孟嘗君傳與客語問

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此親戚皆謂其家屬

而斷非姻婭也 吾向言周秦以前無解親戚作姻婭者以此

二字連文言之耳若分析言則解親爲父母者無論矣若如懿

親周親至親親親仁親大學仁親以爲實惟而又如左傳之內

舉不失親按云私親亦謂婦之親屬耳皆謂其門內親屬也而戚字亦然

非如後世之所云私親者也如曰戚之也解作親之也指兄弟言戚戚兄弟解作親親兄弟

讀書志十四

三

亦指兄弟言有貴戚之卿明別乎異姓之卿言之則實指同姓

爲貴戚矣鄭注周禮掌戮以親謂總服以內又注太宰謂若堯

九族又禮記喪服注謂六親謂五屬之內老子六親不和有孝

慈王弼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列子有人去鄉非離六親後

漢書注馮衍傳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呂覽云何謂六戚父母

兄弟妻子高注六戚六親也然則古人皆以親字戚字指門內

親屬言者如此左傳曰兄弟雖有鄭注周禮小司寇議親之解

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之有服者此則解親字而已及姻婭

矣然猶曰外親則雖及姻婭而猶必外之若後世則直正如史

記作外戚列傳夫云外戚則戚非姻婭可知

非相篇曰堯舜參昴子楊注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

瞳蓋堯亦然愚按參即三字凡人一目一瞳是二眸子也舜一

目重瞳蓋一目如常人故云參昴子

非相篇曰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僂子按亂君而加世俗則非君

國之君也下文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

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又云然而中

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又

云俄則東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嘯哭苦傷其今而後

悔其始詳味上下是亂君只作亂民解然稱民爲君亦太奇矣

而楊氏無注豈本作亂民刻板誤耶

親家見史猶言姻家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

願得以爲士奔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按此親家只作

夫家解

非十二子篇非墨翟宋鉞又儒效篇曰慎墨不得進其談是其惡

讀書志十四

四

墨無異於孟子之闢墨也而成相篇乃曰墨術行治之經禮與

刑君子以修百姓齊復推尊墨術何也楊氏無注或此墨術

非云墨翟之術耶其富國篇又極非墨子末云故墨術誠行則

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闕而日爭與成相之墨術行治之經大相

正反者何也 成相篇墨術行治之經吾甚疑之本篇前數語

明云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不應才數語而遽尊之也且

荀子一書非墨者無篇無之如天論正論禮論樂論解蔽諸篇

皆極駁詰之也

仲尼篇是猶伏而恬天注云恬與舐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

人恬鹽莊子人閒世恬其葉則口爛而爲傷按其義皆是以舌

引物之義故云與舐同也而廣韻訓爲鼻息博雅云息也疑皆

失之觀三子文義及其从口从舌字義斷爲舐物無疑也莊子

田子方詆筆和墨釋文詆本作詆又字詆云詆古文詆又漢書吳王濞傳集注云猶古詆字又韻書作詆是詆也詆也詆也詆也猶也詆也皆同一字也

五伯之說紛紛不一若從其朔則當以荀子為定王霸篇曰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下云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閻閻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 成相篇曰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按荀子數五伯不及秦穆此云配則亦不可廁正數中矣孟子曰秦穆公用之而霸左傳曰遂霸西戎蓋秦穆之霸霸西戎耳不能列五伯也 宥坐篇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是亦以句踐列五伯中也

讀書志十四 五

史記武王斬紂頭縣之太白旗而荀子正論則云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頭縣之赤旂又解蔽云紂縣於赤旂或尚當以何者為信余曰聖人不為已甚紂雖獨夫而究則君也既已自殺吾意當時必當禮葬之然則縣之旂旂尚為子虛又何論其赤白哉 孔北海論武王謂伐紂斬而刺之不如漢高赦子嬰之寬裕是為逸周書及諸子書所誤也

偽古文竊解蔽篇引道經語而衍之為十六字而偽作孟子外書者不知也乃引之曰舜之詒禹曰人心惟危云云偽古文竊荀子引書先時者殺無赦二語造為政典而偽作三墳者不知也乃引其語入三皇政典中大偷小偷真可憐而可笑也 三世出妻之說吾最惡之誣孔子而并及其門人於是有曾子出妻之說又誣之而及於私淑者於是有孟子出妻之說漢人謂

孟子以妻袒於房欲出之以母止之不果此似誣妄不可信而荀子解蔽則曰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注云孟子惡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修身也則是孟子真嘗出妻者矣異哉 荀子與孟子相去甚近而出妻之說世無信者況作檀弓者與子思相去甚遠而可信其說耶余謂作檀弓者已必嘗出妻而欲援以自解故造此說耳 荀去孟不過百年而記禮者更遠在荀卿之後也 解蔽篇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注厭指按也以指按目目前之物往往歧出古人文形容之妙如此周秦諸子窮形盡相往往能道此等語後人不能矣

讀書志十四 六

堯舜之聖以作為耳不然荀子論政事治道極口推尊堯舜豈至此忽狂惑而曰堯舜詐偽乎 性惡篇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又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錢曉徵跋是書謂偽古為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論之甚詳似矜獨得者按楊注云偽為也則前人曾言之矣且荀子有曰陶人埴埴而為器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是又明明以偽為為豈得曰器生於工人之詐偽乎則何庸詳辨之乎 禮以義起記禮者之言也荀子最為習禮大儒而其言曰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略大 此言最得禮之本意

宥坐篇曰太公誅華士華士不知何人楊注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按此語真法家之言重誣太公者也正與趙后之欲殺陳仲子同意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正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也耕食掘飲不仕事力正堯民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者也太公而知其才可用也則當教以出仕而知其才無用也則聽其碩隱沒世而已奈之何而以爲首誅也夫殺一無辜仁者不爲之二人者高介士也非但無辜者也而誅之耶況曰不得賞罰勸禁其語尤妄夫賞以勸有功罰以禁有罪二子者無功而亦無罪者也焉用賞罰哉且齊之民衆矣不皆有功而有罪者也不皆有功而有罪則賞罰不概用也賞罰不概用則將比齊之民之無功而無罪者而盡誅之而曰吾不得以賞罰勸禁故誅之也豈理也哉故曰此法家之言重誣太公者也又且伯禽就封而周公未嘗之魯也云公從魯聞亦失本事又二人曰不臣天子而太公曰是望不得而臣也望豈天子哉太公亦斷不作此語史記稱太公謂夷齊義士命扶而去之夫夷齊則亦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者也

讀書志十四

吾鄙之此雖不必果出自聖人而狀後世士大夫絕肖曹共公聞其駢脅句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句此讀法甚善楊注宥坐篇引此傳云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薄而觀之是亦以欲觀其裸浴五字爲句與今讀法同法行篇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親人天爲韻遠反晚爲韻荀子書閒有韻語不獨成相賦篇也法行篇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事使報孝敬令各爲韻又按此數語極淺易而極學問凡處倫類者皆當瞿然三思凡婦人語言當爲其婦也無不詬其姑及其爲姑也無不詈其婦苟一身而兼有上下則必悻悻然自謂生不逢辰矣使以荀子此語曉之亦午夜鐘聲也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袞管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是明明以葷爲菜與酒肉相反今乃以酒肉爲葷何也注葷葱蒜之屬又云黼衣黻裳者不如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按此謂衣祭服也臨祭當齋不茹葷故云云前云端衣玄裳亦當作此解謂臨祭而齋則志不在於葱薤臨喪而蔬食則志不在於酒肉楊注似未見及此周公謂魯傅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堯問篇文也說苑尊賢篇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

讀書志十四

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由是言之呂覽所云吾不與處之語亦甚誣矣

荀卿弟子之贊荀卿者有云堯問孫卿懷將聖之心據此是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將字不當作虛字解也

忠經

世偽造武侯心書而中引偽古文尙書他無論矣季長忠經其引書詞亦偽居其五

讀書分年日程

程良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世有其書余屢求之不得也阮文達稱寶應朱止泉澤溥初得是書即尋其次敘刻苦誦習

小兒語

明呂得勝小兒語其子坤續小兒語二書皆似衢歌里諺使小兒

讀書志十四

九

初學語時教之成誦以培植其根本意亦甚善惟嫌不盡通俗不能使老嫗乳媪一一俱解則教之者先未了了於心誦之者雖能歷歷上口亦奚益哉余嘗與烏鰲仙世耀擬爲之以方言鄉談之久在人口於事理實的確不磨者取而刪潤之一夕成數十條其名兒語其實則老成人不能易也頗足訓俗而燬於火惜哉

人譜

劉忠介公宗周人譜爲吾鄉金谷亭所刻谷亭即金烈婦之父烈婦世稱金八姑娘者以冤自投於海余有鶴背簫記見文集中其後慈谿葉氏購其板而加刻行狀論世知人亦有裨於讀是書者也人譜已刊於忠介全集然本或單行故四庫別著錄於儒家類采葺嘉言懿行發人深省學者常置案頭時一翻閱亦

何異看因果書記功過格乎惟沿宋儒習氣首爲太極圖以後條皆冠圖大圈小圈奇形怪狀殊失聖門氣象正不必爲公諱也

求仁錄

國初時慈谿有潘平格字用微者力求聖賢之旨蓋亦有志於學者也著求仁錄十卷大意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爲主腦自孔孟以來二千餘年無人知道直至其一人始能明之可謂言之不作者矣寧波府志隱逸傳云自謂剖析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至今門人在崑山者尙守其師說云云此傳語述而不斷本是微詞近時用微裔孫重印求仁錄以志傳冠首不知傳語之諷之也志作於康熙朝至今又閱百餘年恐所謂崑山學派亦闕寂矣

讀書志十四

十

用微謂格物者格通身家國天下之物也於是無一時一事非大學格物之物按此說亦先輩有之非起自用微者然而其說不可通也格物尙在致知之前既能致知還要誠意正心修身然後可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次序如此今謂格物即是格通家國天下之物則大學中但須致知在格物一句便了後來多少工夫次第皆抹殺矣夫格物至平天下其理原是一貫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屋其中原包得千萬間然必有門有庭有階級有廳堂而後有室今以其許多房屋只是一所遂曰此門庭即是廳堂即是室宇則斷斷不可也潘言似乎有理而不知無一非蹈空者

其書辯論譴起滴滴歸源總不外渾然一體之語吾謂如此以求聖道聖道愈遠使讀者目眩心驚愈見高妙其實即是禪學玄

旨而與聖道分毫無涉也夫聖人之道在實踐而已安有所謂高妙者做人好便是聖人做人不好便是盜跖桀紂潘氏開口便曰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又曰仁人性也求仁所以復性此等老生常談何補世用毛文強序其書至謂挾千聖不傳之祕析萬古不解之疑吾不知其何疑何祕而推而躋之於周程朱張之上也

凡論辨何常之有今日自古聖賢所說之語無一語非渾然一體也可也今將曰物之各自一體各不相合而我以道貫之此與用微之說反矣然未嘗不可取自古聖賢之語以證吾說也今日自古聖賢所說之語無一語非人性本善求仁以復性也可也今將曰人性本惡必強勉力行以至於爲善此與用微之說又反矣然未嘗不可取自古聖賢之語以證吾說也此諺所謂

讀書志十四

十一

舌頭無骨者也總之能躬行實踐以化後進小而鄉邑大而天下近而妻子遠而後世能此者吾敬之事之若只在言語上作聖賢吾不以爲然也夫論辨亦有何益論聖道亦有何用前輩謂一日可成一部書者莫如語錄旨哉言也

用微謂曾子之仁完全得孔子一呼當下印實譬如雞雛肢體已完雖在殼中勢將破殼而出只在母雞一啄耳余謂此語真覺擬不於倫若果如其說何異禪家之棒喝乎一貫忠恕仍是聖賢實踐工夫若看一貫做神悟則忠恕已分兩事已分人我矣復何得云一貫乎儒者之說一貫無非佛語真覺可笑而用微尙拾人牙慧者也且用微曉說格物物格而只家常小物亦不能格也卯殼是雞雛自啄而出何曾待母雞之一啄者

心書

世傳武侯心書五十篇新書十四篇讀之多陳言不類武侯他文字又心書將誠篇引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又戒備篇引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則不應東晉晚出之偽古文而武侯得見之也且蜀漢諸臣上表昭烈勸進時以昭烈名合圖讖稱聖諱昭著又不應以武侯著書而以聖諱名篇也凡此皆可疑者

管子

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獨有也此數語爲淮南覽冥訓所本房元齡注夜行謂陰行其德亦不知夜行是古書名也

詳見淮南子條

今日之今霍翟栩栩少焉囑之已化爲古僞心史中語也此等語前人多有之不足爲異管子乘馬篇曰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讀書志十四

十一

已爲莊列胚胎

乘馬篇云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按分春即今春分也後世每月分二節一歲二十四節而管子幼官篇則以十二日爲一節春分八節曰十二地氣發曰十二小卯曰十二天氣下曰十二義氣至曰十二清明曰十二始卯曰十二中卯曰十二下卯夏分七節曰十二小郢曰十二絕氣下曰十二中郢曰十二中絕曰十二大暑至曰十二中暑曰十二小暑終秋分八節曰十二期風至曰十二小卯曰十二白露下曰十二復理曰十二始節曰十二始卯曰十二中卯曰十二下卯冬分七節曰十二始寒曰十二小榆曰十二中寒曰十二中榆曰十二寒至曰十二大寒曰十二大寒終四時凡三十節而三百六十日終焉此皆見幼官篇者其中清明大暑小暑白露大寒與今節氣同名而其

時則又不合如管子清明在初春以來四十八日今清明在立
春以後六十日至大暑小暑則與今互異先後又春分立夏今
節名也而乘馬篇所稱分春立夏不在三十節氣之中房元齡
注陰陽之數日辰之名於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
天下也

左傳隱四年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管子五輔篇曰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
陵長遠不開親新不開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
經也下上君臣二事外并次序亦復相同左氏本管子乎抑管
子襲左傳耶

朋黨二字始見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黨為友參患篇曰羣臣朋
黨則宜有內亂其他言人臣黨而成羣者甚多按仲以鮑叔之

讀詩志一四

十二

薦而相齊國及其將死而桓公欲以鮑叔為相仲猶論其無相
度不足為相其可謂不肯為黨者矣即廷臣此時亦不聞有分
朋立黨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後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後人偽
為之耶

小匡篇多襲齊語大匡篇則前半全襲左傳而有可發大曠者如
云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於貝邱
云云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云云凡其敘事並
無年月獨此三處有之而九年者魯莊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
刪節可笑如此其後半篇又雜入諸子與左傳本事違異者蓋
以齊桓初年頗好戰而管為魯所敗作者欲護管仲因造為仲
諫不聽諸語意謂桓不聽仲故有是敗耳

又曰管仲使徐開封處衛注謂齊賢人也使賢人處諸侯之國令

其歸齊也而他篇復云使公子開方游于衛開封開方音相同
必是一人考管子臨卒有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
臣事君然則衛有公子開方來仕於齊齊適有公子開方往仕
于衛恐未必有此事也然則使游于衛者實徐開封矣

又曰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此仲之禁令也又入
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
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亦仲之政令也寡婦不使之
全節而為之合和真伯國之教然而三出三嫁則亦以為有罪
矣彼謂出妻再嫁為古人恆事者真妄語哉

少時讀徐天池渭文長集見其節婦贊有云天欲顯雌之節故喪
其雄以為大奇後見管子羈形篇有曰令其人有喪雌雄注謂
失男女之偶然則天池實本此也

讀書志十四

一四

問篇大奇錯綜變化曲折明暢而跌蕩生姿漢以後未能有此等
文章矣

棠陰比事

吾友金陵朱述之緒曾得鄉先生桂夢協萬榮棠陰比事宋刻本
開雕既成以二册寄四明一贈段鏡湖觀察光清一以贈余係
影宋雕本極闊大刊刻亦精工今述之久作古人板亦燬於兵
燹矣述之既刻此書又作棠陰比事考證及續棠陰比事各若
千卷稿皆在余家屬余為序癸亥一炬盡為灰燼述之子桂
模等久不通音問未知尚有副本否若別無抄傳則千秋著作
化為飛垢負此良友深疚於懷二書之外又有昌國典詠曹子
建集疏證並是巨帙同遭劫火嗟乎嗟乎此吾所以每一念及
而輾轉不寐者也述之未官吾土而以奉檄辦定海善後事來

寓月湖者久之余修郵志特爲述之立寓賢傳蓋風塵下吏中求博雅好事如吾述之者幾人哉

書品

梁庾肩吾取漢魏以來能書者一百二十八人定以九等作爲書品今其書傳者無幾人即其人姓名亦多不識其中晉元帝齊高帝劉穆之蕭思話諸人今尙有殘楮片字見閣帖中後人百學不能過而書品皆列之下等然則即作字一事亦古今人不相及如此

世所傳書品九品實一百二十二入序謂一百廿八人不知何故又下之上論云此二十一人而實即二十人想今本非全本耶肩吾作書品評論古今書人世以爲允蓋於此事三折肱矣而梁武帝作書評評肩吾書以爲畏懼收斂少得自充效未精能去

讀書志十四

十五

蕭之遠矣然則肩吾書蓋多學古人而自家真意反少者梁武帝刻書有誤俟再考

寶真齋法書贊

岳倦翁珂寶真齋法書贊極用心思自來賞鑒家無此富有亦無此精到也其書久佚乾隆閒整理四庫書從永樂大典中採摭成帙尙得二十八卷亦嘉惠士林之一端也書以歷代帝王爲首終以鄂國傅家帖歷代帝王帖中首唐人摹唐太宗枇杷帖次以宋太祖處分帖其下皆兩宋宸翰時棟謹案宋太祖帖跋尾云百拜祇贊冠於宸章又贊尾云臣得其真贊以昭之冠於百王然則珂之原書必以其本朝宸翰冠首未必以唐太宗枇杷帖壓卷且前代帝王僅存此帖此帖又係摹本似編次者誤移之揆其舊例當以冠之唐摹雜帖卷中此卷今在第八卷不當置諸

首峽也 保民而王王字去聲而倦翁贊枇杷帖用作平聲贊云觀帝之帖視人如傷蓋不特摘原作辭冠八代之英結字傳二晉之芳又得所謂公子御說宜君之言而合乎孟軻氏保民而王也 又案原本列前代宸翰必不僅止枇杷一帖所謂冠於宸章冠於百王者必是合歷代言之非專指其本朝也若但指宋朝則藝祖自是趙氏開國焉有不冠首之理而煩稱說耶然則原書以處分帖爲開卷第一自可無疑而前代御書僅存枇杷亦可惜也

讀書志十四

十六

宋時諸帝好爲漢體書倦翁跋仁宗漢體淨字云凡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此引六一歸田錄中語也又跋英宗漢體甯字避云是書在本朝神逸清麗至昭陵而大全又跋神宗漢體龍字云本朝漢體書肇自熙陵真仁而下咸祖遺法帝雖罕傳遺蹟而筆意飄動得體之全

今星命家謂男爲左造女爲右造古人則謂之陰陽宋高宗手札云陽丙戌丁酉戊子甲寅令和尙看子細寫來倦翁跋云此蓋宗藩之從北狩者上心所念頻以諮詢

倦翁跋右軍留女帖云予在建康初訪帖於故室檜之孫有某者不肖遊娼肆蕩無一簪幾不能自存初以此求售於所託予以二十萬錢得之某大喜於是帖陸續來矣此蓋其得意事故記之如此然非特倦翁快之即後世聞者亦爲岳氏快之特檜之子孫何必諱其名曰某且稱爲不肖亦過此等正是檜之肖子目爲不肖恐此人不肖也呵呵書法贊跋中有云予在建康訪檜遺物此書中屢稱檜

鳩岩指
檢也

轉行操寫其平擡者古人謂之平起見書法贊

唐相崔遠送廣利大師歸江東詩末二句云想見家山諸弟子盛

誇新賜大師名後題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遠乾甯四年季夏二

十九日書倦翁跋墨蹟云廣利師吾不知其何人方其江東之

歸想見冥鴻將翔下避世網既遊時賢之門亦欲因決去之機

以警在位者而盛誇新賜之名崔獨戀棧不念淪胥反將以腐

鼠嚇之卑哉見也又云考之年表是歲六月乙巳始拜中書侍

郎而寫詩之月適同斯時汲汲持鳳池之名以銜繫於繼徒之

前益可羞矣云云余謂凡物皆以人重此卷出自乾甯宰相遂

併其題名結銜而亦謂之其實古人常事而謂之銜繫可羞不

太苛耶且所謂廣利大師者焉知非勢利僧人而贊歎之至於

如此崔遠本不足道彼繼徒者苟有高見豈宜當將及淪胥之

時出山而邀嬉哉而當其來朝竟蒙大君賜號之寵及乎歸山

又得時相贈詩之榮冥鴻高蹈恐不若是遠詩落句與其題名

焉知非廣利意又且得詩以後必大歡喜歸以誇耀儕輩什襲

珍藏以故久而流傳益久而得入之祕府也吾此言固非刻論

若果如倦翁言視為腐鼠則且一笑而毀裂之矣遠詩云云以

重君賜也而嚇之也

尤射

魏繆襲作尤射凡二十章多古文奇字其意似戒王圯厥德縱射

觀遊無度序十字其而作書中多闕文亦不知注者何人注亦

多闕本脫佚耶殆放為此狡獪耶其贈玉章云匪艾疇又厥中

罔中惟乃中厥行罔行惟乃行厥言罔言惟乃言意欲仿尚書

而沓尤無味又曰若苗方萌弗耕弗耘弗有旋注云旋成熟也

蓋竊用方言秦晉凡物樹稼早成熟謂之旋也又曰若雞方卵

弗伏弗遑玉篇遑轉也或取
此義或即是育字弗有晨按晨者謂雛出而能司晨

也下字已怪且伏卵中能必其皆雄物也牝雞而司晨不如弗

伏弗道之為愈矣大抵全無意義擇眼生字入之尋常文字中

讀書志十四 十七

而沓尤無味又曰若苗方萌弗耕弗耘弗有旋注云旋成熟也

蓋竊用方言秦晉凡物樹稼早成熟謂之旋也又曰若雞方卵

弗伏弗遑玉篇遑轉也或取
此義或即是育字弗有晨按晨者謂雛出而能司晨

也下字已怪且伏卵中能必其皆雄物也牝雞而司晨不如弗

伏弗道之為愈矣大抵全無意義擇眼生字入之尋常文字中

正所謂艱深文淺易者也

又志服篇有詩六章其一曰雞鳴歐歐明燈哲哲摩彼華衾三載

在是薄言眠之爛矣初製注云賦也三載而若初製示不寢也

如此等語吾不知其自視於三百篇居何等也其五曰汗印手

于彼清流意不過謂濯手於水耳而其詞反若手為水所汗者

又曰丹魚羣遊衍其體魚以體稱亦為罕見其卒章曰楊柳

方方倉庚囀止願乘行雲言觀君子以柳而言方方與詩中依

依二字體物之狀工拙豈有等耶乘雲而觀君子此君子在雲

霧中耶

張華禽經

古傳師曠禽經乃復有張華禽經體物頗有工夫不解何以必託

諸古人也王楙引鮑夷白語謂古人引禽經而今本無之者數

十條因為條列之不知即爾雅疏崇有論諸書所引者豈真三

代物耶

相鶴經

相鶴經相傳為浮邱公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於王子晉因得其

文以藏嵩山少室中後淮南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又有跋語云

熙甯十年正月一日王安石修不學之人動筆可憐可笑如此

相牛經

相牛經

讀書志十四 十八

寧戚飯牛車下世遂傳寧戚相牛經其荒誕不足詰也然其文僅二百餘言而奇古有氣息較之浮邱公相鶴經朱仲相貝經張華禽經又有上下牀之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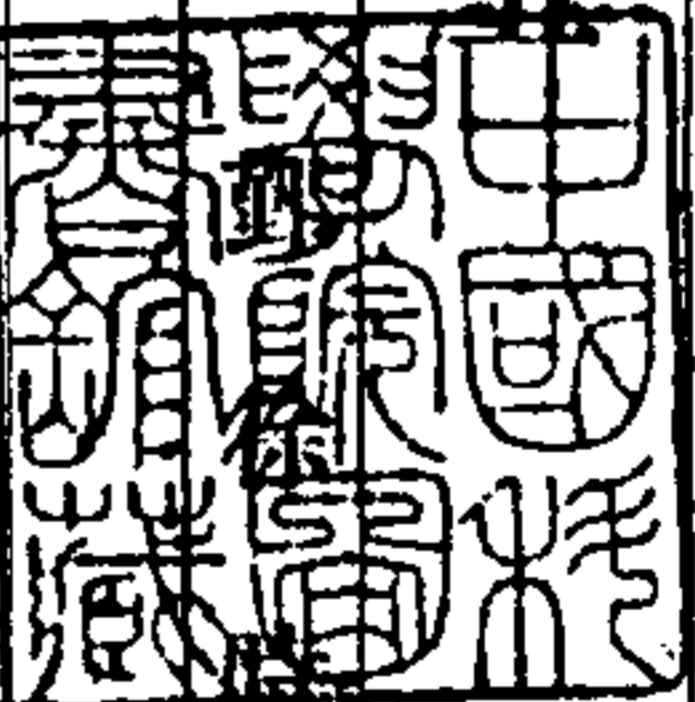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四

讀書志十四

十九

遠學齋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五



棟同叔

子下

鷓冠子

鷓冠幽博諸子莫及即極淺顯語出乎其口亦復自然峭折新采

如曰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曰不死不

生不斷不成以上曰道與德館言道德曰文禮之野與禽獸同

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曰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

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任信猶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

辨者也故君子勿徑情而行也曰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

由道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

讀書志十五

直辭君有矯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

說弗敢不譽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

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以上曰隨而不見其

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強

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芴乎冥乎

中有精乎按此言鬼神曰天之不違以不離一天若離一反還

為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節壘相信如月應日曰裁衣而知

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曰捐物任勢者天也捐物任勢故莫

能幸而不天曰舉善不以宵宵拾過不以冥冥曰一葉蔽目不

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為化不

因民不能成俗以上曰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

流環曰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曰第不失次理不

相舛曰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以上曰天高而難知有

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曰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曰北走之日注軍敗后知命亡以上曰虛名相高精白為黑曰

驅馳索禍開門逃福賢良為笑愚者為國曰臣弗用主不能使

臣必死主弗能止曰神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為繩

曰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

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以上曰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月

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曰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曰前後左右古今

自如曰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曰運天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

安樂設年予昌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

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妄道惡則

禍及其身尚奚怪焉同耶故答之如此曰有人之名同人之情

讀書志十五

曰在一不少在萬不衆以上曰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月信死

信生進退有常曰夫物之始也傾傾注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

錄注未能披於常流至其成形端端王王注端傾傾之反勿

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機自若則清動

之則濁曰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曰先定其利待物自至素次以

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曰左右

前後靜侍中央開原流洋曰順愛之政殊類相通逆愛之政同

類相亡以上曰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神聖乘於道德

以究其理曰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

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曰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

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

也曰彼指神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

後生物無害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曰

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

之於地以上曰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

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曰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

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

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曰日月不息迺成四時曰寒心孤

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曰夫死人之

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曰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曰

一先一後音律相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曰變化無窮何可勝

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曰合散消息孰識

其時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

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曰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

讀書志十五

知其則芴芒無根惟聖人而後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終

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曰達人觀乃見

其可櫛枋一術奚足以游注謂天下事百出當以百變應往古

來今事孰無郵注事之過者為曰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

人不意已申徒狄注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

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曰夫處危以安志安循哀以

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曰昔之登高

者下人代之悽注悽也手足為之汗出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

操木曰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

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

曰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辭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

闢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
守命曰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于子
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
不知事比于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
後能究一世以上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
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罰不能必不可曰道乎道乎與
神明相保乎以上曰龐子問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注服亦有終
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曰表術裏原雖淺不窮中虛
外博雖博必虛曰不提生於弗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
壺千金注壺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以上曰伊尹
醫股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
管仲醫齊曰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曰良醫化之拙醫敗

讀書志十五

四

之雖幸不死創仲股維注幸孽也曰挈天地而能遊者謂之
還名而不還於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曰連萬
物領天地合聘同根命曰宇宙知字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
足也曰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
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高於其所不聞塞於其
所不開絀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
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曰蚊蚋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
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曰
一蚋噴盾不寐至且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曰病視而目弗見疾
聽而耳弗聞曰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曰備
必豫具慮必蚤定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曰蔽
象兩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曰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

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
不能為神明曰先王之服飾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
明曰凡事者生於虛成於務失於驚以上曰觀乎孰莫注猶無
聽乎無凶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
太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屬孤而不伴曰其得道以立
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
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
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
亡者天弗能存也曰一者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
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
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
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

讀書志十五

五

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
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
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
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
道德富而能為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不若鬼神潛而
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
不可安者芥鬻堙谿棠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
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芥葉遇霜朝露遭
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
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乎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以上
天能曰飛語流傳曰昭然獨思忻然獨喜曰耳聞金鼓之聲而希

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出進合鬪而
希勝是喪主之所破亡也曰得要者其言不衆以上王武以上所
錄皆新警可喜

王欽篇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
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
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然
則五日爲提十日爲旬十五日爲節三十日爲月四十五日爲
氣分所至六十日爲六律惟旬與月婦孺皆知節及氣分則知
之而無用其語者至五日爲一提雖博雅亦茫然矣 以四十
五日分屬氣分甚確立春而春分而立夏而夏至而立秋而秋
分而立冬而冬至其間相去總不遠四十五日也雨水驚蟄之
屬謂之節矣陸農師佃注氣分所至但舉二分二至未可咳也

讀書志十五

六

王欽篇說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而所稱官制如嗇夫郡大夫柱
國令尹並是楚制亦齊人知管晏之類也陸農師曰此法起於
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良然良然
昔人謂注史當取雜史增補未備注之當說義理小注中亦自成
一子乃爲佳注陸農師注鷓冠子往往近之又采用他子語以
證本書因不明釋徵引使讀者疑是已造而不知多有本也
鷓冠一書義有純駁而語特奇瓶宜詞必已出之昌黎酷好之也
鷓冠子錯謬良多其詞奧折非後人所能強解者昌黎所正脫繆
之本惜不得而見之若明人言今本即退之正本則妄語叵信
明朱養和本鷓冠子眉端列諸名家評語余謂古書用評已墮時
文家習氣淺深同異各隨讀者見解何用評也今其所列如楊
雄班固左思鮑昭陶潛韓愈柳宗元鮑彪司馬光三蘇父子林

希逸真德秀方孝儒于謙楊繼盛薛瑄王世貞李攀龍李夢陽
王鏊唐順之陳仁錫何孟春邱濬徐渭歸有光焦竑湯賓尹王
守仁孫鑠茅坤張居正柯維騏鄒守益黃道周凡漢晉以來有
名人物幾乎無一不有其於吾鄉人則有宋之黃震明之沈一
貫余有丁屠隆周元曾諸人就中如唐荆川陳明卿孫月峯茅
鹿門諸君好評古書其語或有所本至如漢晉唐宋諸公評語
多不過十餘字少至一二字請問從何處得來又況其言俱極
似明人批點時文中語其庸妄殊不勝詰吾不知其何苦而爲
此以欺人而自欺也吾故曰刻古書之妄無過明人者

呂氏春秋

呂覽以十二紀冠本書故亦僭稱春秋每一月下間以雜論四篇
若無倫緒然孟春紀下首以本生篇以春之義生故說養生之

讀書志十五

七

道孟夏紀下首以勸學以夏之義長成人長則當學故論爲學
之要孟秋紀下首以用兵以秋之義肅殺故說兵戰之事孟冬
紀下首以節喪以冬之義閉藏故講喪葬之法餘篇則或相連
貫或不相銜接而其首篇故有意也
玉海云呂氏春秋百六十篇虛抱經云序意舊不入數則今本尙
少一篇此書分篇極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
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篇序意本明十二紀
之義乃其末忽載豫讓之事與序意不類因疑序意後半篇俄
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一作廉孝其前半亦簡脫後人強相
附合之耳按虛說極確當考序意篇上明十二紀之義下忽記
青并之事漫無倫類與全書體例迥乎不同故曰虛說至當不
可易也

秦謂民爲黔首故呂覽一書多用黔首而民字百姓字又常常見之且又連用民字黔首字者如云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又曰士民黔首又曰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

呂覽多易楚爲荆高誘注避莊襄王諱也然書中亦有楚字如知士篇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應同篇師之所處必生棘楚按此語本老子老子作荆棘此偏改楚何也義賞篇楚勝乎諸夏察微篇楚之邊邑下又四稱楚慎勢篇楚三圍宋矣又云以宋攻楚

本生篇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是以臭字作香字解也今則以口汗垢爲口臭又遇合篇人有口臭者

蘇明允論管仲謂其不薦賢者然呂覽貴公篇明言管仲病桓公

讀書志十五

八

往問之而求相仲力薦隰朋而謂鮑叔牙清廉潔直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爲不可相其語甚詳明允豈未之見耶

古樂篇去殷三淫高注謂三淫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高亦注此三事而僞秦誓乃云斬朝涉之脛畢沅曰是本之春秋繁露及水經注者愚按非也呂覽過理篇穢涉者脛而視其儲畢校其書而不取爲證何也

不知古書之義而妄解之非獨今人古人亦然墨子明鬼下有推哆大戲皆桀臣名也呂覽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郟遂禽推侈大犧是推侈即推哆大犧即大戲也而淮南誤解之於主術訓曰桀之力能推侈大犧而高注呂覽遂沿其誤而曰桀多力能推侈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然簡選篇下文又曰桀既奔走則亦何嘗禽也不全讀本書不考他書而遂據一誤說貿然

下筆何忽也

吾向言淮南子高誘誤解呂覽以桀臣名推侈大犧者爲桀之力能推侈大犧遂以爲桀之號因取墨子證之而知其不然然古人多有此過昌黎解荀子成相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謂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而不知呂覽有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曰陶即皋陶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併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也然則古書固不易解而不博考而動以理斷之者所失必多矣

愛士篇曰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歎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讓胥渠也期吾君

讀書志十五

九

驟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高誘注上陽城胥渠處云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下句無注畢沅校本曰注以處訓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裂回泉語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注下句云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本篇引秦楚人食程公駿馬余按兩家注語皆非也文字僅僅數行而陽城胥渠處五字兩見於數行之中豈當有異解者高注上處字爲病則下處字不可解矣故舍而不注畢以處爲人名屬上則下句以與陽城胥渠處詞意甚順不知何故又舍之而從梁履繩之說也是自相矛盾也此但就文體例言之而其訓義

則又並謬高訓處為病固是初見且與下不合而況胥渠有病與廣門之官何與而歎門夜謁盛拂主君之怒乎即使此人篤於友誼為之代告而他日攻翟之役何為胥渠不出死力而反在來代告之廣門乎即使此人因代告而感簡子之義則千四百人者又何為乎又況食驟肝者胥渠而報簡子者廣門之官則與呂氏愛士得報之意相隔矣故訓處為病之說非也上以病字下即云有疾畢以處為人名連上為文而證之以賈子之渠體例亦不一矣如處尤非也偶然一字相同即欲據此律彼則古今命名豈必他人曾名之而後乃可名乎況古今人表載胥渠並無處字也又況上下兩稱胥渠處而中間之胥渠有疾與諸胥渠也又皆無處字例亦不純又況以處為名則陽城胥渠處五字了而不

讀書志十五

十

了作何解法下突接廣門之官同一人耶別一人耶抑又大不可解矣依畢說當於廣門之官官愚按處居也上云陽城胥渠居廣門之官下云居無幾何趙興兵文義極順暢亦當訓為居一年也士容論居有開知士篇留無幾何忠廉篇居有開報更篇處二年知接篇居三年慎勢篇居無幾何期賢篇居無幾何應言篇居三日高注病字直是居字之譌蓋其人膺任此職千四百人者其官屬耳

高注呂覽有文義甚明不必注者即以知士篇言之如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注云良工相馬工也曰朝暮注云旦暮也曰大不善於宣王注云大不為王所善也曰與劑兒辨俱注云俱偕也曰王之不說嬰也甚注云甚深也曰不能止注云止禁止也曰藏怒注云藏懷也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注云徒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曰嬰兒注云嬰兒幼少之稱曰靜郭君聽

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注云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必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曰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注云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曰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可乎注云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按此注反不如曰此為二也注云二不見聽曰動於顏色注正文之明白云動變也曰一至此乎注云一猶乃也曰寡人少殊不知此注云少小故不知此也曰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注云肯猶可也曰因請相之注云請以為相也曰辭不得已而受注云受為相曰可謂能自知人矣注云知人知劑兒辨也曰弗為阻注云阻止也凡此皆上下文義及本事顯然明白而必一一注之豈漢時學者之不解文義更甚於今之學者乎而又有今之學者所不能悉知者則又舍而不注抑又何也

讀書志十五

十一

至忠篇載宋文摯治齊王病必怒之而後病治然怒王王必殺摯而太子固哀之遂怒王王病果愈果殺摯畢云此事姑妄聽之而已愚以為非妄也名醫治病有必怒之者有必哀之者有必驚恐之者此類恒有然而宋人治齊君病何必殺身以成忠者況罪人小臣使之怒王但求王之一怒亦易事耳何必以名醫殉之而太子王后乃計無復之也呂氏謂之至忠吾謂忠則忠矣而不得其當也

豫讓欲為智伯殺襄子其友勸其事襄子而後殺之豫讓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國策呂覽並載其語呂覽忠廉篇載要離曰為故主殺新主不義文義正同而畢沅以為誤是書不誤而校者反誤也

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

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此呂覽忠廉篇文也畢沅曰此文譌吳越春秋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余謂義各有當文不說也要離既事慶忌即新主矣夫非爲故主殺新主乎轉較吳越春秋之說爲義長也特古今愚忠愚孝必是出於萬不得已而顧此則失彼兩相比較或此重於彼或死善於生乃始決然爲之然究非中庸君子猶有譏焉若要離之事直無一可取者既知殺慶忌爲不義而揚妻子之灰斷祖宗之祀殺其身助無道之主以爲此不義之事真不解何心也戰國刺客之流多不可訓而未有若要離之更出無名者

讀書志十五

十二

妻之女兄弟爲姨故左傳曰吾姨也而呂覽長攻篇則曰吾妻之姨也誤矣詩曰邢侯之姨不得云邢侯之妻之姨也趙襄子之姊爲代王夫人長攻篇作弟姊或疑弟字衍文然篇中兩見不應皆衍余疑此弟字當作伯季季字解蓋襄子有數姊此姊其少者故曰弟姊猶父之弟稱叔而少子曰叔子父之兄曰伯而長兄曰伯兄也慎大覽曰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高注云詩志也余疑伊尹蓋爲詩以告湯反報之語即詩詞也琬字堪字怨字爲韻恤字卒字爲韻事固區信而即文論文不妨存之夏鑄九鼎詳見墨子中而散見羣書左傳曰鑄鼎象物不知所象何物呂覽四載之先識覽曰周鼎著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咽

害及其身又離謂篇曰周鼎著倮而斃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又適威篇曰周鼎有竊曲狀其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舊校云竊一作窮又達鬱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按此句是呂氏解詞與前大巧不可爲及說鼎者甚多而未嘗有言其所鑄之物者惟呂氏四載之錄之非特廣異聞抑三代鐘鼎無古於此者以補博古考古諸圖之缺而惜其不全也其不曰夏鼎而曰周鼎者以鼎久爲周有也貴直論引狐援之言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亦同一意后開鑄鼎時竄辭有云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後果由夏入殷入周至秦而入水不能有之矣所謂三國也 慎勢篇曰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道也此蓋泛言之猶傳云象物非謂鼎中圖犀象之象也不二篇稱十人老耽孔子墨翟關尹列子陳騏陽生孫臏王廖兒

讀書志十五

十二

良惟列禦寇稱之爲子列子蓋呂氏門客中有列子之門人弟子也觀世篇記子陽道衆事五稱子列子不屈篇曰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高注曰媚行徐行而煙視無注愚謂烟視者蓋目遇烟則不能大開言新爲婦者宜下其目微視似遇烟氣時也高注呂覽多誤畢氏校之未盡如用民篇曰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按上言神農文王湯武下言三代是一世者天下也而注曰終一人之身爲世何也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鵠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鵠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按文義三投即是一馬故曰威馬不過此矣是倒者謂倒挈而投之也與孟子倒懸之倒同義而注訓倒爲殺何也

適威篇曰若墜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高氏無注愚按今日印泥塗猶泥也今以艾和油似泥塗然故謂之印泥稱名必有所本亦有相沿然則此塗字即今印泥無疑矣若謂是地上之泥塗則墜何為抑之於地乎下云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五穀種於地故云五種之於地觀此則上句墜之於塗塗必是印墜之物矣高無注者蓋漢時猶沿舊稱不必注也畢無解者不知其義不能解也

愛類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注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畢校云古倒字皆作到愚按正文注語皆不可解蓋尊字是爭字之譌惠子常言去兵至此復言能使齊王王天下匡章以為去兵則不能與天下爭矣何以王天下故謂惠子曰

讀書志一五

一四

子之學去爭也今又曰王齊王何其說之倒逆也上王字去聲惠子曰今有人於此必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名惠子取代之石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伯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按下文明白如此吾說確不可易也而兩匡章曰及末處惠子曰必是衍文玩文義自為問答一氣連貫何得分作兩人語必是後人妄加之者而畢氏未之能校其矣校書之難也

明嘉靖七年許宗魯本呂氏春秋有鏡湖遺老跋語出宋賀方回鑄之筆中云此本傳之於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

修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病京師喜得此書所謂四明使君不知何人不知何故如是其隱約也

淮南子

今五行術數稱六合始見時則訓訓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下云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注此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按此即申明六合之故言時令與王政關合如此今則謂寅與申沖卯與酉沖辰與戌沖

讀書志十五

十五

巳與亥沖午與子沖未與丑沖沖者合之反也是今之六合與古之六合南轅北轍矣且今所謂沖者蓋取五行相尅之意然寅木也申金也金尅木宜沖已火也亥水也水尅火宜沖而辰戌丑未無一非土不知何故亦沖之也既以六合為六沖乃復別有所謂六合者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余並不曉其義吾友馮午卿焜何韻仙琳宋蓮叔紹葵諸君皆言之津津而用之推星命占卜筮奉以為宗無敢稍異亦時有驗自漢至今承用如此雖聖人復生不復能廢其說也

覽冥訓援戈抵日日反三舍揮日影乎日不知也抵天上乎戈不及也既反之後將疾馳倍道及此三舍而後止乎抑自韓楚構難以後卒遲三舍而不能復其宿行之次宿乎理所必無而事

傳至今其何因而漫為此妄乎信知乎此而屈子之天問不作可矣

覽冥訓曰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有之高誘注曰遠者四夷也欲教化四夷者當以無為無為則夷荒自至也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夜行喻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又載一說云言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為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蓋高氏亦不深達夜行之語故存兩說愚按夜行二字甚奇而於上文義不通貫所注別說固是妄語即高自注亦復難通蓋夜行者古論道書名也鷓冠子有夜行篇蓋闡發是書之義即以名篇篇末曰故聖人貴夜行又其武靈王篇曰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

讀書志十五

十六

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其云不戰而勝與淮南子說無為無事絕相類而同稱夜行其稱夜行與陰經連類並舉是夜行之為古論道書無疑也陸佃注鷓冠子云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無注亦不知夜行為古書名耳愚但讀鷓冠子亦未敢定其為書名至讀淮南子始決

主術訓稱孔子勇力謂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苑力招城關愚按此說恐是因聖父之事而附會之者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覽亦曰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是皆淮南之所本者然此事非實蓋因聖父之事而誤傳者乃墨翟即以此事誣孔子謂季孫爭門關孔子決植而縱之以為是舍公家而奉季孫正猶誣孔子之荆與於白公之亂而不知白公作亂之時孔子卒已十旬也

陸佃中

說山訓曰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按此等語似乎奇快實則堅白之餘流耳目無見可謂瞽人目有見可謂明人耶耳無聞可謂聵人耳能聞可謂聰人耶王安石眼多白不能謂之白人阮籍好作青白眼不能謂之青白人

金樓子

興王篇紀古帝王好言生產狀貌祥瑞怪異大約本之緯書無足怪者其云堯字放勳一名同成商均一名章鵠夏啟一名建一名余成湯名履字天乙凡有七號一云姓生二云履長三云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又謂有扈氏為啟之庶兄又謂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仲武仲武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如此等

讀書志十五

十七

語亦太奇矣按聚書篇云吾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自序篇云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然則其所涉獵不為不博而此時典籍今存無幾宜所言之多異聞也特帝王著書立說首紀古聖不務載其政治德教之大而瑣瑣異聞以自炫博此其所以為梁元也夫

吾嘗謂偽書式商容之閔式字之妄凡周秦漢人著書無不云表問者興王篇亦云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閔是時偽書雖出蓋未盛行

夷齊讓國事之妄吾已論之矣而百家多好言夷齊軼事蓋二人事不概見而為孔子所稱道故皆樂言其人惟其事不少概見故可恣意妄言之也興王篇中敘周文武事既畢忽及二人云時夷雍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藥鹿以為羣

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悲之而死則是伯夷死於叔齊之手怪誕至此不知其出何書也

興王篇終紀梁武事蹟而斷之曰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之中四人而已雖吾父吾聖立言之體如此而擬不於倫徒使後人齒冷至后妃篇紀其母宣修容事二千餘言全類碑志而中紀其始入齊宮繼為始安王遙光所聘敍齊宮中事及為始安掌內政事言之頗詳後乃選為梁采女進位修容歷歷言之毫不隱諱又無乃太質乎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譏老莊為任縱之徒而北齊書之推本傳亦譏其多任縱不修邊幅

正字通云六朝人始作隱囊柔軟可倚余按此即今之靠枕也按

勉學篇云梁時貴遊子弟坐碁子方褥憑班絲隱囊然則今炕地煖牀曰炕陳設坐褥靠枕齊梁已有之後世所作事古者何一蔑有耶

文章篇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吾生平最服此語以為此自是文家正法眼藏故每作文偶以此事須用僻典亦必使之明白暢曉令讀者雖不知本事亦可意會至於難字拗句則一切禁絕之世之專以怪澀自矜奧博者真不知其何心也

白虎通
辟雍篇云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深賈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按此語頗奇食色本是天性豈復待教而能且古者易子而教父不可以是教子豈為師者

固將以此事喋喋教之耶

潛邱劄記

潛邱劄記有二本一為山陽吳玉搢所編一為其孫學林所編學林所編極叢雜無體例一卷二卷皆錄其平日摘記之語三卷為釋地論四卷上為雜文下為喪服翼注及補正日知錄五卷為書牘六卷為詩賦末復附潛邱子詠左汾近稿近稿中有詩話有書有詩有雜記鉅訂如此可笑也所錄平日摘記之語皆多漫無斷制發揮者往往為當日百詩摘出備用之語為日既久雖百詩亦將茫不知摘此何為者而子孫乃刻以問世可謂不愛其先人之至矣即如一卷中一條引李鄴嗣云前輩言著作之富前無如葛稚川後無如先生云云所謂先生者何人耶按臬堂所謂先生者王厚齋也此甬上耆舊集厚齋傳後語百

讀書記十五

十九

詩摘錄之蓋其箋注厚齋困學紀聞時備用語也而刻以為劄記可乎

螺江日記

張風林文獻本毛西河弟子為螺江日記論說頗有淵源亦時有見到處余尤愛其辨夷齊讓國解論語夫子為衛君章極有卓識蓋自余得解以後每經說雜記文集之論夷齊及衛輒事者無不尋覽未有同鄙見者今張說雖未盡善而已為漆室之燈矣實較近時札記家尋章摘句論難於小小名物訓詁閒者相去遠甚矣

聖賢羣輔錄

羣輔錄世謂其偽書中一條云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並沛人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夫以

潔履之人而並甘心爲莽大夫此宜淵明之所唾棄不顧者而錄之耶

錦繡萬花谷

錦繡萬花谷編次體例頗不甚善其前集卷末載衛人襄贊元西征記一長篇標目一記字尤爲無謂記凡三千六百言而全載之且僅止此一篇余疑著書人無名氏或即是作記之人故以生平遊歷之記載之卷末以常自敘耳識以俟考
退之作革華傳萬花谷引之云謂皮鞋也封下邳侯余謂卽是韉耳拆其兩旁字名之正猶後人拆名以爲字如源曰原水栗曰西木之類此傳或云僞作

閱微草堂筆記

閱微草堂五種筆記輕薄宋儒殊覺已甚

讀書志十五

二十

讀書日博著作日益精閱歷日衆事理日益明然而冉冉老至筋力就衰其精明將無所用之每思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之語爲之浩歎灤陽銷夏錄記明季術士張鴛湖言道家有借形法凡修煉未成氣血已衰不能還丹者則借一壯盛之軀乘其睡與之互易鴛湖嘗怒居停主人之妻虐其妾太甚竟以此法互易妻妾之身因歎若得此法讀書閱歷數十年易一壯盛之軀更讀書閱歷數十年復易一壯盛之軀如是四五易而後使之著作則成書無可指摘矣使之判事理則治國家如反掌矣顧天下豈有此理古今豈有此人菽粟如水火徒存懸想而已

銷夏錄記某公在明爲諫官遇亂仙問壽數仙判某年月日當死至期無恙入本朝官至九列適同僚家又遇前仙某問前語何

不驗仙判云君不死我奈何蓋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余記新齊諧亦載此事謂是關帝判某都堂語雖傳聞異辭而其事必常有之或謂某之不能死鬼神豈不知者而故戲之何也余曰不然鬼神常樂與人爲善明知其不孝未有見之而不教孝者明知其不忠未有遇之而不語忠者某之不能死國鬼神固逆知之然早示死期或某當其期猛省死日早定遂不惜殉死報國是亦此語有以玉成之也而無如其卒不悟也吁

列子

仲尼篇子夏問孔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邱也

張莊注又曰師能莊而不能同注莊而不能同吾謂此章稱顏子仁子貢辯子路勇皆本論語諸書獨稱論子張者似罕見不知亦竊論語曾子之言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卽所謂莊也

讀書志十五

二十一

曰難與並爲仁矣是卽所謂不能同也

吾鄉方言凡有疾無不云生病者按此二字亦有本楊朱篇心痛體煩內熱生病宋玉風賦曰中心慘怛生病造熱實用禦寇語莊子

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自敘而曰昔者不可解矣余謂此昔字訓夜一昔訓一夜見左傳此云昔者猶云夜來也與他處昔者不同 古人以夜爲昔者甚多不獨左傳卽莊子中固多有之晏子雜下梟昔鳴者其聲無不爲也又今昔聞梟聲乎呂覽上德曰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又博志曰今昔臣夢受之穀梁莊七年卯昔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皆訓昔爲夜之證

藥中桂枝其用久矣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蓋指此禮記曰草木之滋當桂之

謂也呂覽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滋招搖之桂

今女子穿耳男子則否凡穿耳者將以繫耳飾也古男子亦穿之德充符曰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是則不為諸御者皆穿耳可知矣蓋古者男子亦有耳飾如詩云充耳琇瑩之類若不穿耳則不能繫耳飾也然古來從無言及此者世所傳三代以來圖象亦從未有繪耳飾者余讀莊子合諸詩詞姑識之以俟博雅者討求焉 或曰諸御是嬪御則穿耳仍屬女子言矣然下句明言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崔解云不復入直也為天子之諸御至不得復使一氣聯貫豈有嬪御而取妻者乎

天運曰雲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語已詭譎加淫樂字更奇幻

讀書志十五 二十二

至游子

至游子二卷不著撰人四庫附存目云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謂原書不著名氏考宋曾慥號至游子慥嘗作集仙傳蓋好為道家言者然玉芝篇首引朝元子注曰陳舉寶元人則明人所撰矣云云今按姚序並無曾慥號至游子諸語是或他人考證之說偶然誤記為姚序中語耳惟據玉芝篇注定為明人則頗可怪玉芝篇朝元子下注云陳舉寶元中人寶元為宋仁宗年號下距高宗紹興六年作類說之曾慥已九十餘年然則慥作至游子何為不能引陳舉語耶而存目云云者蓋忘卻注中有一中字遂誤以陳舉連寶字以陳舉寶三字為其人姓名而以元人二字為記時代既引元人之說則作者為明人無疑此非錯誤之可怪者乎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五

讀書志十五

二十三

著雍佶讎之歲孟秋月
鄞徐氏蘧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六

鄧徐時棟同叔

集

李太白集

大獵賦云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成逸
王琢崖注云繆本少居字而引左傳書曰居安思危以證之余
謂無居字者是也太白乃用逸周書程典解於安思危文耳非
用左傳且文法亦以無居字為妥
謝朓樓餞別詩抽刀斷水水復流奇語也出楞嚴經經曰如風吹
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

書情贈蔡舍人雄詩云投汨笑古人臨濠得天和屈子以忠憤自

讀書志十六

沈當諒其苦心而尚笑之則采石之溺得毋自笑乎

小畜集

王黃州小畜外集有代擬二卷中如補李揆諫改葬楊妃疏擬長
孫無忌等讓代襲刺史表頗有識見至其首列代伯益上夏后
啟書直類游戲文字抄撮書傳滿紙陳腐之言而前半篇云帝
堯不授於子而授於大舜大舜不傳於家而傳於先帝蓋恐失
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則不能子兆人成一家則不能家六
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先帝得之雖勤吾君繼之勿忘其勤臣
恐失大寶而毀神器也云云是直因謳歌訟獄之歸啟滿腔怨
憤作此謗書矣

傳家集

溫公進五規疏遠謀篇中引鷓鴣之詩而申之曰夫桑土者鷓鴣

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按詩託鳥言實以
鷓鴣比武庚非以鷓鴣自喻也不知溫公何以解之如此

溫公雖嘗疑孟而於孟子甚深觀奏議可見

北宋多大臣大儒其無閒然者溫公一人而已生平言行皆足以
為法惟服膺太玄復擬太玄作潛虛竊謂是公好學之蔽宋
儒司馬文正公之擬玄明儒王文成公之講學皆可謂多此一
事者也

新法既行論列之者多矣莫簡於程子莫詳於溫公程子不過二
百餘言溫公則幾四千言緣當時在朝溫公親而程子疏遂覺
進諫之際有可以盡言不可盡言之別兩賢易地則皆然也

溫公論新法實痛哭流涕之談而絕無叫囂怒罵之語其指陳禍
害言無不盡然所以非荆公者不過曰執政大臣好同己而惡

讀書志十六

異己而已蓋深願當時君臣見此生悔悟心幡然改轍便是吾
言有濟若過於攻擊恐反以激怒拗折之人愈益飾非文過不
幸言中而天下之被害更不可勝言矣大臣居心與好名伐異
者何啻天淵

淨德集

宋呂元鈞陶淨德集其奏狀詳明愷切有關國計民生尤極攻王
氏青苗新法其對策時已如此初應制科適安石讀卷至願陛
下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神色頓沮不
能終卷神宗使馮京竟讀之稱其有理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
一判紹聖末坐黨籍貶時方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也徽宗初
復修撰知梓州致仕蓋其生平大節如此故文章亦磊落無囁
嚅態也

荀卿論極力詆斥開南宋儒者之先聲余謂不然其安荀卿之言者數條一曰堯舜蹈其性一此性惡之說爲荀卿生平宗旨而與孟子之言性善各有所見皆是也而皆偏也必求其中則孔子相近相習之言萬世不可越亦萬世不能加一辭矣一曰禮義生於聖人之僞前人解僞猶爲也其言似與老莊相近而實不同蓋荀子以爲性惡也而可以爲之至善猶曲木也可以爲之使直亦教人爲善之一說也其一曰有治人無治法此言實聖人之言開前古所未有即如井田封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戰國法之而亂漢唐以來廢之而治又如周官相傳爲周公致太平之書而王安石法之亂天下即正人如方孝孺亦敗國是豈非有治人無治法之明證乎故荀子又曰欲觀先王之迹則於後王此言通達治體之言而淨德極非之以爲越於名教之外又謂其不足適當時天下之用而足以啟天下後世之害又謂其立說好異誇辯太過而不知其歸皆不善讀荀卿書之言也

讀書志十六

三

性可以爲德論引孔子子思孟軻荀卿楊雄韓愈之言孔子以爲性相近習相遠也子思以爲天命者性率性者道性自誠而明教自明而誠也孟軻以爲性之無不善如水之無不下人性善也荀卿以爲待禮義然後治待師法然後正人性惡也其善僞也楊雄以爲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性混善惡也韓愈以爲上者就學而愈明下者畏威而寡罪中人介上下之間也於是淨德以爲性一而已而說如此其衆學者將安適從舍孔子子思孟子之論亦莫之從矣又曰方其稟之於沖和根之於至靜寂然而未動也則賢之性亦近於聖之性愚之性亦

近於賢之性及夫天理一動七情相交則遂以歧分而派別矣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或勉而後中思而後得或不勉不思而無中無得故謂之遠也又舉孟子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言以爲仁義禮智皆我固有以歸本於孟子性善之說愚謂此諸子者論性之言皆與孔子合惟孟子當戰國縱橫之時惡時人之日趨下流因矯其說以爲人性本善奈何甘此下流是救世一片苦心熱腸非論性本旨也荀子生孟子之後則以爲說與孔異於是亦故矯其說以難孟子以爲人性本惡但爲之無不可造於善者奈何甘爲本性所束縛而不勉力爲君子耶是亦救世一片苦心熱腸亦非論性本旨也後人推尊孟子不知孟子所以立言之旨於是見荀子語反遂極力詆斥之不獨呂元鈞一人之言而已夫元鈞但取思孟合孔子而非餘人然子思之

讀書志十六

四

所謂道也教也是孔子之所謂習也合之是也至孟子曰盡善則尙何相近之有相近云者相似也若如水之無不下何相近之有且既盡善矣則亦焉有上智與下愚哉子思言道言教荀子言待禮義待師法楊雄言修韓愈言學正與孔子之言習者一貫也其說雖紛而皆一何難適從之有哉且元鈞所云沖和至靜者是道家虛無治心之法與子思所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似是而實非孩兒初生只是無知非沖靜也如云孝弟是本性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敬長此言亦未敢信孩提之愛親是爲父母一番孺煦日日愛憐之景象致之假令生而使他人哺糜之保抱之孩子之愛便在此人一旦見所生父母其能移愛以愛之乎至於長大以後其至性過人者知返本宗尋父母其至性不能過人者貪戀家私謂他人父以終其身是孔子

所謂上智下愚之別也而當二三歲時便是至性過人之孩子亦未必能見所生而愛敬之也禽獸不知父母之物也而其初生時號嘯愛戀其母光景與孩子正無區別正不能謂其性善謂其知愛親也凡不待教而能者謂之性孟子曰食色性也此性乃人禽同具之性未有待教者也故曰性相近也凡待教而能者謂之習忠孝節義皆從學習聞見而來故曰習相遠也稚子村婦並無學習見聞而能之謂之上智雖曰撻而教之不忠不孝不節不義不為也亂臣賊子謂之下愚雖曰撻而教之以忠孝節義不為也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性至孔子已是一辭莫贊後世千變萬化議論百端總不能出其範圍稍或遷變便覺偏矣孟子之言性善以救世也觀孟子幼時孟母至於三遷正慮習之不善耳孟子七篇中如齊語楚語之論一暴十寒之喻皆是習相遠也之意且人皆可為堯舜是孟子一生引人為善要領自說諸侯王至教門弟子無不言之其大旨亦何異於荀子禮義後治師法後正之語哉世儒不融貫全書而即其論性諸語極力推奉之遂與荀卿南轅北轍矣且使荀楊韓之言出於孟子孟子之言出自三子吾恐儒者又當非此而是彼也

讀書志十六

五

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智然其問答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又曰孟子之教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夫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為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於堯舜凡為此說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云云亦極得孔孟循循善誘教人以善之意

學論二篇蓋為王安石而作也首篇論治天下有大分末乃明揭之曰天下之學安可齊之以法而必使從爾所好哉下篇則力攻字說之妄暢然言之謂其獨伸一己之私見力毀萬世之公議破碎大道壞敗風化

劉樞密名庠字希道墓志曰考某博學知道為世大儒仕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諡明道先生按此私諡在程子之前

讀書志十六

六

惜不載其名字

答任師中詩云頃聞湖州禍文字倦且廢朝廷極仁恕風俗當訓厲終令服寬典不忘投四裔我儕今唱酬正可頌治世況當導情性無自取罪戾自注云時蘇子瞻以詩得罪貶黃州責詞云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時新故及之

淨德不以詩名而其詩不失唐人矩矱寄句輔元云普州公事少太守讀書多見得是非盡無如今古何老懷驚歲月冷夢到雲蘿郡下有佳士幾人陪詠歌前四句妙在不腐其五言如地形從此坦山勢為誰收成都野平秋嶂列天闊暮雲還秀耽勝為高會通歡有淡交郡宦心甘似水親髮已如星送李車馬動行色江山勞別魂送楊九秋消息近千里夢魂清晚歲饒歸興青春亦皓歌送杜七言如斜日漸因山隔斷雲應與月

逢迎西溪臘寒庭院春將近晚吹簾櫳月又新題清軒忙中對酒

成閒客老去逢春憶少年和晦仕路更勞何足戀家山可愛不

如歸高周中閒中日永宜禪性望處雲平見物容雲頂又送唐誠

老祕丞云越溪千里碧滔滔匹馬西遊豈憚勞文牘甚稀如吏

隱江山有助作詩豪和風盡日牛眉宇白髮何年上鬢毛好向

堯庭露華彩韶音方奏德輝高

霜侵客鬢須歸去塵拂朝冠是儻來來去對甚工雅

和郊仲輔開化寺二首疊韻鐘字韻皆佳已恨夕陽催返轡又過

危磴聽殘鐘千尋急欲攀秋徑十里猶聞擊午鐘喬林乍響因

秋籟棲鳥頻驚為晚鐘

落筆盡降詩袞將放懷常對酒中賢和子瞻高論向人須藥石壯

心於俗不寒溫送道落日望君三舍遠西風惠我一襟清送李大夫

讀書志十六

七

清露有恩殊未報寒風無賴不能衰晚寂無塵慮到禪室警有

秋聲來野松開化收得寸心清似水放教雙鬢白於銀聖心

欲以古為鑑史法有如王次春資治皆佳誠宋人佳句也

浮溪集

坡老少作謝賜帶馬表云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

進用古甚工汪彥章賜名馬綵衣賦云顧非緇衣之宜敝予又

改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亦佳又新城賦云我陵我阿不以

山谿之險有民有社且在邦域之中原作在吾亦工整 不以

山谿之險全用孟子對語自應全用論語似不必添出吾字况

在吾與不以作對稍欠工整故為擬易之又其衣馬賦聯中四

言若易為予又改作吾不徒行亦覺較勝

朱子大全集

朱子狀張魏公俊云方車駕在平江時公歸自江上奏劉光世握

兵數萬無復紀律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宜

賜罷斥用警將帥上然之罷光世而以其兵盡屬督府云云其

下敘鄺瓊之叛亦婉轉其辭為魏公出脫至為傳安道行狀則

云識虛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

將歎曰是必且敗其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

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

白宰相而鄺瓊等叛書已聞矣然則亦終不肯為魏公諱也

宋孝宗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治工即禁

中鍛之陳俊卿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

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者有以

窺陛下也况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

讀書志十六

八

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

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

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

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時以為名臣之言朱子采之正

獻狀中愚按陳正獻公但謂帝王不常親此細務耳猶未嘗謂

不當開鑿也凡金銀銅鐵開礦等事並是厲民之政往往國家

不曾收一毫實用而民間騷動已遍發掘冢墓報復恩怨糜財

久役損傷地脈督視之官僚吏胥皆飽其欲以去而朝廷則但

有損而無益也其後四明復以鐵礦發見豪民謀利獻之泉司

校官方萬里以山隸學宮力請罷免其申詳劄子剴切詳明見

正獻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仗軼閩廣

較之正獻奏劄尤為洞悉流弊

海道騷然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晝夜窮追遂悉擒捕海道以清見正獻行狀中

燕石集

近買元人宋文清裴燕石集後附錄蘇伯修天爵所爲墓志有云猶子璜序次行事來請銘以藏本滋溪文彙校之璜作璜二本皆抄本必當有一是者乃閱宋集中七絕自注云時兄子璜將補外然則字實從弓其從糸從王者皆非也校書不易如此

雲林集

危素在史官分修忠義傳自謂網羅放失夙夜兢兢蓋口能言之而身不能行之者其作昭先小錄序曰天地有大經互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嗚呼明明知之如此而至於臨時而遂忘之朕以爲文天祥耳真疑其心而薄其行哉今世俗市井記日用出入帳目謂之流水簿不知始於何時危太僕餘姚州數田記云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然則其來固久而其義則又與今所謂流水簿者不相若也

雲林圖記末云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寓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爲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閒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余謂此時之言竟若以致仕爲大願而得謂爲甚難者乃至元命既革蒙羞忍恥自

忍恥自稱老臣獨何心哉

清白居士集

警記引許周生宗彥云古經文不作重文有宜重者但就一字重讀之或云凡重文於本文下作：亦不盡然詩羔羊委蛇釋文引鄭云讀此句者當云委蛇委蛇沈讀作委委蛇蛇蓋本文止書委蛇二字故沈鄭異讀也云云愚按此妄語也若經文止委蛇二字後人何由知是重文蓋本文委下有：字蛇下有：字如晉人尺牘死罪死罪止於死下加二點罪下加二點故沈讀委委蛇蛇鄭讀委蛇委蛇也若并無二點後人焉知之乎卽就詩首篇言之若如周生所云則首句但當有關雉鳩三字後人焉知其本是四字句卽四字句則關雉鳩乎抑關雉鳩鳩乎又焉從知其是關字重文而讀爲關關雉鳩乎又此一字重也

讀書志十六

十

若二字重則此篇亦有之如云悠哉悠哉若如周生言則本文但有悠哉二字焉知非連下四字而以六字爲句乎故知其妄說也又按羔羊篇沈鄭異讀而他篇更無疑義則他篇蓋正作重文惟羔羊篇是上下各加二點故諸儒得有異讀耳又焉知非他本皆是正作重文而惟沈鄭所見本只是二點乎然則知一味二因嗜廢食許氏之妄斷可識也 三代文字不可得見鐘鼎款識彼此異說莫能定一其存於今者惟周宣王鼓及秦刻石文爲最古文中重字多加二點卽鐘鼎中亦往往如此周生謂其不作重文又謂但就一字重讀之然則周秦書之有重文者皆非本經如此乃後人自以意重讀之耶妄語可笑又云考工記轉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鄭注水去利也元謂利水重讀似非賈釋云依後鄭讀當云轉注則利也準則久也

和則安也利準不重讀據此觀之則前鄭亦祇重讀而於經文並未增加且後鄭可以不重讀則經文重字并不作；為識矣云云按今利準二字重文康成云云者疑下利準二字衍文耳非謂經中本無此二字也梁又誤解

書昌黎徐偃王廟碑後謂偃王之罪上通於天此與李錯尚史入偃王於周亂臣傳同一陋識夫春秋時有左傳一書本事俱在而周秦兩漢諸子紀述列國事蹟紛紜乖舛何況偃王在春秋以前何怪漢人之妄說乎既欲論定其人當博訪詳審何得據後漢書博物志便欲武斷其曲直乎且李錯據釋史而為尚史其淺陋無論矣梁氏有人表考頗究心諸子何乃妄言至此夫偃王以仁義亡國自苟況韓非尸佼以至東方朔劉向劉安王充高誘王逸徐幹劉書之倫無不云然者世有以反叛作亂之

讀書志十六

十一

人而目之為仁義者即此一端便須略考夫伐宗周者徐戎也穆王命偃王為方伯以主徐戎而後徐戎臣伏然則以平亂之人而謂之作亂可乎滅徐國者楚人也楚既滅徐而穆王大興師為徐復仇以伐楚然則以叛王之楚而反謂之助王可乎竹書紀年韓非子說苑論衡楚辭注諸書皆可考也其詳見吾徐偃王志中

蛻棄有反蘇子范增論識力皆不稱兪長城可儀堂文彙中亦有范增論駁坡老則真勁敵矣

杭俗謂除夕鼠嫁女竊履為轎蛻棄中有嫁鼠詞中有警語云合好定知時在子以履為車鼠子迂鼠婦新來拜鼠姑鼠姑卻立拱而謝運用自然

梁玉繩有四子長曰學昌次曰耆三曰衆四曰田各述其庭訓一

卷顏曰庭立紀聞余謂大約玉繩自著而分屬於其子者夫庭立者本之論語者也論語中立於庭者孔子也父也趨而過者伯魚也子也既是子記父語宜曰趨庭記聞過庭記聞何得云庭立乎若云庭立記聞則是其父作矣將所紀者何聞乎且此時玉繩之父山舟侍講尚健在家無二尊庭立之位當屬山舟不當屬玉繩也此意顯而易曉何著書立說之父子而昧味耶

鮪琦亭集

前從鄭杏卿元邴家買鮪琦亭內外集抄本附有孔門弟子表一卷旋被焚如若刻本內外集中無此表也今復有攜董小純乘純校錄鮪琦亭集文外一本求傳者前為讀易別錄後即弟子表別錄已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取家藏本校注同異因復命書人錄存此表惟原抄多脫誤當以各原書一一對勘校正之耳

讀書志一六

一一

江都程午橋編修夢星今有堂詩集中有春日懷人六絕句其第五懷吾鄉全吉士者詩曰浮家泛宅甚飄蓬夢隔句餘東復東誰識鮪琦亭下客孤山吟社小泉翁按以游吟二事懷謝山亦不識謝山之甚矣

小倉山房集

袁子才好作碑版文前人己非之其集中序次首賦次碑銘是碑文固自以為擅場者然余視之殊多嫩弱句即如第一篇高安朱文端公神道碑首云乾隆元年秋九月十四日今天子命車駕親臨大學士第視疾又四日公薨云云按位至宰輔天子視疾自為常典而非異數固不必大書於篇首也而天子上加今字則尤為不知文法子才以乾隆間人記乾隆朝近事上既書乾隆元年則天子自是純皇帝何必加一今字假令嘉慶元年

稱天子則當加今字以是時高廟內禪太上皇帝方在也

本朝盛行之書余最惡李笠翁之一家言袁子才之隨園詩話一家言尙有嗤鄙之者隨園詩話則士大夫多好之其中傷風敗俗之語易長浮蕩輕薄之心爲父兄者可令子弟見之耶嘗記其中載乃弟風懷詩而譽之曰阿兄亦此中人而不能道此等語云云猥褻惡俗居然形之楮墨固真不知人閒有羞恥事者即以詩論其大旨以言情爲主而情其所情非詩人之所謂情也纖巧挑達尖冷刻薄與詩教中溫柔敦厚字字相反豈可謂之知詩者耶一日余於友人扇頭見一律有印貪三面刻墨慣兩頭磨余曰此必隨園詩也問之果然

讀書志十六

十三

大襟山館集

鎮海姚復莊舉人燮吾友也工駢體文已刻稿行世矣復莊才大博極羣書然語語求新字字避熟往往爲才所累又刻稿中好寫奇字詞本僻奧加以不經見之字母乃艱深文淺易乎吾友朱明經濟生師洛工於制藝嘗語余曰明文中吾最惡艾千子之文前輩以爲大家名家吾讀之竟至不能句讀若以難讀難解即爲高古即可爲大家名家則時文原是闢發四子書義理而四子書何爲絕無難讀難解者耶世不以古聖賢易讀易解之四子書爲法而極力推尊難讀難解之時文一何可笑余嘗以語姚梅伯梅伯笑而不答梅伯作四六文字頗有千子制藝之風故諷之

前復莊刻詩集時余爲之作小傳有曰駢體文第一詩次之填詞

又次之餘所旁溢皆可觀傳人也是時余偶見其四六文不過一二篇覺是驚才絕艷之作故當時云云今見其全稿覺有千首一律之慨其詞其句其字總以僻澀爲工讀第一篇如是第二篇復如是至於篇篇無不如是按其命意皆是尋常思路所必有毋乃艱深文淺易乎余不甚喜作四六偶作之必欲通暢明白使人人能解而復莊適與大相反然則余之非復莊者乃一己之私意而豈天下之公言乎

讀書志十六

十四

文選

曹子建筮篋引五臣本作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錦繡萬花谷引王曇過西州門詠子建詩作生存處華屋零落歸邱山似較勝
淵明挽詩云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言幽室既閉後向來送葬者並皆自返其家其中爲我之親戚者或指骨肉或歸後尙有餘悲若其他諸人則忘哀而歌矣歌字用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歌意義明白乃集評注云古人以死爲大歸言送我之人亦皆大歸而爲親戚所悲他人所歌也云云紕繆無理不值一笑

張平子四愁詩以青玉案配雙玉盤則案自當通腕而集評注曰

青玉案君所憑倚喻賢才為君所恃村學究咬文嚼字如何可
解古詩文選集評載浦二田曰英瓊瑤告以精誠堅結雙玉盤
助以虛受兼容明月珠期以照察無遺青玉案喻以倚任可憑
若盡似此詮釋真所謂不得其意強而從我者杜少陵詩常遭
此劫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

張天如溥百三名家集千古傑作也惜搜羅未備時多掛漏又不
能鑒別真偽如馬季長集收偽造忠經忠經為宋海鵬作明見
玉海後人妄題季長名而且偽康成名以注之天如不察遽為
收入且果季長作亦當自為一書豈宜收以入集諸家中如擊
太常集之文章流別蕭竟陵集之淨住子庾度支集之書品皆
不宜收入者也

讀書志十六

十五

馬季長博補賦末云勝者歡悅負者沈悴二語自是恆情後人好
為高論乃矯之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欣然於既勝者必不
能復喜於既敗苟但以為閒中消遣則將忘情勝負亦無所謂
欣然矣此亦恆情好為異論者未之察耳

魏武祭喬公文述生平車過腹痛之約而以為戲謔之言讀之哀
情滿紙非唐宋諸賢所能仿佛者特阿瞞事事狡獪焉知當日
不負約腹痛始為雞酒之奠以不欲神其說而故為是戲謔之
言耶

隱侯上宋書表起云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隸
事雅切得漢人之遺其下聯云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媿之
美自非視亂秦餘何用知漢高之業意亦與首聯同而詞迥不
逮三十常用而立兄弟每云友于此雖恆見習用而吾輒謂

之不通沈約遺表末云雖慚也善庶等鳴哀用論語可發一笑
既云也善何不復云也哀乎

全唐文

劉夢得祭韓吏部文傾倒至矣中有云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
侯碑志隳表阡一字之價釐金如山想見當時貴重如此固宜
劉又豔其諛墓金而奪之也

夢得祭柳員外文語極悲愴尤念念於其身後事如云仲紙窮竟
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轉
從耐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
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收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
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末復云誓

讀書志十六

十六

使周六同於己子其重祭文作於子厚卒之八月喪來臨哭之
時有云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
生實主幼稚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贈禮
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以此二文合
之昌黎所撰墓志足見當時友誼之重非後世涼薄所可幾萬
一者抑人心感應施報循環觀諸人待子厚如此亦必子厚生
平無愧友誼所致但即待夢得一事亦可以概其餘矣此時還
腹子蓋
向未生故但云周六當
合韓劉文日月致之 劉文所謂敦詩者司空崔羣也亦有
祭柳員外文中云羣宿受交分行敦情契遺文在篋贈言猶佩
撫孤追往泣然流涕雖其情深遠不逮劉作然亦不負死友者
太子賓客于邵字相門有初夏陸萬年應送奉化陸長官之任序
其文尚沿初唐不能暢達究其文義蓋陸長官為萬年之弟十

年前長官嘗攝奉化令至是爲真其兄集友朋燕而餞之而相門則長官舊友也因作送行詩序此頗可補四明志職官惜軼長官名耳文云公有入室之清行有專門之奧學加之理要飾以藝文三十年中猶宰一邑又云先是公由外署嘗攝行此職未拜真而復罷人到於今思之豈彼人之幸猶多而資公之政爲理不然奚十年之外復與此合耶況今年吏曹尤難其選天子申明乎詔令宰輔論定乎官材天官卿孜孜於取捨膺此舉也授受者安易爲力哉蓋前此權攝出於外署此次拜真始由部選而云人到於今思之則前此攝縣時嘗有政蹟矣而惜其毫不敘及也

宋文鑑

宋文鑑律賦卷中載歐陽文忠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痛陳時政直

讀書志十六

十七

是一篇有韻奏議讀之深訝其不合試賦體裁及閱文忠年譜則是時試士而公作此擬賦進御者也古大臣忠君愛國隨在不忘規諫固是律賦中有數文字特文鑑義取使人則倣此豈可爲士子法乎東萊當收此篇於古賦卷不當在律賦卷也且文忠此賦隨意行文意不在句語上見工拙本不得稱之爲律也

坡老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偶爾分別貴賤本無深義近人有著賦苑危言者解之曰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之僕誤矣則吾未知僕上加吾字吾我應作何解此等語不足噴飯乎

豐清敏公稷荷花詩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非特氣象高遠即詞句亦雅切也又按北史柳昂傳楊素見昂子調因獨言曰柳

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知公詩字字有來歷也 讀周濂溪愛蓮說不如讀豐清敏荷花詩詩云桃杏二三月此花泥滓中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繪物寓意並無假借史稱蔡京見此詩縮舌厚齋先生謂詩言志此清敏之志也諒哉

歐陽文忠之論狄武襄論包孝肅頗有深文若溫公言之必不爾也溫公論事極激直恰極和平在北宋大臣中別自有一番氣象

子由上皇帝書滔滔七千言未嘗不暢而時苦曲而不達較之坡書未易相頡頏也 子由言三尤害財其論尤費尤切時務尤費中養宗室省漕運二條尤爲切當不獨切於當時尤切於後世者也吾嘗謂國家尤費莫甚於漕運置官設吏立衛募丁挑河建壩造船創版每歲費用不貲而天下且以多事竊嘗妄謂

讀書志十六

十八

京師獨運米然而人生日用所需之不出自官運者未嘗不足也米獨運於京師然而北地他省之不宜稻黍者未聞饑餓也郊廟糴盛自有親耕之田天子玉食自有惟正之供至於吏俸民食苟罷官運則轉輸之商賈未有不輻湊於輦轂之下者且以民閒日用可有可無之物言之有如紹興之酒其爲物如流水其盛之之器必瓦缶此其致遠之難百倍於米者也然而官不之運又未嘗招之使來而京師之大人民之衆億萬人無日不蘇飲極醉而絕不聞有無酒之日此以知漕運苟罷必不至斷食也明矣

劉摯疏云嘗以爲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按此說極合言官作用與吾所謂溫公論新法之意相若也

乃旋以有旨令分析所謂助役事遂極言王安石曾布自謂因大臣為分析之法擢言者之氣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然則始固心知其不可繼因含怒而遂不覺恣意言之矣然則學養如溫公者其未易幾矣

歐陽文忠謝知制誥表云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四六文字簡淨如此看似容易到恰難也此法始自唐陸宣公惟大家能之

孫何文箴有云游夏之徒得蠱喪精空傳其道無所發明噫大聖人以文學品題二子而宋人大言敢輕視之如此吾不知其所

謂發明者果何道耶觀其於兩漢獨稱美楊雄則識見可知矣唐子西庚家藏古硯銘序云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

讀書示一六

一九一

鈍者壽而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吾於是得養生焉雖是文家巧於立說其實至理亦不外此

宋儒論古人多好為迂刻之言如蘇轍之論光武昭烈曾肇之論漢文秦觀之論石慶張耒之論邢吉多非平情孔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時大抵皆坐此病

甬上三補耆舊詩

吾鄉陳禮字元孝宋神宗朝官廉訪使有登太白樓詩云酒徒一去且千秋遺像依稀記昔遊真恨古人不見我卻從今日又登樓涼風過水寒蟬寂衰草橫天野馬浮極目中原萬餘里挺然獨立倍添愁李杲堂先生錄甬上耆舊無此詩王克軒補集載之不知從何處得來雖只一首足以傳矣 吾前言三補耆舊

詩中載宋人陳廉訪登太白樓詩之佳後閱周即墨斯盛證山堂集則全首是即墨詩惟落句挺然獨立倍添愁挺是茫字倍是迴字為小異耳即墨在國初為吾鄉名家此等詩固優為之且其集為六十餘歲時手定付刻者斷無誤刻古人詩之理則甚矣王克軒之妄也謝山續耆舊集斥克軒為妄男子如以荆公桃源行為王桃源詩今又得此顯賊則其書急當覆瓿矣近時鄭三雲辰袁陶軒鈞搜羅四明宋元詩皆采其書列廉訪此作向余編宋元四明詩徵亦收入之今始知不足徵信如此將來重事校補凡本克軒書而別無他見者盡刪去之

淮海英靈集

阮文達公元編淮海英靈集分甲乙丙丁戊五集戊集之末附以家集為北湖阮氏詩此古人有成例者云烏程陳焯填諱已非

讀書志十六

二十一

古法後復有歛江氏詩云甘泉林慰曾填諱復有西山林氏詩云江都耿弓填諱余初閱其目疑有江林二姓者同操選事故沿阮氏家集例耳及讀其詩傳則江氏乃文達祖母家林乃母家此例非特古所罕見即今日亦剗聞也父黨雖甚蔓延總可括以家集至母黨則或兩或三已難限制況更由大父推之始出祖凡其配氏之族何一非先世之外家乎推而廣之豈有窮盡耶然則當如何曰非惟不當別題填諱之人且不當附於卷末宜依其人年世散見集中而傳首則云外曾王父諱某外王父諱某而已夫附於卷末者以己操選政不敢遽以先人厠古作者之林某人填諱者非特諱於私家并諱於臨文已不敢書而使人代書之至於外氏則諱之不必等於本宗尊之不能敵於父祖文達此舉兩失之矣

杜甲字補堂號晚晴江都人口口十二年由通判知州來知寧波府十五年調任杭州淮海英靈集中選詩四首其送別宮端張南華先生云料峭春寒近禁烟珮聲初出五雲天鉅公競作流觴會御翰新頒送別篇一路青山迎畫舫兩行紅燭寫銀箋懸知歸興乘春去贏得人稱是散仙又江都王玉藻嘗知慈谿縣英靈集選其讀史一首

吾鄉陳榜山撰自號玉几山人寓居杭州嘗與謝山同以鴻博被徵辭不赴詩名甚盛余得其繡鈔集頗見落落高致嘗客居揚州里中名輩多與往還近余見淮海英靈集中時有懷贈榜山之作江都陸南圻司馬鍾輝月夜泛棹真州訪陳玉几云共賦懷人什詩來江上尋斷鴻前夜夢孤月此時心鷺影亂秋水魚風吹晚林相思清不寐涼抱玉壺深欽人黃北垞裕己卯夏館

讀書志十六

二十一

江鶴亭苑卿街別業昔爲余門人程志泰舊居老友陳玉几亦嘗寓此今老友歿已一載而余門人卒且十四年矣時方編舊雨集及玉几詩因感而賦云友人沒後黃墟在弟子亡來絳帳空老我不堪今昔淚一齊彈與碧梧桐儀徵張南垞明經乘彝新秋陳玉几王孟亭諸君小集城南水亭雨中分賦中二聯云秋光著水涼生袂小雨催詩響到亭打漿客來花港暮撈蝦網歇柳根腥江都員周南秀才燉再客杭州詩有云幾多舊雨歸黃壤剩有晨星總白頭自注上句云謂玉几襟三太鴻諸君以一布衣偶然作客維揚而交好篇什時見諸選集中則當日之聲名藉藉可知矣

文錄

文錄原題宋唐庚撰據強行父序實行父錄庚所論詩文語也四

庫附存目作唐子西文錄且云前有紹興戊午行父自序稱宣和元年罷官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考庚貶惠州大觀五年赦歸道卒大觀五年即政和元年辛卯下距宣和元年已亥庚歿九年矣安得同寓京師又克莊後村詩話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使及東坡之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是庚生平未見蘇軾而此書言及軾者凡八條一條稱余雅善東坡一條稱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則與軾甚稔克莊不應如是之外殆好事者依託爲之云云余謂此說甚辨其以庚卒年駁序中宣和同寓若庚果卒於政和初則強序之僞無疑至摘文錄稱東坡云云謂與後村語不符則又可怪焉後村云不及東坡之門非謂不及見東坡之人子西固不隸坡門而遂不許其十八歲之嘗一晉謁此何

讀書志十六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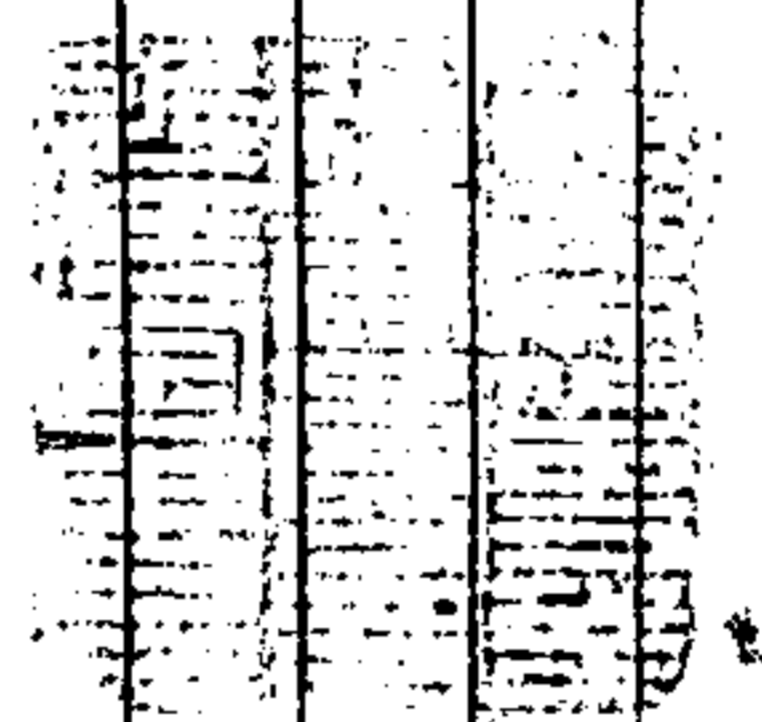
說耶景仰前輩望見顏色不得師事其人古今恆有之事而以未及其門遽斷爲生平未見可耶若以雅善東坡語駁之則尤怪按文錄此條之前方稱東坡詩敘事言簡意盡此條因云謝固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記事冥搜既久僅得句云云然深有愧於東坡矣是雅善東坡者雅善東坡之詩非雅善東坡之人余雅善以下十字爲一句稍知文義者一見便曉今以余雅善東坡五字爲句不知下文將作何解大抵著書至於巨帙必多謬誤況官書出自衆手尤不能無所抵牾故四庫總目附存目合二百卷精博者固不勝計舛錯者亦時有之至如此條及至游子條則雖謂之蠱心可也

聲調譜

趙執信作聲調譜翟暉以爲趙書而作聲調譜拾遺故即隨趙書

之後趙書已屬多事此作更可有可無古詩固有聲調然佳詩自爾合拍苟非佳作即依樣填砌可稱詩乎漁洋講究聲調趙氏求其祕不得而恨之而遂攻之不知漁洋非斬之也實知此說類村夫子所為貽笑方家故羞與之耳吾知漁洋者也趙氏冤之矣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六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筆記

煙嶼樓筆記目錄

- 卷之一 四十條
- 卷之二 三十五條
- 卷之三 十八條
- 卷之四 四十一條
- 卷之五 三十四條
- 卷之六 三十六條
- 卷之七 六十五條
- 卷之八 二十九條

筆記目錄

寧波鈞和聚珍版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一

蜀後主號炎興而晉武帝興唐瑒

宋欽宗號靖康為十二月立康果期年而高宗踐阼矣

晉元帝建元永昌郭景純以為二日之象齊廢帝建元隆昌史臣

亦以為二日明光宗曰泰昌亦二日也是年天啓即繼之此皆

以二日為二君也而齊主延宗號德昌則以十二月十四日建

尊號不問日而被國經宿即敗識者以為德昌者僅得二日耳

二日之讖同而解則異

晉安帝大亨為一人二月了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宋太宗

太平為一人六十卒此年號之奇應者侯景二字為小人一百

筆記卷一

日天子李順二字為一百八日川此姓名之奇應者

梁侯景廢簡文帝而立豫章王改元天正事在大寶二年大寶三

年武陵王偕帝位於蜀亦改元天正固不知豫章之改元而與

之暗合者也識者謂天為二人正為一止後二人各一年而止

金大定間遼人耶律窩斡稱帝臨潢偽號天正亦一年而滅我

朝順治五年東明土賊偽稱年號亦曰天正亦一年而滅異哉

隋書五行志多言離合年號之字便成讖文周高祖改元宣政謂

是字文亡日周靜帝改元大象謂是天子冢齊後主改元隆化

謂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謂是大苦來此與後人拆字象義無

別而皆得奇驗

黃巢管試進士不第而作亂故其人知文其自陳符命謂唐家建

元廣明唐字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

石晉少帝號開運而降契丹後梁帝號廣運而入於隋識者謂運

字是軍走故其君皆為軍所走也考年號用運字者絕少宋時

吳曦李順兩反賊一僭號曰轉運一曰應運後皆伏誅此字真

不吉祥耶

吾前言以運字為年號之不吉今又考北漢劉繼元亦建元廣運

而後降於宋惟夏趙元吳兩用運字獨不至走降失國元吳始

改元開運踰月有告以石晉敗亡年號者乃改廣運而不知廣

運亦後梁敗亡年號也然卒無恙

吾鄉古越地也其山鎮曰會稽呂覽有始篇土有九山其九山以

會稽為稱首又上德篇太華之高會稽之險注會稽山名在吳

郡按今會稽山無甚險阻而呂氏云云若天下山險無過此者

蓋當時地在海濱多巨浸其險在風浪舟楫閉不在山林跋涉

筆記卷一

也今則皆桑田矣故不復見有所謂險者

呂覽貴生篇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按四明稱

丹山其來已久所謂丹穴者豈即丹山耶

明州在宋佳郡也東坡乞守之不得其與子豐正字札云外郡雖

纓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四明既

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又朱子狀陳正獻俊卿云正獻求去

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

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

近地公因以四明為請上乃許之然正獻卒亦不果來

高宇泰敬止錄中載魏峴蔣山龍潭廟記署銜稱新吉州而家居

不赴任余嘗疑之及閱袁絜齋集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於

家始知宋時雖除某州而原官固未去任被新命者在家待之

也

海中小山隱於水中不可見者謂之礁海舶最畏之先大夫嘗於
蛟門外夏太婆礁上立大木以為舟人指南前年余作先傳述
其事徧考字書無礁字遂以吾鄉常寫字寫作礁後見吳萊甫
東山水古蹟記云一撞礁石舟且靡解不可支持似礁字實當
作礁班固東都賦別風嶮嶢左思吳都賦陵絕嶮嶮皆訓高貌
又廣韻山嶺曰礁與山椒之椒相通是其義皆與隱於水中相
反而礁字則始自宋元地志今則省府州縣之志以至官府文
移民閒筆札無不作礁者然則吳記偶然一見不可以為訓也
古人有填字無壩字今官文無不作壩且以此字為州縣名則版
圖所掌不可改也吾鄉又以上石障水時其啟閉而放納之者
謂之硤此字為鄞人所獨非特字書無之即他鄉亦寡有者然

筆記卷一

三

已見之曾子固文中宋後字書不為收入疏矣又如礁字已見
宋元志乘則亦應收入者也

四明世家莫古於虞氏而史以為餘姚人按虞氏世居慈谿之鳴
鶴場即所謂山北者水經沔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
嘗登此山四望誠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然
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
矣蓋仲翔所云江北即今山北其地虞氏古蹟甚多
鄉村閒老翁小兒並有羅隱秀才出口成讖之語始以為吾鄉俚
語耳壯遊四方則大江以南時有此言又閱諸郡縣志凡橫目
二足之徒所乘筆者輒復闌入山川古蹟閒可笑也近閱宣州
志古蹟中一條云金雞山在建德寺草堂之北羅隱過此戲題
曰金雞不向五更啼遂迷裂有雞飛鳴而去云云謬妄如此亦

儼然著書立說可謂不知廉恥羞惡者矣

宋詩紀事載苗時中里貫云甬上人於是吾鄉袁陶軒徵君鈞鄭
三雲同知辰據拾四明詩並據收之吾謂此大誤宋史明稱時
中其先自壺關徙宿州則時中為宿州人而桂勝中載時中磨
崖詩刻自署甬上者以甬橋為宿州掌故也舊唐書文宗紀云
太和七年三月復於埔橋置宿州埔橋即甬橋通鑑正作甬其
為宿之甬上無疑且此二字非郡非邑何得以史傳明有里貫
之人漫不考索遽據其人偶然題署便當邑里耶又且臨桂縣
中苗子居題名不一雉山及龍隱巖題甬上登采山則題符離
白龍洞又題上黨然則子居實宿之符離人甬上為縣之名勝
而上黨則先世郡望耳 吾鄉先輩數里中人物從未及子居
者以正史列傳中人物不應姓氏冷落也又且甬東及甬句東

筆記卷一

四

及句甬見諸經傳雜史其稱最古若題名署甬上則始自明人
宋元人皆署四明無署甬上者孫威敏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
齒之句亦是偶然見之歌詠耳

錦繡萬花谷前集引孫仲益尺牘云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
要頃見曾南豐集記廣德湖俗所謂鴛鴦者今墾而為田矣云
云按此牘不知與何人所謂新築者指所與贖人之居耶抑自
謂耶仲益似未嘗居四明也
雍正間李敏達公衛巡撫浙江嚴檄鄞縣撤毀王荆公祠不知何
以至今其廟無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處愚謂荆公在朝誤
國罪不勝言而令鄞時則惠政甚多於吾鄉水利尤極整頓故
他處廟可廢而鄞廟獨不可毀此亦改祀於鄉之意也
荆楚歲時記所列風俗多有與吾鄉同者如正月一日雞鳴而起

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魃五月五日采艾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又於是日取鳩鶴教之語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注引孟蘭盆經目連救母事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引劉敬叔異苑云捉之覺重是神來也歲暮留宿歲飯以及五月禁作諸事十二月祭竈神等語並與今大同小異

歲時記云歲暮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為去故納新也按此風大惡稼穡惟寶忍棄之耶今北方亦不甚愛惜飯米食餘每任意傾棄之吾鄉人惜飯與惜字等飯碎落地小兒亦知拾取若見粒米狼戾輒謂其家不祥也除日亦為宿歲飯取米蒸之攤令略燥名曰飯富富字取美名其實蓋是飯脯以乾飯比之乾肉耳新歲朔日以後十餘日不復煮米作飯即以飯富入水下釜中為食俟飯富食盡始依常煮生米也

筆記卷一 五

周處風土記云蜀之風俗歲晚相與饋問謂之饋歲酒食相邀為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又云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東京夢華錄亦云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按別歲即是分歲記坡老有此三歲詩吾鄉近時風俗略同饋歲之典無家不有合午日九日謂之三節酒食相邀謂之吃分歲酒士庶家多以來歲相邀作新年飯而分歲酒則市肆多有之守歲惟前輩盛行近稍寥寥諺曰是夕不眠是修來生爹娘完全故俗謂徹夜不寐為修爹娘完全不必除夕也蓋前輩守歲之夜遇有父母無故者輒以完全相誇尙後乃誤守為修矣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禁火寒食以雞卵相饋

送荆楚歲時記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錫大麥粥闕雞鏤雞子鬥雞子又薛能晚春詩云鏤成雞卵有鞦韆題為晚春是亦寒食故事也

五月五日以艾為旗以蒜頭為鎚以菖蒲為劍合而縛之懸門戶上此吾鄉風俗也日久飄落即棄之古人采艾則以為藥歲時記注云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采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也 歲時記五月五日取鳩鶴教之語注謂此月鳩鶴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按此注未得其趣今俗以午日剪鳩鶴舌照之以鏡背作人語鳥疑是鏡中之鳥所語乃肯從而學之也是午日為始教語之日非取鳥之日耳

筆記卷一 六

歲時記云夏至節日食糗注云周處謂為角黍蓋風土記中語今俗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食之前數日親友以相饋遺謂之端午糗重陽糗也 五月多禁忌凡娶婦遷居及一切造作非不得已皆避之此甚無謂者而相沿則久矣荆楚歲時記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注引異苑云新野庾實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實子遂亡或始此余謂此注頗奇庾實之子將亡而妖兆先見此事理所恆有者而即以此故能禁天下人之曝席則將以子胥之沈江而五月忌汲水以田文之見棄而五月忌產子矣古來不幸之事無月無之從此將無月不禁忌矣况云忌蓋屋者又始於何事耶 紙繪竈神以除夕供竈上謂之竈君歲時獻新焚香拜之十二月二十三謂是竈神上天日陳餅糕錫餠祭之束草為馬列芻

豆馬前祭畢則揭像并馬焚之曰竈君上天奏事七日始回來也至除夕乃別供新者南中風俗大略如此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又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尙以此故也則是古人並以八日今以二十三日不知何時所改 俗謂竈神不食酒肉故吾鄉祀竈率以蔬果然宗懷謂用豚酒子方乃以黃犬又世稱醉司命日而吾鄉獨爾者蓋先輩儉樸遺風耳明人作遇竈神記謂神張姓許慎五經異義云顛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頊夫以顛頊之子與婦而能姓蘇姓王非天下之至奇者乎 俞淨意遇竈神記云神姓張氏似亦有本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筆記卷一

七

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大約道家誕妄之語莫可究詰一日竈神名壤子雜五行書則謂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彪又謂著赤衣狀如美女又莊子曰竈有鬻司馬彪謂鬻是竈神則竈神又名鬻矣然媚竈見論語祭竈見禮記夢見竈君見國策其神實爲七祀之一至李少君以祠竈見武帝於是竈爲祈福之祀其謂上天白人罪過實始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畢術已亡多見引太平御覽中而陸龜蒙祀竈解亦曰竈鬼以時錄人罪過上白天當祀之以祈福祥也

世俗祭祀以束草置地上而酒沃之謂之灌此亦有本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蕭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愚按其義恐不必如此

而其儀則古今同也又按杜解左傳卽用鄭說世俗祭神必有神馬祭畢並格幣焚之焚時必用爆竹大者三小者槩槩如貫珠或五百或一千此風吾家無有昔先大夫常謂神馬中皆諸神狀貌既焚以後未知飄落何所不已焚乎至爆竹古人用之以辟山魃惡鬼今光天化日之下焉有鬼魅且火星飛散或偶入柴草中不更惹事耶

筆記卷一

八

神模後周杜良文日往月來就神聖之模凡如此等可解作神像也耶若馬字則古人記神降多云騎馬九歌湘夫人云朝馳余馬兮江皋又東君云撫余馬兮安驅又國殤云靈兩輪兮紮四馬社公馬見後漢書費長房傳而泥馬茅馬芻馬之屬後人象之以迎送神者且有見之紀載者葦下歲時記云都人年夜備酒果送神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糖抹於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竈馬卽是紙畫竈神正俗所謂竈君紙馬者然則神馬二字典核如此吾友王稽雲世濬雅人也嘗寫神模字故詳言之吾鄉祭神遇事稍大者於神筵之旁別設一筵其儀物減等以享神之從者名曰下馬謂神馬中之下焉者耳吾嘗以此詰友人彼曉曉然以神馬謂神模者不識可呼下馬爲下模否皆大笑社無屋今官府遇祭社之日率以帳幙架壇上耳荆楚歲時記稱

社日四鄰並會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昨據此是古人祭社先期為屋於社上以蔽風雨也又按據此是晉時仍用周秦以來舊禮一變而盡作廟殿為境神竟不知其何時改變也吾鄉私社惟丁灣一社巍然獨存土人不知呼為紅蓋廟或復疑是野鬼遺火之類蓋社禮之廢久矣余作丁灣里社碑慨乎言之嘉興馮柳東師登府謂有功世道之文金華施北林口口謂是經術文字顧世俗沿習久長焉得知禮教之君子相與考究而更正之也

唐韓泚為子路後身見神仙傳宋王沂公為曾子後身聖門高弟亦受輪迴耶誕妄殊不足詰明人有陳士元者頗事著書有孟子雜記一書其自叙謂是孟子後身述妖夢及釋寃至孟子前而燭滅是年罷官以為後身之證可謂慢侮聖賢之甚者矣

筆記卷一 九

死而為神古多有之趙宋說部紀載尤多如呂誨為上帝司糾石曼卿丁度皆為芙蓉館主王平甫為靈芝宮仙官許收為北斗君陳康伯為北斗主簿歐陽仲純為長白山主廳籍為王屋山道君劉沆為九江真人又龐劉二相與呂夷簡李迪富弼同一堂為五相富弼公為見尚其人見古稱號李迪文定呂夷簡文簡丁度文簡高弼文忠龐籍莊敏清燕堂寇萊公準為浮提王田畫字承君為淮陽上神又賓退錄載陳伯修師錫將歿夢上帝命進平生所上章疏披覽甚喜諭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下殿謝恩而寤告其子曰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是則豐清敏公稷亦死而為神矣以清敏正直自應為神特其事未有紀之者僅見陳語竟不知其為何神也先府君家教不許婦女入寺院燒香念佛常曰少年婦人入寺門此與倚門賣笑者相去幾何哉近時大家士族無不縱其家室

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宋臣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疏有曰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嗚呼此非儒生之迂論乃風教之大防也咸豐十年春粵寇犯浙殺掠甚慘先是俗以二月十九日為觀音大士誕日凡杭州以至外省郡縣婦女至天竺燒香者至無萬數而是日粵寇猝至盡被淫殺或遂擄掠以去號哭震天尸血載路嗚呼劫數之來或非人力所能挽而以深閨士女無故出受其禍此豈可諉諸氣數者乎記余少時聞有婦女數千人至普陀燒香而海盜蔡牽猝至淫掠甚夥又聞某年間猝遇風颶沈溺婦女燒香船楫無數覆轍多不勝紀而愚夫愚婦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鄞東靈峯山有葛仙翁祠相傳四月十日其生日也婦女往拜而買其度牒者無慮數萬人且有諺云有人拜我生送銀一萬兩謂買其一牒可當冥財萬貫也故貪痴婆子以至少小閨女奔走跋涉較之請買他牒尤為狂惑吾姊適李氏者少年守節上事翁姑下撫所後子至成立生平未嘗不佞佛然茹素誦經自在斗室中不輕出也嘗笑謂諸婦曰佛戒貪妄今以數文錢而思一萬兩銀之暴富何貪如之神仙縱不可知顧安所得幾萬萬銀歲作拜生錢此三字亦俗語而用之不竭哉此而可信何妄如之葛牒謂之靈峯牒每歲賣牒錢至數千金地方無賴衙門胥吏往與和尙瓜分之既而海寇思奪其利往劫牒錢互相攻擊遂盡焚其宮觀梵宇於是僧人不能重建搭草屋一間屆期又復賣牒而愚夫婦往者仍復不少灰燼瓦礫中而匄泥首珍重買一牒以去光景真不值一笑也僧云信男信女能於瓦礫中虔誠往拜者則功德倍

筆記卷一 十

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宋臣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疏有曰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嗚呼此非儒生之迂論乃風教之大防也咸豐十年春粵寇犯浙殺掠甚慘先是俗以二月十九日為觀音大士誕日凡杭州以至外省郡縣婦女至天竺燒香者至無萬數而是日粵寇猝至盡被淫殺或遂擄掠以去號哭震天尸血載路嗚呼劫數之來或非人力所能挽而以深閨士女無故出受其禍此豈可諉諸氣數者乎記余少時聞有婦女數千人至普陀燒香而海盜蔡牽猝至淫掠甚夥又聞某年間猝遇風颶沈溺婦女燒香船楫無數覆轍多不勝紀而愚夫愚婦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於他時以是愚夫婦惑之益甚

僧道愚惑平民無論天神地祇皆有生日乃至日月亦有生日稱日謂之太陽星君稱月謂之太陰星君明明日月也而稱之以星庸妄如此吾見省頒官歷本以十一月十九日爲太陽星君誕日日之始生必於十一月十九日真是無理可詰者而吾鄉乃獨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婦女至太陽殿中燒香請牒此固念佛陋習之一端無足深責特其必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者我儀圖之蓋有故事焉國家定鼎之初吾鄉遺老最盛感懷故國每以莊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設野祭相聚拜獻而事關禁忌不敢明言於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陽生日之日也日以當君託生日以代忌日蓋此日未必不召僧道爲之追薦青詞黃疏中亦必託之太陽以愚僧道彼僧道者以其言出自士大夫之口深信而不惑至於遺老既盡野祭無人而僧道反援爲故事歲以爲常婦女無知相沿成俗此太陽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獨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遺民黍離麥秀之悲轉爲僧道惑衆歛錢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

內典宜於山林隱逸其文字別具一種清空兀稟之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聽其存留而已不必廢斥也其教人悔悞亦自具一片婆心爲後世惡俗禪林敗壞本旨遂令儒者疾之已甚耳惟以帝王之尊不務政教而崇奉佛法至於迎佛骨供舍利興建一切捨身爲弟子則爲天下之害甚大佛苟在世必不願其出此

吾不佞佛而頗喜其文字每欲稍事觀覽而至今未讀也少時常

讀心經及金剛經蓋金剛經是心經之傳說耳亦見心經注釋數家余輒謂其多謬偶與友人論其章句如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相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注家並以夢想字屬上顛倒爲句究竟字屬下涅槃三世諸佛爲句余謂非也此經大旨勸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云能依此則此心可無罣礙此心能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一遠離二顛倒三夢想究竟四諸境非特學者能依此有如是功效即昔者涅槃三世諸佛亦以依此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然則夢想究竟四字自爲句不得分屬之上下文也蓋既事之後則心由境遷而未事之先則境由心造所說四境皆吾心意中自造之境忽而恐怖忽而遠離遠離者孟子所謂放心大學所謂心不在焉者也忽而顛倒顛倒者妄念也惡念也忽而夢想究竟夢想究竟者凡常人間居時夜臥時無論未事當事既事無不坐此四字也苟能心無罣礙則心地清淨一片光明猶吾儒當意誠心正之時焉得尙有此等心境乎 夢想究竟四字最妙吾最愛之以爲狀盡世人心境無論富貴貧賤君子小人無日無夜皆有究竟之夢想奈何割裂分散之使失卻妙諦耶特地拈出亦足自警

著雍涖灘之歲孟秋
月鄧徐氏遂學齋印

筆記卷一

十三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鄧徐時棟同叔

錦繡萬花谷翰苑門著撰文名條云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按今制五品以上曰誥命六品以下曰敕命唐武后名墨音照改詔為制旋復故稱南宋史嵩之作相時以家諱改詔曰誥此事想猶沿之耶聖朝孝治天下封生贈死準其推馳可謂仁至義盡毫髮無遺憾矣惟有不可解者誥敕命詞但論品級不分職掌科第至於狀元榮貴異常而一旦封贈先世則其命詞與出數百金六品賞郎絲毫無別又且封贈母氏無論前母後母嫡母庶母同是此詞一無區別如後母子之於前母代世週隔毫不相屬而制詞盛稱其鞠育劬勞恐九原有知受之而不

筆記卷二

一

安也翰林最多尤員院中無甚公事曷不使分晰擬作而教習大員刪潤之以為定制乎惜不聞言官入告之也 又卑品封贈一代例準其本身應得誥敕封贈祖父母尤卑者無封贈亦準其以本身應得敕命封父母又如伯叔諸兄舅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皆準以本身封真是曲體下情廣推恩典愚謂當立條例凡本身應得恩典原準封旁支以至姻親然凡例無封贈者或父母尚未封例封一代者或祖父母尚未封封出為人後者或本生父母尚未封其應得恩典皆不準其先封旁支與其姻親俟父母祖父母本生父母既得封始準隨意陳請似亦教孝之一端也 又凡封祖父母者或遇其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父母封典封曾祖父母封父母者或遇其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本身封典封最

高一代之人蓋高年在堂依然白丁而子孫則並受國恩殺冠博帶似於聖朝教孝之義尙或未盡也若其人本有官爵不在此例

侯死子復爲列侯則其母稱太夫人此古法也父亡而母以子官受封典則加太字此今制也近有摺紳家父在而其母以子故受封署銜必欲加太字或與之爭則曰豈有因子封而可無太字者時余方病中遣人曉之始去太字余謂此不必詳引博考也禮緣義生王道不外人情凡云太者尊稱也家無二尊豈有其夫或其姑猶在堂而可凌越而妄自尊大之理故既死卽無太字猶子爲天子母曰皇太后至於既崩卽去太字曰某皇后以入廟稱主先帝固在也上下大小雖迥然殊制而其義則要自一貫

古人稱公子公孫王子王孫是謂其人乃公之子公之孫王之王子之孫也然人之稱王孫公子者則其例如蒙宗華肖令子文孫貴介弟之屬矣余謂此風實闢自左氏之女公子若依古人常例當云公女或公子或公女子不常云女公子也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書曰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此本生父母不得稱父母之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爲父母謂其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百世不可變易也又樓攻魏集承議郎孫君墓志述其父雪齋自誌云余祖生四子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七歲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云云是雖著本生而仍稱伯母也今人云本生父本生母

亦誤

今人稱其祖先無論仕隱皆曰公乃至稱帝王亦公之如吾徐祖偃王俗稱偃王公趙祖宋太祖則曰太祖公是降尊而卑矣余每笑之後見晉書夏統傳統作慕歌歌大禹功德以己夏姓祖大禹直稱禹爲先公如曰先公雅禹稽山朝會萬國是也然則俗稱亦是古法未可厚非之也

古人紀世數其始連身數之其後離身數之自上而下以始祖之孫爲三世祖自後而前以曾祖之父爲五世祖是皆連身數之者也後世或於曾祖之曾祖自稱六世孫稱曾祖之父爲四世祖是皆離身數之者也文章家二例互用閱者或不知其所用何例遂至顛倒其世次亦恨事也或問究竟當用何例余謂必當連身數之古人紀世次之文於史有之而經無明文然例有

可旁推者尙書紀日凡稱幾日必連本日數之如曰丙午越三日戊申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子丁卯越七日癸酉無不連前所紀之日合之後所紀之日以成數者今用其例以紀世數如曰某甲越三世某丙某丁傳七世至某癸至當不易無可疑者 梁玉繩管記云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而連身數者爲多云云然其下證引於連身數僅引後漢書蔡邕傳一證於離身數則引顏魯公郭揆神道碑歐陽珪神道碑殷踐猷墓碣及昌黎薛戎墓志及柳州表父神道及香山李紳家廟碑元微之墓志裴夫人李氏墓志及元微之章母段氏墓志及宋子京賈令公墓志及韓元吉李文淵墓碑然則其前所云連身數爲多者連乃離之訛也故末引南雷之言云數世以離身爲是而已斷之曰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也愚謂皆非也

必當連身數之

古人文章必有所本史記叙先世往往逆推而上云父曰某母曰某氏某之父曰某母曰某氏此法最古本之爾雅者也釋親云父為考母為妣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之妣為曾祖母王母之考為高祖王父之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母

清熙開孝宗御書進呈太上曰大哥近日筆力甚進按高宗呼孝宗為大哥是亦父呼其子也 俗呼兄為哥哥舊唐書中有稱父為哥哥後世乃以阿哥呼其子古今相反如此廣韻云今呼兄為哥哥唐明皇稱甯王為大哥是則以之稱兄為最古矣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父睿宗為四哥棣王稱父明皇為三哥又高齊諸王皆呼父為兄兄母為家家亦呼為姊

稱尊祖為宗頗不經見高注呂覽音初篇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父發之祖桀之宗

世稱族屬自祖父母至兄皆稱家弟妹以下則云舍其來久矣顏氏家訓云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班固書集云家孫今不行也然舍亦家也不知此義何別

作文用典何常之有但視其上下文氣何如耳即如稱謂一端稱男子曰兄弟稱女子曰姊妹而苟以兄弟稱姊妹則必曰女兄弟弟然而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此兄弟豈得混於男子耶婦稱壻之父母曰舅姑壻稱婦之父母則必曰外舅外姑然而禮記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此舅姑豈得混於壻父母耶父之父曰大父母之父則必曰外大父然而漢書婁敬傳曰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此大

父豈得混於己之祖父耶

姜宸英湛園札記引史記二疏傳之父子相隨出關後漢蔡邕傳之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晉書之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謂皆以叔姪為父子愚按此是古人借用簡易處因上下文已明白固不至疑為真父子也正與孟子之稱姊妹為兄弟坊記之稱外舅姑為舅姑相似

湛園札記謂稱姑者有二一為婦於其夫之母一為姪於其父之姊妹按此姪字姜意今以男子而稱父之姊妹為姑何以自別於婦人古人稱謂之閒字必有義後人日趨便易不悟其失良可慨也愚按此說非也男女稱謂必異則父母兄弟姊妹子孫之屬何以男子全無別於婦人耶况禮記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左傳曰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是皆明指男子言之其他經傳稱姑者甚眾若男子不得稱父姊妹為姑則當何稱耶 湛翁於此論之前引左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引樊光曰若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殺其子又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邾庶其疏曰或曰是父之姊云云下始斷以稱姑有二云云其意似謂女子但稱姑男子則當稱姑姊妹此又非也夫姑姊妹者所以別姑於吾父之長幼也男子當別而女子即無庸別已非通論况爾雅明云父之姊妹曰姑左傳明云姪其從姑皆指男子言之何嘗必稱姑姊妹耶且古人稱謂亦有不可用之今日者假令行文而曰某吾姑姊也某吾姑妹也人且疑為姑女矣 今俗呼父之

筆記卷二

四

筆記卷二

五

姊爲姑媽父之妹爲小姑猶古人姑姊妹意而其稱實男女同之

輟耕錄云娘字當作孃說文云頻擾也肥大也今乃通爲婦女之稱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余按穩婆稱老娘其來已久常見唐宋人說部書中俗復尊稱之呼爲外婆外婆者俗所以稱外祖母蓋欲其珍惜產母如母之視女耳而吾鄉穩婆聞呼外婆則喜呼老娘則以爲輕己其實他鄉郡縣稱外祖母亦曰老娘老娘即是外婆俗尚不同遂不知二五卽一十矣 慈谿厲荃輯有事物異名錄中以踏逐娘爲穩婆異名而引武林舊事以爲據按武林舊事云宮中有娠則令踏逐老娘云云老娘卽是穩婆而踏逐乃宋人方言猶言尋覓也此二字屢見宋人地志說部諸書竟作穩婆別號彘陋可笑

筆記卷二

六

生產召穩婆極當慎重吾婦從兄朱石亭有妹嫁洞橋樓小淵既產子胞衣已下而穩婆以爲未下也復手探腹中摘其肺片許以出頃刻產母顛蹶死時石亭母方在樓氏親見此肺云極似豬肺其後家人買肺入厨下母見之卽哭石亭家遂永不食肺探腹取胞事本險甚故老成人謂胞不下可以亂髮觸產婦喉中產婦嘔則胞白下又謂如急不得他物可卽以產盆中血水掬入婦口而使嘔惡也故穩婆須召老成及世業者若樓氏穩婆其事甚慘特記之以爲世戒

古人稱男子爲鬚眉吾嘗問友人鬚爲男子所獨而眉則婦女皆有之何以丈夫曰鬚眉耶僉不能對按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然後知古婦人皆滅去眉毛故須畫眉則雖有如無而丈夫可專其稱矣

今呼宰相爲中堂國史補云宰相相呼故曰堂老

盧邁自河南簿爲補闕鄭餘慶自汜水簿爲察院趙宗儒自陸渾簿爲右拾遺三主簿並爲宰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世遇主簿典史之屬目爲夜陰天謂其有降革而無升遷夜陰天者無星也

嘗聞諸久宦者云最難堪是去任交代時此時胥吏徒役景象皆迥異尋常無分升降也錦繡萬花谷引九國志云賈郁爲仙遊令受代有一吏訕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曰公欲再作令猶造鐵船渡海後郁果宰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批牘尾云竊銅鑼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鎚決杖徒之此輩意態古今一律諺云不怕官只怕管信哉

筆記卷二

七

佐貳卑雜得數千錢便爲人判事每鄙而哀之然元慶爲主簿至取十錢二十錢時號十錢主簿則今時諸君眼孔猶較大也

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邪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按計字見周官後世大計本此而襄子此事尤與後世保舉之法相類督撫以大計之年保舉賢員送入引見既引見不復有所考較卽以薦者之言爲信而官之矣而升擢之矣

宋楊宣懿察之母其實能文善教子宣懿省試第二報至母大怒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若二郎及第時不教人壓卻後其弟寅果爲狀元 國朝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錡中會元

報至揭報條堂左母命移揭於右曰虛左以待其兄揭狀元報條耳既而其兄以銜果以是年大魁天下此亦可與楊母並留佳話矣

今學院試秀才俗謂之考等第據言云天寶開元間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定例每三年學使視學將舉其文行優者貢入太學謂之優貢浙江定額六人鄉試後取各學官所舉者試之學使署中既取發榜有正取有備取謂之草榜鄉試榜發遇正取中有中舉人者則以備取補之重復出榜謂之正榜向例只試一場道光癸卯年有入奏者謂當與拔貢一律加試一場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第二場經解策論五言八韻各一首然拔貢入京朝考後有一等有二等有御門之典一等多以七品小京官用二等或用

筆記卷二 八

知縣或用教官其出身較舉人爲易若優貢朝考但有二等不過準作貢生而已蓋上不御門故無選用也

國家待拔貢優於優貢於是士子亦重視拔貢其實優貢難而拔貢易拔貢十二年一舉府學貢二人縣學貢一人卽吾浙計之凡九十四人優貢三年一舉浙額六人十二年四舉先後合計不過二十四人且拔貢每縣有之無論其文風如何必當依例選拔若優貢則非大郡縣不易得也故小州僻縣有自開國以來不得科第者而輒以拔貢歲貢爲土產

道光癸卯科南海羅村師文俊視學吾浙優貢草榜正取六人洪章伯昌燕第一余第二沈玉士熙齡第三章采南鑿第四諸葛榴生壽濬第五金翰臯鶴清第六是年章伯翰臯中鄉舉補以余金城鑾顧奏雲成俊其後翰臯中道光乙巳榜眼采南中

咸豐壬子狀元章伯中咸豐丙辰探花草榜六人中而鼎甲備焉亦科場佳話也

蘿村師得人之盛爲近來學使所僅見一經賞識多撥科第以去其待士子一番熱腸眞使受者感激不盡卽以余所身受者言之凡教官舉優行於學使必以苞苴余惡之不願舉也師按臨至寧波歲試畢卽問府學教官何以不舉徐時棟方雪齋成珪詭對曰某固舉之以其患病初愈恐連日應試不能支耳師信其言曰當爲補舉之及科試凡向例當連日試者皆改定日期余凡應五試無不閉日者始亦不覺後聞方言乃知試期爲余而改其曲體士心如此 癸卯九月余同弟子舟時樑謁師杭州師言邇來咳嗽大作精力不支還朝後當以病乞休及還朝召對聖恩優渥由通副洊升至工侍師勉力視事未敢告退既而奉命相視陵寢歸後病大作遂以病告乙巳冬閒事也明年秋江南當閱兵部以在任諸臣名列單請旨上顧問羅文俊病愈否答云未也又問何時可痊答云久病恐一時難愈乃命周芝臺師相培典試浙江撤棘後往江南是時蘿村師尙養病京邸也丁未春余應禮部試入都師以病不接一客而獨召余至邸慰勉甚至余下第南歸師亦以是年夏歸里不數年遽赴道山痛哉師爲人眞懇篤摯在浙三載大得士心還朝以後盛被宣廟知遇一歲數遷凡遇科場無不與者駸駸大用而以病去天下惜之 師少年茶苦髻時里中大疫師家伯叔羣從十餘人死亡殆盡惟師及太夫人與一妹無恙耳太夫人教師成立故師繪紡燈課子圖以志痛丁未三月余謁師京邸師以是圖命題遂巡不敢下筆至今以爲恨

筆記卷二 九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浙江鄉試填榜填至六十六名諸公座皆

小憩點心監臨語主試謂浙中有鄭訓成者人已曾三中副

車今科得勿又在此數乎及填六十七名拆彌封傳唱正是此

公相與大笑而第一名則嘉興張慶榮叔未先生廷濟之子也

嘉慶元時先生猶健在時有鄉薦四科鄭秋元兩世張之謠是

年試畢余與李述史世濂馮午卿焜同歸舟泊越城或往神祠

中問籤籤云刀劍之金利不多有第三句文光射斗余笑曰吾

獲雋矣諸君問故余曰星家者言壬申癸酉刀劍金今舟中無

此二年生者故曰不多有壬申癸酉既不多有則吾甲戌自當

首屈一指而文光射斗四字必是名數豈余應中第七名耶後

余中二十名或曰斗字從二從十故二十也神亦靈驗乎哉

司馬郎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朗身體壯大疑其匿年刻

筆記卷二

十

問然則古時固有匿年之禁今日就試者無不匿年究之甚覺

無謂吾幼時試童子亦匿三年後既達籍於部不能追改甚悔

之今世以試年爲冊年謂填寫於冊也 吾試童子匿三年子

舟匿二年吾以甲戌十一月生子舟以丙子四月生及癸卯余

得優貢子舟中鄉舉並刻行卷書履歷年歲一時未及檢點改

年不改月於是吾以丁丑十一月生子舟以戊寅四月生或見

而疑之曰聞二君同母者也天下豈有隔四月復生子者耶聞

之不覺自笑甚矣作偽之拙也

吾師程朗岑先生璋令鄧試儒童坐廳事命題不繙四書誤記仕

而優章上下句以則仕仕三字爲題滿場譁然先生謙謝諸生

謂一行作吏經學荒疏勿罪也乃以鐵鑄錯三字爲詩題以志

過及府試日呂仲英師口以兩士字爲首題已冠懷居章未冠

尹士語人章以兩千字爲次題已冠公劉好貨章未冠太師適

齊章於是吾鄉愈西嵐廣文戲爲聯云程令荒疏誤記四書聯

仕仕呂公乖巧倒填兩士作干干朗岑師精敏有吏才懷抱亦

極風雅偶然錯誤不必爲先生諱也又論語此兩句前人往往

誤記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

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云云亦倒其上下句偶讀金樓

子至此卻憶往事漫識之玉篇人部仕字下引

近時試官及村塾師以黃花如散金命題者官師生徒並以黃花

指菊花蓋因鞠有黃花遂無黃花而非菊矣按此本張季鷹雜

詩中語太白送張十一遊東吳詩所謂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

年者也季鷹詩云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

如散金不應三月中乃有菊花也

筆記卷二

十一

取士舍詩賦用經術將使學者窮經明理以通達乎修齊治平之

道由空言以至實用其法何嘗不美但必強天下萬世學者奉

一先生之說以爲程式則性靈泊沒盡矣近世學者但須一部

高頭講章幾篇時調墨卷便可歷取科第置身清要讀書真復

何用哉朱光庭疏請諸經論孟各試大義仍須先本注疏之說

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駁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

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麤者

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按果如此則士子尙知讀書

窮究義理而經學不致盡廢也明人應試之文尙有糾正舊說者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道光丁未會試題也是科余與張詩農編

修庭學同號舍來相商曰此題頗難余曰無佳文耳題則何難

之有曰但說賢賢親親固不難不知賢賢是說謨烈親親是說

統緒余驚問何出曰講章如此余笑曰講章何足道此豈聖經賢傳耶而從之耶詩農亦然余言然是年時文名手往往為講章所誤東牽西扯至於格格不能吐矣又次題為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夫子明明說有之而講章必云無之講章之可惡如此

前輩時文家雖極陳腐猶知讀書今則周程張朱尙有知者漢唐宋元幾不識何代矣即使滿紙典麗奧博亦不過從經餘必讀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販而來古書在今日真復何用嘗有歲寒然後知松柏題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貢曰紂之不善題文用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八字士大夫滿座皆瞠目咋舌不知所云或曰此必成語或曰必怪僻子書中語而不知一用齊策中太子建事一用晉語中驪姬之言國語國策竟成僻書可歎哉

筆記卷二

十一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凡整頓風教其權必操之於上也欲正文體則必自試官始宋嘉祐初士好新奇僻澀語則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怪誕語則如周公俘圖禹操畚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及歐公知貢舉力懲其弊而士風丕變見歐公詩蓋主持於試官則其教易而速也道光季年試官偶取選體文數篇其後尋摘剽竊人人效之而僻澀怪誕之語亦復不亞嘉祐矣時無廬陵反謂是典博華麗風趨而上異哉

本朝諸家核刊古書迴勝前代惟懲妄改之弊習而過於泥古亦其失也又有最失者凡孔子諱但缺中直是大不敬也謹按聖諱與廟諱同載在功令俱宜避寫今刻古書凡遇廟諱而知改寫此尙是字同義異固非真正稱犯也而古書如莊子墨子呂覽下至唐人之詩所云孔某者是真正稱犯之而可以但缺一

筆乎愚謂凡刻古書者遇此字如邱陵之類非正稱者則遵功令寫作邱其正稱孔子者當盡改為某字而欲存其舊則於書中第一見注其下云原本直稱聖諱今悉改作某字後仿此如是則敬聖存古兩得之矣 避諱之字有可代者有必不可代者世盛稱白香山性習相遠近賦起句之下自人上達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以為發端之佳者然下自民上達君則通今避太宗諱云下自人上達君則豈君非人耶語殊害理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筆記卷二

十三

鄞蓬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鄧 徐 時棟 同叔

漢柳敏碑寫天資之資從魚旁作鱣練釋漢練字原後世擬議紛

紛余謂下是鯁字蓋未寫資先寫鯁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

其旁添資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謂古碑常有想古人書

丹時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見唐人造像記考字從女旁作媯而

下是妣字蓋亦是未寫考先寫妣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其

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豈有婦人作父而考字可從女者此二

字一切字書及俗字梵典並無

唐太宗開國令主以酷好蘭亭真蹟至設計畫策親教其臣賺取

之致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雖怒老僧之秘

筆記卷三

恪而終賜穀物厚為支給以較後世清明上河圖之類其厚薄

相去亦天淵矣

梁曜北玉繩管記云許周生家藏柳書石刻其辭云口城柳神所

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口醜末題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

石乃天啟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謂可以鎮妖

異吾友陳子相勸學宦廣西歸以一本貽余上有柳州府縣官

三印石雖泐而字皆可識城上是柳字醜上是羣字謝啟昆粵

西金石略斥為偽書不足憑良然 唐人百家刻龍城錄記與

稗海本小異中一條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

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

之不詳其理特欲隱我於斯與按此錄前人多謂偽作今觀此

條亦不似柳州語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僅據石刻中

一柳字便云特欲隱已於斯耶彼處人云此石乃子厚手書可
以辟邪鬼子相贈余一紙文與此小異

亭林先生謂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祇皆為之強立妻女名目余

謂荒唐誕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顧氏之言實誅心之論也近

余閱其所著金石文字記中之記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

今世所傳崔鶯鶯也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記之誣而

志墓之功於是為不細矣云云此亦因張鶯鶯說橫胸中見

似為真不覺形之楮墨乃竊笑顧氏咎人好色而不覺已躬蹈

之如此也 曠園雜誌云明成化中洪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

事實所撰崔夫人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

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志銘顯

出為崔鶯鶯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董思翁容臺集亦云此碑成

筆記卷三

化開出於舊魏縣廢冢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

參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無不謂即會真記中之崔鶯鶯者

顧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記秦志果即一人耶則元記記其為女

子時事秦志志其嫁後時事始辱於張終妻於鄭即使同是一

人為志銘者豈將發其少年中葺之醜而曰夫人四德未備耶

然則即秦志咸備之語而謂可以洗恥固未必得之數也後又

考之秦貫所撰志文則諸君妄為牽合非但不足洗元積記中

崔鶯鶯之恥而適使閱者滋秦貫志中崔夫人之惑則諸君妄

言之過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並無鶯鶯之名不識諸君

何以牽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於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

數之當生於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貞元庚辰當二十一歲乃

會真記明記鶯鶯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又云於貞

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則宣宗大中九年乙亥當七十二歲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諸君之謂即為鴛者不過以其夫鄭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為鄭婦者何可勝數便據為說已可齒冷而況為鴛鴦本事可信莫如會真記而會真記中絕無所嫁夫姓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等所作西廂記為據則西廂記是憑空捏造之書即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據乎其妄四也況志文明云府君姓鄭名遇西廂記則云姓鄭名恆字伯常真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確鑿牽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見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鄭妻與傳奇捏造之說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鄭名遇為姓鄭名恆故或遇或恆世有兩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恆而金石萃編灼知其妄則曰是後人妄改以附於會真記者

筆記卷三

三

按是妄改以附於西廂記非附

會真記也此語尚錯而諸君既誤信傳奇又誤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廂者據會真會真不言夫姓作西廂者生後為鴛鴦五六百年何從知鴛鴦之卒嫁鄭恆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廂者別有考據知鴛鴦實嫁鄭恆則鴛鴦既有夫之婦享高壽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實甫者何得不顧其後日之率德改行反為追叙其為室女時醜行以為佳話而董解元關漢卿者何得強離其完配之夫婦故捏情節謂鴛鴦卒嫁張生而鄭恆乃至強死乎此雖病狂喪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謂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諸君所以毅然牽合兩崔者吾不知其究據何書據會真記乎則記中僅僅一崔字相同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據也據西廂記乎則王實甫記並未言崔氏之嫁鄭恆而董解元關漢卿二記則直謂崔氏終嫁張生而鄭恆者死矣然則

世必有崔氏女張珙婦之志石出土而後可以當西廂記之鴛鴦也必崔氏女嘗與張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後可以當會真記之鴛鴦也以此詰諸君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總之元稹無賴輕薄以竊人女子為奇遇故駕名張生作會真記後人豔羨此事譜之歌管凡傳奇必有曲折於是造一鄭恆以為曲折凡傳奇必有始末於是抹本事以為始末此解元絃索西廂之意也王實甫依其情節為北西廂以與會真本事不合乃以一夢作結關漢卿以其無始末也復依絃索續完之而鄭恆也者實為子虛烏有憑空捏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顛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隱己姓名捏稱張生則崔之姓為鴛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聽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詰也乃不意成化間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

筆記卷三

四

字與會真記同又偶然夫姓一鄭字與子虛烏有之西廂記同好事者遽附會之以為崔夫人者即崔鴛鴦也意欲為鴛鴦辨誣洗恥而不知反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皮光業撰吳越武肅王廟碑銘首云粵以唐長興七載壬辰春季奠凋十三筭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棄捐宮館施宿嘉泰會稽志云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武肅王以壬辰歲薨壬辰蓋長興三年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為誤然當立碑時光業為其國丞相亦不應誤謬至此蓋皆不可知於是錢竹汀養新錄解之日余讀防風山靈德王廟碑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闕按兩雅是始悟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二年光業以國相製碑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疑厥後忠懿諱言

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見錢說亦幾是之而山陰杜丙杰重刻會稽掇英集末附札記引錢說而非之謂如錢說則寶正上宜無唐字其後磨改必於兩格中疊書三字痕迹較顯施宿等目覩石刻不應絕不致疑也余謂杜說非也此碑既不可見焉知原本不作粵以寶正之七載後磨寶正之三字易唐長興豈必兩格疊三字耶其說不中肯綮後余重釋碑文乃知錢說之妄而杜說亦擊之而未中也按碑文乘捐宮館下即云以是歲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禹定諡議曰武肅詔尚書工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詔張季恭至吳越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敦祥按補雅是午歲蓋甲午也天下兵馬元帥嗣吳越王建廟貌於始封之越國夫既大書明宗皇帝歷歷紀其恩數又稱其主為嗣王稱

筆記卷三 五

其國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書其私改之元不曰長興而曰寶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斷之曰國相製碑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疑何憤憤耶況既可磨改寶正作長興又何難改七為三碑首一句之中見上半即不見下半乖舛甚顯不暇計及亦豈有是理耶又況果有磨改則施宿親見此碑何為致疑不決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則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實作長興三載壬辰寫碑者誤作七載壬辰未及檢點遂以付刻凡寫碑筆誤碑版中恆事不知施宿以來何盡紛紛如此其不誤他字而適誤七字者則是歲方為其國中寶正之七年蓋其國中他件頒發文字皆是寶正七年壬辰光業以國相製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寫碑者則以習見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誤於落筆耳此事極細小余以古人曉曉而

不得其解故為正之如此

韓魏公四代祖葬趙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翁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事見魏公集及費補之哀梁谿漫志補之引此謂誌銘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賢然而不可法也與其開壙不如存疑況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當時必有所據何妨封植而嚴奉之豈忍開先祖久遠之壙以堅孫曾一時之信乎吾於是而益歎安志石於墓上之為妙法也

袁翁葦堤萬經者吾月樓同年世恆之父也世居東錢湖大堰塘嘗以遠祖正獻公變墓縣志云在穆公嶺而子孫不知其所家距嶺不甚遠屢率月樓尋覓之碑版全無竟不可得於是設正獻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獲明日小憩嶺中以菸幹叩泥地上似擊石聲劇土視之則古之欄墓橫石也俗呼此石為欄土急起而洗滌之正正獻墓前石之傾埋於土中者詳記墓之基址且云此處去墓幾丈幾尺墓中有男喬所撰壙志墓上有楊公簡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見甃結小橋發之得慈湖墓志遂錄其文而還置之結甃如舊而封之徧告城南及慈谿鎮海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歲事因是而歎古人作事精詳不苟如此先是慈湖撰正獻墓志但見真西山撰正獻行狀中語及之而其文不見於慈湖遺書亦未錄於袁氏家乘至是而楊文亦顯

筆記卷三 六

宋人往往一墓兩志既有墓志又有壙志壙志多子孫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為壙志既在穴中而復置墓志一穴寬廣曾有幾何可容此重疊耶一志已足兩之又安需耶豈壙

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過求名手撰著為傳世計不置於墓耶後聞袁氏修正獻公墓墓上得楊慈湖所作墓志而後知墳志在穴中墓志則在椁上又結甃如橋以覆之而後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蓋年久之墓夷為平地誤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見墓志即知古墓可無開墳之患矣

張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誤寫癸即於癸上改寫朔字而刻者乃以兩字重疊併刻之余疑當書丹時既已誤寫何難洗去重寫而乃怪誕如此蓋誤字始不及檢刻成始覺不得已乃於已刻字上改寫而使工人復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葉殊不雅觀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誤寫作某

古例志墓但書卒年月日而無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後惟大作家猶守此法耳溫公書儀載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禮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則此法壞於南宋也

墓銘舉例云陳瓊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按此語頗可笑陳忠肅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於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況一有銘無序一有序無銘其同者何例也舉例又一條云朱子有女已埋銘無序同韓文胡君銘例題書埋銘又一例也云云然則其所云陳朱同例者不過是埋銘二字同耳而即論埋銘二字實陳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并忘其時代矣呂氏坤作四禮疑多以己意臆見猜測古禮而妄譏議之往往聽其辨難似乎有理及至細心考究則全無是處即如其論志石條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志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虛異時誤為人

筆記卷三十一 七

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為汝鉗鎚耶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而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云云愚謂呂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後世不可不急為駁正者也夫志石之設為盜賊乎為常人乎若盜賊則以拍大墓為能事題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來何況見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復束此石乎若常人則各有良心始雖誤掘未有既見志石知是人墓而猶下鍬鍤者況讀其文知其德行功業如是而有不為之禮葬者乎大約墓前碑碣至久不過

筆記卷三十一 八

二三十年而古墓久遠未有不夷為平地者賢子孫未必世有拜掃之典既闕表揭之石又亡滄海桑田輾轉易主世間地師淵源相承其相法時復相類故往往有地師指穴開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遠棺骨盡化墳中空無所有有疑為遷葬之空穴者矣有疑為藏金之故窖者矣惟志石萬無朽理見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將為之掩蓋此孝子慈孫所以作志石之遺意為久遠計非為眼前計也微旨如此彼惡知之王桃源先生說字應求吾鄉所稱慶歷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鄆西西陝志乘失載世無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將改葬其父地師既定穴開之見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學士信道宜所撰桃源墓志一鄆人吳矜撰夫人墓志竟毀其墓復拓兩志示人於是縣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孫紛紛控告成大獄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久之官以買地葬親誤掘古墓定讞下江三於獄其罪徒而以
其地歸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飲衣
冠改葬故地官之斷是獄也頗懷偏袒時舒慶鹿同知恭受為
縣合而江三者虹孫之

從兄也其家方為繼
商與合往來故祖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復過燧平心論之其始
掘也固平地也既無表揭王氏又失防護不得以發掘為江三
罪及見墓志即非桃源亦豈宜遽毀之而滅其迹乎故江三之
罪罪在毀墓而不在發掘假令江三既見志石拓本東而還置
之為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後人使來修歲時之祭
如此則王氏子孫當禮謝之而縣中士大夫亦當稱道之矣聞
江三家以貧葬地每掘人墓瘞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無主
者墓中又無識別遂得任其所為未嘗發覺桃源墓若非志石
雖復鬼哭亦誰知之發墓之夜王氏
祠中鬼大哭然則志石為功之大如此

筆記卷三

九

而呂氏乃妄言無用何謬也 掘地得志石為重掩之或為之
成冢或為之立碑而志文乃復出人閒此等事古來常有其見
於文集札記及志乘金石書者多矣吾獨據桃源一事以駁呂
氏者據所親見也 桃源先生墓甚大蓋不但二穴必有附葬
之子孫以志石不備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質甚蠱蓋
當時明器亦見古人之質也至遺骨或曰有之或曰無之歷年
八百有無誠不易知江三對簿時力辨無有問官不能究也或
曰僅有數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將軍碑記孝烈將軍木蘭也云姓魏毫之譙人來氏
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尚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
自盡贈將軍諡孝烈董覺軒沛嘗作木蘭考云姓花
咸豐四年閏七月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中山鳴如雷石裂而得一

碑長三尺廣一尺其陽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
字其陰刻隸書銘辭凡六十五字辭曰河出馬洛出龜諸布嚴
遂守此碑藏石白貫日發石青震雷夏首長福二上紀三中途
己月滿規增吉半下求我鎮木虎十轉重則開九九城府敢言
之遇員益方人始知既而其事傳之吾鄉云山左人無解之者
董覺軒由木虎十轉推之謂咸豐四年甲寅也所謂木虎也逆
數而上至十甲寅則延祐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祐元年
三月己亥白氣亙天連環貫日由是而盡得其解矣河出馬洛
出龜發端推數學之祖也諸布嚴遂守此碑諸布諸嚴諸遂皆
神名見漢書郊祀志是術數家張大之辭也藏石白貫日謂埋
石之日有白氣貫日也發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日青州將
山震如雷鳴也夏首長福二上紀夏大也首元也長延也福祐
也二上二之上元也紀年也三中途己月滿規三月中三月之中
也逢己是日逢己亥也月滿規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紀他月朔
推之三月己亥當十五日此二句言埋石之歲月日謂在大元
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鎮增吉半下
謂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焉是周字也言周
姓人求我鎮壓即其陽所刻之符蓋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轉
重則開木虎甲寅也十轉自延祐元年至今咸豐四年適十轉
也則夷則也七月也重再也謂閏也此句言發石歲月謂當在
第十甲寅之閏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
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漢書云百寮致敬於三公丞相用奏記
稱敢言之故以敢言之為敬也考元史此時精數學者推郭守
敬其本傳云延祐三年卒年八十三則是年年實八十一句言

筆記卷三

十

作符者姓名年紀謂八十一歲人郭守敬也遇員益方人始知員之最著者爲員半千以員字當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呼四爲方字甲寅雖十轉而其實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結語謂當五百四十年後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謂覺軒所解甚當特尙有數處未盡善者以增吉半下當一周字甚屬牽強愚意當連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己是謂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紀月日已盡不必再添月滿規三字月滿規者是謂周字匡廓既有匡廓而後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爲圈吉正同半下謂下字之半是下字也蓋周姓人往卜云將遇火乃求郭守敬爲符以鎮之也以敢言之當敬字太覺典奧且但叙年歲姓名而下更無辭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當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記事之辭實言也猶守此碑及藏石發石及求我鎮及開字及人始知之屬皆

筆記卷三

十一

質言而非隱語也又末句遇員益方四字如董解亦復太強愚意當是人姓名或諸城縣中官吏姓氏或倡議發石與動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懸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後其碑必出出時必如雷鳴數學亦可謂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計保母碑皆異人術數之學也

壙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後或兩棺之間皆可但須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傾側致傷吾親骨也余葬先大夫安於中左穴之中開墓以半石椁爲之卽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上先結甄十餘層然後即甄上加橫直石梁梁上加蓋板安志石處省去甄數層留方空大小與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橫空處用鐵條二擎之又於甄之下面割鑿二條厚薄廣狹與鐵條等使鐵與甄平

不致甄下突起也將葬前一日余親指揮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餘隙以水灰補之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甄石膠成一片也石闊甄狹安正後視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餘既不礙下棺地步又顯然見是志石此法可示後人故詳記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蓋兩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緒曾爲先大夫及先太夫人兩志文長凡二千數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長不過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蓋蓋石亦寫志文亦兩字相向刻成後填丹而合之雖與古法不同實無違禮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於錫山之黃隩一墓三穴其右爲吾母陳太夫人生壙後二十年遭大故往視壽穴多土不潔於是擬補納志石於生壙中而別葬陳太夫人乃以狀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視已葬兩穴亦有土不潔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議鎮海倪芭生公子澧爲定葬地後舊墓數十步乃營三穴合葬考及兩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則作兩篇分志之余復以意乞張米叔同年慶璜聯書兩志而補記改葬月日於後凡此皆稍異古法者也

筆記卷三

十一

煙嶼樓筆記卷之三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鄞徐 時棟 同叔

墨家有節喪葬之法本之禹教也呂覽取之為節喪篇其云葬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涇余謂避狐狸之患尚是易事而欲避水泉則南方地下多水便非大易於是乘風止水而葬經之說起矣 郭璞葬經偽書也然猶是通人所為故其言近理後世諸書辯頭理氣各執一是正如蛙鳴井中即其名書如曰堪輿曰地理堪輿地理豈可屬之形法耶錦繡萬花谷引相冢書此必是古書惜不傳其名亦較古雅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傘山葬之二千石此條見引後集中 吳時長沙大饑殺人無數趙達告權謂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掘去之權因遣人斷其背饑遂止今形冢者往往有治彼救此之舉亦常有驗

筆記卷四

余自道光三十年下第南歸不渡錢江者今年矣近自杭州來者皆言西興漲沙得八九里彼岸則去草橋門甚邇記余渡江時出草橋門必走沙路將十里然後可坐江船若西興渡口則江船傍村岸也今兩岸適與相反滄海桑田固不可測而形冢者言亦有未可盡廢者蓋凡省會郡縣以至村落市鎮必求其地氣凝聚然後得安堵無恐若省城之外曾不數年而江水侵蝕其地至八九里之多則地氣不固顯有明證然則咸豐十年二月之禍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墓石最好是統板一底一蓋謂之統板假如三穴則用統石三塊

濠學齋

筆記卷三

十三

合連處作合筭放時用油灰膠黏合筭結甌安梁以後用統石三塊作蓋亦作合筭用油灰復以半圓石兩條覆合縫處所謂覆水者也於是封之以土此法吾鄉行之已久亦最堅固後來不知何人作俑謂一棺一石日久必有傾側高下之虞乃剋為橫三底橫三底者橫放三石以為異棺同石日後陷則俱陷無高下矣不知時日既久三石但裂一條便化為六石傾側高下更可憂慮此無知妄作害人不淺者也前伯仲二兄治先墓時亦用橫三底及余改葬拆穴則中左穴之間竟作裂縫一處開裂凡遇合筭無不寬鬆然後知樹根草綫及一切泥土無不由合筭中而入者其害事如此 古人造椁之法有純以甌結成圓如橋者謂之環椁先兄治先墓亦用此法為費較鉅而實無益且又害之余啓穴時見穴中多土其從合縫入者無論矣兩

筆記卷四

一一

旁甌上多挂薄土若燕窩然此皆從甌中沙眼入者蓋古時甌坯細膩堅潤但須堆疊鑲合使無罅漏便成佳椁今世甌坯既蠧燒之又不如古法以故一甌沙眼極多泛視之若無隙可尋細視則處處皆病故古法有不可用之今日者此類是也若半折衫下亦用甌然其甌較環椁為大燒之易於堅潤且結甌以後必用石灰細細刷託一切泥土亦不易入也

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孫貧無賴竊發棺售之遺骸暴棄事見冷廬雜識中雜識謂葬法以糯米和沙灰為尤堅固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為訓方伯之孽雖不僅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云吾謂固也而謂尤堅固亦妄果堅固彼曾孫者焉能竊發之且但欲堅固則如膠漆樹漿凡性黏之物無不可和沙土倡用糯米亦作俑無後者耶乃至

沙方木亦殊不必用往往殯已歲餘及遷葬而臭聞於外大凡蓋棺之後恐棺木有細縫不能察見必以燈草火照之則有縫處風自內出燈火自爾搖動可以用漆塗抹之矣而沙方木質既廣厚其中或有細裂縫彎環曲折雖以燈草照之風不能徑出則有縫與否終不可知若臭氣則固能彎環曲折自內而達外也故不如以燥木多塊如諺所云十一合十三合者皆可但使木燥而合縫密再加以漆與全塊何異又何必出巨貲買沙方而使人掩鼻哉若如湖州方伯之曾孫也者則宇內罕聞之事尚不必遠慮至此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其下皆詳當時飾棺之制是為志云云者猶後世言辦理喪儀耳而禮家文章家乃援以為納壙志石之祖一何可笑

筆記卷四

三

唐人王元感創喪期三年當三十六月之說鳳閣舍人張柬之引經據傳以駁之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時人謂其言深合禮典後人亦謂其論非研精經術者不能然吾觀其駁議前據春秋次尚書次禮記次儀禮而其引春秋者獨以文二年納幣為證左氏公羊氏杜注何注并及士昏禮及杜氏長歷合數書參互考究始得申明己意乃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公羊傳譏之有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明白簡易可據如此而反置不引豈非失之眉睫者乎

世俗處喪自父母外竟謂之花花孝俗呼孝字作服字解其語不知始何時姚旅露書云京師期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露書云甫中遇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昧死者之目又不

放炮曰恐彈死者此爲禍福之言以愚俗耳不知爲食旨不甘
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之已蓋其畏禮不若畏禍也余
謂此等語甚有補世道蓋婦孺無知尊長與之說禮何能卒解
不得已姑爲不經之說曰若不如是則死者將受痛苦婦孺雖
不曉禮意而其愛死者之天良則人人同具也於是開言恐懼
謹守不違其後互相傳說遂成故事說雖庸妄而較之引經
據典文過飾非者天淵矣吾鄉婦孺亦時有此等語如云親死
四十九日內不可梳頭洗脚遠之則冥官將以所梳下垢賦強
死者食之以所洗下污水強死者飲之矣又如云喪家不得煎
蘇木汁遠之則其汁在冥中傾入血湖池強死者入池中飲所
傾水盡而後已余每聞此等語不惟不駁正之并爲之附會以
實之若必迂拘然告以面垢之儀及雖孩提不得衣赤之制則
口乾舌燥而解人不易得也

筆記卷四

四

放翁家訓云每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鑼鼓家人往往設靈位輟
哭泣而觀之僧徒街技幾類俳優今吾鄉初喪首七如所謂散
花十供養之類幾於無貧富無不然者余丁內憂時不能禁佛
事而若此等事則嚴絕之 放翁又云近世出葬僧徒引導尤
非敬佛之意又王栎燕翼貽謀錄云出葬用僧道導引此何義
耶至於鑊斂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又
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
儀前引觀前數條知其來已久竟不知作俑何人此風吾最惡
之近時士大夫及富室巨族其出喪不用僧道前引者甚少男
喪用之已爲無理之至若女喪而用僧道前導之清夜自思得
已乎其不得已乎

俞文豹吹劍錄云俗師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
生人犯之者入殮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
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藉殮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
所竊云云余向不知有此陋俗一日吾友何韻仙琳遭母喪余
往送殮將蓋棺忽見數人拉韻仙出棺外韻仙號哭顛撞欲入
視數人者正色強抑之使不得入余大駭問故或告余此說余
益駭急斥拉者使撒手然後韻仙得入視嗚呼此何時也而忍
以禍福避忌之說行其閉乎 回煞之說他郡多有之而吾鄉
獨無往往見小說家言載之甚詳且甚驗如云煞神足似烏爪
以灰布地上試之無不然者然何以他郡信驗如此而吾鄉獨
無遂絕不聞有影響可知妖由人興一切皆然親喪固所自盡
知禮之君子宜有以正風俗矣 明張文定公邦奇集云先大

筆記卷四

五

父諱懌字汝誠明於幽明之故鬼怪誕妄之說一無所惑越俗
遭喪用術士蓋棺必令舉家出次於外謂之避煞此與他鄉回
否則有鬼物搭擊之或病或死率有應驗府君治喪黜之至今
吾鄉俗無避煞之擾孝子慈孫得以致慎終之誠自府君始也
余按文定雖如此說然此風由明至今未革也惟文定云蓋棺
時今則皆以首七日當蓋棺時以鐵釘釘棺之四隅稍留其末
至首七日則術士來呪誦靈文始敲沒其釘將敲家人盡避出
檐外謂之塞釘陋俗雖亦可笑然於人子慎終之誠無與也或
此風向在蓋棺時後爲汝誠先生所黜故改至首七耶
周書斛斯徵傳高祖山陵還宣帝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
云聞樂不樂聞尙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卽
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天下有病狂喪心之人

矢口妄言而尚敢託之經義如鄭譯者其罪豈但逢君長君而已哉經云聞樂不樂又云食旨不甘若依譯議則亦當云止可不甘何容不食一切禮法盡可棄之人道由此滅絕矣

世凡未葬以前朝夕奠及客至必使喪幃之內哭不絕聲主人但欲使哭聲達外而已固不問所哭婦女之於死者親疏哀戚果何如也考喪大記及周禮挈壺氏居然有代哭之文然則作偽固始自三代耶南史王秀之曰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每讀其語不覺失笑也

君子不家於喪古人安貧守禮如此今士大夫以赴告索賻贈竟成風俗矣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讀之汗顏 明人劾嚴氏疏中有以母喪爲奇貨之語噫達官丁憂下吏破產此

風久矣何獨嚴氏哉

筆記卷四

六

宋蓮叔吏部紹裴之夫人卒其兄仲穆廣文紹周疑主喪者以問於余余曰蓮叔主之無可疑者仲穆謂據禮當以尊長主喪今有兄同居而弟主私喪可乎余曰此正禮文也奔喪禮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鄭注曰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則宗子主之然則同居之兄不得主弟婦之喪明矣而喪服小記又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則舅主之若依小記之言則今日雖尊大人尚在亦當使蓮叔主之然愚謂此不可從者舅得以統子婦夫兄不能統弟婦故當以奔喪之言爲主也仲穆又問然則夫兄得主弟婦之祔耶余曰然婦祔於祖姑祖姑者吾大母也將祔必告廟焉得以卑幼主其事故有兄則必以兄主之亦禮由義起者也

近時西湖有詩僧曰達受者自號六舟能詩畫尤善拓金石十餘年前嘗來甬上主馮柳東師處師爲之吹噓張羅爲余畫紅梅於扇頭頗有逸致先是阮文達公元嘗呼之爲金石僧而陳芝楣中丞鑾又曾延主滄浪亭畔大雲菴故齊梅麓太守彥槐贈以聯云中丞教作滄浪主相國呼爲金石僧六舟每以是自詫余謂中丞相國賞識高僧可也高僧口中豈宜常有中丞相國耶慈谿鄭耐生喬遷極力詆之貽書柳東師曉曉不已此則耐生之學究也 文達嘗以柳東師生平所著書撰集十六字書楹帖贈之此聯管懸之學著齋壁六舟來寧波至師處遍視四壁獨傾倒此十六字八分書題右聯末云某年月日某人曾觀其胸中不能忘相國如此 六舟拓金石文能榻數尺高銅瓶內底字凡彝鼎之屬雖極凹凸欹側或耳足奇古或垂環纒纒

筆記卷四

七

六舟手搨之紙本與物不爽毫黍真絕技也 方治菴絜能畫著色山水而尤善刻竹器管於祕閣上爲人刻行樂子面僅七八分許而淺鏤深刻鬚眉如生題字數行雖細如米黍波磔無少改異數十年來所見刻竹者多矣無能出其右者治菴天台人 裴晉公微時驕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有二老倚柱相言曰蔡州何時得平粹見晉公愕然而退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頃憂蔡州須此人爲將乃平也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此事見劇談錄晉公不信老人語是常情也惟不解老人何以知之知未來耶何以不知蔡州平日知相人耶決其富貴爲大將已矣焉能必其平蔡也真異人異事惜不傳姓名

仇池筆記載歐公云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云云余身不出里巷卽有虛名亦無足重輕者而動輒得謗不減古人每見六一此語未嘗不自笑也西湖志餘載耿聽聲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郭遠爲殿帥耿謁之知其部中周虎彭洛夏震皆當爲節度後果如所言此等事眞出常理之外十餘年前有一替者來鄞自云能相宅問無目作何相法曰但擊牆壁門板吾聞聲卽知吉凶試之歷歷不爽領之一空宅使聽之曰此室八月閒當有產難死者時相隔僅兩月尙無居人也後月餘一候補官來賃此屋其婦竟以生子歿此室中又余少時聞有術士能聽鑼聲而決官之升遷降罷百不失一此又事理之更不可解者官異其人而所擊之鑼與擊鑼之人無異也不知從何別之史稱佛圖澄能聽鈴語豈

筆記卷四

八

鈴有語鑼亦有語耶

祝由科能移瘡毒於牆壁上卽牆壁上開刀傳藥而身上愈此亦無理可詰者一日有航船泊潮某處俄頃有暴客船來與相並其人皆狀貌凶惡船中並是刀劍航客悉惴惴驚恐無計可施薄暮忽一暴客以菸幹過船尾來乞火且窺探船中物衆客方各皇遽失措會航頭坐客能祝由科乃以全紅火炭置己掌上出船尾使暴客取火暴客大驚揚帆遽去此則可謂不龜手藥之用得其時者矣晉書載桓靈寶以一柳葉給顧虎頭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虎頭引葉自蔽靈寶就溺焉虎頭以爲果不見己大喜甚珍此葉按此事若信則虎頭庸愚已極何但癡乎俗語有云一人引一楓葉自障而擲市中之金以爲人不見己也及爲

市人所苦撻其人復曰汝雖撻我而實未嘗見我也向謂不過諸語不意其有典故如此白晝擲市上金吏詰之曰但見有金不見有人耳此語出呂覽去宥篇然則吾前所記諸語固合子史而成者

唐張文成爲朝野僉載狀士大夫慳吝可笑者數條荊州長史夏侯處信常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得霑餘瀝僕告醋盡處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始授直去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慶鞭之見血密州刺史鄭仁凱有小奴乞履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著鞋至凱使探取樹上鷺巢子鷺巢子木也門夫脫鞋上樹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向奴有德色安南都護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從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

筆記卷四

九

擅破家費鞭二十章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燭則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褻屍殯訖仍擊其席以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張氏所載甚夥偶錄數則以供笑噱諸凡此類蓋必士大夫而後能出此吾觀於近世而知之也

暑月誤食蠅則患泄瀉朝野僉載云夏侯彪有奴盜食醬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按食蠅而嘔未之聞也王性之錄默記載曾子固作中書舍人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指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德占大怒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云云余謂子固贈黎安二生序自謂以迂得罪於

世若性之所記果真是子固以倨傲不遜為世所指惡耳豈得為迂耶

婦人妒忌之性本自天生悍酷暴虐之婦無論矣稍知自愛者雖不至於已甚然亦幽憂拂鬱而不能自主故以后妃聖女而詩人乃以不妒忌為頌媿之詞固知逮下之難也唐錢唐主海夏榮勸杭州刺史裴有敵納二姬裴妻崔夫人大怒榮謂使君命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夫人情莫不惡死而婦人尤必信命今則死亦不足懼之矣其年夫人果暴亡唐太宗以兵部尚書任環妻柳氏妒甚令上官齋壺酒賜之偽云此鳩酒也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妾媵爾後不妒不須飲若妒即飲之柳拜赦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一飲而盡帝亦無如之何觀此二事則死生禍

筆記卷四

十

福尚不足以動其心況尋常勸誡之言乎

天不能自明明於日也月不能自生明生於日也吾嘗問天何以明問十婦人而九不知也吾嘗問月何以生明問十男子而九不識也然則男子之知去婦人幾何哉

溫公功名論月有光輝日不照曜之則不能以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以人君擬天而比日古人自有深義統上宇下宙之中天非日不明月星非日不生明地非日不成萬物非日不萌天至大地至厚而必以日為至尊也故以之喻大君

人窮則反本疾病則呼父母非獨人也物亦有然即以五行論之水生木水黑木青木焚而炭則其色黑木生火木青火赤火滅而烟則其色青火生土火赤土黃土坯而陶則其色赤土生金

土黃金白金鍊而剛則其色黃金生水金白水黑水凍而冰則其色白大約死水白鬼火青朽木黑鑪金黃竈土赤物性既窮子現母色所謂反其本也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夜慈谿馮鱸鄉廷藻宿草堂剪燈夜話偶及於此語頗有理姑記之 鱸鄉曰木之一葉微乎微者也然觀其終始而性理具焉葉始抽芽其色黃黃者土色木出乎土也既而漸綠凡畫家著色必青黃雜而後成綠綠者土色而兼木之本色也及老而赤赤者火色火為木之子則老而傅子也又衰而復黃象其始生而返乎土也既落而黑黑者水色水為木之母則物窮而返本也

筆記卷四

十一

春秋繁露云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余素不諳琴理然嘗試之陳二几几上各橫一琴撥東几上第幾絃則西几上第幾絃自動不爽分寸屢試不異因是歎古聖人制作之精妙如此 佩章齋輯聞謂淳景間郭楚望以月夜鼓琴於郡守趙資政之雁澗閣有物似魚非魚跳躍池中者再四皆怪之他日復鼓前操跳躍如故明日澗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瑄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余謂此蓋惟琴能之若使吹笛協後世南北曲無射調恐此瑄不能躍也先聖製器神妙自有不可測至理在

枯木得雨露之滋潤皆能生芝吾家月湖之宅庭柱忽生一芝余弟子舟以為不祥吾笑曰古人方以為瑞付史官歌頌不已汝乃謂為咎徵耶其實此柱上蓋瓦不密常有雨露浸潤其端故日久有生氣並無關於休咎也升屋視之果然又石上亦能生芝吾於友人王澹巖昌期家親見之蓋亦樹木漿汁積聚而成者

呂覽知分篇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高注夏后啟鄒公子之名其下數稱夏后啟並非誤文是古人命名之最奇者

吾鄉舊有辜姓嘉慶間其子姓改之爲古而自鑄私印曰自我作

古然古姓古有之古強古革不一而足廣韻謂是古公之後

俗謂吳姓爲口天越絕書後序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

古人有名有字而已無所謂號也況別號乎然別號二字恰見於

經注疏中左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曰爲立別

號所以寵異之尙書疏曰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

公注云紀號也高夷無證故有別號

卽姓爲名古今少有辛稼軒之妾一曰田田一曰錢錢然是女子

名也四庫書目中有沈沈真僅見者吾鄉舊有郁郁應童子試

大爲學使詎責卽時命改名始得攜卷入場

筆記卷四

十一

人情厭故喜新幾於無所不有無事不然以堂堂名堂以亭亭名

亭以軒軒名軒以閣閣名閣人謂之新奇吾謂之怪誕也洪洞

范鄴鼎名其集曰草草草此與沈沈郁何異

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其人博極典籍非特藉陳志

裴注敷衍成書而已往往正史及注並無此語而雜史小說乃

遇見之知其書中無來歷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後變化生色亦

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倖也乃至周秦列國東西兩漢六朝

五代李唐趙宋無不有演義則無不可覆轍者大約列國兩漢

不過抄襲史事代爲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驚人之

事反棄去之隋唐漢周末初諸書則其人并不曾一見正史直

是信口隨意捏造妄說有全無情理一語不可究詰者俗語丹

青以爲故事扮演上場愚民舞蹈甚至亂民假爲口實以煽庸

流此亦風俗人心之患也有心世教者當禁遏之

古樂不可作今之扮演雜劇卽古舞樂之流遺也場上感慨激昂

能使場下人涕泣舞蹈所謂觀感於不自知今樂猶古樂孟子

信非欺人者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

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鬪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

觀者詐心生反是而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

自動矣近時陳子相吾弟子舟諸人言於官力禁淫戲是也而

猶未盡也余謂禁演不得演之劇不如定演應演之劇凡一戲

班必有戲目取之以來遇不知者詰其戲中大略以忠孝節義

爲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

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爲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

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

筆記卷四

十二

被冥誅正國法如此教導優伶如此嚴禁班主一切如水滸傳

說唐反唐諸演義並禁絕之已習者不得復演未習者不許復

學將來教雜伶造新戲卽以吾向所言之大意喻說而使領略

之則人心有不善風俗有不正者乎卽如寧波一郡城廂內外

幾於無日不演劇游手無賴之徒亦無日不觀劇也日日以忠

孝節義之事浸潤於其心肝肺腑中雖其兇惡橫暴必有一點

天良尙未泯滅者每日使之歌泣感動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較

之家置一喙日撻其人其功效相去無萬數也世有知言之君

子必不以我爲迂腐也

世俗扮演宋太祖必塗朱滿面不知何所本也宋史本紀稱初生

時體有金色三日不變然則卽據此語亦當塗黃矣本紀云建

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又云乾德元年以

太常議奉赤帝為感生帝俗之顏如渥丹蓋本諸此又優人扮太祖必以淨為之本紀云既長容貌雄偉則脚色為相稱矣今演雜劇有武三思斬乖乖事乖乖女妖名也此事見六帖中云妓名素娥

王思賢以清明上河圖贗本貽嚴世蕃為所覺寘之死世所傳一捧雪傳奇即原本此事也其篋弄之小人曰湯裱背裝潢匠也所以明本事是圖畫非玉杯也易思賢姓名曰莫懷古所以戒後世勿溺於玩好以賈禍也

貞翠案朱存理鐵網珊瑚有元楊準跋云故宋翰林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金大定開燕山張若即向氏圖畫記中所云近高下草樹馬牛驢之大小出沒居者行若舟車之往還後若曲盡其意蓋汴京盛時觀也京牧父子權奸柄國汴之受禍有不忍言者是圖脫稿會幾何時而向之承平故態已索然荒烟野草之不勝其感矣

又案漢匠之名野獲編作蘇州湯臣秋兩卷隨筆作湯勤雲自在堪筆記作湯曰忠延陵郡人傳聞異辭故詳記之

筆記卷四

十四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著雍佶灘之歲孟秋月
鄞徐氏蓮學齋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有天神有人鬼文昌自是天神非
獄之神謂之地祇此天地間一定之理詳見周禮非怪誕也必謂文昌是星名不得塑像崇宇以奉祀之此迂說也

陰鸞文覺世經盛行於世不知始自何來固不能必其為真然世道日薄賴此以啓發善心非大有益於世教者乎

陳子相弟子張秀才世安者篤實人也注覺世經乞余序之其注以時文家排偶語為之可曉初學不為無功其注人雖不見神已早聞云心在我故人不見心即神故神早聞簡而賅深而顯壓卷語也

筆記卷五

一

惠定字棟注感應篇無愧博雅但必通人始可以閱其書若以之教童蒙喻市井則屠龍之技矣殊與作書本旨相去甚遠

因果書中有俞淨意遇竈神記神指淨意之過幾於吾輩中無不犯此病者每閱一過令人猛省他篇所記見鬼遇神多妄此似獨真以其言親切而有味也即非鬼神來告亦必是正心誠意之君子從閱歷悔悟後說出真際來而以神道設教使人敬信耳余極愛此記讀之覺語語搔著此心癢處子弟文理既清順便當付之觀覽較讀經書更易於長進也 俞淨意遇竈神記非文人憑空捏造之言語語似從我輩心坎中出凡學者無不坐其所說諸病而高明者尤甚口過一節尤為真摯如記云使者察君善惡並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種種意惡

固結於中此數語非鬼神不能道也余將屬能書者寫之刻石拓贈友人日閱此文庶幾無大過矣

有心錄云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皆可改悔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消余謂此言切近情理可謂善喻因爲之下

一轉語云若善人忽生惡念行諸惡事譬如滿堂燈燭遍處光明一遇狂風吹滅便成黑暗地獄矣

近時刊刻善書最於子弟身心有益置案頭一部使於功課餘暇緜閱數葉積久自不敢妄生邪念薛敬軒曰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余謂當妄念滋生時讀經書尤不如看善書蓋經書語奧或不易明善書之言則人人易曉也

訓童蒙何必博學但能解習章句蠲曉文義足矣余謂此語最是壞人子弟凡記性是少年最好少年聞見至老不忘若少時聽

筆記卷五

得村學究言語後來須費多少淘洗工夫質地靈敏者尙能變化愚魯子弟誤入歧途一生受害矣若能耳濡目染並是博雅雖記不得許多但使略領大意後來觸處自然融貫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稱慶歷三年始入鄉校從旁竊觀石守道慶歷聖德詩遂問鄉先生以十一人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按東坡生仁宗景祐三年至是年八歲矣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然則鄉先生者張道士也志林又云張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范序又云先生奇吾言盡告之則此道士亦迥非今時童子師可比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見道閱歷之言與老莊清淨無爲之旨迥然不同由齊家處世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此意布衣煖菜羹香古人格言如此而衣帛食肉者不知也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猶是民間夫婦備具瑣屑之辭而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則先王以之爲政令矣諺曰家有

鹹齏不喫淡飯旨哉言也
車騎服飾誇耀里黨而其室家則未有升斗之儲世多有此等人杭俗尤甚然正惟無升斗之儲故不得不以車騎服飾誇耀里黨其情亦可憫哉管子八觀篇曰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讀之不覺失笑

多言必敗古屢戒之而於今尤爲處世至德要道向在都中有勸余者曰居京師六字要訣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勤拜客懶開口鬼谷子權篇引古人之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余欲以此八字易前六字真是鐵鑄嗚呼世道人心可知矣

筆記卷五

以經語爲謔亦侮聖言之一端也吾輩往往犯之每自戒之因以戒人因話錄中載姚峴見南仲適有投刺者曰李過庭南仲問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是以論語爲謔也

余一日赴段鏡湖兵備光清飲時宋思贊縣令純修亦在座向余言風俗狡獪屢假搢紳名東關說人情嘗有以令昆仲名刺來者察之僞也余聞之頗怒因答云歲時饋遺名片何處無之尤而效之伊于胡底若將來再遇此輩當執而懲之以戒後來愚兄弟生平固未肯爲人說私情者也既而復有假章韻堂文忠

型采南同名東向宋縣令情請者宋君使人往訊章丈文忠年之父云事實子虛然其人既能假我名片必當與我有瓜葛非姻親則交好也望寄語令君千萬勿挫辱之但不徇情面而已余聞其語極服其盛德而深悔向者一時意氣至於失言始歎度量

寬狹性德厚薄相去甚遠采南之大魁天下未必非丈之盛德所致者今夜見楚黃李侍郎夢白認同姓士子為叔姪事士人

唐王休貪濁為巨賈裁竅以納珍寶使不可出而寢其上今市肆皆有卓子或箒子但可投錢竅中使不得出下設鎖閉欲出則啓其下蓋此法始於休也

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龕乘掘頭船過溪作掘不作檝也至張志和漁父詞之釣車子檝頭船始以掘為檝後遂不知有掘字矣

王右軍筆經云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今亦有雞毛筆初寫之甚難久之漸熟亦與純羊毫彷彿 今謂兔毫為紫毫用之多鋒芒出棱角有似筆經所云鼠鬚筆者豈古今作法異耶今

筆記卷五

四

書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圓轉隨人意久用紫毫寫試卷者初用羊毫輒軟弱不能用力矣

呂覽分節篇衛靈公曰天寒乎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云云則是獸皮坐褥與火盆等事早見春秋之世矣按衛靈之語正是後世所謂天氣不正也

荀子正名篇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似簞不必夏施也張隱文士傳載張純賦席云席為冬設簞為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然則古人蓋不終年設席而經傳紀載但云坐席不云坐簞何耶

交椅今以皮古以繩穿故孟東野詩云繩牀獨坐翁而李濟翁資暇錄改為藤牀誤矣此語見學林蓋以藤穿作牀亦已久矣唐人薛令之自悼詩云飯澀匙難滑羹稀筋易寬今則以筋用之

飯以匙用之羹聞夷以匙取飯蓋此猶古法也

俗呼櫛髮之物密者謂之篋齒稍稀者謂之梳雖士大夫亦習用之而不知篋為比之誤梳為疏之轉也史記匈奴傳文帝遣單于比余漢書作比疏余疏不同然實當作疏蒼頡篇曰靡者為比蟲者為疏至顏師古注急就篇則尤顯言之曰櫛之大而蟲所以理髮者謂之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蟻蝨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也皆因其體以立名然則非但篋為俗字即梳字亦在漢後起者漢書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疏文選作梳是其證也

筆記卷五

五

揚子方言云飲馬漿自關而西或謂之輓筲按集韻輓音婁廣雅云輓筲也今俗語有此二字音而或妄寫作漏斗見方言廣雅始恍然矣 今所云漏斗者上大小而空其底置此器於小米袋口上所以米於酒壺口上所以酒下米者以竹為之下酒者以鐵為之皆欲其不至狼籍也皆謂之漏斗然則正以其無底故謂之漏斗若方言所云飲馬漿謂之輓筲者自是兩物蓋天下未有無底之器而可以飲馬者若其他如盤如盂而以籐或細竹或篾為之者鄧人亦呼漏斗則必當是輓筲而非漏斗矣

吾年四十餘陳子相為刻一私印相貽文曰老柳吾常用之朋輩以為稱老太早余引歐陽文忠號醉翁事相答文忠詩云我年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富文忠公寄歐陽詩云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則吾豈敢

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意擬之詞後人竟作實事歌詠之已為不考乃元人楊元誠瑞山居新話云武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

賜伯顏太師妻按事之可笑如此此何異於著原思肘見踵決之衣履左攜孔子叩原壤之杖右持顏子陋巷之箠瓢而乞一文太公九府錢乎然則古物之傳到今時者恐未必無類此者矣 後人多賦王昭君皆極爲之惜願既匹其父又偶其子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如此女子何足惜也又賦此詞者多用琵琶爲昭君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按石季倫王昭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然則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教綠珠時揣擬之耳竟成典要亦失實矣

近時婦人掠薄鬢號蟬翼鬢其名始於婦女之流而乃與古暗合崔豹古今注云魏文帝所愛宮人有莫瓊樹瓊樹始製爲蟬鬢翠之縹如蟬翼

筆記卷五

六

朝野僉載云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按古人以氈爲便帽其上高出絨毳今優人扮演雜劇尙用之此云渾脫蓋必因渾如今所戴烏氈帽矣

今士大夫一束帶閒佩繫刀劔巾帨荷包之屬紫纈如也究之終日不見一取用徒苦累腰腹笨重耳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曰身自佩小盤囊以盛手巾細物此風蓋始於漢魏

穿細竹爲汗衫織成龜背文謂之竹衫蓋古人早有之元人喬夢符有詠竹涼衫曲云并州翦龍鬚爲寸玉絲織龜背成文

凡縫工裁衣當襟袖之閒所裁餘者俗謂之彎子始謂是形如彎弓象形故呼彎子今知是腕字之轉廣韻腕一丸切腕子裁餘也音腕然則腕彎音近而其字實當作腕

草履謂之不借始見楊雄方言中華古今注以爲輕賤易得人人

自有不假借也故謂之不借則賤物何獨草履而專其名乎致虛雜俎又謂因仙人鳳子不肯以草履借人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此荒唐附會與借鬼事以解蝸居同一類也余聞前輩有云草履之首有草梁居中未著時左右無別也既著以後草梁必居拇指與四小指之閒四小指地位實闕於一拇指由是左履之梁偏於右右履之梁偏於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似他履之可左右通借也故曰不借其說似較輕賤之說爲確當也

楊誠齋詩不借雙高挂毋追一任欵以不借與毋追作對可謂工絕特毋追古冠用之後世詩句中似嫌不稱耳

史記張釋之傳王生願謂張廷尉結鞮時三公九卿並會也則是漢時入朝無不著鞮者唐宋以後鞮制載之正史無論矣左傳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鞮而登席注謂古者見君解鞮或乃謂

筆記卷五

七

常朝不解惟宴會始解者非也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禮測之今世著鞮著履而古人相會無不脫履戶外者入朝亦無不脫履故劍履上殿乃是異數至脫鞮僅見左傳然以意度之蓋亦非盡赤其足足上必有別飾如詩所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證也然則韓子及呂覽所云文王鞮係解武王鞮係解者或出於附會或是尊貴始著鞮耳卽如祭祀用尸以常情測之亦事理所必無者故前人疑爲夷禮經典具載不能無信矣見君解鞮僅見左傳而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之詩可以證之男子穿耳僅見莊子而充耳以素尙以瓊華之詩可以證之蓋古者必有耳飾不穿耳無所繫之此前人所未言者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鄧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筆記卷五

八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鄧 徐 時棟 同叔

呂覽盡數篇曰輕水所多禿與癯人重水所多腫與蹇人高注云
腫足曰腫蹇不能行也今酒家釀水必以山中者以其重也而
山人多腫疾俗謂之大脚瘋然多在耕樵備作之夫其大家儒
素希有此疾

又曰凡食無強厚味無以列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高注重酒厚
也疾首頭痛疾也按酒之薄者往往致頭痛疾其厚者雖多飲
甚醉而頭不痛呂覽所云是古今相反矣蓋釀法或異耳

吾鄉以酒之初熟者為缸面酒亦曰缸面青以其色青故也於酒
品為最下而缸面二字則自古有之唐人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筆記卷六

一

稱僧辨才初遇蕭翼便留夜宿設榻面藥酒又云江東云榻面
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故辨才賦詩有初醞一榻開新知
萬里來之句然則缸面字固吳越中舊稱謂而古貴今賤則風
尚又不同矣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謂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
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醱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醱者為愚今按
酒色黃如金而味醱厚略帶苦者為上品飲之能使人潛移默
化徐徐入醉鄉而不自覺雖痛飲極醉既醒無頭痛口燥之病
真可謂之中聖人若味甘如飴則婦孺與不能飲者好之蓋為
穆生所設醴酒類耳烏得聖乎故香山詩云戶大嫌甜酒若杜
子美之不放香醪如蜜甜韓文公之一尊春酒甘若飴非酒人
語也

店家賣餅有曰煨爐餅者最佳以葱油為餡愈熱愈佳其上有縱

橫刀切痕晉書何曾傳云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所謂十字者想卽今刀切痕耳

湯餅卽今麪也記東坡詩注明言之及閔山谷詩湯餅一杯銀線

亂益信然矣又歸田錄云湯餅溼麪又倦遊錄云凡以麪爲食

煮之皆謂之湯餅亦見青箱雜記

宋李公甫守榮州素無權鹽之禁而四川茶司馬欲奪榮之鹽

非而權之公甫申省爭辨爲偶儷之文中一聯云征商自此始

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也用經語

甚妙龍象對得奇絕始與後亦工而仁民之心更自藹然言表

私鹽之禁極嚴而於肩販貧民無與也伏讀大清會典卷五十一鹽法下

有曰私販鹽劬果係貧民肩負易米者例不禁又零星肩賣與

民家者毋許緝拿功令如此而蠹商奸吏朋比以爲陵虐而魚

筆記卷六

七

肉之者盡是此一種人貧民受其苦毒不可言狀則未有積久

而不反之者也成豐初年巡撫方以事來寧波鄉民忽集萬人

闖入郡城白晝燒燬商屋及其祠堂且擒其人以去巡撫大怒

亦無如之何烏乎彼愚民者藐法已甚然而怨毒之入人者深

矣 國家禁私鹽犯之者非他人卽商人也凡其所爲無不與

定例相反者順治十四年部議有云勢豪不許占攬引窩商鋪

不許自定價值在國初時方以此等爲專利害民御史嚴禁飭

之而豈知積習漸長其作惡犯科更有不可名言者乎噫商爲

之不獨商爲之可慨也

今僧道稱葷酒之類皆自有別名其相呼語人莫能曉蓋恐人詰

責故別爲方言以掩蔽耳吾友馮午卿頗能知其一二或可解

或不可解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爲般若湯魚爲水梭花雞爲鑽

雞菜又云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余見此語不覺失笑因歎貪饕狡獪之態古今不異而語言雅俗之閒則又今不逮於古矣

文物制度後世日盛而禮失則求之野往往於海外諸夷一遇見之夷人以手撮飯核之禮記共飯不澤手是三代禮也夷人往往赤足核之左傳注之見君解鞶是三代禮也羅漢佛像多赤足又多穿耳繫金環核之詩充耳瓊華及莊子之天子諸御不穿耳是穿耳亦三代禮也吾鄉海國每有遠夷爲風吹至者或白衣冠或高帽或角巾大約多漢官舊儀而近時與西夷通商奇巧之物如指南車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無非中華遺法特彼處專以技藝爲仕進之階致富之術故殫心竭慮從而推究之變通之耳

筆記卷六

三

早稻最先熟者曰救公飢又名六十日謂自浸秧至收成不過六

十日耳陸放翁詩曰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領晨炊香又云

六十日白可續飯是當時山陰人呼六十日白吾鄉但呼六十

日無白字

蔬圃中物惟茄獨稱樹曰茄樹始甚疑之以爲其幹稍象樹形故

呼之耳今知不然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茄樹交廣草木經冬

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

每夏秋甚熱則梯樹采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之別栽嫩

者然則茄實是樹非借名者 吾鄉種茄法一如他蔬每年換

種下子茄實既盡盡拔去之草木狀所說非特無行之者并不

知有此法也余遊京師見茄狀與吾鄉絕異吾鄉長而圓大者

圓徑不過二寸其長則小者數寸大者或至尺餘都中所見乃

如吾鄉南瓜但無間縫耳其圓徑有至尺餘者其高不過二三寸余疑是瓜類食之味實茄也又吾鄉茄色紫赤與朱李色同故呼朱李為茄皮李都中所見者色白或微有淡綠者余意其大如此或即是三四年大樹所結者與惜未問土人以栽種之方也

蒜頭俗語也古今注謂之蒜卵又云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為一株俗人呼為大蒜按今蒜頭如橘柚去其皮分之凡五六或十許想本胡種耶而俗以蒜葉呼為大蒜其根則謂之蒜頭

林弼龍州詩云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圓人面桃佛指香圓即佛手柑也本與檸檬相同故其皮亦絕似香櫞今但呼為柑不呼櫞矣又本草云海內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一種曰佛手蕉小而味甜則未之見也

筆記卷六

四

湛淵靜語謂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故古詩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此余聞秋葵以麻油浸之治火傷及滾水所傷等甚效而其根則毒凡男女病鬼崇淫邪之證取根搗爛密塗其陰則邪不敢犯也

古人有憑仗幽人收艾納之句或寫作聯問其艾納何物則曰想即是艾收之為印泥耳余幾信其言近始知是松皮上蘚衣見本草合諸香燒之其烟團聚青白可愛

西夷既與中國通商多以其土產來內地一日在花園中買洋柿一本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結色白漸綠而黃而紅若紅柿然彼人食之華人但以供玩好不之食也其種草本葉略似菊而碎小作小花黃白色其根偏生叢毛如其人又其貓犬亦多與中國小異謝承後漢書稱咸民言西域山川草木鳥獸名種

不與中國同信哉

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其來何自其去安往俗人皆曰度海而去春時自海外來也然前年吾鄉修沈店橋在兩門外時方嚴冬拆橋則深邃處有燕無萬數在焉始知燕之歸是蟄也非往海外也鄭

注月令玄鳥歸曰歸謂去蟄也疏云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故疏

然則古人之體物較今人為審矣又高注呂覽亦曰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其注淮南亦曰秋分後歸蟄所也 酉陽雜俎云或言燕蟄於井底是亦以燕去為蟄也而小說家載長安富商任宗妻郭紹蘭能詩紹蘭以詩繫燕足祝曰我聞爾海東來必曾經湘中為我附書云云是又信俗說

筆記卷六

五

燕度海而附會之也

宋錢希白易南部新書云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然則食燕者尚不可渡況燕耶豈生燕未燒龍不嗜耶

世俗聞鴉鳴輒連唾之隋唐佳話云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張曰吾當改官云云鴉鳴梟鳴總是以為不祥故唾之婦女常態古今不異也

雞無雄而生卵者俗謂之姑娘蜚伏之不化參同契曰牝雞不牡而自卵則無雞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一老嫗言將伏卵時取此卵向窰門俗謂入窰處為窰門呼曰雄雞打水俗以雌雄相交為打水

時暗以斧置所伏窰底則所出之雞無不雄者以上二事余久聞之特未試耳凡雞伏卵時忌聞雷俗以鐵器少許置窰底則

雖雷無損余意必因置鐵器或有一家曾置斧而所出皆雄後
試復驗故得知有此法耳又聞暗以斧置孕婦所臥枕下則生
男子此法蓋由伏雞類推之然頗驗

俗呼卵爲蜚音彈此村俗文字不足憑者前余據宋人雜說謂是
象形當作彈呂覽木味篇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高注丸古卵字
也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有鳳凰之卵然則本是卵字後人
因古卵字之丸誤通彈人之丸又因彈人之丸字誤通於彈復
因呼彈者不知其義而誤造爲蜚字輾轉錯誤蓋如此晉靈公
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此丸字音完古卵字之丸音
卵字同而音義迥別

畫卵今尙有之然必是納徵納采等事尋常饋遺無有也慈谿人
遇喜事或生子或入學中舉則以蘇木水煮鴨卵送親戚朋友

筆記卷六

六

其色赤謂之紅蜚富家一用數十萬吾鄞即無此風矣歲時記
注謂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
餉遺或置盤俎按畫卵必畫於其殼食時即剝去之餉遺尙是
人情至宴客自食亦費工力繪畫之何心哉乃至雕卵則吾鄉
所絕無者他處不可知管子曰雕卵然後淪之雕_也然後爨
之注云皆富有者所爲又洛陽伽藍記河閒王琛語人曰晉石
崇是庶姓猶能畫卵雕薪況我乃不爲華侈耶又歲時記寒食
鏤雞子注云畫之而復加雕鏤及唐人詩之卵上雕秋千皆窮
奢極欲之最無理者以醋浸卵則卵軟可以隨意造作抑之
方合中即爲方卵既方浸之淡水出其醋則卵復堅如故成方
卵矣瑯嬛記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遠歸攜方卵問弟弟曰
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若以今所造方卵祝此少年破之有黃則將謂古人欺余矣
漢書食貨志注云皆乘父馬有牝馬閉其閉則踞超父馬二字不
甚經見以對孟子中之母雞母彘可謂極工

今人以狗捕鼠爲越職呂覽士容論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
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
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
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是古者固以狗捕鼠
也不知狗不捕鼠自何時始吾家一犬善捕鼠而人皆怪之不
知固是狗職也呂覽功名篇以狸致鼠又貴當篇狸處堂而衆
鼠散則捕鼠爲狸職犬之捕鼠其兼司耶

筆記卷六

七

謝山嘗作吾鄉歷朝土貢詩起於漢之鮪醬余謂四明在虞夏爲
揚州之域禹貢載揚州之貢曰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以至
厥包橘柚錫貢貢物甚多且揚州之域自淮至海其地甚廣又
焉知何者爲吾鄉土產乎特以意度之則四明此時直是鳥夷
而鳥夷所貢是卉服鄭玄謂地濕衣草服或謂卉服如木棉之
屬亦不能確指爲何物矣至商則貢鬻醬逸周書王會曰越漚
鬻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鮪之醬鮫厥利劍爲獻注云鮪
魚名盧抱經曰口疑是鳥按湯謂伊尹欲因其地所有獻之則
鳥鮪實出吾鄉後世尙謂之明府鮪是時吾鄉不過鳥夷其地
實爲越漚則商貢鬻醬爲吾鄉土貢可知也至周則貢海蜃王
會解曰東越海蜃注曰東越則海際蜃文蜃虛校云蜃卽蛤字
李善注文選作東越侮食形近而譌按越地雖大而海際則
四明矣故四明亦號東越是周貢海蜃爲吾鄉土貢可知也
以鮪爲膳俗稱鳥賊鮪本出吾鄉故曰明府鮪言明州府之鮪也

作本草者不知其義妄分析之謂鹽乾者名明蠶淡乾者名脯
然已足令人噴飯而近來市井之徒并復杜撰名目曰螟蝻蠶
更可絕倒者也

莊子螭憐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國策楚舍人畫蛇
亦云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淮南子曰蝮蛇不可為足又曰
蝮足眾而走不若蛇北史薛滂兒時見一黃蛇有角及足羣童
無見者是雖言蛇足正以蛇無足而此見足為異耳坡老蝎虎
詩云跋跋有足蛇脉脉無角龍是亦罕譬之語正以蛇本無足
故也然余聞之山人云蛇實有足且甚多但微細不可見若以
火炙之則其足畢現此又古人所不及知者

錦繡萬花谷云魯人有夜迷失道寄宿一舍有婦人延入設酒食
因醉臥明旦酒醒見身在田塍上旁有一大螺如斗因惡心而

筆記卷六 八

吐吐出皆泥方知是田螺精今人謂所居之舍為蝸舍即田螺
也余謂此實妄語蝸是蝸牛即蜒蚰也與螺無涉且偶然怪事
何足據為典要沿稱至今余嘗問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
屋小為蝸居皆不能答余後見蝸始悟蓋凡殼蟲不一大小亦
不等然蟲身長大則殼與之俱長惟蝸牛始生時在殼中及稍
長即脫殼而去殼不與其身俱長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
人耳竊謂此義頗精尙當考之 吾前解蝸居之義自謂至當
不可易者而中華古今注則曰野人為圓舍狀如蝸牛故曰蝸
舍按此語亦與解不借同物之圓者何獨蝸牛且蝸牛亦何嘗
圓也

貞雅案三國志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
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
蝸舍形如蝸牛蝸牛有角於右角者曰蝸氏謂此物也

南方蝗蟲稀少偶有之不大害也咸豐六年慈谿奉化皆有之延
及鄞鄉每來如雨盈千累萬食十餘畝稻頃刻可盡父老云此
旱故也凡天大旱則魚子在灘沙者遇風日已有生意而不能
入水則盡變為蝗飛入田間至天寒則飛入山穴蟄處泥土中
生子遇雪則蝗子盡死明年不害不則煖風驚雷而蝗子盡起
更無萬數矣

靈橋門外新河水遇旱則淺而黑大雨水滿清白如他河也咸豐
八年六月連雨之後水滿而白二十日辰刻忽見水中湧出黑
水圍大徑丈許甚圓而黑旋滾水上片時而沒俄復滾出如是
者三第二次略小第三次更大歷一時許東湖漁戶揭竿而至
將入城鄉勇擊之城外或受傷落水或泅水被擄死者十餘人
皆在此水中異哉

筆記卷六 九

故老言凡水將溺人必先見黑水或既入水湧涌而出若有黑水
潑浪則其人必不能出此屢驗者蓋黑水是水怪所為偶然失
足未必致死一遇鬼怪不可活矣道光十二年吾友朱鏡湖祖
謨沒於銅盆浦鏡湖自少善泅水航船既覆岸上人見鏡湖自
江心游及近岸忽見黑水自水中噴出遂死又十餘年前汪葵
園之兒溺於其家井中是日上午汲井水烹以供客茶至而黑
呵使再烹黑如故重汲亦然以為偶有穢物入井中耳下午而
兒溺矣

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振狗耳滅燈燭以禳
之此俗近所未有道光二十六年五六月閒有一事大奇相類
民間忽謠曰某日紙人進城當作亂於是蛇弓杯影草木皆兵
東家謂親見一鬼西家謂親聞鬼鳥自屋上飛去遂覺牀榻搖

動男女顛倒有相擊出血者有無故失去頭髮者舉國若狂入夜環守鑼聲徹旦燈燭滿室或誦經呪或讀周易或唱文文山正氣歌辟邪之符徧黏戶上治妖之像高懸堂中鑼鐸之肆一空貧者亂擊銅器或用污穢之物搯曳房闔一徹適遇地震几案動搖皆大聲呼噪東西相聞謂紙人來矣俄而天明細察之實地動也不得已乃昇關壯繆像遍歷城上以至街巷盛陳儀仗大發燒礮由是人心安謐謠言不聞不二三日而城鄉帖然矣事後細詰見鬼之家模糊影響若夢中而由城達鄉由鄞至慈谿鎮海奉化諸縣靡不然者可謂大怪矣是時吾家最安靜謠言日至而老母毫不恐怖家中一切如常並未置一鑼誦一呪每聞夜來親友家怪事輒笑頷之惟地初震時幾欲信之矣俄頃即悟 當紙人大亂時一鄉村家忽見一鬼白衣方首

筆記卷六

十

首甚長兩眼巨而碧光閃閃然見者大懼而號會其家多傭工人守夜中有膽壯者持杖率衆出擊之鬼似驚避者遂羣擊之鬼匿入牀下因大擊之鬼大號乞哀曳出則人也視其首是以字紙籠蒙之者籠面挖二孔各嵌以小兒所嬉戲玻璃綠葫蘆中實螢火十餘故巨眼有碧光耳訊之實來爲偷兒者時城廂內外失竊之家多用此伎主人畏避巧偷遂出愚者疑物爲鬼攝去人情不同姦詐之與樸誠相去如此

道光十九年六月夜中忽夢作詩五六首醒而憶其二句云舊國逢新亂家山遇故知時承平日久忽得此夢以爲大怪明年是日英吉利據定海又明年八月破鎮海遂及寧波府城倉卒入它山避地閱八九月時遇知交而前詩之言一一皆驗夢想究竟不解何故通神如此

吾友謝鞠堂輔中咸豐九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其年冬歸里語余曰有蔡姓者以南人冒北籍成諸生常往來許慎生尙書乃普旅邸中自言爲冥中判官屢向人言地下事許氏頗信之今年蔡在許邸言上帝甚惡安徽人不許開科聞人閒議以浙江省闈借與江南秋試果爾則浙人必受其殃省城必受禍云云虛無杳渺聞者皆以爲妄又蔡自言今秋必中順天舉人已而不驗於是前言益妄乃無何朝議竟許江南借浙闈試十九年十月江南士子集浙闈應試而十年二月粵寇犯浙江遂有二十七日之變殺掠甚慘三月三日始遁去而省垣被禍已不可言矣噫天者不易明神者不易測而奈之何先時而得言之鑿鑿如此彼云中舉而竟不驗者其或以妄洩故黜之耶又言省城受害其發難始自寧波故鞠堂云吾鄉人聞此語尤惴惴焉

筆記卷六

十一

然省城之語既驗而吾鄉竟無恙則此言尤不足信矣吾謂粵賊犯浙發難始於寧國同一寧字而波國二字或係誤記又賊之攻省城自武康縣由句章小道而來句章爲寧波古郡名或鬼神故作隱語不欲盡洩之耶識緯術數之學之在後世者大約事後影響附會之辭其在事前者百不一二也喪亂以來每聞傳說神奇輒復斥爲妖妄乃惟此語則聞之於去冬鞠堂歸來之日其時浙省恬嬉如故而不意乃速驗於百日之內真令人咋舌也

吾從兄娶宋氏故吾家與宋氏爲舊姻後余兄弟與仲穆連叔兄弟爲密友仲穆未之官時幾無日不在吾家及司鐸壽昌粵賊犯浙聞仲穆有死節之言余極信之信之於平日也豐成八年四月中旬賊幾入壽昌縣中大小官吏無不遁逃惟仲穆以一

冷官留署不去同寮苦勸之不可其同年一廣文亦來苦勸仲

穆口占示意云吾年六十一數適逢大厄一門老幼凡七人

其謂姻方既避地亦來再三相勸必不可勸其妾妾亦不可既而賊

犯境去署十餘里而返詩昌十三日事也明日官吏復至嚴州

府知府來安民見仲穆得其狀大異之語人曰此老頭兒真真

難爲他於是仲穆以家書來大約謂決計一死幸而得免或者

天不欲死我也今賊已遠颺吾宜恬早淡將從此東歸教授里

中子弟以餬余口吾屋已罄諸人未知家中尙可籌容膝地否

弟試爲我商之連叔答書亦勸之歸至五月十三日而賊至矣

時居民遷徙一空官吏復皆遁去仲穆安居學署是日上午仲

穆出探賊耗且安民心知賊距縣甚遠歸入署中謂其妾龔曰

可煮飯食我龔入窻下聞兒啼復入室仲穆自入窻下忽聞叩

門聲甚厲仲穆謂門斗曰此叩門聲大異當問之明白斗出二

賊已破扉入仲穆自窻下出遂被執索金錢曰我冷官焉得錢

卽有豈與賊賊欲與俱去見首領仲穆大怒曰我有一死耳肯

降賊耶大罵不屈賊怒殺之龔方在室聞仲穆遇害奔號而出

挈幼子女越學後山得脫第六子宗棨年十三賊至內奔出賊

問曰汝識字耶曰識汝曾讀書耶曰曾讀曰當隨我去作軍師

棨罵曰我豈從賊者賊縛之去不知所終是月二十八日賊退

段按察使光清至壽昌使人訪其尸知爲賊所焚得頭顱及兩

足而已乃買棺貯之使使至杭州市衣服已而長子宗棨三子

宗朱五子宗彙三人並自鄞奔至相與殯殮如禮并其庶母及

幼弟之避難方氏者同扶柩歸六月十八日抵鄞權殯海會寺

筆記卷六 十一

中嗚呼喪亂以來方面大吏覲顏求活者多矣仲穆以一教諭
立志死節至再至三百折不回卒能踐其言以不負所學非中
流之柱石乎國史當書曰五月丁亥粵賊犯壽昌縣教諭宋紹
周死之官卑即未必立傳仲穆亦千古矣是歲十月奉詔恤贈
國子監助教子孫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

古今藏書之家無不厄於兵火如江元叔宋宣獻晁文元宋綬周
密前人記之詳矣玉仲言云葉少蘊藏書於晉川丁卯與宅俱
焚而李泰發家書亦是歲火同歲罹劫亦可怪也余自弱冠卽
好購書二十餘年亦將十萬卷咸豐十一年遭粵寇在煙嶼樓
者盡爲人竊掠其在城西草堂者尙五六萬卷同治二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燼矣而奉化人有於亂後出數千
金買天一閣書別爲屋藏之亦以十一月此旬中被火旁舍無

筆記卷六 十二

恙惟書屋獨燬與吾家先後才數日耳異哉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邃學齋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鄧徐時棟同叔

文家多用不可罕用不肯者若偶一用之皆以此二字為俗則甚矣不讀書之陋也春秋經宣四曰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正與俗語意絲毫無別左氏自此傳外如文十六云請盟齊侯不肯成十一云秦伯不肯涉河

左宣十二傳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後人必曰憂未已也亦不敢用歇字

來年來月來日皆有之往年往月往日亦有之惟明字但有明年明日而無明月左昭七年傳云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此為僅見而後人不能用也

筆記卷七

一

少見多怪人情然也見文字中用雄風皆謂有本見雌風則怪之而不知其在宋玉風賦也用治古皆謂有本見亂今則斥之而不知其在荀子正論也用臣人皆謂有本見妾人則妄之而不知其在管子中婦諸子之對也用終古皆謂有本見終今則異之而不知其在孝文賜南粵王書也

頰上三毫古人絕技借此以喻文章則前惟左氏後惟史公真寫生妙手也

古今文家每以潔字稱太史公今取史記讀之則重文複句閒言贅字不一而足不知所謂潔者何在也若以逸馬斃犬於道之法例之則以意刪削直可去其十之四五吾嘗取史記指示諸君問所謂潔字安在皆茫然也夫潔豈簡少短薄之謂乎譬如畫家畫人狀貌云其筆下甚潔淨豈貌其人如侏儒而遂謂之

簡淨乎宜與吳仲倫德旋以古文一字訣授慈谿鄭耐生曰短是真以畫侏儒為潔淨之類也可笑甚矣故其初月樓文鈔但是枯燥而生氣索然可歎也

選家選昌黎文無集不有送孟東野序祭十二郎文二篇余生平最不喜此送序拉雜太甚使事點綴信口而出與其篇腦所云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迥異祭文描頭畫角裝腔作勢而真意反薄余謂退之作二文初成時當極得意後必悔之此語非門外漢所能知者

唐人高彥休唐闕史載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一碑三千字每字酬三匹絹計九千匹按南史沈慶之傳云兩匹絹八十尺然則一匹為四丈湜以福先寺一碑得絹三萬六千丈古時文價之貴如此今則不值錢矣湜文成時度以車馬器玩千緡酬

筆記卷七

二

之亦不為薄而湜大怒擲還以為待之甚薄若使為今富兒諛慕直當焚筆硯也

歐公語孫莘作文法亦只是多讀多做耳其云疵病不必待人指撻多作自能見此真閱歷知甘苦語也

永叔謂柳為韓門罪人此語殊覺過當昌黎生平不妄許與而獨傾倒柳州後人顧薄之耶正猶少陵極力推太白後人乃盛抑李以尊杜吾恐杜韓皆不受此等諛言耳

歐陽文忠在南京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朝廷令審察是非陳陰訪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天蠟燭還而奏之於是世皆呼公為照天蠟燭按范鎮東齋記事稱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謂之照天蠟燭然則號此者不獨歐公矣

世盛稱愛蓮說直是耳食耳中云出汗泥而不染天下有花木不

出自汗泥者耶有出自汗泥而染之枝葉花蔓間耶只此一語殊不見切且世之盛稱者以其文作於濂溪耳不知是偽託非濂溪文也

宋孫何好古文讀古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往往至暮寫看碑時景象絕肖

沈約作郊居賦惟恐人讀雌霓作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作平聲考官以為失韻學林云霓字雖有兩音然文士用倪音多而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可通用按以李杲堂之博雅亦但知霓字平聲而蜀公之考官乃但知入聲又可怪也

唐人試賦韻腳多以四平四仄莊宗朝翰林學士承旨以后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五平三仄識者謂之故

筆記卷七

三

唐試賦韻腳往往以己意點竄經史如黃流在中改作黃流於中之類不一而足宋元以來尚有守此法者周南賦以言化之自北而南也為韻聞韶賦以不圖為樂至於斯也為韻一時以為切當蓋不難於以成語為韻腳而難於成語中適是四平四仄耳

古文固不易作而四六尤不易蓋古文可以氣勝可以意勝而四六則一句不典非佳四六矣古人敘事或仿前人或自己出紀一事名一物或古所未有即可隨意下筆但不尤不俗便為敘事高手至為四六則必須以古人往蹟敘近人新事古人明明有某事可與今事比附己不能知而鑿空杜撰不將為博雅者所笑乎故四六最易作而實不易如此

余嘗謂今人千奇百怪之事古人無不有之斷無有敘述近事而

古事無可引用并無可比擬者但苦儉腹遂致閉筆耳

宋四六以成句作對愈出愈奇嘗於說部中見館師辭館文一篇甚長而佳記其末聯云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請從關門令尹遊乎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矣長聯至於無字不對工整如此可謂有一無兩余見此在少時至今記之而竟忘作者之名并忘所出之書四十年來涉獵宋說部多種竟不復見此文

近世作駢體文者專效六朝初唐自詡大家而鄙夷宋四六以為卑薄不屑效也吾謂非不屑也不能效也宋四六清空一氣胸中無萬卷書而性靈又不能運用之者斷不能造其精微若六朝初唐則但須費數月光陰剽掠字句作摘本便可一生喫著不盡改頭換面施粉塗朱不可斷之句不可識之字不可解之

筆記卷七

四

意高古奧折自欺欺人而已

陳西塘鶴者舊續聞載劉貢父王介甫同為考試官以相忿爭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惡貢父以為議罪太輕遂奪貢父主判貢父謝表云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西塘云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蓋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余謂田下加主字亦無大礙借用周禮亦不為俗惟牛非田主之牛覺鶴突耳至謂已甚字外來而以不深對之則深字更嫌雜湊余擬改之云在矢人之擇術恐其不傷而田主之奪牛罰之已重竟改去惟恐全句以罰字對恐字已重字對不傷字皆本之經傳中似較陳說為稍安適也按四六用成語或句語過長則屬對不能甚工勢使然也今惟恐不傷四字

句耳而以奪之對惟恐虛實字太不侔矣貢父出於一時之憤氣不暇精思二語亦西塘指撻更正之於書亦不檢點何也

陳景山政鑑母氏六十時其祖母尚健飯也余代洪舵鄉師起燕作壽序開端即云太夫人命其諸孫爲母開壽燕篇中全以姑婦伴說而歎美其婦順之不易得末則規勸諸孫宜善事重慈特稍作賓主耳此蓋與禮所云善則歸親人子無私財及國家封典有尊長在不加太字同一意也或乃謂此文似乎喧客奪主此不知體例之言

先慈陳太夫人待前外家李氏最厚李太夫人有三兄皆老而貧生於我館死於我葬其姪有鰥者爲之娶妻姪婦有寡者贈之以田及先慈年五十吾友朱青石文杏作四六一篇爲壽中一段敘此事云且夫豆其則相煎尙急何論前室之兄葛藟則託

筆記卷七

五

庇猶難况屬從姑之姪而乃渭陽築室命彼諸甥綿上之田恤其嫠婦生於我乎館無煩贈馬以行老無妻曰鰥特助牽羊之聘隸事殊典雅可喜惟前室之兄四字乃是杜撰與下句從姑之姪不敵然亦未有可以易之者一日讀顏氏家訓有曰前婦之兄與後妻之弟見之不覺狂喜顏氏所云原指同父異母兄弟言之而作文借用義取斷章則古人常有之易室爲婦僅只一字遂爾典贈與通段相稱益歎不患無典但患不博耳青石作四六微苦材多而清空之氣殊少所作先慈五十壽序亦坐此病余召之來煙嶼樓頭相與商榷刪改及成則原本已十去其八矣

生平不多作四六偶然命筆則仍以古文法爲之以意使事而不喜堆垛以氣遣詞而不喜華縟每用陳語古典輒擇人所知者

卽不知亦可以意想解得之者故友人見余四六或疑不用典故而不知未嘗無來歷也

金八姑娘非罪被出自沈於海爲甬上冤獄久而慈谿沈亞溪口口得鶴骨簫姑遺物也乞余記之余憐姑宛以駢體記其始末而此事得之傳聞誤以其夫懋椒爲王姓敘里居昏姻一聯云惟桑與梓明州樊榭之鄉以絲附蘿天壤王郎之壻後得懋昭所畫翎毛花卉一幅始知乃黃姓其名德源自號鐵簫客問之金氏果然因將改正此聯久而不就一日讀後漢書郭林宗傳云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壻見黃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大喜遂改之云維桑與梓在樊榭仙子之鄉以絲附蘿得黃家雋才之壻史稱允以雋才知名聞袁隗語遂黜遣其妻夏侯氏而懋昭能書畫通音律亦可稱雋才無罪遣妻事尤膈合於是改語實

筆記卷七

六

遠勝前語矣吾嘗謂作四六不難難於隸事隸事不難難於工切然而若不讀書耳未有今事而無古事可比擬者若近世所稱典博者大抵依傍影響初讀之甚工實按之不切也余既知懋昭黃姓欲改不能以告董覺軒覺軒謂吾固知其黃姓特天壤中乃有王郎是輕鄙夫壻之詞用之此記亦與事稱何必改耶余謂上句明州樊榭既切寧波之地則下句天壤王郎焉得不切夫壻之姓耶况懋昭之姓不與王字同音句尙可用今吾鄉傳聞幾乎人知此事而黃王又適同音不又將自誤誤人耶又況金氏初嫁時琴瑟之好甚篤今方敘其初婚而遽用道蘊始嫁不樂之語亦於本事嫌未切耳覺軒終不謂然及余既得改正覺軒始歎服沈亞溪得鶴骨簫後廣徵詩文以記屬余余爲歷叙冤訟始末以四六爲之頗覺不俗而其中引用如雜

五行書夢書之屬今久不傳者多得之太平御覽中以故字句多不經見王稽雲讀而喜之強余盡疏出處余略疏於眉端紙尾付之既而沈復乞稽雲賦詩稽雲懶作乃即注余所作記自為小跋以應亞溪然其注剪裁有法詳略不苟余文實愧之不欲虛良友雅意今并以其注附余集中貞華按文集刻本無此文

咸豐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夢與子舟同作四六醒記二聯云梅標有實吉兮其今桑落既黃士也罔極是以西施老去泛以五湖嫖母盛年貯之宮闈亦不知是何題也

前人讀杜詩身輕一鳥度適度字殘缺因相與猜論或云過字或云落字及翻閱善本皆大服不知杜詩此句本之虞文懿侍宴詩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筆記卷七

七

不於倫耶

帆字有作仄聲者許渾詩江風颺帆急山下樓遲或謂當以颺字作仄則帆仍平聲然帆本有兩音廣韻符炎切又扶泛切船使風也釋名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昌黎詩無因帆江水亦非平讀之也

桑柘之柘之夜切唐韻以三百篇其槩其柘與申夷載路路字為韻乃別音一之怒切以就之不知今魚虞與麻韻古本同音無煩遷就也華讀如敷家讀如姑車讀如居三百篇皆然故馮驩彈鈇歌以無以為家與上食無魚出無車為押至昌黎盤谷歌以稼韻土猶知古音者也

許渾詩云野蠶成蠶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以柘作平僅見此詩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蟬螻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楊升菴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燿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薑芥上林賦之玃幽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余謂楊說固然然其所引文選或是通韻若以通韻論文選則當以古音求毛詩以古音求毛詩則詩中疊韻全句者頗多鴛鴦蟬螻尚非全句疊韻者今日以今韻求毛詩亦得二語誰其尸之其誰知之是也四字全出今支韻中

詠物詩固當雅切情狀然必以不脫不黏始為工也或刻畫入細別無情意只是俗工繪物耳若溪漁隱叢話謂劉義落葉詩鄭谷柳詩是二物謎子義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谷詩云半煙半雨溪橋畔閒杏開桃山路中余謂唐人詠物似此甚多

筆記卷七

八

不特二君然要是聲聞辟支果耳

疏影暗香之聯自為歐蘇兩文忠所賞遂膾炙人口後人千描萬寫雖高出數倍耳食者總謂不如不知此聯乃唐人江為詩和靖只易竹影為疏影桂香為暗香耳耳食者又必迴護之云青出於藍云二語必詠梅花始稱然科以巧偷之罪不已傷事主耶溫飛卿詩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和靖詩云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劉後村已為曲庇云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至橫斜浮動十四字而十二字無異恐是後村亦不得謂之偶然相犯矣且其下聯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此豈能詠梅花者耶

國初吾鄉有徐晉公懋昭嘗為沛縣令其詩文集曰淡園集僅數十紙耳非特名不出閭巷即近時鄉人亦無有知之者其文不

過小品而甚工雅似廬陵荆舒賣魚者說一篇絕高淡非苟作者嘗作孤山說謂和靖非真隱者夫真隱不求人知今和靖居西湖之孤山西湖山水冠絕天下孤山又西湖最勝處而又種之以梅而又養之以鶴而於是孤山之勝更絕寰區而和靖乃隱居其中豈真隱者耶朝廷之徵聘官守之訪見以至沒後之賜號皆此孤山之梅與鶴招之者也持論雖苛願使和靖復生亦覺無言以自解也和靖書孤山隱居壁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則入山未深和靖已先自解嘲矣

歐陽文忠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按史稱福載童男女而往不聞其攜書而行則歐陽此語不過游戲點綴之詞豈可據爲典要乎乃癡人前不可說夢後世安男

筆記卷七

九

子竟援此語爲故實直上封事請遣使泛海求遺書而豐南出妄造古本居然稱得自海外而海外人復效其尤居然造孝經孔鄭注等書入中國中國竟售其欺紛紛僞書之禍實此歌詞胎之則文忠所不及料也余少時嘗同子舟及徐遠香元第作桃花源詩余詩有尙有秦人未火書之句遠香戲謂余曰此語雖佳然恐累後人又向武陵中覓古本也相與大笑

舒信道贈韋太守詩有雌堂水洗火符空之句後人不曉多改爲

黃堂按平江州治春申君故居因每失火乃塗以雌黃見錦樹與別本少異蓋雌堂即黃堂也錢惟演詩云畫鳳仙楹遠圖當按

徐寅詠錢詩云能於禍處翻爲福解向讎家買得恩意謂以金錢結交怨家使渙然釋嫌隙而生感蓋卽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語

已無甚趣味後人又翻之曰有於福處翻爲禍已向恩家買得讎意似謂向富兒假借錢物富兒已深恨我如讐敵也不但趣味索然抑亦晦澀極矣

作詩好翻用前人語者往往坐晦澀枯燥之病即使詞明意達亦常失之刻覈浮薄吾每語子弟曰且學古人好處不必效其捧心態也

唐詩善作情真語後世情事幾於畢備余兩遊京師每於客邸思家覺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之若出自口久客新返覺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之先得我心又記宋仲穆秉鐸壽昌余久之未貽一札仲穆見責余以張蠙詩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自解非好辯也我實與古人同此情也

筆記卷七

十

過偶用數語而已余欲選摘全集之如壯士行何畏游子悲古鄉涕泣交橫下爲鼓一再行風從西北來仙人好樓居傍徨不能去彊爲我著書卮酒安足辭飲可五六斗此其家不貧有田三十畝山居耕田苦輟耕之壘上與時轉貨資繼踵取卿相亦頗自然不俗然不過以胸中所記憶者偶爲之耳若能繙閱全部貫穿連綴之必當有長篇傑構而勿勿未暇也

毛大可自謂是坡老後身又極力排詆之乃至摘其詩句盡情批駁皆不自知量之妄語也坡仙自是古今一人不可無一不能

有兩王弼州自矜博雅在明人中亦足爲巨擘而欲擬東坡則天淵矣

西溟先生古文爲書名所掩前輩表而出之始稱於世至其詩則稱之者鮮矣寶應喬念堂崇修有陶園集其和縱橫圖詩獨以

先生稱首詩曰姜潘秀句豔春山朱陸湯少

查他山亦扣關壁疊珠聯無限好砌花汀草幾時閒

揚州喬東湖寅著黃山詩一卷康熙乙丑吾鄉萬允誠斯備爲之

序其同允誠初至祥符寺詩云返照開松徑飛泉灑石門谷量

雲不盡砂伏水常溫采藥從吾好攜筇就爾論相思三十載今

始到仙源

江都卓爾堪字子任性好游嘗航海來四明歷蛟門普陀諸勝著

近青堂詩集李文襄以爲兩漢三唐之作其游招寶山詩云注

題下云時戰船出洋運糧入部砥柱浮山出東南入海遙亂峯撐碧落絕壑

灌秋潮氣肅蛟門見風高蜃市消幾年無壁壘估客漸停橈又

普陀詩云南海今初到荒涼亂後山野猿吹佛火水鳥傍禪關

樹以無樵長僧從入定還掃除須努力勝境扼諸蠻頗有雄氣

筆記卷七 十一

邈如文襄所贊歎則猶未也

史荷鶴先生鳴皋自號笠亭如臯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庶吉士散

館來知象山縣遷廣西柳州府年七十餘卒在象山有惠政嘗

修縣志好作墨竹自署蓬萊仙吏以縣有蓬萊山也分校浙闈

爲觀補亭作墨竹題句志別云本是門前雪竹枝浮筠暫與上

林期雖然假蹇塵埃裏尙憶清吟月露時十載金臺重問字三

秋鎖院鎮題詩離懷願託琅玕影座上春風日日吹史於觀爲

門生故云然

人心之巧愈出愈奇朱竹垞集唐人詩爲詞可謂巧而工矣而揚

州江硯農叻者乃集宋人七言詞句爲詩曰晴綺軒集詞句中

如堤上毵毵柳色明草香沙煖水雲晴江南二月春深淺初聽

黃鸝第一聲樓倚江邊百尺高垂楊慢舞綠絲條柔腸一寸愁

千縷安得并州快剪刀簾幙輕迴舞燕風雲屏冷落畫堂空最

愁人是黃昏近一樹梨花細雨中清簾疏簾一局棋已涼天氣

未寒時玉鉤闌外香階畔長笛誰教月下吹十年香夢老江湖

一斛明珠換綠珠舊日愛花心未了相逢還解有情無絲絲楊

柳絲絲雨一夜東風一夜深寒食清明春欲破重簾雙燕語沈

沈皆絕不似從長短句中抄撮來者與蕃錦集可謂異曲同工

矣每聞世間作手斤斤區別詞稍板重輒曰是絕句詞稍秀麗

輒曰是詞句今儼然以詞作詩而不失之纖以詩作詞而不傷

於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以石榴花相贈者不甚高大植之盆盎中殊復可觀四月始花

至九十月猶復爛然照眼余大奇之王稽雲曰常耳不足奇又

曰吾季父荀石先生宗耀有詩曰百計留春春亦住多栽月季

筆記卷七 十一

石榴花正謂此花能常開也元人草堂詩餘載劉鼎玉鉉蝶戀

花詞云人自憐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已先王丈道

之矣

薛令之爲東宮侍讀時官僚簡淡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圓照見

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滑羹稀筋易寬只

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此詩大似近時館師自嘲詩

館師自嘲詩有云不酸便贊開埕酒絕淡還沖盞碗茶凡茶初下

葉謂之泡茶仍用原葉謂之沖吾鄉方言也

有館師詠薄粥詩云撮米燒成粥一甌北風吹去浪悠悠手持好

似菱花鏡照見樓臺在上頭方自吟哦一丐者聞之進曰詩則

佳矣然撮米一甌不爲薄矣宜改撮米作粒米食粥時未必適

遇北風宜改北風爲鼻風食薄粥處未必有樓臺宜改末句作

照見鬚眉在裏頭師大驚問曰汝有此才何不去作館師而乃行乞耶吾當薦汝丐者蹙頰謝曰慎勿慎勿吾惟不願吃薄粥故甯丐耳

偶見林初文春日送別詩云春風自多思奈與客情違楊柳頻催別蘼蕪不送歸千山獨上馬一曲兩沾衣迴首河橋道迢迢看落暉第二聯用極眼熟字恰有思致下半首則全學庾子山竟似開府集中句矣初文名章福清人萬歷元年舉人

一士人素以道學自負解三百篇輒以陳言腐語強勞人思婦盡入之理學中其友心輕之而未發也一日道學友賦早行詩有人語出林端之句其友忽問曰斯人也爲不失赤子心之大人耶抑閉居爲不善之小人耶曰能早起尙是正人曰然則舜之徒耶蹠之徒耶道學友悲曰賦詩不過卽景必求其人以實之

筆記卷七

十三

則鑿矣其友笑曰頃余所問難者正足下平日解三百篇中之語偶然一詰足下意便怫然不識三百篇中勞人思婦之恨恨於足下者當復何如道學友不能答

武康徐雪廬舉人熊飛專采當代雜流若屠沽肩販早隸雜工紀綱獄卒諸人詩爲一編曰錦囊集以見昭代人文之盛吾鄉此輩能詩者絕少惟鍾雲扉世俊以鎔造錫器爲業而能詩時人稱之鐵隱其送陳漁珊先生僅之官陝西詩有四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見難之句爲時流所稱道常來余家不飲酒不茹葷不及生計自曉至夜無一語非論詩者然頗爲才薄所苦故雖寢饋此道中四十年而不能成家余嘗爲刻詩兩卷曰雲扉詩約若入之錦囊集中亦高手也

太夫人年五十時諸公以詩歌爲壽者多至三百餘篇趙丈鶴田

冲九爲長古一篇中述大病更生事有云譬彼牛山木無日不斤斧憂勤而能生庸非天所估道出劬勞勞苦使不肖讀之淚涔涔下也 醫者繆良山堅能詩其壽太夫人七律二章中一聯云諸郎繞膝多名士阿母持身有古風詩極古雅特不肯不敢當此耳後數年湯星崖爲太夫人作小影兒孫列侍圖陳子相作圖記取趙繆二詩摘句入記中

賦菊便是陶淵明賦梅便是林和靖賦蓮便是周濂溪如此等語必非高手然應試之作不得不爾以試官眼孔小其胸中僅有此等物耳

烹鯉問沈絲不云寄書而云烹鯉不云病而云沈絲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此等語呂氏蒙童訓以爲文章之工余生平不喜此等句以爲用典如此

筆記卷七

十四

此已入魔道其流卽是宵寐匪祇札闈洪休之類耳 慈谿周開自號鐵山儻不羈自署其居曰天壤片石嘗同友人登招寶山一友題詩曰乾坤此地能容我今古何人更上樓鐵山遽大怒與之絕曰不知有我在耶其狂如此陳竹人明經掌文說

唐先侍郎挽程將軍夫人詩落句云將軍休沐日誰勸著新衣讀之知是時將軍尙在蓋作詩體例固當如此因憶前年馬銘軒知州士龍夫人卒時銘翁尙無恙也時其子已登科第爲仕宦因廣徵挽詩余草草賦二絕句未嘗存稿中有元相營齋已白頭之句久亦忘之矣一日銘翁謂吾友陳子相曰諸君挽詩皆佳但皆盛稱其相夫教子榮貴考終而不念及老夫一語一似我已早作古人者惟徐君詩云云使他人讀之知尙有老朽未

死吾未見徐君詩即此亦見名下之無虛也子相以語余余謂此是詩文定例無足異者

吾友馮午卿二子同時各舉一子余賀之以詩有歲月日時悉無易之句此是借用經語所謂賦詩斷章不必依本經訓義也乃崇禎三年浙江鄉試舉子龔廣生居然誤解時字為時刻之時居然中第三名且刻為程文冠之本經當時試官舉子皆不讀傳注疏謬至此

余有詩云飛雲自東來似月東飛去又嘗在山中賦即景詞云誤殺月下人看舉頭看月月似東飛去明月依然西向上東是白雲來路那得倒行奈迷望眼總被行雲誤其意境頗似真切後讀隋書天文志有云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始歎後人新意未嘗非古人陳言也

筆記卷七 二五

余少時嘗作饋歲分歲守歲六言詩而益之以報歲報歲者即俗所謂謝年又曰送年每至歲晚家家具牲醪報答神祇下句句日中爆竹之聲無夜不達於旦也詩成又屬畫師畫四小幀而題詩其上今圖畫不知何在詩稿亦尋失矣

余少時作春陰詩有云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風到海棠王綱齋先生日章大加歎賞謂非尋常吟哦家所易有每向友人稱道不置今細觀之不過是一聯好宋詩耳不知吾師何以贊歎如此

昔與同人作柳汀會課賦五言八韻詩題為南陽諸葛廬余中二語云躬耕妻子樂游宦弟兄疏先師洪艮鄉先生以為名句余嘗戲語友人毛詩中有回文體友駭詰余余謂今三百篇中未之細考若左傳所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倒之則謂弓以我招

乘車翹翹非回文乎乘弓古韻也而翹招亦韻且傳所引逸詩是謂招我也倒誦之則有赴招之意一轉換而出兩意非後世回文之所不能及者乎友為撫掌

作回文詩者或五絕一首倒讀之又成一首而已偶見中州集宇文叔通四序回文十二首其第一第三句首皆諧韻是也而第二第四句首亦皆諧韻如春景云短草鋪茸綠殘梅照雪稀暖輕還錦褥寒峭怯羅衣稀衣短暖外復韻殘寒蓋初回之衣羅怯峭寒褥錦還輕暖稀雪照梅殘綠茸鋪草短再回之則綠茸鋪草短亦諧韻蓋回句不回字讀之云殘梅照雪稀短草鋪茸綠寒峭怯羅衣暖輕還錦褥然則一化為四首矣惟夏景第一首第一句翠密圍窗竹第三句睡多嫌晝永永字與竹字不諧不知何故餘十一首無不諧者至同卷中選張德容回文五絕二首惟一二三句首有韻便是回文常法矣

筆記卷七 十六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著雍偃籛之歲孟秋月
鄞徐氏遠學齋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

鄧徐時棟同叔

賀秘監知章廟祀吾鄉月湖曰湖亭廟分祀於江東曰賀成廟又祀於月湖東側者曰游仙廟余又見東錢湖隱學山下有湖亭廟亦祀賀公謝山題月湖廟中長聯贈炙人口詞云兩命那足榮爲卜含元殿上六馭匆匆彼高尙心情不若投簪竟去重湖伊可樂至今偃月隄前雙魚湛湛縱淒涼江海猶能騎馬閒來余嘗爲友人集唐詔題云器識夷淡襟懷和雅衣冠耆舊詞學宗師出二語肅宗詔對則玄宗詔也又嘗於賀成廟大書十字云風流四明客清鑑千載人出用李供奉詩對用張長史帖中語也

筆記卷八

鄧西南它山堰旁祀唐王侯元暉卽作堰者今千載矣香火甚盛蓋築堰以界江河使斥鹵之地變爲膏腴明德爲甚遠也道光二十一年朱雲巖丈孝銓旣修廟成余建議謂歷來修堰築堤塘諸公皆當從祀廟中其後里中援據余說爲位廟之左庶余集坡老荔子帖題一聯云下無溼高無乾結石驅流慰我侯兮千秋萬歲堂之中廟之左朝猿暮鶴報其人于白水丹山去堰稍進六七里曰桓村亦曰環村者有裏它山廟亦祀王侯余爲之題數聯一云遠矣水源呼父老問來由如此溪巖那不到偉哉霖雨仰古人重興歎果然廟祀已無窮略呼父老問來由扁舟直到溪巖畔唐僧元亮它山堰歌中句也仰望古人重興歎無窮廟祀報元功樓攻媿它山堰詩中句也又爲童薇研侍郎華撰云使吾民粒千載平翦波瀾試看利永算長年年豐稔

爲長官興一祠聿新廟貌從此稚謳農鼓歲歲春秋又爲張戶部小峯鼎輔撰云俯仰丹青看此閒抱水圍山風景不殊強堰經營慘淡想當日窮源竟委溯游定到環村二聯皆運用元亮攻媿及舒信道詩中句也又撰一長聯云它山遺廟古哉遠而分祀者曰慈谿曰鎮海曰紹興曰台州況環村據強堰上游敢忘明德唐室尊崇尙矣後乃追封之若乾道若寶慶若淳祐若洪武至昭代答長官嘉旣大沛恩綸皆爲王侯紀實也

高錢錢氏奉奉國軍節度使康憲公億爲遷鄞始祖康憲爲吳越王俶之弟在吾鄉極有惠政宋時有大人堂祀康憲處也近時錢氏新修宗祠屬吾友王稽雲來求聯句余爲題云昔吳越保民而王茲土同在幷幪泊他年奉國開藩慈愛猶留節度使今高錢聚族而居家廟聿新俎豆看百世歌功舞德馨香何止大人堂

筆記卷八

明余文敏公有丁以南學士告歸卽東錢湖月波寺廢址營五柳莊闢地百畝園林之勝甲於兩浙其中樓臺亭榭悉摘歸去來辭中字名之詳見集中自記其後神宗書名山洞府四字賜之顧當時營剏數年方構舒嘯樓而入閣之命下刻期督成大會親友暢飲數日而別竟卒於位終不能遂歸去來之願也其後卉木凋謝亭榭荒蕪康熙閒余氏歸地於寺重建梵宇卽今月波寺也而於殿側奉文敏塑像又久之寺僧遷像僻處文敏子孫式微未有能正其事者道光十八年十月望夕文敏忽見夢於湖上忻君鼎銘謂所居湫隘蓋遷我於西樓忻君遷延未果臨歿以命其子自昌因以二十七年成其事近時文敏本支孫承樑者乃出貲改祀於西樓之下以家藏畫像重雕木相自神

寵以至門宇煥然一新吾友敦泚濤文敏族孫也屬余記其事復以祠中楹帖見屬余為撰三聯語其一云本來相國苑裘千年佛火依舊先生管領一角湖山以苑裘對管領頗奇一云相業溯前朝別墅有名山洞府佛天開福地新祠在明月春波又一云天上已宣麻只故鄉如此湖山未能拋得門前曾種柳看今日依然風景定是歸來

義火祠祀鄉厲由來久矣慈谿義火祠中一聯云咳誰料窮性命做鬼無依禁不住地下同聲一哭苦雨酸風餒腹頻年銜怨恫按惘平聲然可押送韻 匪未必好兒孫各家都有到不如此別異姓一堂春霜秋露義田萬古薦馨香不愧才人吐屬惜忘其作者名氏矣

貞翠案此聯出於八世族祖次枚微君元仲手筆其自題天益山房聯云天開無墨畫雲鳥不爐煙又題清道觀桂花廳聯云

筆記卷八

三

窗虛五月六月客人在冰堂中吟詩

鄞之陳氏本自慈谿來近年即田舍村作大宗祠余為題中堂聯云流派合甬水慈江繼別繼宗列祖衣冠同寢室服食並先疇舊德我疆我理曾孫稼穡在田廬亦關合其村名為之也

徐偃王逃楚之難隱居滄洲今定海廳也見史記正義所引括地志中卒葬隱學山今鄞縣地事詳宋明州圖經及北宋徐氏譜中吾家其支裔也南宋初始由台州來居鄞之東鄙先大夫晚年朔宗祠於族之大塾後二十年時棟撰祠聯云明州為先王墳墓之鄉漢籍衢州唐籍台州至宋代始居茲土思本即古聖經脩之旨東塾敦本西塾崇本願宗人無愧斯名蓋祠堂聽事曰思本堂而其兩旁建敦本崇本兩家塾以教族姓皆先大夫手規之也道光三十年余重至京師以此聯屬南皮張子青修

撰之萬書之

梁山舟學士同書嘗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虛善以勤動惟厥時皆謂其以經對經語甚工整然以民生對虛善太不工矣余易之以昭五傳之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實較勝也楊升庵謝華啟秀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農為邦本本固邦甯更較山舟為拙

紀文達公昫典春閣作七律其第三聯云誓約齊心同所願丁寧識曲聽其真自注云戲集十九首兩句所謂猶有童心也余謂原詩本五言強加上二字已不得謂之集句矣且所加二字又不工不如以齊心同所願識曲聽其真十字作戲臺柱聯則雅切也

何瓦琴漆集稷帖字屬書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

筆記卷八

四

視之亦佳

何子貞編脩紹基集爭坐位帖為聯語中一聯云如知者行其所無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集字至此歎觀止矣其他如縱橫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於天意之所忽過從此長衆有同欲功不可居力排衆論乃見獨是心師古人自為一家見人之過如已有失于禮既得即心所安語自己出無愧名言

余以凡物皆有可觀對讀書不求甚解記前人曾有此對子舟則對之以止謗莫若自修屬王懶竹丈曰升書之

子舟嘗為聯云五柳是讀書解人三蘇得行文樂事

集句成聯古今多矣子舟又酷好此如云澹無為而自得獨好修以為常結幽蘭而延佇觀流水兮潺湲恐修名之不立與太初而為鄰惟此黨人其獨異樂夫天命復奚疑皆硬語盤空不

落窠白此類甚多

集易林者多矣各出己意戛戛生新余集數聯云飲福千鍾日受其喜當夏六月風吹我鄉登高上山雲過吾面舉杯飲酒客入其門小窗多明爲我鼓瑟芳花當窗使君延年龍馬上山升擢超等鳳皇來舍坐立權門春桃萌生時雨嘉降秋蘭芬馥飛風送迎

水流花開詩品語也東坡嘗用之作羅漢贊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余嘗集蘇語山高月小水流花開八字爲人書作楹聯每思買山作一小園立一亭於最高處寫此八字鐫亭柱中此等境界真令人喚絕也

莊列鷓鴣淮南諸子其琢句鍊字可入楹帖余嘗集鷓鴣冠一聯云東西南北形名可信前後左右古今自如

筆記卷八

五

林小屏清初爲夢園於城南門外盆蘭百種奇花異品並皆佳妙一日索余撰聯余爲集坡老荔子碑雙鉤詒之云驅石結山流水自出飛風圍笑高人始來出語稱其池山之勝尙平平無奇對不言蘭花而自然是蘭花頗得意也

荔子碑去其重字不過九十餘言近余集之得二十餘聯五言云春山風入柳秋水鶴乘船秋山高入鶴春水白于鸞結堂万山下飛船流水中七言云方其入世無不笑是謂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謂黃石無其人山中待我歸黃鶴水北無人飛白鸞乘黃鶴自是出世吟白駒莫知其人人事人不忘千秋願與世無違萬石風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樹風秋樹高吟風結笑中流飛渡鶴乘船高山流水自朝莫秋鶴春猿無是非八言云于以來游福山福水無不飲羨壽世壽人出入無方

願知其自是非莫白不與于人游于無方非非自入進以不雜汨汨其來黃鶴乘船白猿吟樹秋風知我春山笑人無是無非不違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齒石朝猿莫鶴吟樹飛風入世方人無以自待願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鶴入船中流飛渡春風結笑高人自來十一言云謂今世無下水船苦吟莫笑與高人結游山願飛風自來二十一言云春水船與秋山鶴與謂子其出遊與方事吟笑以朝莫乾航進兮雜肴充兮報我始歸來兮不知人民之是非合前遺德廟從祀堂及題林氏園者凡二十三聯中有頗自然者而搜索尙未盡也

除夜換窻門聯風俗然也鮮有佳者一日有乞書者余爲題云傳書定有佳兒跨聽易何妨老子踞一座嘉歎或嫌踞字仄聲然可讀作平見集韻

筆記卷八

六

吾友陳子相知縣歸自廣西讀書養親高尚不出自題一聯云安得萬閒歡顏庇天下寒士不爲五斗折腰向鄉里小兒

陳餘仙丈福熙僑居月湖前年二月其子桐叔娶婦余贈聯云仙子乍登樓看十丈湖波二分春色才人初試筆是著書時候索句家風出二語一切地一切時對二語一切事一切姓頗爲工雅有老學究必謂東萊無娶妻著書事謂不常用余笑曰固也凡作文字同用一典施之此處則可施之彼處則必不可如此甚多未易言罄亦不能爲不知者道假令今日作考據文字或因東萊作文字必不常用此典故若偶然爲人題洞房聯何妨一用之耶揮戈返日影借錢娶織女俗語丹青古來不經之說盛傳於今者多少必一一考究指斥之將取從古及今詩文大家盡行刪削之耶滿座盡是余言學究語塞此事相隔七八年

矣因錄聯記之其語頗拂老儒之意而其說則確不可易也即如聯語一事以娶妻著書事題洞房可也據其說以題明招山人洞堂必不可也以借聘錢娶妻事題洞房可也而以之題牽牛織女廟中則更無不可惟慧眼人知之不能一一為村夫子饒舌

烏釀仙嘗壽其舅氏某六十生日以庚寅重陽日生者聯云重九日庚寅以降六十載甲子初周余嘗代陸半湖壽其友人五十年日其人與半湖同年皆以重陽日生者聯云唯爾我生同九日後五十載皆百年

吾友王東澤教諭世鎮挽其徒林芸卿聯云待先生如此其忠非夫人而誰為慟截經為句屬對甚工而以語意大大不敢寫用吾鄉孫寄廬景烈醫人也能詩嘗贈鍾雲屏詩有白髮滿頭雪黃

筆記卷八 七

金何處臺之句亂後隱居荒江無疾而卒余挽以聯云久不相逢聞寂寞荒江已成藥隱脫然作別算解離諸相只剩詩名
余嘗為范雨叔丈上綱代撰二聯丈極稱賞一挽其兄女嫁李氏者僅生一女子君姑猶在堂而其壻方自外舅湘雲先生湖南署中歸來聯云夫子自外舅所來路隔五千為報雙親無恙君姑抱女孫而泣年已七十何堪一老生悲一挽其姊嫁林氏者聯云有生幾七秩寡婦早歌孤兒旋哭幼孫幸底成材去年四世見曾孫天留老眼同懷凡五人伯兄先逝季弟又亡仲氏遺羈薄宦今日一棺悲姊氏我獨傷心出數其夫家對數其外家無一遺者長聯中亦僅見矣
余挽外姑方太夫人聯出云有孫若而人有曾孫若而人一子對以作壻幾何載作邱壻幾何載邱壻見漢書注邱空也亡女之

壻謂之邱壻謂空有壻也余室朱孺人之卒八年矣
余挽江虹係均云小劫遽壞色身使我病中揮淚起大招不銷豪氣知君地下忘情難雅切其人舒屋菴同知極歎賞之

先太夫人卒時友姻贈聯多至百餘舅氏陳笠山先生鴻挽帖云孤子已成名方欣春滿月湖年登周甲伯兄先逝世不料書空雷岸運厄同庚太夫人卒年五十九伯舅敏齋先生卒時亦五十九故云 有外姻贈挽聯云慈綫密春衣看紫鳳齊飛陰濃萱草梵音悽臘鼓問青鸞小劫識悟蓮花釋家稱佛為青鸞以六十年為小劫見蓮花經友人何韻仙謂此聯最哀豔釋氏以八日為臘八日太夫人卒是日故云臘鼓

仲兄虛齋時楨卒時諸友親以聯語來挽者甚多姊夫張芥舟廣楸聯最長詞云始余拜外舅姑來君方卯角童耳自彫椿樹旋折荆枝謂老馬識途二十年酒後燈前何事不盡情西樞有弟從先父母去我亦傷心人哉幸託婚姻皆同骨肉忽浮生若夢千萬種悽端恨緒無言慰羣季悲酸淒涼感慨不可卒讀

筆記卷八 八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

鄧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東湖叢書

雲自在龕刻
光緒九年六月
王懿榮署

凡例

一 是編多徑錄昔人文字未敢妄加刪易然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其有展轉登載或不無詞句舛錯文義抵牾愧謫陋未能悉訂閱者諒之

一 六書四體初未講求此中金石諸條亦就傳錄者依樣葫蘆略存形似恐有筆畫闕誤貽笑方家不見鄙夷爲之教正實所致幸

一 所登載近人著述槩以沒世爲限至現存者所蒙投贈不乏佳篇惟與體例不符故從割愛俱不闌入

一 記中各種或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估販無力購求卽有一二舊藏近已雲烟過眼倘按圖索駿無以應求幸

東記

勿見責

目錄

- 卷一 一十六則
- 卷二 二十二則
- 卷三 一十八則
- 卷四 二十三則
- 卷五 二十三則
- 卷六 三十九則

東湖叢記小引

僻處海隅屏居家待足跡所至不出吳地見聞寡陋良足深
慚惟破籍斷碑性所癖嗜累月窮年遂有所積隨得隨鈔初
無義例叢零拮拾自備遺忘冀諸篋衍匪以問世云爾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舫周鼎秦鏡
漢甃之齋

東記

引

東湖叢記卷一

雜考類

海昌蔣光煦生沐

紫微山廣福院柱礎題字

余家峽石在東西兩山之間西山即紫微山也上有廣福禪
院舊志謂唐宋坦捨宅所建有辨親大師者宋仁宗天禧間
賜紫今西廡之佛龕相傳其塑像也院有柱礎作覆蓮花形
余屢游其處見礎上隱隱有字跡亟洗刷拓之其西南一礎
刻天聖乙丑歲建造弟子施承下一字捨磔一口東南一礎
刻弟子范德下俱泐弟字之次西北一礎刻弟子張彥輝捨
磔一口東北一礎刻弟子張承皓捨磔一口兩礎為佛座所
壓不能全拓藉知修造在天聖間至今未嘗易故址也志又

東記一

言殿外有鐘委地唐時物也今諦審之鑄字幾滿並剝蝕不
可辨尚有首行本鎮稅課四字可識案峽石酒稅南宋初歸
殿帥楊和王此稱稅課云云當是宋時所鑄其非唐物明矣
道光壬辰吳江楊龍石解嘗至鐘畔審眎云有大業二字喜
以語余今徧覓內外不可得豈二十餘年之間遂又磨滅耶
書以俟後來者覆審之翁小海雜云古人功德銘象多有
業字即善業之意不必定是年號也

禮樂書序

元四家集虞文靖為最富然遺篇逸什亦往往有之禮樂書
序其一也檢類稿及學古錄皆無之文云自古帝王之為治
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為邦夏時也
殷略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

儒之言曰有闕雖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闕雖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都縣置守令託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脩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爲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

東記一

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後又易提刑爲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閩爲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究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達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遴允中相與簪杖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

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于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敘焉夫禮樂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切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勅劉溫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爲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闢蘇洵修太常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爲簡繁失中又或以爲雜出眾手其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可謂勤矣進書在元祐更改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爲書因聶崇義之圖辨疑補闕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爲可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威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鎮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東記一

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威於陳氏之言焉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終不復可觀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故范鎮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

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愛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為律而身為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為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為序雍虞集書此序愛日精廬藏書志失載靖公文集有鄉先輩沈澹初先生真機序

九域志

九域志八十卷元朱思本纂集有自序云天地大矣萬國九州之夥五湖四海之廣而山川原隰人物動植毛舉浩繁况

東記一

四

乎郡國州縣自開闢以來其間建置沿革混合瓜分世異代殊不可枚數所以誌疆宇者往往校勘少疎使漏遺彌廣思本切有慨焉因取元和郡縣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勝覽天官輿地諸書詳加檢校思欲輯理一書以附諸君子之後又以拙性迂疎天資謫劣恐貽畫虎之譏輟而復作者再矣竊惟我皇元肇運自世祖龍飛漠北定鼎燕南雖為遠金舊都自聖朝混一區寓奠安黎庶為億萬年不拔之鴻基况幽冀之域在禹貢惟九州之首蓋深有合于遠古皇圖之制焉矧歷代以還自嬴秦破九州為郡縣中古之下迄而不改遂使九州之域僅僅徒有其名幾於漫遺湮沒暇日因取羣籍參考異同分條晰理一以禹貢九州為準的乃以州縣屬府府

屬都省以都省分隸九州焉九州既分然後繫以星躔畫為疆宇并系前代帝王之建置寇盜之僭竊悉為詳載使開卷者於千百年區宇混合瓜分者瞭然如睹諸掌書成凡得八十卷題曰九域志云時皇元大德元年長至日沛國朱思本識案錢竹汀宮詹大新補元史藝文志朱思本輿地圖二卷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朱思本真一齋詩文稿二卷云思本成輿地圖一書文稿內有輿地圖自序一篇可證孫淵如觀察星術祠堂書目有明羅洪先增補朱思本廣輿圖獨九城志不見于各家書目余所藏者殘本八卷不知世間尚有全書否

號叔大林鐘釋文

儀徵阮文達公云此周號叔大林鐘也鐘之大從來無及此者考工記鐘以兩欒之銑為十以起度今以工部營造尺度之銑長一尺三寸五分即命此數為十以之度鉦得十之八

東記一

五

與考工合以之度甬得十之五與考工不合其兩舞間兩銑間本橢圓今拓本無從度取鉦之中有銘四行四十字左銑有銘六行四十五字鉦左右篆帶各二帶間無乳鼓隧間為蚪文按國語周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謂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重不過石今王作鐘聽之不及比之不度細抑大陵不容于耳云云韋昭注謂大林為無射之覆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陰聲之大者考口鐘之銑已逾周尺二尺之外古權約三當今一百廿斤為石石約當今四十斤今此鐘極大實在四十斤外矣此銘文有曰用作皇考惠叔大琴和鐘大琴即大林蓋先周景王為之者林下加令正是令字林令古

同韻加八且足以肖鐘兩相覆之形此古人作字肖形肖聲之妙韋昭之注益可證矣即惠字之省文號叔之父諡也南仲嬭氏諸鼎多有之而或釋鼎文為專字誤矣入字似久字然宰辟父敦命乃乃字形正同此其他鐘鼎文此類甚多而或讀為故或讀為及皆不能通其義讀為乃則通矣得字乃邦字反文分邑之口加于丰上耳墨乃稽字說文作崩齊侯鐘作頤從旨也此作从米也米即說文所謂木上曲糲字正從此矣與下對字形相合詩曰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義讀為儀古義音如儀周禮注故書儀作義漢書鄒陽傳亦書邾儀父為義矣魯大也敘也故鹵旅臚等字皆與之同韻相假向來釋鐘鼎文者或以為數或以為睿皆非是嚴

東記一

六

即儼異即翼省文也詩口有儼有翼十口在二二為上下以畫之長短口之隄隄越越言鐘聲鐘鼎款識口許子鐘銘曰鎗鎗越越凡所見此其類也陵字即降字下也當右轉書者誤左耳餘字習見者不具論此鐘銘辭爾雅篆體朗鬯摹考既畢憲說竟曰益都段赤亭徵君松苓云左氏傳謂號仲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是二號惟商季為最顯古器物銘所載號叔作尊扁考古圖所載號叔作叔殷扁博古圖所載號叔彝及此鐘篆法之古並同殆亦一時所造號言元國叔言其字古人五十以伯仲故也薛尚功謂號言元姓叔言其序者誤曰作大琴和鐘蓋鐘樂器之大者樂所以示其蘇而銘之所載鼓鼓越越又以形容其和之德故曰蘇鐘惟遲父

鐘作和與箭字與此箭字略同而鐘鼎款識釋作夾字迄无確證則林字近是假師武虛谷大令德云鐘銘皇考惠叔大琴和鐘琴與林同周景王鑄無射為之大林是也當景王時號亡已久不宜復有號叔為之效尤蓋其後續封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西號地在虞鄭之間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責王滅號於是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於陽曲是為郭公表文多舛要亦有所據依然則此言序封與子所證符楚簡王十四年越既滅鄭及頃襄王十八年復有鄒費鄭邳春秋時小諸侯絕而重封類如此者不可僕數也叔初封於號子孫因之世世稱叔樊仲山甫後有樊仲皮亦襲樊仲晉之智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故子於此銘

東記一

七

亦以此夾之銘為何君夢華藏本詢其所自云得之口司馬

達甫

號叔旅曰不顯皇考惠叔

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釋古齋釋古齋釋古齋

手釋古齋釋古齋作釋古齋對釋古齋旅敢啟帥荆皇考

威儀為御于天子迺釋古齋天子

號多錫旅休對天

子魯休錫釋古齋用作釋古齋本模黏或後洗刷得之皇

考惠叔大琴和鐘

皇考儼在上翼在下

鎗釋古齋釋古齋越釋古齋降旅多福旅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享 已上從阮文達公手蹟錄

魏叔大林鐘釋文二

吾邑陳受笙孝廉 均 客馬秋藥太常 履泰 陝西學使幕得此鐘于西安市肆後歸汀州伊墨卿太守 秉毅 今在武林瞿氏阮文達公題其拓本云此鐘新在關中出土受笙年兄獲之以示余乃魏叔大琴鐘也與余所藏魏叔大琴鐘無一字少異洵是同時一國之器特此重今稱五十斤余鐘重六十餘為少大耳左方畫鳧余鐘所無鐘之有畫鳧者余于王復齋舊宋拓本中見有一與此無異此中銘字有為青綠所掩者校以余鐘可讀也平湖朱椒堂漕帥 為弼 云魏叔大林鐘為弼曾考釋之載入積古款識矣此鐘為受笙先生所得銘文

東記一

八

與阮雲臺師所藏鐘無異惟鳧形彼鐘所無考工記鳧氏賈疏謂族有世業以氏名官此鐘以鳧為銘則作鐘者為鳧氏當亦如韋裘之以官為氏非以氏名官也鳧為水鳥入水常浮豈鳧氏為聲聲貴清揚作鐘者遂以鳧為氏與敢質諸大雅大興翁宜泉比部 樹培 云薛氏鐘鼎款識述父鐘釋作蔡即此鐘繇上一字也御于乃辟是辟字非邦鉅間弟三行首一字是屯非手下一字是亡非亡積古齋鐘鼎款識所載宗周鐘有云亡魏可證穆秉元明德穆下有二字遲父鐘曰穆二不顯龍光盃和鐘曰穆二師秉明德可證也甘泉江鄭堂 藩 云魏叔旋曰不顯皇考吏叔穆秉元明德御于乃邦頓手巨玅旅敢啟帥井皇考威義口御于天子迺天子大林和鐘

即無射之覆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說見國語注無射乾之上九林鐘坤之初六上九位高聲細初六位下聲大無射之聲為大林之聲所抑是以細抑大陵不容於耳然則大林鐘其聲乖於律度必無和理而名之曰和鐘者蓋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林鐘律長六寸先以無射之律為本又加以林鐘之律此賈侍中之所謂覆也藩以為和當讀作和較之和用無射林鐘二律之和數以鑄此大林鐘也鼓間花紋刻作雙鳧寓鳧氏為聲之意耳

明文衡

明文衡九十八卷其九十九及一百兩卷則補缺也正德庚

東記一

九

午刊本首有程 敏政 自序文見集中目錄後有跋云右皇明文衡目錄二卷乃先師族叔學士篁墩先生之所選定而會采錄以類次之者也宏治己未先生卒于京邸其孤錦衣干兵燹扶輿南還暇日相與檢閱弊藁是卷在焉曾手錄出妄欲以卒先生之業但所居休甯山中非通衢於諸家之集未易卒致而先生遺書尚留京邸無從檢錄自辛酉抵丁卯凡三八試金陵其於國初以來諸家之集博詢有所見輒贖以歸雖重費弗少惜因目錄之所定采諸集之所載日積月累各以類次彙成十有六冊西蜀張公以名進士推刑新安已二載于茲矣仕優而學衰然高出一時今年夏聞曾有是集亟欲一見披閱之餘以為聖朝文運之所啟治教之所關首

捐俸倡刻之時又錦衣弟以所留在京諸得集還休甯乃得
參互相證少免脫略公理刑餘暇手自校其魯魚亥豕之謬
於目錄中未有文者朱注缺字于下以別之後之君子倘補
其缺收其遺續其所未登使是集爲一代大備之典則我朝
文治之盛豈不於斯益有考見也哉刻告成因忘其固陋謹
識編刻始終本末歲月如此俟業少進傳諸有文者姓氏出
處大略增置卷末未知其果能遂否也茲所刻工役頗鉅董
其事而以贊助者歛義民詹以祺等雖出于一時子來之誠
而張公以義感人之素亦可見矣其目錄缺文隨有所得輒
刻附于後不復類入以亂其成卷先後之序云正德五年歲
次庚午十二月中泮後學休甯程曾謹識後附尙義助刻姓

東記一

十

氏凡二十一人卷末有後序云作文難選文尤難惟子期然
後識高山流水之音而淄澠之味亦非易牙不能辨自漢以
來文章代有編選如昭明文選姚鉉文粹之類何止數家求
無遺議者難矣我朝百餘年道化熙洽臺閣之宗工山林之
詞匠彪炳鳳翥時不乏人第無以編選爲任者諸大家全集
各行一方人亦罕得見之其時代差遠者又雲散鳥沒零落
無餘矣故世之徧見洽聞者舉前輩文辭問之則嗒然不能
一啟口間有強辨者則謂當世之文無足追古者是又不自
咎其淺而欲盡誣一代之人也噫其流固至此哉此篁墩程
學士有皇明文衡之選也學士在英宗時以奇童被薦入翰
林讀中秘書落筆言語妙天下嘗自洪武以來旁蒐遐索垂

三十年得一百五十六家擇其文詞之精者分類錄之得九
百七十二篇昔真西山輯正宗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必體
本乎古指近乎經者取之否則雖工不錄學士之意蓋本諸
此觀其所選之文與其所自序者可具見矣學士沒諸集散
失庠生程曾於敗篋中得學士手書目錄不忍遂泯學士初
志徧訪海內蓄書之家亦幾十餘年始克成編適子承之來
推刑新安乃於政暇略加校正分爲九十八卷繕書入梓民
之尙義者聞而樂助之餘則予以次規措總爲費計錢二十
萬有奇六閱月梓人訖工子莊誦而歎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皇明之文蔚然燦然華實相副出
入乎典謨浸淫乎雅頌足以超秦漢而上之其盛如此列聖

東記一

十一

之化顧不於此可仰見哉雖則一代之人文未必盡於此而
染指可以知鼎味矣他日安知不有鉅儒續爲編選乎夫歐
陽不好杜詩東坡不喜遷史文人不相知類如此者予亦安
敢謂學士所選果無遺議乎間有目錄無文字者缺之以俟
續訪別爲一卷樂助如詹以祺輩共廿一人附書於目錄之
後以示勸亦以見是編之梓行非予一人所能成也正德五
年歲次庚午季冬望日賜進士直隸徽州府推官西蜀張鵬
謹識

六藝之一錄

錢塘倪山夫清著六藝之一錄凡分六集第一集金器款識
二十四卷第二集石刻文字一百六卷第三集法帖論述三

十八卷第四集古今書體一百二卷第五集歷朝書論四十卷第六集歷朝書譜九十六卷合四百六卷又續編十二卷序之者梁文濂汪惟憲厲鶚汪師韓趙一清其自序云士生百世之後古人不得見見古人遺蹟如見古人焉古人遺蹟不可見見古人之論古人遺蹟者如見古人焉然則後世之于古人雖得之傳聞其慨慕咨嗟流連歎喟當百什倍于親薰而炙之者而可無深思篤好僅比于雲煙之掠眼已耶侏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于我故夫學有師承道有源委自尺寸至尋丈以至于不可窮極夫非同此居高行遠之術歟余最不工書每見古人書論書評輒用神往正如里之醜人觀好色而知愛無他其迹殊其神

東記一

七

契也顧自恨去日苦多炳燭之明其明幾何然而心之所向筆不能已忘其陋劣撰成此書名曰六藝之一錄其類則釐而為六其卷則四百十有奇積日以來耗疲楮墨草稿初創以示吾友桐叩沈君笑而贈之句云韓信怯勝下乃能將漢師其謂我素不工書而偏好會粹古來之工書者以自成篇帙也諷誦斯言且慙且喜夫事有相反而相信獨深者飢者之說飽寒者之談燠雖終身不解而飽煖之情形得不謂之津津有味乎嗚呼吾即不得見古人古人有知或者其不鄙我乎或者論古人之遺跡而不啻親見古人于一室乎抑余嘗服宋儒曾子固其文學其賞識不下歐陽文忠公而所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者乃不獲與趙德夫並傳則書

之顯晦不可究詰况余之渺見寡聞安思與世儒角耶大耋可嗟是錄也僅以當鼓缶之歌可耳不足出而質之大雅君子也乾隆五年歲次庚申二月望日隱塘崑渠自序時年七十又二山夫又著有周易蛾術七十四卷有自序又文德翼傭吹錄注及刊削水經注倪氏鈐說諸書吳城云山夫以貢生任遂安司訓年八十餘終

四書總要

殘元本四書總要不著撰人名氏吾邑馬衍齋思贊藏本也後有手跋云四書總要三卷宋婺源程先生所著專主黃氏輔氏之說繪圖發揮真朱子之功臣也海內藏書家已少是本余入苕溪僅得中卷兩卷他日當徧訪以成完書耳花山

東記一

七

馬寒中識于衍齋時辛巳三月案此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又元許謙讀四書叢說八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六行行廿四字又元張存中四書集註通證六卷元刊本每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字元蕭鑑四書待問二十二卷元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廿三字

詩經講集說

詩經講集說六卷元盧撰撰案經義考不著卷第署未見又引黃虞稷云盧觀字彥達熊之父也案盧熊即撰蘇州府志者補元史藝文志亦不著卷第此影元鈔本卷末有至正辛巳校梓一行前有盧自序及吳簡跋再案經義考錄吳氏簡詩義署佚亦不詳卷第又引紹興府志稱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吳亮床明經云千頃堂書目載元毛直方詩學方序而不著撰人案毛直方入元不仕

姜遐斷碑

青浦王述庵司寇補金石萃編六十一卷載姜遐斷碑不及三百字雍州金石記云存二百餘字云案金石錄補稱此碑祖父子姓名尚備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葬於昭陵神蹟鄉之舊塋今此碑自祖墓以下文俱不存其葬處但有葬於昭陵之舊塋未見有神蹟鄉也又云此碑雖文多磨泐然葬於昭陵之舊塋文甚分明此七字中不能再容神蹟鄉三字其昭陵上空二格亦例所應爾非關闕泐是金石錄補之語猶未確也今案吳江陸貫夫紹曾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存六百餘字其昭陵下實有神蹟鄉三字然猶未敢據以為斷也後得是碑整拓三十三行之舊本每行存三十四字雖仍斷缺而可辨之

東記一

古

字尚有出於王陸二家之外者其神蹟鄉三字實尚明晰此余所目驗者故知金石之文非親見原碑整拓未可遽信也雍州金石記謂碑中東宮通事舍人可以補史之闕粹編引長安志證無神蹟鄉之名又載乙速孤神慶碑尾蹟鄉二字而不載碑首神蹟鄉董大六鐫字一行今此二碑俱有神蹟鄉之名則更可以補地志之闕矣又案醴泉縣志崇正十一年荀好善修云姜遐碑存九百餘字今此拓可辨者亦九百餘字

上部侍郎郎國公晞撰文并書

行一

上望與彼規矩之流杓間間之智亦眾矣咸欲輸大攀景躡賢飛光則負鼎者絕臚已才行二口子之薄於德而厚於口東里間之美其貌而空其腹復何取焉其口王允之一

日千里行三後於魯口

公之有焉公諱遐字柔遠代為

天水著姓惟先肇於炎農氏大口配于天行四口之方聲口

國命於晉年四徵君之禾首天祚休祉代不虛賢曾祖

景周使持節驃騎行五王五口口口克象山岳繼代二千石

賢期五百年祖墓唐起義相國守員外賓曹參軍行六口

口口口口奉口起口口部兵部郎中口為將作口口

殿中監左屯衛大將軍贈口行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盛德雍熙之風稟靈岳逍遙之氣口五秀以會質口六行

以崇心行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會子矣故伯父太子僕嘗指公而謂人行九第宗黨口其

秀口邦國以為口口口口又奉制授東宮通事舍人時春

闡肇建妙選察賓行十於國口口通事舍人公口瑰

偉明晤如神彥輔雲天披觀瑩日太初日月懷袖行十一矣

鸞鳳六象方口俯仰之容口韶九成口口鏗鏘之韻夷夏

以為殊觀朝廷莫不駭囑昔行十二授茲任以公口無以

易故久於其職頃之遷左衛翊府郎將肅鈞陳以警衛奉

閭闔行十三古難其口口口口口口網以一俊採時秀以旌奇

雖則荏苒有年愛無以上膺成命尋又制行十四來儀喻

鹿眼口解箭矣尋檢校光祿少卿明試以功滿歲為正四

口九列有美昔人七侍行十五左衛將軍此後七年不進轉

後來者多昇上位時論殊以為屈公處之怡然未始以

細行十六擢考洛州及諸縣官屬公神無滯識明有餘養

東記一

古

正之以絀陟飾之以文理自午及未考十七地官侍郎餘
 如故佐六禮以節人性明七教以興人德天工人代公
 實崇之至若躡競十八固以無聲自是雲十九在豈直風
 生二十閣時 恩勅賜絹百疋以彰寸用之効也又奉
 行故授斯任以 國慶累封二十一俄丁內憂去職哀貶
 柴毀莫能俯就尋奪禮起為左豹二十二典憲每 勅公與
 執事參議焉或降 中使頻延厚錫 公雖祇奉 恩獎
 而毀疾彌侵二十三有遺命務令薄葬於舊塋二十四冕
 旒興悼斂日賜朝服一襲贈贈有加哀榮以備二十五史
 即以天授二年十月十日同合葬于 昭陵神跡鄉之
 舊 塋禮也惟 二十六性以道潤身取名二十七行詣

東記一

六

微索隱孳枝葉於二十八經原始要終求聖賢於黃卷性堅正
 以靜二十九訓子姪不交異類三十操行不入三十一及之門人
 通家豈之李膺之室自喪妻後不復再三十二於窮蹙每
 有三十三則終始三十四之加以博聞強識備殫諸藝尤善草隸
 超冠一時雅好山水三十五之良會雖三十六尙三十七烹植誠三十八血
 至於奉親也則罄無方之養故有女伎歌舞之娛加洞精
 通元有逾焉三十九之口未四十不操翰紀時文詠四十一月
 羽京 以絃四十二風四十三矣時中書令薛元四十四抱創四十五於泉壤
 瘞明德於山邱長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楚國公皎次
 子兵部侍郎晦四十六贈 公吏部尙書四十七氏四十八人為四十九國
 夫人永以 月靈以五十岡極痛百身兮無五十一思萬古五十二

以親奉風規五十三敘五十四求五十五術意將申而氣五十六言欲五十七而心
 遂為銘五十八 五十九建標六十儻六十一冰六十二
 瓊峰外月心字逢波雲披遷六十三行必可則言歸于諡括
 囊眾藝該六十四行六十五美六十六憲必六十七帝字北宸重寄西
 在掌武珪六十八赫奔謙光偃僕神六十九昧昧天道若七十

續復古編

續復古編四卷元曹 本撰書畫史云曹 案宋張 有始為復古
 編二卷張氏藏書志載元吳均增修復古編二卷卷上分子
 卷三卷下分子卷二錢竹汀宮詹 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載戚
 崇僧後復古編一卷泰不華重類復古編十卷獨是書不見
 於前人著錄研經室外集云從吳江潘耒家所藏過錄惟尙

東記一

十七

缺上正下論一類無從補掇今此本所缺正同其為秘籍可
 知余從西吳書舫見之亟錄其前後諸序補入藏書志小學
 類惜戚秦二書世間恐更尠傳本矣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
 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
 安于淺陋之習往往馳騫于空言而不究于實用其於六書
 之義一切棄而不講于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以此名世者
 不過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
 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于書有
 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闊寂寥若此其久可勝歎哉宋
 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考證俗書之譌謬若干字甚有
 功于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

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子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調官京師始相見問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子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迺凝于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于流俗者耶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饗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

東記一

六

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之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于斯學也廢不復習迄于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洵陽曹子學好古工篆其筆法又明于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余則因其舊文哀口彙次增多四千四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于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于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非志專而力勤考核精密援據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余雖衰惰有愧于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嘗識其端尚于曹子而卒業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于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

冰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粹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大元興崇尚文學而得洵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于篆功而習之二十餘年其厯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考求凡有得者附著于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于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細俗而返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于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于復之度其勢有非一時一人之所能致于此槩可觀矣子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

東記一

九

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嗣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孳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工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于隸楷日趨于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亦理勢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尙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外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

與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繇作也聲分而韻類考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于字學亦豈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洄陽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于字畫古今之異尤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謬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於譌謬之域苟非子學考索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于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字文公諒叙于會稽白雲寓隱 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迹之茫昧凡幾變而至于籀斯時已弗古矣蓋遠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

東記一

子

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書法由是滋焉亦勢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為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于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洄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尚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製骨法遠追古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也

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爲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求之于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兒則甚肖也至于精神風采則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於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古人哉而君亦何愧于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武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大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

東記一

子

學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探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字攝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絲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跡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口口口口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宅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考諸經而辨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遏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守經自

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聞予說而繆其久習反皆子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爲是說而欲決千載文是非禱衆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俟夫后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爲是書于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書所遺悉考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辨鮮不符吾說庸是同予者固無待於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昭合如此則千載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于再于三則衆人之所繆者將不待辨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望于后世之君子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於是書爲續復古編敘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

東記一

至

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爲是書蓋其餘力也紳與子學相親知其入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於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所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之時于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徧討此卽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

如此載于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于通人亦義有歸考之有據卽於向之所空者補足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見遲延不快寫豈知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考既有得則筆之于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衰帙而指計焉得四千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編使學者知字有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余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徐氏正俗之意而成復古編余始窘于俗誤今考輯若此其未考者尙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是編之多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我之續我也于是乎書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月廿五日曹本子學甫識

東記一

至

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考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續復古編壹類其數二千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涇陽生識

金史板刻說

烏程施北研國朝熟精金元史事所注元遺山詩及金源劄記皆已刊行其禮耕堂叢說余所見者僅三十七篇未知是足本否有金史板刻說云元人徐一夔始豐稟載俞子中墓碣云至正初四年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繕寫鑄版遣翰林應奉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子中名和號紫芝卽書王翰林應奉張翥視工屬子中校正蒙芝蘭室圖記并題如此江仙亭詩卷首縮文者清河書畫舫紫芝書白石續書譜又少嘗作松雪偽書幾于逼真松雪遂留賞焉晚年專臨晉帖

及見獻之十三行真續夷堅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年武
 林始刊金史始獲一觀殆以宋史卷帙繁重遼金史政事僻
 陋故止浙中一刻無他本行世遂少日知錄載嘉靖初國子
 監官張邦奇請刻廿一史云十七史取舊板修補宋史取廣
 東板遼金史求善本翻刻蓋廣東版不刻遼金史而浙版已
 亡止存印本求善本者乃取初印耳戊春在吳門從友人借
 得浙刻元本書凡廿冊每冊卷首鈐楊氏家藏書畫私印八
 字篆文長印或即明楊南峯奚囊手鏡物耶
 與南本相校其字形行格每頁廿行每
 行廿二字低行天會十
 五年錯卷哀
 紀
 刑志皆同惟衛紀三年
 大年大元字提行而完顏合達傳百十
 二卷後
 凡北兵字又皆不提行是書不全書賈
 取南本補入者大抵取浙版印本翻
 作監版無疑故其文字互譌不及二百字總目尾頁載列校

東記一

勘官彭衡倪中夢嶽岳信楊鑄牟思善卜勝李源揭
 模丁士恒索九人未詳惟揭模似為文安從子十八百

官志二五十五卷尾頁載軍須庫典牧司圍牧司提舉牧圍所四
 官兩監本皆脫去且其末頁直書卷目于下格若本無此四
 職者乃鈔符之弊又禮志六三十三卷原廟下列傳七十卷宗磐傳
 下兩監本皆脫一頁並存空白一版而所校浙本兩頁皆存
 想當日所取翻刻之本偶缺耳曾記元人張昱輦下曲云院
 官賜宴酒黃羊禮待諸臣亦殊優渥其間總裁失檢纂修
 紙繆姑置弗論至史成後不付監刻移文浙省僅令張俞二
 人視校不過取名下士抑具員而已此元臣之草草也至明
 人復惜騰寫之工箋紙之費徒取舊印窠模一任工司刪脫
 即此四頁亦非難覓之物竟不查探補致北監本每頁廿
 二行每

格廿
 一字踵成其謬自監官林文俊表進以前諒必無一人寓日
 者以一代要典視為奉行故事此明臣之草草尤甚者茲據
 徐銘玉跋知此史自金亡百有十年蒙古太宗七年乙未至
 順帝至正四年甲申
 始有浙本又隔百八十六年明世宗嘉靖
 八年己丑始有南本其間不
 絕如綫是可嘆也

田仇墓志

道光乙未揚州灣頭鎮人以河役築堤取土獲唐田仇兩墓
 志江都梅蘊生孝廉植之得之以拓本贈丹徒嚴問樵文保
 庸丈錄梅跋并自跋裝幅贈余其梅跋云誌文首行題淮南
 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北平縣開
 國伯田君按舊唐書地理志云肅宗乾元元年復揚州置淮

東記一

南節度使親王為都督領使長史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恒以揚州為治舊領縣四江都六合海陵高郵職官志云凡
 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
 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置
 長史五千人以上置副使討擊使不常置一見於吳尋陽長
 公主墓誌銘云主生于有六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
 再見於此光祿大夫於唐為從弟二品文散官殿中監為從
 弟三品文職事官兼泗州長史新唐書方鎮表云肅宗至德
 元載淮南節度領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蕲安黃申沔十二州
 治揚州其後十二州或有分合至德宗建中二年增領泗州
 貞元四年始以泗州隸淮泗節度蓋田君死於三年泗州尙

隸淮南也舊唐書志云九品以上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位永徽以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位或為守其兩職事者亦為兼誌云兼泗州長史其兩職事與上柱國為正二品勳官凡勳十有二轉為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為正第四品上階爵云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穎川陳公者陳少游也舊書少游列傳以大歷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封穎川縣開國子又云為禮部兵部尚書而誌云工部當據誌為是通鑑於大歷十一年冬十月載少游從討李靈曜戰于徐州

東記一

德宗建中二年少游遣兵擊海州李納巡官王涉三年拔海密二州四年將兵從討李希烈屯盱眙尋屯希烈陷大梁江淮大震少游遣參謀温述送款於希烈又遣巡官趙誥結李納于鄆州新書興元元年希烈僭偽號遣將揚豐齋偽赦令送少游為張建中所殺以偽赦令送行在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偽起居注書某月日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羞憤發病死而田君誌中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云云又夫人誌少參戎武累著勛業云云蓋襄少游擊希烈李納諸武功也通鑑云少游既死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畏韓滉誅遂止尋以杜亞為節度使是時德宗又改元貞元元年至五年亞為東都留守田君死於三年適當亞為節使誌云又歷諸府

幕權總職司即此時也又云道路艱阻未獲還鄉其時淮西將陳仙奇既殺希烈而吳少誠又殺仙奇為淮西留後田君若反葬涇陽必經淮西故云艱阻也其撰者左衛率府騎曹參軍桑叔文書人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新書左右衛左右金吾為從二品職在十六衛其屬有騎曹參軍兵曹參軍其職各正八品叔文彥琛衛屬官也嚴跋云按江都縣屬廣陵國隋為江都郡武德三年杜伏威歸國改為兗州七年改邗州九年改為揚州大都督府皆以江都為治地在雷塘西十餘里蜀岡之下江陽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山光寺考 國朝雍正十一年揚州府志在江都縣東北灣頭鎮隋大業間建寺初為煬帝北宮帝嘗筮得

東記一

山火賁卦惡之因以官為寺名山火後名山光唐張泌詩云禪智山光好墓田於時江都縣城東蓋九京也宋天禧中改為果勝寺僧請山光舊額更建于郡東南第三港沙河岸側今灣頭鎮山光寺本名福慧禪院儀徵阮芸臺相國于嘉慶八年重題隋山光寺額以志古蹟今江都縣贊賢坊又名四望坊地在舊城大東門內元代徙城而東南疑存唐舊名云江陽縣臨灣坊今名灣頭鎮去城東北十里即古茱萸灣舊以為唐之東塘周韓令坤克揚州守之敗南唐兵於灣頭堰宋詔毀灣頭港口以遏金兵令不得積水通舟李全敗攻揚州在灣頭立案元攻揚州以兵屯灣頭然則灣之得名其來已久誌又云孤墳幾幾兮倚雲臨水知唐時已有水環繞其

處辛丑六月二十日庸識誌云夫人清河冀氏景城郡王奕之長女奕蓋始官節度押衙推太子賓客為正二品官按唐人封王不必皆高官顯秩如郭子儀李光弼等王僧虔封王時僅為李抱貞都虞候王武俊封王時僅為李寶臣牙將李惟簡封王時不過官太子諭德冀奕即其類也越三日又記田君父為朔州刺史其夫人誌作祥州地理志無祥州蓋誤字也又按誌中高祖曾祖五十五十一互異世字關避太宗諱何作河古通松柏肅肅下脫一兮字作腹不孕句下莫辨者一字無上一字疑又字泐七月七日悔禪再記唐故淮南節度討擊副使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左衛率府

東記一

无

騎曹參軍桑叔文撰右金吾兵曹參軍儲彥琛書 公諱仇京兆府涇陽人也鍾鼎之族被于前史高祖宏皇光祿大夫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朔州刺史並公望驟歸德映臺閣冰壺表節水鏡居心公惟岳降神妙季獨秀才高捧日詞美朝天懷百勝之謀有七擒之略故淮南節度使工部尚書穎川陳公以特達見許殊禮相遇屈公入幕補節度討擊副使累奏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泗州長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伯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漢有汲黯當朝為之正色若非功高衛霍名比關張孰能有此榮貴方將匡讚台階剋隆元老何期智士石折賢人星殞積善無徵奄然辭位貞

元三年七月七日告終于江都縣贊賢坊之私弟春秋五十有一未得歸其柩榆且欲卜其宅兆即以其年八月四日歸葬于江都縣山光寺南原之塋禮也公孝德純深凡表塋切舒卷風雲之際從容淮海之間挺生不羣保此全德一朝休息平生已矣豪梁之上無復魚臺仲蔚之園空餘榛棘嗚呼哀哉乃為銘曰森然秀氣鬱爾嘉猷彎弧月滿長劍星流肅肅轅門稜稜霜氣日耀金戈雲連鐵騎南陽菊散西鄂芝沉摧殘壯志埋沒雄心琴覆弦寬書埋簡落平陵松樹穎川石墀曠野蕭條悲風寂寞

唐故泗州長史試殿中監京兆田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仇京兆涇陽人也曾祖宏唐故光祿大夫驃騎大將軍

東記一

无

靈冀等州刺史祖崇朝散大夫恒王府司馬父仁俊朝議大夫祥州刺史之次子也公豁達英才氣雄志勇少參戎武累著勳業至如攻必取戰必勝安危定難只在談笑則公之德歟世不絕賢尋拜泗州長史試殿中監又歷諸府幕權總職司則翰墨不能縷載夫人清河冀氏淮南節度押衙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景城郡王奕之長女也皆軒冕盛族令德備聞輔佐君子實謂秦晉耳公久主強兵屢清淮海功高望重日冀遷榮所謂公祿及二千石壽逾百歲奈河上天不仁屈公以短祿哀哉貞元三年七月七日寢疾歿于揚州江都縣贊賢坊之私第也享年五十其時道路艱阻未獲還鄉權卜葬于揚州江陽縣臨灣

坊之原也積善無慶夫人小因沉痾於貞元十一年六月廿五日又終舊室嗚呼漂然寄家親故乖遠數歲之內淪謝相望夫人作腹不孕又無別息以姪孫益繼副其後益罄其餘產奉舉大事以其年八月廿七日合耐於府君舊塋禮也慮恐歲月遷邁陵谷變移所銘貞石期於不朽辭曰功成業就兮身之云亡事不可問兮悠悠彼蒼駿馬錦衣兮淪形滅影寶劍金甲兮沉氣銷光孤墳峨峨兮倚雲臨水新栢蕭蕭兮滴露凝霜親友哭送兮從茲一別永無返期兮泉路何長

羣史姓纂韻譜

羣史姓纂韻譜六卷首題永福黃邦光集各家書目未載惜

東記一

三

無序文可考卷末有跋云諸史列傳記其姓名不待目錄而知卷帙所在檢閱之便無加於此建炎間書肆刊行歷歲浸久遂失其傳因假板於永嘉郡瀛熙丙午二月望日吳興沈樞題此影宋精鈔本余家先世舊藏也世少傳本仁和邵位西刑部懿辰云沈樞當即撰通鑑總類者

元遺山集

國朝錢湘靈先生陸燦晚歲逃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書經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余藏有先生手批元遺山集有跋云每首印紅圈俱程孟陽選元遺山七言律也計共壹百七十二首又一首射虎云虎跡鬣鬣近九關豈知飛將乃黃問弦弧霹靂應手

破從騎爛斑載錦還得意雲雷捲勅敵迴頭藜藿但空山腹皮食肉男兒事未分書生袖手開此首出翰墨全書集所不載云甲辰獻歲十有八日呵凍記是年歲朝甲子日有食之元宵月食既經兩三時乃復圓沙老書生記書法縱橫蓋老年筆也先生著有調運齋集其手稿余獲藏之

張右史集

宋刊本張右史集七十卷按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張右史文集六十卷毛斧季云世所行文潛集纔十之五右史集乃大全此本後有張表臣序視毛氏所見又增多十卷第文潛集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稱有一百卷本不知較此本何如按張表臣著有珊瑚鉤詩話及與陳後山晁无咎游惟序中

東記一

三

稱兩侍太師公相及秦公燧送示舊藏八冊云云疑張附檜之門下晚節不無有玷然其搜羅至二千七百餘篇其有功於蘇門諸君子亦不可沒云予去冬兩侍太師公相論近世中原名士因及蘇門諸君子自黃豫章秦少游陳後山晁無咎諸文集皆已次第行世獨宛邱先生張文潛詩文散落其家子弟死兵火未有纂萃而詮次之者因俾訪求始得公相汪公藻手編三十卷頗復不全繼得浙西憲王公鈇所錄四十卷續集十餘卷稍為精好又得察院何公若數卷最後秘監秦公燧送示舊藏八冊不分卷大抵總四家凡百餘卷亟加考訂去其重複正其訛繆補其缺漏定取七十卷號張右史集凡古賦三十二篇古詩七百四首五言律詩三百三

十四首七言詩三百三十九首絕句諸小詩七百七首古樂府等詩八十四首哀挽四十一首騷一十二篇表狀十五篇啟十三篇文二十九篇贊銘偈疏簡評十九篇題跋三十一篇傳記二十一篇序十五篇議說二十三篇經史等論五十七篇書十二篇墓誌十七篇同文館唱和六卷通二千七百餘篇嗚呼其盛矣哉信君子多文之富也公於諸人最為死後其文章雄深雅健穠瓌麗無所不有曖曖陞晦者殆數十年一旦得師相而振發之其光明焜耀蓋將借五緯二十八宿爛然而垂無窮矣不其幸歟予年十七始識先生於陳猥蒙誘掖其後遷謫流離而予侍親南北就學應舉多不相值曩時雜蓄先生文集殆百卷喪亂以來捐失皆盡今者網羅之餘固不多然未為盡也繼自今有得當為後集以附諸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八日單父張表臣敘

朱文公大同集

吳門黃堯圃主政五烈讀未見齋書目載元刊朱文公大同集十卷題學生縣學司書兼奉文公祠陳利用編凡為詩二卷文八卷前有郡陽干越都璋集集宋太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年譜節略後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為嘉定五年龍泉葉適記泉山徐璋書案公集通行本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舊本續集十一卷有淳祐五年王遂序別集十卷有成淳元年黃鏞序視類編本大相逕庭惜所見之本殘缺過甚僅錄其目藏之以俟訪求全璧焉案王遂序稱蔡西山之孫覺

東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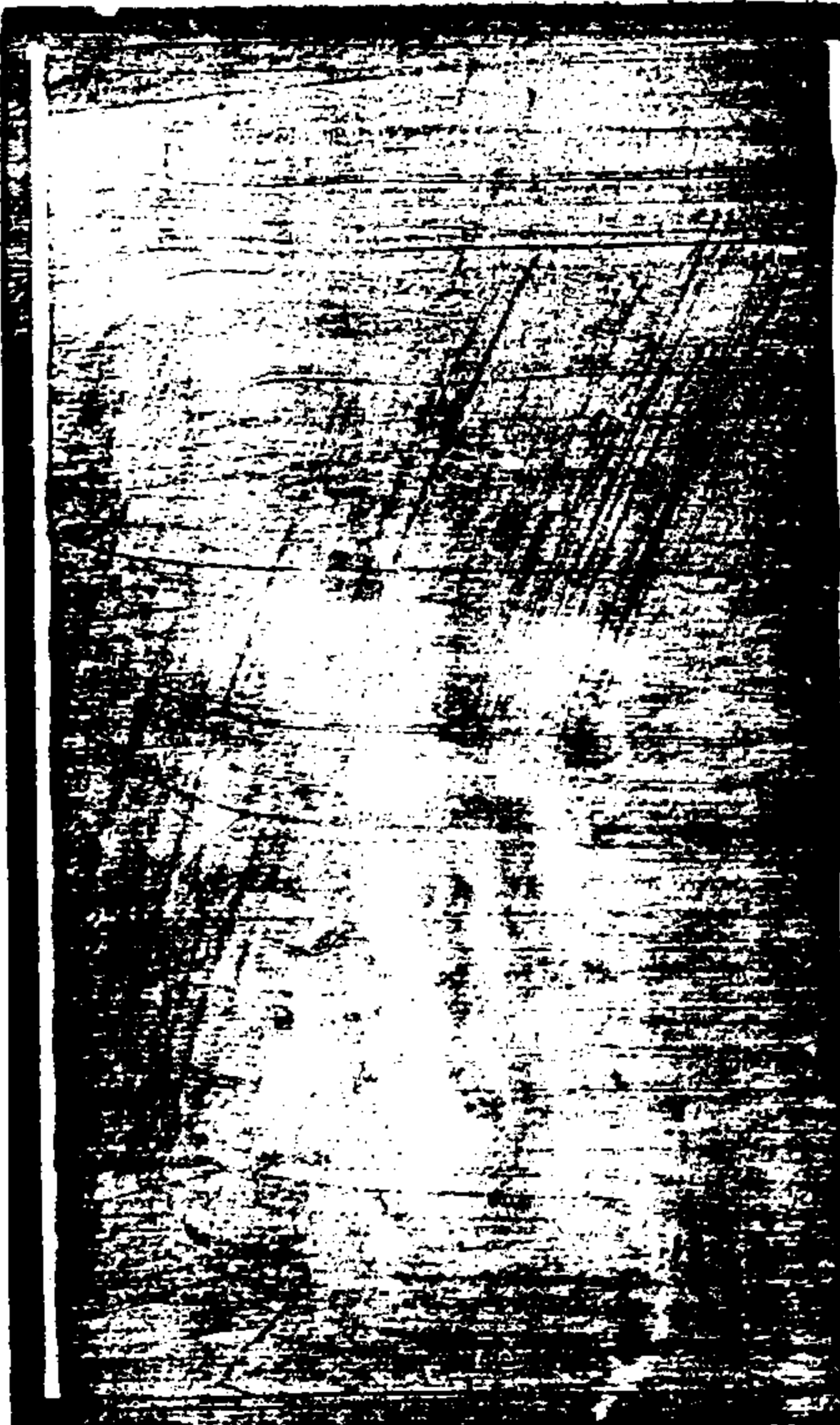
三

軒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抄撮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云

東湖叢記卷一終

東記一

三



東湖叢記卷二

海昌蔣光煦生沐

續經義考

仁和沈椒園廉訪廷芳撰續經義考未成書也稿本散佚曾見其副其楊氏梧禮記說義纂訂二十四卷所錄口口序徐健菴司寇乾學序及龔芝麓尙書鼎亨傳略侍御有紫語云前考云楊氏禮記說義而未著其名字及書之卷數下云未見後載汪琬序一篇蓋從堯峰集中纂錄者予獲是書于閩中讀之而歎其精當明備四十九篇之條理秩然中惟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有章句故不復釋亦以見其有識因爲錄二序一傳以存梗概不錄汪序者前考中已見也又鄧氏庭

東記二

禮記訂補二十二卷有自序案云朱氏考中作廷曾書二十四卷下注未見今得其書故復載此此書列錯簡疑文于目而以大戴記第于十九二十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則疑經也又黃氏宗義宋子壺說一篇下有案語云黃氏此書係答劉伯宗言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圍得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經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圍積也圍積求徑三歸四

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圍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圍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于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之外則四面加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

補經義考

嘉定錢既勤東垣竹汀先生猶子也著有補經義考書亦未見刊行其凡例十四則有志斯道者所宜究心爾亟錄如左

東記二

一是書原爲補竹垞之作則部分體例似宜俱仍其舊然有不得不略爲變通者時代既有後先著述究出兩手也一先儒爵里字諡有可考者並依竹垞之例引故籍載明之史志亦有此法也若其行事居官一切立德立言立功無關於經義者自有正史及志乘文集碑石記載俱不贅錄以省繁文惟如譚允厚論皮日休全祖望論王應麟之類事關明雪先儒宿冤文雖繁仍備錄之一進士登第唐宋以後諸史皆載某年金史亦有書干支者朱氏明詩綜全稱干支今引用故書自不能畫一改正姑仍其舊舉人同別號非古也然後世稱謂所及似不宜輒廢私謚古人

亦有之後代雖不無諛溢然究可以知其人之大略今偶或載之

一蓋棺論定不志見存史傳之例所以慎冒濫也竹垞于同時師友如孫退翁顧甯人閻百詩陸翼王徐原一黃俞邵李天生之類並載其書與其論說蓋或曾經刊刻或傳鈔已有定本固可徵信也今並仍其例

一竹垞每于書後載明卷數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今悉仍之惟存字下今注明某氏刊本鈔本宋刊本元刊本影宋鈔本仿傳是樓書目及浙江采輯遺書總目之例也如曾見數本不妨並注仿遂初堂書目之例也其有本為秘書人所罕觀亦或注有某人印記今藏某人處仿鐵網珊

東記二

瑚之例也

一書之有序文跋語猶人之冠冕也非此不可以見書之梗概及刊刻歲月遠近今仍竹垞之例無論古今人序跋悉行收錄其凡例則擇其文簡且明可效法于後世者亦或登載若著述大旨自作案語及之

一各經零星著述竹垞但注存佚字議論意旨莫可窺見今略述大概如歸有光三江圖敘說則言其據郭璞說以岷江浙江吳淞江為三江

一馬氏經籍考全采晁公武趙希弁陳振孫之說竹垞仿之故于晁趙陳三家及楊士奇張萱王圻黃虞稷程敏政陸元輔之說亦全行采入今仍其例凡

四庫全書提要浙江采輯遺書總目讀書敏求記之類悉為錄載以示洽聞

一竹垞學問淵醇無書不覽經義攷綜覈博精經訓源流籍此彰著實為自古書目家所未有然于慮之失賢者亦或不免流覽所及是正及之考竹垞於楊止庵周易一編正其訛誤曰非敢形前賢之短慮誤後學也今東垣之區區縷言亦即此意

一羣經次第自劉氏七略班氏漢志以易冠諸經之首唐以後書目無不遵之蓋以肇自伏羲書為最古也然禮記經解以詩居首王儉七志以孝經居先旨趣亦有不同是次第之不可不講也今補入次第一門

東記二

一羣經俱有字數自字數不明而易可脫去旡咎悔亡書舜典可增加二十八字矣今補入字數一門以杜蘭臺之改

一宣講立學二門竹垞有目無書今檢載籍補之

一五鳳之樓非一木所能造五侯之鯖非一味所能成古人著書所以必先儲書也寒士無力購置而一紙之假不能無所藉于春明坊尚望當世諸藏書家出其插架以慰渴飢異日倘書成仍仿通志堂經解例於序文言明假某氏某人書若干種庶無掠美云

宋范文穆石經始末記

吾鄉談孺木先生著國樞一百卷傳抄者僅崇正一朝事

實耳全書向藏馬二棧漢晉齋余曾見之其棗林外索聚
林雜俎瓊林詩集余俱從亡友吳臙鄉之消所借鈔外索載
宋范文穆公成大石經始末記云石經已載前記臙子止作
考異而序之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頗
倒闕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
并序凡二十有一碑共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都石經
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和復刊十二經立石
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
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
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
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

東記二

五

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刊孟軻書參
焉今攷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
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尙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明
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口字
闕其書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
獨德昭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
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
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
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
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孰知其謬猶以爲官
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
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
從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
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
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
二十三科考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
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
理雖若文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
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論
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
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

東記二

六

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附于經
後必有能改而正之者焉於上又刻古文尙書而爲之序曰
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
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
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
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
蝕今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
也當時蝌蚪既不復見爲隸古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
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
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官乃延士張貞傲呂氏所
鏤木丹刻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粵若普之類

學者可不知與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
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勿
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
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類編長安志

昭文張月霄全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載元駱天驥類編長安
志十卷余求之十年不可得執友吳江翁叔均大年為假之
吳中藏書家余手鈔而月而畢其第十卷石刻一門有石經
重立始末蓋駱之功不特所采各書足資考證如藏書志所
云也 石經唐貞觀四年立國子監在務本坊領國子大學
四門書律算六學巢寇入城官殿官府皆為灰燼獨國子監

東記二

七

石經存焉天祐甲子許公韓建始遷石經于府城北市今府
學有元祐庚午學官黎持所撰移石經記其略曰石經開成
中鐫刻唐史載之文宗時太學勅石經而鄭覃周墀等校定
九經上石及覃以宰臣祭酒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
之石經也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經弃於城南
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輦入鄩方備岐
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以助賊鄩然之遷於唐尚書省
其處窪下隨立輒仆悉輦置文廟之北墉分為東西次比而
陳列明皇孝經臺立之中央顏褚歐虞徐柳之碑分布而立
焉正大辛卯遷徙悉以摧仆至庚戌省幕王公琛奉而起立
至元十四年碑盡摧倒天驤與孟文昌充西府教官請灞橋

唐邑劉斌而復立焉石經音釋五經文字序列音釋十碑在
府學東序石經之碑陰

得書紀緣

凡古書入手類有前緣余所藏明周硯農手鈔朱性父鐵網
珊瑚其珍惜之意甚至卷前有紀緣一篇云按珊瑚生海底
高者盈數尺非鉤距可致須以錐為網網之然後可初出水
輒不著手見風則堅正赤色槎牙直立供人游目天下之異
寶也書何以名以其所述作多非人間世所恒親或出之名
家之什襲或出之世閱之代珍載籍雖極博迄罕得而傳購
索雖極深卒末繇而遇此西陽禹穴之外別自一種猶之大
海淵沈珊瑚樹生其底而性甫朱先生猶收之以鐵網噫異

東記二

八

哉朱先生吳中高士多讀未見書生宏正間與文符詔衡山
吳閣學苑菴沈徵君石田輩稱素心莫逆友故一時耳目觀
記迴絕凡流而更留心研討所遇名山祕笈輒搜弄而手錄
之積久薈萃成十四卷大都皆勝國時人筆墨卷軸大而忠
孝節義小而書畫文章散而儒元典教靡弗備焉觀止矣其
字畫之精楷幾二百年矣尙如新曩藏姚宮詹現聞先生閱
閣好事家爭借鈔而不得近世鼎遷流入隱湖為汲古閣古
物仍祕不借人也汲古令似補季乃能不靳慨然借我老年
目力不勝賈勇繕膾兩年卒業時有謂護者曰書頗不奇子
何做做為所役乎予謝之曰昌歎菱角其嗜不同人各有懷
非爾所知也竊念朱先生勞于結網予生晚末乃逸而坐致

盈丈珍奇著諸几格貧兒暴富石家金谷園王家紫絲步障
鬪豔爭高不如此表多多矣記得少陵句曰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予于此十四卷亦云癸卯十一月三月
六十四老人硯農周榮起述又所見 國朝宋蔚如 寶王手
鈔周益公集亦有紀緣一篇云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
附錄五卷凡百五十四萬五千餘言卷帙浩繁繇宋至今遙
無嗣刻 本朝如玉峯傳是樓藏書最富僅有鈔本故近世
之士得其殘篇斷簡亦必奉若拱璧也吾婁顧子夏珍手鈔
益公集十本合清河沛國所藏僅得七十三卷而以平園首
卷補省齋文稿後卷之闕嘗謂予曰此集向藏玉峯近聞歸
郡城王聲宏矣若得從之補闕訂謬亦人生一快事也言已

東記二

九

浩歎康熙壬寅春校訖吳都文粹請政武陵武陵喜因授子
益公集曰此余志所未逮者舍子誰屬哉越十有一日武陵
暴卒春仲有書賈自郡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都文粹
子遂忻然與之偕往蓋欲問益公集消息也足凡三及門時
值清和暑長人困遂巡郡邸進退失據乃就韋公祠卜筮兆
吉復詣得見先生以吳都文粹贊請觀益公全集目凡二十
七種時錢子方蔚館于金閶予即歸攜顧所鈔往請補於先
生先生具述曩督學某公會遺繕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既而
復請許就校乃見省齋文稿檢首闕五卷向朱張之藏所謂
首五卷者至此乃知其謬時與先生披閱見互有差繆因相
爲訂正喜動顏色戲謂子曰孺子可教也子起謝詰朝復同

錢子往先生遂出集首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予持平園以歸
時夏五哉生魄也鈔對訖再詣見先生略無難色但臨行頻
囑鄭重舟行又借省別詞科掖垣玉堂政府五種歸蓋六月
將晦矣七月二十四日順風揚帆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歷
官奏議奉詔承明還邸日猶未銜山旅客喧闐喘吁揮汗雖
趨舍萬殊人各有營也予滿欲喜心無寐宵雨達旦風自西
颺爾乃放舟中流食頃入黑甜鄉裏旋聽風水桔槔聲相送
而篙師又報維舟矣鈔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日記閒居游山
奏事南歸昆陵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樂府凡
一十三種二十三卷歸校訖值先生送其嗣澄江科試錢子
亦往遂羈焉迨竣書稿附錄年譜還謝則爲十月中旬云往

東記二

十

返六閱月先生每責期與老人期戒後乃糾諸眾力家貧乏
潤筆資乃爲桐鄉金子星輶先鈔成焉予復借于金自十月
下旬始鈔成于雍正元年三月計三千六百八十七葉葉計
字四百二十是集也錢子方蔚實總其成訂正舛錯費許心
目予因就卷中脫落疑謬處另立副葉開載更俟善本續校
焉噫予十有一月中鈔成全集兩部誠大快事獨念武陵始
事不獲見其成爲憾然其長君開之於衰經中猶欲續成先
志而哀毀過中又弱一介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
陵忌辰祇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夥而手鈔
秘本充盈篋笥尤喜人借鈔謂益公集世罕見其全欲搜羅
補綴成全傳世以予可佐其成數屬意焉蓋武陵之心公心

也予襄厥志今既濟矣為志其鈔成始末如此武陵有知是亦可無憾已夫

穎上本黃庭經

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圭美堂集云義門己亥冬跋穎上黃庭經計其行數尙是鎮海本鎮海止五十七行較真穎本一行落門字真本亦旁注四行落固字真本亦旁注四十行落中字四十二行落天字四十三四十四行共少三句二十一

東記二

十一

也惟蘭亭無廣刻耳視所得黃庭殊漫漶不分明記其十六行使字磔作八分六字上點起句下後物色廟市中得一帙較鎮海誠下壁之視砥石惜數年同直不曾出示告以故致渠如許博雅終身不識真穎上黃庭可恨也鎮海黃庭不特字形粗糙點畫木強且成行誤脫落字至不可句讀三謬為王鹵莽極矣當時姜師指教時惜不知問何時何人假作以真穎較之又並非重摹此本又何以不假他帖而摹思古齋石刻五小篆書於前從何考據得之海內之大必有知其故者真穎亦非難得余購得於慈仁市頗勝姜師本廣東左五世兄粵章唐有依樣復得之廟市竟初搨友人曹曰瑚仲經亦物色得之少次於左在余本上余不忍奪其好今問之脫

手贈他人矣第識之者少故得之為易嘉興張叔未解元延濟跋云右宿遷徐壇長侍講用錫說載圭美堂集卷二十詳矣然不知此卻正是真穎上黃庭經也穎井石兩面刻今殘石尙存一面存黃庭二十二行一面存蘭亭十五行黃庭所存者二十二行懷玉字起四十二行伏天門字止而四十三四十四行正少三句二十一字今以此全本與殘本對勘字畫剝蝕脫落絲毫不爽則此便是真正確據真拓極難得今碑肆通行者率皆重摹如徐侍講所指摘諸處則鎮海刻的是從穎井翻出謂鎮海本刻得不精妙則可謂非從穎井出而以五十八行者為穎本則非矣姜何兩本之佳否不可知然政恐侍講以真穎為五十八行之說先入於胸一見脫門

東記二

十二

字固字五十七行之本便指定為鎮海本而遂謂鎮海本之亦並非重摹此本也徐謂此本者言五十八行本耳鎮海既非摹此自然不同徐此說既刻於集韻之者必偽以傳誣矣立說之難如此穎石字多脫落黃蘭二帖皆然當時據本如是正見古人謹恪不妄之意至五十三行之王字即是玉字越州石氏長洲文氏海昌陳秀餐氏軒帖皆作王吳門井底石七字成文本直作玉則亦未可執三字以為諸本病非石之出在前明何時不可知何義門謂楊文貞東里集有穎令某餉思古齋帖二本跋則非明末出可知安世鳳墨林快事謂萬曆間出邢子愿宋牧仲謂嘉靖間出說不一今觀張登雲刻跋黃庭石云此刻久塵穎上學官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民間掘井得石穎上鈔有知

者歲月澶漫不可考則知出井固久明末名始噪耳又頴本
蘭亭跋云此蘭亭褚筆也神龍渤海鬱岡快雪知止皆摹蘇本
戲鴻餘清秋碧皆摹張金界奴本與此同是一家筆而此刻其最
精妙者董思翁云以較各帖所刻皆出其下王虛舟云米稱
褚摹本轉折毫鉞與真無異唯此足以當之翁覃溪閣學云
據米老所記詳蘇米齋蘭亭考卷五卷六文多不備錄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
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殘缺諸處原注在癸丑修長此林修竹又有清流激之類之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因向之痛夫文凡闕二十九字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
氏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頴石所
不闕然二字太劣宋牧仲筠廊偶筆云次搨類字殘缺補之
者可憎則之字末腳雖劣而此二字皆非石原闕也廷濟案驗石本

東記二

非因搨致殘耳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清圓輕約無
是後人妄補耳原注董文敏容臺集云頴上本筆法頗似米當是米臨入石蓋搨度之辭耳案此刻的是神妙况
原石碎去二百餘年得不珍為瓌寶頴石之碎王文簡居易
錄玉版黃庭蘭亭出井中藏於縣庫明末流寇之亂庫石碎
於賊王虛舟吏部云崇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
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張慎江繼齡浦山微君云國初
一俗吏厭上官索取之有小氏者得蘭亭一片今為其孀
婦所祕藏不獨全者不可得即碎者亦難得矣今年仲夏嘉
善汪友蒙泉果自河南歸示余二紙云碎石尚存致之頗不
易此二拓海鹽友人錢兄寄坤所貽寄坤長余一歲為柞溪

翁名本誠字惟寅年八十六道光元年卒之次君鑒古能世其學素心脫贈是
可感也平湖錢夢廬天樹跋頴上覆本黃蘭二帖云明頴上
井中所出石刻右軍黃庭與褚模絹本禊帖董思翁定為宋
米薛輩手模後人因之無敢異辭余昔曾藏趙松雪所臨黃
庭經卷後有同時元人一十五跋內應本跋云得宋刻太清
樓本黃庭并禊帖松雪見之愛不能釋應氏因重模二帖入
石自藏舉原本以贈松雪松雪為臨此卷以報之故松雪所
臨者前後均有思古齋朱文印記始知頴上二帖是元時應
氏重模太清樓本思翁因見其鐫手精好故偶指為宋刻耳
然即頴上本亦有翻刻且不止一本就余所見朱侍郎某堂
藏有頴上本禊帖已蠹蝕過半尚如雲中龍爪神采奕奕射

東記二

人大非尋常所見之本可比是刻雖佳較諸侍郎藏本不無
稍遜大約出自初次復模近亦不可多得矣侍郎藏本是應
氏原刻無疑不然思翁為書家董狐倘只見尋常之本安肯
贊美若是耶元時重模倘然如是若見太清樓原刻更當何
如耳按太清樓帖計十卷始於元祐五年庚午四月以淳化
閣帖所未刻前代遺墨入石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
歷一十一載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初名續閣帖本欲續於
淳化閣帖之下後復殿於大觀帖末黃庭禊帖俱在第五卷
內與樂毅論合為一卷而當時評者尙有不滿之辭難矣
張登雲跋
二帖石軍真蹟不傳惟虞永興褚潭州歐陽率更臨本盛

傳傳而寢遠寢廣如真賞齋停雲館諸刻不足觀此刻久
塵頴上學宮相傳學址舊在城南外關因民間掘井得石
洗而視之迺出此焉然頴人鈔鏡古者歲月漣漫不可考
余索而諦識風神迺勁大近褚筆蓋唐文皇以館閣摹本
散置齋塾間疑其一云龔邱張登雲跋案程易曉微君云
張登雲即刺中立
四子

何義門跋

黃庭近代傳摹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穎
上本橫畫起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摹宋鑄故自別也
余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
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尙存亦殊耐

東記二

五

尋玩爾康熙己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胡天岫詩集

國初宜興胡天岫先生山原名日新一字海嶽寓居峽石賣
藥供母所著詩曰寓廬集詞曰與眾集序之者陸辛齋先生
嘉淑宋人遠先生兩遜陸序云學古人之詩知其人知其所
以為詩而後古人之詩可得而學也三百篇詩之祖也三百
篇之人千古詩人之祖也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其有所
指斥也曰投畀有北投畀有昊曰不死何為何不遄死而託
而逃之也則曰永矢勿歌永矢勿告安所謂溫柔敦厚哉不
知其人皆憂時閔世之人其詩皆憂時閔世之詩也憂時閔
世之人唯恐其君臣不為堯舜之君臣其治不為堯舜之治

急迫哀至則發揚蹈厲以出之而不然則託而為衡門泌水
之娛故其曰有北有昊也猶其曰吹笙鼓簧也曰不死遄死
也猶其曰干祿壽豈也而其曰勿歌勿告也則猶其曰尙寐
無叱也其詞異其旨同要歸之溫柔敦厚而已矣後三百篇
而稱詩其前則屈平唐宋之徒其後則元亮子美其眉目也
元亮塵泥軒冕陶然於三徑五柳之間而或以為義熙之完
人子美浣花雲安之什猶然瞻太白而遇武功也而騷人之
旨又無論也胡子天岫今之元亮子美也自婺而遷陽羨已
而又遷鹽官之峽山之武原飄蓬梗于吳山越水之陬而
傳經懸壺蕭然廛市上無剖符之大夫下無惠愛之諸侯其
遇奇不偶殆有過于二公于是其行邁有詩其寄託有詩橫

東記二

六

經負求之士仁祖之流相與慰藉其貧困而唱答其悲歌又
有詩故自漢魏三唐以下無所不摹似自五古樂府以至律
絕無所不工妙而作詩之旨吾得一言蔽之曰溫厚和平而
已其溫厚和平也一歸之三百篇之遺一歸之三百篇詩人
之志而已矣如是而安得不工乎是故其高尚日益遠則詩
亦日益進與予交幾二十年數四見其詩數四變亦數四益
上而其指歸則一而已矣一者其本也益進而益上者則其
功力也則讀天岫之詩必知其人而後知其詩知其為元亮
子美之人而後知其為三百篇之詩也不然則雖歎頌其聲
情羨慕其風格亦猶之西笑而望長安耳烏足以知天岫之
詩哉余愛其詩尤愛其人故論著之如此有讀天岫之詩而

知其人者知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朱序云詩三百篇大抵古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子長氏亦謂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信哉窮而益工也有以夫雖然竊見今之處約者矣問其業曰無有遑遑焉日奔走於衣食之暇而名山之傳一切唾棄之嗚呼是何異於蟪蛄莫莫會何知夫春秋之與晦朔哉余嘗持此論以律天下士最後得吾友天岫胡子云胡子本陽羨人生當華胄負時名俾其與世詭隨鮮衣怒馬從俠少年遊頗堪自快卽不然遵先人之志裂逢掖負青囊浪跡湖海間道術並用能生殺人則世之踵門待命者亦趾相錯也乃胡子獨否自國變後弃家去陽羨懸壺武原市上者數年後以娶婦至谷湖遂卜廡下居居此

東記二

且十餘年余嘗過其寓廬湫隘殊甚而胡子則晏如也賣藥得錢聊以自給不得錢適安故我或行吟步兩山間或上高陽橋貰酒輒醉既醉作爲詩章以報之雖益無斗儲析無懸衣然歌聲琅琅未嘗不珠聯而璧合者噫唏胡子亦奇矣哉自是世之人無勿目胡子爲詩叟卽有知其醫之工而來請者亦不敢以錢爲贈反曰君能詩盍爲我點竄焉及胡子見其詩著墨處都如獲名寶去更不屑受其錢而磨之是以終然十餘年居此間而青鞵布鞵惟與嶺雲湖月締人外交胡子不幾憊甚雖然胡子之樂固在也試還而問其業則曰醫順陰陽調補泄術也而以道御之功原與宰相侔矣問其業之富則曰有文若干卷詩賦若干卷填詞若干卷無不上下

千年縱橫萬里金谷玉津不足侈言其美麗矣 卽未得下翹車之招乎然而衡門帶水可與晤歌風雨披帷其人斯在隔五十里外猶有與胡子稱忘形者有人焉是皆違世而窮愁自放者也敢序其集以垂諸後世當勿爲蟪蛄莫莫所笑

捨宅誓願文

宋張功甫 捨宅誓願文今南湖集所載從石刻對錄其剝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稿填補余曾見吳門人家有此碑字跡絕無剝損宋拓也後有米芾書三字筆法全模海岳知爲當時集米書所成如懷仁之於聖教第不明言集字爲可異耳結銜清熙十四年歲次丙午七月初七日大乘菩

東記二

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張鉉疏後有景定壬戌中秋蜀閬州許文安捐金命工重刊永爲不朽之傳御前應奉余臬刊住山息峯行海立石凡三行案清熙十四年歲在丁未碑文作丙午朱朗齋明經 文藻辨之甚詳

西溪叢語

影宋鈔本西溪叢語較時行本多一序三條序云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爲譚說屢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因綴輯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于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其海上人下一條

云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又宣和貴人下一條云樹萱錄引杜詩云虬鬚似太宗色映寒夜春又云子章髑髏血模糊懷中瀉出呈大夫又台州杜讀下一條云詩人用字各有所宜梅言橫松言架何遜詩云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江淹詩云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杜甫詩云南望青松架短壑此書後有跋云已酉清和晦日校於述古室友聲可謂今雨來人不到門矣貫花道人錢會隨王記

塔影

吾鄉有塔影河又有塔現之異殆如山海之市不可以時刻期也咸豐壬子秋復現前此則乾隆壬戌有之考明胡濙溪傳壁談云甯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

東記二

十九

壁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測按程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中民家泗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較耕錄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時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西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在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云云若吾鄉之塔影河其塔卓立水中塔現則在山顛四面環繞數十塔其影不一無倒者信乎理不可測歟

山志

華陰王山史宏撰山志二集五卷後附明世系一卷十七帖述一卷編覽初集未得見其論史記漢書云漢較書郎楊終

字小山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是史記曾經刪定非原書矣然今之史記又非小山原本也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則今之漢書亦非但襲司馬也

吳漁山集

墨井道人晚年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故其畫有參洋法者然不多見也其集有陸上游道雅所刻本為詩上下二卷三巴集一卷畫跋一卷道光問孫子瀟太史原湘別購得漁山手稿為桃溪從游兩集唐半園字昭序之

悅生近語

明臨清徐辰叟初恒善畫著悅生近語所錄畫者自幻霞倪

東記二

二十

瓚至葆生張髯凡八十家其自述曰耀恒因古人所稱羽孫嬾瓚而擬之也畫尊南宗希心神韻嘗自矜有筆墨外意性懶不堪多作偶成一幀輒自歎異不以示人鍾伯敬云象一會許為余作畫而責余不作詩余曾有過象一一詩以不佳被刪余詩苟不可存雖其贈密友者必去之此亦輕作詩之過也象一之畫經年不予不似余輕作詩可以想其高致矣

元文選

震澤楊慧樓進士復吉編輯元文選搜羅最富惜未能刊行其自序云蘇伯修文類所以彙有元一代之文也書成於元統二年故元統以後概未之及亦猶呂伯恭文鑑有北宋而無南宋同為藝林闕典然其中廟廊鉅製大略已備惟山林

隱逸之作致多遺漏耳昔歐陽原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麗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為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歷歷可溯一自王元美創為元無文之說耳食者遂信為實然于是舉元人著作胥束之高閣絕口不談即葛端調古文二集間登劉虞二家而例言中尙有貶辭餘則更等之自鄙無譏矣可勝歎哉余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為主臬輔之者為李仁卿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宋誠夫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始于熊與可吳幼清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

東記二

三

原功卓然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長在婺者則有金吉甫胡汲仲許益之吳立夫張子長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胡古愚洎乎末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材亦不振惟浙東一派英英輩出鬱為後勁有若陳君采李季和劉德元陳子上戴叔能金道原楊廉夫陳敬初徐大章鄭季明張孟兼胡仲申蘇平仲朱伯賢若而人而宋景濂王子允吳濬仲劉伯溫謝原功之顯於明者尙不與焉亦云盛矣間嘗取而瀏覽之或蒼茫渾灑或淳泓演迤或嘔強可喜或瀟灑不羣實足嗣響唐宋卑視有明是豈可聽其浮沈散佚莫之葺率因慨然為是選自諸家專集以及史傳雜錄山經地志稗官野乘書畫題識無不網羅搜采露鈔雪纂幾二十載而後

就緒凡為卷三十為篇一千有奇其本諸文類者僅百二十首餘則皆從摭摭而得之錄積寸累頗極苦心載考 國朝康熙中吳門顧俠君曾輯元詩選初二三集共三百家最為繁富其闡發幽微表章前哲洵乎不遺餘力惜未并元文論次壽諸黎棗遂致日就湮滅今余茲選聊自附滋溪之後乘亦所以步秀野草堂之後塵云爾嘉慶十三年冬十月朔震澤楊復吉撰

安平院寶幢碑記

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眾緣於臨平西長樂鄉界永興院前建立洎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為年久隳斜因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頃摧

東記二

三

日月寢深五十餘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合院徒眾發心施長材移口舊巷東二十步添積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口顯於龍柱海山之下俾其境域民安邇遠甯謐無憂介社淨祝鴻圖恭順人天常加翊衛功資動植利等寃親若見若聞同臻覺岸時屬 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是日立秋鐫 城祥符寺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臨壇賜紫紹證僧忌中臨平都酒務金承以上合賜珍財嚴護舍利葬此幢下右街圓鑿大師紹因清辨大師居亮賜紫善慶僧慶餘傾昭各施五百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刻石郡人趙克和陶員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閤院徒弟記見沈去矜 臨平記

董文敏法帖

楊大瓢山人 大瓢偶筆云董宗伯法帖松江董彥京刻書
種堂帖十卷續帖十卷海甯陳增城刻蓮華經一部小玉煙
堂帖十三種觀復堂帖一部又有汪森然刻玉山草堂帖二
卷吳延之刻研廬帖六卷又玉露堂帖不知何人刻趙晉齋
魏云董帖有寶鼎齋來仲樓鶴鶴館紅鵝館紅綬軒海漚堂
來青閣兼葭堂眾香堂大來堂銅龍堂諸刻案余所見劍合
齋帖六卷皆文敏臨古諸書刻者為陳鉅昌又有延清堂帖
亦陳鉅昌刻未見清暉閣帖十卷不知何人所刻 國朝長
白斌笠耕觀察 抱冲齋帖十二卷董書居其半

敬業堂文集

東記二

吾邑查初白編脩 慎行 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已錄入 四庫
全書其易象考信屬稿未竣今讀敬業堂文集有楊中允 中
墓志銘一首中與楊論易義及春秋諸說節錄于此亦金
石例中創例也文云竊窺先生自壯至老無非讀書之時自
入仕迄歸休無非讀書之地故於書無所不讀而最深于經
于經無所不窮而尤精於易春秋其于易也謂聖人立象設
卦以前民用自王輔嗣以理言易乃入於虛無幻眇之域故
言易不言數非易也言數而不知變非易也余嘗叩以卦變
圖及十九卦之義先生曰卦變之說昉於虞仲翔至朱子始
作圖以陰陽對待兩卦一前一後合為一圖六十四卦合為
三十二圖如重乾居首則重坤居末始居圖首則復居圖末

之類是也以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為六十四圖每圖首末各
以八卦為主如遇前一卦有爻變則自前而後共變六十四
卦如遇後一卦有爻變則自後而前共變六十四卦此三十
二圖之凡例也進而推其詳如本卦則一爻變自初變上便
成六卦有兩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三爻變自初變
上共成二十卦有四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五爻變
自初變上共成六卦若六變全變只一卦連本卦共六十有
四也以前後論後卦一爻變與前卦五爻所變之卦同二爻
變與前卦四爻所變之卦同三爻變與前卦三爻所變之卦
同四爻變與前卦二爻所變之卦同五爻變與前卦一爻所
變之卦同若六爻皆變即是前卦前後爻互所以兩圖合為

東記二

一圖也凡占變例者自六爻皆不變至一二四五六爻全變
固可無待十圖唯三爻變通二十卦以前後十卦分貞悔非
按圖考索猝未易辨其前後須玩六十四圖凡變在前十
卦者初爻皆有變凡變在後十卦者初爻皆無變占值一卦
三爻變者專看初爻之變與不變初爻或九或六則變在前
十卦初爻或七或八則變在後十卦以此推之一二不爽三
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即無一卦不變其指訟泰等十九
卦為卦變者朱子特因象傳有上下往來之文故舉以見例
耳何嘗謂卦變止於十九卦耶其子春秋尤嗜左氏傳余又
會舉五始之說叩之先生曰春秋一書聖人為尊王作也既
為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垂萬世之大法者豈特

謹始一端云爾哉自王褒因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而得五
始謂春秋書改元即位取法于此何休從而和之殊不知
元正號即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用之則僭矣當春秋時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魯安得有元年魯君不奉王命安得自即
位聖人於元年之下即位之上以王法繩之故首書云元年
春王正月意蓋託魯以尊周正以見元者王之所自出正朔
者唯王乃得改而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魯君之即位足
以奉元也左氏與公羊唯知此義故以正月爲周正以加王
於正爲大一統王褒何休之徒不明乎此遂以元之氣正天
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其與聖
人筆削之微旨不幾刺繆哉之二說者余退而識之至今罔

東記二

數云

米書方圓庵記殘拓

張叔未丈云是記原文此吾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
圓而方址覆刻本作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視髮云云原文
至於吾佛亦如之覆刻本作至於 諸法同體云云原文而
規矩一切則諸法同體覆刻本作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
息乎此也云云此拓原刻共二十四行審其紙墨並非宋刻
則原石之佚應亦未遠萬歷丁酉仁和縣令胡 旣欲重摹
何難覓一整幅上石且亦何難于剪割之本援紀載舊文一
加檢校胡乃草率若是數年前有人攜董華亭臨是記絹本
橫卷來天竺辨才法師起其真沙門歎止是原石原文惟涖

字下少然喬木三字以制禮樂上無聖人二字當是拓本蝕
缺然亦可見明末時原刻尙易訪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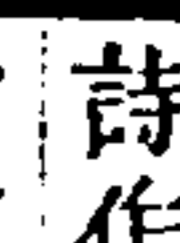
小學盒遺稿

錢廣伯布衣 稷 邑之路仲里人讀書不治舉子業生平不苟
于言行年未五十而卒其門人錢唐邵 書 輯其所著彙存
之爲小學盒遺稿儀徵阮文達公序之謂漢志載史籀倉頡
等十家爲小學宋人又輯小學書專言明倫立教之旨處士
謂必兼漢儒宋儒之說而小學之義乃備嘗自題其居曰小
學盒其學與行概可知矣余從管兄芷湘 庭 所假得邵本
錄存其副欲刊行而未果也稿中有與陳仲魚書諧聲轉注
假借策對二篇錄之以見一斑云 與陳仲魚書三代兩漢

東記二

五

之書字多同聲通用三代兩漢之音與隋唐之韻譜各異讀
三代兩漢之書可以識古人之音韻識古人之音韻乃可以
讀三代兩漢之書而無穿鑿附會之意如木伐再生曰槩正
作榘古文作不梓枿竝有聲意可見詩周南汝墳乃作梓夫
肆从聿吳聲訓習也何爲有木伐再生之義哉蓋秦皇燒滅
經書滌除舊典洎乎漢代口相傳授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
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
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
揚子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肆此用肆爲槩故
曰斬而復生也使釋之者曰斬而復生曰槩方言曰陳鄭之
間曰枿秦晉之間曰肆則以肆爲槩聲近假借灼灼明矣惟

僅曰斬而復生曰肄不明言其假借遂致人謂肄有木伐再
生之義又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从水相聲召南采蘋
傳曰湘烹也字書於湘竝有烹煮之訓前漢郊祀志注引韓
詩作鴈則湘是假借字此或失之附會者也如獸足謂之番
古文作从又十夂以象掌趾猶采之象獸指爪也楚辭九
歌湘夫人假借為播字抱經盧先生鍾山札記云丑从丑象
舉手之形四點爪之象也又將脅肉也从肉守聲一曰脰腸
閒肥也呂氏春秋察今篇假借為鬻字是猶史記平淮書借
選為錡尚書大傳借饌為錡漢書食貨志借撰為錡也鍾山
札記云脰乃从脰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鬻不
幾失之穿鑿乎凡此皆由不識古人音韻故不知是同聲通

東記二

五

用也於是益信亭林先生讀書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
說之確不可易也雖然詩本音於小雅常棣之烝也無戎大
雅文王有聲之匪棘其欲依元熊朋來五經說改音易字而
不知古音東冬鍾江之通魚虞模尤侯幽與夫魚虞模蕭宵
肴豪尤侯幽之同用則亭林於此尙未盡合也知音豈易言
哉恃足下知我不禁狂言喋喋幸勿為他人道也 諧聲轉
注假借古音各有一部分能就三百篇舉其例否六書象形指
事會意形也諧聲轉注假借聲也聲音之學尙矣形自古文
而籀而篆而隸而楷屢變矣聲有不變者哉三代兩漢之音
其不同於隋唐之韻譜也必也居今之世求古之音其何自
而求之曰亦求之諧聲轉注假借之三書而詩三百篇乃其

理例之統宗也如說文佳部雄字从佳左聲今肱在蒸龍雄
收東部離隔甚遠而詩用雄字則與陵恐蒸兢肱升為韻是
雄古音羽陵切信乎以左得聲也苟不證之三百篇幾何不
以雄之左為非聲乎鄭氏康成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案說
文戈部或字解說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作
域古人以或為有未解其故觀乎商頌九有韓詩作九域乃
知有或一聲之轉漢氏注經訓故多通於音也陳風澤彼序
云刺時也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其第三章云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夫男女相說安得此莊語豈所謂正
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耶說文引作碩大且媿薛君韓詩
章句曰媿重頤也然後知毛詩作儼是假借字又如小雅巧

東記二

五

言篇載戮大猷作秩秩居河之濱作麋皆所謂以音類比方
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鄭君詩箋云古者聲實填塵同也
禮注云古者搖猶聲近是古今之不同鄭君已早言之後人
於古昔有韻之文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
而悉委之於叶豈得為通知古今哉三百篇中如行字皆戶
耶切明字皆謨耶切兄字皆虛王切慶字皆去羊切是古正
音非叶韻也故或謂叶字口旁之十可移之於口之上斯言
切中肯綮蓋明乎古音然後三百篇之詩可得而歌而欲明
古音非精研六書之諧聲轉注假借不可若詩三百篇則固
其金科玉律也夫

阮慕天發神識碑

張叔未丈云天璽紀功碑自嘉慶十年乙丑火後人間墨本日少今制軍儀徵阮師刻石廣陵洵是裨益後學余家有舊本二新本四今細為校之丹下中段石第三字左存第四字左存下段第二字左存第三字左存多字下右頂存許字下頂右存而此皆缺郡上脫吳字海下無夏字應是剪割本遺脫丙日下字半列十四日下而十四日下之補列於後工半二字在吳郡字之左彌字在皋儀字下為丹下中段石之第五字而皆補後不入正文蓋因標本倒亂無可位置未以整幅校勘所致本字與杜字左傍同而此作卞是王氏萃編縮摹本之誤而此仍之則大非也太平之而字舊本尙全此摹下半係所據本不甚舊予下P字省

東記二

下弓字八月下一字絡上字作則不沿關字之誤番上存火吏下應是從字昭下存應是告字則勝翁氏兩漢金石記

繖右旁先，次之，次之，原石明顯且綴字

差下亦先，次之，次之，雖鐘鼎古文矣

纒石旁下，半先，次之，次之

粟石明顯此作與左不

泐左中撤首有不連此得勢且與上及

樂書

宋陳陽樂書二百卷經義考失收其進禮書表禮部牒及自序楊林二序載於張氏藏書志後有陳林字中二跋余載

後序張亦失載為錄補之岐韶亂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詢以經學且語之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小戴二鄭去今逾遠羣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搯事辭于湮沒之餘訂正制度于殘缺之後義為之訓器為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宦南北未克斯志竭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旋襁褓于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視聞其子弟從南豐林簿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以至岐于是不惟自喜見生平未見之書且得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削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為不刊之典真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

東記二

之領袖也是不可以不並行于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遊目擊于禮書之日久厭厭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岐當朝焉夕焉以為進學之地使人能三覆而玩味之心不苟思必依于禮手足不苟動必依于樂充之于氣而和平見之于行而篤敬形之于語默進退而無非僻乖戾之習庶幾有補于來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跋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皇王以至我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分以三部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給筆札繕寫以進儲之祕府久而未彰史君陳先生志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令

宇冲校勘以廣其傳宇冲自惟末學豈足以窺前賢之闕與隨文釋義補闕訂訛不敢不盡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其文而亡其圖非蕪陋之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謹書案元刊本列銜作宇冲跋中有誤作子冲者或板刻脫落之誤茲從藏書志作宇冲 天地高卑

無窮聖人法天地 而使之安防其情而使之 由

興焉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也吉凶軍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 禮樂之文也本蓋百世不易 此二帝三王之同於治也

上替下僭攻奪篡弑之相仍而禮樂 矣

東記二

仲尼無位不 杞宋之衰惜陽襄之

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臆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議之而

不行茫茫宇宙 用者二千年矣安得夢寐中

宋元祐間三山陳祥道作禮書 氏之

言而得其制度 會同之禮

旗服器之制靡不悉備他日其弟

陽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本二變四清之辨雅夷表正之分粲然明白成一家言惜時尙安石之說二書雖出竟未有傳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樂之治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陳之書莫有知者皆

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鐫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緝閱之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訓董其事郡學正林天質會諸儒相與校讐而完成之是歲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生序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斲人之知知之者常在百世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以贊聖代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卷樂書凡二百 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後學余載序案此序後有列銜并錄於左

東記二

校勘督工

直學楊聰

直學張文俊

司書張伯通

葉鉞 黃誠 陳淦

六齋訓導

陳良琛 鄭拱辰 韋泰

福州路儒學學正陳 彬

福州路儒學教授林 光大

夏承碑

顧云美 跋云薰是勳字戀是戀字咳是孩字縱是蹤字威

谷神作浴神眉壽作糜壽深磨作琢摩斜谷作余谷行李作
行理紛紜作汾云功德作公德蓼莪作藜義遐邇作假爾後
昆作後緄英雄作瑛雄審諤作審鄂清儉作清淪九層作九
增讜言作黨言蕭條作蕭條忠勇作中勇表著作依著蜂起
作籛啟朝聘作朝娉擾攘作擾穰於是作於氏不暇作不夏
奈何作奈河煙于六宗作煙于六宗平原十似作平原十及
疇咨作訓咨黃屋作皇屋孳孳作滋滋芄芄作梵梵蹤作縱
袞作親苛作荷勳作薰默作墨澤作翠翠作央莠作秀蕃作
番懲作微優作憂孩作咳泉作淥惇作郭姓作性寔作庭特
作值矩作柜亦作奕爛作蘭叶作汁漸作澱穢作澱菽作叔
黎作犁俾作卑靈作零壁與辟通非與飛通刑與形通而與

東記三

如通伍姓之伍作五歐陽姓之陽作羊記改字云罪本作辜
言自受 秦始皇以近皇字故改作罪對本作對漢文帝以言
辛苦也 多非誠故改口從土維本作洛東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
從佳疊本作疊揚雄以古理官失罪 新室以三日大盛故改
從田馱木馱字宋明帝以近於禍故改作馱隋本隨字 隋文
帝以周齊不違甯處故去走作隋邠本幽字唐明皇以近於
幽故改作邠此皆學者不可不知也見山志二集

分類補注李太白詩

臨海洪筠軒頤煊 讀書叢錄載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分
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與藏書續志同惟蕭土贊 序藏
書續志失載其文云唐詩大家數李杜為稱首古今註杜詩

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
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
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斬解所未解冥思
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
之所顯槩不贅演或疑其屢作為移置卷末以俟具眼者自
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錄所刊春陵楊
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
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為祖甚而併杜註內偽作蘇東坡箋事
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
節又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
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

東記三

補註李太白集呼晦庵李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
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
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
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棗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
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
美歟其毋謂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
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贊粹可宋末蕭立之號冰厓有集三
卷此稱冰厓後人殆其裔歟

也是園書目

也是園書目十卷虞山錢遵王曾 編有自序云己酉清和詮
次家藏書目告歲放筆而歎蓋歎乎聚之艱而散之易也竭
予二十餘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捫搗家資悉藏典籍

中如蟲之負版鼠之般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驅烏時
從先生長者游得聞其緒論經史緯頗知讀書法逮壯有志
藏弄始次第訪求問津知途幸免於冥行摘埴然生平所
酷嗜者宋槧本爲最友人馮定遠每戲予曰昔人佞佛子佞
宋刻乎相與一笑而終不能已於佞也丙午丁未之交胸中
茫茫然意中惘惘然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
季氏殆將塞聰蔽明仍爲七日以前之混沌與抑以天公憐
子佞宋之癖假手滄葦以破予之惑與穆參軍賣書相國寺
中逢人輒曰有能讀得韓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贈人知
其爲伯長者引去予之賣書不及伯長之高而聊以解嘲者
在夫已氏之豕肉喻也夫已氏曰知味者謂辦龍脯不能果

東記三

四

腹不如豕肉足口放箸得以一飽今予所去之宋刻龍脯也
所藏之善本豕肉也老饕差足自慰又何用過屠門而大嚼
乎予曰固矣更有進焉者椎埋洗削之夫盤列市中狃蹄操
刀而割甘其味以爲太羹弗若也易牙過而笑其失餽矣今
予雖愛豕肉不正不食稟然有聖訓存焉又何龍脯之足以
荒其志乎嗟嗟好書者不少概見而真好與真知者實難其
人是必知之真而後好之始真然好之既真而不造於真知
者吾未之見也癸卯冬予過雲上軒見架上列張以甯春王
正月考一書授據詳洽口翁歎其絕佳少間走札往借已混
亂帙中老人懶於檢覓而止耿耿掛胸臆間者五六年去秋
初度有人插標以數冊敗書來售而此書儼然在焉得之如

獲拱璧因感墨汁因緣艱於榮名利祿然世間聚散何常百
六編迴絳雲一燼圖史之厄等於秦灰今吾家所藏不過一
毛片羽焉知他年不爲有力者捆載而去抑或散於麤肆麤
坊論秤而盡俱未可料總之不滿達人之一矧耳江湖散人
云所藏皆正定可傳予之書成手自點勘疑譌後有識者細
心繙閱始知其苦志若謂藏書多繕寫本子未足援據此乃
假好書之名而無真好之樂者竟謂之不知書不足與言可
也佛日錢曾述 後序云諸家經籍志惟焦氏詳而有法予
每思悉舉所藏編定目錄自慙四部單疎若區類詮次登之
簿籍未免有挂一漏萬之譏緣是卒卒中止今年春斧季邀
予過隱湖止宿燒燭檢書快談至夜分倦思寢斧季誘而使

東記三

五

之言意將窮予所藏而後已予嘉其志且愛其真好遂條悉
以對胸中秘而久不欲宣於人者竟如猩猩血縷縷而出矣
斧季復誘予寫書目時敕先在旁目笑我兩人間或出一二
語以相憇憑余歸遂發興叢書於堂四部臚列按豪次第頗
效焦氏體例稍以已意參之釐爲十卷浹辰始畢然終不敢
謂已成一家之書目也惟是聊且錄之如甲乙帳簿命侍史
備遺忘便檢覓以應斧季之請不煩借書一紙可耳吳門錢
功甫高士也老屋三間藏書充棟口翁釋褐後卽與之交時
時過從出看囊錢市饌餌相對共噉一日語公吾老矣藏書
多人間未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閱轉就公
借他年屬續時公與我料理身後事以爲償博何如口翁喜

甚質明往其意色閱嘿已不肯踐宿諾矣嗟乎讀書種子習氣未除斤斤護借益非獨一功甫然也其書後雖散為雲煙此一段嘉話至今猶在人口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即筌翁云道君在五國城所作從權場中來者功甫歿此書不知散落何處今雖懸百金購求豈可復見趙元度初得李誠營造法式中缺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有蓄者後於留院得殘本三册又借得閣本參考而閣本亦缺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為完書圖樣界畫最為難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溝洫易盈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元度收藏數十卷二西五車斯架塞屋臨老乃發無書之歎非無書也即挂一漏萬之意也旨哉我欲以此

東記三

一言贈世之藏書家侈然自足者遵王再題

周西嶽華山神廟碑

張叔未丈云西魏文帝大統七年宇文泰命楊子昕構華廟植松二千餘株周武帝天和二年丁亥詔史臣為之頌而立此碑也楊子昕魏書北史皆無傳碑所云晉國公宇文護也護字薩保周太祖文帝之兄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保定三年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有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然玉珽之擊御刀之斫即見於天和七年此所云任屬阿衡親惟旦爽安有哉撰者方讀若紐子瑾書者趙文淵瑾有文名文淵有書名而錄是碑者褒貶率異辭余謂今所以人知珍惜者石在隋唐以前其背又有開元

一刻兩面兩側唐宋題字已無餘地而顏公寶蹟亦列其側嘉靖地震古刻盡失此獨巍然完善固是金天王靈爽式憑而撰書之工否直可存而不論矣升作阡陸氏音義天險不可升鄭本作昇此則增阜於左從古文虞惟古有是文所以手文曰虞或可約畧假借耳大統七年歲在辛酉此曰旃蒙於爾雅歲在辛曰重光不合今驗石本直末剝蝕又似十字然即是十年亦歲在甲曰闕逢也周書列傳于謹字思敬唐瑾字附璘瑾傳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瑾白文帝言謹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方紐于氏瑾乃深相納結敦長幼之序謹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汲

東記三

古閣刻作言瑾學行兼修瑾亦庭羅子孫趙氏金石錄虛刻本後以子瑾請與同姓更為方紐于則子瑾二字皆誤且文義當言請與于謹同姓不當于謹請與同姓也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亦作言瑾學行兼修王氏利金石萃編錄顧說亦沿其訛皆寫刊失校之故頌文空處後人題字者南監牧使劉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耶舜中聖徒同謁祠下熙甯癸丑仲

秋十七日題又宋熙甯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轉運副使制置解鹽使明年十一月移東京轉運使十二月三日過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馮翊保定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於金天王祠下又李侃奉敕祈雨甲寅三月晦又熙甯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尚書職方

員外郎陳縉自泰倅移開封令恭謁金天祠下彥默彥淵彥正侍行又元豐元年十月十二日侍親出帥華池與友人鮮于溱宋彰口謁祠下鄆江俞次舉謹題又張叔卿被命之利路恭謁祠下男祕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又治平丁未夏領本路提點刑獄謁祠下後六年蒙恩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過祠恭謁金天帝宋熙甯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東萊蔡延慶仲遠題又熙甯十年三月十九日題又提點刑獄尚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祠下男唐工唐老唐純唐傑侍行此舊裝冊俱佚今從整幅拓錄又跋唐華嶽精嚮昭應碑云開元八載亢旱元宗命許國公蘇頌以瑞祝之辭旅於西嶽旋闕得雨既禱而祠因此立碑也是年七月題

東記三

八

罷相為禮部尚書碑故言舊相尚書也撰者咸廩王氏昶云開元時咸廩為十八學士之一圖形含象亭若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疑即趙冬曦傳大理評事咸廩業恐未合書者劉升昶云唐書作劉昇附見劉德威傳題額者李休光錢氏大昕云碑石左右蓮華魏鬼十六字興元元年盧放書又有李休光題額二十字驗其字體亦出盧手蓋勒碑之後又六十餘年而始題其額耳此刻周天和二年丁亥華嶽頌之背石之兩側與正文空處唐宋元明人題刻已徧蓋西嶽祠中烜赫有名之刻嘉靖末地震古石多毀此與述聖頌獨存

周無專鼎釋文

張叔未翁釋周無專鼎文云唯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

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無專入門立中庭王呼史琴册令無專曰官嗣口王口側口口錫女元衣帶束戈瑯戟縞繹彤矢攸勒鑾旂無專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尊鼎用享于口烈考用丐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各通作格格于某鼎彝習見之文澈浦吳侃叔世兄東發為余題沈紀鴻贈本亦釋作格後以_レ為燔於自藏本改釋為唇通作脹其實後說不如前說耳_レ廟字無可疑_レ舊釋烝澈浦畢菀園世丈星海曰烝冬祭時在九月不得曰烝六書統番作_レ即番字故反亦通翻_レ从火為燔記曰燔燎羶燔燔亦作燔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是也吳侃叔因其說為余跋沈贈本儀徵阮師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用之崑園丈既明先生

東記三

九

之孫也世其家學精通篆隸所藏金石文散失殆盡間有存者尚多佳本_㊦吳侃叔曰劉元城廟制圖外為垣門門內為廷又內為廟又內復為廷又內為寢寢內為都宮太祖及三昭三穆之廟在焉然則所謂入門者垣門也中廷寢外之廷也圖室都宮也七廟皆室太廟曰太室圖室殆統七廟而言但圖室不見於經傳古文都作媿圖作_㊦二字疑古亦通用侍御朱石甫同門為弼曰圖室藏河圖之室也唐虞謂之天府周謂之明堂_㊦劉治司嗣鼎彝皆通用此上一字是司字下一字作司治嗣解俱可_㊦中謂宣王時人者大雅常武篇毛傳謂文王時武臣者鄭箋也大興翁覃溪閣學詩或言南仲篤周祜北城于方西拒昆或言江漢常武世並列

年即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也考蒙古主是時方尚儒術召
寶默許衡至開平定官制設翰林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故
序云國家方嚮文學非虛譽也而斯時之宋乃倚重賈似道
一人日以湖山宴游爲樂曾不如蒙古氏之有君嗟夫此書
刊於此時正草昧初間渾沌未鑿之日余讀其書嘉其能進
於中國故興也勃焉豈徒恃兵力之強哉然則此書抑豈獨
以舊本爲可貴哉梅谷陸某題倩侍兒虹屏書于册乾隆四
十五年庚子上距中統二年已五百有廿年展寫之日亦維
季春後有梅谷掌書畫史沈采虹屏印記又晏公類要後有
虹屏跋云晏元獻公類要晁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
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似非完書然其中有

東記三

公四世孫表補闕并至歷代雜錄止蓋已爲足本矣載讀曾
南豐集有此書序云總七十四篇合二篇爲一卷則正三十
七卷也益信爲足本無疑晁氏所見殆傳鈔不同耳爰錄曾
序冠首而識于後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
月春事未闌海棠繡球木筆紫荊薔薇花尙繁盛新妝初畢
御研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啜鏡溪新茗書署印同前真
藏書家韻事也

周頌壺

此器向爲錢塘趙文之孫尊人所藏文爲余言不知何時失
去家藏銘文拓本因摹刻于小屏余所見置于几案者是也
後見鬻古者莫遠湖言在越郡得之壺已鎔去僅存頸上有

字處數寸而已歸之雲間某氏近日拓本皆由此不全者出
是壺先著錄曝書亭集竹垞老人原題之拓本今藏嘉興張
叔未丈處未翁嘗爲人題此殘拓云古尊彝之屬器蓋皆有
文者字體有異而語句則無異所以志器蓋之相符不至離
異牽合此正古人用心之慎從無一器著兩段語句相同之
文而蓋上反無文也曝書亭集載王太僕益朋家所藏頌壺
項腹皆有銘云云今朱檢討之遺拓二篇及手跋眞墨具在
吾家當是一爲器文一爲蓋文竹翁並未目驗不過據墨
拓而著錄之疎矣是壺久無蹤跡莫君遠湖遊山陰得之項
口周遭僅存數寸而百五十文字具在文在項外當是蓋之
四周必高四寸器之文仍不外露也遠湖足跡廣眼力闢是

東記三

壺之蓋安知不尙在人間珀芥磁針行有遇合則竹老項腹
有銘一語之疏亦從可訂正云延濟書于三頌軒中莫述佳者云此是佛經第之罪過故尙留之也

西遊記

海鹽張石匏明經開福應劉燕庭觀察喜梅之招赴秦中歸
以元耶真人西遊記見餉後有徐星伯郡守松程春廬奉丞
同文董方立孝廉肅誠諸跋其徐跋云長春眞人之經西域
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爾泰山記曰金山南面有大
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
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
城之罽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句也

博克達山三峰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即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峰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為古火州地訛火為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為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表之闕端府者端即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砂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輪臺東為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餘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託多克積沙成山浮澀難行東距阜

東記三

十四

康縣一千一百里故云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當有洛克倫河圖壁河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記不顯言者塞外之雪山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託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為四十二橋即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者即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東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荅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

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荅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塚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關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關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即今伊犁成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即至阿

東記三

十五

里馬城自阿里瑪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為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尚未出金山則為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盒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

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程董跋不備錄又有烏程
沈_寺金山以東釋文更長亦不及錄石匏丈自書緣起云歲
丁酉之春予應汀州太守劉燕庭先生之招將爲閩遊道出
紫峽與同人道別蔣君生沐屬於杭郡振綺堂臧書訪元耶
真人西遊記會於汪君又邨所詢及未有以應也慮息渡江
抵汀一日偶言於燕翁知有臧本留京邸宅日許相假也明
年九月燕翁赴甘肅鞏秦階觀察任借予往未至燕翁奉諱
返旅小住西安越歲東還迨辛丑之秋任陝西延榆綏觀察
書來乞余復西行壬寅春挈兒時恩重入關時燕翁攝理潼
商觀察留署齋踰半歲知此書曾攜行笈癸卯春同還榆林
因命兒子手錄之殆有夙緣邪是書經徐星伯給諫手訂諸

東記三

六

家題跋皆爲給諫而作蓋給諫昔曾親歷其地故一一疏證
如此未幾給諫出守榆林暇日轉假其本校之以朱筆改正
又補鈔孫序及錢少詹段大令跋兩通烏程沈君_寺金山巨
東釋皆燕翁本所未及也予目力加眊不能讀一過藉兒子
勉力以成俾五千里外得踐數年宿諾亦幸已榆林古朔方
郡出城數里歛貢城舊_寺在焉予嘗登城北望黃沙白草大
漠連天秦築長城隱隱_寺指其外卽蒙古部落人情風土不
與華同記中所言亦漸相近矣感慨流連不知此身之何以
至此也歲臘歸里出以復生沐當可添一段公案道光甲辰
六月石匏張開福識于榆林節署年六十有一

寶綸堂集

會稽陳章侯_{洪緩}寶綸堂集十卷刊於康熙乙酉有羅坤胡
其毅兩序孟遠傳一首今刊本不可復得矣有遊淨慈寺高
麗寺二記志湖山者所宜採及也

唐周文遂墓誌輓

張叔未丈云唐周文遂墓誌輓刻海昌周松靄進士春所藏
王蘭泉宗伯利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錄此作石誤也輓易
損嘉慶丙寅進士貽余一本模黏已甚此尙是乾隆辛卯初
得時所拓其手書跋卽在是年夏五二日蓋李作舟聘所貽
本也是輓爲人盜去進士旋復購得今進士歿後又不知所
屬卽剝損之本亦不易得矣未申公表身紳卒玉表字紳字
顯卒當是碎字紳碎二字缺表字不全王錄文缺三字據本

東記三

七

不清耳楊氏上脫農字譽案是舉字之別王說是至咸譽所
知則不必定是舉字耳仁和老友趙晉齋魏昔藏有唐處士
包公夫人墓誌輓余曾手拓其文萃編錄作石亦同此誤

虞恭公溫彥博碑

此碑自安_{世鳳}墨林快事云約得四百餘字王虛舟題跋云
所存七百餘字至王蘭泉司寇得幾及千字之本爲多矣余
所見陸白齋釋文則一千四百餘字翁覃溪開學釋文則二
千餘字陸翁兩家略有出入今以全幅整裝翁題之本參考
錄之如左_{翁題云嘉慶丙寅春得千許字舊裝本因從蓮府}
可讀率更銜名朗然良一大快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
如趙子函輩早能用意全拓所得不更可增多乎然宋時人
已不肯全拓下半截矣顧亭林
不知詳考漫以殘闕二字置之

第一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碑空十字
下具撰書銜名則王氏 言在前闕行非矣 中書侍郎都督江陵縣開國

子岑文本口口口口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口口渤海縣男歐陽詢書口口昔者帝嬀升歷九官奮其庸有

周誕命六卿揚其職國鈞總於公相口口乎二口朝口歸於臺閣成乎口晉雖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魏口口代天口口帝載立盛德建口口口口口口也若夫昴宿麗天感其靈者人傑嵩嶽鎮地降其神者

國楨叶卜夢於龍影口物色於舟楫其口也口庸器而口口口其口也口口口口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茲復口

口矣公太原祁人諱彥博字大臨第四臨系姬文之遠胄派
東記三 六

唐叔之遙源食邑河內世功開其緒著姓晉陽令德流其
祚雖復安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於口

下晉之勳烈太真口於京口猶培塿之望極天潢汗之口口口第五祖裕魏大中大夫言為准的行成表綴廊廟

翹首指紳結轍口公叔而比德口思口而口方口考君攸隨三原令泗州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聚螢成學夢鳥

飛文名冠洛中望高許下孔門密子口口不顯於當
時穎川陳君哀榮無間於異代能兼之者不亦優乎公口

兩儀之正口口口口之懿德口仁義以口口口禮口以口名口用內口常情所以自維輝光外口達識所以知口洋

洋焉若洪河之東第七注巖巖焉猶華岳之西峙若乃三

德六行列聖之所貴也舉厝必口其域九流七略先代之
所重也口息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淪口口口口與然則京臺口口始於覆口巨川維第八
地肇自涓流是以平津筮仕由賓王而佩印文終創業階

口吏而命社美口令範同符前烈隨開皇中本州口口口
口口應詔口以高第直內史省于時隆口口口俊父盈朝

口口侍郎薛道衡才宗唐肆第九牢籠多士太子洗馬李
綱直道正辭羽儀海內並下堂見禮倒屣定交曰季之稱

冀缺口口口口趙口之口口宣口口口令口口口古義口
懸衡垂則奏口語而善陸生坐宣室而悅賈誼乃授通事

舍人行斂笏鳳池垂紳鸞閣環姿月舉韶音玉振每至文
東記三 九

武在列華裔口庭對越於青蒲之上口口於赤墀之下陽
口口口漢苑口口比其口口洪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乃之賢之餘事具口之一隅猗歟雅行十一度在乎經國大
業之始以親喪去官孺慕之感哀毀之極與夫長孫居憂

子龍在疚口口口口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行九伐問罪三韓于時禮部尚書楊公感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斛斯政行十二出奔高麗既而乘轅南反詔公銜命蕃
境申明巨節陳之以逆順宣暢國威口之以禍福遂口口

口增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千紀口口菹醢之罰口口口口
口焚如之刑豈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為東北道招慰大使屬天地橫潰寇

戎板蕩夷羊在牧商郊口漂杵之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之口口我高祖口五紀而出震乘六龍而御天憑玉握
河洛之符授鉞遷夏商行十四之鼎艾綬銀章弓旌先於髦
俊建祉班瑞光寵屬於勳庸庶績所以咸凝口土於焉口
口乃授公口口口幽州總管府長史封河西郡公食邑二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雖連率總其方口口口毗其政
行十五刑而滅沒不羣豈蹉跎於吳阪清越振響終特達於
章臺徵爲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口周建官口口內史口
口口口口口中書司國典於口口口王言於口口詳其歷
選則口口口美於江東求其得人行十六則孝若飛聲於洛
下云誰嗣響復在茲焉屬獫狁縱匿疆場大駭甘泉口口

東記三

烽之火雲口口口貝之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鞠口口口口口懷辛口之將琴書在口竹甘口之臣乃
以公爲行行十七軍長史十萬之師方絕大漢五餌之術必
繫單于而南風褰律口之和北狄肆豺狼之毒衛尉數奇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如雲霓口終口事口
之口口皇帝嗣堯口口繼文治口平章百姓行十八澆俗俾
於結繩叶和萬邦遠夷同於編戶威情龍瀚澤流龜口口
寶無俟於口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中尋口爲中書侍郎行十九公望爲時宗才稱王佐鴻翼所
漸自回溪而薄九霄驥足既馳遊閭闔而躍千里雖儒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激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開糾繆口口大選陳議武口渥洽口口口口故能仁
行爵命日隆寵祿歲厚有司馬之四至慈明之十旬乃以
本官行太子右庶子遷御史大夫仍檢校中書侍郎遷中
書令口口口口口恭口口忠直表於廊廟口口口口口
口位口口獨口口口口職司八二十行柄公又處之故能出
總糾察入專機管執簡冊以肅周行奉絲綸以光帝口口
少翁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復口口口口口口口休烈
其猶病諸俄檢校左衛口口口餘如故進封虞國公食邑
三千戶二十行德優爵重鎬京之舊制非功不侯中陽之令
典踰七命而兼二善口口下以協口口比口口佩口口口口

東記三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荒口口口口口矣口尚書者重於司會之職
僕射者踰於副相之位上圖天道譬斗極二十行之運四時
下料人事邁元愷之贊百揆聖朝欽若前典憲章往代
懷播溪而口瞻想傳巖而口口口口口公口書口口口口
口命聞寵禮賢口口口口口臨事而口口口觀口遺書口南
宮之故實詳求善四行道勤行而不倦歷選前哲仰止而
無怠是以忠允寬裕口內恭之德清虛口口口新口之度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式是百辟口口口口口以事一人獻替之規不忘於忠二十
恕損益之義皆出於仁厚違規矩枉尋尺光其家而弗爲
利社稷安億兆口其身而無悔肅肅焉濟濟焉口口口口

□□□□之周□善□□□□子女之毀家非徒言□
 公□□□信□貴中和心之二十所同必擇善以利物意
 之所異不是已而達人闢德義為宮牆包禮度□□□
 人之善系□□之清□□□□□□□□富辭令
 而絕毀譽□□交而篤久要位高矣□□滋□祿厚矣治
 家踰二十約以孝敬之道移於哲兄行慈惠之心治於猶
 子允所謂朝廷之棟幹人倫之龜鑑焉以貞觀十一年□
 □□□□駕□洛陽□公自感疾暴動 上寄深臂指
 思篤股肱中使相望於道路名暨畢二十陳其方技遂
 輔德愆報彌留曠旬兩楹之奠既兆二豎之灾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所欲

東記三

三

言公志在忠益表陳治道□□□□盡令終之德克著
 昔□卿大夫無二十忘於舉能子顏啟足情存於慎赦眇
 焉千載於斯一揆六月□日薨於旌善里中春秋六十有
 □ 上聞□□□□□□悼伴衛君之請尸類齊后之□
 □即以其日舉哀於□次百僚陪列莫不流涕乃三十詔
 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行中書侍
 郎杜正倫□□□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
 □□□□□□應太常考行諡曰恭公乃 詔有司立
 碑紀德□坐地於 昭陵三十之側并給東園祕器賻贈
 二千段喪葬所須並令官給□祖送之典墳塋之制咸率
 禮□□□夫鐘鼎□□□□□□代□篆籀□

□□□□□□琬琰□□□遂□□□□獻元葉漢室之良
 佐三十也密陵當陽晉朝之賢輔也雖復卿雲攜思班爾
 運奇勒銘由其子孫表墓資於□□□□□□□□□□
 □□□□□□□□□□□□□□□□□□□□往載不其
 偉歟式揚一德垂之百代其詞曰□三十藹藹高門世膺
 顯命堂堂盛德家襲餘慶抗節飛英扶危流詠軒蓋接□
 珪璋疊映□□□□□□□□□□□□□□□□□□□□
 □□□□□□□□材□楚重□□□□□□然□遊藝□德
 財成□□範三十圍儒墨非焉擅奇雕龍貽則發跡素里
 馳聲上國仲舒揚庭吾邱侍詔數□□□□數□□□□
 □□□□□□□□□□□□□□□□□□□□□□堯舜□

東記三

三

□□□□□□□□求賢受書汜上釋釣滋泉陳三十謨德
 顯定策功宣縱壑纒驚搏風初矯密勿鸞閣便繁鳳沼仲
 舉性□夷吾□□□我□貝□□儀表□□□□□□□□
 □□□□□□□□□□□□□□□□□□□□□□□□
 □遺名鑄丹□符傳薪三十行理一水逝黃岐光沈趙日稅
 駕天府夷體泉室麟閣圖形烏英騰實悲纏卿□慟□
 冕旒寵喻□□ 恩隆□□□□□□□□□□羅□□□懿
 範□□□山邱
 嚴修能購書
 歸安嚴修能 元照 購得宋張 洽 春秋集傳吾邑錢廣伯布衣
 為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傳鈔

者並附之書後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錢廣伯復久能云承命為購春秋張氏集傳容徐圖之至許以鐵網珊瑚為酬未免失之太重耳馥頓首朱朗齋復廣伯云昨日承示嚴先生札及鐵網珊瑚俱已轉致敝居停汪九先生緣宋板春秋一書據九先生自言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日前所需二百金之價未為過多皆由時下書價大槩皆昂此書雖已缺卷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无足重輕之宋元板書差為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取利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只照本七折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乞先生附便轉致嚴先生但其書現在橫河橋姚宅為日過遲姚處如合用則

東記三

不能懸待耳文藻頓首鐵網珊瑚一書玩之不忍釋手然係嚴先生持贈之意不可辜也謹繳上又復廣伯云日昨承示嚴先生來翰稔悉一切今早既轉致汪九先生矣張氏集傳既為經義考所佚又為永樂大典所遺而四方藏弄家從未經著錄則此書之可寶貴在遺編之散亡已久而不在錢板之為宋為元也書籍流傳除免園册子之外皆無益于舉業之學者必謂有益于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則不免立言失體矣今皆不具論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卅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弟以二說衡之為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

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以兩不相從之中寓成人之美之道是否有當伏乞裁定但此事自七月相待今已稽時計此番覆後僅可再待半月不可誤九先生之得善價而他就也文藻頓首修能自跋云張文憲春秋集傳一書其詳見盧抱經學士跋中元照嘗按勝國迨 國朝諸藏書家皆不著錄聞常熟人家有之後毀于火朱竹垞徐健菴諸公皆未嘗見老友鮑以文為言虎林有藏此缺本者遂親往求之其人索直二百有奇逮壬子之歲以錢廣伯朱朗齋為之介紹畀以四十緡得之每册有曹榕顧汝修圖記共存十九卷其書采集眾說自三傳外于晉取杜元凱于唐取啖趙陸三家于宋取孫明復孫莘老劉原父程正叔劉質夫許崧老胡康侯七

東記三

家之說最多餘如蘇氏呂氏雖間取之不甚多也凡有數說可以互相發明者以一家為主而餘說夾注于下文憲自亦間有論斷存者幾四十條大概視集注尤條暢而全同者亦有數處其春王正月公即位辯析至詳凡夾注幾千字皆集注所無學者所當細考也元照念此書僅存于灰燼之餘世無二本不敢自秘因于暇日手謄此本以為之副起于六月初三日將四旬而竣事遂為書得書之顛末并其大指于卷後後之得此書者尚善視之哉時抱經學士書跋之明年乾隆甲寅季秋之月甲寅晦茗水嚴元照久能氏書于芳椒堂又余所見明焦弱侯家精鈔洞天清祿集有何義門先生手跋云此書近時刻本皆訛清祿為錄且去集字又謬分為十

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為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修能亦跋其後云余數年前曾見此書今為塘棲宋茗香助教所得此雖已有刻本然舊本故可貴舊簽隸書五字大類文待詔紙亦甚精古香可愛既以香修小印鈐於卷端復鈐於簽茗香先生幸善視之小生福薄不得以此書插架如何如何嘉慶八年五月修能居士嚴元照識觀諸跋益見前輩愛書之苦心如此如此兩

麓山寺碑

舊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為孫退谷少宰研山齋藏本較王蘭泉司寇所載多及百九十字其碑末庚午九月下尚有壬子

東記三

朔十一日壬戌建九字又其後有且上計于京不偶茲會贊口十一字乃接英英坡霧諸語為自來著錄家所未及不觀是拓或將以贊詞為碑銘矣

素師聖母帖

元祐戊辰刻本
張叔未丈云聖母晉康帝時人畢尚書引王松年仙苑編珠語正合然碑云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而畢引漢書地理志盧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則甚不合錢詹事云此碑不列書撰人素師俗姓錢此從叔父淮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證之史是杜岐公佑則此即藏真所書撰者必別是一人此論甚精大和四年表休諸題名好事者移登覽題記轉摹入此耳瞿木夫之說亦精細案素書自敘帖年四十一

恣肆狂怪究增嫌厭此作年五十六謹嚴肅穆深得魏晉遺規此後絹本千文貞元十五年所作筆愈蹙緊然氣體轉遜此整暇故余於素師書中最者此蹟也昔年丁未戊申余以新拓黏來鶴堂中流覽最久此拓是元明時物與董臨之拓俱得自同里王樹堂家因合裝而識之集書結習白首難忘炙視呵豪不知泚泚書之行自笑已

釋文

聖母心俞至言世疾冰釋遂奉三清之教旋登列聖之位仙階崇者靈威遠豐功邁者神應速乃有真人劉君擁節乘麟降於庭內劉君名綱貴真也以聖母道應寶錄才合上仙授之祕符餌之珍藥遂神儀爽變膚骼纖妍脫異俗

東記三

流鄙遠塵愛杜氏初忿責我婦禮聖母儻然不經聽慮久之生訟至於幽囹拘同羸里倏口霓裳仙駕降空卿雲臨戶顧召二女躡虛同升旭日初照聳身直上旌幢彩煥輝耀莫倫異樂殊香沒空方息康帝以為中興之瑞詔於其所置仙宮觀慶殊祥也因號曰東陵聖母家本廣陵仙於東土曰東陵焉二女俱升曰聖母焉遂字既崇真儀麗設遠近歸赴領弔江淮水旱札瘥無不禱請神貺昭答人用大康姦盜之徒或未引咎則有奇禽翔其廬上靈徵既降罪必斯獲閭井之間無隱隱焉自晉暨隨年將三百都鄙精奉車徒奔屬及煬帝東遷運終多忌苛禁道侶元空九聖丕承慕揚至道真宮祕府因不往建况靈

縱今雖蹟之聯古作可評道化在人雖蕪翳荒郊而莫禱
雲集棟宇未復耆艾銜悲誰其興之身因碩德從叔父淮
南節度觀察使禮部尚書空監軍使太原郭公道冠方隅
勳崇南服淮沂既蒸決此字未釋作而不朽存乎頌聲

貞元九年歲在癸酉五月

素師遺蹟以聖母碑為第一此帖刻本以元祐戊辰刻於西
安府學為最佳消熙祕閣續帖亦以真本上石似少肥少古
健之氣明寶賢堂刻軟弱無力至湖南綠天庵刻則誤易殊
甚為之釋者董文敏臨寫并釋文粵因碩德翟木夫名中溶
者有古泉山館金石文住石刻本今附裝册後各有差誤余自幼者習此碑能背誦
茲釋其文而條董翟釋之誤於後

東記三

世疾世字顯即謂下有缺筆然斷歸赴董作傾弔董作九聖上脫

建上字上牛有蝕翟云心俞至言世疾冰釋翟作忿翟作躡虛翟作

息翟云似亦家本廣陵翟作設翟云似復奇禽

鳥翟作晉翟作評翟口郊翟云疑蒸翟口不能釋

陝刻聖母碑尾大和題文消熙帖刻無之則碑本之本無是
文可知矣文在元祐刻款之後則非元祐刻可知矣畢氏關
中金石記未審文是左行而於同登字亦未契勘翟氏中溶
古泉山館跋尾謂必是登臨遊覽者所題而非是帖之題跋
說近是然何以刻在是石之尾亦未確指大興學士翁尊溪

先生復初齋文集卷二十四鴈塔題名重摹本跋篇之末附
識云今陝西碑林懷素聖母帖一石尾有大和四年裴柳同
登楷題是即唐鴈塔題名石刻之僅存者而元祐時借用其
前半之空石刻素書耳則說乃真確真審鴈塔原題世無隻
字即宋大名柳斌重摹之十卷雖殘拓亦何從得見茲賴是
刻之借用而此二十九字之原刻佳蹟歸然獨存豈非厚幸
然非翁先生拈出亦何以抉學古之疑益歎審讀古刻之不
易

資治通鑑

宋刊本資治通鑑每半葉十一行行廿一二卷中銜名隨官
改換又一殘宋本題增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首行末行均

東記三

半葉十四行行存三冊未詳何人增節
廿四五字不等

草堂詩箋

宋魯書杜工部草堂詩箋有高麗刻本如水筒詩何假將軍
蓋句蓋高麗本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刀刺泉事錢口口謂較
蓋字為穩其為善本可知吳枚庵明經豈鳳云

荀子校本

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讀書雜誌荀子補遺後刻元和顧澗
齋廣折校本刪去三條案原稿王制篇天下無王霸主句見
雜志第三楊注主或衍字非也則常勝矣千里按則上疑當有彊字又下文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千里按疑當作天下無王主句霸
則常勝矣今本上文彊字脫下文主屬霸屬二字互倒成

相篇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楊注而有執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千里按 而疑當作射遠此章之義見淮南子說山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高誘注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楊注以參天為功業必參天也非也又以執為權執亦非也執疑讀當為藝藝射準也直者平也端也拙者直之反也用拙必參天者有藝而不直也楊注失之遠矣其王制篇二條雜志第三論之謂下行霸字顧則謂上脫彊字下霸王二字互倒意有不同故不復載成相篇所刪則不可知或以顧說為未是且補射遠二字

恐未能闕疑耶

東記三

新莽大泉五十范

張叔未丈云嘉慶八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大興友人翁宜泉樹培來書云所說金石契泉范事弟從前有辨甚長已蒙芑堂將板改正乃建武五銖范也至磨款另是司馬達甫之大泉五十范背有偽款弟磨去非建武字也然今悔之不應磨去已無及矣造孽奈何泉范名始竹垞培曾見江鄭堂貨泉范背有母字培藏大泉范背亦有母字而倪氏又名泉鎔曾持此語細稟家君仍以從范之名為是蓋禮運之語可據也

厚溪先生引范金以徵泉范已細書於余家藏五銖泉范也冊內而錢竹汀少詹跋江鄭堂所藏新莽泉母云其形極圓中容背泉八枚背之右隅有文曰母蓋當時呼錢模為母也秀水朱氏所見大泉五十之母逆名之曰范由未得見此

異聞耳則謂范謂母其說不妨兩存耳

東湖叢記卷三終

東記三



東湖叢記卷四

海昌蔣光煦生沐

松桂堂帖

宋刻米海嶽書有紹興米帖羣玉堂帖英光堂帖世皆不多見從未有言及松桂堂者余於六舟上人所獲英光殘帖後有相義錄其文不見於寶真齋法書贊且行次較異後有跋云右相義錄先南宮之所撰次者因得墨本於匡廬好古君子之家載觀筆勢挽萬牛氣概凌九秋英誼凜如袞貶森嚴真一代之春秋也巨容謹跋亦僅知巨容為南宮後人不知為何帖也案復初齋文集所載英光堂帖內有巨容跋數帖亦謂別是一刻及觀張叔未丈所藏米帖簽為涿州馮相國

東記四

所題直云松桂堂帖後亦有巨容跋云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適逢艱歉不雨者三月政懷憂國之心一日文簡曹公再世孫尊民出示先南宮禱雨靈驗詩墨跡百拜敬觀愈增感慨因念南宮仙去遺翰多上中秘其散落人間者又不知其幾今塔下一詩豈非佛力護持而不為六丁取去耶尊民知寶是編斯亦九原之幸也會孫巨容鑒定謹跋因礪石松桂堂與好事君子共之時菊節後五日乃悟巨容所跋諸帖皆松桂堂也張藏之帖後歸嘉善程別駕文榮其所著南村帖考中詳言之程宦金陵癸丑之春程殉難焉此帖想已灰飛煙滅矣思之可勝浩歎

相義錄

義者士所舍也世治道隆上下宅義先王之澤至于海隅

匹夫匹婦莫不知之猶人之寒必絮暑必絺處必棟宇陰陽和而四肢適其命不夭無足怪者若夫時味道降先王之澤竭士去其常舍相求利而不止天下大化以趣向擇利為風故臣謀君子悖父士責友拖紳襲冕之下化為豺犬蕭牆祗席之上起為寇仇方是時有一介士嶷嶷不流受命忘身者則一世失舍之人視之反若寒絺暑絮布席于野四肢遘厲而死亡立至也然而士知舍之安雖誘之以封爵之以刃奮身不顧視鼎鑊如華堂麗室使一時桀暴逆虜降殘斂兇顧之而不敢逼至于千百年涉殘編味遺事者猶目察眦髮指冠宛如面目相對觀其大充塞于

東記四

天地之間耳不賁哉余閱史感房叔安之義於是錄亂亡之間上下以義相舍者著相義錄有所不錄以俟後世知我者辛酉八月吉日襄陽米芾元章敘
房叔安字子仁清河人也為口元邈青州長史齊高帝鎮淮陰宋明帝疑之齊高乃北通魏遺書結元邈以自固元邈問叔安安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今公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甯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乃遣叔安詣闕發其謀齊高邀執索章安叔答曰寡君使章上天子不上將軍僕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不須置問齊高壯其義遣去苟伯玉勸殺之齊高曰人各為其口昇明同時至

方伯封侯竟以功中齊高開驃騎府補元邁司馬甚懼齊
高益加敬齊與用元邁兄弟名始終叔安時為益州司馬
甯蜀太守帝懷其忠正不撓衰加前將官後卒官帝歎曰
叔安節義求之古人恨不早至方伯子長瑜亦有行義任
為州從事

韓係伯襄陽民事父母口孝謹稱其俗種桑於田界係伯
以枝所蔭損人苗乃徙界北數尺種桑鄰人遂侵田之又
為徙數尺別種久之慙服還所侵地親拜謝之朝廷聞之
蠲其役表其閭鄉里化服以壽終

李世勣為唐守黎陽竇建德破之釋不問復使守黎陽已
而世勣自拔歸吏白誅其父建德嘉其執義貫而不誅

東記四

王軌為唐守滑州其奴弑之以其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
主大逆賞之廢教將焉用斬奴返軌首

米口曰建德隋唐劇賊口口口之正益知義之足以感人
嗟乎吾讀史至此為垂紳之士三歎

盛彥師宋州口城人為唐宋州刺史徐圓朗反為安撫大
使戰敗獲之賊使作書招其弟舉城叛彥師援筆乃書曰
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善侍老母勿以我為念
圓朗歎曰將軍義士也終不敢害

王成字義君南鄭人少師事太尉李固梁冀欲害固策免
知不免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變年十二姊文姬嫁同郡
趙伯英有賢智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積德累仁

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匿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
遺書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曰諾乃將變泛江東下
入徐州變姓名為口家保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
來變作閑即受書酒家口口妻以女十餘年間冀誅大赦
求大臣冤死者後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厚遣之
皆不受成遂名立而絕迹不仕變後為河南尹及成卒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以祠焉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
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漢末黃巾賊起過其境相約

東記四

四

不得犯孫先生舍辟召皆不應以德義自守終于家

此帖較英光堂本略高其殘闕數字亦有原石本無者非盡
搨工遺失及後來損壞紙本也

懷仁集聖教序

聖教序碑斷文漸闕鋒穎芒鍛俱無不獨紛紜何以慈出等
字也碑斷時代則曹秋嶽侍郎謂在紹興二年王虛舟吏部
謂在宋南渡後何義門太史謂在明天順中楊大瓢山人謂
在嘉靖乙卯然楊後亦自知其非其大瓢偶筆云聖教碑斷
時代曹秋岳謂在宋紹興二年至王敬美謂在元末國初何
紀瞻云在明成宏間余向以為斷于嘉靖乙卯地震偶見徐
興公跋引敬美語始悟余說之非蓋乙卯為嘉靖二年而敬

美生于其時如果是時新斷不應有元末國初之語所謂疑以傳疑者也

周虢季盤尊釋文

此盤為吉金最鉅之品聞以盛芻秣飼馬遇識古者收之其出土尙在道光十餘年間也嘉興徐籀莊文同柏有釋文云銘文八行行十三字又合獲古文維薄伐玁狁與詩六月同三重文四凡一百一十一字象犬頭尾四足形嘽古文敲文搏薄古今字嚴玁狁旁象犬頭尾四足形嘽古文敲从口系號省聲起即桓桓或古文俄讀若俘俄从垂會意俘者頃頭頓首之象竹書紀年厲王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于洛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當時玁狁荆

東記四

五

蠻相為倚伏故詩采芑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而是銘亦云薄伐玁狁用政蠻方也宣榭宣王廟號季子白蓋幽王以後人

惟十三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

白作寶盤丕顯子白庸武于戎功

經維四方薄伐玁狁于洛之陽折

首奮執馘辛是以先行榭子白獻

俘于丕孔嘉子白菱王格周廟宣

榭爰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賜

乘馬是用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

賜用戎用政蠻方丕孫萬季無疆

又周夷尊釋文云夷古文夷古文夷从兩自此从兩白白與自同又字从大此从夷夷又與邠通說文夷盛也此燕召公名讀若邠王成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銘云汝南知為十九年事汝水在周禮職方氏豫州域據前漢書地理志鄆氏水經注汝水出宏農郡盧氏縣還歸山東至南陽郡魯陽縣大孟山又東至河南郡梁縣天息山又東南至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又東南至原鹿縣入淮凡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汝南汝水之南以漢志汝南郡證之平輿故沈國陽安故道國吳房故房國南頓故頓國汝陰故胡國新蔡故呂國新息故息國思期故蔣國西平故相國弋陽故黃國上蔡

東記四

六

故蔡國項故項國安陽故江國皆其地貨从攸从貝當是古優字讀如優賢揚歷之優鄭氏古文尙書盤庚下賧从貝从史史氏音同當是古賧字緜从冫从糸冫古席字今作斥斥義近責从糸當是績字讀為績爾疋釋貝貝小者績餘賧黃白文銘云優賧績謂以貝厚禮之與他器云錫貝五朋錫貝十朋同書盤庚具乃貝玉古者貨貝與玉並重故即以賞貝作廟器也公日辛召公父詩甘棠箋召伯姬姓陸氏音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謚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王之昭十六國無燕未知士安之言何據是銘又可互證日辛字商人以生日為字史記索隱皇甫謚云微字上甲以甲日生也譙周謂死稱廟主白虎通謂殷以生日名其

子皆非是人執筆在車上御車之象銘此者紀從王巡狩事
夾著子事父之義禮曲禮疏御謂主事官有世功故有御事
之因是也

輿 從王女 汝南貨 優

駛 賦 編 續 用作公日

辛寶彝人執筆形車形

琢硯名手

國朝曲阜孔尚任錄其所藏金石書畫古玩等為一編題曰
享金簿中載金殿揚者琢硯名手供奉 內廷製松花石硯
甚夥石出遼東松花江較綠豆端色尤清潤云余所見平湖
高文恪硯旁鐫松花江石四字或出殿揚之所製耶又康熙

東記四

雍正間吳門有顧二孃者工琢硯黃莘田任贈以詩云一寸

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自注顧家於如何軋軋鳴機

手割徧端州十里溪余所見顧製之研有吳門顧二孃造篆

書款錢嶼沙方伯琦澄碧齋硯譜云吳門顧大家工於製硯

技妙入神時聞中林黃諸公以風雅爭雄各抱研癖而莘田

曾任高要令端溪即其所轄得石最多特為延致出其所積

盡付磨礪四十年來匪但老成凋謝并莘田十研亦零落殆

盡不知所之矣又云製研名手夙推吳門顧大家余生也晚

不及見其人平生所遇者淮陰魏氏金壇王氏王為罕皆前
輩後裔聞中薛氏董氏林氏皆顧門下士也譜中新製多出
其手案愚谷文存載旌德
呂建侯亦琢研名手

高唐州殘碑

吾邑吳槎客先生鑿所著尖陽叢筆有云高唐州治庭中有
石在階下偶歲大疫獄囚赴獻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爭
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
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缺可辨者數字今錄于
左石高二尺六寸闊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生在
州時會拓之凡五行

□是□南□□□□

□□絕□□后□□

□□秣罷□□□□

神□□□□見功譽

東記四

□元□□□□□□

歛硯

尖陽叢筆載元人江光啟送姪濟舟售硯序云唐開元間獵
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為硯自是歛硯聞天下其山為
羊鬪嶺之嶽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
曰羅文坑舊坑曰又次曰莊基坑相去贏百步而石品絕不相
似其舊坑之中又自岐為三日泥漿棗心綠石去舊坑才數
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坡
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剔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
為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
之副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

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漫處為絲又外愈漫處為羅紋故吾鄉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漫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墻壁獨吐絲甚奇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為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頽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堆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撿拾殘珪斷壁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硯者率求端方

東記四

九

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為詳舊坑在雙溪時已墮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墮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大石今至疑有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墮聲如雷隔溪屋瓦皆驚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剛鑿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案近日歛硯竟不復出佳者讀此文知元時已然何況今日耶

孟蜀書范

新篁張叔未丈藏有古銅一片上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

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為一行未翁

題為書范有自跋云此初刊書時鑿銅為式以頒示匠者之物也案韓文始鑄于孟蜀今本春秋二句在前此與今異蓋易詩故不當後春秋左傳也惜不得歐陽書後本作一佐證鮑丈以文審定為書范亦猶泉范之名始見於曝書亭集也吳江翁海琛廣平寓書於余引蔡練江澂所著雞窗叢談內書范一則謂是宋乾德時物余謂蔡說為是范作一左證則可若斷定時地當以宋學正葆清題作蜀槧韓文范為正墨板始於唐末板本文選益州始有歐陽子書少時所得于州南李氏之韓集後云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行本則此為孟蜀勅刊韓集時鑿銅為式可知也上海趙司農秉冲藏有鏡

東記四

十

范氏范皆金石中少見之品余亦藏有弩范為未翁所品題者

龍簡文說

春秋列國兩漢諸王皆奉正朔而各自紀元厥後國勢分裂強臣叛命遂有更朔建號等事或者乃以吳越稱元為非分不知五季時中原篡奪如弈棋諸方竊據如蜂起而武肅獨能破巢滅董保障二浙一十四州民命數百萬卒以納土歸宋又使生靈不受兵燹之厄其功誠終古不朽訾議云何哉且其建元之故亦嘗詳考碑錄乎蓋武肅自丁卯迄壬辰二十六年中奉篡號者三建國號者三丁卯四月唐亡次年戊辰無可稱天祐五年及天復七年因自建元天寶若崇化寺尊勝幢載天寶四年辛未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載五年壬

申推知建元在戊辰約五年以唐亡故不用梁開平乾化等
號案吳越又有真聖觀碑崇禎二年碑錄不載而廣潤龍王廟碑則稱梁貞
 明二年丙子臨安崇賢院開山碑登聖寺摩厓稱龍德元年
 辛巳上宮詩稱三年癸未良以通使故也癸未十月梁又亡
 次年甲申無可稱龍德四年因復建元寶大若冷泉亭記載
 寶大元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載二年乙酉東陽縣觀音寺
同誌又水月寺幢載寶正元年丙戌招賢寺幢載二年丁亥
 浚舜井記載三年貢院橋柱載六年辛卯寶石山落星石制
或登秀而層排巨石或岩峩而朝揖眾山推知寶大建元在
 甲申寶正改元在丙戌至六年辛卯實八年以梁亡亦不用
 後唐同光天成等號而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後唐長興三

東記四

十一

年壬辰亦以通使故也是其於故國淪亡強臣篡弒之會別
 具忠愛纏絲未忍違舍之至意雖晉吳天祐岐蜀復天遵用唐號
 而或亡或僭一節不終在歐史固失采其事即順伯亦未究
 其心今立堂錢君為武肅裔孫出所藏寶正三年戊子太湖
 龍簡告文見示此大可以裨碑闕者比年讀史見歐公文筆
 太簡謬處殊多不能表章吳越始終節鎮忠君愛民之事因
 藉此簡年確疏天寶寶大建號之由以證之此彭雲楣先生
 所以有新五代史補正之作阮芸臺中丞詒經精舍亦以命
 題鄙著歐史補正議中曾將此簡載入而流傳本反改寶正
 為天成非也見禮耕堂叢說

滄水集

禮耕叢說云上章渚灘之夏劉疎雨出此本示余曰觀其字
 畫之峻潔烏絲之明淨非毛鈔不能是可寶也余以山館珍
 藏本不敢假僅取其次者而讀之今年春過之小疎復出以
 見示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知為寶惜傳世者未忍與諸書散
 去釋其諱令定為 國初所錄且通幅結構多帖體與今行
 世本中州集如出一手為汲古寫樣無疑閱諸古體本諸
 離騷參以莊列荀楊極似坡谷而雜入于佛老歸潛志云公
 性喜佛老晚年頗畏士論擇其文主張二氏者削去而行間
 道錄禪偈徵引錯出何耶諸史論亦平平無奇遺山云公文
 長于辨析極所欲言不拘繩墨亦似有不概于心者惟游華
 山詩為裕之龍山詩之脫胎新體戒諭為欽叔百官詔之藍

東記四

十二

本想見當日游從諸名士羣然推仰奉為科律如此再考古
 詩遂初園八詠止載六首而記中尚有悠然臺味真菴二目
 豈元闕抑脫鈔耶外如送楊叔能關中詩日省齋銘遺山弔
 楊善淵詩遺山皆不見若裕州學記有升孟子曾子于堂而
 子思子傳學庸獨不得配云云案禮志大定中始遷孟對顏
 至曾子絕無升配事良係胥手倒寫曾子二字之誤又据次
 本卷首有楊文獻元序茲則前傳後銘而已今錄呈可精寫
 補入讀凡數過計正字削字補字約及二百惜案頭無他書
 可證挂漏不免耳案滄水集藏書志載何義門學士手校本
 凡二十卷何云按墓誌及中州集皆言前後三十卷則尚有
 後集十卷今北研所載劉疎雨藏汲古閣本不言卷數而余

者固在會未百年而文淵一厄蕩為烏有自中州選外為遺山所汰如白寓齋曹聽翁輩固已隻字不存即宋潛溪所舉殷樊之周仲善等亦一詩不見雖以抱經學士及辛楣宮詹學業宏見聞博畢力搜采終于不可多得顧余鄙識所見者金源一隅耳他可知矣徒令諸書如虎豹一鞞僅留名集于天壤間故金目之說實有痛心焉者博雅好古如訶菴當必有同慨者乎似聞君家多祕籍校閱之下若更將金源及宋遼元諸家兼為補正尤四朝不幸中之幸也余雖老敢不執簡以從見禮耕堂叢說

先憂集

國朝仁和陳芳生著先憂集五十七卷其捕蝗考一卷已錄

東記四

十五

入 四庫全書今刊本日少爰鈔其敘目以諗留心民瘼者先憂集者輯古來荒政書為後世備荒者法也芳生生於崇正壬午時天下奇荒析骸易子隨地而有國家由是多故而芳生所居千塾村煙火千門至是僅三百焉蓋由承平日久自宰輔以至庶人俱不知荒政為何事一旦無年遂悲鴻雁使其中有一二人取周官聚萬民者而蚤圖之何至輾轉流離莫知所振哉今天下無事含哺鼓腹之風可以坐致而忽有人者切切焉惟荒政是議得無犯杞人之譏乎然而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亦不能免事至而圖之何如早為之所且芳生固生長于憂患之中者也敢謂豐年可常恃乎范文正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誦斯二言留心世道者

能以平居無事而不念之哉康熙甲子五月望日陳芳生識
總理荒政第一務本第二節用第三田制第四水利第五常平倉第六義倉第七社倉第八保甲第九酒禁第十原荒第十一占候第十二預防第十三廣樹藝第十四修省第十五祈禱第十六捕蝗第十七急上聞第十八罰蔽災第十九檢踏第二十籍戶第二十一撫流民第二十二慈幼第二十三贖賣子附遣使第二十四任人第二十五假便宜第二十六犯專擅第二十七留上供第二十八弛山澤之禁第二十九蠲租第三十改折第三十一官糴第三十二通商第三十三無抑價第三十四無遏糴第三十五揭販之禁第三十六稱貸第三十七通有無第三十八勸分第三十九減私租第

東記四

十六

四十納粟第四十一度僧附贖罪第四十二緩刑附賑粥第四十三賑濟第四十四賑鄉僻第四十五罰侵欺第四十六興工作第四十七弭盜賊第四十八救荒本草第四十九辟穀方第五十治疾疫第五十一恤死第五十二耕牛第五十三慮後第五十四不恤荒之戒第五十五養濟院第五十六荒政餘論第五十七

湯鄰初曹廉讓

同里曹桐石徵士宗載紫峽文獻錄云湯煥字鄰初嘉靖乙卯舉人嘗手摹褚河南千文二石其戚徐李二生各得其一

徐石後歸朱竹垞檢討李石聞在海鹽云案江陰志云湯煥舉人為江陰教諭後徵為翰林待詔郡丞吳越間比之文待詔焉詹氏小辨云湯煥書楷學虞行學趙草學懷素至入

能品番馬方恆泰樣坪詩桐石之曾叔祖廉讓先生三才藏
話云湯煥著有書指二卷
弄金石法帖書畫最夥余所見宋拓黃庭經捨宅誓願文米
鐵捨宅為寺有發願文集有廉讓先生題識惜響古者忽
米元章書為之見容臺集
攜去不及錄其文為憾後得見宋拓晉唐小楷四種後有跋
語亟鈔之以存鄉先輩賞鑒之跡跋云憶丙子客都下同西
溟悔餘滄遠每至廟市定得書畫碑刻幾種輒互相鑒賞距
今十餘年來古蹟散落友朋間闕興致索然昨偶至慈仁觀
得此小楷四種尙堪展玩是蚤同年徐壇長攜示美善舊藏
十七帖古意盎然益增今昔之感時丙戌夏杪廉讓題於山
靜日長之寓齋今曹氏後人尙存大觀帖石數
十出缺失尾石不知何人所摹

敬日草

東記四

七

明大學士晉江蔣公德璟敬日草余所藏本秀水朱氏潛采
堂鈔本也有奉旨與工部議周尺咨文一首云看得周尺之
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
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
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
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寶儼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
黍十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
臂知尋大禹聲為律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
指裁為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
即周尺也有用壁羨者考工記曰壁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蓋壁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
十寸八寸皆為尺也有用粟粟者粟禾穗芒也淮南子云律
數十二故十二粟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是也有用蠶絲者
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為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
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為分是也臣等詳考之竊謂人指則
長短不同壁羨則古壁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
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為正而又有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
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累黍尺必求古器以雜
較焉如後周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度量衡晉荀勗取古物七
品以易尺推較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宋高若訥用漢貨泉

東記四

六

度尺寸司馬光用上黨黍與消化錢一文長一寸為准因定
周尺如今木工尺七寸五分而弱此古今求周尺之概也隋
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
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
既遠欲求確據惟高皇帝時命宋濂冷謙等所定樂律及劉
基等所定欽天監晷景可憑而晷景尤其顯者宋和峴用西
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
數不爽况其它乎先臣唐順之云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
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苟作嘗取
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
之命為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它

求矣抑本部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為鎮圭定按周尺則率經舊章莫若以鎮圭之尺為主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參互考定非可懸虛臆決也崇正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工部據以回奏奉聖旨既說周尺即周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進覽璟接京尺甚長因請御前尺及鎮圭與郭守敬觀星臺銅桌親較之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天監日晷表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遂以鎮圭尺為定云歷代尺考文長不及備錄

曹真碑

道光癸卯西安南門外農民耕田得一碑上下俱殘闕徐星

東記四

十九

伯太守松辨為魏曹真碑有跋云檢三國志知是魏曹真碑也史稱真為太祖族子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碑云侍坐公子將蘇同生又云口為周輔東平峨峨雖比以周漢懿親而詞特隱約蓋真本秦氏子養於曹氏不得顯言之碑云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我州據傳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碑下文有離州字是作碑者為雍州人則此曰我州者雍州也碑云張掖張進又云羌胡誑之妖道公張羅設穿陷之坑网即傳所謂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也張進反事又見魏志蘇則閻温二傳陷之坑网足資互證傳云黃初三年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

牛渚屯破之拔吳志朱然傳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往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土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少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謀為內應事覺然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碑云徵公拜上軍大將軍又言奮雷霆於朱然是其事矣碑又云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此太和二年孔明出兵祁山敗於街亭事傳云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

東記四

二十

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詣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碑所謂公斬其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脅口又云立化柔嘉百姓恃戴若邛陽春皆楊條出降平三郡事惟陸議事無可考太和二年紀云曹休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不言與真戰碑言口冬霜於陸議可以補傳之闕真卒於太和五年二月此碑之作當在其時魏世貞石於黃初諸碑外增此一種亦希世之珍矣

上之後陳氏有齊國當愍王時仁宋并與行為基長以清慎為限交以親仁為上仕以忠謹行中騎夫石間豫侍坐

公子將蘇同生使少長有三罪公使持節鎮西將軍遂牧

我州張掖張進行四羌胡誰之妖道公張羅設筭陷之坑网

十五公不能於是徵公拜上軍大將軍擁行六節鉞如

故行七行蜀口諸葛亮稱兵上邽公拜大將軍授行八援於賊

公斬與造意顯有忠義原與舊行九曰約立化柔嘉百姓恃

戴龍邛陽春殊行十冬霜於陸議奮雷霆於朱然屠口賊於

十一績家有注記豈我末臣所談備載行十二兵如何勿

旌一命而俯宋孔之敬行十三從俗以性遠不恣世以違憲

寬行十四嗟悼羣鴛哀酸賄贈之贈禮行十五冀令趙護太尉

採嚴武雖州行十六岳登華岱鑽立石示後嗣行十七一為周

輔東平峨峨作漢行十八毛杖鉞牧我陝西威同霜行十九年

東記四

弄爰立碑作頌萬載不行二十

碑陰

上定皇甫口才忠 州民中郎口馬下

上才孚泰承 州民中郎北地衙前下

上翊山泰伯謀 州民中郎京兆郭允下

上季超 州民中郎安定胡牧下

上珍仲儉 州民中郎隴西辛續下

上詳元衡 州民秦國長史馮翊下

上侯安定梁璋稚才 州民護羌長史安定下

上郎北地梁幾彥章 州民西郡長史安定下

上隴西彭紉士蒨 州民下辨長天水趙下

上安定皇甫聲季雍 州民廣至長安定胡下

上尉北地謝述祖然 州民循武長京兆郭注下

上代公時 州民武安長京兆趙欽下

上風竺誼公達 州民王門長京兆宗恢下

上地傅均休平 州民小平農都尉安定下

上騎都尉西鄉侯京兆張緝敬仲 州民曲沃農都尉京兆士下

上馬馬翊李翼國祐 州民郎中扶風姜潛公隱下

上農丞北地傅信子思 州民郎中安定皇甫隆始下

上空茂材北地傅芬蘭石 州民郎中馮翊王濟文雍下

上將軍司馬安定席觀仲歷 州民郎中京兆尹夏休和下

上尉主簿中郎天水姜兆元龜 州民郎中天水尹輦叔毅下

東記四

上將軍馮翊李先彥進 州民郎中安定胡廣宣禮下

上督廣武亭侯南安龐孚山奉 州民郎中安定楊宗初伯下

上尉參戰事郎中京兆韓汜德禧 州民王門侯京兆郎靖幼下

上領司金丞扶風韋昂巨文 州民騎副督天水古成凱伯下

上前典虞令安定王嘉公惠 州民雍州部從事天水梁苗下

上京令京兆趙審安偉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皇甫下

上臨濟令扶風士孫秋鄉伯 州民雍州部從事安定梁觀下

上民郡令隴西李温士恭 州民雍州從事天水孫承季下

上民北平令安定皇甫肇幼載 州民雍州從事京兆蕭儀公下

上民中下夫下 州民雍州書左口定下

上馬二槎藏書

吾鄉陳仲魚徵君續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藏上舍余中表行也時得借觀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為天籟閣故物有王弼州手鈔補闕之卷真書林瓌寶也余曾假得劉子注十卷後有各跋錄之以見珍秘晁氏讀書志云齊劉晝孔昭撰唐袁孝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薄俗或以為劉勰或以為劉孝標未知孰是庚午已月晦日葉子寅讀識此書丁丑冬得之梅花館越宿即取去庚辰秋再見之南樓如逢故人亟攜之歸內鈔錄多誤朱筆已較正至劉子姓氏南陽先生雖言之而終無的據當以俟知者世無刻本可勿珍諸康熙庚寅中秋十八日許心展識舊鈔本前葉

東記四

三

有此二跋後跋旁注云辛卯夏五月十日晨窗見太翁外舅圖記此册有外舅圖記內子補印圖記云云葉跋下有葉子印春玉圃人二印又有葉豹文葉國華二印許跋下有丹臣印又有歸高陽葉氏印卷首有葉氏萊竹堂藏書印卷末有榜印南陽閻秀二印蓋葉文莊公舊藏也鱣記此五硯樓書也因舊鈔檢得之不令隨他書去卷端題劉子卷下又有無一至無十字號其為藏本出無疑惜五硯主人在日未取藏本勘之為一恨事而藏本早售去茲無從借校又一恨矣我友周丈香巖家多祕書向假得活字本校如右其朱墨兩筆舊校者多合余前校活字本是者存之非者不贅焉讀是書者以舊鈔為主活字參之可耳嘉慶庚午五月一日校畢時

在支硎道中復翁此書世鮮刻本惟程榮漢魏叢書本有之然脫誤甚多不可據也是舊鈔以他書道藏本證之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其自藏本出無疑不知何故正文與注或錯出或訛舛舊校而外又賴活字本校正無算可知書非朱刻可據者十不一二也余向從萃古齋見一小匡子細字本主人云是宋刻惜亦不全後聞為陽湖孫伯淵售去當致書山左向彼借校一破羣疑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而能讀非見聞廣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庚午五月十三燒燭重檢復翁又記劉子十卷隋書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俱作劉晝孔昭誤直齋引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略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

東記四

三

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及孝標梁書南史俱無明文且當時崇佛而是書末篇歸心道教故道藏收之太公部無字號中其非勰及孝標之書明甚又是書激通篇侮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域之績又安得謂劉歆作乎惟北齊書儒林傳云劉晝字孔昭渤海昇城人少孤貧愛學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譏高才不遇傳三篇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傳雖不云有此書然於書中大意相合或疑袁孝政所作非也然孝政之注雖不能備詳典故亦不可少自明以來刊本注甚無幾而本文脫誤竟不可讀吳中袁氏五硯樓向得舊鈔本藍格絲紙

尙是明中葉時人從道藏本錄出又周氏香巖家藏活字本亦係明時舊本黃君蕘圃既得袁氏所藏舊鈔本乃假周氏活字本校於其上余復屬蕘圃以厚價雇人摹鈔活字本以歸而以舊鈔本校之夫而後劉書袁注差覺完善可觀而世間通行程榮何允中等刻俱堪廢矣活字本第八卷中原缺一葉余手錄補入而并錄蕘圃二跋於後至所校活字本題誤者朱書於旁或兩可者則標於上嗟乎聚書固難校書亦復非易蓋惟深歷此中甘苦者知之耳嘉慶十五年秋郭海陳鱣記

文公家禮

敬業堂文集跋元板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後云虞道園云朱

東記四

五

子使門人輯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粗加鑿括時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復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云按楊復字志仁一字省齋秦溪人宋史藝文志有楊復儀禮圖解十七卷續文獻通考所載又有儀禮圖十四帙家禮雜說附注二卷家禮乃信齋所自注而儀禮圖及經傳通解則與黃勉齋諸公相繼共成之者也余家舊有宋刻儀禮圖今又購得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凡十卷刻板卷首楊氏附注後又有復軒劉垓孫增注楊稱門人而劉稱後學則此本已非楊氏原書然校諸俗下所傳本其儀節詳畧率多異同圖式亦不合俗本乃明邱瓊山以已意參酌編次者

并失劉氏之舊矣又按原刻序文乃朱子親筆後來翻刻既多或致失真今以全集考之不同者凡七處常體二字集作禮舉其契二字集作要體要體二字疑翻刻之訛當從集至用於貧窶集訛用作困務本之務集訛作敦崇化之崇集亦訛作敦又不可以一日不字之上少亦字究觀古今集少字此則當依刻本而增加改正者也

陸放翁佚詩

寓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旁又云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樓上鬢髮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橋新漲搖燈影驛路殘泥壯

東記四

五

履聲闐闐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剩買官醅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曾踏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摩泰和羅鶴應菴隨錄予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見棗林外索

寶祐四年會天歷

寶祐四年會天歷影宋精鈔本凡二十七葉後有列銜

寶祐三年十月

日保章同知算造楊旂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
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

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李輔卿

嘉定錢竹汀宮詹跋云宋寶祐會天厯予訪之五十年今春始于姑蘇吳氏得見之朱錫鬯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為百年罕遇予攷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見於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距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僅卅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率推之本非罕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諺未可信以為實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六爻

東記四

天

主二十四氣及五日一候皆唐大衍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始不立求卦氣七十二候諸術今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為何語矣崑山徐相國米顛本今已不存此從竹垞影鈔本展轉摹寫不無脫漏譌舛要是世間希有之物其書元鳥為馱鳥姬為遇恆為常皆避宋諱若八月三日下大夫登三字當為禾乃登之譌嘉定錢大昕跋又瞿木夫參軍中溶跋云右宋寶祐四年會天厯一冊予友李君尙之從吳氏鈔本傳錄計二十七葉每葉十六行字數大小不齊首葉標題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會天萬年具注厯後列太歲幹支納音總計一歲之日歲德合取土修造大將軍太陰歲破歲殺黃幡豹尾及年九宮各月大小次葉首題太史局後云先準中

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氣應時令即造具單狀於厯日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等依會天厯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刻頒賜具如後云云後列二十四氣各注時刻未云右謹具呈寶祐三年十月日靈臺郎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成永祥李輔卿以後逐月開列每月之前首題月之大小及九宮月建小注六行紀此月之節并天道宜向等語與明之大統厯略同惟以月令二十七候散注後各日之下為少異耳每行大率分為七截首列逐日干支納音建除二十八宿旁注帝后大忌及長短星次注二十四氣四正卦爻弦望滅沒社伏臘沐浴上朔除手足甲爪次注七十二候公辟侯大夫卿卦土王用事次注吉

東記四

天

凶神宜忌之事次注晝夜及日出入時刻次注人神所在旁注血忌血支次注日遊神所在標題所謂具注是也冊尾別有一葉首二行云右件人神所在及血忌血支不可鍼灸出血口遊在房內產婦不宜於方位上安牀帳及掃舍皆凶後題年月日同前又銜名云保章正充同知算造兼主管文德殿鍾鼓院荆執禮靈臺郎充同知算造楊旂靈臺郎下缺兼主管測驗渾儀刻漏所相師堯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又後列鄧宗文李輔卿銜名如前案漢儒多用卦氣為占驗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見於易緯稽覽圖以坎離震兌主二至二分為四正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見是類謀孟喜章句卦氣圖及京房

以卦爻配卦之說皆本之卦氣以公辟侯大夫卿五位周旋
用事見乾鑿度又以月令分主五日一候見通卦驗其著於
歷也竝見於後魏之正光歷詳魏志又以候卦分內外卦
主中氣未候外卦主節氣初候則始於唐開元中僧一行之
大衍歷推土王用事及滅沒之法劉昭後漢書律歷志已有
之一行大衍歷略例云古以中氣所益之日爲沒沒分借盡
者爲滅開元歷以中分所盈爲沒朔分所虛爲滅此皆宋歷
承用古法之大較也元授時歷今不獲見明大統歷大率本
之授時而竝行刪去可知歷書至元而一變矣是書所載吉
凶神殺今選擇家多用之惟除手足甲爪之日不傳閱此書
亦無從尋其義例子以所藏洪武九年欽頒選擇歷書對之

東記四

三

宋歷有而洪武書無者凶神之五盜也遇此日不宜出行其
例正月起丑逆行十二辰與天賊同亦見宋刻三歷撮要又
五月己酉平日下有五道攷三歷撮要亦僅一見於出行吉
日下云不犯往亡五道不歸大吉道盜音同未知卽盜之誤
否其宋歷無而洪武書有者吉神之除神也除神乃申酉二
日與凶神五離同名異而實同者宋歷之大明卽洪武書
之上吉又宋歷明堂作丙堂河魁作天魁玉宇作玉堂玉堂
之稱或後人嫌與玉堂黃道相混而改至明堂河魁俱係古
名而此獨異則未審其故矣又寅中己亥爲壬日卯午子酉
爲官日後人有互易之者酉子卯午爲守日辰未戌丑爲牢
日邵泰衢作歷神原始謂其字訛而亦互易之今檢宋歷悉

同可知術家相沿如是術家謂上朔日陽年以年干加寅順
數至亥陰年以年干加丑順數至巳與魏書所載推算得之
者不同宋史律歷志嘉泰元年臣僚言比歷書一日之間吉
凶竝出異端竝用如土鬼暗金兀之類六甲土鬼直日及暗
金殺上元下元並見
三律則添注於凶神之上猶可也而其首則揭九良之名其
末則出九曜吉凶之法勘昏行嫁之法至於周公出行一百
二十歲宮宿圖凡閭閻鄙俚之說無所不有是豈正風俗之
道願削不經之論從之今查土鬼等皆不見於此書而每日
著吉神卽不著凶神著凶神卽不著吉神可知此嘉泰政定
之制其先則不盡然也卷首止列太歲等九神及九宮竝無
年神方位奏書博士各神幾日得辛幾龍治水云云此類疑

東記四

三

皆授時歷所剗也所注帝后大忌以晁伯咎歷代紀年證之
多合而于十月二十日缺太祖正月八日缺英宗恐是鈔胥
誤脫耳卦名恆作常遘作遇月令元鳥之元作乙雉雉之雉
作鳴獸旦之旦作鳥神殺元武作真武敬安作恭安皆避其
本朝名諱同音之字鶻旦新唐書宋史竝作鶻鳥曩見宋刻
書直字有作从直从旦者未解其故近檢歷代紀年及本紀
知欽宗初賜名直後改烜又改桓而後蕃疑冰釋因讀此書
牽連及之李輔卿此書首尾兩見而宋史作李德卿恐史之
誤也會天歷史缺其法尙之精於算學得是書而推衍之可
以補正史之缺不誠快事歟木夫瞿中溶跋

兩漢精華

東萊呂氏兩漢菁華廿八卷影宋本精鈔曝書亭故物也竹
垞老人手跋云呂成公兩漢菁華二十八卷語簡而味長學
者之津筏也於范史論不及志蓋蔚宗書原未有志自孫宣
公判國子監以司馬彪續漢書志八篇混入范史中後人不
復置辨讀此乃知成公史學之精審也康熙庚辰八月晦前
三日竹垞彝尊跋于紅藥山房時年七十有二

九成宮醴泉銘

大瓢偶筆云宋搨肥而未別本甚瘦余初疑其出兩石近稼
堂為余言字本肥搨久石摩則筆畫僅存自然細瘦非兩石
也其說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年壬戌張觀元豐庚申王
璞張玳鄭琳等題名不識稼堂見之否

東記四

朱淑真詩集

新註朱淑真斷腸詩集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題錢塘鄭元佐
註首有宋通判平江軍事魏仲恭撰序 嘗聞摘辭麗句固
非女子之事問有天資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
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藥夫人詩話孟
夫人善詩凡三十餘蜀花藥近時之李易安尤顯顯著名者宋朝李
篇大樂似王建宮詞易安居士有樂易安居各有宮詞樂府行乎世然所謂膾炙者可一二數豈
能皆佳也比往武林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
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
能及避齋閣覽詞韓偓編香奩集富於未嘗不一唱而三
歎也禮記一唱三歎蚤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左成

年已不能庇其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
位儼而亡之 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古漢宮春詞爭似我隨
歌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列
伯牙死以爲世 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東坡詩全
無足知音者 仙詞恨佳人命薄似豈止顏色如花命如葉耶古詞須信顏
春雲無定楊花飄泊 秋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
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弔杜詠懷述古詩獨留
死單于葬之城中 多自草此塚獨青 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
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
之唐王勃接聊以慰其芳魂於九泉寂寞之濱未為不遇也
如其敘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為之傳姑書其大槩為別

東記四

誠齋集

引云乃名其詩為斷腸集杜子美詩梅花後有好事君子當
知予言之不妄也 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闕下
楊誠齋集世行本八十卷或一百二十卷者皆非完書先君
子向曾疑之以不得善本一校為憾余近見宋氏賓王汪氏
秀峯各家所藏俱一百三十三卷始知插架舊本卷帙前後
頗多錯亂甚至以一卷分而為二者亦有以兩卷併而為一
者妄行增損欲謂之無心之誤可乎余重加編次闕者補之
宜分宜併者悉以朱氏本為據於是始無遺憾矣讀公贈誥
有文規姚姒蓋一百三十卷之多詩到陰何積四千二百首
之富云云則是集在公子長孺付梓時已釐定一百三十三

卷之數矣然舊序闕如兩本同之實王取宋史本傳以冠簡
端其汲古之勤可以槩見所惜字句行款均不免有脫漏之
譏安得宋槧落手中焚香細讀一洗老眼蒙翳歎乾隆乙酉
重九後十日甌亭吳城記老眼昏花頗以勘書爲苦是集補
錄之後予友童君巨川復加校正落葉盡掃快何如之城又
記文獻通考江湖荆溪南海俱自有序而集中江西道院及
朝天續集二序見焉通考題一百三十三卷內閣書目同豈
別有一本與此本終詩話完本也康熙戊戌清和晦日繡谷
焯記案宋端平元年羅茂良校刊本十行十六字

東湖叢記卷四終

東記四



東湖叢記卷五

海昌蔣光煦生沐

余澹心著作

余澹心懷江山集今所見者凡四種一平生蕭瑟詩有虞山
某某序吳郡葉義序及余自序一三吳遊覽志則吳駿公偉
業序之一楓江酒船詩則姜如須核序之一梅花詩亦自序
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云有秋雪詞一卷曾見馬二槎上
舍藏有澹心手鈔玉琴齋詞精絕無倫有梅村祭酒題云澹
心詞大要本於放翁而點染藻豔出脫輕俊又得諸金荃清
真此繇學富而才雋無所不詣其勝耳余少喜學詞每自恨
香奩豔情當昇平遊賞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規摹秦柳中

東記五

歲悲歌佗係之響間有所發而轉喉捫舌喑噫不能出聲比
垂老而其氣漸已衰矣此余詞所以不成也讀澹心之作不
能無愧喪東弟梅村居士題又有尤西堂侍講題云昔人問
詞何句最佳曰好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然小樓昨夜夜卒召牽
機之禍豈非恨耶千載而下遇余子爲知已從而和之可以
破洗面之淚矣宋人佳句殊不多得秦九兩打梨花深閉門
遂用入兩調柳七楊柳外曉風殘月脫胎魏承班漁歌子而
梢公登瀛未免如語不如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尤
爲切響此外亦寥寥矣他如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雲破月
來花弄影郎中只以一句了其一生詞家之矜重身價若此
如余子之清言綺語絡繹奔赴又何巧于用多耶壽詞多者

無過魏鶴山苦不能佳稼軒差強人意余子于此兼能擅場
固知才人無所不可猶記梅村賦滿江紅贈余子云賭墅好
尋王武子論書不減蕭思話問後來領袖復誰人如卿者足
以定余子矣辛亥夏五長洲同學弟尤侗漫題皆真跡也案
澹心著有味外軒稿板橋雜記茶史曹倦圃侍郎 靜惕堂
文集中有題澹心雜錄序一首則其所著當不止此澹心詞
流傳甚少今附錄數首于左

附錄

四十九歲感遇詞六首并序
白香山云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蘇子瞻云
嗟我與君皆死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余今年四十九身既
老矣窮猶未死追想生平六朝如夢每後未諸公詞倚而
和之聊進一孟正山谷所云坐來聲歎霜竹也
江山依舊在搖地西風忽吹透只有上陽白髮江南紅

東記五

豆繁華往事空流水最飄零酒狂詩瘦六朝花鳥五湖煙
月幾人消受問千古英雄誰又況伯業銷沉故園傾覆
四十年餘年收拾舞衫歌袖莫愁艇子桓伊遂正落葉烏
時候草堂人倦畫屏斜倚盈盈清畫
狂奴故態臥東山白眼看他世上老子一生貧骨不學
鸚鵡作屏障倒金尊笑呼銀漢自命風騷將樓高百尺
自金銅辭漢後會共楚四十年前文章義氣儘淋漓悲壯
空惆悵花奴打鼓聲喚醒喻亮
水龍吟和陸放翁
白雲黃石人家山中宰相推前輩布衾似鏡相簾似水有
人醉睡初醒芙蓉香裝玳瑁都無塵累鸚鵡飛罷覓
舞破千日酒真堪醉說起英雄兒女哭東風幾番揮淚
明年五十年江游子九分顛顛白髮臨頭黃金去手孤
凌雲氣待何時取麻姑鳥爪為余孤背
擊胸彈箏杖牙雪足慷慨如此壯士橫刀美人却扇總
多情使臂中五岳夢中三島不覺一時墳起歎浮生短
破帽應羞綠餘子馬一天涯衰草斜陽歸騎認得蕭蕭
日在風流處幾從今後及時行樂道遙而已
蘇門先生校米商邱所刊蘇子美集自記云周益公稱衛本
滄浪集蓋嘗刻于三衢南渡後本也計世當有之又云蠶尾

沁園春和劉後村
老去悲秋病弱初頭竹葉盈杯正洞庭木落宮雉乍別楚
天雲淨旅雁初迴天許開人人尋嶺事高築栽花十丈臺
催租吏縱咆哮如虎如我何哉東籬更甚前齋架
蘇書萬卷堆年將半百鬚髮如戟蓬蓬百六心事成灰
其語封侯休言獻策只勸先生歸去來平生恨恨相如大
白未是奇才
摸魚兒和辛幼安
最傷情林花飛絮春愁春光不任佳人縹緲朱樓下一曲
清歌何處鶯鶯無語誰傳道桃花人面黃金縷霍王小女恨
芳草王孫書生薄倖空寫斷腸句江南好茂苑繁華如
故畫船多少簫鼓吳宮花草隨風雨更有千門萬戶蘇臺
暮君不見夷光少伯皆塵土斜陽無主看鷗鳥忘機飛來
飛去只在煙深處

本草行義

本草行義二十卷宋刊本字大悅目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
十一字亦馬二槎藏書卷首劄文特全視拜經樓元刊本更
精洵可寶也 太醫學狀承尙書省批送下提舉荆湖北路

東記五

常平等事劉亞夫狀承直郎澧州司戶曹事寇宗奭撰成本
草行義二十卷申尙書省投納後批送太醫學看詳申尙書
省本學尋牒送眾學官看詳去後今據博士李康等狀上件
寇宗奭所獻本草行義委是用心研究意義可採並是詣實
申間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寇宗奭特與轉壹官依條
施行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石劄付寇宗奭政和六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和元年 月本宅錢板印造姪宣教
耶知解州解縣丞寇約校勘

蘇學士集

蘇門先生校米商邱所刊蘇子美集自記云周益公稱衛本
滄浪集蓋嘗刻于三衢南渡後本也計世當有之又云蠶尾

集載渠家有宋槧本滄浪集正衙本也商邱與新城交最深而不知假以是正蓋近人讀書但備數而不求善本雖倦圃竹垞猶不免况北方之學者乎復從吳文定叢書堂鈔本補錄施元之跋一首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瓌奇豪邁自成一大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纔止于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版于三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子美作也惜其未大傳并附之左方若祭文墓志已見於文忠集中此不復載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元之書案詩今通行翁刊山谷詩註有之義門先生謂南遷浮夜航以下時本凡脫十八字者今翁本已補全不錄此本亦從馬二槎上舍借觀卷尾署款云辛酉初秋韓江寓齋借馬

東記五

氏所收義門原校本覆審世鈺案姚世鈺字玉裁號蕙田歸安人著有屛守齋遺稿四卷錄入四庫全書附存目中全謝山庶常祖望鮎埼亭集姚蕙田墓志稱其授徒江都而卒馬曰瑄兄弟經紀其喪又云蕙田之學私淑義門人亦有言墨守太堅今此跋稱韓江寓齋云云正與授徒江都之語合則此書爲蕙田傳校之本可知

紫苔山房帖

陳玉几撰書畫涉筆云紫苔山房帖時揭相沿失真如方筆寫照面目雖存神氣亡矣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真跡摹勒上石鈎盤磔勁黍累無差知古人書法之妙非俗本所能傳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好者卽亦傳也

許龍華

亡友許龍華光洽邑廩膳生生平績學旁及書畫篆刻靡不精妙辨別金石如犀燭水卒於咸豐乙卯年僅四十有八余搜得其手定詞稿二卷付梓惜詩文各體散佚大半擬編輯之而未竟也今錄其古金釋文數篇以見一斑云 留君直積古齋欵識有留君簠二支皆不全此器第十字明是饒字焉字下有子二字寶字下有用字蓋彼二器皆剝蝕一則併饒字不存一則僅存而字畫模糊故釋作商其實與上饒字篆法相同稍有增減而移偏旁奔字向食字上耳 爽尊文曰哭從王汝南伐貝卅畝旅矢用作公日辛寶彝孫形軒形與卽爽爽之異文按爽訓赤色則變文从火亦宜貝錫貝也

東記五

卅畝賞田得奉其宗廟祭也周圭田五十畝商當卅五畝旅矢因南伐而賜之得此三賜故作器以銘焉日辛者如旅鼎之日乙癸彝之日庚表彝亦曰日辛是也孫形軒形寓頌禱意謂軒輦通廡如尊彝爲祭器統稱者誤也哭或通貝與同魚父癸彝薛氏鍾鼎欵識有鷹父癸彝是作魚形大意正同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亦有父已鷹壺薛氏阮氏皆謂是作器者名恐非其象形而不識文者無論已若兕若虎若爵若雞不皆人名古人尙質銘賜銘功但圖其物至周始譏之銘故如册册言錫册子孫言有世祿或積戈或荷貝或弓矢尊卣旅物皆錫命也重屋者立廟也山形者詩錫之山川也足跡者春秋傳賜我先君履也立戟執刀者象武功也蓋無

以人名冠父癸等字上者 班尊古以賜銘器此尊右作册
字左戈積形賜戈而作此尊也以有父乙字故積古齋收入
商器班釋通辨然古辨从辛此从大正是天省 伯夔父高
積古齋收伯躬父鼎一器文與此符惟爾字作爾其釋躬字
云舊釋為呂皇二字誤此字从呂从頁从弓乃古文躬案躬
字或从呂或从弓無兼从弓呂者今此器頁下審从女本非
弓字需釋作令尊令二字亦難通今其支明是鬲字當是拓
本模糊耳 稀壺焚字卯敬及穆公鼎有之敬文同此鼎作
雙破艸為艸恐無是理然古地名人名字率皆彷彿得之似
以釋共者為長周有共伯和攝厲王政此又焚夕當作共人
言盡力王事者恭人也下二字當作茂歷邑尊賢尊師准父

東記五

六

尚皆有之古器二字不少亦勉勉之意敬敦文又有曰茂敬
歷事則滅歷者猶言無若我之任事耳古文語簡質故但云
茂歷也又焚或是榮省榮从兩火从一从木此文左偏火字
與下筆不屬似是二火字周初有榮公厲王時有榮夷公而
書序有王命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則榮又伯爵也若釋作榮
則下字其人字歟抑卽字為邑之省歟豨當卽榮邑之內諸
侯也 它敵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收它所作器有彝有簠
有盃而此不載有可取以相證者彝銘王各大室并叔右它
此云并叔有它卽一井叔簠銘司翼還散卽此銘足周司散
之證奠定也古文正字正定古字通足亦止也有定之義
簠銘命它司徒彝銘作司空或謂它當作允魯桓公名軌史

記作允者考魯桓未嘗為王官當非是 禽彝銘錢氏十六
長樂堂釋作祝阮氏釋作祝以宜倪輓輓轉通釋定為宜
社之宜故釋作啟而讀為脈辯而未確恐鳥影祇是祀字其
加少者象兩手形奉承之義也故祇是殷字鐘鼎文長字無
近似者殷祀者易殷薦之上帝書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謂
盛祀也 它簠案它所作器最多此册已見一敦積古齋鐘
鼎彝器欵識復收一彝一盃按貯積古齋釋作穴取人在屋
下之義按乙與乙有別篆文惟乙字中作乙此或它字歟它
下或作乙與乙不連倒文作入理或有之說文乙部有乙字
覆也从乙覆人薄皓切蓋卽抱字然命名者罕若它字則周
時多命名者如尹它涉它者未易更僕數也此簠也曰作旅

東記五

七

簠彝此亦如師望簠云作簠彝也 統叔大林鐘東釋惠屯
釋純乍釋祚井釋刑義釋儀卽釋由琴釋林異釋翼豔釋愷
能釋熊皆無可疑矣然猶有疑者豈釋作豈似矣然邢叔鐘
作豈此字當从貝从彡或豈字之省豈大也純粹也也釋作
攸以旅字屬下句亦恐非是邢叔鐘豈純作旅作一句彼作
魯此作旅旅魯古文通用旅穀旅豆可作魯轉作禮其明證
也豈旅二字當連讀我或於字於大辭也如於昭於燦之類
實純祚於旅言有此至大至純之祚祚於大眾也謂德辟帥
三句為韻亦非穆秉元明當作一句德御於乃辟當作一句
言其德可御於天子也帥刑二字當連讀卽率型字也敢肇
率型皇考威儀卽書汝肇刑文武意豈彼作豈釋為亦非為

御義雖通貫而篆法不應如是當為龍字象形古龍龍通用詩為龍為光我龍受之何天之龍以龍為寵此類極多是龍御於天子無疑以自為適屬于上句作韻與上文攸字下文休字叶亦非攸字在帥字前帥既作韻則攸非韻即曰間句相叶文氣亦殊不屬非其體也似不若从石鼓舊釋作乃為勝魯釋作嘏訓為嘉兒寶林鐘不知旅即魯也作魯文異而義同也揚字是對字下脫文故補於句末旅對揚天子魯休如頌鼎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同例其它不為不省亦與頌鼎同象也此或或是界純作允界可作或可以廿叠在上允从乂凡匕皆可為增筆如睿可為獻虛可作獻之類界純作允言界之純德作其允信義尤較順旅字屬下文作句

東記五

義為更勝旅為爵叔名文義一律下文旅休變文作魯義尤允協也 史頌鼎右文曰維三年五月丁子維作佳省字丁子繫日幹支背盤鐘鼎文往往有之說者謂上用幹下日用支蓋二日也恐未必然王在宗周命史頌德蘇滅命作令亦省字德字下不心作言案心字與言字義通如謙可从小誓可从言是也蘇字省作煮煮次姪鼎文同釋文家作魚訛也滅作濇當是古文命史頌德也命史頌布德於已滅之蘇故曰蘇滅友里君百姓姓作生亦省字曰友里君即尚書友邦君之例統天下諸侯曰友邦君指一國之邑里大天則曰友里君君者上辭也帥陣陣作麟亦古文陣城垣也帥俾修於成周修作攸亦省字言蘇國之君長百姓率以城垣修

車服於成周也休有成事有作又古文蘇賓章臣即申明兩語言蘇國賓服章明臣道即上文脩於成周休有成事也取吉金用作鑄彝將省鼎省貝古文率如此頌其萬年甘疆皆省日匡天子縣命匡作進之增字縣令省子子孫孫永寶用子孫重文鐘鼎文皆如是率陣陣或俾字假借於義尤顯又別有史頌敦文亦同此德作德下煮字仍作煮餘字較明晰麟字下為整字整與辰同辰至也章字下為馬字章馬當錫之章服及馬也取字當釋作錫則章馬及吉金皆賜予之物歟

澄清堂帖

大瓢偶筆云澄清堂帖刻于昇元二年故又名昇元帖非別

東記五

有所謂昇元帖也前輩不察往往分而為二且誤認為淳化之祖則以搨本少世不多見故也黃仙裳云邢子原翻刻半部予亦未見又云余鄉董氏昇元帖十卷乃南唐李後主昇元二年刻唐賀知章雙鉤王氏父子書故又名澄清堂帖蟬翅初搨世間無二本載董文敏容臺集康熙丁亥董氏之子孫得八百金售于松江提督張侯又南又南死歸其子小侯安公後有又南跋又南客雲間陸岡玉為余言首卷刻蘭亭次洛神次屏風碑後多與十七帖同余幼時寓董氏會一見之及長奔走四方無因緣至故鄉已卯庚辰間屬兒子璧往借不得戊子春赴黔中繞道渡塘觀之則已入侯門久矣此生平第一恨事也

萬卷堂藝文目

管君芷湘從禾中汪氏鈔得萬卷堂藝文目八卷見遺汪蓋
得于京師廟市係明人舊鈔本芷湘謂竹垞老人家藏有
聚樂堂藝文志詳列卷數撰人此書疑即聚樂之目目前有西
亭宗正自序余復從曹倦圃侍郎靜惕堂文集補錄跋語
一首于後余宅西乃游息之所建堂五楹以所儲書環列
其中倣唐人法分經史子集用各色牙籤識別經類凡十一
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解小學凡六百八十部
凡六千一百二十卷史類凡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制書傳記
職官儀注刑法譜牒目錄地志雜志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
八千卷子類凡十儒道釋農兵醫卜藝小說五行家凡一千

東記五

十一

二百部凡六千零七十卷集類凡三楚辭別集總集凡一千
五百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編為四部人代姓氏各具
撰述之下東坡子曰余垂髫時即喜收書然無四方之緣不
能多見多致大梁又自金元以來屢經兵燹藏書之家甚少
即有亦皆近代之刻求唐以前則希矣間或假之中吳兩浙
東郡耀州澶淵應山諸處或寫錄或補綴蓋亦有年所得僅
此信積書之難也隆慶庚午秋日余齋居多暇積雨初霽命
童出曝因取而觀其內或有丹鉛圈點或有校勘題評平生
心跡歷歷在目亦足以自鏡矣本余所好或資紀述若曰畜
德則吾豈敢隆慶庚午八月中秋日東坡居士睦樺書有
明宗室工藝文者莫多於隆萬而灌夫宗正為之最考其持

躬謹潔多門內之行蒙勅獎風諸藩今觀其書目部分完整
卷逾數萬所嗜在此故能刻削豪習與古作者並馳也往孫
北海少宰令祥符猶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冊載歸京師崇
禎壬午賊決河隄書堂付之巨浸徒其目存耳予因慨太平
難覩以二百七十年金甌無缺而自楊文貞葺文淵閣書目
外未嘗一遺求書之使設較讐之官亦當時之闕典也道不
終衰固宜有若灌夫其人者出任其責然灌夫竭一生心力
所致止于斯異書猶不謂盡出今之號為藏書者不過斥金
帛有餘羅市肆所習見吾知聖賢典籍其不至漸漸滅者亦
倖焉而已靜惕堂文集又有葺竹堂書目一跋附錄于此
天下易散之物莫如書一番喪亂古籍必斷滅數百種不復

東記五

十一

見取文淵閣目視宋藝文志則多缺取葺竹堂萬卷堂二目
視文淵閣又缺取天一閣曠園絳雲樓諸目視葺竹萬卷缺
更倍矣學古之士乘時盡力求索方稱不負此生舉世寥寥
誰堪共語然實有不須世變先受其殃者祕錮之病是也無
板之書流傳甚罕收藏家倖得之則寶護如金玉局鑰終其
身矜已獨優傲人以所不備脫遇水火兵革孤行之本既失
別無他處可尋此等肺腸極為得罪名教歷觀古今藏書者
往往罹鬱攸之虐否則不肖子流蕩棄之蓋徒知惜書不知
傳書其思出喪亂外雖賢者不免也文莊公去今幾二百年
子姓好文目中書聞猶存十一二我意文莊雖生治世致書
安得如此其多必不靳流通故四方不踴而至我書肯傳之

人人甯不持書報我我一而已而人則眾是傳者約報者反博也今之志士苟欲藏書嘗用此法以秘錮為戒因閱葉氏書目識之

玉枕蘭亭

賈秋壑命王用和縮蘭亭於靈壁石經年乃成至剛以勇爵錢文端所謂以萬燈炙而成之者也相傳有二石其一右軍立像有秋壑珍玩印其一坐象有賈似道小印立象近不復見潭溪閣學謂福州府學本立象殆偶誤耳坐象之石流歸福州郡學大瓢山人謂明末藏陳馨生家其曾孫持至京與石田畫卷同質於蕭鰲庵侍御震侍御別以一石刻其自跋云太平清話載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蘭亭字令工王

東記五

十二

用和以靈壁石刻之經年乃就酬以武爵今石高五寸大九寸厚四分色青黑遠望如墨印之琅然旁微缺內會字磨滅羣字右字帶字流字有損背有右軍像又云是石摹勒之妙在諸石本之上且縮大為小形神逼真即起右軍于九原當亦驚歎其殊絕也康熙壬寅秋予在長安得之閩人之手蓋因秋壑死後石落在閩及出閩仍歸于閩之人亦異矣此後存亡富有數姑記之以識神物康熙壬子秋七月既望鰲庵居士題侍御子靜君養于金壇虞氏虞名與簡故侯官令攜至江南王翦林嘗手拓之後歸鎮江守秀水陳鷺峯乾隆二三十年間錢唐汪主事憲得此石以獻其座師錢文端而錢又歸金壇于文襄文襄貢之天府余所聞玉枕流傳始末如此中間

蕭遇耿逆之亂石為其私人陳昉所得蕭之子復得之亦大瓢山人說也近有謂武林人家有此石者不知信否六舟上人謂趙晉齊曾見之以絲網密裹恐為人盜拓也余前年曾丈藏錢文端家拓本精摹一石刻者武原人胡衣谷也

東陽蘭亭

楊大瓢山人跋石公所藏東陽蘭亭云定武蘭亭余所見最多從無出東陽何氏之右者故雖石理尚有可疑而字畫堅勁不得不以定武真本目之也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近時搨墨漫漶幾無完筆石公此本為宣德後初搨筆畫尙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未為全璧然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既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固可弗論毋怪乎石公之

東記五

十三

以十三行半截碑為比也石公索余跋為道其大都如此案石公名和字省吾山人之弟行也余亦藏有東陽本乃許兄心如光清所贈尙是明時搨本兩石具在特後石裁去一行雖屬重文亦可惜也後有何士英張元作二跋皆板刻後石有一白堂三字跋中有東陽一白公云云當是士英之號後石自欣悅仰一行起前石至欣悅仰一行止潢者每翦去後石首行故東里集以為後石起能不也竹雲題跋石裂為三本方發如言何氏子孫各執一片抑又在擁車而爭之後耶

學古錄後跋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閩憲韓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稿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誦

及同門之友編輯之得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一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為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毫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倚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為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於此而可見歟是年十有二月門人李本謹識石跋張氏藏書志失載

後漢書志牒文

吳縣黃蕘園主事 讀未見齋書目有宋刻後漢書六十

東記五

四册八函有本紀列傳無志劉原起本下注云曝書亭集題跋云相傳宋孫宣公爽判國子監校刊官書遂以司馬氏志入之范書中雖有是說未得確證癸丑冬季得宋景祐本漢書卷首有牒文一篇版心有後漢志字讀之乃刊後漢志牒文也文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監孫爽奏臣忝膺朝命獲次近班思有補于化文輒于塵于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微簡策而何見鋪觀載籍博考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沿襲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八書於焉咸在班固十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興范曄繼東觀之作成當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

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于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以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與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儻加鉛槧仍俾雕鏤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口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前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所奏乞差臣與各官同共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勾伏候勅旨牒奉勅宜令國子監依孫爽所奏施行牒至准勅故牒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給事中參知政事呂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守司徒兼侍中牒文如此可據以證竹垞跋語

東記五

元本後漢書

陳仲魚徵君跋元本漢書云今歲正月鱣從武林得元本漢書攜之中吳別業吾友黃君蕘園過而見之云家藏有元本後漢書當以持贈越數日旨雨載書而來欣然受讀楮墨精良實勝前漢書遠甚中有錢陸燦名號印知為湘靈曾藏標題皆其手書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祕書丞余靖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識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因取汲古閣本校之凡劉刊吳補及近刻惠氏補注所已辨者俱不具論如今本和帝紀云孝和皇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

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大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別有所據是本正文作諱肇注伏說作肇許說仍作肇按說文云肇上諱在戈部當从屮聲惟伏侯古今注从支作肇故云伏許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若如今本溷而爲一何不同之有邪斯可寶一也今本鄭康成傳云師事京兆第五元是本元下多先字又云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本無不字俱與唐史承節所譏鄭公碑合吾師阮撫使山左金石考云爲父母羣弟所容猶言幸爲親包覆成就蓋不欲舉親之失如此自後校書者因前不樂爲吏父數怒之遂疑此書爲父母羣弟所容不相合輒妄加不字踵謬至今是碑遠勝今本後漢書鮑令得見元本後

東記五

六

漢書無不字斯可寶二也今本阜城王延傳云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注扶桑故城在陳州太康縣北是本作扶樂按錢詹事考異云扶桑當依閩本作扶樂鱣謂桑樂形似致誤劉隆馬援二傳皆作扶樂郡國志陳國有扶樂可證斯可寶三也今本郭太傳云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舊不去或以問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波激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凡七十四字是本皆章懷注引謝承之文按考異云初讀此傳至此數行疑其詞句不倫後得閩中舊本乃知本章懷注今本皆僂入正文閩本係嘉靖己酉按察使周采等校刊其原出

于宋刻較之它本爲善如左原以下十人附書林宗傳末今本皆各自跳行閩本獨否鱣於是本益歎詹事之言信而有徵其左原以下十人並不跳行斯可寶四也今本律志云五者以備是本作五是以備考異云閩本及古本作五者此後人以今本尙書易之鱣按李雲傳云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蓋惟古本尙書作是故章懷云然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閩本雖出于宋然此等舛譌猶未盡善斯可寶五也約舉五事已見其凡古人云日讀誤書亦是一適然而古書未宜輕心從事鱣圖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斯言良然安得好古者悉照元本精摹付梓嘉惠藝林厥功不亦懋哉嘉慶十年三月

東記五

七

識黃蕘圃主事 不烈跋云後漢書本宋刻佳者淳化不可得見景祐本殘者有之此外如建安劉原起刊於家塾散室本又有一大字皆名爲宋而實則不及元明刊本何以明之蓋所從出本異也惟正統本最稱善以所從出爲淳化本也大德本亦自淳化本出此又有景祐問余祕丞書者乃翻淳化本耳景祐至大德大德至宏治遞爲修補故板刻字樣各有不同非如正統十年一例專刻也余向在京師收得前後漢正統本甚爲寶愛後因旅囊空匱欲商諸仲魚仲魚慨以幾十金相易而書廢故態仍復固留未予帶諸南歸心甚快快及歸而又爲一友人豪奪而去頃仲魚得大德本漢書問及前所欲易書余無以應因檢舊藏大德本後漢書贈之此書

書友攜來余未知貴重不過以幾金相易而仲魚展閱之下頗得其佳處作為跋語表之非特書之幸亦余之幸也向使藏諸篋笥而以尋常本視之書不且因余而轉晦哉爰重跋數語以著余過以著仲魚之鑒賞云

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三十卷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中舉要有劉辰翁序及熊忠自序其陳蒙謹跋十行已見藏書志卷末尚有字尤魯序韻會舉要書考余跋為張氏所失載序云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本至順二年春勅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刊正補削根據

東記五

不苟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次德行賓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者文也象形用禮之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彀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口焉容必由儀聲必由律中必由彀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考之以正其僞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教湮文麗藝舛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譜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母而字有攝書家資焉黃氏溯流而源兼取並載得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艱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績也來提舉謀錢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目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

傳序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序刻本快觀蓋有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允魯序跋云時至順二年二月己未臣欽承帝命點校葛元鼎所書韻會以進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訖工獻納上徹聖鑒龍賚下班曷勝感忭惟韻版文字乖誤頗繁茲既考徵就易輯具成編尚獲與學書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願翰林國史臣余謙拜手稽首謹書元刊本書學正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

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明內鄉李雲鶴刊本有宋周登鄧復二序後有趙清常琦美一序備詳宋本原委亦明刻中不易購之佳本也

東記五

右酉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少卿所撰也余舊不識此書惟見諸家詩詞多引據其說及假來此以其書之所名者訪焉則無有也郡博士管君容成偶得之以示余其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按唐史成式世居青齊襄公志元四世孫宰相文昌之子也文昌少客荊州酉陽荆之屬成式豈嘗寓遊於此邪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西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前若書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若古雜家小說今既不傳而瓊碎之觀未有近於此者詎可棄

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西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是書爲問也因刻之於此以備客對嘉定七禩甲戌十月既望永康周登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界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於將相之胃襲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編祕籍今考其所論撰蓋有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覩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與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敘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既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文獻通考載西

東記五

辛

陽雜俎前集二十卷續集十卷世僅行其前集吳中塵市間處輒有書籍列人檐下謂之書攤子所鬻者悉小說門事唱本之類所謂門事皆閩中兒女子之所唱說也或有一二遺編斷簡如元珠落地間爲罔象得之美每從吳門過必於書攤子上覓書一徧歲戊子偶一攤見雜俎續集十卷宛然具存乃以鉢金易歸奮然思校恨無善本堂兄可菴案頭有校本雜俎前集因詢其據何本校定兄曰吾婦翁繆含齋可貞氏平生好奇讀書嘗見崑山俞質夫先生有宋刻雜俎因嘗是書吾轉錄此冊耳美喜甚便攜之歸開窗拂几較三四過其間錯誤如數則合爲一則者輒分之脫者輒補之魚亥者就正之不可勝屈指矣又爲搜廣記類書及雜說所引隨

類續補歲乙巳嘉禾項羣玉氏復以數條見示又所未備也復爲續之乃知是書必經人刪取不然何放逸之多乎美每欲刻之而思力不勝丁未官留臺侍御內鄉李公有士安元凱之癖與美同好自美案頭見之欣然欲刻焉美曰子不語怪而雜俎所記多怪事奈何先生廣齊諧也先生曰否否禹鑄九鼎而神奸別周公敘山海經而奇邪著使人不逢不若焉噫世有頗行涼德者侍御旣以章疏爲鼎爲經以別之矣乃茲刻又大著怪事而廣之豈謂有若尸竈諾皋所記存之于心未見之於行事者又章奏之所不及攻而人之所不及避也藉此以誅其心僂其意使暗者昧者皆趨明日不至煩白簡矣是亦息人心奇瑰之一端云迪功郎南京都察院照

東記五

壬

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撰

味水軒日記

明李太僕日華味水軒日記八卷自萬曆己酉至丙辰記其所見書畫異聞時事附及焉中有云近日所刻異書有夢游仙游二錄非詞非傳奇相傳爲楊廉夫避地江南時所作尙有俠遊錄未見又云峽石人以雪水綠蘭作絲有天然碧色織以爲綢謂之松陰色今余鄉知以蘭濯紫薇橋下之水作絲有自然碧色無有知用雪水綠蘭者矣

元本李善注文選跋

余十二歲時誦文選乃汲古閣所刊李善注本在近時讀本中爲最善猶恨其脫誤良多卽何義門學士評校尙有未盡

疑莫能明聞吾鄉馬氏道古樓會藏宋本已為書肆購去不知所歸三十年來舟車南北恆以自隨者惟汲古閣本而已今歲寓吳于吾友黃君蕘圃處見有持宋本六臣注文選出售者價直太昂且以其六臣注也而忽之以為安得有舊本李注乎蕘圃曰數年前曾見元重刊宋本今聞尚在余欣然屬其轉購越數日方盛暑蕘圃遣蒼頭持札負書而來閱之則李注文選也云託書賈從角直嚴氏得來者遂如其價而購之書凡六十卷目一卷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按錢詹事養新錄傳是書有前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余璉序今此本缺焉又不列年月然余定為延祐本考鄭元祐僑吳

東記五

三

集有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壙誌云張氏長洲之相城人公諱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伯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泰定五年改福甯州尹後遷漳州路總管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今合諸卷首結銜知刊于延祐時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云善注有張伯顏重刊元版不及宋版遠甚以余所聞中吳藏書家所有宋本已多不全似未若斯之完善復借鈕君非石所藏元本校之惟末卷後鈕本有監造路吏劉晉英郡人葉誠十一字此已剝蝕其行款字畫纖毫畢合或云明萬歷間金臺汪諒所刊未必然也爰繕閱一過始知汲古閣本所脫者如司馬長卿上林賦脫標郭璞注張平子思元賦脫爛漫麗靡貌以

送邊二句并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侯戾止袞服委蛇二句并注曹子建筮蓍引脫百年忽我遺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共十九行并注宣德皇后令脫標任彥升三字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若斯之類遠數難終惟司馬長卿封禪文脫上帝垂恩儲社將以慶成二句元刊已脫又如西都賦注引三蒼之作王蒼閒居賦注引韋孟詩之作安革猛詩元刊亦然汲古本蓋仍其誤而義門亦未之校正也余好書無力未敢貪多惟童而習之者每思善本是正文字邇來隨有所獲今更得此不勝狂喜它日擬築選樓以儲之非特賀茲書之遭

東記五

三

且以銘良友之德云爾右見簡莊綴文案元張伯顏本十行廿六字明汪諒本十一字又案余曾見一六臣注殘宋本內有注例數條皆旁有一直標其起訖亦舊版所罕見也如兩都賦善注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又云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又云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西都賦善注云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東都賦善注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又云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西京賦善注云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善乃具釋並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又向注云凡人姓

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
又善注云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甘泉賦善注云
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
類此內向注一條汲古閣及胡氏仿宋刻並作李善餘若琴
賦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內雖均有他皆類此之文而不標旁
直則未知何意

元本春秋左傳句讀直解跋

世所行春秋左傳杜林合注鱸少時讀之不知何人所合首
載凡例題朱林堯安唐翁著例中乃云春秋提要依大全錄
之每為駭異後閱經義考載林氏堯安春秋左傳句解四十
卷引鄭瑀曰堯安字唐翁崇正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

東記五

行之又載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五十卷引陸元輔曰
道焜杭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原濬之共輯是書
按道焜字昭平官兵部職方司主事乙酉徇節為吾郡三仁
之一因檢明刻原本有道焜敘為天啟丙寅年作非崇正中
書坊所合坊間翻刻并削去道焜等名即以編書之月例改
題堯安遂使永樂大全竟出諸宋人之口允堪一笑然究未
見單刻林本今夏偶從吳市買得審係元刊後有叢書堂印
又有華莊叔子元木識云左傳四冊吳文定公故物也保之
每卷題云音注全大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凡七十
卷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目耳展讀
數過乃歎今之合注本紕繆多端或刪杜以就林或移林以

冒杜復取崇正本注疏以校經傳畧舉數條如隱四年經庚
戌衛州吁弒其君完此作戊申僖三年傳未絕之也此作未
之絕也九年經晉侯詭諸卒此作危諸十八年傳而從師于
晉婁此作而後凡斯之類皆與唐石經合日本山井鼎考文
亦每引以證足利本即所謂林直解者是益見書之舊本為
可取余得宋版周易本義及詩集傳視少時所讀監本補正
甚多受益不淺茲更得此而參焉足以自慰矣右見簡莊綴
文案跋中云經義考作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者殆未經寓
目數似以竹垞為誤七十卷之本為四十卷也余嘗見元刻
四十卷之本其標題云春秋正經全文左傳增注句解次行
梅谿林堯叟唐翁後學林仲連校定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

東記五

十一字因妄臆當時竹翁所見之本或是此本而七十卷之
本或竹翁所未見歟跋中四冊應是四十冊

春秋內外傳考證

元和陳芳林 樹華 著春秋內外傳考證五十一卷自序云樹
華性好春秋左氏傳研精覃思久矣每見俗本承譌文義益
晦心病之因念漢石經遺字僅載于隸釋東觀餘論廣川書
跋諸書魏晉石經俱已湮沒獨宋石經年代較近迺蜀石經
絕無宋石經多行體未可全據亦罕觀拓本唯唐開成石經
歷千百歲劫火之餘雖遭殘闕然獨存海內士林取則此
殆有神靈呵護者至 國初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信
劉昫唐書貶石經語遂詳校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識

其謬戾孰謂所據摹本歸入明嘉靖西安王堯惠等補刻正左傳誤字計九十餘條唐刻誤者實止數條而石經與監本異同處轉致疏漏甚或以是為非朱竹垞先生弗察全卷盡錄經義考中開成石經受誣多矣竊懼其日就磨泐也爰取春秋左氏傳校讀再三復假得南宋慶元重雕淳化元年監本春秋正義南宋相臺岳氏集解本及架上元明諸刻本並舊本陸氏經典釋文悉力互勘準古酌今期歸至當兼審定句讀俾使誦習字體放石經通乎俗而不失乎古意行款則依岳本釋文左氏音義六卷附於經傳集解三十卷後庶不紊舊次又慮人之習非勝是也撰考正七卷采異同羅眾說無關文字者略焉明代刻本流傳最廣間亦標舉其脫誤使

東記五

知釐正疑似皆有根據亭林先生云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至哉斯言樹華幼承庭訓獲侍師嚴長大無成端居却掃聊從事鉛槧孜孜矻矻繼晷焚膏但冀少補藝林卽糾前修微失識者諒必深鑒苦衷恕其亥而教之耳乾隆三十有五年庚寅吳郡陳樹華識又云庚申冬晚余由山右解組歸里獲觀蕘圃黃君丕烈新刊明道二年國語卽用影鈔原書雕板其嘉惠海內學者功匪淺鮮矣又附札記若干條別為一卷志異同評得失更見公心鄙著考正弄篋有年因取錄之就正士林諸君子嘉慶六年辛酉春正月台泉陳樹華識於響山書屋案段懋堂大令玉裁經韻樓集有陳芳林墓誌銘謂所著尚有國語補音訂誤及詩集均未見

精華錄

宋任淵注黃山谷詩內集宏治中有刊本其所選黃太史精華錄世抄傳本宏治中亦有仿宋刊者有自序云萬寶集于前則萬其色萬其色因不無去取及擇而千之亦自具一可否有上選焉黃太史山谷集幾萬其篇章走嘗節其略而繆註之十之一也然其間猶有叢蘭幽桂奇玉特殊萃類出拔者走又別帙焉是上選也一日雷子誠過而見之喜而欲壽梓來索帙實版故併述其所以然而與之天社任淵序案山谷外集史容注別集容之孫季溫補撰余所見陸放翁詩選註題宋史溫箋惜無序跋可考不知史溫卽容之孫季溫否

東記五

大典翁宜泉比部樹培有古泉詩二百韻集中失載附錄于此
重寶千年閱深心十載藏鼎鐘羅篆籀星斗粲琳琅疎
仡參疑信尊虛說渺茫禪通徵九棘附會引三皇異品
稱堯舜遺型想夏商山銅論管子竹冊紀成湯策馬銘
難辨當金制未詳一文神作巨十貨布名莊下逮春秋
世中區晉楚疆重輕權遺相子母諫周王圖法三橫別
刀環四寸強分封秦鄭衛列爵姒姬姜假國羣經軼西
京九府亡屯雷今上黨卽墨古郵棠信矣書從竹何疑
邑改堂汝州傳鄭氏齊地補安陽屈北鄰蒲子燕南盡
督亢攷工同築冶言利述苟揚磨鉛懲榆焚懸針寫稻

芒五銖綠闊細半兩質低昂峻法私通禁奸民盜鑄捷
青蚨千貫朽紫紺四圍鑲直一如么布衡千誤大黃傳
形摹款識變體論凡將龍馬規圖橢龜地畫顏頰范銅
連錫煉垂露鏤金相字忌劉家卯符懸吉日剛律因居
攝制尺準建初量誌應公孫述文成白水鄉剗磨工史
鳳省試掾臣蒼雒邑傳光武延平歷孝殤質桓猶守府
靈獻遞垂裳勢漸三分兆形還四出防銅駝廢翁仲石
馬出臨漳廿世尊昭烈三傳閱帝芳華林供御苑帳構
濟軍糧充賜惟千億空名以百當源流于漢魏行用到
荆湘兩晉畱都徙中興帝業勦海隅交穀帛江左貴批
糠僭閏年兼紀兵戎日未遑赫連分霸據拓跋起披猖

東記五

天

建業仍孫氏吳興號沈郎蜀名更李壽秦制變姚萇致
富收豐貨遺文撫永光休徵占後趙令甲肇前涼遂啟
真書體何時幕字昉翦輪除肉好倒薤喻羶薤樣肖雞
鴨目名啜穉女孀水沈颯苻葉皮削串瓜瓢雍冀岷岷
俗公私素齋忙環塗輕布幣阡陌值農桑像訝河陽毀
謠問太建喪臚材選公式絹價課官賦佩處男宜卜銜
來雀可禱空談失馮鑑新製出高洋末造糜爭鹿諸雄
斧拒螳開元讖天寶大業鑿隋煬周郭裁鉛鑑班師獻
篋篋六朝圖混一七德舞鏗鏘銘語旋爲質權衡綱在
網八分詞典重千載法精良撥蠟煎銅液垂鈎削劍鏗
可憐銀魄缺爲驗粉痕傷沿誤刊青瑣傳疑引辟瑤鄭

虔編會粹平仲紀玗璠八角穿形偃雙挑隸體仇揮尾
誇墨客拾翠詠吳娘貞觀文明盛乾封雨露灑范陽馳
羽檄靈武掃樓槍鐘鏃銷京兆浮屠革會昌陳羅磬蘭
若磨鑑隱蒼琅節度官開局淮南郡置坊相輪鳴鐸寂
火齊細沙盪金粟離塵劫青蓮化寶航琳宮剗梵象叢
剗撤銅羊福地非東浙秦州誤鳳翔舊名仍屬洛傳寫
乃訛楊宣梓藍丹桂興平越充梁潤洪閩廣蜀潭鄂益
荆襄都邑存沿革屏藩儼保障幾年恢佛宇一旦變蕭
墻節鎮縱橫勢軍容左右廂飛錢箋赫蹏賜帶肚螳螂
虎將屯龍武魚符合鮎魴契丹推撤刺吳越富菰蔣河
朔連驍騎沙陀服襴褸山巔糜府庫嶺外恣跳踉堊土

東記五

天

殲窰匠澄泥殖麥蕪馬殷興鐵冶甯化設鉛場商旅通
荒微屢征徧野吮瞿曇淪巨橐銚劬鑄純鋼索借桃符
挂絲牽綵勝纒浪傳方却瘡良已患成瘡掌握身宜婉
醫痊病入盪細眉描柳葉偃月宵鞵幫古誌疑公祐諸
經列上庠塔銘題宦寺鏡背認宮嬙烏震權終解鍾謨
計未臧藕心長短結花葢別離妝天策會開府金陵竟
復隍盤龍看寶匣跨犬送歸艘孟蜀承王蜀南唐溯後
唐閩書附殷國陶錄佚錢塘劍史稱檣杙汾碑問野坊
漢周時岌岌河洛水湯湯改號疑重寶嫌名亦避匡島
岨咸入版嶮嚙許同牀九域輿圖畫三更燭影扈侍臣
呈定本御筆煥宸章自是奎文冠無煩閣帖裝真行諸

體備故事百年嘗向背垂斜界迴環繞石行錙銖依古
式體例自誰創封禪塗金簡郊壇奉玉環大中符瑞紀
景德叶豐穰芝貢雙岐穗禾占並帶秧禱追元始祖書
度最高枕殿陛瞻嵩岳山陵枕洛邙絹繪輸北地財賦
竭西羌帑蔽邊籌餉郊圻野食蝗試礬浸瓦礫化藥煮
孟鑑合券官交售齋緡庫取債徵材雜川社造楮削貧
管勘票嚴關權屯田闢莠良刻期三界換新法一人倡
苗稅丹羅網絲茅紡斷軋生財危社稷流毒中膏育市
井言徒噴征徭骨欲厄額盈千億萬監利鄧均房稂斷
聯包匪槎浮達鄴煌塗金范烏背夾錫愈頭瘍字觸無
心識支傾大木末礦山表陝府磚甃湧滄浪南渡橫天

東記五

三

聖東京想夢梁鈔牌行會子車駕駐餘杭河北傳烽火
江南荐歉歎茶場通玉壘輜重下金閨嘉定增印利炎
興賦沉陽泉司權鐵鼓古器括銅鈔減額聞黃洽瀟田
感蔡洗厓門沈帝座亭斗巨天狼耶律開基遠金源舊
澤滂黃龍遷板蕩鴨綠動帆檣皇統傳興定乾亨迄太
康偽齊封杭陞西夏競撞塘朔代朝疎勒青徐控紀鄣
幹難河頰洞沙漠石雷復梵象西番譯春錢兩鬢鬢粧
樓傾碧瓦白塔挹瓊漿重慨元明世無議叔季戕西戎
漢安息南粵古狼荒蔥嶺于闐左輪臺烏弋旁龜茲征
女肆真臘饌沙館釋典窮三藏山經述大荒波斯居達
過交趾產枕椰僭號聞哈密訛文訂汁加吐蕃鄰突厥

張掖屬燉煌碎葉原銷鐵銅芽好種葦華言譯那底詞
注引天方騰格桃榕核因墀玉截肪披肩垂寶珞側面
聳高睨服劍非馳獵聯騎宛繫韁鑿成金小小攜過海
泱泱鳩樣鈴關鍵雞林泛舡艦形模辨安法世系譜高
唐厭勝圖分派神奇品濫觴如環皆裨琇有邸卽圭璋
利市宜官位侯王大吉祥論衡詮兔犬爾雅釋鯨鱗鳴
鶴翻鴻鸚鵡舞鳳凰鯨紋排薄翅翮羽集新篁梅瓣
疎欄映菱花止水注枝枝交翠萼朵朵綴紅萼富貴年
無極團圓樂未央女牛當此夕河漢兩相望翼駕橋邊
鵲幃琴月婁娉長生合龍虎秘戲睡鴛鴦魚水層層浪
樓臺曲曲桁鑑銘云不老瓦篆曰毋忘仙咒文如律陰

東記五

三

符印去殃星官題曼倩雷煞攝天罡八駿分騏驎千金
擲驢驕牙籌催鐵騎玉局勒龍驤食貨衷諸史編年集
眾長盛衰因損益治亂互更張緒論非私淑成書竊恐
惶姓名存董道著錄闕良常市肆評銖黍同人贈慨慷
果然痴有癖不啻喜如狂百代菁華萃千秋矩矱彰精
鏐臚面幕秘笈貯縑緗尊鬲詳官族盤孟紀拜颺勒名
申縮綽作冊錫鑾錫活碧蒸銅骨深紅蝕土岡血斑侵
鬼火手澤換風霜纖麗摹圓印輕瑩挹古香粉牌書跋
尾墨搨付裝潢秘玩嚴金鑰傳觀出錦囊生平勞夢寐
萬選富巾箱
餘姚山中漢人摩厓

此刻有建武十七年廿八年云云或者疑是東漢初人題字
詳文義似係紀其世次而并及所卒年月非立石之紀元可
比文中高祖至九子云云所稱高祖想係三老諱通者九子
即前九孫如伯子次子適合九數更增二女子子耳此人既
稱高祖於建武年卒其世代必在建武後百餘十年尙在漢
代爲漢人書可知況隸法近古必非六朝後人所能六舟土
人從餘姚周君清泉所拓贈云是餘姚山中摩崖新訪得者
前作四格後三行不分格六舟目爲兩浙第一碑信不虛也
案天下金石志載海甯審山有吳大帝判字余家正在審山
之麓每欲披榛剔藜步周君後塵思之不禁神往

三老諱通字少文

採諱忽字子儀

東記五

庚午忌日

建武十七年歲在辛

慈母失諱字棠君

丑四月辛卯忌日

癸未忌日

母諱捐字言君

右第一格凡
四行行七字

建武廿八年歲在壬

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

右第二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伯子元曰大孫

次子邯曰子南

次子但曰仲坡

次子土曰无土

次子紆曰子淵

次子富曰少元

次子提餘曰伯老

子女曰无名

次子持侯曰仲靡

次女反曰君明

次子盈曰少河

右第四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右第三格凡六
行行字不等

三老德憲岳烈克命先已汁稽履仁難名兮而右九孫日

月彫代猶元風力寸行第一邯氏所識祖諱欽願後嗣蓋春

秋義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祖字係左至九子未遠所

諱第二不列言事口忌貴所出敬及焉敬曉末孫益副祖

德焉

酉陽雜俎續集

此明人鈔本有跋云按吳曾漫錄解諾臯之義最爲明了惟

支諾臯不知何意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

蓋雜俎諾臯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子丑等分

東記五

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于前目之諾臯耳支動支植者前

集有廣動植四卷觸類伸之支諾臯之義益明矣萬曆戊戌

七月既望生洲居士孫允伽識

西漢五銖錢范

吳子苾問學式芬云近時陝右所出五銖範甚多皆殘缺

不完其錢穿上均有一橫畫范上空處間有紀年月者余所

見有本始三年地節二年元康三年神爵二年四種皆漢宣

帝時製也穿上橫畫五銖錢今傳世尙多考古者莫能定其

時代得此范而後知其爲宣帝時其有補於考訂豈淺哉

東湖叢記卷五終

東湖叢記卷六

海昌蔣光煦生沐

論衡

王氏論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為勝程本不及也獨累害篇汗為江河下脫四百字張氏藏書志亦云而所闕之文莫能考見以為憾偶從西吳書舫購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錄以餉讀是書者不欲為帳後之秘也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為石珠化為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為糞土而惡來所以為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

東記六

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偽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眾猶漆盤孟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含邪而生懷偽而

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者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

東萊書說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門人時瀾修定後學趙善鐸鈔宋刊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二黃蕘圃主事藏有千頃堂鈔本後有跋云尙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為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

東記六

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紀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復有詳畧得失之異則其差為甚矣非有以審其事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尙書置几間而為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尙沂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會侯取而刊之學宮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辭也因書其所知附於卷末大愚叟

金石契言

蓮涇居士王叔子聞遠著有金石契言叙其知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也中言宋蔚如名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構弄則百方丐鈔惟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鰥居無子憑權奇以餬口竭力塋葬先世之棺更登一友葬其親嚴冬午夜不戒於火延燒鄰塋鄰構訟友乃告急於蔚如蔚如挺身代友釀金庇治墓門冢樹訟得息其見義必爲慷慨急難又如此向讀蔚如所校之書歎其精審不知其人始末讀此益當寶愛其手跡矣王又著有孝慈堂書目流傳甚妙今錄金石契言序文如左 余畢生連蹇不偶於時且姿性鈍拙杜門割跡寡交遊世亦鮮有知余心者自束髮至皓首垂五十年餘其間馳聲譽趨功利遊遊徼徼泛泛之交不可謂

東記六

三

友可稱爲心交者屈指僅七十又七人凡此七十又七人者宗黨也姻戚也同學也世講也父執也友生也解后也神交也史胥廛井也方外雜流也道不必相同品不必一致皆與余心契如金如石焉者人各綴一傳傳其人并傳其人與余相契之心然則心與心相契契與金石相融其中精微元妙之理神乎神乎不亦難言矣乎雖然集中諸傳殆如畫工之肖形聲音口口口口傳於藻繪丹鉛之外又何難言之有故名其書曰金石契言

春秋透天關

殘元本春秋透天關存卷三卷四共二卷案經義考云春秋透天關二卷未見葉氏菴竹堂書目有之亦不著撰人又案

補元史藝文志有楊維禎春秋透天關十二卷于頃堂目有晏兼善春秋透天關十二卷此未知何本

一角編

仁和周晚菘二學輯其所得書畫碑帖之目曰一角編丁敬身隱君敬序之曰簿錄書畫之編前古罕見自南齊高帝名畫集梁虞和法書目而下繼者疊起或志傳流或衡精粗或僅列標目或惟獵技能取裁不同各歸攸當至明之朱性父郁逢慶於所見墨跡凡詩文題跋悉著錄之使名賢幽介之遺文奧筆未得流布者或於是中漱其芳潤識見尤卓而嘉禾汪樂卿吳中張米庵暨 本朝卞中丞排羅蒐纂愈爲富衍高文恪之銷夏錄乃并詳紙素之脩縮連綴之次第雖狹

東記六

四

於鬻古者無所措其手足朱竹垞檢討以爲簿錄書畫之法至是始備然悉合他氏之有與典籍之舊而成非一家之專蓄也友兄周晚菘氏研田所入蓄書畫百餘種一一精訂而手錄之體例雖仍乎銷夏而所錄悉一己之藏不闕入他氏一鱗片甲至裝潢亦纖屑具備則爲晚菘所獨創晚菘善鑒賞饒潔癖類米海岳每得一箋握素必低徊審諦累數日不去左右昔人所言斐几三展明窗百回晚菘有焉嘻賈秋壑藏蘭亭至八千匣嚴世蕃書畫亦不下千餘件惟於身沈勢去之日爲大吏治官所簿錄以示貪嬖視海岳之舉拂蕭然悉以藏弄納諸天府爲何如也耶由是而論彼雖多猶牛之萬毛此雖少若麟之一角顧晚菘猶恐人譏其眼福之薄而

取馬遠氏之支稱以字其編無乃太謙矣乎時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城南友愚弟丁敬拜題又屬太鴻徵君鶴序杭董浦太史世駿序文皆見集中後有金兩粟侍郎鈞後序潘蘭垞香題詩此册為梁山舟學士同音故物以贈張芑堂徵士燕昌者梁有題記册中所錄宋搨蘭亭定武本後有涓化四年十月勒石一行董文敏題為生平所未見

肅府本涓化閣帖

山陰楊太瓢山人賓云明諸王刻法帖者三一周一周王刻東書堂法帖十卷一晉王刻寶賢堂法帖十二卷一肅王翻涓化閣帖十卷所謂遵訓閣法帖是一大興翁覃溪閣學方綱云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本一册陳子文臯蘭載筆云肅府涓

東記六

五

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云云今案帖第二卷末有張鶴鳴跋石標二字故知在卷二也卷五六七有肅恭王題記五卷後又有至正中題字此則想是原帖有元人題識而一併摹入者也卷十後附肅憲王書一通明人夏愚存賓云集王右軍書者也跋者凡二十五人望岐道人肅世子趙煥嗣誠萬曆張鍾公肅宋維登賈鴻沐萬曆丁巳湯啟煜周如錦張孔教高銜劉重慶李起元萬曆傅振高黃衰周懋相感以宏徐元宗黃和來宗道萬曆李從心周鏞劉庚申呂兆熊天啟至崇正十一年尙有王鐸一跋并張鶴鳴王鐸計之則跋者二十七人余所見者如此不知尙有遺缺否案明昭懿王彌錢有復齋集古法帖今未見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昭友張氏照曠閣刊本僅就鈔本付梓脫謬甚多近守山閣刊本從趙晉齋魏所校元刻本補鄭清之條下千餘字善矣其第五卷前誤書曰守臣王宗洙一條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下元刻本尙有充太府寺簿續除兵部郎官奉使福建卽非王宗洙二十字不知趙本既以元刻校正何以尙脫此二十字

白月栖雲塔銘

東武劉燕庭方伯喜海云新羅朗空大師白月栖雲塔碑在高麗慶尙道榮川郡石南山寺梁貞明三年崔仁浣撰文釋端目集金生書金生唐貞元間人案東國通鑑云時有金生

東記六

六

者父母微不知世系自幼能書平生不攻他藝又好佛隱居不仕年踰八十猶操筆不休隸行草皆入神學者寶之元趙文敏跋金生所書昌林寺碑曰字畫深有典刑雖唐人名刻未能遠過之金生書名洵非虛譽也崔仁浣致遠從弟碑陰石南山後記稱仁浣者辰韓茂族入所謂一代三崔金榜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浣曰崔承祐案梁貞明三年當新羅國神德王朴景暉之六年甄萱之二十六年弓裔之十七年也碑文中有文德三年云云考唐僖宗光啟四年戊申二月改元文德三月昭宗立逾年卽改元龍紀再逾年又改元大順文德三年實大順元年也唐書東夷列傳新羅國自會昌不復朝貢或唐末成靈不振新羅偶知有文德之號卽沿用之

不復知其後之屢改爾

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誡明空大師白月栖雲之塔碑銘
并序 門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院事賜紫金魚
袋臣崔仁浣奉教撰金生書釋端目集間夫真境希夷宏
津杳渺澄如滄海邈若太虛智舟何以達其涯慧駕莫能
尋其際况復去聖逾遠滯凡既深靡制心猿難調意馬由
是尙虛弄實者俱懷逐塊之情執有迷空者盡起趁炎之
想若非哲人出世開士乘時高演真宗廣宣善誘何以爰
折重元之理得歸窅妙之門潛認髻珠密傳心印達斯道
者豈異人乎大師是也大師法諱行寂俗姓崔氏其先周
朝之尙父遐苗齊國之丁公遠裔其後使乎免郡留寓雞

東記六

七

林今爲京萬河南人也祖諱全避世辭榮幽居養志父諱
佩常年登九歲學冠三冬長牽投筆之心仍效止戈之藝
所以繫名軍旅充職戎行母薛氏夢見僧謂曰宿因所追
願爲阿孃之子覺後感其靈瑞備啟所天自屏膺腴勤爲
胎教以大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誕生大師生標奇骨有
異凡流遊戲之時須爲佛事每聚沙而造塔常摘葉以爲
香爰自青襟尋師絳帳請業則都忘寢食臨文則惣括宗
源嘗以深信金言志遺塵俗謂父曰所願出家脩道以報
罔極之恩其父知有宿根合符前夢不阻其志愛而許之
遂迺削染披緇苦求遊學欲尋學海應選名山至於伽耶
海印寺便謁宗師精探經論統雜花之妙義該貝葉之真

文師謂學徒曰釋子多聞顏生好學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豈與青眼赤髭同年而語哉大中九年於福泉寺官壇受
其具戒既而浮囊志切爨草情深像教之宗已勞力學元
機之旨蓋以心求所以杖策孳瓶下山尋路徑詣岷山謁
通曉大師自投五體虔啟衷懷大師便許昇堂遂令入室
從此服膺敷載勤苦多方雖至道口口目擊罄成山之志
而常齊淡薄神疲增煮海之勞則知歷試諸難多能鄙事
每於坐臥只念遊方遂於咸通十一年投入備朝使金公
緊榮西笑之心備陳所志金公情深傾蓋許以同舟無何
利涉大川達于西岸此際不遠千里至於上都尋蒙有司
特具事由奏聞天聽降勅宣令左街寶堂寺孔雀王院安

東記六

八

置大師所喜神居駐足勝境栖心未幾降誕之辰勅徵入
內懿宗皇帝遽宏至化虔仰元風問大師曰遠涉滄溟有
何求事大師對勅曰貧道幸獲觀風上國問道中華今日
叨沐鴻恩得窺盛事所求遍遊靈跡追尋赤水之珠還耀
吾鄉更作青邱之印天子厚加寵賚甚善其言猶如法秀
之逢晉文墨鸞之對梁武古今雖異名德尤同以後至五
臺山投花嚴寺求感於文殊大聖先上中臺忽遇神人鬢
眉皓爾叩頭作禮膜拜祈恩謂大師曰不易遠來善哉佛
子莫淹此地速向南方認其五色之霜必沐曇摩之雨大
師含悲頂別漸次南行乾符二年至成都府巡謁到靜衆
精舍禮無相大師影堂大師新羅人也因謁寫真具聞遺

美爲唐帝導師元宗之師同鄉唯恨異其時後代所求追
其迹企聞石霜慶諸和尚啟如來之室演迦葉之宗道樹
之陰禪流所聚大師殷勤禮足曲盡虔誠仍栖方便之門
果得摩尼之寶俄而追遊衡岳參知識之禪居遠至漕溪
禮祖師之寶塔傍東山之遐秀採六葉之遺芳四遠參尋
無方不到雖觀空色豈忘偏睡以中和五年來歸故國時
也至於崛嶺重謁大師大師云且喜早歸豈期相見後學
各得其賜念茲在茲所以再託扉蓮不離左右中間忽攜
甌鉢重訪水雲或錫飛於五嶽之初暫栖天柱或盃渡於
三河之後方住水精至文德二年四月中崛山大師寢疾
便往故山精勤侍疾至於歸化付屬傳心者唯在大師一

東記六

九

人而已初憩錫於朔州之建子若纔修茅舍始啟山門來
者如雲朝三暮四頃歲時當厄運世屬屯蒙災星長照於
三韓毒露常鋪於四郡况於巖谷無計潛藏乾甯初至止
王城薰薈荀於焚香之寺光化末旋歸野郡植旃檀於薤
草之墟所恨正值魔軍將宣佛道孝恭大王驟登寶位欽
重禪宗以大師獨步海東孤標天下特遣僧正法賢等聊
飛鳳筆徵赴皇居大師謂門人曰自欲安禪終須助化吾
道之流於末代外護之恩也乃以天祐三年秋九月初忽
出溟郊方歸京邑至十六日引登秘殿孤坐禪牀主上預
淨宸襟整其冕服待以國師之禮虔申鑽仰之情大師辭
色從容神儀自若尊道說義軒之術治邦談堯舜之風口

鏡忘疲洪鐘待扣有親從上殿者四人曰行謙遠安信宗
讓規讓景行超十哲名蓋三禪探元鄉之秘宗論絕境之
幽拔聖人見頻迴塵尾甚悅龍顏忽於明年夏末乍別京
畿畧遊海嶠至金海府蘇公忠子知府及第律濶領軍莫
不斂衽欽風開襟慕道請居名寺冀福蒼生十大師可以
栖遲暗垂慈化掃妖煙於塞外灑甘露於山中神德大王
光統丕圖寵徵赴闕至貞明元年春大師遽攜禪眾來至
帝鄉依前命南山實際寺安之此寺則先是聖上以黃閣
潛龍禪局附鳳尋付大師永爲禪宇此時奉迎行所重謁
慈顏爰開有待之心再聽無爲之說辭還之際特結良因
爰有女弟子明瑤夫人龍島宗枝鳩林冠族仰止高山尊

東記六

十

崇佛理以石南山寺請爲收領永以住持秋七月大師以
甚愜雅懷始謀栖止此寺也遠連四岳高壓南溟溪澗爭
流酷似金輿之谷巖巒闢峻疑如紫蓋之峰誠招隱之幽
坵亦栖禪之佳境者也大師遍探靈巖未有定居初至此
山以爲終焉之所至明年春二月初大師覺其不念稱染
微痾至十二日詰旦告眾曰生也有涯吾將行矣守而勿
失汝等勉旃趺坐繩牀儼然就滅報齡八十五僧臘六十
一于時雲霧晦冥山巒震動有山下人望山頂者五色光
氣衝於空中中有一物上天宛然金柱豈止智順則天垂
花蓋法成則空斂靈棺而已哉於是門人等傷割五情若
亡天屬至十七日敬奉色身假隸于西峯之麓聖考大王

忽聆遷化哀惻仙襟特遣中使監護葬儀仍令弔祭至三年十一月中改葬於東巒之頂去寺三百來步全身不散神色如常門下等重觀慈顏不勝感慕仍施石戶封閉大師資靈河岳稟氣星辰居縷褐之英應黃裳之吉由是早栖禪境久拂容塵禪二主於兩朝濟羣生於三界邦家安太魔賊歸降則知大覺真身觀音後體啟元開而敷揚至理開慈室而汲引元流生命示亡效鶴樹歸真之跡化身如在追雞峯住寂之心存歿化人始終宏道可謂定慧無方神通自在者焉弟子信宗禪師周解禪師休偁禪師等五百來人共保一心皆居上足常勤守護永切追攀每念巨海塵飛高風電絕累趨魏闕請樹豐碑今上克纘洪基

東記六

十一

恭承寶錄欽崇禪化不異前朝贈諡曰朗空大師塔名白月栖雲之塔爰命微臣宜修壑曰仁澆固辭不免唯命是從輒課菲詞式揚餘烈譬如提壘酌海莫知溟渤之深執管闕天難測穹蒼之闊然而早蒙慈誨眷以宗盟唯以援筆有情著文無愧強名公道將報法恩其詞曰至道無爲猶如大地萬法同歸千門一致粵惟正覺誘彼羣類聖凡有殊開悟無異懿歟禪伯生我海東明同日月量等虛空名由德顯智與慈融去傳法要來化童蒙水月澄心煙霞匿曜忽飛美譽頻降佳召扶贊兩朝闡揚宏教破燈明雲開月昭哲人去世緇素傷心門徒願切國主恩深塔封巒頂碑倚溪潯芥城雖盡永曜禪林案本編載此碑僅得五百餘字

論畫詩

亡友吳江翁穆仲性性情澹峭勤學工詩尤善六法遲迴審視不肯苟下一筆時手甜熟之枝深斥其非獨與烏程費子茗丹旭互相許可故其寫生面獨開能于南田新羅外自樹一幟論詩則與吾鄉潘萊蕪廣文華尤稱同調唱和最久有論畫詩一卷搜輯幽隱于方外閨秀爲多子茗亦工詩能詞卒後汪劍秋茂才試爲輯存二卷曰環渚生遺稿子茗與武進湯貞愍公貽汾周旋最久得其指授故所作山水人物皆有超逸絕塵之致顧時人競索其士女子茗不屑爲也

玩齋集

元貢禮部玩齋集張氏藏書志稱卷九重修定水教忠報德

東記六

十二

禪寺之碑宋賓王校補四十一字自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尙闕五百六十九字後得天順刊本始行錄補云云案是集天順刊本之後又有餘姚史元熙重刊本流傳甚夥卽吾邑爲貢公寓居之地其集雖鈔本亦未見余於西吳書舫獲觀是本補錄闕文如左得樹樓雜鈔云海昌流寓元末有貢謝上虞人與會稽唐肅時稱二肅明史皆附見高啟傳後正月八日終其徒宗元等旣塔于城南雲峰又二年戶部尙書貢師泰以祕書卿召過浙水之東其弟子天甯惠禪師天童良禪師相率謁于舍館執進士趙友蘭所爲狀請銘乃節其狀曰師諱明攷字舜田族張氏州之黃巖人初母周嘗事佛好施子出見饑疾者輒傾囊濟之當娠時

夢異僧入室乃生師師幼穎悟日記千餘言於浮圖書一
過目輒意解年十七辭父母出家留之不可遂往仙居三
學寺禮雪山曇和尚落髮受具既而聞天童坦禪師倡道
東南即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
何師應聲曰金不搏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捷宗
門令器也自是徧參碩師門人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
州承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日溪泳禪師居
天甯請師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益著會仙居慈安
法席久虛眾推師主之已而三學諸宿曰此吾師受經地
其可使為它山重乎遂力挽以歸泰定初行宣政院於江
浙丞相脫歡公實領院事首檄師住天台之淨惠寺至順

東記六

三

三年移主仙居紫籜山廣度寺至元六年宣政院使納麟
高公選住處之連山尋隱雁山師方登高臨深超然自樂
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公領院事復起師主天甯師辭不獲
乃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眾
揚翠曰吾徒赤手尙能有所建立况茲寺力猶可為乎於
是眾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踰年而穹殿深堂重門
修廡與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既事
會南行臺侍御史左公江浙行省左丞帖木公以使過台
見而偉之為請于朝錫師金襴袈裟加今號久之平章榮
祿方公同知樞密院事資德公參政正奉公分省

冢上瓦佐弋瓦

明王忠文禕集中有漢瓦記謂漢未央官瓦凡六等有曰儲
胥未央者今不之見其他秦漢諸瓦近世出者益多有專輯
瓦文為一種者不止粹編所載已也余所收冢上二字瓦其
質堅如鐵石土花斑剝尤為僅見稱冢上者瓦當有鬼氏冢
舍冢當萬歲諸文蓋墓舍所施耳近有以詩冢土立說謂是
社屋之瓦不知冢大也土社也未有以冢為社者或以墟墓
間物為嫌則墓銘地別墓磚之類多矣何得於瓦而疑之東
武劉燕庭方伯喜海所藏佐弋二字瓦海鹽張石匏明經開
編為賦長歌并序云燕庭觀察於長安得是瓦篆文佐弋二
字按史記秦本紀云內史肆佐弋竭注秦時少府有佐弋漢
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此瓦前人所未著錄屬賦此詩以

東記六

十四

補秦漢瓦圖之闕阿房之宮劫灰飛土花繡錯餘璇題延年
益壽制雖古奚若少府佐弋之所遺臣斯小篆施金石土型
宛宛疇刻畫吾聞伏飛更名始漢武此瓦猶是嬴秦土何為
前人未收拾嗒奇卻待劉原父同時并得秦詔版二世刻辭
徵集古秦中昔號帝王州荒煙蔓草空人愁六經一劫况片
瓦當年誰佐祖龍者不見秦時明月長娉婷鴻臺高高鴻飛
何冥冥余亦藏有佐弋殘瓦明經為余從方伯處摹全文補
刻于木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太初元
年更名伏飛說文左右之左作左輔佐之佐作左其旁人字
乃後來俗體增益今此瓦文正作佐豈秦漢時已有之歟

禮部韻略

宋刊禮部韻略後有紹定庚寅上巳重刊于藏書閣二行周香巖錫贊跋云此書邵僧彌家藏本上平聲缺首五頁上聲缺第三十五第三十六頁去聲缺首頁入聲缺廿五頁下五頁其餘殘缺字甚多於南城顧抱冲處借所得顧步巖家藏汲古閣宋本六冊其韻略條例一冊邵本所缺借友王士安照樣補錄於後并補書缺頁十三頁其缺字處不敢輒加全補用別紙附錄于每冊之後緣毛本亦有殘闕後人乃用曹棟亭本補完細核宋本微有不同處也其黑圈識者邵本字未缺因文及之紅點識者毛本用曹本補全略為識別俾後之覽是書者有可考訂幸不至如毛本用後來刻本妄加全補焉吳門汪氏藏宋本五冊韻略條式為前冊每半葉十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冊二三不等後冊分五卷韻

東記六

字每行排五人字注文同前紹定重刊行書二行在五卷後條式至六十一六葉前半葉上下缺案千頃堂書目載朱高宗御書禮部韻寶六冊刊于湖州吳苑床明經云吾邑陳氏向有是書係行書今不知在何所

集韻

段懋堂大令玉裁手校集韻自跋云凡汲古閣所鈔書散在人間者無不精善此書則精乎精者也書成于宋仁宗寶元二年故太祖太宗真宗及太祖以上諱及其所謂聖祖諱皆缺筆禱字下云知盈切上所稱說文祥也上所稱者猶言今上之名也故空一格不言諱者嫌於名終則諱也禱字不缺筆蓋影寫失之或云禱字本空白不書但注云知盈切上所稱以別於他諱也自英宗以後諱皆不缺筆則知此所影者的為仁宗時本但其板心每葉皆云某人重刊某人重開某

人重刊則亦非最初版矣丁度等此書兼綜條貫凡經史子集小學方言音釋之存者采摭殆徧雖或稍有紕繆然以是資博覽而通古音其有用最大自明時已無刻本亭林且以不得見為憾康熙丙戌棟亭曹氏即刊之今年居蘇州朝山墩從周君漪塘許借此本校曹本舛錯每當快意似倩麻姑癢處爬也凡曹本缺處此本皆完善而曹所据本與此本時有不同上聲十四賄此本以梁益謂履曰履六字綴于隧字注曹本則無此六字而空白二寸弱蓋最初本當大書履字注云梁益謂履曰履正在曹空白處耳余復以已所見正兩本之誤書于曹本上方他日有刊此書者可以假道汲古閣子晉斧季印章重重當時愛寶至矣百數十年而周君珍藏

東記六

可謂傳之其人周君學問淹雅又復能作荊州之借流布善本於天地間以視世之屬錫善本不與通人借讀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乾隆五十九年六月金壇段玉裁跋每卷後皆記宋本葉數行數又自記云凡照影宋本改者書於本字本身旁側凡以意正者書於本行上下方亦有照宋改本仍恐模糊而書上下方者若膺氏今案曹本卷十後景祐元年一葉上煩以下缺今則從傳校汲古閣本補錄如左

聖聰親賜哉定益見行廣韻韻略所載疎漏子注乖殊宜弄乃留當收復闕一字兩出數文同見不詳本意迷惑後生欲乞朝廷差官重撰定廣韻使知適從詔祇戩與國子監直滿王洙同刊修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禮部員外郎

知制誥李淑詳定又以都官員外郎崇政殿說書賈昌朝
嘗纂羣經音辨奏同刊修至寶元二年九月書成上之此
宋本十九字為一行後有寶元慶歷刊板列
術及後跋附左案後跋自書籍以下原缺
寶元二年九月十一日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鑄版施行

校勘天平軍節度使承奉節度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兼蘇王宮伴讀武騎尉臣孫錫

校勘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直講兼蘇王宮伴讀武騎尉臣孫錫

刊脩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吏部郎中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脩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吏部郎中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脩朝奉郎尚書右司員外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脩朝奉郎尚書右司員外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刊脩朝奉郎尚書右司員外郎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臣王洙

東記六

詳定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秘書判太常禮院使臣

詳定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秘書判太常禮院使臣

詳定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判秘書判太常禮院使臣

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臣丁度

慶歷三年八月十七日雕印成延和殿進呈奉聖旨送國

子監施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輕車都尉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賈昌朝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監國大學士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監國大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監國大學士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監國大學士

恭惟國朝垂精藝文特命儒臣編集韻字蓋欲垂惠學者
傳之無窮歷歲未幾惜已泯沒南康黃灝始得善本刊于
桂林精舍洛陽陳鞏實成之南中無書籍下

法喜寺井甃

右海鹽法喜寺井甃其文曰己巳年四月初二日虎塚西保
民康一郎捨井甃五百片入法喜寺永充奏井實記也下
聖七年四月二日內民字僅存上戶奏字當即甃同音相借
干寶曰以甃壘井曰甃此其義也釋六舟達受云此甃與山
陰古墓中所出晉太康五年楊紹買地券及臨海淨土寺二
十八宿井中所出永和間宋卿子甃同為土壘時未經火以

東記六

六

釘劃就故筆筆邊累凸起一線達受謂虎下是墩字保下是
上字抑或口字喜字之末筆似有心字其文首行紀其干支
月日末行復紀元號月日此古人偶爾游戲亦不礙其重文
也桐城吳康甫貳尹延康嘗得一甃同此仁宗紀元文曰天
聖八年庚午歲其年雨水調云均作稻高低大熟姑記凡二
十言字逕二三分不等筆劃校細邊無凸線以上四甃俱坯
時為之再按甃有水旱之別旱古土花微黃獨水古黑如煙
煤初出水時援手盡黑曾親試之故為拈出

高麗鐘銘

劉燕庭方伯海東金石存考載奉德寺鐘銘陽唐大曆年
歲次辛亥十二月鑄翰林郎金弼奚撰金口口書在慶尚道

慶州府又引高麗史地理志奉德寺新羅惠恭王鑄大鐘重銅一十二萬斤撞之聲聞百餘里云按此鐘拓本首行曰聖德大王神鐘之銘考東國史略聖德王名隆基後改名興光在位三十五年諡曰聖德唐書一百四十九卷興光本名與太宗同先天中則天改焉開元十六年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二十五年興光卒據唐書興光與太宗同名史略云名隆基則與元宗同名矣新唐書但言興光襲王開元中數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學學經術二十五年死似亦彼國之賢而有文者惠恭王則興光之孫也名乾運卒于建中四年史略稱其始立五廟一年六祭則奉德寺者其新羅國王金氏之祖廟歟拓本剝落不可盡識文中捨銅一十二萬云云

東記六

九

與麗史正合惟鑄造年月不見銘文或拓手所遺無從購全文而證之矣

彭孝介著述

道光辛丑謁朱蘭坡先生於金閭寓館詢及海鹽彭孝介先生著述時方選輯國朝古文以孝介文不多見欲存其人余無以應也後得其全集凡為詩十六卷雜著一卷彭氏舊聞一卷拾遺一卷而文集缺焉案徐盛全彭孝介先生傳言先生集多至百卷文集若干卷外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茗齋四韻合編諸種惟詩餘余前已刻入叢書則其佚者不少矣

益齋亂稿

明高麗鄭麟趾撰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前有進高麗史箋及高麗世系後列修史官銜名如藝文館直提學春秋館記注記事及知承文院事等諸職亦足以考見彼國尙文之證其凡例言世家舊有李齊賢等贊今仍之按李齊賢著有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有李穉序柳成龍跋金鑄跋其十一世孫時發跋又李穉撰墓志銘一首齊賢與姚牧庵趙松年諸公交際其集流入中國萬曆中有重刻本考東國故實者所不廢也案海東諸國紀朝鮮中叔舟著成于成化七年入海山仙館叢書鄭麟趾之後桂苑筆耕集唐高麗崔致遠撰近刻

智鼎

東記六

十

江陰孔昭孔云孫淵如先生曰赤環當為赤元赤帶元衣也張叔未先生曰廿是廿非私山是卅山是卅首行六字下應是室字王在周穆王太室是鍾鼎中習見語余謂卅是相字上卅卽木字下卅卽目字也六畏字俱是俾字古字簡省只作卑篆文作象積古齋鍾鼎款識第六行末敢字釋作為

周曾伯靈簋

張石匏丈云簋文十一行行八言末行六言重文三言凡八十九言以周尺度之高四寸深二寸有半口縱一尺一寸弱橫一尺四寸弱足深一寸三分縱八寸橫一尺五分重八十八兩友人甬上周小厓所藏云其先人購自關中按阮制府積古齋款識載一器與此同惟文考上多且字後文會彙中

多白字鋤作鑿七作才陽作組諸文反正為異屢不二字此本較著不阮釋樂借為樂疑誤會阮云卽卽夏之後國曾為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後王貶之開福案通志氏族略夏少康封少子曲烈于郟襄六年莒滅之卽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會氏據此為仕魯之世所造器耳曰伯者卽士冠禮伯某甫意後文會蒙蒙上文省去白字恐卽歲字縣文說文歲古文旅簠作匱阮釋畱君簠云簠从匚古聲通作胡左傳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管學之胡簠卽簠也禮明堂位殷之六瑚與敦簠竝列明為盛黍稷之器瑚為簠異名無疑此器制方正合周禮舍人注方曰簠之文博古圖載叔邦父簠形制亦同可互證也

東記六

三

鄭仁愷碑

金石萃編載唐鄭仁愷碑元和顧潤寶唐折思適齋集已辨其誤按陸貫夫紹會續古刻叢鈔載此碑凡三十三行每行六十六字首行大唐故贈安州都督鄭府君碑陽文次行通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兼修國史上柱國口口縣開國子崔融撰書遷書末行大唐景中缺亥朔廿八日甲寅建

書城偶輯

從管兄芷湘假得吾邑陳誰園萊孝書城偶輯四冊中載書名大魁節用悉皆不求人陳云右書又名羣類總目又名字林通寶大成日本所刻後有正德癸巳三年鐫字樣按正德彼國年號其歲次戊辰也又載昔名蔓金苔陳云萬曆中秣

陵焦弱侯竝集以元亨利貞分為四卷起學術終假託為目三十其自序以為有感于碎而聚光以有若昔之黎園獻蔓金者也

錢同人釋鐘鼎銘識

嘉定錢同人侗竹汀先生猶子也竹汀先生輯宋遼金元四史朔間考未卒業同人增補成書嘉興李香泚明經富孫得其手稿刊于粵東今其板藏余家卽明經所贈也嘗見集古鐘鼎款識有同人釋文云案鼎字說文所無獨鼎字從鼎許君謂象析木以炊也商器中多有鼎字孫字宋人皆釋為析劉原父云析子孫者猶貽厥孫謀之意余謂古人用此字當自有取義特其音失傳莫可引證釋為析木則可若徑以當

東記六

三

析字殊未的也說文解片字云判木不得以片為判明矣况韻會稱篆文析朱為非與析木為鼎之例正同庸得以析字釋鼎字乎近人多沿劉氏之誤余嚮獲商父乙觚有鼎字孫字辨之云爾又云此器末一字是鞏之別體鞏與連通卽禮記夏后氏四連之連鄭注周禮云故書鞏為連然則連鞏本一字韓勅碑胡鞏器用尙用鞏字此古義之僅存者族兄十蘭別駕嘗得鞏鼎中有鞏字與此同體著于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謂鞏與獻同通用題曰鞏獻實則鞏卽禮器之名無煩通證也又云文中蜀字與胡通哀十一年左傳胡簠之事杜注云胡簠禮器名夏曰胡賈遠服虔注並同古器如尊彝敦鼎之類款識多無定稱卽胡簠等器亦不可泥他器中

有翻字或釋作簞張仲簞匾字亦釋作簞然其字从夫與甫聲本同此字从古似釋為胡較勝也

再續名醫類案

同里沈馨堂廣文德乎著有馨堂吟稿二卷其詩宗法香山和易近情如其為人家世善醫至廣文其術益精寒暑皆旦隨時而赴不以貧富易視鄉人共稱為長者有庸工好以峻劑予人廣文曰終恐誤人已而果然獨于同里張瑤每許可焉嘗輯存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蓋踵魏玉橫之書也

漁洋山人佚詩

漁洋山人手稿一册自署乙亥文稿凡文十二篇詩七首有題梓花圖二絕句為高江村宮詹賦云文梓青牛事已遐瀛

東記六

山重見滿林花九成絳雪人間少須問仙人蔡少霞天半一作

一片自朱霞照赤城原作綃寫貌原作可憐生一從收入

吳都賦平仲君遷在擅名又題趙天羽給事寫真二首云乘願蕭然現宰官三條椽下舊安單青城歸後惟琴鶴添得清

風竹萬竿何人寫出賃簷谷位置天然巖石中解識虎頭金

粟影此君風味略相同又送馬生歸金陵云隨身鉢袋與軍

持懶負年年白社期君到獻花巖畔去為予一謝嬾融師五

詩檢蠶尾集皆不載

丁隱君佚詩

余收得樊榭山房詩集為萬近蓬福藏本有丁敬身隱君敬手書詩蹟卷五游龍興寺詩其眉上有云甲申臘月寺為鄰

火所燒寸椽不留獨胡季良所書隨羅尼經幢巍然無恙城中易黑灰此獨未摧拉竟成詩譏為憮然者久之敬身七十

一歲記于萬秀才近蓬藏本時乙酉閏二月二日也此幢子

會作長歌稿已失去去臘龍興寺被災後于過之市井凋殘

寺已盡燬維此幢無恙歎佛力之彌堅喜古緣之不損因賦

一律記之一火俄教掃百椽地中三日尚浮煙樹空真歎人

灾烈幢在方知佛力堅俗駕何曾諸擊掃蘇州石鼓詩既

貞材枉自極雕鐫幾時客有如歐者下馬能來此布瓊又卷

六明鄭貴妃書泥金普門品經同丁敬身作詩其眉上有云

子稿已燬去見此尚可記也因附錄之敬身記比似楊家妹

子書顏挑柳超更憐渠米公云顏柳以挑超名家貴妃蒙將

東記六

白馬馱經力已到紅羊換劫餘敲冰視紙帝青光蘸水皴毫

苦末黃苦末梵語泥金也見翻譯名義想見莊嚴書竟處開函猶拂內家香

月墮雲飛不可攀琳瑯金薤見來難祝釐有願纏綿在遺事

分明似阿環了無印跋流傳久鈿匣香厨味幾家綺語莫教

增障習好同天女散來花米張端義貴耳集真定大應寺藏

可觀佛龕上有一塗金匣藏心經一帽字尤妖麗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三郎書敬叟附記七

十一歲案此數詩硯林詩集皆不載

蘇平仲集

明蘇平仲文集十六卷前有劉誠意宋景濂方正學三序正統壬戌刊本黎諒跋云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

前蒙陰縣簿林與直編類分為一十六卷鏤版郡庠歷年既

久朽失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沒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予授官括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首以先生是集舉嘗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謁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昏翳訛謬有不可讀處許求假而歸公暇躬自臚錄校正繕寫成書命工重壽諸梓以永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余所藏本有宋蔚如賓王考藏印并自記云蘇先生集為有明文集之最板刊正統七年迄今已二百七十六年矣世鮮其全間有藏者亦多板印模稜此從天藻堂錢柱西氏藏本錢方蔚兄手鈔誠善本也識者鑒之乾隆二年閏九月宋賓王記

東記六

青華閣帖

嘉定錢既勤東垣青華閣帖考異自序曰青華閣帖三卷紹興十七年先後摹勒上石不見於賞鑒家著錄是公是私莫由詳定以卷末題摹勒年月後有御書之寶印推之標題題記當是光堯手書其為官帖可知高廟精于八法鈎勒之善遠出淳化上紹興中本有國子監帖以淳化舊帖翻刻于板今亦不可多得然監帖以舊翻鑄此從真蹟摹勒監帖刻于棗木此刊于元石監帖假手臣工此造於大內以理推之知國子監帖之必不如青華閣也宋帖多有釋文陳與義閣帖釋文施宿大觀帖總釋姜夔絳帖平皆自為一書惟劉次莊臨江帖子每卷後除去篆書淳化三年云云綴以釋文此

帖于每帖後印緊附釋文與戲魚例雖不同同為枊格耳然與諸家所釋間有異同予因作考異三卷以備臨池家句讀之助非敢云著作也嘉慶丁巳仲春錢東垣記案趙晉齋云此帖本刻不知所本疑明人以二王帖集出偽作也

黃鶴注杜詩

得樹樓雜鈔云黃希字夢得號師心撫州宜黃人宋乾道中進士官永新令嘗作春風堂于縣治楊誠齋為之記有補注杜詩搜剔隱微皆前人所未發子鶴續成之鶴字叔似所著有北窗寓言集西江人物志所載甚明世人但知黃鶴注杜不知其續成父書也特表出之案余所藏宋刊殘本杜詩補注題曰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臨川黃希夢得補

東記六

章簡甫劉雨若

注臨川黃鶴叔似補注又元刊本題曰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東萊徐居仁編次臨川黃鶴補注益信宋本之可貴矣宋刊本後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考元史仁宗紀曰皇慶二年六月建崇文閣于國子監則此本當是元代官書也

章簡甫劉雨若

章簡甫名文章藻之父也所摹帖有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敘帖孫氏太清樓石軍十七帖見王弇州章叟墓誌劉雨若名光賜所摹帖有翰香館帖五卷許氏鼎閣帖五卷王孝儀雪庵米帖井底十七帖唐太宗屏風帖馮氏快雪堂帖見明夏愚存賓金石目又戲鴻堂懋岡齋二帖鈎填者為王

鴻臚鳳巖 宏憲 王又摹秘閣本歐陽率更離騷經後歸涿州

馮相國亦夏說也 夏又云韋都尉承固與余善爲金石文字之友

漢尙方鏡范

張叔未丈云此漢尙方鏡之母嘉慶壬戌秦中人攜至都下贈安邑宋芝山學博葆淳余偕趙潤甫孝廉觀於其寓質係白沙土下闕處蓋銘冶時所以進銅也案銘造之物皆有模范今所傳古泉范蓋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治泉名曰泉母實是泉祖此土合質鏡所從出真鏡之母也獨是搏土聚沙勢難堅久千百年歷劫不壞能與金石同壽是又足珍矣余是年留京師于謙士趙奉常處見衛字瓦母亦白沙土質是以上型土又從來收羅古瓦家所未著錄者地不愛寶日出

東記六

日奇神遊目想得不重金古緣 趙奉常名秉冲 孝廉名秉浩

金寶牌

宋彭 乘 墨客揮犀十卷 四庫已著錄其續墨客揮犀十卷則儀徵阮文達公經進也世少傳本古今說海中刻者不及其半余所見張月霄 金吾 藏本後歸馬二棧 有葉石君珍 藏印有云上令上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案明武宗鷹牌豹牌俱見于近時余石家著錄此牌惜不傳于世未能知其文字也

春秋比事

春秋比事二十卷宋沈 斐 撰經義考著佚止錄陳 亮 一序今

案元刊本後有二跋云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且警正三十六字乙者十有三減者六注者十有七云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浚明謹書于右至元戊寅冬十有一月朔中奉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圖魯公等禮成廟學乃登崇文閣徧閱典籍得春秋比事一部敘沈文伯先生之所作也觀其引事連類天理人欲剖析明甚可謂得聖人誅心之法惜乎寫本不能廣及於是命校官計學廩之餘錢梓以壽其傳然微憲府官僚志同道合深識遠慮焉能俾聖賢大經大法流布于天下耶是不可不書也顯仁承乏郡教不揆愚鄙輒爲短引以識其題名歲月云已卯春正月望日中興路儒學

東記六

教授王顯仁謹書案經義考引都 穆 說曰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爲著于蒲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去今譚跋具在並不言劉 朔 所著但云頃得劉氏家本則著其所藏之自非指著書之人明矣豈譚別有序而失耶至沈文伯之字王跋中明稱之何以經義考又引吳 師道 陳 振孫 之說反以陳 亮 爲誤也然竹翁固未見是書者今此本首題曰沈先生春秋比事末有圖魯等九人列銜惟陳 亮 序缺半葉余亟鈔藏其副與呂東萊左傳類編同珍爲秘籍云

論硯

仁和錢嶼沙方伯 琦 著有澄碧齋硯譜所列八十餘品中鄭

夾深陸放翁二研則瓌材巨寶也其論硯諸說如青花云青
花隱現微露端倪中浮芷藻活碧瑩然試以松煙若釜鎔蠟
嫩紫云眼光露碧花影浮青如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
光油然而幽與墨相融如水入乳水坑云晴際生煙雨前出
潤竟體澄瑩冰壺一片是清氣凝結而成水碧金膏對此都
慙形穢火捺云紫氣迴礴聚而為輪花如鼠迹雜暹紋如朱
螺轉旋此雲水之靈機偶然凝聚非綴玉緝瓊尋常烜耀也
蕉葉白云色白花青光潤瑩澈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可以想
其高致已上諸說與近時嘉應吳蘭修所著硯史大略相同
戴醇士閣學語余云研史所采寶研堂研辨諸說其論最
精品第端石者不可不知也又王雀舟郡守云昔與石華論

東記六

元

玫瑰紫青花一縷臙脂環繞者仍是點滴青花之佳者玫瑰
紫實質青花紫紫花浮於青上如瑣子錦者方是曾與石華
辨明彼時書已刻成未經更正石華已歸道山矣又云玫瑰
紫青花惟水歸洞有之甚難得在諸青花之上

藏書印記

藏書家印記或鈐名印或署齋號惟汲古閣毛氏於宋元刊
本之精者則以宋本元本橢圓式印別之又以甲字印鈐於
首子晉斧季諸名印篆文俱極精美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
則有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
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一印
千頃堂藏書則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一印尤為藝林佳話

若諸家之示人以愛護之法戒子孫以保守之道其叮嚀之
意尤善之至善者也所見如鬻及借人為不孝一印轉相仿
效者甚多有一印云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書終身
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難得
易失稍一殘缺修補無從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為憤惋如
對殘廢之人數年來蒐羅略備卷帙斬然所以遺吾子孫者
至厚也後人觀之宜加珍護即借吾書者亦望諒愚意也遺
經堂主人記又有一印云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
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頽其家聲
不如禽犢若歸他姓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甯舍旃此二印
未辨誰氏之記青浦王述庵司寇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

東記六

辛

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動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
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登如不材敢賈棄是非人大
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誠吾邑陳簡莊孝廉亦有一印
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又刻仲魚圖象鈐于上同
時黃蕘圃主政有百宋一廬之號吳免牀明經以千元十架
相敵故老風流猶令間者眉飛色舞惜司寇孝廉兩家遺籍
轉瞬散佚不若三百年來之一閣尚巍然于甬上也

十種蘭亭

大德間錢唐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具異趣同時錢塘
林松泉以製墨名于時見六藝之一錄

詩宗集韻

十二先生詩宗集韻二十卷元絳人裴良甫編十二先生者杜工部李青蓮高逵夫韓吏部柳州孟東野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荆公會南豐黃山谷陳無已

吳下塚墓遺文

此書前有吳文定寬序都太僕穆序續集有葉恭煥序云東吳文獻之邦遠而漢唐不能悉矣宋元以來耆德宿望名公鉅卿可計而數也而銘誌或埋沒而無傳碑刻或斷裂而未顯後生者何所稽法哉予病淹之餘偶閱平橋漫錄多載遺志及得錢叔寶氏冢墓遺文讀之及南壕都君所輯蒐錄幾備然未免限于不得見者之缺也於是稍為錄出續其未備

東記六

都君以後者亦用補入所以遵先祖日記云聊以備參考云耳隆慶庚午夏六月立秋日恭煥敬識案恭煥文莊五世孫也

勿軒集

勿軒先生文集八卷明成化二年熊斌刊本黃蕘圃主事書其後云勿軒先生文集舊藏有鈔本藍格者出淡生堂甚古雅近從胥門書肆于架上獲此疊經汲古閣毛氏孝慈堂王氏收藏雖明刻實希有也攜歸與鈔本勘對彼脫誤多矣書之明刻而可寶者此爾嘉慶己巳七月十有一日復翁丕烈

借書錄序

明危學士素文集有借書錄序云余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

多藏書國初罹兵燬無存者不多見故物記方髻毚

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厲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嫻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廿年然擔拾纖細書亦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之顛肯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數請而弗拒故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電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於地也山川郡國城郭冢墓草木昆蟲之物靡所不載反之於身則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於法書碑刻稗官小說方技之微術數之末亦莫有所遺願素之

東記六

樸愚固陋其窺萬一於其間者皆諸君子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得古人著書之意矣而諸君子惠利於素何其厚哉故載其所借書目併附其家世名字出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余惟往迹幼時舅父馬兩如公公名賜以全唐文其後嘉興李香子明經富孫語以當鈔文瀾閣經史諸種嗣從同邑吳鱸鄉茂才之清假拜經樓藏本以資校勘而徽州程木庵翰目洪博因六舟上人貽以式古堂書畫彙攷尤難得也典籍因緣歷歷可念讀此文知古人用意之厚

東湖叢記卷六終

生沐表叔早歲孤露稟承慈教購書之費太夫人每出所

S
2121.5
156(1162)



ZW

21101000819145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蓄資之頃出示東湖叢記六卷陶讀而善之愆憑付梓曰
宋劉昌詩有云非敢以傳世也亦願聞其誤焉爾今茲刻
亦此意云表任潘喜陶識

東記六

三